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黄帝内经

姚春鹏 译注

【上】

素问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姚春鹏◎译注

黄帝内经 上
素问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6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7254-9

Ⅰ. 黄… Ⅱ. 姚… Ⅲ. ①内经-译文②内经-注释 Ⅳ. B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7833 号

书　　名　黄帝内经(全二册)
译 注 者　姚春鹏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7¼　字数 9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254-9
定　　价　80.00 元

前　言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内经》为医学之祖。

从形式结构上看，《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黄帝内经》之名出现于史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该书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给人造成了作者似乎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的印象。但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以自宋代疑古之风兴起以来，很多人认为《内经》并非黄帝所作，黄帝、岐伯等仅是托名而已。宋司马光说："谓《素问》为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取重耳。"(《传家集·书屋》)明方孝孺也说："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逊志斋集·读三坟书》)从现存《内经》的内容来看，篇中不但引用了《奇恒五中》、《阴阳从容》、《揆度》、《明堂》、《上经》、《下经》等《内经》成编前的古代医经著作，而且在内容上表现出许多分歧的学术观点，甚至自相矛盾

之处，这就证明《内经》这部著作绝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医学经验的总结汇编。书名黄帝仅是托名之辞。古代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严格的著作权意识，某一学派的著作往往冠以这一学派公认的学术领袖或精神领袖之名，实际上是多人或者以一人为主集体完成的著作，如《管子》一书记载了管仲死后的事迹，显然不是管仲所作。《内经》不是初创之作，是经过编纂的作品。这还可以从《内经》的篇卷数窥其一二。《素问》、《灵枢》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的编辑体例是古人重数思维的结果。根据《内经》的观点“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焉”。九为数之极，十八和八十一各包含两个“九”和九个“九”。《内经》的篇章之间长短差别很大，有的文章很长，而有的文章很短，且有重复之处，显然是为了凑足八十一篇之数造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内经》并不是一部书，而是多部书的汇集，所以一般所谓的“《内经》成书”并不准确，说成编更准确些。关于《内经》作者除少数医家如张景岳等笃信为黄帝外，多数学者认为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晶。

关于《内经》的成编时间，除了古代部分学者认为成编于远古黄帝时期之外，现代主要有成编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二说。认为《内经》出于远古，成于黄帝时期的，多为医家。如晋人皇甫谧认为“《黄帝内经》……皆黄帝、岐伯选事也”。另外，唐代的王冰、明代的张介宾，明清医家马莳、吴崑、汪昂、张志聪、高士宗等人皆持此看法。除医家外，古代已有很多人认为《内经》成书于先秦两汉。邵雍说：“《素问》、《阴符》，七国之书也。”(《皇极经世》)程颢说：“《素问》之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还有顾从德、郎瑛等人也持此观点。近代学者对《内经》的成编年代仍不统一，但已有从先秦推后为秦汉甚至东汉的趋势。余嘉锡认为“《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矣”。恽铁樵称“汉以前无《内经》”。现代学者关于《内经》成编年代的争论颇多，探讨的角度、运用的方法也丰富多彩，如医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天文

学、历算学等，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定位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或两汉以至东汉。

“经”本意为纺织的经线，与“纬”相对，在纺织时先排好经线，再将纬线编织上去。所以，“经”引申后就有根本、法则、常道等意思。医书名“经”也就是说明是医学的规范，是医者必须学习遵守的意思。“内”与“外”是相对而言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就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等，由此看来书名分内、外，并无深意，只是按顺序排列，好比现在的书分成上下册一样。但也有人认为医经分内外是依理论与临床，或理论的纯驳为根据的。

《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的含义，解释很不一致。林亿等的《新校正》引全元起注云：“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马莳、张介宾等人则认为素问之意，即“平素问答之书”。胡澍则谓“素则法也……黄帝问治病之法于岐伯，故其书曰《素问》”。上述阐释，意义虽通，但恐怕不合经旨。据林亿等《新校正》说：“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一般认为这一解释较符合原义。因为除了杨上善以《黄帝内经太素》名书或本源于此，就《素问》内容来看，基本上是以精气神、阴阳五行理论来论证人体的生理病理，而前者就是解释世界气形质变化的古代哲学思想。

《灵枢》的解释也不一致。马莳说：“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圣至元之称，而此书之切，何以异是。”张介宾则认为是“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而不少学者认为王冰之所以将《针经》（又称《九卷》）更名为《灵枢》，可能是根据《隋书·经籍志》“九灵”之目结合道家的“玉枢”、“神枢”诸经之名而更名的。所以上述“神灵”、“枢机”之义，

未必合乎王冰更名的本意。日人丹波元胤说:“今考《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羽即羽士,道士的别称。

《内经》成编后,《素问》和《灵枢》既有同时传世者,也曾分别流传。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时曾利用过《素问》和《九卷》。《九卷》即《灵枢》。因为《内经》中除《素问》外的九卷,初无名称,就以《九卷》称之,后称《针经》或《灵枢》。晋人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则几乎辑录了《素问》和《九卷》的全部文字。历史上最早给《素问》作注的是齐梁间的全元起,但其书已佚,仅从王冰的《次注》之中可以窥其一二。现在可见到的最早注本就是唐代王冰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但其原书也已亡佚。现在见到的是经宋人林亿和高保衡整理过的,被称为《次注》。到明清时期为《素问》作注的就较多了。著名的有马莳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吴崑的《吴注黄帝内经素问》,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高世栻的《素问直解》等。《灵枢》历史上一直以《九卷》之名流传。至宋史崧始以“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参对诸书”整理成《灵枢》的定本,称为《黄帝内经灵枢经》,流传至今。马莳的《黄帝内经灵枢发微》是《灵枢》最早的注释本。把《素问》和《灵枢》合编注释的有明代张景岳的《类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但其内容又不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在现代学术分类的视野下,医学作为以治疗疾病,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的学科,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医学在其本性上并不仅属于自然科学,它更蕴含着社会科学的内容。所以西方有的医学家认为与其说医学是自然科学,不如说是社会科学更为合适。因为与人有关的学科就不仅是自然科学所能涵盖,必然蕴含着社会文化的内容。我国古代的医学家从来没有把医学看成是孤立的为医学专家所垄断的专门学问,而是把它放在天地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大视

野中来思考的，所谓“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素问·气交变大论》）。《黄帝内经》医学著述写作于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年代，与诸子之学相互倡和，对诸子学多有吸收，并深受其影响。从《内经》文本看，黄老道家，《周易》与《内经》关系最紧密。如老子的无为思想，庄子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人格，在《内经》的很多篇章中出现，《内经》多处引用《老子》、《庄子》中的语言。可以说，在价值观上，《内经》与黄老道家是一致的，有的学者将《内经》看成是黄老学派的著作是不无道理的。这也是《内经》托名黄帝的内在根源。《周易》的“象数”思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方法。脏象学说、十二经脉理论与《周易》有着渊源关系。《周易》的观象论、制器尚象论导出了医学上的脏象学说。《周易》对阴阳的太少划分、八卦的三爻论及天地人三才论，成为医学三阴三阳、十二经脉理论的依据。《周易》对《内经》论述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影响更为明显。《天元纪大论》与《周易》的乾坤两卦的《彖传》有着明显的渊源承袭关系。可以说，运气学说的理论框架深受《周易》的理论框架的影响。另外，儒家的中庸、中和，有诸内必形诸外以及重“本”的观念等也都是《内经》医学的重要观念。

《内经》的医学理论之所以与诸子百家之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是一个以一贯之的统一整体。虽然在今天看来，医学与诸子学分属于科学与哲学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分别。中国古代的学问并不像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那样有着明显的学科划分，而是有着一个普遍的大道贯穿于一切学术之中。不同的学术都是这同一大道的显现。另外，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来看，古人把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大生命的流行发育过程，一切学问都是对这大生命流行化育的揭示，医学与其他学术之间并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的，都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富有伟大智慧的民族。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化是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

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有其劣势，但另一方面，又是富有相当智慧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随着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文化已经越来越远去了，现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太理解我们传统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了。这影响了我们阅读和理解古人的作品，阻碍了我们与先人的心灵交通。阅读中国文化的经典，首先要排除现代思维定势的干扰，进入古人的思维之中，才可能理解经典的本来意蕴。借用当年公乘阳庆传授仓公医术时，让其尽弃其旧学的方法，我们只有把业已形成的思想观念暂时悬搁起来，摆脱其束缚，倾听古人的声音，才能真正进入古典医学的深奥殿堂，对古代医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此有必要对《内经》中蕴含的基本哲学观念和命题，以及《内经》的医学学术思想有个基本的了解。

天人合一的天人相应观。天人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家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取天人合一的观点。《内经》持天人相应的观点。《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人相应的基本内涵是人由天地之气所化生，人的生命活动取决于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人也应该主动地去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保命全形论》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顺应天地自然对养生和治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顺之则生，逆之则死。

天地万物由一气所化。中国古人认为气是宇宙和生命的本源，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所化生。《庄子·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王充也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又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天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着相应的关系，源于天人一气。气是沟通天人万物的中介。气是人与万物生死存亡的根据，是生命的本质。在气论自然观的宇宙图景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是由气所推动的

大化流行过程。就人来说，生命取决于气，宝气、养气、调气是养生和治病的根本要求。

阴阳五行是中医学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古人认为作为天地万物本源的气或称元气，具有运动化生的本性。气的运动展开为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之气是世界的基本结构。整个世界就是以气为内在本质，以阴阳五行为外在形态表现的动态统一系统。万事万物通过阴阳五行联系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内经》根据这一思想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在内联系六腑、经脉、五体、五华、五窍、五志等，在外联系五方、五时、五味、五色、五畜、五音、五气等，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医学宇宙观。阴阳脏腑辨证成为中医认识疾病的基本思维模式。

形神统一，重神轻形，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基本特征。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由气所化生，具体说来，是由在天之气（阳气）和在地之形（阴气）合和而成。就人来说则是形神合一。神是气之功能的极致表现，神本质上也是气。人的生命活动虽然要以形体为依托，但终究以气为本质，气在生命存，气去生命亡。所以中医在生命观上重气轻形。最佳的生理状态应该是形气相得，在病理状态下则是气胜形则生，形胜气则死。因此，与重视人体生理解剖结构研究，从有形的物质存在着眼的西医不同，中医重视对无形的生命之气变化过程的研究。在养生和治疗上取得了西医所不曾达到的成就，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医西学是互补而不能相互代替的医学体系。

阴阳和平是中医学最高的价值追求。追求宇宙万物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永恒价值观。孔子认为中庸是至德，是历代圣贤相传的不二法门。《中庸》一书则将中和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认识。认为中和是天地居其位，万物得其化育的先决条件。同样，《内经》也认为“阴平阳秘”是生命存在的前提。《生气通天论》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在养生上，调和阴

阳，达到和同筋脉，气血皆从，内外调和是养生的最终目标。人之所以生病，根本原因就是气血阴阳的逆乱失调，所以中医的具体治疗原则虽有很多，但都以平调阴阳气血为最后目的。

取象运数比类是中医思维的基本方法。这一思维方法肇始于上古，形成于《周易》。在中医学和其他传统学科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易传·系辞》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就是用观象的方法制作的。象是物象，事物显现于外的形象，观是对物象的观摩、研究。古人认为万物皆由阴阳五行之气所化生，相同的气所生之物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作用功能和形象，彼此之间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谓"同气相求"、"同类相动"。古人就是以此为根据归类划分事物，作为认知基础的。《周易·说卦传》有一种在今天看来很奇怪的分类方法。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在这里，这些属于乾的事物在今人看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古人将其归为一类所依据的是它们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作用。《周易》依据这一原理把天下万物归为八卦这八大类。而《内经》则根据五行把万物归为五大类。运数就是运用天地之数作为认知世界的纲领。《易传·系辞》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所谓"天地之数"实际上就是"一"至"十"这基本的十个数字。在古人眼中，这十个数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是决定世界存在方式的根据，这样的数已经不是普通计算意义上的数字，而成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框架，也就是数理哲学了。《内经》所重视的是"一"至"九"这九个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焉。"运数思维使《内经》能够运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认知复杂的世界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取象思维使《内经》根据同象归并的原则类分事物，并认知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取象运数思维是《内

经》建立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思维方法。也是其后中医学家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疾病、认识药物的基本思维模式。

《内经》医学学术思想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古今学者对《内经》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明代医家李中梓在《内经知要》中分为：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脏象、经络、治则和病能（按：即病态）八大类。李中梓选取的是《内经》中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分类也较少。明代医家张景岳在《类经》中则将《内经》理论体系划分为：摄生类、阴阳类、脏象类、脉色类、经络类、标本类、论治类、疾病类、针刺类、运气类和会通类，共计十一类。最后的会通类属综合类，不构成理论体系的内容，实际上是十类。现代中医学者从不同的分类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就更多了。今从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及运气八个方面略加论述。

脏象概念见于《素问·六节脏象论》。脏，指藏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表现于外的机能现象。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及其在水谷运化，气血运行，水液代谢，精神情志活动等方面的生理、病理规律，以及脏腑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古代医家根据当时的解剖学知识，结合对自然界四时阴阳变化规律的观察，并联系内在脏腑表现于外的机能活动征象，从而据象推理，据理验证，创立了以“四时五脏阴阳”为核心的外应五时、五气，内系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五华等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功能活动系统。脏象学说就是论证这五官功能系统之间，及其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阐明生命活动中的各种规律。脏象学说反映了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观，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认为人体内遍布着如同自然界江河一般纵横交错的运行气血的网络通道。其中纵向循行的十四条大的气血通道称为“经”，如同纺织的“经线”；横向循行的十五条大的通道称为“络”，如纺织的“纬线”，这样就构成了人体纵横交错的经络系统。经络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人

体又一组织系统，与脏腑共同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经络学说就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组成内容、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关系的学说。经络系统包括经脉、络脉、经别，以及经筋、皮部等部分。其共同的功能是通行气血，沟通表里上下，联系脏腑肢节。通过经络运行气血，为脏腑组织提供了营养物质，维系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保证了正常的生命活动。经络系统无论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针灸、按摩等学科，更是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

病因学说是研究导致人体发病的各种因素，及其性质、致病特点和临床表现的学科。《内经》在天人相应和形神统一哲学观念的指导下认识到外在自然气候的异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是疾病发生的两大重要因素，前者称为“六淫”，后者称为“七情”。根据阴阳学说六淫从外入，属阳；而情志变动、饮食起居失节，病由内生，属阴。因为病邪有从外、从内的不同，因而疾病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六淫，也各有阴阳属性，风、暑、火属阳，为春夏主气；湿、燥、寒属阴，为秋冬主气。因而其致病特点和临床表现也各不相同，临床上就是根据致病特点和症状表现来辨别病因，称为“审证求因”，是辨证论治的主要特点之一。七情，一般属于正常生理活动范围内的不会致病，只有突然、强烈或持久的情志刺激才会致病。根据不同情志伤及不同的脏腑，有“七情太过，反伤五脏”之说。以上致病因素的内容和理论原则构成《内经》的病因学说。病机学说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和规律的学科。包括发病和病理转变两个方面。《内经》把人体抗御病邪的能力称为“正气”，致病因素称为“邪气”，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一般情况下，人体正气旺盛，邪气不易侵入，即使侵袭也不会发病。当人体正气相对虚弱时，不足以抵抗邪气，邪气才能为害致病。这种正邪相争的发病理论反映了内因是发病的决定因素，外因是发病条件的发病学观点。这是中医学区别于西医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疾病千变万化，

但就病理转变来说，不外乎正邪斗争，阴阳失调以及升降失常几个主要方面。这几个主要方面是《内经》病机学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后世辨证论治的理论根据。

病证是在一定条件下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机能失常后，表现出的病理过程。病，是疾病；证，是证候，即医者候察掌握的疾病证据。《内经》除了专门讨论了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痿病、厥病等病证的病机、症状与治法外，还讨论了奇病、脏腑病、腹中病等多种病证的病机与治疗。据统计，《内经》所论病证不下一百八十多种，可见内容之丰富。《内经》论述病证是以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学说为理论根据，并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从分类看，不外六淫病证、五脏病证、气血津液病证、情志病证以及杂病等，基本是以病因和病位为分类基础的。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理论的先导。

诊法就是诊断疾病的方法。《内经》的诊法包括望、闻、问、切四种诊法，简称“四诊”。大凡病人的精神、形态、五官、齿舌、肤色、毛发、二便等都为望诊所必察；呼吸、语言、声音、气息、嗅味等，都为闻诊所必审；居处、饮食、情志、喜恶、发病经过等，都为问诊所必询；脉象、肌肤、胸腹、手足等，都为切诊所必循。《内经》的诊法遍及人体上下内外，内容广泛而丰富。《内经》诊法是以“有诸内必形诸外”、“知常达变”和“从外知内”为理论基础的，是以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与外界事物的联系为根据，运用推理、反证的方法，以常测变，从常知变，从而达到“以表知里”。《内经》的诊法也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运动变化观在诊察疾病中的体现。

《内经》关于论治的内容大致包括治则、治法、制方等。其特点是在四时五脏阴阳理论指导下，强调人体内外的统一，提出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在治疗上提出了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凊、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上，除了药物和针灸外，还广及精神疗法，以及按摩、导引、药熨、渍浴、饥饿

等方法，说明了《内经》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制方中的君臣佐使组方原则，对后世新方的创立，起到了指导作用，是方剂学的理论基础。

养生是研究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以延年益寿、享尽天年的理论和方法。《内经》养生学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在养生理论中，《内经》特别重视正气在防病、益寿延年中的重要作用。《内经》重视内因的作用表现在养生学上强调精神情志的调节和真气的保养。养生的具体方法，除了强调节饮食、慎起居、适寒温、和喜怒等生活上的调摄外，在天人相应理论指导下，还提出了顺应自然四时变化的调摄方法。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的春养生气、夏养长气、秋养收气、冬养藏气等，就是根据四时阴阳变化提出的具体养生方法。

养生学是中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特殊的地位。重视养生是中医学区别于西医的主要特征。从唐代的王冰开始到明代的张景岳都把养生内容列为《内经》医学理论之首，是十分有见地的。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只有对天地宇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建立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才是保持身体健康，免除疾病缠绕的关键所在，才是跻斯民于仁寿的恒久之道。至于得病之后的治疗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老子》曾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内经》倡导“治未病”的积极养生思想。认为“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中医学所倡导的是积极的养生治疗观。因此，要想受益于中医学必须对中医学的基本思想、核心价值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行。这与西医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患者不必对西医学有足够的了解就可以得到它带来的益处，而中医则不行。这样看来似乎中医比较麻烦，但在现代西医学的模式下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中医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此，在医疗活动中，特别是养生实践中，患者或普通人必须作为主体积极参与其中，不能仅仅作为医学的客体被动地接受医学治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医学启示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运气学说是研究天时气候变化，及其对人体影响和发病的学科。这一学说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相应反应为基础，把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统一起来，从而从宇宙的节律上来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反映了“天人相应”的学术思想。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运用天干地支所配合的甲子为演绎工具，来推测气候变化规律和疾病流行情况。由于气候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其内容广及天体运行、气候变化以及人体生理、病理等各种节律。从学科内容看，除了医学外，还涉及古代天文学、气候学、物候学、历法学及生物学的知识。

综上所述，《内经》的学术理论体系是古代医家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在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由于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千百年来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把本书的译注特点作一说明，以便阅读。本书的《素问》部分以明顾从德翻刻宋本为底本，《灵枢》部分以明赵府居敬堂刊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核校原文，对文中明显的错字直接依以上版本加以改正。在题解部分，除了对本篇的内容加以提要钩玄式的概括外，对与古代哲学、文化关系密切的篇章则从传统文化及哲学的角度加以说明，对篇中的名言加以提示，供读者参考。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整体，理解《内经》的医学也必须进入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才行。因此，在注释时多引证诸子之言，以加深对《内经》思想的理解。古人讲做学问要懂得溯本求源，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把学问贯通起来，才是真学问，活学问；否则了解只言片语，记住一二名词，除了炫耀己能之外，实在无益于身心，无益于学问。因此，在注释某些词语时，阐明其词义由来的逻辑关系，使读者逐渐养成求索语源，贯通学问的习惯。北宋理学家程颐在《易传序》中说：“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

其意，则在乎人焉。”望读者能够以注译为津梁，进入《黄帝内经》这一中国医学及养生文化的智慧殿堂。《易传》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姚春鹏于静远斋

二〇一〇年一月

总　目

前　言 …… 1

黄帝内经上・素问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一 …… 1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二 …… 9
卷　一 …… 16
卷　二 …… 53
卷　三 …… 86
卷　四 …… 115
卷　五 …… 145
卷　六 …… 175
卷　七 …… 202
卷　八 …… 230
卷　九 …… 274
卷　十 …… 300
卷十一 …… 329
卷十二 …… 356
卷十三 …… 385
卷十四 …… 415
卷十五 …… 439

卷十六 …… 466
卷十七 …… 483
卷十八 …… 499
卷十九 …… 525
卷二十 …… 570
卷二十一 …… 628
卷二十二 …… 707
卷二十三 …… 759
卷二十四 …… 781
附 录 …… 800

黄帝内经下·灵枢

叙 …… 845
卷 一 …… 849
卷 二 …… 905
卷 三 …… 955
卷 四 …… 1000
卷 五 …… 1044
卷 六 …… 1103
卷 七 …… 1161
卷 八 …… 1209
卷 九 …… 1258
卷 十 …… 1312
卷十一 …… 1367
卷十二 …… 1423

黄帝内经上

素问目录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一 …… 1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二 …… 9

卷 一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 16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 26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 33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 …… 44

卷 二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 53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 71
阴阳别论篇第七 …… 76

卷 三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 86
六节脏象论篇第九 …… 91
五脏生成篇第十 …… 102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 …… 111

卷 四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 115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 120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 126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 131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 137

卷 五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 145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 162

卷 六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 175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 193

卷 七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 202
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 208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 219
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 226

卷 八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 230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 237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 245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 252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 265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 270

卷 九

热论篇第三十一 …… 274
刺热篇第三十二 …… 280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 287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 294

卷 十

疟论篇第三十五 …… 300
刺疟篇第三十六 …… 313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 321
咳论篇第三十八 …… 324

卷十一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 329
腹中论篇第四十 …… 339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 347

卷十二

风论篇第四十二 …… 356
痹论篇第四十三 …… 364
痿论篇第四十四 …… 373

厥论篇第四十五 …… 378

卷十三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 385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 392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 400
脉解篇第四十九 …… 407

卷十四

刺要论篇第五十 …… 415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 418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 420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 …… 426
针解篇第五十四 …… 429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 434

卷十五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 439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 …… 446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 448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 456

卷十六

骨空论篇第六十 …… 466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 476

卷十七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 483

卷十八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 499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 512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 518

卷十九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 525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 535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 551

卷二十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 570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 593

卷二十一

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 628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亡) …… 706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亡) …… 706

卷二十二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 707

卷二十三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 759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 764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 770
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 777

卷二十四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 781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 789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 795

附 录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 800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 …… 820

重广补注
黄帝内经素问序一

启玄子　王冰　撰

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①]，拯黎元于仁寿[②]，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③]，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④]："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曰[⑤]："《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注释】

①全真：保全真精。导气：通导元气。

②黎元：即黎民。仁寿：安乐长寿。《论语·雍也》："仁者寿。"

③三圣：此指伏羲、神农、黄帝。

④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孔子后裔。武帝时官谏议大夫，对《尚书》有研究，为汉武帝博士。《尚书》：书名。我国最古的史籍，后经孔子整理，名曰《书经》，为儒家经典之一。

⑤班固：东汉明帝时人，著《汉书》。《汉书·艺文志》是其中的篇名。

【译文】

解除疾病的缠绕，脱离病患的艰难，保全真精，通导元气，拯救黎民达到长寿之境，帮助体弱多病的人获得平安，如果没有三圣之道，就不能达到目的。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作三坟，是讲大道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黄帝内经》十八卷。"

《素问》就是其中的九卷，加上《灵枢》九卷，就是它的总数。

虽复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惧非其人[①]，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②]，今之奉行，惟八卷尔。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③]。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④]。

【注释】

①其人：适当的人。《内经》主张“非其人勿授，非其真勿教”。

②师氏：此处指老师或前辈。

③幽：隐约。明：明显。契：相合。

④奉生之始：养生的根本。奉，谓奉养。始，本源。

【译文】

虽然年代一再推移，朝代一再更替，但通过对它的传授和学习却依然保存着，只因担心不是适当的人选而时有隐藏，秘而不传，所以第七这一卷，前辈的先生把它隐藏起来，现在世上流传的只有八卷了。虽然如此，可是《内经》的文字简练，含义广博，旨趣深远。分清了天地的形象，序列了阴阳四时的节候，表明了变化的缘由，彰明了生死的征兆。不用谋划而远近自然相同，不用约定而无论隐微还是明显的都能相合。稽查其中的言论有证据，用事实验证也没有差错。实在是至高医学道理的源泉，是养生的根本。

假若天机迅发[①]，妙识玄通[②]，蕴谋虽属乎生知[③]，标格亦资于诂训[④]，未尝有行不由径[⑤]，出不由户者也。然刻意研

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6]。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汉有淳于公，魏有张公、华公[7]，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8]，华叶递荣[9]，声实相副，盖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注释】

①天机：天资。

②玄通：即通玄。通晓深奥的道理。

③蕆(chǎn)谋：对事物完整周密认识。蕆，完备，完善。生知：《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指聪敏智慧，有先见之明的人。

④标格：这里指对古籍经典正确理解的标准。诂训：即训诂。用今语解释古语。

⑤行不由径：语本《论语·雍也》。指行走都要沿着道路。

⑥目牛无全：即目无全牛。语本《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后形容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⑦秦公、淳于公、张公、华公：秦公，指秦越人，即扁鹊。淳于公，指仓公淳于意。张公，即张仲景。华公，即华佗。

⑧蒸人：又叫"烝民"，众民。唐避李世民讳，改民为人。蒸，同"烝"，众多。

⑨华叶递荣：形容《内经》学术如花叶递相繁荣。华，即"花"。

【译文】

假若天资迅敏萌动，可通晓玄妙深奥的道理，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虽然属于资质聪明的人，但正确理解经文也要凭借对经文的训诂阐释，这正如从来没有行走不沿着道路，出入不经过门户的。然而专心致志深入研究，探讨微妙求索隐奥，如果认识能够符合真理要道，就能达到目无全牛的高深境界。所以常常会有成就，就像鬼神在暗中帮助，而闻名于世的杰出人才，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了。如东周有秦越人，汉代有淳

于意，魏国有张仲景、华佗，这些都是掌握了医道奥妙的人。他们都能够一天天地更新扩大医学的功用，大大地救助民众，他们的事业就像鲜花和绿叶一样，递相繁荣，名声与实际相符合，这大概是教学的显著成果，也是上天的帮助吧。

冰弱龄慕道[①]，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②]。而世本纰缪[③]，篇目重叠，前后不伦[④]，文义悬隔[⑤]，施行不易，披会亦难[⑥]。岁月既淹[⑦]，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⑧]，并《方宜》而为《咳篇》[⑨]，隔《虚实》而为《逆从》[⑩]，合《经络》而为《论要》[⑪]，节《皮部》为《经络》[⑫]，退《至教》以先《针》[⑬]。诸如此流，不可胜数。且将升岱岳[⑭]，非径奚为！欲诣扶桑[⑮]，无舟莫适！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

【注释】

①冰：王冰自称。古人有名有字，自称名为谦逊，称人字为尊敬。弱龄：二十岁称为弱。《礼记》："二十曰弱。"这里指年轻时。

②式：表尊敬的副词。龟镜：龟，古人用以占卜，解决疑惑；镜以照物，故凡是对解决疑问，征询得失有帮助的，就称为"龟镜"。

③世本：指当时通行的版本。一说即全元起注本。纰缪(pīmiù)：错误。

④不伦：不是同一类。伦，类。

⑤悬隔：差别很大。

⑥披会：即领会。

⑦岁月既淹：时间长久。淹，《尔雅·释诂》："留久也。"

⑧"重《经合》"句：在重出的《经合》前冠以《八正神明论》。按：《素问》并无《针服》篇名，疑指篇首有"用针之服"句的《八正神明论》。

⑨"并《方宜》"句：指全元起本把《异法方宜论》与《咳论》都并列于第九卷中。

⑩"隔《虚实》"句：指全元起本把《四时刺逆从论》分割为两段，一段在第一卷，而将论述三阴三阳之虚实的另一段远隔于第六卷。

⑪"合《经络》"句：疑指将《诊要经终论》合并于《玉版论要》。经络似为"经终"之讹。

⑫"节《皮部》"句：据新校正云：《经络论》"按全元起本在《皮部论》末，王氏分出"。节，这里指分开、分解。

⑬"退《至教》"句：指全元起本把记载有"夫圣人之教"等语的《上古天真论》退置于第九卷，而把论针法的《调经论》、《四时刺逆从论》前置于第一卷。

⑭岱岳：泰山，古称"岱山"。

⑮扶桑：古指日出之处。

【译文】

我年轻时就仰慕医道，平素喜好养生之学，有幸得遇真经，把它作为养生治病的指导。可是世上流传的本子有错误，篇目重复，前后不伦不类，文字义理差别很大，不容易运用，阅读理解也困难。年月久远，相互沿袭成为顽弊。有的同一篇文章重复出现，却分立两个题目；有的两篇文章混在一起，却用同一个篇名；有的没有回答完，就设定了另外的篇题；有的文字有脱落不能指明，却说历来就缺少。如在重出的《经合》篇之前冠以《八正神明论》之名；把《异法方宜论》并入《咳论》篇；把《四时刺逆从论》中论"虚实"的内容割裂出来，放在远隔的第六卷；把《诊要经终论》合并于《玉版论要》；把《经络论》混于《皮部论》中；把论"至教"

的《上古天真论》退后，而把论针灸的《调经论》、《四时刺逆从论》等篇置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要登泰山，没有道路怎么上！要去日出的扶桑之地，没有舟船也不能到达！于是精心研究，广泛寻访，而且有志同道合之人，经历十二年，才达到理会要领，思考其中的得与失，深感实现了夙愿。

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①]，文字昭晰，义理环周[②]，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③]，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④]，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⑤]，宣扬至理而已。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⑥]，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⑦]。庶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有如列宿高悬[⑧]，奎张不乱[⑨]，深泉净莹，鳞介咸分。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俾工徒勿误，学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属[⑩]，千载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无穷。

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

【注释】

①张公：疑指张文仲。张文仲于唐代武则天初年任侍御医，曾编《随时备急方》三卷行世。

②环周：广博周详。

③末学：后学。

④旧藏之卷：指《素问》第七卷。

⑤童蒙：幼稚蒙昧。这里指初学尚未懂得医理之人。

⑥《玄珠》：指《玄珠密语》，王冰撰，已佚。现存《玄珠》十卷，新校正谓已非王冰所著，而是后人所假托。

⑦杂糅：混杂。糅，混杂，混和。

⑧列宿：二十八宿。宿，星的位次。

⑨奎张：奎宿和张宿。

⑩徽音累属：指《内经》之学，裨益世人。徽音，德音。累属，连续不断，永远流传。

【译文】

当时在郭先生的书房里，得到了先师张公的秘本，其文字明白清楚，义理周详，无矛盾不通之处，用这本书一参对，原来的众多疑问就像冰雪融化一样得到解决了。我担心被后学所散失，断绝了他们学习的资本，因而对此撰写注释，以使之流传不休。加上原来收藏的第七卷，合计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汇总成一部书。希望能够研究了后面就能明了前面，寻找注文就能够领会经文，开启后学，宣扬医道的至理而已。其中因古书中竹简脱落，文字缺断，义理不相连续的，寻找经论中的相关内容，迁移过来以补其空缺之处；篇名丢失，所指事类不明白的，考量其意旨所在，增加文字以使其义理明白；篇论混杂，义理无关，缺少名称的，区别不同的事类，另立题目置于篇章的开始；君臣之间的相互请问，礼仪错乱的，考核校订尊卑高下，增加文字以使其意义清楚；错乱的段落零碎的文字，前后重复的，详究其意趣，删去繁杂重复之处，而保存其要点；文辞义理奥秘，难以粗略说清楚的，另外撰写了《玄珠密语》，来陈说其中的道理。凡所增加的文字，都用红色书写，使今文古文一定分开，文字不混杂在一起。这样或许能够彰明岐、黄之圣意，讲明深奥的

道理，就像二十八宿高悬天际，奎宿、张宿各居其位，毫不紊乱，又像深深的泉水晶莹透明，鳞类、甲壳类的水生物都能分开。君臣上下没有夭折的时候，华夏蛮夷都有延年益寿的希望。使医工不发生错误，学习的人能够详明医理。医学的至道流传四方，德音不断，千年之后，才知道大圣先贤对后人的慈爱恩惠是无穷无尽的。

时间在大唐宝应元年壬寅年作序

重广补注
黄帝内经素问序二

臣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①]；求民之瘼[②]，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③]，以理身绪余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④]，临观八极，考建五常[⑤]。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⑥]，食味而被色[⑦]，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⑧]，国家代有。将欲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⑨]，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⑩]，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苍周之兴[⑪]，秦和述六气之论，具明于《左史》[⑫]。厥后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难经》[⑬]。西汉仓公传其旧学[⑭]，东汉张仲景撰其遗论[⑮]，晋皇甫谧刺而为《甲乙》[⑯]，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⑰]。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阙第七一通[⑱]。

【注释】

①“臣闻”三句：《周易·系辞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故作者以之为“往圣之先务”。

②瘼(mò)：病。《诗·小雅·四月》：“乱离瘼矣，爰其适归。”传：“瘼，病。”

③御极：统治天下。御，本意为驾车。引申为统治。极，八极，八

方。引申指天下。

④明堂：古代帝王讲论政治，宣明政令的地方。

⑤“临观八极”两句：语源本书《五运行大论》。八极，指地之八方也。考建五常，即观察推求五行运气之大法。考，察。建，立。五常，五行气运之常也。

⑥负阴而抱阳：语见《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指人体由阴阳和合而成。

⑦食味而被色：《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这里指食与色既是人的基本生理欲求，也是致病的主要原因。

⑧夭昏札(zhá)瘥(chài)：因瘟疫而死亡。《国语·周语下》：“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匮乏之患。”注：“疫死曰札；瘥，病也。”

⑨“将欲”两句：语见《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命终”。锡，赐予。

⑩“远取诸物”两句：《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⑪苍周：东周。苍为青色，代表东方，故东周又称“苍周”。

⑫“秦和”两句：秦和，秦国名医和，在为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致病说”，为中医“六淫致病说”的滥觞。此事见载于《春秋左氏传》，故云“具明于《左史》”。

⑬“厥后”两句：越人，名医秦越人，人称扁鹊。司马迁作《扁鹊仓公列传》记其事。据说越人为《难经》的作者，《难经》就《内经》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辩难，共八十一个问题，故称《八十一难经》。其内容为《内经》的十分之一二，故云“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难经》”。

⑭仓公：西汉名医淳于意，曾为齐太仓长，故称“仓公”。仓公从师于公乘阳庆，庆传之黄帝、扁鹊之脉书，故云“仓公传其旧学”。

⑮张仲景：东汉名医，人称“医圣”。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其立论以《素问·热论》等篇为根基，故云“撰其遗论”。

⑯“晋皇甫谧(mì)”句：皇甫谧，晋代名医，整理《内经》中有关针灸学的资料，撰成《针灸甲乙经》。刺，采取，选择。

⑰杨上善：隋代名医，整理《内经》为《黄帝内经太素》。

⑱“时则”三句：全元起，齐梁间人，伤《内经》错乱不全，为之训释解说，但其书已佚，仅可从王冰次注中窥其一二。其时已缺少第七这一卷了。

【译文】

臣等听说平安之时不忘危机，存在之时不忘灭亡，这是从前圣人首先要努力的；探求人民的疾病，体恤人民的隐痛，这是上古君王的深厚仁德。从前黄帝临御八极，在养身修性之余治理天下，坐在明堂上，远观八方，考察建立五行气运之常。而认为人的生命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本身贪图美味、迷恋美色，在外有风寒暑湿的影响，在内有喜怒哀乐交相干扰，病困夭死，无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总是存在的。黄帝要按天时建立福善民众的医道，以广泛传赐给百姓，于是和岐伯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在远处取于外物，在近处取于自身，交替提问辩难，留下医学大法以造福千秋万代。于是雷公这些人，接受岐、黄之业，并传播它，因而创作了《内经》。历代以之为珍宝，没有坠地失传。东周兴起后，秦国名医和阐述六气致病理论，这件事具体明确地记载于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中。其后秦越人抽取《内经》的十分之一二，推演发挥为《难经》。西汉仓公传播《内经》之学，东汉张仲景据《内经》理论写成《伤寒杂病论》，晋朝皇甫谧拣选其内容写成《针灸甲乙经》，到了隋朝的杨上善编纂而成《黄帝内经太素》。齐梁时有全元起，开始训释解说《内经》，但已

经缺第七这一卷了。

迄唐宝应中[①]，太仆王冰笃好之[②]，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③]，犹是三皇遗文[④]，烂然可观。惜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⑤]，去圣已远，其术晻昧[⑥]，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殊不知三坟之余[⑦]，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⑧]，虞舜之齐七政[⑨]，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⑩]，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⑪]，伊尹调五味以致君[⑫]，箕子陈五行以佐世[⑬]，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致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⑭]，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注释】

①宝应：唐代宗李豫年号。

②太仆：官名。《周礼》中就已设置“太仆”一职。秦汉为九卿之一，历代因之。

③次注：次，对内容重新编次，排列；注，注解义理。所以王冰的注本简称《次注》。

④三皇：所指不一，这里指伏羲、神农、黄帝。遗文：遗留下的文献。

⑤荐绅：搢绅。指读书的士大夫。荐，通“搢”，插。绅，大带。故搢绅指士大夫。

⑥晻(àn)昧：淹没，埋没。晻，同“暗”。语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今其技术晻昧。”

⑦三坟：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

⑧唐尧之授四时：《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

星辰，敬授人时。”据传唐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之官，通过观察天象，推算四时，传给人们，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

⑨虞舜之齐七政：《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玉衡，测天象之仪器。齐七政，即测定七星的运行，以为确定人间秩序的基础。七政，日月五星。

⑩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又：“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者财用所出，故曰“府”。大禹修六府而实现帝王功业。

⑪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据传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文王把伏羲创立的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把卦与节气通过干支配合成的六十甲子联系起来。

⑫伊尹调五味以致君：伊尹，汤臣，善烹饪。《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传说伊尹作《汤液经法》。

⑬箕子陈五行以佐世：箕子，殷之仁人，殷亡后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为之陈说五行之道。

⑭“奈何”两句：唐孙思邈《大医精诚》：“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

【译文】

到了唐代宝应时期，太仆令王冰特别喜好《内经》，并且得到了先师珍藏的第七这一卷，大幅地重新调整篇卷次序，并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这样一来三皇遗留下来的文献才文理灿烂，可以观读了。可惜唐朝的法令把《内经》列于医学，看成是小技之类，因而士大夫读书人很少有讨论的，距离圣人已经久远了，医术湮灭，因此文字注释纷纭错乱，义理混淆矛盾。完全不懂得三坟之遗文，帝王之崇高目标，圣贤所能之事，唐

尧观象授时，虞舜齐同七政，神禹修六府而完成帝王的功业，文王推演八卦六十甲子而叙述卦象与节气的关系，伊尹调配饮食五味来保养君王的健康，箕子陈述五行来辅助武王治世，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把医学这极精极微的事业，传给最卑下最浅陋的人呢，医学不衰败灭绝，就已经是幸事了。

顷在嘉祐中，仁宗念圣祖之遗事，将坠于地，乃诏通知其学者，俾之是正[①]。臣等承乏典校[②]，伏念旬岁。遂乃搜访中外，裒集众本[③]，浸寻其义[④]，正其讹舛[⑤]，十得其三四，余不能具。窃谓未足以称明诏，副圣意，而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意寻支，或溯流而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恭惟皇帝抚大同之运，拥无疆之修，述先志以奉成，兴微学而永正，则和气可召，灾害不生，陶一世之民[⑥]，同跻于寿域矣[⑦]。

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谨上

【注释】

①俾(bǐ)：使。

②承乏：谦辞。表示某方面缺乏合适的人选，暂由自己充任。

③裒(póu)集：聚集。

④浸：逐渐。

⑤讹舛(chuǎn)：讹误舛错。

⑥陶：养。

⑦跻(jī):登上,进入。

【译文】

最近在我朝嘉祐年间,仁宗皇帝恤念担忧圣祖岐、黄的遗业,将坠地失传,于是诏令通晓了解《内经》之学的人,让他们加以厘正。臣等忝列其中,参与典校,我等沉思潜索十余年。于是就搜求询访官府和民间所藏,聚集了众多的版本,渐渐地寻求其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舛错,十分之三四,其余的不能一一具述。我们觉得还不足以达到明诏的要求,还不能符合圣君的心意,因而又采集汉唐书录中尚存于世的古医经,得到几十家,对之进行叙述而考核订正。对于各家之间文字上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行核对寻找其可以贯穿一致者,进行了大量的会通比较工作,有的是端正其根本,而寻求其支脉,有的是沿其支流而寻求其本源,确定其可以了解的,按原来的目录排序,订正了谬误六千多字,增加了注释两千多条,每个字的取舍,必须以稽查考订为据,错误的文字,疑惑的道理,于是就清楚明白了,用它来养生,可以把疾患消除在萌芽之中,运用于行政可以对民众的养生健康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我等认为皇帝安抚着运化不息的大同世界,拥有美好的无限疆域,继承先王先圣的遗志而持守既成的事业,复兴隐微的医学而使之永远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样祥和之气可以到来,灾害就不会发生,陶养全社会的民众,共同达到长寿的境域了。

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谨上

卷 一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题解】

《内经》在自然观、价值观上接受了道家思想，认为人类的道德是一个退化的过程。上古是人类道德水平最高和生活最合乎理想的时期，那时的人类完全取法于自然之道而生活，能够享尽天赋百年寿命，而当世的人们因违背了养生之道，难获天赋之年。号召人们遵循道家自然无为的态度，合乎养生之道去生活。养生的核心要义在于保持“形与神俱”的形神统一状态。“天真”即天赋予人的真精真气，上古懂得养生之道的人明白保养天真的重要意义，故以《上古天真论》名篇。本篇还依据女七、男八的自然节律论述了人体生理变化的规律，以指导养生实践。最后，论述了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四等养生成就所达到的境界。本篇名言：“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

昔在黄帝[①]，生而神灵[②]，弱而能言，幼而徇齐[③]，长而敦敏[④]，成而登天。

【注释】

①黄帝：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学者认为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古代许多文献，常冠以“黄帝”字样，以示学有根本。《淮南子·修务

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②神灵：聪明而智慧。

③徇齐：此指思维敏捷，理解事物迅速。徇，通"睿"，迅疾。齐，敏捷。《荀子·修身》："齐给便利，即节之以动止。"

④敦敏：敦厚，勤勉。

【译文】

古代的轩辕黄帝，生来就异常聪明，小时候就善于言辞，很小的时候就对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长大后，敦厚朴实而又勤勉努力，到了成年就登上了天子位。

乃问于天师曰[①]：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②]，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注释】

①天师：黄帝对岐伯的尊称。

②春秋：指人的年龄。

【译文】

黄帝问岐伯道：我听说上古时代的人，年龄都超过了百岁，但行动没有衰老的迹象；现在的人，年龄到五十岁，动作就显得衰老了。这是时代的不同呢？还是人们违背了养生之道的缘故呢？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①]，法于阴阳[②]，知于术数[③]，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④]，而尽终其天年[⑤]，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

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⑥。不知持满，不时御神⑦，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注释】

①知道：懂得养生的道理。

②法：取法，效法。阴阳：天地变化的规律。

③术数：古代称各种技术为术数，包括类似于今天的科学技术及各种技艺等方面的内容。因为在“术”中有“数”的规定，故称“术数”。如在弹琴的技艺中就要掌握一定的数量的关系。这里指调养精气的养生方法。

④形与神俱：形体与精神活动一致。形神是中国哲学及中国医学的重要范畴。古人认为人是形与神的统一体，形体来源于地的阴气，精神来源于天的阳气，二者结合化生为人，二者的分离就是人的死亡。因此，养生的要义就是要保证形与神的统一。

⑤天年：人的自然寿命。

⑥精：精气。真：真气。《黄帝内经》继承了道家精气论自然观，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由精气所化生，养生之道重在保养真精。《老子·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⑦御神：控制精神过度思虑，以免过度消耗精气。

【译文】

岐伯回答说：上古时代的人，大都懂得养生之道，取法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用保养精气的方法来调和，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过分劳作，所以形体和精神能够协调统一，享尽自然的寿命，度过百岁才离开世间。现在的人就不同了，把浓酒当作甘泉无节制地贪饮，把任意妄为当作生活的常态，醉后还勉强行房，纵情声色，以致精气衰竭，真气耗散。不懂得保持精气的盈满，不明白节省精神，一味追求感官快乐，违

背了生命的真正乐趣，起居没有规律，所以五十岁左右就衰老了。

夫上古圣人之教也[①]，下皆为之。虚邪贼风[②]，避之有时，恬惔虚无[③]，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自朴[④]。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⑤]，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故也。

【注释】

①圣人：古代指道德修养极高的人。各个学派有不同的理解，儒家认为圣人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与天合德的人；而道家关于道德修养成就的说法比儒家多，有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等不同说法，而且圣人也不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内经》在这方面继承了道家的说法，见下面所论养生成就的四种人格。

②虚邪贼风：四时不正之气。虚邪，中医把一切致病因素称为“邪”。四时不正之气乘人体气虚而侵入致病，故称“虚邪”。贼风，中医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因邪风伤人，故称“贼风”。《灵枢》有《贼风》篇。

③恬惔(dàn)虚无：清静安闲，无欲无求。语源《庄子·刻意》。

④“美其食”五句：语源《老子·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⑤不惧于物：即“不攫于物”，不追求酒色等外物。

【译文】

上古时期，对通晓养生之道的圣人的教诲，人们都能遵守。对于四

时不正之气，能够及时回避，思想上清静安闲，无欲无求，真气深藏顺从，精神持守于内而不耗散，这样，疾病怎么会发生呢？所以他们心志闲淑，私欲很少，心情安宁，没有恐惧，形体虽然劳动，但不过分疲倦。真气从容和顺，每个人的希望和要求，都能满足。无论吃什么都觉得甜美，穿什么都觉得漂亮，喜欢社会习俗，互相之间也不羡慕地位的高低，人们日渐变得自然朴实。所以过度的嗜好，不会干扰他的视听，淫乱邪说也不会惑乱他的心志。无论愚笨聪明有能力无能力的，都不追求酒色等身外之物，所以合于养生之道。因而他们都能够度过百岁而动作不衰老，这是因为他们的养生之道完备而无偏颇的缘故。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①]？将天数然也[②]？

【注释】

①材力：筋力。古人认为肝主筋，阴器为宗筋之聚，故筋力可代表生殖力。

②天数：天赋之数，即天癸之数。指自然的生理变化规律。中医认为人的生殖能力根源于肾，肾在五行属水，属天干之“癸”，故生殖之精也称为“天癸”。

【译文】

黄帝问道：人年老了，就不能再生育子女，是筋力不足呢？还是自然的生理变化规律就是这样的呢？

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实，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①]，太冲脉盛[②]，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③]。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④]，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⑤]，

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⑥，故形坏而无子也。

【注释】

①任脉：奇经八脉之一，循行路线为人体前正中线，从百会穴至会阴穴。主调月经，妊育胎儿。任，接受的意思，受纳经络之气血，任脉受纳一身阴经之气血，故名“任脉”。

②太冲脉：奇经八脉之一，能调节十二经的气血，主月经。冲脉之“冲”大概源于老子。《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又：“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意为虚。气无形，其性虚，故称“冲气”。中医认为冲脉为十二经之海，气血大聚于此，故称“冲脉”。

③真牙：智齿。

④阳明脉：指十二经脉中的手阳明、足阳明经脉，这两条经脉上行于头面发际，如果经气衰退，则不能营于头面而致面焦发脱。

⑤三阳脉：指会于头部的手足太阳、手足阳明、手足少阳六条经脉。

⑥地道不通：指女子断经。女子属阴、属地，所以女性的生理功能称为“地道”。

【译文】

岐伯回答说：女子到了七岁，肾气开始充实，牙齿更换，头发生长。到了十四岁时，天癸发育成熟，任脉畅通，冲脉旺盛，月经按时而来，所以能够孕育子女。到了二十一岁，肾气平和，智齿生长，身高长到最高点。到了二十八岁，筋骨坚强，毛发长到了极点，身体非常强壮。到了三十五岁，阳明经脉开始衰微，面部开始枯槁，头发也开始脱落。到了四十二岁，三阳经脉之气从头部开始都衰退了，面部枯槁，头发变白。到了四十九岁，任脉空虚，太冲脉衰微，天癸枯竭，月经断绝，所以形体衰老，不能再生育儿女。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阴阳和[①]，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则齿发去，形体皆极[②]。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脏腑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注释】

①阴阳和：此处阴阳指男女。和，和合，交媾。

②形体皆极：形体衰弱至极。

【译文】

男子八岁时，肾气开始充实，头发生长，牙齿更换。到了十六岁时，肾气盛满，天癸发育成熟，精气充满，如男女交合，就能生育子女了。到了二十四岁，肾气平和，筋骨强劲，智齿生长，身高也长到最高了。到了三十二岁，筋骨粗壮，肌肉充实。到了四十岁，肾气开始衰退，头发开始脱落，牙齿干枯。到了四十八岁，人体上部阳明经气衰竭了，面色憔悴，发鬓斑白。到了五十六岁，肝气衰，筋脉迟滞，手足运动不灵活了。到了六十四岁，天癸枯竭，精气少，肾脏衰，牙齿头发脱落，身体感到为病所苦。人体的肾脏主水，它接受五脏六腑的精华以后贮存在里面，所以脏腑旺盛，肾脏才有精气排泄。现在年龄大了，五脏皆衰，筋骨无力，天癸竭尽，所以发鬓斑白，身体沉重，走路不稳，不能再生育子女。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

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①]，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

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2]。

【注释】

①天寿：先天禀赋，即上文之“天年”。

②天地：指男女。

【译文】

黄帝问道：有人年纪已很大，还能生育子女，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这是因为他的先天禀赋超过了常人，气血经脉还畅通，而肾气有余。虽然能够生育，但在一般情况下，男子不超过六十四岁，女子不超过四十九岁，到这个岁数男女的精气都穷尽了。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

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译文】

黄帝问：养生有成的人，年纪都达百岁，能不能生育呢？

岐伯说：善于养生的人，能够推迟衰老，保全身体如壮年，所以即使年寿很高，仍然能生育。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1]，提挈天地[2]，把握阴阳。呼吸精气[3]，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注释】

①真人：至真之人。谓养生修养最高的一种人。《内经》依养生成

就之高低分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此种说法大概来源于《庄子》。

②提挈天地：把握住自然的变化规律。“提挈”与下文的“把握”从字面上看是难以理解的。个体的人怎能提挈无限的天地空间和无限的阴阳时间呢？其实这是古人对气功导引实践中有限个体与无限天地阴阳合一的功夫体验境界的描述。《庄子·天道》：“静而阴同德，动而阳同波。”意与此同。

③呼吸精气：吐故纳新，汲取天地精气的导引行气方法。

【译文】

黄帝说：我听说上古时代有真人，他能与天地阴阳自然消长变化的规律同步，自由地呼吸天地之间的精气，来保守精神，身体与精神合而为一。所以寿命就与天地相当，没有终了之时。这就是因得道而长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①]，淳德全道，和于阴阳[②]。调于四时[③]，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注释】

①至人：指修养高，次于真人的人。

②和于阴阳：符合阴阳变化之道。

③调于四时：适应四时气候的往来。

【译文】

中古时代有至人，他道德淳朴完美，符合天地阴阳的变化。适应四时气候的变迁，避开世俗的喧闹。聚精会神，悠游于天地之间，所见所闻，能够广及八方荒远之外。这是能够延长寿命，身体强健的人。这种人也属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①]，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②]。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③]，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注释】

①八风：指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之风。

②恚(huì)嗔(chēn)：生气。

③恬愉：清静愉悦。

【译文】

其次有圣人，能够安居平和的天地之间，顺从八风的变化规律，调整自己的爱好以适合世俗习惯，从来不生气。行为不脱离世俗，但举动又不仿效世俗而保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外不使身体为事务所劳，在内不使思想有过重负担。以清静愉悦为本务，以悠然自得为目的。所以形体毫不衰老，精神也不耗散，年寿也可以达到百岁。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①]，逆从阴阳[②]。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注释】

①辩：通“辨”，分辨。

②逆从阴阳：顺从阴阳升降的变化。逆从，偏义复词，意偏于“从”。

【译文】

其次有贤人，能效法天地的变化，取象日月的升降。分辨星辰的运行，顺从阴阳的消长。根据四时气候的变化来调养身体，追随上古真人，以求合于养生之道，这样，也可以延长寿命而接近自然的天寿。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题解】

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之气。调神，调理精神情志。人作为天地之气化生的产物，人的生命活动时时离不开自然，与自然之气相通。同时，人作为万物之灵，精神是其生命活动的主宰。因此，在天地四时之气的变化中调摄好精神情志是养生的关键，本篇对此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所以名为《四气调神大论》。本篇首先论述了依据四时之气的变化而调摄形神的具体方法；其次论述了异常的气候变化对生命活动的消极影响；指明违逆四时养生原则所造成的伤害。最后，提出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的命题，指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和“治未病”的积极思想。

春三月[①]，此谓发陈[②]。天地俱生，万物以荣[③]。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④]，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⑤]。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⑥]。奉长者少。

【注释】

①春三月：指农历的正、二、三月。按节气为立春、雨水、惊蛰、春

分、清明、谷雨。

②发陈：推陈出新。

③万物：古人常指草木。物，本意为杂色牛，在古代文献中，多引申为有生命之物。泛指一切存在之物是近代以来的事。

④被发：披散开头发。被，同“披”。缓形：松解衣带，使身体舒缓。

⑤“生而”三句：“生”、“予”、“赏”，象征顺应春阳生发之气的神志活动，“杀”、“夺”、“罚”，指与春阳生发之气相悖的神志活动。

⑥寒变：夏月所患寒性疾病之总名。

【译文】

春季三个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大自然生机勃发，草木欣欣向荣。适应这种环境，应当夜卧早起，在庭院里散步。披开束发，舒缓身体，以使神志随着生发之气而舒畅。神志活动要顺应春生之气，而不要违逆它。这就与春生之气相应，是养生的方法。违背了这个方法，会伤肝，到了夏天就要发生寒变。这是因为春天生养的基础差，供给夏天成长的条件也就差了。

夏三月[①]，此谓蕃秀[②]。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③]。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④]。奉收者少。

【注释】

①夏三月：指农历的四、五、六月。按节气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②蕃(fán)秀：草木繁茂，华美秀丽。秀，华美。

③华英：这里指人的容貌面色。华，古“花”字。英，草之花。

④痎(jiē)疟:疟疾的总称。

【译文】

夏季三个月,是草木繁茂秀美的季节。天地阴阳之气上下交通,各种草木开花结果。适应这种环境,应该夜卧早起,不要厌恶白天太长。心中没有郁怒,使容色秀美。并使腠理宣通,如有为所爱之物吸引一样,使阳气疏泄于外。这就是与夏长之气相应,是养长的办法。如果违背了这个道理,会损伤心气,到了秋天就会患疟疾。这是因为夏天长养的基础差,供给秋天收敛的能力也就差了。

秋三月①,此谓容平②。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③。奉藏者少。

【注释】

①秋三月:指农历的七、八、九月。按节气为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②容平:盛满,草木到秋天已达成熟的景况。

③飧(sūn)泄:完谷不化的泄泻。飧,本意为夕食。引申有水浇饭之意。

【译文】

秋季三个月,是草木自然成熟的季节。天气劲急,地气清明。适应这种环境,应当早卧早起,和鸡同时活动。保持意志安定,从而舒缓秋天劲急之气对身体的影响。精神内守,不急不躁,使秋天肃杀之气得以平和。不使意志外驰,使肺气清和均匀。这就是与秋收之气相应,是养收的方法。如果违背了这个方法,会损伤肺气,到了冬天就要

生飧泄病。这是因为秋天收敛的基础差，供给冬天潜藏之气的能力也就差了。

冬三月[①]，此谓闭藏[②]。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③]。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④]。奉生者少。

【注释】

①冬三月：指农历的十、十一、十二月。按节气为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②闭藏：密闭潜藏。指万物生机潜伏。

③气：指“阳气”。亟(qì)：频繁，多次。夺：被耗伤。

④痿厥：四肢枯痿，软弱无力。

【译文】

冬季三个月，是万物生机潜伏闭藏的季节。寒冷的天气，使河水结冰，大地冻裂。这时不能扰动阳气。适应这种环境，应该早睡晚起，一定等到太阳出来时再起床。使意志如伏似藏，好像心里很充实。好像已经得到满足，还要避开寒凉，保持温暖。不要让皮肤开张出汗，而频繁耗伤阳气。这就是与冬藏之气相应，是养藏的方法。如果违背了这个道理，会损伤肾气，到了春天，就要得痿厥病。这是因为冬天闭藏的基础差，供给春季生养的能力也就差了。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①]，邪害空窍[②]。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③]，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④]，不施则

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槁不荣[5]。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6]，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7]。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注释】

①天明：张景岳："惟天藏德，不为自用，故日往月来，寒往暑来，以成阴阳造化之道。设使天不藏德，自专其明，是则大明见则小明灭，日月之光隐矣，昼夜寒暑之令废，而阴阳失其和矣，此所以大明之德不可不藏也。所喻之意，盖谓人之本元不固，发越于外而空窍疏，则邪得乘虚而害之矣。"

②空(kǒng)窍：即孔窍。空，穴，洞。

③不精："精"与"晴"通，即不晴。

④不施：不得生长。

⑤菀(yùn)槁不荣：生气蕴积不通而枯槁失荣。菀，通"蕴"，蕴积。

⑥"天地"之句：春、夏、秋、冬不能保持阴阳变化的正常规律。

⑦奇病：即重病。

【译文】

天气是清净光明的，天气潜藏着清净光明的生生之德，永远无尽，所以万物能长久生存而不会消亡。如果天德不藏，显露他的光明，日月就没有了光辉，如同外邪乘虚侵入孔窍，酿成灾害一样。流畅的阳气，就会闭塞不通，沉浊的地气，反而遮蔽光明。云雾弥漫不晴，那么，地气不得上应天气，甘露也就不能下降了。天地之气不能交流，万物的生命不得成长，这样名果珍木多亡。草木就枯槁，而不会茂盛了。邪气潜藏而不得散发，风雨失节，白露不降，草木枯槁不荣。邪风时时侵袭，暴雨不断袭击，春、夏、秋、冬不能保持相互间的平衡，与正常的规律相违背，这样的话，万物在生长的中途便都夭折了。只有圣人能够顺应自然变化，注意养生，所以身体没有重病。如果万物都不失保养之道，那么它

的生命之气是不会衰竭的。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①]，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②]。逆秋气，则少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太阴不藏，肾气独沉[③]。夫四时阴阳者[④]，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⑤]，以从其根。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⑥]。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⑦]。

【注释】

①少阳：指春季。根据阴阳学说春季为少阳，夏季为太阳，秋季为少阴，冬季为太阴。

②内洞：内虚。洞，空，虚。

③独沉：衰惫。

④四时阴阳：指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季变化和一年阴阳变化规律。

⑤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保养心肝，秋冬保养肺肾。

⑥坏其真："真"有"身"义，即坏其身。

⑦内格：古病名。即关格，临床表现为水谷不入（关闭），二便不通（阻格）。

【译文】

如果违背了春天之气，那么少阳之气就不能生发，会使肝气内郁而发生病变。如果违背了夏天之气，那么太阳之气就不能生长，会使心气内虚。如果违背了秋天之气，那么少阴之气就不能收敛，会使肺热叶焦

而胀满。如果违背了冬天之气，那么太阴之气就不能潜藏，会使肾气衰弱。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收藏的根本。所以圣人顺应这个规律，在春夏保养心肝，在秋冬保养肺肾，以适应养生的根本原则。假如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便会摧残本元，损坏身体。所以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收藏的由来，死生的本源。违背它，就要发生灾害；顺从它，就不会得重病。这样才可以说掌握了养生规律。不过这个养生规律，只有圣人能够奉行，愚昧的人却会违背。如果顺从阴阳变化的规律，就会生存，违背阴阳变化的规律，就会死亡；顺从这个规律就会安定，违背了，就要发生祸乱。如果不顺从阴阳四时的变化而违逆，就会生病，病名叫关格。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译文】

所以圣人不治已发生的病而倡导未病先防；不治理已形成的动乱而注重在未乱之前的疏导。假如疾病形成以后再去治疗，动乱形成以后再去治理，这就好像口渴才去挖井，发生战斗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题解】

生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天是自然界。中医认为，人体生命之气时时与自然相通，这就是天人相应的思想。人体内的五味、五气等都取之于自然界；而五味、五气失于正常，又能伤害人体。本篇具体讨论了这些问题，故以《生气通天论》名篇。本篇提出的重要思想有：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成为后世重视阳气的温补学派的理论渊薮。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阐明了阴阳的平秘对于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医学认识人体生命的最高原理和养生治疗的最高价值追求。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①]，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②]，皆通乎天气。其生五[③]，其气三[④]。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注释】

①六合：四方上下为“六合”。

②九州：古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九州。九窍：上七

窍：耳二、目二、口一、鼻孔二；下二窍：前阴、后阴。十二节：四肢各有三大关节，上肢：腕、肘、肩；下肢：踝、膝、髋，共十二节。

③其生五："其"指天之阴阳，"五"指金、木、水、火、土五行。

④其气三：指阴阳之气各有三，即三阴三阳。

【译文】

黄帝说：自古以来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就是息息相通的，这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的根本就是阴阳。在天地之间，四方上下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还是人的九窍、五脏、十二节，都与自然之气相通。天之阴阳化生地之五行之气，地之五行又上应天之三阴三阳。如果经常违反阴阳变化的规律，那么邪气就会伤害人体。所以说阴阳是寿命的根本。

苍天之气[①]，清净则志意治[②]，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③]，弗能害也。故圣人传精神[④]，服天气而通神明[⑤]。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⑥]，卫气散解[⑦]，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注释】

①苍天：天空，天气。

②治：平和调畅。

③贼邪：贼风邪气，泛指外界致病因素。

④传：通"专"，专一，集中。

⑤服天气：即《上古天真论》之"呼吸精气"，吸取天地之气。神明：指阴阳的变化。

⑥壅：阻塞。

⑦卫气：属于阳气的一种，如同保卫于人体最外层的樊篱，所以称"卫气"。

【译文】

自然界的天气清净，人的意志就平和，顺应这个道理，阳气就固密。即使有贼风邪气，也不能侵害人体。所以善于养生的圣人，能够聚集精神，呼吸天地精气，而与天地阴阳的神明变化相统一。如果违背这个道理，在内会使九窍不通，在外会使肌肉壅阻，卫阳之气耗散，这是自己造成的伤害，而使阳气受到削弱。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①]。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注释】

①折寿：短寿。不彰：不明。彰，明，著。

【译文】

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太阳不能在其轨道上正常运行，万物就不能生存；人体的阳气不能正常运行于人体，就会缩短寿命而不能使生命成长壮大。所以天体运行不息，是借着太阳的光明，同理，人体健康无病，是依赖阳气的轻清上浮保卫于体表。

因于寒，欲如运枢[①]，起居如惊[②]，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③]，体若燔炭，汗出乃散。因于湿，首如裹[④]，湿热不攘[⑤]，大筋绬短[⑥]，小筋弛长[⑦]，绬短为拘[⑧]，弛长为痿。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⑨]，阳气乃竭。

【注释】

①运枢：因天寒，当深居周密，如枢纽之内动，不应烦扰筋骨，使阳气发泄于皮肤，而为寒邪所伤。

②惊：妄动。

③“烦则”两句：指阳证热证的一种表现。喝，是指喘促而发出的一种声音。

④首如裹：头部沉重不爽，如有物蒙裹。

⑤攘：排除。

⑥缓(ruǎn)短：收缩。

⑦弛：松懈。

⑧拘：蹉缩不伸而拘挛。

⑨四维：古人认为天由四柱支撑，称作“四维”。这里指人的四肢。

【译文】

人感受了寒邪，阳气就会像门户的开阖一样相应抗拒，起居不宁；如果起居妄动，神气浮越，阳气就不能固密了。如果感受暑邪，就会多汗，烦躁，甚至喘促，喝喝有声；及至暑邪伤气，即使不烦喘时，也会多言多语，身体发热如炭烧，必须出汗，热才能退。如果伤于湿邪，头部就会沉重，如同裹着东西，如果湿热不能及时排除，就会出现大筋收缩不伸，小筋弛缓无力。大筋收缩不伸叫拘，小筋弛缓无力叫痿。如果气被风邪所缚，发为气肿，四肢交替肿痛不休，这是阳气已衰竭了。

阳气者，烦劳则张[①]，精绝[②]，辟积于夏[③]，使人煎厥[④]。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⑤]，汩汩乎不可止[⑥]。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⑦]，使人薄厥[⑧]。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⑨]。汗出偏沮[⑩]，使人偏枯[⑪]。汗出见湿，乃生痤痈[⑫]。高梁之变[⑬]，足生大疽，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皶[⑭]，郁乃痤。

【注释】

①张：亢盛而外越。

②精绝：是指水谷精气衰竭。因阳气亢盛而导致阴精伤耗。

③辟积：病久积累。辟，通“襞”，裙褶。这里引申为累积。

④煎厥：病名。因这种厥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一定的原因，如物之煎熬而然，因此称“煎厥”。临床表现为耳鸣、目盲，突然昏厥。

⑤溃溃：溃决。都：水泽所聚之处。

⑥汩汩(gǔ)：象声词。形容水势汹涌而不可遏止。

⑦血菀(yùn)于上：血淤于头部。菀，通“蕴”，蕴淤。

⑧薄厥：即“暴厥”，发病急骤之厥证。

⑨不容：肢体不能随意运动。

⑩汗出偏沮(jù)：汗出偏于身体半侧。

⑪偏枯：半身不遂。

⑫痤(cuó)：小疮疖。痱(fèi)：汗疹。

⑬高：通“膏”，指肥甘之味。粱：通“粱”，即细粮、精米。

⑭皶(zhā)：粉刺。

【译文】

人体的阳气，由于过度烦劳，就会亢盛外越，导致阴精耗竭，病拖延到了夏天，就容易使人发生煎厥病。主要症状是眼睛昏蒙看不清东西，耳朵闭塞听不见声音，病势危急，就像湖水溃决，流速迅急，不可遏止。人体的阳气，大怒时会造成形与气隔绝，血郁积头部，使人发生暴厥。大怒之后不发暴厥之证的，那就会伤筋。筋受伤，会弛缓不收，肢体行动不自由。半身汗出的，会发生偏枯病。汗出以后感受湿邪，会发生小疖和汗疹。多吃肥甘厚味，能够使人生大疽，发病就像拿着空器皿盛东西一样容易。劳动之后，汗出当风，寒气阻遏于皮肤，会成为粉刺，郁积不解，可成为疮疖。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①。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陷脉为瘘②，留连肉腠③。俞气化薄④，传为善畏，及为惊骇。魄汗未尽⑤，形弱而气烁⑥，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注释】

①大偻(lóu)：曲背。

②陷脉：邪气深入脉中。瘘(lòu)：凡日久成脓溃漏，都叫做“瘘”。

③留连：留滞。肉腠(còu)：肌肉纹理。

④俞(shù)：通“腧”，经络的孔穴。

⑤魄汗：自汗。魄，本意是与人体同时存在的生理本能，如目视耳听。熟语有“体魄”一词。这里的“魄”可理解为“体”，魄汗，即体汗、自汗。

⑥气烁：气消。

【译文】

人体的阳气，养神则精微，养筋则柔软。如果腠理开阖失调，寒邪乘机侵入，就会发生背部屈曲的大偻病。如果寒气入于经脉，营气不能顺着经脉走，阻滞在肌肉之中，会发生臃肿。邪气留滞在肌肉纹理，日久深入血脉，可以形成瘘疮。外邪从背部腧穴侵及脏腑，会出现善畏和惊骇之证。汗出不透，形体衰弱，阳气消耗，腧穴闭塞，就会发生风疟。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阳气拒，虽有大风苛毒①，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注释】

①苛毒：厉害的毒邪。

【译文】

风是引发各种疾病的始因，但是，只要精神安静，意志安定，腠理就能闭密，阳气就能卫外，即使有大风苛毒，也不能造成伤害。这是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来养生的结果。

故病久则传化①，上下不并②，良医弗为。故阳畜积病死③，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亡④。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阳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⑤。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⑥，形乃困薄。

【注释】

①传：病邪传入其他经络或脏腑。化：变生其他病证。

②上下不并：上下之气不相交通。

③畜：蓄积。阳气蓄积之后就乖隔不通，所以说“阳气当隔”。

④粗：粗工，技术低下的医生。

⑤气门：汗孔。中医认为肺主气，司呼吸，外合于皮毛。故皮肤的汗孔称为“气门”。

⑥三时：指平旦、日中、日暮。

【译文】

所以病的时间长了，就会传导变化，发生其他症候；如果病人上下之气不能交通，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了。人的阳气过分蓄积，也会致死，因为阳气蓄积，隔塞不通，应该用泻法。如果不赶紧治疗，水平低下的医工就会败亡人体正气而致病人死亡。人身的阳气，白天都运行于人体外部，日出时人体的阳气开始生发，中午阳气最旺盛，到日落时阳气衰退，汗孔也就关闭了。这时，就应当休息，阳气收藏于内而拒

邪气于外，不要扰动筋骨，不要冒犯雾露，如果违反了平旦、日中、日暮阳气的活动规律，形体就会为邪气所困，而日趋衰弱。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①]；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②]，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③]，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注释】

①藏精而起亟：张景岳："亟即气也。"体内贮藏的阴精是气的来源。

②薄疾：急迫而快速。薄，迫，冲击。

③陈：陈列得宜，不使偏胜。

【译文】

岐伯说：阴是把精气蓄藏于体内，而不断充养阳气；阳是保卫人体外部而坚固腠理的。如果阴不胜阳，那么经脉往来流动就会急迫快速，而发为狂病；如果阳不胜阴，那么五脏之气就会不调，以致九窍不通。所以圣人调整阴阳，使之各安其位，才能筋脉舒和，骨髓坚固，气血畅通。这样内外阴阳之气调和，邪气不能侵害，耳聪目明，真气运行正常。

风客淫气[①]，精乃亡[②]，邪伤肝也[③]。因而饱食，筋脉横解[④]，肠澼为痔[⑤]。因而大饮，则气逆。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⑥]。

【注释】

①客：邪气从外面侵入，如客从外来。淫：渐渐侵害元气。

②亡：损耗。

③伤肝：《阴阳应象大论》："风气通于肝。"所以说伤肝。

④横解(xiè)：横逆弛缓。解，通"懈"。

⑤肠澼(pì)：泻脓血，即痢疾。

⑥高骨：腰间脊骨。

【译文】

风邪侵入人体，渐渐损害元气，精血就要消亡，这是由于邪气伤害了肝脏。这时，如果再过饱，会使胃的筋脉横逆弛缓，而形成下泻脓血的痢疾，进而引发痔疮。如果饮酒过度，肺气就会上逆。如果勉强入房，就要损伤肾气，使脊椎骨损坏。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①]，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②]。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注释】

①不和：指阴阳偏胜。和，平衡协调。

②圣度：最好的养生方法或治疗方法。

【译文】

大凡阴阳的关键，在于阳气固密于外，阴气才能持守于内。如果阴阳失去平衡和谐，就像一年当中，只有春天没有秋天，只有冬天没有夏天一样。因此，调和阴阳，是最好的养生方法。如果阳气过于亢盛，不能固密，阴气就要亏耗而衰竭；阴气和平，阳气固密，精神就会旺盛；如果阴阳分离而不相交，那精气也就随之而耗竭了。

因于露风[①]，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夏乃

为洞泄②；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冬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四时之气，更伤五脏。

【注释】

①露：露水。这里引申其意，作动词，有“触冒”之意。

②洞泄：急泻。

【译文】

如果触冒风邪，就会发生寒热。所以，春天被风邪所伤，邪气留滞不去，到了夏天，就会生洞泄病；夏天被暑邪所伤，潜伏于内，到了秋天，就会发生疟疾；秋天被湿邪所伤，到了冬天，就会气逆而痰咳，进而发展为痿厥病；冬天被寒邪所伤害，到了春天，必然发生温热病。风寒暑湿这些四时邪气，会交替伤害五脏。

阴之所生，本在五味①，阴之五宫②，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③，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④，心气抑⑤；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濡⑥，胃气乃厚⑦；味过于辛，筋脉沮弛⑧，精神乃央⑨。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注释】

①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里指饮食的五味。

②五宫：五脏。五脏，古文作“五藏”。“藏”本为藏物之处。古人认为，五脏是储藏精气之所，故命名为“藏”。后又造“臟”以与普通藏物之处相区别。简化作“脏”。宫，上古泛指房屋。房屋为人之居所，所以，“宫”与“藏”意义相同，故五脏也称为“五宫”。

③津：渡口。这里引申为“聚集”。

④短肌：皮肤干枯，不润泽。

⑤气抑：气郁滞不舒。

⑥濡：濡滞。

⑦厚：反训为“薄”。

⑧沮：败坏，衰败，

⑨央：通“殃”，受伤。

【译文】

阴精的产生，来源于饮食五味的营养，但是，贮藏精血的五脏，又因为过食五味而受伤害。所以过食酸味，会使肝气集聚，脾气就会衰弱；过食咸味，会使骨气受伤，肌肉枯槁，心气也就郁滞了；过食甜味，会使心气喘闷，肾气就衰弱了；过食苦味，会使脾气濡滞，胃气也就薄弱了；过食辛味，会使筋脉渐渐衰败，精神也就颓废了。所以谨慎地调和五味，使得骨骼正直，筋脉柔和，气血流通，腠理固密，这样，就会气精骨强了。谨慎地按照养生之道的法则去做，就可以享受自然的寿命。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

【题解】

金匮，金属制成的藏书柜，用来收藏重要的书籍。真言，真理之言。本篇论述了“五脏应四时”的理论。根据五行学说，中医学建立了以五行为内核，四时（五时）、五方为间架，五脏为中心，配合以人的五窍、五体、五华、五志等及外界的五色、五味、五音、五畜、五谷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统一的医学宇宙观。这就是“五脏应四时”的理论。这部分内容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之一，所以用《金匮真言论》名篇。该篇还论述了外邪触犯人体的发病规律和特点，对阴阳学说也有初步的论述，并且提出了“精者，身之本”的重要命题，对保精养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①]，何谓？

岐伯对曰：八风发邪[②]，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③]，春胜长夏，长夏胜冬[④]，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注释】

①五风：指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

②八风发邪：张志聪：“八方不正之邪风，发而为五经之风，触人五

脏，则邪气在内而发病也。”

③胜：克制。

④长夏：夏秋两季之间，相当于农历六月。

【译文】

黄帝问道：天有八方之风，人的经脉有五脏之风，是指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八风会产生致病的邪气，侵犯经脉的风邪，触动人的五脏，因而发病。所说的感受四时季节相克的情况是指，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这就是所说的四时季节相克。

东风生于春①，病在肝②，俞在颈项③；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④；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注释】

①东风生于春：马莳：“春主甲乙木，其位东，故东风生于春。”南风、北风、西风可以类推。

②病在肝：根据五行学说春季与东方及人的肝脏对应，东风成为致病邪气则伤肝，所以说病在肝。其他，在心、在肺、在脾、在肾可以类推。

③俞在颈项：王冰：“春气发荣于万物之上，故俞在颈项。”俞，通“腧”(shù)，腧穴。“腧”与“输”为同源字，有运输气血的意思。腧穴既是气血积聚处，也是外邪侵入人体的通道。按：从根本意义上说，俞、腧、输三字可以通用，但在《内经》的不同篇章中用的字不同，可见非一人一时之作。本书作如下处理：1.经文按原写法不改；2.井、荥、输、经、合用“输”，穴位名的“俞”字不改；3.译文中一般意义的输穴用“腧”。

④股：大腿。

【译文】

东风生于春季，病变多发生在肝经，而表现于颈项；南风生于夏季，病变常发生在心经，而表现于胸胁；西风生于秋季，病变常发生在肺经，而表现于肩背；北风生于冬季，病变常发生在肾经，而表现于腰股；中央属土，病变常发生在脾经，而表现于脊背。

故春气者病在头[①]，夏气者病在脏[②]，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③]。

【注释】

①气：外界气候。

②脏：内脏。此处指心。

③四支：即四肢。

【译文】

所以春气为病，多在头部；夏气为病，多在心；秋气为病，多在肩背；冬气为病，多在四肢。

故春善病鼽衄[①]，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②]，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③]。

【注释】

①鼽(qiú)：鼻流清涕。衄(nǜ)：鼻出血。

②寒中：寒气在中，指里寒证。

③痹厥：手足麻木逆冷。

【译文】

所以春天多生鼻流清涕和鼻出血的病，夏仲多生胸胁病，长夏多生

里寒洞泄病，秋天多生风疟病，冬天多生痹病。

故冬不按跻[①]，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注释】

①按跻(qiāo)：按摩导引。这里指扰动筋骨的过度活动。

【译文】

所以冬天不做剧烈运动而扰动潜伏的阳气，春天就不会发生鼽衄，不发生颈项病，夏仲也不会发生胸胁病，长夏不会发生里寒洞泄病，秋天不会发生风疟病，冬天也不会发生痹证、飧泄、汗出过多的病。

夫精者[①]，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

【注释】

①精：饮食所化之精华，人类生殖之原质都叫精。

【译文】

精对人体就如同树木的根，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冬季善于保养精气的，春天就不易得温病。夏天暑热之时，应该出汗而不出汗，到了秋天就会得风疟病。

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①]，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②]，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③]，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④]，天之阴，阴中之阳

也。故人亦应之。

【注释】

①平旦至日中：清晨至中午，即六时至十二时。

②日中至黄昏：中午至日落，即十二时至十八时。

③合夜至鸡鸣：日落至半夜，即十八时至二十四时。

④鸡鸣至平旦：半夜至清晨，即零时至六时。

【译文】

所以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从清晨至中午，自然界的阳气是阳中之阳；从中午至黄昏，自然界的阳气是阳中之阴；从日落到半夜，自然界的阴气是阴中之阴；从半夜到清晨，自然界的阴气是阴中之阳。所以人的阴阳之气也是如此。

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①]。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②]，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③]。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注释】

①针：针刺。石：砭石。

②至阴：根据中医理论，脾属土。古人认为天为最大的阳，地为最

大的阴，即至阴。所以脾为至阴。

③阴阳、表里、内外、雌雄：这些相对的名词都是用来取象比类说明阴阳的。输应：阴阳、表里、内外、雌雄发生相互对应、呼应的关系。

【译文】

就人体阴阳来说，外部为阳，内部为阴。单就身体部位来说，背为阳，腹为阴。就脏腑来说，脏属阴，腑属阳。肝、心、脾、肺、肾五脏都属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都属阳。为什么要知道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的道理呢？这因为冬病发生在阴，夏病发生在阳；春病发生在阴，秋病发生在阳。都要根据疾病所在部位来进行针刺或砭石治疗。所以说，背部为阳，阳中之阳为心；背部为阳，阳中之阴为肺；腹部为阴，阴中之阴为肾；腹部为阴，阴中之阳为肝；腹部为阴，阴中之至阴为脾。这些都是人体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的相应关系。它们合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

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攸受乎[①]？

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故病在头。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②]，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音角[③]，其数八[④]，其臭臊。

【注释】

①攸受：所用。攸，助词，所。受，发生作用。

②岁星：木星。

③角(jué)：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为五音，分别与五行相配，角属木、徵属火、宫属土、商属金、羽属水。

④其数八："八"为"木"的成数。根据易理，数生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

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肝属木，所以说“其数八”。

【译文】

黄帝说：五脏与四时相对应，都各有所用吗？

岐伯答：有。东方青色，和肝相应。肝开窍于目，精华藏于肝脏，发病多在头部。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酸味，在五行中为木，在五畜中为鸡，在五谷中为麦。在四时中上应于岁星，所以肝病多发生在筋。在五音中为角音，在五行生成数中为八，在五气中为腥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①]，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注释】

①荧惑星：火星。

【译文】

南方赤色，和心相应。心开窍于舌，精华藏在心，发病多在五脏。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苦味，在五行中为火，在五畜中为羊，在五谷中为黍。在四时中上应于荧惑星，所以心病多发生在血脉。在五音中为徵音，在五行生成数中为七，在五气中为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脊。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①]，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注释】

①镇星：即土星。

【译文】

中央黄色，和脾相应。脾开窍于口，精华藏在脾脏，发病多在脊部。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甘味，在五行中为土，在五畜中为牛，在五谷中为稷。在四时中上应于土星，所以脾病多发生在肌肉。在五音中为宫音，在五行生成数中为五，在五气中为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①，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注释】

①太白星：金星。

【译文】

西方白色，与肺相应。肺开窍于鼻，精华藏在肺脏，发病多在背部。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辛味，在五行中为金，在五畜中为马，在五谷中为稻。在四时中上应金星，所以病多发生在皮毛。在五音中为商音，在五行生成数中为九，在五气中为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①。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②，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③，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注释】

①谿(xī)：指肘膝腕踝。

②彘(zhì)：猪。

③辰星：水星。

【译文】

北方黑色，与肾相应。肾开窍于二阴，精华藏在肾脏，发病多在四肢。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咸味，在五行中为水，在五畜中为猪，在五谷中为豆。在四时中上应于水星，所以肾有病会发生在骨骼。在五音中为羽音，在五行生成数中为六，在五气中为腐。

故善为脉者[①]，谨察五脏六腑，逆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注释】

①为脉：诊脉。

【译文】

所以善于诊脉的医生，小心地审察五脏六腑的气血逆顺，以及阴阳、表里、雌雄的所以然，把这些道理牢记于心中，用心精思以知常处变，灵活运用。这样的脉学是宝贵的，但不要传授给不适当的人，不是真正的医学理论也不要向人传授，这才是医学传授之道。

卷 二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题解】

该篇是《内经》阐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最重要的篇章，所以称为“大论”。该篇首先给出了阴阳的概念，论述了阴阳对整个自然界万事万物发生发展消亡的重要意义。进而详细地论述了阴阳水火、精气味形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阴阳偏盛偏衰所造成的疾病及依照阴阳学说确立的养生原则。“象”指万物之现象。根据《周易》的原理，纷繁的万象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种类。《周易》之八卦即是八种象，五行就是五种象，而最基本的象就是阴阳之象，所谓“阴阳应象”就是把纷繁的万象归属于阴阳。该篇实际上又结合五行学说，把万象分属于五行，建立了以五方、五脏为核心的天人一体的整体医学宇宙观。

古人认为天人都由一气所化，遵循共同的生化规律和运动法则，天地万物与人类可以通过“气”和“象”联通起来。“象”是“气”的显现，同样的“气”有同样的“象”，彼此之间具有感应亲和关系，所谓“同气相求”、“同类相动”。古人所理解的“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功能之象，即功能相同或相通的事物具有相同的“象”，所以才能通过“象”把外形不同，但功能相关的事物联系成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内在结构的整体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各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开放体系。这成为古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模式，具有极其重

要的理论价值。最后该篇根据阴阳学说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特点、早期治疗的意义，针刺、诊病及治疗的基本原则。本篇名言："智者察同，愚者察异。""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①，变化之父母②，生杀之本始③，神明之府也④，治病必求于本⑤。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⑥，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⑦。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⑧。

【注释】

①纲纪：有纲领的意思。总的为纲，分支为纪。

②变化之父母：万物生长变化的根源。父母，有根源、起源的意思。

③生：生长。杀：杀伐，消亡。本始：根本。

④神明：变化不测谓之神，品物流行谓之明。推动万物生成和变化的力量称为"神明"。

⑤本：根源，根本。这里指阴阳。

⑥阳化气，阴成形：这里的气指能力、力量。形，指形体、物质。

⑦膜(chēn)胀：上腹部胀满。

⑧逆：病的异常称"逆证"。从：病的正常称"顺证"。

【译文】

黄帝说：阴阳，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纲领，是万物发展变化的起源，是生长毁灭的根本，是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动力源泉，因此，治病必须寻求治本的方法。清阳之气，积聚上升，就成为天；浊阴之气，凝聚下降，就成为地。阴主静，阳主动，阳主发生，阴主成长，阳主

杀伐，阴主收藏。阳能化生力量，阴能构成形体。寒到极点会转化生热，热到极点会转化生寒。寒气的凝聚，能产生浊阴，热气的升腾可产生清阳。清阳之气在下，如不得上升，就会发生飧泄。浊阴之气在上，如不得下降，就会发生胀满。这是违反了阴阳运行规律，因此疾病也有顺证和逆证的不同。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①]，浊阴出下窍[②]。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

【注释】

①上窍：指眼耳口鼻七窍。

②下窍：指前后二阴。

【译文】

在自然界中，清阳之气变为天，浊阴之气变成地。地气上升就成为云，天气下降就变成雨。雨虽从天气下降，却是地气所化；云虽形成于地气，却赖天气的蒸发。这些都是由于阴阳相互转化造成的。同样，在人体的变化中，清阳出于上窍，浊阴出于下窍。清阳发散于腠理，浊阴注入于五脏。清阳使四肢得以充实，浊阴使六腑能够相安。

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①]，阴为味[②]。味归形[③]，形归气。气归精[④]，精归化[⑤]。精食气[⑥]，形食味[⑦]。化生精，气生形[⑧]。味伤形，气伤精[⑨]。精化为气，气伤于味[⑩]。

【注释】

①气：指功能或活动能力。

②味：泛指一切食物。

③形：指形体，包括脏腑、肌肉、血脉、筋骨、皮毛等。归：生成，滋养。

④气归精：真气化生精。

⑤精归化：精血充盛，又可化生真气。化，化生。

⑥精食(sì)气：精仰赖气化而成。食，仰求、给养或依赖。

⑦形食(sì)味：形体有赖食物的营养。

⑧化生精，气生形：气化、生化的作用，促进了精的生成，同时又充养了形体。

⑨味伤形，气伤精：味和气也能伤害人体的形和精。

⑩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精可以化生气，产生功能，饮食五味失调也可以伤气，损伤功能。

【译文】

水属于阴，火属于阳。阳是无形的气，而阴则是有形的味。饮食五味进入身体中的胃腑，胃能够腐熟蒸化出水谷中的清气。清气进入五脏与五脏中的精气结合，而化生人体生命的营养物质。精仰赖水谷清气的补养，形体仰赖饮食五味的补给。饮食经过生化生成精，精气化后来充养形体。饮食不节，也能伤害形体，气偏盛，也能损伤精。精血充足，又能够化而为气，气也能被五味太过所伤害。

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①]，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②]，少火之气壮[③]。壮火食气[④]，气食少火[⑤]。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注释】

①味厚者为阴：根据中医药学理论，药物之性包括四气五味。四气源于一年四季寒热温凉的变化，所以药气分为温、热、凉、寒四大类。五味源于地气，分为酸、苦、甘、辛、咸五大类。因四气源于天所以属阳，五味源于地所以属阴。但气味又有厚薄的不同。气厚的为纯阳，味厚的为纯阴，气薄的为阳中之阴，味薄的为阴中之阳。

②壮火：过于亢盛的阳气，这种火实质上已经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病理性的邪火了。

③少火：微少的阳气，这种火属于生理性的，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

④壮火食气：壮火侵蚀，消耗元气。

⑤气食少火：元气依赖于少火的充养。

【译文】

味属阴，所以趋向下窍；气属阳，所以趋向上窍。五味之中，味厚的属于纯阴，味薄的属于阴中之阳。气厚的属于纯阳，气薄的属于阳中之阴。味厚的有泄下作用，味薄的有疏通作用。气薄的能够向外发泄邪气，气厚的能助阳发热。亢阳能使元气衰弱，微阳能使元气旺盛。因为亢阳会侵蚀元气，而元气有赖于微阳的煦养。亢阳耗散元气，微阳却使元气增强。气味之中，辛甘而有发散作用的属阳，酸苦而有涌泄作用的属阴。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①]，湿胜则濡泻[②]。

【注释】

①浮：浮肿。

②濡泻：湿泻。

【译文】

阴气偏胜，阳气就会受病；阳气偏胜，阴气也会受病。阳气偏胜会生热，阴气偏胜会生寒。寒到极点，会出现热象；热到极点，又会出现寒象。寒邪会损伤人的形体，热邪会损伤人的真气。真气受伤会产生疼痛，形体受伤会发生肿胀。凡是先疼后肿的，是因为真气先伤而影响到形体；先肿后痛的，则是形体先伤而影响真气。风邪太过，就会发生痉挛动摇；热邪太过，肌肉就会发生红肿；燥邪太过，津液就会干涸；寒邪太过，就会发生浮肿；湿邪太过，就会发生泄泻。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①]，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②]，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注释】

①五气：五脏之气，由五气而生五志，即喜怒悲忧恐。

②厥气：逆行之气。

【译文】

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推移、五行的变化，形成了生长收藏的规律，产生了寒暑燥湿风的气候。人有五脏，五脏化生五气，产生喜怒悲忧恐五种情志。所以过喜过怒可以伤气，寒暑外侵，会损伤形体；大怒

会伤阴气，大喜会伤阳气。如果逆气上冲，血脉阻塞，也会神气浮越，离形体而去。因此，不节制喜怒，不调适寒暑，生命就不会稳固。阴气过盛会转化为阳，阳气过盛也会转变为阴。所以说：冬天感受寒气过多，到了春天就容易发生热性病；春天感受风气过多，到了夏天就容易发生飧泄；夏天感受暑气过多，到了秋天就容易发生痎疟；秋天感受湿气过多，到了冬天就容易发生咳嗽。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①]；端络经脉[②]，会通六合[③]，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谿谷属骨[④]，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

【注释】

①列别：分别，分辨。

②端络经脉：审察经脉的相互联系。端络，作动词解。

③六合：四方上下为“六合”。另十二经脉的阴阳配合也称“六合”。这里包含两个意思。联系自然界的四方上下六合来排比十二经脉的阴阳六合。

④谿谷：山间的河沟为“谿”，同“溪”。两山之间的夹道或流水道称“谷”。中医借用来指肌肉会聚之处。因肌肉会聚处肌腱交迭而形成凹陷似“谿谷”。属骨：骨相连之处。

【译文】

黄帝问道：我听说古代圣人，谈论人体的形态，排列辨别脏腑的阴阳；联系会通四方上下六合，来审察十二经脉阴阳六合的起止循行与络属关系；气穴各有它所发的部位和名称；连属于骨骼的“谿谷”，都有它们的起止点；皮部浮络的属阴属阳，为顺为逆，也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变

化，有一定规律；外在环境与人体内部的对应关系也都有表有里。真是这样吗？

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译文】

岐伯回答说：东方属春，阳气上升而生风，风能滋养木气，木气能生酸味，酸味能养肝，肝血又能养筋，筋又能养心。肝气上通于目。它的变化，在天为六气中的风，在地为五行中的木，在人体中为筋，在五脏中为肝，在五色中为苍，在五音中为角，在五声中为呼，在人体的变动中为握，在七窍中为目，在五味中为酸，在情志中为怒。怒能伤肝，但悲伤可以抑制怒；风气能伤筋，但燥可以抑制风；过食酸味能伤筋，但辛味可以抑制酸味。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译文】

南方属夏，阳气大盛而生热，热能生火，火气能产生苦味，苦味能养

心，心又能生血，血又能养脾。心气上通于舌。它的变化，在天为六气中的热，在地为五行中的火，在人体中为血脉，在五脏中为心，在五色中为赤，在五音中为徵，在五声中为笑，在人体的变动中为忧，在七窍中为舌，在五味中为苦，在情志中为喜。过喜能伤心，但恐可以抑制喜；热能伤气，但寒气可以抑制热；过食苦味能伤气，但咸味可以抑制苦味。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译文】

中央属长夏，蒸发而生湿，湿能使土气生长，土能产生甘味，甘味能滋养脾气，脾气又能够滋养肌肉，肌肉健壮又能使肺气充实。脾气上通于口。它的变化，在天为六气中的湿，在地为五行中的土，在人体中为肌肉，在五脏中为脾，在五色中为黄，在五音中为宫，在五声中为歌，在人体的变动中为干哕，在七窍中为口，在五味中为甘，在情志中为思。思虑能伤脾，但怒可以抑制思虑；湿气能伤肌肉，但风气可以抑制湿气；过食甘味能伤肌肉，但酸味可以抑制甘味。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译文】

西方属秋，天气劲急而生燥；燥能使金气旺盛，金能产生辛味，辛味能直通肺气，肺气又能滋养皮毛，皮毛润泽又能滋生肾水。肺气上通于鼻。它的变化，在天为六气中的燥，在地为五行中的金，在人体中为皮毛，在五脏中为肺，在五色中为白，在五音中为商，在五声中为哭，在人体的变动中为咳，在七窍中为鼻，在五味中为辛，在情志中为忧。忧能伤肺，但喜可以抑制忧；热能伤皮毛，但寒可以抑制热；过食辛味能伤皮毛，但苦味可以抑制辛味。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译文】

北方属冬，阴凝而生寒，寒气能使水气旺，水能产生咸味，咸味能滋养肾气，肾气又能滋养骨髓，骨髓充实又能养肝。肾气上通于耳。它的变化，在天为六气中的寒，在地为五行中的水，在人体中为骨髓，在五脏中为肾，在五色中为黑，在五音中为羽，在五声中为呻吟，在人体的变动中为战栗，在七窍中为耳，在五味中为咸，在情志中为恐。恐能伤肾，但思可以抑制恐；寒能伤骨，但燥可以抑制寒；过食咸味能伤骨，但甘味可以抑制咸。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①]；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②]；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③]；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④]。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

使也。

【注释】

①血气之男女：借用男女气血来说明阴阳的相对关系。

②“左右者”两句：古人认为，阴气右行，阳气左行。

③征兆：即是象征。

④能(tāi)始：变化生成之开始。

【译文】

所以说：天地上下是负载万物的区宇；阴阳是化生气血，形成雌雄生命体的动源；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而水火则是阴阳的表现；总之，阴阳的变化，是一切事物生成的原始。再进一步说：阴阳是相互为用的。阴在内，有阳作为它的卫外；阳在外，有阴作为它的辅助。

帝曰：法阴阳奈何①？

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②。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③，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④。

【注释】

①法：取法，运用。

②能：音义同“耐”。

③清：通“凊”(qìng)，寒。

④能：通“态”。

【译文】

黄帝问：人怎样取法阴阳呢？

岐伯回答说：阳气太过，身体就会发热，腠理紧闭，喘息急迫，呼吸困难，身体俯仰摆动。手脚厥冷汗出不来并且发热，牙齿干燥，并且心里烦闷，再有腹部胀满，就是死证。患者耐受得冬天，而耐受不得夏天。阴气太过，身体就会恶寒，出汗，身上时常觉冷，甚或时常打寒战，寒重就会出现手足厥冷，手足厥冷之后再有腹部胀满，就是死证。患者耐受得夏天，而耐受不得冬天。这就是阴阳偏胜，所引起疾病的症状。

帝曰：调此二者，奈何？

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①]，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②]。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注释】

①七损：女子月事贵在时下。因女性以七年为生命节律变化周期。八益：男子精气贵在充满。因男性以八年为生命节律变化周期。

②“智者”两句：聪明人在未病之时注意养生。愚蠢的人发病之后才知道调养。同，指健康。异，指疾病衰老。

【译文】

黄帝问：怎样调和阴阳呢？

岐伯回答说：能够知道七损八益的道理，就可以调和阴阳；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早衰。人到四十岁，阴气已经减损了一半，起居动作显

得衰退了；到五十岁，身体笨重，耳不聪，目不明；到六十岁，阴痿，气大衰，九窍功能减退，下虚上实，流鼻涕、淌眼泪等衰老现象都出现了。所以说：懂得养生的人，身体就强健，不懂得养生的人，身体就容易衰老，因此，同时出生，来到世上生活，最后的结果名称却不相同。聪明人，在没病时，就注意养生；愚蠢的人，在发病时，才知道调养。愚蠢的人，常感到体力不足，聪明的人却感到精力有余。精力有余，就会耳聪目明，身体轻捷强健，即使年老了，还显得健壮，强壮的人就更加强健了。所以明达事理的人，顺乎自然而不做无益于养生的事，以恬静的心情为快乐，持守虚无之道，追寻心志的快乐与自由，因此，他的寿命无穷尽，与天地长存。这就是圣人的养生方法。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①，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②。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注释】

①并：聚合。

②便：便利，灵巧，自如。

【译文】

天气在西北方不足，所以西北方属阴，而人与天气相应，右边的耳目也就不如左边的聪明。地气在东南方是不满的，所以东南方属阳，人

左边的手足也就不如右边灵活。

黄帝问道：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东方属阳，阳气的精华聚合在上部，聚合在上部，上部就旺盛了，而下部就必然虚弱了，所以会出现耳聪目明，而手足不便利的情况。西方属阴，阴气的精华聚合在下部，聚合在下部，下部就旺盛，上部就必然虚弱了。所以就会出现耳不聪目不明，而手足却便利的情况。所以，同样感受外邪，如果在上部，那么身体右侧严重，如果在下部，那么身体左侧严重，这是由于天地阴阳之气的分布不均衡，而在人身也是如此，身体阴阳之气偏虚的地方，就是邪气滞留的所在。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①]，地有五里[②]。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③]。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④]，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⑤]，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⑥]，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人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⑦]，逆气象阳[⑧]。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注释】

①八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个大节气。

②五里：指东、南、西、北、中央五方。

③人事：日常饮食和情志。

④嗌(yì)：喉下之食管处，即咽。

⑤谷气：两山间通水之道路称“谷”。人体肌肉与肌肉之间也称“谷”。张志聪：“谷气，山谷之通气也。”

⑥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气血运行的道路。张介宾：“三阴三阳也。同流气血，故为人之川。”即是指十二经脉。

⑦暴气：忿怒暴躁之气。

⑧逆气象阳：比喻气之有升无降，有阳无阴。

【译文】

所以天有精气，地有形质。天有八节的气序，地有五方的布局。因此，天地能成为万物生长的根本。清阳上起升于天，浊阴下降归于地。所以天地的运动和静止，是由阴阳的神妙变化而决定的。因而能使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循环往复，永不休止。只有圣贤之人，对上与天气相配合来养护头；对下与地气相顺来养护足；居中，则依傍人事来养护五脏。天气与肺相通，地气与咽相通，风气与肝相通，雷气与心相通，谷气与脾相通，雨气与肾相通。六经好像大河，肠胃好像大海，九窍好像水流。如果以天地的阴阳比喻人身的阴阳，那么，人的汗，就好像天地间的雨；人的气，就好像天地间的疾风。人的暴怒之气，就好像雷霆；人的逆气，就好像久晴不雨。所以养生不取法于天地之理，那么疾病灾害就要发生了。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译文】

外界邪风到来，迅猛如急风暴雨，所以善于治病的医生，能在病邪

刚侵入皮毛时，就给以治疗；医术稍差的，在病邪侵入到肌肤时才治疗；更差的，在病邪侵入到筋脉时才治疗；再差的，在病邪侵入到六腑时才治疗；最差的，在病邪侵入到五脏时才治疗。病邪侵入到五脏，治愈的希望与死亡的可能各占一半。如果感受了天的邪气，就会伤害五脏；如果感受了饮食的或寒或热，就会伤害六腑；如果感受了地的湿气，就会伤害皮肉筋脉。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①]。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②]，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注释】

①“从阴”两句：取阴经之穴，以治阳经之病；取阳经之穴以治阴经之病。

②以我知彼：用正常人与病人比较，来推测病变情况。我，指正常人。彼，指病人。

【译文】

所以善于运用针刺的人，有时要从阴引阳，有时要从阳引阴。取右边穴以治左边的病，取左边穴以治右边的病。用自己的正常状态比较病人的异常状态；从在表的症状去了解在里的病变，这是为了观察病人的太过和不及的原因。发现病人的细微变化，就能够诊断疾病，用来指导治疗实践就不会有危险了。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①]，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②]，而知病所主；按尺寸[③]，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注释】

①喘息：指呼吸的气息和动态。

②权衡规矩：指四时不同脉象，即春弦中规，夏洪中矩，秋毛中衡，冬沉中权。

③尺：尺肤。寸：寸口。

【译文】

善于治病的医生，看病人的面色，按病人脉象，首先要辨别疾病属阴还是属阳。审察浮络的五色清浊，从而知道何经发病；看病人喘息的情况，听病人发出的声音，从而知道病人的痛苦所在；看四时不同的脉象，从而知道疾病在哪一脏腑；切按尺肤和寸口，了解脉象浮沉滑涩，从而知道疾病所在部位。这样，在治疗上，就可以没有过失；在诊断上就不会有什么失误了。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①，因其重而减之②，因其衰而彰之③。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④；其下者，引而竭之⑤；中满者⑥，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⑦；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⑧；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⑨。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注释】

①轻：病邪轻浅，病在表。扬：用轻宣疏散方法驱邪外泄。

②重：病邪重深，病在里。减之：以攻泻方法祛除病邪。

③衰：正气衰弱。彰之：给予补益之剂。

④越之：使用涌吐方法。

⑤引而竭之：使用通便方法。

⑥中满：胸腹胀满。

⑦渍形以为汗：即“清以为汗”，用辛凉解肌之法。

⑧其慓悍者，按而收之：病情发越太过，可用抑收法。

⑨柔刚：柔剂、刚剂。即药性平和或骏猛的药剂。

【译文】

所以说：病刚发生时，用针刺就可治愈；若邪气盛时，必须等到邪气稍退时再去治疗。所以治病要根据病情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它轻的时候，要加以宣泄；在它重的时候，要加以攻泻；在病邪衰退正气也虚的时候，要以补益正气为主。病人形体羸弱的，应用气厚之品补之；精不足的，应用味厚之品补之。如病在膈上，可用吐法；病在下焦，可用通便之法；胸腹胀满的，可用攻泻之法；如感受风邪的，可用辛凉发汗法；如邪在皮毛的，可用辛温发汗法；病情发越太过的，可用抑收法；病实证，可用散法和泻法。观察疾病属阴属阳，来决定应当用柔剂还是用刚剂。病在阳的，也可治其阴；病在阴的，也可治其阳。辨明气分和血分，使它互不紊乱，血实的就用泻血法，气虚的就用升补法。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题解】

本篇论述了阴阳对待离合的规律。合而言之，则阴阳为一气，分而言之，则有十、百、千、万，乃至无穷无尽之数。人身经脉也是如此。分而言之谓之离，三阴经有太阴、厥阴、少阴之分，三阳经有太阳、阳明、少阳之分；并而言之谓之合，表里同归一气，三阴经的太阴、厥阴、少阴和三阳经的太阳、阳明、少阳之间，又必须协调统一，故以《阴阳离合论》名篇。篇中具体论述了三阴三阳经的离合和所行部位及起止点。并指出了三阴三阳经的作用特点：关、阖、枢。本篇名言："阳予之正，阴为之主。""太阳为开(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关)，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黄帝问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1]，名曰阴中

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阳予之正，阴为之主[②]。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③]。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

【注释】

①阴处：潜伏于地下。马元台："方其未出地者，地之下为阴，处于阴之中，命曰阴处。"

②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正与主为互词。指阴阳各司其责。有阳气，万物才能生长，有阴气，万物才能成形。

③天地四塞：自然界中四时阴阳之气失常。

【译文】

黄帝问：我听说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大月和小月合计三百六十天而成为一年，人身也与此相应。如今听说人身的三阴三阳，和天地阴阳之数不符合，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回答说：天地间的阴阳计数有十，推广开来就有百，计数有千，推演开来就有万，万数之大不能一一查数，但其道理归结起来还是一个，总是阴阳的对立统一。

天覆盖于上，地承载于下，万物初生，还未长出地面时，叫做潜伏阴中，称之为阴中之阴；若已长出地面的，就叫做阴中之阳。阳气主宰万物的发生，阴气主宰万物的成形。所以万物的发生，依赖于春气的温暖，万物的生长，依赖于夏气的炎热，万物的收成，依赖于秋气的清凉，万物的闭藏，依赖于冬气的寒冷。生长收藏的变化失常，万物就不能发生成长。这阴阳的变化道理，在人身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并且可以推测而知的。

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

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①，后曰太冲②，太冲之地，名曰少阴③，少阴之上，名曰太阳④，太阳根起于至阴⑤，结于命门⑥，名曰阴中之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阳明根起于厉兑⑦，名曰阴中之阳。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⑧，名曰阴中之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⑨。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阳。

【注释】

①广明：阳盛，属阳的部位。以一身前后言，则前为广明；以一身上下言，则身半以上为广明。张志聪："人皆面南而背北……南面为阳，故曰广明。"广，大。

②太冲：属阴的部位。张志聪："背北为阴，故曰太冲。"

③少阴：张介宾："冲脉并少阴而行，故太冲之地为少阴。"

④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少阴为里，太阳为表，阴气在下，阳气在上，故曰"少阴之上，名曰太阳"。

⑤根：指经脉的起始点。至阴：穴名。在足小趾外侧端，为足太阳经起始穴位。

⑥结：指经脉在上部的终结点。命门：指睛明穴。《灵枢·根结》："命门者，目也。"

⑦厉兑：穴名。在足大趾侧次趾之端，为足阳明经起点穴位。

⑧窍阴：穴名。在小趾侧次趾之端，是足少阳经起点穴位。

⑨"太阳为开"三句：开，当为"关"（閎）之误。关，本意为闭门之横木即门闩；枢，门轴；阖，门扇。可见，关、枢、阖都是门的一个部分，而门的功能是一方面让主人能进入，同时又关闭而护卫其安全。一般以太阳主表，来解释"开"似乎顺理成章，但细详却大谬

不然。人体阴阳之气虽然要与外界出入交流，但总的说来必须持守于内而不能外泄，阴精阳气若外泄，则性命必绝，如此，则岂可门户大开呢？因此，开，当是“关”之误。详见《灵枢·根结》的有关注释。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三阴三阳的离合情况。

岐伯说：圣人面对南方站立，前方名叫广明，后方名叫太冲，太冲所起的地方，叫做少阴，在少阴经上面的经脉，名叫太阳，太阳经的下端起于足小趾外侧的至阴穴，其上端结于睛明穴，因太阳合于少阴，又为少阴之表，故称为阴中之阳。再从人身上下来说，上半身属阳，称为广明，广明之下称为太阴，太阴的前面，名叫阳明，阳明经的下端起于足大趾侧次趾之端的厉兑穴，因阳明是太阴之表，故称为阴中之阳。厥阴之表，名叫少阳，少阳经下端起于窍阴穴，因少阳居厥阴之表，又是阳气始生，故称为阴中之少阳。因此，三阳经的离合情况是，太阳主表为关，阳明主里为阖，少阳介于表里之间为枢。这三者之间，不能失去联系。脉象波动有力而不虚浮，所以合起来称为一阳。

帝曰：愿闻三阴。

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①，名曰太阴，太阴根起于隐白②，名曰阴中之阴。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③，名曰阴中之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④，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⑤。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阴。阴阳鼜鼜⑥，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也。

【注释】

①其冲：指行于太冲脉部位的少阴经。

②隐白：穴名。在足大趾内侧端，是足太阴经的起始穴位。

③涌泉：穴名。在足心下屈趾宛宛中，为足少阴经的起始穴位。

④大敦：穴名。在足大趾外侧端，为足厥阴经的起始穴位。

⑤“太阴为开”三句：指太阴为三阴之表，厥阴为三阴之里，少阴为太、厥表里出入之间。张介宾：“太阴为开，居阴分之表也；厥阴为阖，居阴分之里也；少阴为枢，居阴分之中也。开者主出，阖者主入，枢者主出入之间。”开，同上当为“关”。

⑥冲冲(chōng)：阴阳之气运行不息。张介宾：“言阴阳之气，运动无已也”。冲，同“冲”。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三阴的离合情况。

岐伯说：在外的为阳，在内的为阴，所以在里的经脉称为阴经，行于少阴经前面的称为太阴，太阴经的根起于足大趾之端的隐白穴，称为阴中之阴。太阴的后面，称为少阴，少阴经的根起于足心的涌泉穴，称为阴中之少阴。少阴的前面，称为厥阴，厥阴经的根起于足大趾之端的大敦穴，称为阴之绝阴。所以，三阴经的离合，太阴为三阴之表为关，厥阴为三阴之里为阖，少阴位于表里之间为枢。但三者之间不能失去联系，脉象搏动有力而不过沉，所以合起来称为一阴。阴阳之气，运行不息，递相传注全身，气运于里，形立于表，这就是阴阳离合、表里配合，共同完成人体的生命活动。

阴阳别论篇第七

【题解】

本篇运用阴阳学说，讨论脉象及其主病，并根据所属经脉脏腑，论述病情和决断预后，是一篇脉学的专论。由于本篇所论阴阳与一般所说的阴阳不同，所以篇名为《阴阳别论》。本篇主要内容有：首先，指出了四时正常脉象和十二经脉的变化，必须顺应四时十二月的自然变迁。其次，指出临证应根据阴阳学说来辨别脉象、诊断疾病、推测预后。最后，详论了六经发病的常见脉象、症状及其预后。篇中特别指出："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只有阴阳和合，万物才能生化，有阳无阴或有阴无阳，则阴阳破败，万物消亡。

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

岐伯对曰：四经应四时[①]，十二从应十二月[②]，十二月应十二脉[③]。

【注释】

①四经：指肝、心、肺、肾四脏。不言脾，因脾为孤脏，寄旺四季。从脉象讲指四时的正常脉象，即春脉弦、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

②十二从：手足三阴三阳之十二经脉，从肺手太阴经起顺行至足厥

阴肝经，与一年十二月相应。从，顺从。

③十二月应十二脉：马元台："应十二脉者，春应肝胆，夏应心与小肠，秋应肺与大肠，冬应肾与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则合四经而兼之脾与胃也"。

【译文】

黄帝问说：人有四经十二从，这是什么意思？

岐伯回答说：四经，是指肝心肺肾及其与四时相应的正常脉象，十二从，是指与十二月相应顺次运行的十二经脉。

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凡阳有五[①]，五五二十五阳[②]。所谓阴者，真脏也[③]。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④]。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三阳在头[⑤]，三阴在手[⑥]，所谓一也。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注释】

①凡阳有五：指五脏之脉皆有胃气。阳，阳脉，有胃气之脉。五，五脏之脉。

②五五二十五阳：五时各有五脏之正常脉象。高世栻："肝脉应春，心脉应夏，脾脉应长夏，肺脉应秋，肾脉应冬。春时，而肝、心、脾、肺、肾之脉，皆有微弦之胃脉，夏时……皆有微钩之胃脉，长夏……皆有微缓之胃脉。秋时……皆有微毛之胃脉，冬时……皆有微石之胃脉。是五五二十五阳。"

③真脏：真脏脉，即五脏无胃气之脉。张介宾："阴者，无阳之谓。无阳者，即无阳明之胃气，而本脏之阴脉独见，如但弦但钩之类，是为真脏，胃气败也，故必死。"

④胃脘之阳：脉之胃气源胃脘所生的阳气。

⑤三阳在头：诊人迎脉可以测知三阳经病变。头，指人迎脉。

⑥三阴在手：诊寸口脉可以测知三阴经病变。手，指两手的寸口脉。

【译文】

脉有阴脉和阳脉，知道什么是阳脉，就能知道什么是阴脉，知道什么是阴脉，也就能知道什么是阳脉。阳脉有五种，五时各有五脏的阳脉，所以五时配合五脏，共计二十五种阳脉。所谓阴脉，就是五脏真精暴露，没有胃气的真脏脉。真脏脉出现证明胃气已经败坏，败象已见，必死。所谓阳脉，就是有胃气之脉。能辨清阳脉，就能知道病变部位；能辨别真脏脉，就可以断定死期。诊察三阳经脉在颈部的人迎穴，诊察三阴经脉在手鱼际之后的寸口，一般情况下，人迎与寸口的脉象是相应的。能辨别阳脉，就能知道时令气候和疾病的宜忌；能辨别真脏脉，就能知道死期。临证时能谨慎而熟练地辨别阴脉与阳脉，就不需与众人商议而疑惑不决。

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①]；静者为阴，动者为阳[②]；迟者为阴，数者为阳[③]。凡持真脉之脏脉者[④]，肝至悬绝急[⑤]，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

【注释】

①“去者”两句：这里指脉象的起、落状态。凡脉如潮起者为至，属阳；脉如潮落者为去，属阴。去，离去。至，到来。

②“静者”两句：动静是根据脉象的气势分阴阳。静，是安静而不急躁。动，是流利而不涩滞。

③“迟者”两句：是根据脉动之迟速分阴阳。医者一呼一吸，病者脉来不足四至，为迟脉，若脉来五至以上，为数脉。

④真脉之脏脉者：即真脏脉。

⑤悬绝：张志聪：“悬绝者，真脏孤悬而绝，无胃气之阳和也。”指肝部真脏之脉独现，与其他各脏差别悬殊。以下心肺脾肾悬绝同此。悬，相距遥远、距离很大。绝，断绝。急：指脉象劲急，无冲和之象。

【译文】

脉象的所谓阴阳，脉去为阴，脉来为阳；脉静为阴，脉动为阳；脉迟为阴，脉数为阳。凡持诊所见真脏脉，肝脉的形象与其他各脏之脉悬殊极大，或者来得弦急而硬，十八日当死；心的形象与其他各脏之脉悬殊极大，九日当死；肺脉的形象与其他各脏之脉悬殊极大，十二日当死；肾脉的形象与其他各脏之脉悬殊极大，七日当死；脾脉的形象与其他各脏之脉悬殊极大，四日当死。

曰：二阳之病[①]，发心脾，有不得隐曲[②]，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③]，其传为息贲者[④]，死不治。

【注释】

①二阳：指阳明经。从量上划分，少阳为一阳，阳明为二阳，太阳为三阳。张介宾：“二阳，阳明也，为胃与大肠二经。然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故此节所言，则独重在胃耳。”

②隐曲：曲折难言的隐情。

③风消：因风生而肌肉消瘦。马元台：“血枯气郁而热生，热极则风生，而肌肉自尔消烁矣，故谓之风消也。”

④息贲：喘息气逆。贲，通“奔”。

【译文】

说：胃肠有病，可影响心脾，病人往往有隐情难告，女子会经闭；病

久传变，或者是形体逐渐消瘦的风消证，或者是呼吸短促、气息上逆的息贲证，是不治的死证。

曰：三阳为病[①]，发寒热[②]，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痛[③]。其传为索泽[④]，其传为颓疝[⑤]。

【注释】

①三阳：太阳，指小肠与膀胱二经。

②发寒热：太阳主表，故证见寒热。

③痿厥：足膝逆冷，痿弱无力。腨(shuàn)：小腿肚，足太阳经循行部位。痛(yuān)：酸痛。

④索泽：皮肤干燥而不润泽。索，消索，离散。泽，润泽。马元台："精血枯涸，故皮肤润泽之气皆散尽矣。"

⑤颓疝：睾丸下坠，阴囊肿大，或痛或不痛者，皆属颓疝。

【译文】

说：太阳经发病，发热恶寒，或下部发生痈肿，或两足痿弱无力而逆冷，腿肚酸痛。病久传化，或为皮肤干燥不润泽，或变为阴囊肿大的颓疝。

曰：一阳发病[①]，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②]，其传为隔[③]。

【注释】

①一阳：少阳，指三焦与胆二经。

②心掣：心虚掣动。张介宾："心动不宁，若有所引，名曰心掣。"

③隔：阻隔不通。即食不能下，大便秘结之证。

【译文】

说：少阳经发病，气虚不足，容易咳嗽，及泄泻。病久传变，或为心虚掣痛，或为饮食不下，隔塞不通的隔证。

二阳一阴发病①，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②，名曰风厥③。二阴一阳发病④，善胀心满善气⑤。三阳三阴发病⑥，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⑦。

【注释】

①一阴：厥阴，指肝与心包络二经。

②噫：嗳气。欠：呵欠。

③风厥：病名。风木犯胃，肝气上逆之病。这里是对惊骇、背痛、善噫、善欠诸证的概括。

④二阴：少阴，指心与肾二经。

⑤善气：常太息，长出气。

⑥三阴：太阴，指肺与脾二经。

⑦痿：痿弱无力。易：谓变易。王冰："易，谓变易常用而痿弱无力也。"

【译文】

阳明与厥阴发病，其主要病状是惊骇，背痛，常常嗳气、呵欠，名叫风厥。少阴和少阳发病，腹部易胀，心下满闷，时常长出气。太阳和太阴发病，其表现为半身不遂的偏枯证，或者痿弱无力而变易常用，或者四肢不能举动。

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①，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②。

【注释】

①“鼓一阳”两句：张志聪：“钩当作弦，弦当作钩。此论四经之脉，以应四时也。……一阳之气初升，故其脉如弦之端直，以应春生之气也，一阴之气初升，故其脉如毛之轻柔，以应秋阴之气也。”一阳、一阴，这里的阴阳指脉搏的形态而言，有力为阳，无力为阴，稍有力为一阳，稍无力为一阴。鼓，鼓动。指脉象应指如鼓的感觉。钩，与下文的“弦”误倒。

②阴阳相过曰溜：有力为阳，无力为阴，相过即相当。张志聪：“溜，滑也。阴阳相过，其脉则滑。长夏之时，阳气微下，阴气微上，阴阳相过，故脉滑也。”

【译文】

脉象鼓动指下，紧张而有力，如按弓弦，叫弦脉；稍无力，来时轻虚而浮，叫毛脉；来时有力，去时力衰，叫钩脉；有力而必须重按，轻按不足，叫石脉；既非无力，又不过于有力，一来一去，脉象和缓，叫滑脉。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①]，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②]。阴之所生，和本曰和[③]。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④]。淖则刚柔不和[⑤]，经气乃绝。

【注释】

①魄汗未藏：肺主藏魄，外合皮毛，肺失治节，卫表不固，汗液外泄。

②“起则”两句：四肢厥逆，逆气及肺，肺气失降，而致喘息有声。张介宾：“魄汗未藏者，表不固也；四逆而起者，阳内竭也，甚至正不胜邪，则上熏及肺，令人气喘声鸣，此以营卫下竭，孤阳上浮，其不能免矣。”

③和本：阴阳的平和为人体阴气生化的根本。

④“是故”三句：阳与阳相合，有阳而无阴，则不能生化，以致阳气破

败，阴气消亡。刚，阳。不同事物的配合是天地化生万物及人类创造财富的根本原则。史伯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晏子云："以水济水，水能听之？"

⑤淖：乱。

【译文】

阴阳失和，阴气争胜于内，阳气扰乱于外，以致汗出不止，四肢厥冷，下厥上逆，浮阳熏肺，发生喘鸣。阴气之所以能生化，是以阴阳之平和为根本。如果以刚与刚合，有阳无阴，不能生化，则阳气破散，阴气亦必随之消亡。阴阳紊乱，刚柔不和，十二经气就会衰绝。

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已[①]。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②]，肾之脾谓之辟阴[③]，死不治。

【注释】

①死阴、生阳：五脏之邪的传变，以五行相克次序而传的，称为"死阴"，以五行相生次序而传的，称为"生阳"。

②重阴：在四季，肺合秋之少阴，肾合冬之太阴，肺肾俱属阴，肺病传肾叫"重阴"。

③辟阴：肾属水，脾属土，土本克水，今肾反伤脾，故称为"辟阴"。辟，此有反克之义。

【译文】

属于死阴的病，不过三日就要死；属于生阳的病，不过四天就会痊愈。所谓"生阳、死阴"是指：肝病传心，为木生火，母病传子，得其生气，叫生阳；心病传肺，为火克金，金被火烁，叫死阴；肺病传肾，少阴而传太阴，属无阳之候，叫重阴；肾病传脾，水反侮土，叫做辟阴，是不治的死证。

结阳者[①]，肿四支。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阳结斜[②]，多阴少阳，曰石水[③]，少腹肿；二阳结，谓之消；三阳结，谓之隔；三阴结，谓之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④]。

【注释】

①结：气血郁结。

②斜：同“邪”。

③石水：病名。水肿病之一种。

④喉痹：病名。喉肿闭塞不通。

【译文】

邪气郁结于阳经，四肢就会浮肿。邪气郁结于阴经，就会大便下血，初结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经阳经俱有邪气郁结，如果阴经郁结得多，阳经郁结得少，会发生石水，而现少腹肿胀；邪气郁结于足阳明和手阳明这二阳经，会有消渴证；邪气郁结于足太阳膀胱和手太阳小肠这三阳经，会发生上下不通的隔证；邪气郁结于足太阴脾、手太阴肺这三阴经，多发水肿病；邪气郁结于厥阴和少阳这一阴一阳经，多患喉痹。

阴搏阳别[①]，谓之有子。阴阳虚，肠辟死。阳加于阴，谓之汗。阴虚阳搏，谓之崩[②]。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③]，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

【注释】

①阴搏阳别：阴脉搏击于指下，与阳脉有显著的不同。阴指尺脉，

阳指寸脉。

②崩：下血急而多，血下如山之崩，故称“崩”。

③隐曲：二便的避讳语。

【译文】

阴脉搏动有力，与阳脉有明显的不同，是怀孕有子之兆。阴阳尺寸之脉俱虚而且患痫疾的，是死证。阳脉倍于阴脉，主汗出；阴脉虚而阳脉搏指，在妇人为血崩。肺脾三阴之脉，俱搏击于指下，大约到二十天半夜时死亡。心肾二阴之脉俱搏击于指下，大约到十三天傍晚时死亡。心包肝一阴之脉俱搏击于指下，大约十天就要死亡。膀胱小肠三阳之脉俱搏击于指下，而鼓动过甚的，三天就要死亡。三阴三阳之脉俱搏，心腹胀满，阴阳之气败泄已尽，二便不通，则五日死。胃大肠二阳之脉俱搏击于指下，如为温病，是不治之证，不过十日必死。

卷 三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题解】

灵兰即灵台兰室，传说为黄帝藏书之所。秘典即宝贵的典籍。本篇主要论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这是医学理论的基础，古人极为珍视，以为秘典，藏之灵兰。故以《灵兰秘典论》名篇。本篇以古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官制类比人的脏腑功能，认为脏腑各有不同职能，其中以心为统帅，称为君主之官；各脏腑之间协调配合，实现各自的生理机能，共同推动人体生命活动的完成。该篇特别强调作为君主之官的心对养生和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以心为君主，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共同观念。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①]，贵贱何如[②]？

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③]，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④]，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⑤]，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⑥]，决断出焉。膻中者[⑦]，臣使之官[⑧]，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⑨]，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⑩]，变化出焉[⑪]。小肠者，受盛之官[⑫]，化物出

焉⑬。肾者，作强之官⑭，伎巧出焉⑮。三焦者，决渎之官⑯，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⑰，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⑱。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⑲，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注释】

①十二脏：指心、肝、脾、肺、肾、膻中、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十二个脏器。相使：相互联系。

②贵贱：主要与次要。

③官：职守。

④相傅：辅佐君主的宰相。相，为佐君者。傅，为教育太子及诸皇子者。

⑤将军：以将军比喻肝的易动而刚强之性。

⑥中正：即中精，胆为清净之府，藏清汁。决断：决定判断的能力。

⑦膻(dàn)中：心脏的外围组织，也叫“心包”。

⑧臣使：即内臣。因膻中贴近心，故为心的臣使。

⑨仓廪(lǐn)之官：脾胃有受纳水谷和运化精微之能，故称“仓廪之官”。

⑩传道：转送运输。道，同“导”。

⑪变化：饮食消化、吸收、排泄的过程。

⑫受盛：接受和容纳。

⑬化物：分别清浊，消化食物。

⑭作强：作用强力，即指能力充实。

⑮伎巧：技巧。

⑯决渎：通利水道。

⑰州都：水液聚集的地方。

⑱气化：气的运动而产生的生理变化。

⑲使道：十二官相互联系的通道。

【译文】

黄帝说：我希望听听十二脏器在体内的相互作用，有无主从的区别？

岐伯回答说：问得真详细啊！让我说说吧。心就像君主，智慧是从心产生的。肺好像宰相，主一身之气，治理调节人体内外上下的活动由它完成。肝好比将军，谋虑是从它那来的。胆是清虚的脏器，具有决断的能力。膻中像内臣，心的喜乐，都由它传达。脾胃受纳水谷，好像仓库，五味转化为营养，由它那产生。大肠主管输送，食物的消化、吸收、排泄过程在那里最后完成。小肠接受脾胃已消化的食物后，进一步分清别浊。肾是精力的源泉，能产生技巧。三焦主疏通水道，周身行水的道路由它管理。膀胱是水液聚会的地方，经过气化作用，才能把尿排出体外。以上十二脏器的作用，不能失去协调。当然，君主是最主要的。心的功能正常，下边就能相安。依据这个道理来养生，就能长寿，终身不致有严重的疾病；根据这个道理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反之，如果君主昏庸，功能失常，那么十二官就出问题了。而各个脏器的活动一旦闭塞不通，失去联系，形体就会受到伤害，对于养生来说，这是最大的祸殃。这样治国，国家就有败亡的危险，要千万警惕啊！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①]？窘乎哉[②]！消者瞿瞿[③]，孰知其要？闵闵之当[④]，孰者为良？恍惚之数[⑤]，生于毫氂[⑥]，毫氂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注释】

①原：本源。

②窘(jiǒng)：困难。

③瞿瞿(jù)：惊疑貌。

④闵闵：忧愁貌。

⑤恍惚：似有似无。

⑥毫氂(lí)：形容极微小。氂，同“厘”。

【译文】

医学的道理极其微妙，变化没有穷尽，谁能了解它的本源呢？困难得很哪！形体日渐消瘦的人虽然很惊疑，谁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呢？纵然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担心，谁能知道如何才好？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从似有似无极其微小开始的，虽然极其微小，也是可以度量的，千倍万倍地增加，事物就一步步地增大，扩大到一定程度它的形状就明显了。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是这个道理，由极其隐微逐渐发展而成。

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①，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②，非斋戒择吉日③，不敢受也。

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④，以传保焉。

【注释】

①精光：精纯明白。

②宣明：通达光明。

③斋戒：洗心曰斋，诚意曰戒。即诚心诚意。

④灵兰之室：黄帝藏书的地方。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我听到了一番精纯明白的道理和圣人的事业。

这些通达光明的道理，如不诚心诚意选择吉日，是不敢接受的。

黄帝就选择了吉日良辰，把这些道理，保存在灵台兰室，如同宝物一般，让它传流下去。

六节脏象论篇第九

【题解】

节，指度数，古人以甲子纪天度，一个甲子之数六十日为一节，一年三百六十日为六节。脏，藏也。古人认为五脏在内，是人体生命活动赖以进行的精气的储藏之所；象，为体内五脏机能活动表现于外的征象。本篇首先讨论六六之节和九九制会，属于运气学说；其次又讨论脏象，阐述脏腑功能与四时的关系。由于内容有这两个重点，故以《六节脏象论》名篇。本篇名言："形脏四，神脏五。""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

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①]，以成一岁，地以九九制会[②]，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③]，久矣。不知其所谓也？

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④]，气之数也[⑤]。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⑥]，周有道理[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⑧]。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⑨]。立端于始[⑩]，表正于中[⑪]，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

【注释】

①六六：六十日为一甲子，是为一节。“六六”就是六个甲子。

②九九制会：以九九之法，与天道会通。

③节：指腧穴，是人体气血交会出入的地方。以为天地：即人与天地相应。

④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⑤数：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常数。

⑥行有分纪：日月是按照天体中所划分的区域和度数运行的。

⑦周有道理：日月环周运行有一定的轨道。

⑧“日行”两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360度）要365天，平均每天运行近似一度。古人认为地不动而日行，故曰“日行一度”。月亮绕地球运转一周，要27.32天，平均每日运行十三度有余（360度÷27.32＝13.18度），故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奇（jī），余数。

⑨积气余而盈闰矣：节气以日行十五度来计，一年二十四节气，正合周天365.25度，一年十二个月共得354日，因此，月份常不足，节气常有余，余气积满二十九日左右，即置一闰月。故三年必有一闰月，约十九年间须置七个闰月，才能使节气与月份归于一致。气，节气。闰，谓置闰，古历月份以朔望计算，每月平均得29.5日。

⑩立端于始：即冬至节。古历确定冬至节为一年节气的开始。立，确立。端，岁首。

⑪表正于中：以圭表测量日影的长短变形，计算日月的运度，来校正时令节气。表，即圭表，古代天文仪器之一。正，校正。

【译文】

黄帝问道：我听说天是以六个甲子日合成一年，地气是以九九之法与天相会通的，而人也有三百六十五节，与天地之数相合，这种说法已

经很长期间了。但不知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我就说说吧。六六之节和九九之法，是确定天度和气数的。天度，是用来确定日月行程、迟速的标准；气数，是用来标明万物化生的循环周期的。天是阳，地是阴；日是阳，月是阴。日月运行有一定部位，万物化生的循环也有一定的规律。每昼夜日行周天一度，而月行十三度有余。所以有大月小月，合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年，而余气积累，则产生了闰月。那么怎样计算呢？首先确定一年节气的开始，用圭表测量日影的长短变化，校正一年里的时令节气，然后再推算余闰，这样，天度就可全部计算出来了。

帝曰：余已闻天度矣，愿闻气数，何以合之？

岐伯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①]，日六竟而周甲[②]，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③]，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④]，合为九脏以应之也。

【注释】

①天有十日："天"指天干，天干有十，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古以天干纪日，故曰"天有十日"。

②日六竟而周甲：即十个天干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合，凡六十日为甲子一周，故称为"周甲"。

③九野：九州之野。

④形脏四，神脏五：人身形脏指胃、大肠、小肠、膀胱。神脏指心、肝、脾、肺、肾五脏。即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

【译文】

黄帝道：我已听到关于天度的道理了，希望再听听气数是怎样与天度相配合的？

岐伯说：天是以六六之数为节度，地是以九九之法与天相会通的。天有十个日干，代表十天，六个十干，叫做一个周甲，六个周甲成为一年，这是三百六十日的计算方法。从古以来，懂得天道的，都认为天是生命的本源，生命是本于阴阳的。无论地之九州还是人之九窍，都与天气相通。因为它们的生长禀受了自然界的五行和三阴三阳之气。天有三气，地有三气，人有三气，三三合而为九，在地分为九野，在人分为九脏，即四个形脏五个神脏，合为九脏，以与天的六六之数相应。

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之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闰，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①]！

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

帝曰：请遂闻之。

岐伯曰：五日谓之候[②]，三候谓之气[③]；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④]。五运相袭[⑤]，而皆治之；终期之日[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⑦]，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⑧]，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注释】

①发蒙解惑：启发蒙昧，解释疑惑。

②五日谓之候：五日称为“一候”。候，指气候。

③三候谓之气：三候称为“一个节气”。气，指节气。

④各从其主治：治病就应顺从其当旺之气。主治，主管，当令。四时各有当令之主气，如木旺春、火旺夏等。

⑤五运相袭：五行运行之气，相互承袭。

⑥期(jī)：周年。

⑦时立气布：一年之中分立四时，四时之中分布节气。

⑧年之所加：指各年主客气加临情况。

【译文】

黄帝说：我已知道了六六与九九相会通的道理，但夫子说积累余气成为闰月，那什么叫做气呢？请夫子启发我的愚昧，解除我的疑惑！

岐伯说：这是上帝所隐秘，而由先师传给我的。

黄帝道：希望讲给我听听。

岐伯说：五天叫一候，三候成为一个节气；六个节气叫一时，四时叫一年。治病就应顺从其当旺之气。五行气运相互承袭，都有主治之时；到了年终之日，再从头开始循环。一年分立四时，四时分布节气，如圆环一样没有开端，五日一候的推移，也是如此。所以说：不知道一年中当王之气的加临，节气的盛衰，虚实产生的原因，就不能当医生。

帝曰：五运终始，如环无端，其太过不及何如？

岐伯曰：五气更立①，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

帝曰：平气何如？

岐伯曰：无过者也②。

帝曰：太过不及奈何？

岐伯曰：在经有也③。

帝曰：何谓所胜？

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其气命其脏。

帝曰：何以知其胜？

岐伯曰：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④，此谓太过。

则薄所不胜⑤，而乘所胜也⑥，命曰气淫⑦。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所谓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⑧，工不能禁也。

【注释】

①五气更立：木、火、土、金、水五运之气更替主时。

②无过：没有太过不及。

③经：指古医经。

④未至而至：前一“至”指时令，后一“至”指气候。“未至而至”，就是未到其时令而有其气候。

⑤薄：侵犯，伤害。

⑥乘：欺凌，凌侮。

⑦气淫：气太过。

⑧邪僻：不正之气。

【译文】

黄帝道：五运终而复始，循环往复，像圆环一样没有开端，那么它的太过和不及如何呢？

岐伯说：五行运气，更迭主时，各有其所胜，所以实虚的变化，这是正常的事情。

黄帝问：平气是怎样的？

岐伯说：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

黄帝道：太过和不及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经书里有记载。

黄帝问：什么叫做所胜？

岐伯说：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这是五行之气以时相胜的情况，而人的五脏就是根据这五行之气来命名的。

黄帝说：怎样可以知道它们的所胜呢？

岐伯说：推求脏气到来的时间，都以立春前为标准。如果时令未到而相应的脏气先到，就称为太过。太过就侵犯原来自己所不胜的气，而凌侮它所能胜的气，这叫“气淫”。如果时令已到而相应的脏气不到，就称为不及。不及则己所胜之气因无制约就要妄行，所生之气也因无所养而要受病，所不胜之气也来相迫，这叫“气迫”。所谓求其至，就是在脏气来到的时候，谨慎地观察与其相应的时令，看脏气是否与时令相合。假如脏气与时令不合，并且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关系无从分辨，那就表明内里邪僻之气已经生成，这样，就连医生也无能为力了。

帝曰：有不袭乎？

岐伯曰：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

帝曰：非常而变，奈何？

岐伯曰：变至则病。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因而重感于邪则死矣。故非其时则微，当其时则甚也。

【译文】

黄帝问道：五行气运有不相承袭的情况吗？

岐伯回答说：自然界的气运不能没有规律。气运失其承袭，就是反常，反常就要变而为害。

黄帝道：反常变而为害又怎样呢？

岐伯说：这会使人发生疾病。如属所胜，患病就轻；如属所不胜，患病就重。假若这个时候再感受了邪气，就会死亡。也就是说，五行气运的反常，在不当克我的时候，病比较轻，而在正值克我的时候，病就重了。

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①]，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②]，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③]，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④]，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注释】

①变：变化，变异。正：确定，定正。

②大神灵问：所提问题是涉及天地阴阳、变化莫测、微妙难穷的大问题。大神灵，道理广泛深奥。

③天食(sì)人以五气：天供给人们五气。食，供给。五气，指五脏之气。

④气和：五脏之气协调正常。生：生化机能。

【译文】

黄帝道：说得好！我听说天地之气化合而成形体，又根据不同的形态变化来确定万物的名称，那么天地的气运和阴阳的变化，对于万物所起的作用，哪个大哪个小，可以听听吗？

岐伯说：你问得很详细啊！天很广阔，不容易测度，地很博大，也难以测量，不过既然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就说说其中的道理吧。草有五种不同的颜色，这五色的变化，是看不尽的；草有五种不同的气味，这五味的美妙也是不能穷尽的。人的嗜欲不同，对于色味，是各有其不同嗜好的。天供给人们五气，地供给人们五味。五气由鼻吸入，贮藏在心肺，能使面色明润，声音洪亮；五味由口进入，藏在肠胃里，所藏

的五味，来供养五脏之气。五气和化，就有生机，再加上津液的作用，神气就会旺盛起来。

帝曰：脏象何如[①]？

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②]；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③]，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④]，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出入者也。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注释】

①脏象：人体内脏机能活动表现于外的征象。脏，泛指体内的脏器。象，指内脏活动显现于外的各种生理和病理征象。

②魄：人体的精神活动之一，表现为感觉和动作。

③蛰：虫类伏藏于土中。这里有闭藏的意思。

④罢(pí)极：即四极、四肢。肝华在爪，充在筋，以生血气，所以为四肢(罢极)之本。罢，疲劳，衰弱。这里指四肢过劳则疲软无力。

【译文】

黄帝问道：人体内脏与其外在表现的关系如何？

岐伯说：心是生命的根本，智慧的所在；其荣华表现在面部，其功用是充实血脉，是阳中之太阳，与夏气相应。肺是气的根本，是藏魄的所在；其荣华表现在毫毛，其功用是充实肌表，是阳中之太阴，与秋气相

应。肾是真阴真阳蛰藏的地方，是封藏的根本，精气储藏的所在；其荣华表现于头发，其功用是充实骨髓，是阴中之太阴，与冬气相应。肝是四肢的根本，藏魂的所在；其荣华表现在爪甲，其功用是充实筋力，可以生养血气，其味酸，其色苍青，是阴中之少阳，与春气相应。脾是水谷所藏的根本，是营气所生的地方；其荣华表现在口唇四周，其功用是充实肌肉，属于至阴一类，与长夏土气相应。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叫做器，能排泄水谷的糟粕，转化五味而主吸收、排泄。以上十一脏功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胆的功能正常。

故人迎一盛[①]，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②]。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③]。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④]，关格之脉赢[⑤]，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⑥]，则死矣。

【注释】

①一盛：盛，指脉大，一盛是大一倍，二盛是大两倍。按：本节内容与《灵枢·终始》的一节相类，可参读。

②已：通“以”。格阳：气血盛溢于三阳，与三阴格拒不相交通。

③关阴：气血盛溢于三阴，与三阳隔绝，不相交通。

④关格：阴阳之脉俱盛，阴关于内，阳格于外。

⑤赢：音义同“盈”，有余、太过之意。

⑥极：通“汲”。

【译文】

人迎脉搏大一倍，病在少阳；大两倍，病在太阳；大三倍，病在阳明；大四倍以上为格阳于外。寸口脉搏大一倍，病在厥阴；大两倍，病在少

阴；大三倍，病在太阴；大四倍以上称为关阴。若人迎脉与寸口脉都比常人大四倍，便为关格，关格之脉为阴阳亢极而不和，病人不再能汲取天之清气和地之水谷气了，必定死亡。

五脏生成篇第十

【题解】

本篇主要从五脏与五体、五味、五色、五脉的关系上，阐述了诊色脉以察五脏的问题，以及色脉诊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因为外在的色脉是由内在五脏的气血生成的，故名为《五脏生成》。又王冰说："此篇直记五脏生成之事，而无问答之辞，故不云论，后皆仿此。"本篇名言："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

心之合脉也[①]，其荣色也[②]，其主肾也[③]。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注释】

①合：配合，外合。心、肝、脾、肺、肾在内，脉、筋、肉、皮、骨在外，外内表里相合，所以叫"心合脉"、"肺合皮"等。

②荣：荣华。五脏精华在体表的反映。

③主：制约。

【译文】

心脏的外合是血脉，它的外荣表现于面部的色泽，制约心脏的是肾。肺脏的外合是皮，它的外荣表现于毛，制约肺脏的是心。肝脏的外合是筋，它的外荣表现于爪甲，制约肝脏的是肺。脾脏的外合是肉，它的外荣表现于唇，制约脾脏的是肝。肾脏的外合是骨，它的外荣表现于发，制约肾脏的是脾。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①；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②；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③；多食酸，则肉胝腘而唇揭④；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

【注释】

①凝泣(sè)：凝结而不畅通。泣，通“涩”。

②毛拔：毛发脱落。

③筋急：筋拘挛。

④肉胝(zhī)腘(zhòu)而唇揭：肉厚而唇缩。胝，手足老茧。腘，同“皱”。

【译文】

所以多吃咸的东西，会使血脉凝滞，而面色失去光泽；多吃苦的东西，会使皮肤干燥而毫毛脱落；多吃辣的东西，会使筋脉拘挛而爪甲枯槁；多吃酸的东西，会使肉坚厚而唇缩；多吃甜的东西，会使骨骼疼痛而头发脱落。这些是饮食五味的偏嗜造成的伤害。所以心喜苦味，肺喜辛味，肝喜酸味，脾喜甘味，肾喜咸味。这就是五味和五脏的对应关系。

五脏之气，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①，黄如枳实者死②，黑

如炲者死[3]，赤如衃血者死[4]，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注释】

①草兹：死草色，为青中带有枯黑之色。

②枳(zhǐ)实：中药名，色青黄。

③炲(tái)：黑黄，晦暗无光。

④衃(pēi)血：凝血，色黑赤。

【译文】

五脏外荣于面上的气色，表现出青黑，颜色像死草一样，是死征；表现出黄色，像枳实一样，是死征；表现出黑色，像黑煤一样，是死征；表现出赤色，像败血凝结一样，是死征；表现出白色，像枯骨一样，是死征。这是从五种色泽来判断死证的情况。

青如翠羽者生[1]，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2]，黑如乌羽者生[3]。此五色之见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4]；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5]；生于脾，如以缟裹栝楼实[6]；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

【注释】

①翠：指翡翠，鸟名，羽毛青色。

②豕膏：猪的脂肪，色白而光润。

③乌羽：乌鸦的羽毛，色黑而光泽。

④缟(gǎo)：白绢。

⑤绀(gàn)：青中含赤色。

⑥栝(guā)楼实:药名。为葫芦科植物栝蒌的果实,熟时橙黄色。

【译文】

脸上的气色,如果青得像翠鸟的羽毛,是生色;红得像鸡冠,是生色;黄得像蟹腹,是生色;白得像猪油,是生色;黑得像乌鸦的羽毛,是生色。这是体现还有生气的五种色泽。凡是心脏有生气的色泽,就像白绢裹着硃砂一样;肺脏有生气的色泽,就像白绢裹着红色的东西一样;肝脏有生气的色泽,就像白绢裹着绀色的东西一样;脾脏有生气的色泽,就像白绢裹着栝楼实一样;肾脏有生气的色泽,就像白绢裹着紫色的东西一样。这些是五脏有生气的表现。

色味当五脏①。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注释】

①色味当五脏:色味与五脏相合。当,合。

【译文】

五色、五味与五脏是相合的。白色合于肺脏和辛味,赤色合于心脏和苦味,青色合于肝脏和酸味,黄色合于脾脏和甜味,黑色合于肾脏和咸味。另外,白色合于皮,赤色合于脉,青色合于筋,黄色合于肉,黑色合于骨。

诸脉者皆属于目①,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②。

【注释】

①属：注。

②八谿：指上肢的肘腕，下肢的膝踝，左右共八处，故称“八谿”。朝夕：通“潮汐”。

【译文】

人身的经脉，都上注于目；所有的精髓，都上注于脑；所有的筋，都注于骨节；所有的血液，都注于心；所有的气，都注于肺。气血经脉向四肢八谿灌注就像潮水周而复始。

故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①，故为痹厥也。人有大谷十二分②，小谿三百五十四名③，少十二俞④。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⑤，针石缘而去之⑥。

【注释】

①空(kǒng)：孔窍。

②大谷十二分：大谷，指人体的大关节。在手有肩、肘、腕，在足有髁、膝、髋各三节共计十二处，即“十二分”。

③小谿：肉之小会，也就是人体腧穴。

④少十二俞：即少十二关。

⑤客：留止。

⑥缘：因，用。

【译文】

人在躺卧的时候，血就归于肝脏，血是营养四肢百骸的。所以目得

了血就能看东西；足得了血就能行走；手掌得了血就能握物；手指得了血就能拿物。刚睡起走到屋外，被风吹着，如果血凝结在肤表，就要发生痹证；如果凝涩在经脉里，就会血行迟滞；如果凝涩在足部上，就会发生下肢厥冷。这三种疾患，都是由于血液不能流回到孔窍，所以，发生痹厥等病。在人身上，有大谷十二处，小谿三百五十四处，那十二关还不在其内。这些都是卫气所留止的地方，也是邪气容易留止的处所，如果受了邪气的侵袭，就赶紧用针刺或砭石去除。

诊病之始，五决为纪[①]。欲知其始，先建其母[②]。所谓五决者，五脉也。

【注释】

①五决为纪：以五脏之脉为纲纪。

②母：指胃气。因胃为水谷之海，是人的生命赖以存在的根本。

【译文】

在开始诊病时，应当把五决作为纲纪。要想知道某病从哪脏发生，先要考察那一脏脉的胃气怎样。所说的五决，就是五脏之脉。

是以头痛巅疾[①]，下虚上实[②]，过在足少阴、巨阳[③]，甚则入肾。徇蒙招尤[④]，目冥耳聋[⑤]，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膜胀[⑥]，支鬲胠胁[⑦]，下厥上冒[⑧]，过在足太阴、阳明。咳嗽上气[⑨]，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甚则入肺。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甚则入心。

【注释】

①巅：巅顶，即头顶。

②下虚上实：正气虚于下，邪气实于上。

③过：即病。巨阳：太阳的别称。

④徇蒙招尤：眼疾，视物昏暗不清，摇动不定。

⑤目冥：慢性眼病，目暗。冥，通“瞑”。

⑥腹满：饱闷。膜胀：内外急迫。

⑦支鬲胠(qū)胁：胸膈和胠胁像有东西撑拄一样。支，拄，支撑。鬲，通“膈”，胸膈。胠，指腋下胁上空软部分。

⑧冒：神智不清。

⑨上气：逆喘。

【译文】

所以巅顶头痛，属于下虚上实，病在足少阴、太阳两经，如病势加剧，就会传入肾脏。眼花摇头，发病急骤的，或者目暗耳聋，病程较长的，属于下实上虚，病在足少阳、厥阴两经，如病势加剧，就会传入肝脏。腹满胀起，胸膈胁胠间像撑拄一样，下体厥冷，上体眩晕，病在足太阴、阳明两经，咳嗽逆喘，胸中有病，病在手阳明、太阴两经，如病势加剧，就会传入肺脏。心烦头痛，胸中不适，病在手太阳、少阴两经，如病势加剧，就会传入心脏。

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①；五脏相音②，可以意识；五色微诊③，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赤，脉之至也，喘而坚④，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⑤。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

曰厥疝[6]，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黑，脉之至也，下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7]，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8]。

【注释】

①“五脏”两句：五脏藏于内，五脏的征象可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推测。

②相音：察听病人音声之清浊长短疾徐。相，察。

③微诊：是说色诊极精微。

④喘：脉躁数。

⑤使内：指房事。内，房事的避讳语。

⑥厥疝：病名。多因脾虚，肝气横逆所致。证见腹中逆气上冲，胃脘作痛，呕吐，足冷，少腹痛引睾丸。

⑦阴：指前阴。

⑧清水：指凉水。

【译文】

脉象的小大滑涩浮沉，可以用手指分别出来；五脏的气象，可以从比类中去推求；察听从五脏反应出的音声，可以意会而分析；五色虽然精微，可以用眼来观察。在诊断中如果能够参合色、脉，就万无一失。如果脸上现出赤色，脉象躁数而又坚实，就是病气积聚在腹中，常常妨碍饮食，这种病叫做心痹，它致病的原因，是过于思虑伤了心气，所以病邪乘虚而入。如果脸上出现白色，同时脉象躁数而又浮大，上虚下实，这是病气积聚在胸中，喘而且虚惊，这种病叫肺痹，它致病的原因，是感受寒热，并在醉后入房。如果脸上出现青色，同时脉象长，并且左右弹指，这是病气积在心下，撑拄两胁，这种病叫肝痹，它致病的原因，是感受了寒湿，所以病理和疝气一样，并有腰痛、足冷、头痛等症状。如果脸上出现黄色，同时脉象大而虚，这是病气积在腹中，自觉有逆气，这种病

叫厥疝，女子同样有这种情况，它致病的原因，是由于四肢过劳，出汗后被风侵袭。如果脸上出现黑色，同时下部脉坚而大，这是病气积在小腹和前阴，这种病叫肾痹，它致病的原因，是由凉水沐浴后就睡觉而得的。

凡相五色，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译文】

大凡观察五色，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的，都不是死的征像。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的，都是死的征象。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

【题解】

本篇主要讨论了奇恒之腑和五脏六腑的功能特点及区别，讨论方法与《六节脏象论》和《五脏生成》均有不同，所以名曰《五脏别论》。所谓“奇恒之腑”即异于一般的腑。中医认为五脏是储藏精气的，故藏而不泻；六腑是传导化物的，故泻而不藏。而“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六者，从形态上看，中空而类腑；从功能上看，藏储精血而类脏，故称“奇恒之腑”。本篇名言：“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①]，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②]，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③]。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腑[④]。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魄门亦为六腑[⑤]，使水谷不得久藏。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

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

【注释】

①方士：王冰“谓明悟方术之士也”。这里指医生。

②女子胞：即子宫。

③奇恒之腑：异于一般的腑。

④传化之腑：指五腑，即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

⑤魄门：即肛门。魄，通“粕”。王冰：“魄门谓之肛门也。内通于肺，故曰魄门。”中医认为肺藏魄，肺与大肠相表里。

【译文】

黄帝问道：我从方士那儿听说，有的把脑髓叫做脏，有的把肠和胃叫做脏，但又有把肠胃叫做腑的。他们的意见不同，却都自以为是，我不知到底谁说得正确，希望听你讲一下。

岐伯回答说：脑、髓、骨、脉、胆和女子胞，这六者，是感受地气而生的，都能藏精血，像地之厚能盛载万物那样，它们的作用，是藏精气以濡养机体而不泄于体外，这叫做“奇恒之腑”。像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五者，是感受天气而生的，它们的作用，像天之健运行不息一样，所以是泻而不藏，它们受纳五脏的浊气，叫做“传化之腑”。就是说它们受纳水谷浊气以后，不能久停体内，经过分化，要把精华和糟粕分别输送和排出的。加上“魄门”，算是“六腑”，它的作用，同样是使糟粕不能长久留存在体内。五脏是藏精而不泻的，所以虽然常常充满，却不像肠胃那样，要由水谷充实它。六腑是要把食物消化、吸收、输泻出去，所以虽然常常是充实的，却不能像五脏那样被充满。水谷入口以后，胃里虽实，肠子却是空的；等到食物下去，肠中就会充实，而胃里又空了，所以说六腑是“实而不满”的。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①]？

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肺，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凡治病，必察其下[②]，适其脉[③]，观其志意，与其病也。

【注释】

①气口：诊脉部位，即掌后动脉部位。中医认为五脏六腑的脉气在此表现最为明显，故称“气口”，也叫“脉口”。又因诊脉部位距掌后横纹一寸，又称“寸口”。

②下：指大小便。

③适：调适，诊察。

【译文】

黄帝问道：诊察气口之脉，为什么能够知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气呢？

岐伯说：胃是水谷之海，六腑的源泉。凡是五味入口后，都存留在胃里，经过脾的运化，来营养脏腑血气。气口属于手太阴肺经，而肺经主朝百脉，所以五脏六腑之气，都来源于胃，而其变化则表现在气口脉上。五气入鼻，进入肺里，而肺一有了病，鼻的功能也就差了。凡是在治疗疾病时，首先要问明病人的二便，辨清脉象，观察他的情志以及病证如何。

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①]；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②]；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注释】

①至德：医学道理。

②至巧：针石技巧。

【译文】

如果病人为鬼神迷信所束缚，就无须向他说明医学理论；如果病人厌恶针石，就无须向他说明针石技巧；如果病人不同意治疗，病一定治不好，即使治疗也不会有效果。

卷 四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题解】

本篇论述了居住在东、南、西、北、中不同地方的人，由于受自然环境及生活条件的影响，形成了生理上、病理上不同的特点，因而发生的疾病各异，在治疗时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做到因地、因人制宜，故篇名为《异法方宜论》。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①]。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②]，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③]，盐者胜血[④]。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注释】

①地势：指高低、燥湿等因素。

②始生：开始生发。取法春生之气。

③热中：热邪滞留在肠胃里。因鱼性属火，多食使人热积于中，而痈发于外。

④盐者胜血：盐味咸，咸能入血，多食则伤血。

【译文】

黄帝问道：医生治病，一样的病，而治法不同，但都痊愈了，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答说：这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东方地区，气候像生发的春季，是出产鱼盐的地方。由于靠近海边，当地居民，喜欢吃鱼盐一类东西，习惯于他们居住的地方，觉得吃得好。但是鱼性热，吃多了，使人肠胃内热；盐吃多了，会伤血。所以当地的百姓，大都皮肤色黑，肌理疏松，多生痈疡一类的病。在治疗上，适合用砭石，所以砭石疗法，来自东方。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①]，天地之所收引也[②]。其民陵居而多风[③]，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④]，华食而脂肥[⑤]，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⑥]，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注释】

①沙石：即流沙，今称“沙漠”。

②收引：收敛引急，秋天的气象。

③陵居：依山而居。

④不衣：不穿丝绵。褐荐：用毛布为衣、细草为席的生活习惯。褐，毛布。荐，草席。

⑤华食：指吃鲜美酥酪、肉类食物。

⑥毒药：泛指治病的药物。

【译文】

西方地区，出产金玉，是沙漠地带，气候像收敛的秋季。那里的百姓都是依山而居，多风沙，水土性质刚强。当地居民不穿丝绵，多使用

毛布和草席；喜欢吃肥美，容易使人发胖的食物，所以外邪不易犯害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疾病是由饮食、情志内因造成的，容易生内脏疾病。治疗上，就需用药物，所以药物疗法，来自西方。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①]，脏寒生满病[②]。其治宜灸焫[③]，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注释】

①乐野处：乐于野外居住，即游牧生活。乳食：以牛羊乳为食品。

②脏寒生满病：内脏受寒，而发生胀满等疾病。

③灸焫(ruò)：一种治疗方法，即用艾灼烧皮肤。

【译文】

北方地区，气候像闭藏的冬季。地势高，人们住在山上，周围环境是寒风席卷冰冻的大地。当地居民，习惯于住在野地里，吃牛羊乳汁。这样，内脏就会受寒，容易生发胀满病。治疗上，应该使用灸焫，所以灸焫疗法，来自北方。

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①]，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②]，水土弱[③]，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腊[④]，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⑤]，其病挛痹[⑥]。其治宜微针[⑦]，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注释】

①长养：南方的气候水土，适宜生长养育万物。

②地下：地势低洼。

③水土弱：水土卑湿。

④腑：即“腐”字。经过发酵腐熟的食物。

⑤致理：肌肤密致。

⑥挛痹：筋脉拘挛，麻木不仁。

⑦微针：小针。

【译文】

南方地区，气候像长养万物的夏季，是阳气盛大的地方。地势低洼，水土卑湿，雾露聚集多。当地百姓，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所以当地人的皮肤致密色红，容易发生拘挛湿痹等病。治疗上，应该使用微针，所以微针疗法，来自南方。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①]。其民食杂而不劳[②]，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跃[③]，故导引按跃者，亦从中央出也。

【注释】

①“天地”句：中央之地，地势平坦，气候适宜，物产丰富。

②食杂：所食之物繁多。

③导引按跃：古代保健和治病的方法，类似于气功和按摩。

【译文】

中央地区，地势平坦多湿，是自然界中物种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地方。那里食物的种类很多，人们不感觉烦劳，多生发痿厥寒热等病。在治疗上，应该使用导引按跃的方法，所以导引按跃疗法，来自中央地区。

故圣人杂合以治[①]，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②]，知治之大体也。

【注释】

①杂合以治：综合各种疗法，用以治病。

②得病之情：能够了解病情。

【译文】

高明的医生综合各种疗法，针对病情，采取恰当的治疗，所以疗法尽管不同，疾病却都能痊愈，这是由于了解病情，掌握了治病大法的原因啊！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题解】

移精变气，即运用某种疗法，转变病人的精神，改变其气血紊乱的病理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由于篇首从“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谈起，所以篇名《移精变气论》。本篇与《上古天真论》一样，赞同道家以上古为恬淡无为的至德之世的思想。上古之人基本能够合于养生之道，轻微的患病也可用移精变气的祝由术治愈。对时人背离养生之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于古人的崇古思想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在古人的崇古非今思想中，其古今已经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古今，而成为价值判断上的古今了。古，指的是理想的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今则指当下现实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一思想即使在当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中医学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具体的治病方法，更重要的是启示给我们一种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健康长寿的根本。“移精变气”，所强调的是精神意识对于生理机能的重要影响，心对身的调控作用，其养生意义已经为我们祖先千百年的实践所证明。《老子》曰：“心使气曰强。”当今心身医学的兴起和发展正是中医学强调心神对养生和治疗意义的佐证。本篇名言：“标本已得，邪气乃服。”“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身。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①]，可祝由而已[②]。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变气，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注释】

①惟其移精变气：通过思想意识调控来改善精气的活动状态。

②祝由：古代“毒药未兴，针石未起”时，求神祛疾的一种方法，用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类似今日的精神疗法。

③伸宦：求取做官为宦。

【译文】

黄帝问道：我听说古时治病，只是转变病人的思想精神，用“祝由”的方法就可以治愈。现在治病，用药物从内治，用针石从外治，结果还是有好有不好的，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答说：古时候，人们穴居野外，周围都是禽兽，靠活动来驱寒，住在阴凉地方来避暑。在内心没有爱慕的累赘，在外没有奔走求取官宦的形役。这是恬惔的时代，外邪不易侵犯人体。因此既不需要“毒药治其内”，也不需要“针石治其外”，所以只是改变精神状态，断绝病根就够了。现在就不同了。人们心里经常为忧虑所苦，形体经常被劳累所伤，再加上违背四时的气候和寒热的变化，这样，贼风虚邪早晚不断侵

袭，就会内犯五脏骨髓，外伤孔窍肌肤，所以小病会发展成为重病，而大病就会病危或死亡，因此，仅依靠祝由是不能把病治好的。

帝曰：善。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①]，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

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②]，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③]，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荄之枝[④]。本末为助[⑤]，标本已得[⑥]，邪气乃服。暮世之治病也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⑦]，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兇兇[⑧]，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注释】

①嫌疑：疑似。

②僦(jiù)贷季：古时名医，相传是岐伯的祖师。

③六合：指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位。

④草苏草荄(gāi)之枝：即草叶和草根。苏，叶。荄，根。枝，茎。

⑤本末为助：在医疗活动中本人与医生的配合是治疗的关键。本，指病人。末，指医生。

⑥标：即末，指医生。

⑦不知日月：不了解色脉的重要。日月，指色脉。

⑧粗工兇兇(xiōng)：技术不高明的医生，大吹大擂。兇兇，即与“凶凶”、“匈匈”通假。

【译文】

黄帝说：很好！我希望遇到病人，能够观察疾病的轻重，决断疾病的疑似，掌握其要领时，心中就像有日月一样光明，可以让我听听吗？

岐伯回答说：对色和脉的诊察，是上帝所重视，先师所传授的。上古时候，有位名医叫儆贷季，他研究色和脉的道理，通达神明，能联系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脱离色脉诊法的正常规律，并能从相互变化当中，观察它的奥妙，了解它的要领。所以要想了解诊病的要领，那就是察色与脉。气色就像太阳一样有阴有晴，而脉息像月亮一样有盈有亏，经常注意气色明晦，脉息虚实的差异，这就是诊法的要领。总之，气色的变化跟四时的脉息是相应的。这一道理，上帝是极重视的，因为它合于神明。掌握了这样的诊法，就可以避免死亡而生命安全，生命延长了，人们要称颂为圣王啊！中古时候的医生治病，疾病发生了才加以治疗。先用汤液十天，祛除风痹病邪，如果十天病还没好，再用草药治疗。另外，医生和病人也要相互配合，这样，病邪才会被驱除。后世医生治病就不这样了。治病不根据四时的变化，不了解色、脉的重要，不辨别色、脉的顺逆，等到疾病已经形成了，才想起用汤液治内，微针治外，还大肆吹嘘，自以为能够治愈，结果，原来的疾病没好，又添上了新病。

帝曰：愿闻要道。

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身。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帝曰：余闻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离色脉，此余之所

知也。

岐伯曰：治之极于一。

帝曰：何谓一？

岐伯曰：一者因问而得之。

帝曰：奈何？

岐伯曰：闭户塞牖[1]，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帝曰：善。

【注释】

①闭户：关门。塞牖(yǒu)：关窗。

【译文】

黄帝说：我希望听到有关治疗的根本道理。

岐伯说：治病最重要的，在于不误用色诊脉诊。使用色脉诊法，没有疑虑，是诊治的最大原则。如果把病情的顺逆搞颠倒了，处理疾病时又不能取得病人的配合，这样，就会使病人的神气消亡，身体受到损害。所以医生一定要去掉旧习的简陋知识，钻研崭新的色脉学问，努力进取，就可以达到上古真人的水平。

黄帝说：我从您那儿听说了治疗的根本法则。您这番话的要领是，治疗不能丢弃气色和脉象的诊察，这我已经知道了。

岐伯说：诊治的极要关键，还有一个。

黄帝问：是什么？

岐伯说：这个关键就是问诊。

黄帝说：怎么去做呢？

岐伯说：关好门窗，向病人详细地询问病情，使他愿意如实地主诉病情。经过问诊并参考色脉以后，即可作出判断：如果病人面色光华，

脉息和平，这叫“得神”，预后良好，如果病人面色无华，脉不应时，这叫“失神”，预后不佳。

黄帝说：说得好。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题解】

汤液醪醴，都是由五谷制成的酒类，其中清稀淡薄的叫做汤液，稠浊味厚的叫做醪醴。本篇首先论述汤液醪醴的制法和治疗作用；其次指出严重病情和情志内伤治病，非药石所能见功；最后介绍水气病的病情和治疗。由于开首是从汤液醪醴谈起，所以篇名《汤液醪醴论》。本篇对道德的重视、对神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意义的重视，与《移精变气论》相同。二篇宜合参细玩。本篇名言："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①]？

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

【注释】

①汤液：煮米取汁。醪(láo)醴(lǐ)：酒类。醪，浊酒。醴，甜酒。

【译文】

黄帝问道：怎样用五谷来制作汤液和醪醴呢？

岐伯答说：用稻米来酝酿，用稻秆做燃料。因为稻米之气完备，而稻秆则很坚硬。

黄帝说：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稻谷得天地和气，生长在高低适宜的地方，所以得气最完备，又在适当的季节收割，所以稻秆最坚实。

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①]，何也？

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②]，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

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③]，镵石针艾治其外也[④]。

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

岐伯曰：神不使也。

帝曰：何谓神不使？

岐伯曰：针石，道也[⑤]。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⑥]，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注释】

①为而不用：制备后用来祭祀和宴请宾客而不用以煎药。

②道德稍衰：讲究养生之道，追求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人逐渐减

少了。

③必齐(zī)：必用。齐，通“资”，用。

④镵(chán)石：即砭石。

⑤道：引导气血。

⑥荣泣：荣血枯涩。泣，通“涩”。卫除：卫气消失。

【译文】

黄帝说：上古时代的医生，制成了汤液醪醴，只是供给祭祀宾客之用，而不用它煎药，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上古医生制成了汤液醪醴，是以备万一的，所以制成了，并不急于用。到了中古时代，社会上讲究养生的少了，外邪乘虚经常侵害人体，但只要吃些汤液醪醴，病也就会好的。

黄帝说：现在人有了病，虽然也吃些汤液醪醴，而病不一定都好，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现在有病，必定要内服药物，外用镵石针艾，然后病才能治好。

黄帝说：病人形体衰败，气血竭尽，治疗不见功效，这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这是因为病人的精神，已经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了。

黄帝说：什么叫做精神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呢？

岐伯说：针石治病，只是引导血气而已，主要还在于病人的精神志意。如果病人的神气已经衰微，病人的志意已经散乱，那病是不会好的。而现在病人正是到了精神败坏、神气涣散，荣卫不能恢复的地步了。为什么病会发展得这样重呢？主要是由于情欲太过，又让忧患萦心，不能停止，以致精气衰败，荣血枯涩，卫气消失，所以神气就离开人体，而疾病也就不能痊愈了。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①]，必先入结于皮肤。今良工皆称曰，病成名曰逆[②]，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

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3]，亲戚兄弟远近[4]，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

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注释】

①极微极精：疾病初起时是很轻浅隐蔽的。

②病成：病情严重。

③数：指技术。

④远近：即亲疏。

【译文】

黄帝说：病在初起的时候，是极其轻浅而隐蔽的，病邪只是潜留在皮肤里。现在，医生一看，说是病情严重，结果针石不能奏效，汤药也不管用了。现在的医生都能掌握医道的法度，遵守医道的具体技术，与病人的关系像父母兄弟一样近，每天都能听到病人声音的变化，每天都能看到病人五色的改变，可是病却没有治好，是不是没有提早治疗的缘故呢？

岐伯说：病人是本，医生是标，二者必须相得；病人和医生不能相互配合，病邪就不能驱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1]，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2]，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3]。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

岐伯曰：平治于权衡[4]。去宛陈莝[5]，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6]，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7]，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帝曰：善。

【注释】

①津液充郭：津液充满皮肤之内。郭，皮肤。

②“其魄”三句：精得阳则化气行水，今阳气衰竭，体内阴精过剩，水液停留，所以说“其魄独居”。阴盛则阳愈衰，所以说“孤精于内，气耗于外”。这是病理上的连锁关系。魄，指阴精。

③四极：又称“四末”，即四肢。

④权衡：秤砣和秤杆。指衡量轻重。

⑤去宛：去淤血。陈莝(cuò)：即“莝陈”，消积水。

⑥缪(miù)刺：即病在左取之右，病在右而取之左的针刺方法。

⑦洁净府：利小便。

【译文】

黄帝说：有的病并不先从体表发生，而是五脏的阳气衰竭。以致水气充满于皮肤，而阴气独盛，阴气独居于内，则阳气更消耗于外，形体浮肿，原来的衣服不能穿了，四肢肿急，影响内脏。这是阴气格拒于内，而水气弛张于外。对这种病怎么治疗呢？

岐伯说：要平复水气。根据病情衡量轻重，去淤血，消积水，叫病人轻微地活动四肢，穿温暖的衣服，使阳气渐渐传布，然后用缪刺方法，使他的形体恢复起来。再使汗液畅达，小便通利，使阴精归于平复。待五脏阳气输布了，五脏郁积荡涤了，那么精气自然会产生，形体自然会强盛，骨骼和肌肉也就会相辅相成，正气自然就恢复了。

黄帝说：讲得很好。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题解】

玉版是用玉石做成的版，玉石是宝贵的材料，极受古人珍视，所以把极其重要的文献刻写在玉版上。《内经》中有几处提到玉版，以玉版名篇的除本篇外，还有《灵枢》的《玉版》。论要，即重要的论述。以玉版名篇，只是提示读者该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能反映文本的主旨。从本篇的实际内容看，是以色、脉为例讨论“揆度奇恒”的思想方法的。由于“揆度奇恒”方法极其宝贵，所以“著之玉版”，因此篇名《玉版论要》，以提示“揆度奇恒”方法的重要。揆度、奇恒在《内经》中多次出现，可能是上古医经之名，同时也是重要的临证思维方法。《管子》中有《揆度》，《淮南子》中也见“揆度”一词，可见“揆度”是古人通用的思维方法。本篇内容主要包括：诊断首先要辨别正常和反常情况，再进一步分别轻重浅深，而给以适当的治疗。其次，根据病色出现的部位，以及脉与四时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来说明“揆度奇恒”的运用，使人在临床上有所遵循。本篇名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

黄帝问曰：余闻揆度、奇恒[①]，所指不同[②]，用之奈何？

岐伯对曰：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③]。

请言道之至数④，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⑤。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⑥。至数之要，迫近以微⑦，著之玉版⑧，命曰合《玉机》⑨。

【注释】

①揆(kuí)度(duó)：衡量，比较。奇恒：奇，异常。恒，正常。揆度、奇恒在《内经》中多次出现，可能是上古医经之名，同时也是重要的思想方法。《管子》中有《揆度》篇，《淮南子》中也见"揆度"一词，可见"揆度"是古人通用的思维方法。

②所指不同：即所指内容不是单一的。张介宾："所指不同，有言疾病者，有言脉色者，有言脏腑者，有言阴阳者。"

③奇病：异常之病。

④至数：重要的道理。至，极。数，理。

⑤道在于一：马元台："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意为人的生命活动取决于神机和谐如一的运转。老子云："道生一。"一，指神。"道在于一"的思想深受老子影响。

⑥"神转不回"三句：神气应自然的运转而不可回折逆乱。王冰："血气者，神气也。《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也。夫血气应顺四时，递迁囚王，循环五气，无相夺伦，则神转不回也。回，谓却行也。然血气随王，不合却行，却行则反常，反常则回而不转也。回而不转，乃失生气之机矣。何以明之？夫木衰则火王，火衰则土王，土衰则金王，金衰则水王，水衰则木王，终而复始循环，此之谓神转不回也，若木衰水王，水衰金王，金衰土王，土衰火王，火衰木王，此之谓回而不转也。然反天常轨，生之何有耶？"

⑦迫近以微：诊察色脉虽浅近，而微妙却关乎神机。

⑧玉版：玉石做成的板。

⑨合《玉机》：王冰："玉机，篇名也。言以此回转之要旨，著之玉版，合同于《玉机论》文也。"

【译文】

黄帝问：我听说揆度和奇恒，这两种方法各有所指，怎样联系起来运用呢？

岐伯回答说：揆度是度量疾病的深浅；奇恒是辨别那些异乎寻常的疾病。请让我说说诊病的至理，就是要注意五色和脉象的变化，至于揆度和奇恒，它们的要点都在于把握决定人体生命活动的气血神机的运转。人体的气血神机，是永远运转而不回折的，如果回折不运转了，就会失去生机。这个道理虽然浅近，却关乎微妙的神机，应该刻录在玉版上，可以与《玉机真脏论》合参。

容色见上下左右[①]，各在其要[②]。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③]，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④]，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脉短气绝，死；病温虚甚，死。

【注释】

①容色：面容色泽。

②在：诊察。丹波元简："在，察也，见《尔雅·释诂》。"

③汤液：五谷制成的汤液。

④齐：同"剂"，就是药剂。

【译文】

面容颜色变化，表现在上下左右不同的部位，应分别察看它的深浅和顺逆的要领。色见浅的，病轻，可用五谷汤液调理，十天痊愈。色见深的，病重，必须服用药剂治疗，二十一天才可恢复。如果其色过深，病

情更重，必须用药酒治疗，一百天左右才能痊愈。如神色天晦，面容瘦削，就不能治愈，到百天就会死。此外，脉气短促而阳气虚脱的，必死；温热病而阴血虚极的，也必死。

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为逆，下为从[①]。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②]。易[③]，重阳死，重阴死[④]。阴阳反他[⑤]。治在权衡相夺[⑥]，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注释】

①逆、从：指预后善恶。逆，预后不良。从，预后良好。马元台："以色见于上，病势方炎，故为逆。色见于下，病势已衰，故为从。"

②"女子"四句：女子为阴，右亦为阴，故色见于右侧为逆，见于左侧为顺；男子为阳，左亦为阳，故色见于左侧为逆，见于右侧为顺。

③易：变易，指违背常道。

④重阳、重阴：王冰："男子色见于左，是曰重阳，女子色见于右，是曰重阴。"男性属阳，左属阳，病色见于左，故为重阳。重阴之理同。

⑤阴阳反他：阴阳相反。他，或为"也"之讹。

⑥权衡相夺：衡量病势轻重，而决定适用的治疗。

【译文】

面色的变化表见于上下左右，必须观察其要点。病色向上移的为逆，向下移的为顺。女子病色在右侧的为逆，在左侧的为顺；男子病色在左侧的为逆，在右侧的为顺。如果病色颠倒，就是重阳、重阴，重阳、重阴主死。如果出现阴阳相反，应衡量病情，采用适当治法，使阴阳恢复平和，这就在于比较正常与异常，揣度疾病的浅深。

搏脉，痹躄[①]，寒热之交。脉孤为消气[②]，虚泄为夺血[③]。孤为逆，虚为从[④]。行奇恒之法，以太阴始[⑤]。行所不胜曰逆，逆则死；行所胜曰从，从则活[⑥]。八风四时之胜，终而复始[⑦]，逆行一过[⑧]，不复可数。论要毕矣。

【注释】

①搏脉：即脉搏击于指下。搏，搏击。痹躄：病名。肢体痛重为痹，足跛不能行为躄。

②脉孤：无冲和胃气的真脏脉。消气：阳气耗损。高世栻："脉者血之先，脉孤则阳气内损，故为消气。孤，谓弦、钩、毛、石，少胃气也。"

③虚泄：脉虚而泄利。夺血：伤夺阴血。

④孤为逆，虚为从：高世栻："脉孤而无胃气，真元内脱，故为逆，虚泄而少血液，则血可渐生，故为从。"

⑤以太阴始：王冰："以气口太阴之脉，定四时之正气。"太阴，手太阴肺脉，就是寸口脉。

⑥"行所不胜"四句：指四时、脉象与五行的关系。行所不胜，即克我者，如春见秋脉，夏见冬脉，此为逆，故预后不良；行所胜，即我克者，如春见长夏脉，夏见秋脉，此为顺，故预后良好。

⑦"八风四时"两句：指四时正常气候。吴崑："八风，八方之风。四时，春夏秋冬也。胜，各以所王之时而胜也。终而复始，主气不变也，言天之常候如此。"

⑧逆行一过：指四时气候失常。张介宾："设或气令失常，逆行一过，是为回则不转，而至数紊乱无复可以胜计矣。过，失也，喻言人之色脉，一有失调，则奇恒反作，变态百出。"

【译文】

脉象搏击于指下，或为痹证，或为躄证，或为寒热之气相交为病。

脉见孤绝，是阳气损耗；脉见虚弱，而又有泄泻，为阴血损伤。脉见孤绝，为逆，预后不良；脉见虚弱，为顺，预后较好。诊脉时运用奇恒之法，从手太阴经之寸口脉来研究。如出现为主令的四时、五行所克制的脉象，为逆，预后不良；如出现克制主令的四时五行的脉象，为从，预后良好。至于八风、四时之间的相互胜复，则循环无端，终而复始，假如四时气候失常，就不能用常理来推断了。这就是揆度、奇恒的全部要点。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题解】

诊要，诊治疾病的要道。经终，十二经脉之气终绝。本篇有两个重点：一是阐明诊察要道与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与针刺方法的关系。二是具体论述十二经脉终绝的临终表现。故以《诊要经终论》名篇。篇中还指出针刺胸腹部位，要注意避开五脏，并指出了避开五脏的方法和误伤五脏的死期。说明只有了解内在脏器的部位以及正确掌握针刺的手法，才能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本篇名言："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黄帝问曰：诊要何如？

岐伯对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①]，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②]，人气在脾[③]。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④]。十一月十二月，冰复[⑤]，地气合[⑥]，人气在肾[⑦]。

【注释】

①方：王冰："方，正也。言天地气正发生其万物也。"

②正方、定发：王冰："天气正方，以阳气明盛也。地气定发，为万物华而欲实也。"定发，指地气正在发生。定，正也。

③人气在脾：张琦："按本文言人气所在，与《金匮真言论》、《四时刺逆从论》诸义不同。三月、四月之在脾，九月、十月之在心，尤难曲解，故依王义说之，以俟知者。"

④人气在心：吴崑："去秋入冬，阴气始凝，地气始闭，阳气在中。人以心为中，故人气在心也。"姚止庵："天地之气，由阳返阴，人气之火，尽摄合而还于心。"本句"人气在心"不易理解，引吴、姚二注，供参考。

⑤冰复：高世栻："复，犹伏也。水冰气伏，故冰复。"

⑥合：闭合。吴崑："合，闭而密也。"

⑦人气在肾：人体之气深藏于肾。王冰："夫气之变也，故发生于木，长茂于土，盛高而上，肃杀于金，避寒于火，伏藏于水，斯皆随顺阴阳气之升沉也。"

【译文】

黄帝问：诊病的要领是什么？

岐伯回答说：正月、二月，天气开始升发，地气开始萌动，这时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当方盛，地气正在发育而万物华茂而欲结实，这时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极，地气升高，这时人气在头部。七月、八月，阴气开始肃杀，这时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渐盛，开始结冰，地气开始闭藏，这时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冻增厚，地气闭密，这时人气在肾。

故春刺散俞[①]，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②]。夏刺络俞[③]，见血而止，尽气闭环[④]，痛病必下。秋刺

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冬刺俞窍于分理⑤，甚者直下⑥，间者散下⑦。

【注释】

①散俞：散在各经的一般经穴。

②“甚者”两句：吴崑：“病甚者，久留其针，待其传气，日一周天而止。少差而间者，暂留其针，伺其经气环一周身而止。”甚，病重。间，病轻。传，针刺时需候经气传布。环，循环。

③络俞：浅在络脉间的腧穴。张介宾：“谓诸经浮络之穴，以夏气在孙络也。”

④尽气：邪气尽除。闭环：以手扪闭针孔，经气即可正常循环运转。

⑤刺俞窍于分理：针刺腧穴到达肉分腠理之间。张介宾：“孔穴之深者曰窍。冬气在骨髓中，故当深取俞窍于分理间也。”

⑥直下：直刺而深取。

⑦散下：针刺入皮肤后，向上、下、左、右不同方向刺之，不如直下所刺之深。

【译文】

所以春天刺经脉分散的腧穴，刺及分肉腠理，出血而止，病重的针刺后，其气传布才能痊愈，较轻的，候经气循环一周，就可以出针。夏天刺孙络的腧穴，出血而止，邪气除去，用手指按闭针孔，痛病必消除。秋天刺皮肤，针刺时顺着肌肉之分理，不论上下，用同样的方法，观察病人神色，转变而止。冬天深刺腧窍，到达分理之间，病重的，直刺深入；较轻的，可上下左右分散而刺。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译文】

春夏秋冬，各有适宜的刺法，须根据气之所在，来确定针刺部位。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气著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译文】

如果春天误刺了夏天的部位，可使脉乱而气微弱，邪气就会深入，浸淫于骨髓之间，病就不能治愈，使人不思饮食，而且少气。春天误刺了秋天的部位，发为筋挛，因误刺而邪气环周于肺，又发为咳嗽，病不能愈，使人时惊惕，且悲哭。春天误刺了冬天的部位，邪气深入内脏，使人胀满，病不能愈，而且使人多言多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①]。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②]，惕惕如人将捕之[③]。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④]。

【注释】

①解堕：同“懈惰”。

②心中欲无言：吴崑：“肺主声，刺秋分而伤肺，故欲无言。”

③惕惕：惊恐貌。吴崑：“恐为肾志，肺金受伤，肾失其母，虚而自恐也。”

④“令人”两句：张介宾：“夏伤其肾，则精虚不能化气，故令人少气。水亏则木失所养，而肝气益强，故欲怒也。”

【译文】

夏天误刺了春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筋力倦怠。夏天误刺了秋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心中不欲言，惕惕然好像有人来抓捕自己似的。夏天误刺了冬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气虚，时常发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译文】

秋天误刺了春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惕然不宁，想要做事，一会儿又忘了。秋天误刺了夏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嗜睡，而且多梦。秋天误刺了冬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时时发冷。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①]。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注释】

①眠而有见：睡眠中多有异常之梦。张介宾："肝藏魂，肝气受伤，则神魂散乱，故令人欲卧不能眠，或眠而有见，谓怪异等物也。"

【译文】

冬天误刺了春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欲睡又不能安眠，即便得眠，又梦境纷纭。冬天误刺了夏天的部位，病不能愈，脉气上逆，邪气闭阻于脉，发为诸痹。冬天误刺了秋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常常口渴。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①]；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刺避五脏者，知逆从也。所谓从者，鬲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②]，乃从单布上刺，刺之不愈复刺。刺针必肃，刺肿摇针[③]，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

【注释】

①环：经气运行一周。吴崑："心为天君，不可伤损，刺者误中其心，则经气环身一周而人死矣。凡人一日一夜，营卫之气五十度周于身，以百刻计之，约二刻而经气循环一周也。"一刻相当0.24小时，二刻即28.8分钟，约当30分钟。

②憿(jī)：马元台："憿，当作幭。幭者，巾也。"马说是。幭，裹腿布。

③摇针：扩大针孔，以泻其邪气。

【译文】

凡针刺胸腹部，必须避开五脏。误中心脏，经气环身一周就会死；误中脾脏，五日就会死；误中肾脏，七日就会死；误中肺脏，五日就会死；误中膈膜的，皆为伤中，虽然当时表面上看疾病痊愈了，但不过一年其人必死。针刺时避开五脏的关键，在于要知道下针的逆从。所谓从，就是要明白膈和脾肾等的具体部位，不知道的人不能避开，就会刺伤五脏，那就是逆。凡针刺胸腹时，应先用布巾像裹腿一样缠绕胸腹，然后从单布上针刺，如果刺之而不愈，可以再刺。在针刺时，必须安静严肃，如刺脓肿病，可以用摇针手法以出脓血，如刺经脉病，就不要摇针。这是刺法的一般准则。

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

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①]，其色白，绝汗乃出[②]，出则死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睘绝系[③]，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④]，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⑤]。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注释】

①戴眼：两目上视，不能转动。反折：身背反张。瘛疭(chìzòng)：手足抽掣。

②绝汗：王冰："谓汗暴出而不流，旋复干也。"气将绝则汗出如珠，着身不流。气散则汗出如油，喘而不休。皆为死证，故称"绝汗"。

③目睘(qióng)绝系：指两目直视而目系属脑之气已绝。目睘，两眼直视惊恐貌。睘，目惊视。绝系，即眼球内连于脑的脉络。系，指目系，又名"眼系"、"目本"。《灵枢·大惑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

④齿长：由于牙龈收缩而牙齿似乎增长。张介宾："肾主骨，肾败则骨败，故齿根不固，长而垢也。"

⑤卵：睾丸。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十二经气绝的临终表现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说：太阳经脉气绝的临终表现是，两目上视，身背反张，手

足抽搐，面色发白，出绝汗，绝汗一出，就要死了。少阳经脉气绝的临终表现是，耳聋，周身骨节松懈，两目直视如惊，眼睛不转动，一日半就要死了，临死时，面色先现青白色，就要死了。阳明经脉气绝的临终表现是，口眼歪斜瞤动，时发惊惕，言语失常，面色发黄，其经脉上下所过之处，出现盛躁之证，由盛躁而麻木不仁，就要死了。少阴经脉气绝的临终表现是，面色灰黑，牙龈收缩而牙齿似乎变长，并满积污垢，腹部胀闭，上下不相通，就要死了。太阴经脉气绝的临终表现是，腹胀闭塞，不得喘息，常欲嗳气，并且呕吐，呕则气上逆，气上逆则面红赤，如气不上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色灰黑，皮毛憔悴而死了。厥阴经脉气绝的临终表现是，病人胸中发热，咽喉干燥，小便失禁，心胸烦躁，渐至舌卷，睾丸上缩，便要死了。这就是十二经脉气败绝的表现。

卷 五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题解】

本篇是专门讨论诊断方法的。如望诊的精明、五色，以及五脏的形态变化；闻诊的声音变化；问诊的大小便和各种梦境；切诊的脉象、诊法，以及与时令、疾病的关系等。内容丰富多彩，已经具备了中医诊断学的初步规模。而经文中特别强调了望色、切脉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脉诊的要领，以及望色等有关的精湛微妙的问题，所以篇名《脉要精微论》。本篇名言："得守者生，失守者死。""持脉有道，虚静为保。"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

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阳气未动，阴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①]。

【注释】

①有过之脉：有病之脉。

【译文】

黄帝问道：诊脉的方法如何？

岐伯回答说：诊脉常在清晨，因为这时阳气未曾扰动，阴气还未散尽，又未用过饮食，经脉之气不亢盛，络脉之气也调和，气血未扰乱，所

以容易诊出有病的脉象。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①]，察五色[②]，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③]，决死生之分。

【注释】

①动静：脉象搏动的变化。精明：即精光，两目的瞳神。

②五色：面部红、黄、青、白、黑五种色泽。

③参伍：相参互证，对比异同。

【译文】

在诊察病人脉象动静变化的同时，还要看他的两目瞳神，面部色泽，从而分辨五脏是有余还是不足，六腑是强还是弱，形体是盛还是衰，将这几个方面加以综合考察，来判别病人的死、生。

夫脉者，血之府也[①]。长则气治[②]，短则气病[③]，数则烦心[④]，大则病进[⑤]。上盛则气高[⑥]，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⑦]，细则气少[⑧]，涩则心痛[⑨]。浑浑革至如涌泉[⑩]，病进而危弊；绵绵其去如弦绝[⑪]，死。

【注释】

①脉者，血之府：脉是血液聚会的地方。

②长：指长脉，脉体过于本位。治：有顺的意思。

③短：短脉，脉体短而不及本位。

④数：数脉，即一息六至。烦心：心里烦热。

⑤大：大脉，脉象满指，大实有力。病进：病势正在发展。

⑥上盛：上部脉，寸脉搏动有力。盛，搏动有力。下文“下盛”，下部

脉，尺脉。

⑦代：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还，为一种有规律的间歇脉。

⑧细：细脉。应指脉细如丝。

⑨涩：涩脉，往来滞涩，如轻刀刮竹。

⑩“浑浑”句：王冰：“浑浑，言脉气乱也。革至者，谓脉来弦而大，实而长也。如涌泉者，言脉汩汩，但出而不返也。”

⑪“绵绵”句：王冰：“绵绵，言微微似有，而不甚应手也。如弦绝者，言脉卒断，如弦之绝去也。”

【译文】

脉是血液聚会的地方，而血的循行，要依赖气的统率。脉长说明气机顺达，脉短说明气分有病，脉数说明心里烦热；脉大表示病势进增。若见上部脉盛，是病气塞于胸；若见下部脉盛，是病气胀于腹。代脉是病气衰，细脉是病气少，涩脉是病气痛。脉来刚硬混乱，势如涌泉，这是病情加重，到了危险地步；若脉来似有似无，其去如弓弦断绝，那是必死的。

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①]；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②]，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③]，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④]，不欲如地苍[⑤]。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⑥]。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注释】

①赭(zhě)：色赤而紫。

②苍璧之泽：色泽青而明润。苍，青绿色。璧，玉石。

③罗裹雄黄：黄中透红之色。罗，丝织物。雄黄，药名。

④重漆色：色泽黑而有光泽。重，重复，漆之又漆，谓“重漆”。

⑤地苍：地之苍黑，枯暗如尘。

⑥“五色”两句：吴崑：“真元精微之气，化作色相，毕现于外，更无藏蓄，是真气脱也，故寿不久。”

【译文】

眼目、面部五色，是精气的外在表现。赤色应该像白绸里裹着硃砂一样，隐现着红润，不应像赭石那样，赤而带紫；白色应该像鹅的羽毛，白而光洁，不应像盐那样，白而晦暗；青色应该像苍璧，青而润泽，不应像青靛那样，青而沉暗；黄色应该像罗裹雄黄，黄中透红，不应像土那样，黄而沉滞；黑色应该像重漆，黑而明润，不应像地苍色那样，黑而枯暗。假如五脏真脏之色显露于外，那么寿命也就不能长了。人的眼睛，是用来观察万物，辨别黑白，审察长短的。如果长短不分，黑白颠倒，就证明精气衰败了。

五脏者，中之守也[①]。中盛藏满，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②]，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③]，是门户不要也[④]。水泉不止者[⑤]，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注释】

①五脏者，中之守：五脏的作用是藏精气而守于内。中，内。守，藏。

②不避：不别，不分。

③仓廪：指脾胃。谷藏曰“仓”，米藏曰“廪”。仓廪指储藏米谷的仓库。中医认为脾胃有受纳腐熟水谷，运化精微的功能，故称脾胃

为“仓廪”。

④门户不要(yāo):大便失禁。要,约束。

⑤水泉:小便的美称。

【译文】

五脏的作用是藏精守内的。如果腹气盛,脏气虚满,说话声音重浊,像从内室中发出的一样,这是中气被湿邪阻滞的缘故。如果讲话时声音低微,好半天才说下句话,这表明正气衰败了。如果病人不知收拾衣被,言语错乱,不分亲疏远近,这是精神错乱了。如果肠胃不能纳藏水谷,大便失禁,这是肾虚不能固摄造成的;如果小便失禁,这是膀胱不能闭藏造成的。总之,如果五脏能够内守,病人的健康就能恢复;否则,五脏失守,病人就会死亡。

夫五府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①,头倾视深②,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③,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④,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

【注释】

①精明之府:精气聚集的处所。

②头倾视深:头部侧垂,两目深陷无光。

③偻附:曲背低头。

④振掉:动摇。

【译文】

五府是人体强健的基础。头是精明之府,如果头部下垂,眼胞内陷,说明精神要衰败了。背是胸之府,如果背弯曲而肩下垂,那是胸要

坏了。腰是肾之府，如果腰部不能转动，那是肾气要衰竭了。膝是筋之府，如果屈伸困难，走路时曲背低头，那是筋要疲惫了。骨是髓之府，如果不能久立，行走动摇不定，那是骨要衰颓了。总之，如五府能够由弱转强，就可复生；否则，就会死亡。

岐伯曰：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关格。

【译文】

岐伯说：脉气有时会与四时之气相反，如相反的形象为有余，这是邪气胜了精气；相反的形象为不足，这是由于血气先已消损。按照时令来讲，脏气当旺，脉气应有余，却反见不足的，这是邪气胜了精气；脉气应不足，却反见有余的，这是正不胜邪，血气消损而邪气猖獗。这种阴阳气血不相顺从、邪正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的疾病名叫关格。

帝曰：脉其四时动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变奈何？知病乍在内奈何[①]？知病乍在外奈何？请问此五者，可得闻乎？

岐伯曰：请言其与天运转也。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②]，为冬之怒[③]；四变之动[④]，脉与之上下[⑤]。以春应中规[⑥]，夏应中矩[⑦]，秋应中衡[⑧]，冬应中权[⑨]。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

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

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声合五音⑩，色合五行⑪，脉合阴阳。

【注释】

①乍：突然。

②忽：急。此指秋气劲急。

③怒：此指严冬的气势。

④四变之动：春夏秋冬四时的变迁。

⑤上下：往来。即脉象浮沉盛衰的变化。

⑥春应中规：形容春脉应合于规之象，圆滑流畅。中，符合。规，画圆的工具。

⑦夏应中矩：形容夏脉应合于矩之象，洪大方正。矩，画方形的工具。

⑧秋应中衡：形容秋脉应合于衡之象，轻平虚浮。衡，秤杆。称物时上举。

⑨冬应中权：形容冬脉应合于权之象，沉伏下垂。权，秤砣。称物时下沉。

⑩声合五音：人的声音，和五音相适应。

⑪色合五行：人的气色，青合木，黄合土，赤合火，白合金，黑合水。

【译文】

黄帝问道：脉有四时的变化是怎样的？从诊脉知道疾病的所在是怎样的？从诊脉知道疾病的变化是怎样的？从诊脉知道疾病忽然在内是怎样的？从诊脉知道疾病忽然在外是怎样的？请问这五个问题，可以讲给我听吗？

岐伯回答说：让我说说这五者的变化与天地运转的关系吧。世间万物之外，四方上下六合之内。天地的变化，阴阳的反应，如春天的舒

缓，发展成为夏天的酷热；如秋天的劲急，发展成为冬天的严寒；脉象的往来上下与这四时的变迁是相应的。春脉之应象中规，夏脉之应象中矩，秋脉之应象中衡，冬脉之应象中权。所以四时阴阳的情况，冬至一阳生，到四十五天，阳气微升，阴气微降；夏至一阴生，到四十五天，阴气微升，阳气微降。

这阴阳升降，有一定时间性，与脉象的变化相一致。假如脉象和四时不相应，就可从脉象里知道病是属于何脏；再根据脏气的盛衰，就可以推究出病人的死期。这里的微妙都在脉象上，不可不细心地体察；而体察是有一定要领的，必须从阴阳开始。阴阳亦有开端，它是借着五行产生的；而它的产生又是按一定的法则，即以四时的变化为其规律。看病时就要遵循着这个规律而不能偏离，将脉象与天地阴阳的变化联系起来考虑。如果真正掌握了这种联系起来看问题的诀窍，就可以预知死生了。总起来说，人的声音是与五音相适应的，人的气色是与五行相适应的，而人的脉象则是与天地四时的阴阳变化相适应的。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①

【注释】

①按：本节内容与本篇主旨不符，其相似内容见于《灵枢·淫邪发梦》，当是错简于此。

【译文】

于是知道阴气盛则梦渡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见大火烧灼，阴阳俱盛，则梦相互残杀毁伤。上部盛则梦上飞，下部盛则梦下堕，如过饱

的时候，则梦送物于人，如过饥的时候，则梦欲取物。肝气盛，则梦发怒，肺气盛，则梦哭泣。如腹中短虫多，则梦见众人集聚；长虫多，则梦见打架损伤。

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①]；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②]，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③]，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④]，持脉之大法。

【注释】

①如鱼之游在波：比喻春脉浮而未显。

②下肤：脉搏由浮而微沉，非轻举所能触知。

③蛰虫：藏伏土中越冬的虫。

④六者：指春、夏、秋、冬、内、外。

【译文】

所以持脉有一定的要诀，虚心静气是宝贵的。脉象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春天脉上浮，像鱼游波中一样；夏天脉充皮肤，浮泛然像万物充盛似的；秋天脉见微沉，似在肤下，就像蛰虫将要入穴一样；冬天脉沉在骨，像蛰虫密藏洞穴，人们深居室内似的。所以说：要知道脉之在里怎样，必须深按才能得其要领；而要知道脉之在表怎样，则要着重根据病情来推究致病的本源。以上春、夏、秋、冬、内、外这六点，就是持脉的大法。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当消环自已[①]。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耎而散者，当病灌汗[②]，至令不复散发也[③]。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

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泽者④，当病溢饮⑤，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⑥。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⑦；其耎而散者，当病食痹⑧。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耎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骭肿⑨，若水状也。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其耎而散者，当病少血，至令不复也。

【注释】

①“心脉搏坚”四句：搏坚而长、耎而散，脉象搏动坚硬而过于本位、虚软而细散。徐春甫：“搏、坚，皆为太过。耎而散，皆为不及。五脏各因太过不及而病也。”消环自已，脉象搏动坚硬而过于本位，虚软而细散。张介宾：“消，尽也。环，周也。谓期尽一周，即病自已矣。”

②灌汗：形容汗出如洗。《脉经》作“漏汗”于意更明。肺脉耎而散为肺虚，肺合皮毛，肺虚则皮毛不固，故自汗或盗汗。

③至令不复散发也：张介宾：“汗多亡阳，故不可更为发散也。”

④色泽：面色光泽。张志聪：“《金匮要略》云：夫水病人，面目鲜泽。盖水溢于皮肤，故其色润泽也。”

⑤溢饮：病名。水气外溢于皮肤四肢。

⑥易：《甲乙经》作“溢”，于意为长。

⑦折髀(bì)：股部疼痛如折。髀，股部。

⑧食痹：病名。张介宾：“食痹者，食入不化，入则闷痛呕汁，必吐出乃止。”

⑨足骭(héng)肿：小腿连及足部浮肿。骭，胫骨。

【译文】

心脉搏坚而长的，当病舌卷而不能言语；其脉软而散的，则属刚脉

渐转柔和，当营卫之气循环一周的时间，病自痊愈。肺脉搏坚而长的，当病唾血；其脉软而散的，当病盗汗，汗出如漏，不能再用发散法治疗了。肝脉搏坚而长，面部不见青色的，当为跌坠受伤或搏击致伤等病，因而淤血积聚胁下，使人喘逆；其脉软而散，而面色鲜泽的，当病溢饮，溢饮病是由于口渴时暴饮多饮，以致水气流入肌肉皮肤之间、肠胃之外而致。胃脉搏坚而长，面色红赤，当病髀痛如折；其脉软而散，则胃气不足，当病食痹。脾脉搏坚而长，面色发黄的，当病少气；其脉软而散，面无光泽的，当病足胫浮肿，像水肿之状。肾脉搏坚而长，面黄而赤的，当病腰痛如折；其脉软而散，当病精血虚少，使身体不能恢复健康。

帝曰：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病形何如？

岐伯曰：病名心疝[①]，少腹当有形也。

帝曰：何以言之？

岐伯曰：心为牡脏[②]，小肠为之使[③]，故曰少腹当有形也。

帝曰：诊得胃脉，病形何如？

岐伯曰：胃脉实则胀，虚则泄[④]。

【注释】

①心疝：病名。寒邪侵犯心经所致的急性痛证。证见下腹有形块突起，气上冲胸，心暴痛。

②心为牡脏：心脏属阳。张介宾："牡，阳也。心属火，而居于膈上，故曰牡脏。"

③小肠为之使：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称小肠为"心之使"。

④"胃脉实"两句：高世栻："胃脉有余而实，则胀。胀，腹胀，脾实之病也。胃脉不足而虚，则泄。泄，溏泄，脾虚之病也。举胃与脾，则凡腑与脏合之脉，可类推，其因腑病脏矣。"

【译文】

黄帝问：诊得心脉绷急，这是什么病？病的症状怎样？

岐伯说：病名叫做心疝，少腹部位当有形征出现。

黄帝说：为什么这么说？

岐伯说：心为阳脏，与小肠相表里，小肠位在少腹中，所以说少腹当有形征出现。

黄帝说：诊得胃脉有病，它的症状怎样？

岐伯说：如果胃脉盛实，其病为脘腹胀满；胃脉虚弱，其病为泄泻。

帝曰：病成而变[①]，何谓？

岐伯曰：风成为寒热[②]，瘅成为消中[③]，厥成为巅疾[④]，久风为飧泄[⑤]，脉风成为疠[⑥]。病之变化，不可胜数。

【注释】

①病成而变：疾病的成因及其变化。

②风成为寒热：风邪造成的病表现为恶寒发热。王冰："《生气通天论》曰：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故风成为寒热也。"

③瘅(dān)成为消中：热邪造成的疾病表现为多食而易饥的消中。吴崑："瘅，热邪也。积热之久，善食而饥，名曰消中。"

④厥成为巅疾：厥逆之气上行造成的疾病为癫痫。吴崑："巅、癫同，古通用。气逆上而不已，则上实而下虚，故令忽然癫仆，今世所谓五癫也。"

⑤久风为飧泄：张志聪："风乃木邪，久则内干脾土，而成飧泄矣。故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飧泄，病名。指泄泻完谷不化。

⑥疠：疠风，即麻风病。

【译文】

黄帝问：疾病的成因及其变化怎样？

岐伯说：因于风邪，则变为寒热；因于热邪，则变为消中；因于气逆不已，则变为癫疾；因于久风入中，则变为飧泄；因于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则变为疠风。疾病变化多端，难以说完。

帝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皆安生？

岐伯曰：此寒气之钟[①]，八风之变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此四时之病，以其胜治之，愈也[②]。

【注释】

①钟：聚集。

②“以其胜”两句：张志聪：“以胜治之者，以五行气味之胜治之而愈也。如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如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辛胜酸之类。”

【译文】

黄帝说：各种痈肿、筋挛、骨痛，都是怎样产生的？

岐伯说：这是由于寒气聚集，风邪侵袭而变成的。

黄帝说：怎样治疗？

岐伯说：这是四时邪气所致之疾病，用五行相胜法治疗，可以痊愈。

帝曰：有故病，五脏发动，因伤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之病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征其脉小[①]，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②]，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

此久病也；征其脉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肝与肾脉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3]，不见血，已见血，湿若中水也[4]。

【注释】

①征：验征，检查。

②夺：失，失于常态。

③当病毁伤：为暴病损伤。

④湿若中水：为湿邪或水气所伤。若，或。中，伤。

【译文】

黄帝说：有旧病从五脏发动，因而影响到脉色，怎样辨别是久病还是新病呢？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只要验看脉色，就可以辨别出来。如脉虽小而气色不失常的，是新病；如脉不失常而面色失常的，是久病；如脉与色都失常的，是久病；如脉与色都不失常的，是新病。如肝脉与肾脉并至，它的皮色见苍赤色，这是因为暴病跌打损伤，不见血或已见血，形体必肿，如同因于湿邪或水气中伤的症状，这是淤血肿胀。

尺内两傍[1]，则季胁也[2]。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3]，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4]，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5]。上竟上者[6]，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7]，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注释】

①尺内：指尺部脉。

②季胁：胸胁的下部。

③中附上：指关部脉。

④上附上：指寸部脉。

⑤前以候前，后以候后：按寸、关、尺三部脉时，手指向掌侧移少许按之，称为“前”，以候人体之前半面，以手指向臂侧移少许按之，称为“后”，以候人体之后半面。

⑥上竟上者：以按寸部脉的手指向上（掌侧）移。

⑦下竟下者：以按尺部脉的手指向下（臂侧）移。

【译文】

尺部脉两旁以候察季胁。尺外以候察肾，尺内以候察腹。关部脉，左外以候察肝，内以候察膈，右外以候察胃，内以候察脾。寸部脉，右外以候察肺，内以候察胸中，左外以候察心，内以候察膻中。前以候察前，后以候察后。上竟上，以候察胸喉之疾病；下竟下，以候察少腹、腰、股、膝、胫、足的疾病。

粗大者①，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②。来疾去徐③，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④。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有脉俱沉细数者，少阴厥也。沉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眴仆⑤。

【注释】

①粗大：洪大。

②热中：内热。张介宾：“阳实阴虚，故为内热。”

③来疾去徐：脉来急而去缓。来，脉来搏击应指。去，脉去如波浪下落。疾，快。徐，慢。

④恶风：疠风病。即今之麻风病，以其病状险恶，古人以为是感受邪恶之风而致。

⑤眴(xuàn):目眩晕。仆:跌倒。

【译文】

脉象洪大的,是阴不足而阳有余,见于热中病。脉象来急疾而去徐缓的,是上部实而下部虚,见于厥逆和癫仆等病。脉象来徐缓而去疾急的,是上部虚而下部实,见于疠风病。中了恶风,是阳气先受病。有脉象都沉细数的,是足少阴经厥逆病。如脉见沉细数散的,是寒热病。脉浮而散的,是眩仆病。

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①。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诸过者切之②,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推而外之③,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注释】

①其有躁者在手:和下文的"其有静者在足",张介宾:"脉浮为阳,而躁则阳中之阳,若浮而兼躁,乃为阳极,故当在手,谓手三阳经也;若沉细而静,乃为阴极,故当在足,谓足三阴经也。"

②过:有过之脉。切:切脉。

③推而外之:推脉向外。王冰:"脉附臂筋,取之不审,推筋令远,使脉外行。"

【译文】

各种浮脉而不躁急的,病在表阳,可有发热;如浮而躁,则病在手三

阳经。各种细脉而沉的，病在里阴，发为骨节疼痛，如果细沉而静，病在足三阴经。数脉而有间歇的，其病在阳脉，可见泄泻及大便脓血。诊察各种有病之脉，见涩象的，是阳气有余；滑象的，是阴气有余。阳气有余，则身发热而无汗；阴气有余，则身多汗而发冷；阴气阳气都有余，则无汗而身寒。推脉向外，而脉气内而不外的，是心腹有积聚在内。推脉向内，而脉气外而不内，是身体有热。如推而向上，而脉上而不下的，是腰足之间寒冷；如推而下之，而脉下而不上的，是头项疼痛。重按至骨，而脉气少的，是腰脊疼痛而身有痹病。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题解】

平人是气血平和的人，也就是健康人。气指脉气，古人说脉不自行，随气而至。象是脉的形象。本篇内容以讨论脉象为主，论述的方法从平人、病人加以对比分析，得出脉象主病概况，故以《平人气象论》名篇。

黄帝问曰：平人何如？

岐伯对曰：人一呼脉再动①，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②，闰以太息③，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④。

【注释】

①再动：两至。动，至。

②呼吸定息：两次呼吸之间的间歇。

③闰以太息：张介宾："闰，余也，犹闰月之谓。言平人长息之外，间有一息甚长者，是谓闰以太息。"即脉搏有余不尽而复初的意思。

④调：有计算的意思。

【译文】

黄帝问道：平人的脉象怎样呢？

岐伯答说：平人的脉象，一呼脉跳动两次，一吸脉也跳动两次，一呼一吸叫做一息。另外，一吸终了到一呼开始的交换时间，共有五次搏动，这是闰以太息，叫做平人。平人也就是无病的人。诊脉的法则，一般以不病的平人为标准来诊察病人，医生就是无病的平人，所以平调自己的呼吸来为病人诊脉，这是一般的法则。

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①]；尺不热脉滑曰病风。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②]。

【注释】

①尺热：尺部的皮肤发热。尺，指尺肤，即前臂内侧皮肤。

②乍疏乍数：脉忽慢忽快。疏，慢。数，通“速”，快。

【译文】

人一呼，脉跳动一次；一吸，脉也跳动一次，这是气虚的现象。若人一呼，脉跳动三次；一吸，脉也跳动三次并且躁急，尺部皮肤发热，这是温病；尺肤不热，脉象往来流利的，这是风病。若人一呼，脉跳动在四次以上的必死，脉象中断不复至的必死，脉象忽慢忽快的也必死。

平人之常气禀于胃[①]，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注释】

①常气：正常的脉气。

【译文】

人的正常脉气来源于胃，胃气就是平人脉息的正常之气。人的脉

息如无胃气，是逆象，逆象主死。

春胃微弦曰平[①]，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②]；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③]，肝藏筋膜之气也。

【注释】

①春胃：春时有胃气的脉象。弦：应指如循弓弦。

②胃而有毛曰秋病：意思是若脉虽有胃气，而兼见秋脉，这是春见秋脉，至秋要发病。毛，指秋令时所主的脉象。

③脏真：五脏的真气。

【译文】

春时的脉象，弦中稍带有冲和的胃气是平脉，如果弦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是肝病。假如只见弦脉而无冲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虽有胃气，而兼见毛脉，这是春见毛脉，至秋天就要生病；倘若毛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春天脏真之气散发于肝，肝脏藏筋膜之气。

夏胃微钩曰平[①]，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

【注释】

①钩：脉来洪大，有来盛去衰如钩端微曲之象。

【译文】

夏时的脉象，钩中稍带有冲和的胃气是平脉，如果钩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是心脏有病。假如只见钩脉而无冲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虽

有胃气，而兼见石脉，这是夏见冬脉，至冬天就要生病；倘若石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夏天脏真之气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弱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

【译文】

长夏的脉象，微软弱而有冲和的胃气是平脉，如果弱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是脾脏有病。假如但见弱脉而无冲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软弱脉中，兼见石脉，到了冬天就要生病；倘若石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长夏脏真之气濡润于脾，脾脏主肌肉之气。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脏真高于肺，肺藏皮毛之气也。

【译文】

秋时的脉象，微毛而有冲和之象的是平脉，如果毛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是肺脏有病。假如但见毛脉而无胃气，就要死亡；若毛脉中兼见弦脉，至春天就要生病；倘若弦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秋时脏真之气高藏于肺，肺脏主藏皮毛之气。

冬胃微石曰平[①]，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注释】

①石：形容坚而沉的脉象。

【译文】

冬时的脉象，沉石而有冲和之象的是平脉，如果石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是肾脏有病。假如但见石脉而无胃气，就要死亡；若沉石脉中兼见钩象，至夏天就要生病；倘若钩脉太甚了，就会立即生病。冬时脏真之气下藏于肾，肾脏主藏骨髓之气。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①]。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手，脉宗气也[②]。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注释】

①虚里：位于左乳下，心尖搏动处。胃之大络何以谓虚里，未见诸家说明，窃以意度之。里，本意为民居，人所聚居之处。人居于大地之上，土为万物之母，胃气属土。虚，为空虚、冲虚，如《老子》曰："冲气以为和也。"所以虚为气之性，气性冲虚。胃之大络为胃之气血集中之处，如人群聚居，故曰"里"；气性冲虚，故曰"虚"。因以"虚里"名"胃之大络"。

②宗气：胃为十二经之海，虚里为众脉之气所聚，故曰"宗气"。宗，聚集之意。

【译文】

胃经的大络，叫做虚里。贯膈而上络于肺，出于左乳下，其脉搏动应手，这是脉的宗气。倘若跳动极剧，而时兼断绝，这是病在膻中的症候；若见跳动时止，位置横移的，主病有积块；倘若脉绝不至，就要死亡。如果乳下虚里处脉搏动剧振衣，是宗气外泄的现象。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①]。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②]，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③]，曰肩背痛。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④]。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⑤]，病在内。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脉急者[⑥]，曰疝瘕少腹痛。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缓而滑曰热中[⑦]。盛而紧曰胀[⑧]。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脏[⑨]，曰难已。

【注释】

①寸口：亦名“气口”或“脉口”。

②中手：指脉息应指而言。

③促上击：脉独盛于寸口，应指有短促迫疾之感。

④疝(shàn)：疝气。瘕(jiǎ)：腹中积块。

⑤小实：指脉凝聚固结。

⑥脉急：脉紧。

⑦缓而滑曰热中：脉来纵缓滑利是阳热有余。

⑧盛：脉的气势有余。紧：脉象绷急。

⑨不间脏：指相克而传，如心病传肺是火克金，肝病传脾是木克土等。五行之间，连续者为生，隔一者为克。如木火土之间，木生火，而克土。

【译文】

要了解寸口的太过与不及。寸口脉应指而短，其病头痛。寸口脉应指而长，其病足胫痛。寸口脉应指短促迫疾，有上无下，主肩背痛。

寸口脉应指沉紧的，其病在中。寸口脉应指浮盛的，其病在表。寸口脉应指沉弱的，主寒热及疝瘕积聚少腹痛。寸口脉应指沉紧并有横斜的形状，主胁下，腹中有横积作痛。寸口脉应指沉而喘，病发寒热。脉象盛滑而紧的，是外在的六腑病，脉象小实而坚的，是内在的五脏病。脉来小弱而涩的，主久病。脉来浮滑而疾的，主新病。脉来绷急的，主病疝瘕少腹作痛。脉来滑利的，主病风。脉来涩滞的，主病痹。脉来缓滑的，其病热中。脉来盛紧的，主病腹胀。总之，脉象与四时阴阳相应，病易痊愈；脉象与四时阴阳相反，病就不易好了。脉与四时相应为顺，即使患病，也无其他危险；如脉与四时相反，病是难以痊愈的。

臂多青脉，曰脱血。尺缓脉涩，谓之解㑊安卧[①]。尺热脉盛，谓之脱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寒脉细，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

【注释】

①解㑊(yì)：懈怠，懒于行动。解，通“懈”。

【译文】

手臂多见青脉，是由于失血。尺肤缓而脉见涩象，主倦怠无力，喜卧。尺肤热而脉来盛，主大失血。尺肤涩，脉来滑，主多汗。尺肤寒，脉来细，主大便泄泻。尺肤粗，脉气常显热者，主热在里。

肝见庚辛死[①]；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

【注释】

①肝见庚辛死：肝的真脏脉出现，至庚辛日当死。肝，指肝之真脏

脉。肝属木，庚辛属金，金为木之所不胜，故“肝见庚辛死”。以下同理。

【译文】

肝之真脏脉出现，至庚辛日死；心之真脏脉出现，至壬癸日死；脾之真脏脉出现，至甲乙日死；肺之真脏脉出现，至丙丁日死；肾之真脏脉出现，至戊己日死。这就是真脏脉出现死亡的日期。

颈脉动喘疾咳[①]，曰水。目裹微肿[②]，如卧蚕起之状[③]，曰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④]。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目黄者曰黄疸。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⑤]，妊子也。

【注释】

①颈脉：古称“人迎脉”，今指颈动脉。

②目裹：眼胞。

③卧蚕起之状：蚕眠之后必脱皮，脱皮后其皮色润泽有光。

④胃疸(dǎn)：病名。黄疸之一种。

⑤手少阴脉动甚：手少阴是与手太阴寸口脉相对的腕后尺侧的脉。搏动较弱，一般人不易诊到，但妇女孕后，此脉搏动明显，所以说，“动甚，妊子也”。

【译文】

颈部脉搏动异常，并见喘咳症状，主水病。眼胞浮肿如蚕眠后之状，也是水病。小便颜色黄赤，喜卧，是黄疸病。食后仍觉得饥饿，是胃疸病。面部浮肿为风，足胫肿为水，眼珠发黄的，是黄疸。妇人手少阴脉动甚的，是怀孕的现象。

脉有逆从四时[①]，未有脏形[②]，春夏而脉瘦[③]，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

【注释】

①逆从：偏义复词，偏逆。

②脏形：根据中医五脏应四时理论，五脏各有其主时。如春季为肝脏所主之时，所以春天正常的脉象略带弦象，这就是五脏应时而显之脉象。形，象也。

③脉瘦：指脉沉细而小。

【译文】

脉有逆四时的，就是当其时不出现主时之脏的脉象，却反见它脏的脉象，如春夏的脉反见瘦小，秋冬的脉反见浮大，这就叫做逆四时。风热的脉应该躁，反见沉静；泄泻脱血的病，脉应该虚，反见实脉；病在内的，脉应实，反见虚；病在外的，脉应浮滑，反见涩坚。这样的病都难治，是因为违反了四时。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译文】

人以水谷为生命的根本，所以断绝了水谷，就要死。脉没有胃气，也要死。什么是无胃气，就是仅见真脏脉，而没有冲和胃气的脉。所说的脉无冲和胃气，就是肝脉不见弦象，肾脉不见石象。

少阳脉至，乍数乍疏[①]，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②]；太阳脉至，洪大以长[③]。

【注释】

①“少阳”两句：少阳主正月、二月，此时阳气尚微，脉来进退未定，乍密乍疏。少阳表示所主的月份时令。数，有密的意思。

②“阳明”两句：阳明主三月、四月，此时阳气未盛，阴气尚存，脉虽浮大而仍兼短象。

③“太阳”两句：太阳主五月、六月，此时阳气大盛，脉来洪大而长。

【译文】

少阳主正月二月，这时的脉来，是乍密乍疏，乍短乍长的；阳明主三月四月，这时的脉来，是浮大而短的；太阳主五月六月，这时的脉来，是洪大而长的。

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①]，如循琅玕[②]，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③]，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④]，如操带钩，曰心死。

【注释】

①累累：连续不断。

②琅玕(lánggān)：石而似玉。这里比喻脉的圆滑。

③喘喘连属：形容脉来如喘气急促的样子。

④前曲后居：形容心脉失去冲和之气，但钩无胃之象。

【译文】

正常心脉来时，像一颗颗连珠，连续不断地流转，如抚摩琅玕的圆滑，这是平脉，夏时是以胃气为本的。如果心脏有了病，脉就显出非常

急数，带有微曲之象，这是病脉。如果脉来前曲后居，如执带钩一样，全无和缓之意，这是死脉。

平肺脉来，厌厌聂聂[1]，如落榆荚[2]，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3]，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注释】

①厌厌聂聂：吴崑："翱翱之象，浮薄而流利也。"厌厌，禾苗美盛貌。聂聂，轻虚和平貌。

②如落榆荚：形容脉象轻浮和缓。

③如循鸡羽：吴崑："如循鸡羽，涩而难也。"

【译文】

正常肺脉来时，轻浮虚软，像吹落榆荚一样轻缓，这是平脉，秋季是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不上不下，如摩鸡的羽毛一样，毛中含有坚劲之意，这是病脉。如果脉来如草浮在水上，如风吹毛动般轻浮不定，这是死脉。

平肝脉来，软弱招招[1]，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注释】

①招招：形容竿梢长而软。

【译文】

正常肝脉来时，像举着竿子，那竿子末梢显得长而软，这是平脉，春

季是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满指滑实，像抚摩长竿一样，这是病脉。如果脉来急而有劲，像新张弓弦似的，这是死脉。

平脾脉来，和柔相离[①]，如鸡践地[②]，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③]，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④]，如鸟之距[⑤]，如屋之漏[⑥]，如水之流[⑦]，曰脾死。

【注释】

①和柔相离(lì)：按之柔和有神。离，通"丽"，附着。

②如鸡践地：形容如鸡足踏地，和缓从容的脉象。

③如鸡举足：汪机："践地，是鸡不惊而徐行也。举足，被惊时急行也。况实数与轻缓相反，彼此对看，尤为明白。"形容脉象疾而不缓。

④如乌之喙(huì)：坚曲之意。喙，鸟嘴。

⑤如鸟之距：如鸟距有钩。距，鸟爪。

⑥如屋之漏：脉象如屋漏水，点滴无伦次。

⑦如水之流：脉象如水流，一去不返。

【译文】

正常脾脉来时，和柔相附有神，像鸡爪落地一样和缓，这是平脉。长夏季节是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充实而数，像鸡往来急走，就是病脉。如果脉来如雀嘴啄物一样坚硬，如鸟跃跳一样快速，如屋漏水一样点滴无伦，如水流之速，去而不返，这是死脉。

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形如引葛[①]，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

来，发如夺索②，辟辟如弹石③，曰肾死。

【注释】

①引：牵引。葛：葛藤，茎蔓生。

②发如夺索：吴崑："两人争夺其索，引长而坚劲也。"即长而坚劲的意思。

③辟辟如弹石：高世栻："辟辟，来去不伦也。如弹石，圆硬不软也。"形容脉象坚实。

【译文】

正常肾脉来时，连绵小坚圆滑，有如心之钩脉，按之坚如石，这是平脉，冬时是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形如牵引葛藤，按之更坚，这是病脉。如果脉来像解索一般，数而散乱，又像弹石一样，促而坚硬，这是死脉。

卷 六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题解】

玉机，有珍重之意；真藏，指脉来无胃气。本篇论五脏脉与四时的关系、脉有胃气的状态、五脏疾病的传变、五脏的虚实，以及一些其他诊察方法等。其中尤以诊脉为重点；而脉息的变化，又以胃气为最要紧，“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无胃气之脉叫真脏脉，真脏脉见，是死证。之所以篇名为《玉机真藏论》，张介宾认为：“玉机，以璇玑玉衡，可窥天道，而此篇神理，可窥人道，故以并言，而实则珍重之辞也。”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

岐伯对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①]，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②]，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③]，此谓不及[④]，病在中。

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⑤]；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⑥]。

帝曰：善。

【注释】

①气：指脉气。

②太过：是说脏气大盛。

③不实：脉不充盈。微：脉来微弱。

④不及：是说脏气不足。

⑤巅疾：巅顶的病，如头痛。

⑥胠(qū)：腋下胁上部位。

【译文】

黄帝问道：春天的脉象如弦，那么怎样才算弦呢？

岐伯答说：春脉是肝脉，属东方的木，具有万物生长的气象，因此它的脉气弱软轻虚而滑，正直而长，所以叫做弦脉。与此相反，就是病脉。

黄帝问：什么是与此相反呢？

岐伯答说：脉气来时，实而且强，这叫做太过，主病在外；脉气来时不实而且微弱，这叫做不及，主病在内。

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都能够发生什么病变呢？

岐伯回答说：太过了，会使人善忘，发生目眩冒闷头痛；如果不及，会使胸部疼痛，牵引背部，向下两胁胀满。

黄帝说：说得好。

帝曰：夏脉如钩，何如而钩？

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

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骨痛，为浸淫[①]；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②]。

帝曰：善。

【注释】

①浸淫：浸淫疮。

②气泄：失气，俗称“放屁”。

【译文】

帝曰：夏天的脉象如钩，那么怎样才算钩呢？

岐伯答说：夏脉就是心脉，属南方的火，具有万物盛长的气象。因此脉气来时充盛，去时反衰，犹如钩的形象，所以叫做钩脉。与此相反，是病脉。

黄帝说：什么是与此相反呢？

岐伯说：其脉气来时盛去时也盛，这叫太过，主病在外；脉气来时不盛，去时反而充盛，这叫不及，主病在内。

黄帝说：夏脉太过与不及，都会发生什么病变呢？

岐伯说：太过会使人发热、骨痛，发浸淫疮；不及会使人心烦，在上部会发生咳唾，在下部会发生失气。

黄帝说：说得好。

帝曰：秋脉如浮，何如而浮？

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其气来，毛而中央坚[①]，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

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秋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2]；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3]。

帝曰：善。

【注释】

①毛：指脉气来时，轻浮如毛。中央坚：中央坚实。

②愠愠(yǔn)：气郁不舒的样子。

③病音：喘息的声音。

【译文】

黄帝问：秋天的脉象如浮，那么怎样才算浮呢？

岐伯答说：秋脉是肺脉，属西方的金，具有万物收成的气象。因此脉气来时，轻虚而且浮，来急去散，所以叫做浮脉。与此相反，就是病脉。

黄帝问：什么是与此相反呢？

岐伯回答说：其脉气来时浮软而中央坚实，两旁虚空，这叫太过，主病在外；其脉气来时浮软而微，这叫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说：秋脉太过和不及，都会发生什么病变呢？

岐伯说：太过会使人气逆，背部作痛，郁闷而不舒畅；如果不及，会使人喘促，呼吸气短、咳嗽，在上部会发生气逆出血，在下的胸部则可以听到喘息的声音。

黄帝说：说得好。

帝曰：冬脉如营[1]，何如而营？

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气来沉以濡，故曰营。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如弹石者②，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③，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胁中清④，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

帝曰：善。

【注释】

①冬脉如营：指冬季脉气营居于内，即沉脉、石脉。吴崑："营，营垒之营，兵之守者也。冬至闭藏，脉沉石，如营兵之守也。"

②弹石：指脉气来如弹石击手。

③如数：脉虚软。

④胁(miǎo)：指季胁下挟脊两旁的空软处。

【译文】

黄帝问：冬天的脉象如营，那么怎样才算营呢？

岐伯说：冬脉是肾脉，属北方的水，具有万物闭藏的气象。因此脉气来时沉而濡润，所以叫做营脉。与此相反，就是病脉。

黄帝问：什么是与此相反呢？

岐伯说：其脉气来时如弹石击手，这叫太过，主病在外；如果脉象浮软，这叫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说：冬脉太过与不及，发生什么病变？

岐伯说：太过会使人身体倦怠，腹痛、气短，不愿说话；不及会使人的心像饥饿时一样感到虚悬，季胁下空软部位清冷，脊骨痛，小腹胀满，小便变色。

黄帝说：说得好。

帝曰：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

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①]。

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

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②]。

帝曰：恶者何如可见？

岐伯曰：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③]。

【注释】

①“孤脏”句：张介宾：“脾属土，土为万物之本，故运行水谷，化津液以灌溉于肝心肺肾四脏者也。土无定位，分王四季，故称孤脏。”

②“善者”两句：正常的脾脉体现于四季的脉象中有柔软和缓之象，而不能单独出现，所以说“善者不可得见”。有病的脾脉则可单独出现，所以说“恶者可见”。

③重强：脾病则身体皆重，舌本强，所以说四肢不举及九窍不通。

【译文】

黄帝问：四时的顺序，是导致脉象逆顺变化的根源，但是脾脉主哪个时令呢？

岐伯说：脾属土，是个独尊之脏，它的作用是用来滋润四旁其他的脏腑的。

黄帝问：那么脾的正常与否，可以看出来吗？

岐伯说：正常的脾脉看不出来，但病脉是可以看出来的。

黄帝问：那么脾的病脉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其脉来时，如水流动，这叫太过，主病在外；其脉来时，如鸟啄食，这叫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问：您说脾是孤脏，位居中央属土，滋润四旁之脏，那么它的太过与不及，都会发生什么病变呢？

岐伯说：太过会使人四肢不能举动，不及会使人九窍不通，身重而不自如。

帝瞿然而起[①]，再拜稽首曰[②]：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③]。神转不迴，迴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注释】

①瞿然：惊异貌。

②稽(qǐ)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即叩头至地。

③道在于一：为医之道在于气血神机的运转如一。一，指气血神机。

【译文】

黄帝惊异地站了起来，跪拜后说：好！我已懂得了诊脉的根本要领和天下的至理。考察五色和四时脉象的变化，诊察脉的正常与异常，它的精要，归结在于一个“神”字。神的功用运转不息，向前不回，倘若回而不运转，就失去了生机。这是最重要的真理，是非常切近微妙的，把它记录在玉版上，藏在脏腑里，每天早上诵读，就把它叫做《玉机》吧。

五脏受气于其所生①，传之于其所胜②，气舍于其所生③，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④，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⑤。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⑥，此所以占死者之早暮也⑦。

【注释】

①“五脏”句：五脏所受的病气，来源于它所生的脏。气，指病气。

②传：指病气相传。所胜：所克之脏。

③舍：留止。

④传行：指病气的传变。

⑤气之逆行：指病气的逆传。

⑥一日一夜五分之：一昼夜分为五个阶段，配合五脏：平旦属肝，日中属心，薄暮属肺，夜半属肾，午后属脾。

⑦占：推测，预测。

【译文】

五脏所受的病气来源于它所生之脏，传给它所克之脏，留止在生己之脏，死于克己之脏。当病到了要死的时候，必先传到克己之脏，病人才死，这所说的就是病气逆行的情况。肝受病气于心，传行到脾，病气留止于肾，传到肺就死了。心受病气于脾，传行到肺，病气留止于肝，传到肾就死了。脾受病气于肺，传行到肾，病气留止于心，传到肝就死了。肺受病气于肾，传行到肝，病气留止于脾，传到心就死了。肾受病气于肝，传行到心，病气留止于肺，传到脾就死了。这都是病气逆行的情况，

以一昼夜的时辰来归属五脏，就可推测出死亡的大体时间。

黄帝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①]，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②]，传五脏而当死，是顺传所胜之次。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③]，言至其所困而死。

【注释】

①不治：不及时治疗。

②“法三月”两句：指患病传变过程的快慢。

③死生：偏意复词，指死。

【译文】

黄帝说：五脏是相通的，病气的转移，都有它的次序。五脏如果有病，就会传给各自所克之脏。若不及时治疗，那么多则三个月、六个月，少则三天、六天，只要传遍五脏就必死。这是指顺所克次序的传变。所以说：能够辨别外证，就可知病在何经；能够辨别里证，就可知危在何日，就是说某脏到了它受困的时候，就死了。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①]。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传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②]，腹中热，烦心出黄[③]，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④]，出白，

一名曰蛊⑤，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⑥，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日死，此病之次也。

【注释】

①风者百病之长也：六淫之气始于风，故称之为“长”。

②发瘅：发黄。吴崑：“瘅，热中之名。”

③出黄：小便黄。

④冤热：蓄热，热极而烦闷。

⑤蛊：病名。指病深日久，形体消瘦，精神萎靡，如虫食物故名。

⑥瘛(chì)：指筋脉拘急相引一类的病。

【译文】

风为六淫之首，所以说它是百病之长。风寒侵入了人体，就会使人的毫毛都立起来，皮肤闭塞，内里发热，这时，可以用发汗的方法治愈；有的会出现麻痹不仁、肿痛等症状，此时可用热敷、火、灸或针刺等方法治愈。如果耽误了，病气就会传行并留止于肺部，这就是肺痹，发为咳嗽上气。如果还不治疗，就会从肺传到肝，这叫肝痹，也叫肝厥，会发生胁痛、不欲食等症状，这时，可用按摩或针刺等方法治疗。如果仍不及时治疗，病气从肝传到脾，这时的病叫做脾风，会发生黄疸、腹中热、烦心、小便黄色等症状，这时，可用按摩、药物和汤浴等方法治疗。如再不及时治疗，病气从脾传到肾，这时的病叫疝瘕，会出现小腹蓄热作痛、小便白浊等症状，又叫做蛊病，这时，可用按摩、药物等方法治疗。如继续耽误下去，病气从肾传到心，就会出现筋脉相引拘挛的症状，叫做瘛病，这时，可用艾灸、药物来治疗。如仍治不好，十天以后，就会死亡。倘病邪由肾传到心，心又反传到肺脏，又发寒热，三天就会死亡，这是疾病传递的次序。

然其卒发者[①]，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卒病矣。因而喜则肾气乘矣[③]，怒则肺气乘矣，思则肝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反其传化。传，乘之名也。

【注释】

①卒：同“猝”。

②次：次序，顺序。

③乘：乘虚侵袭。

【译文】

但假如是猝然发病，就不必根据这个传变的次序治疗；而有的传变也不一定完全依着这个次序。忧、恐、悲、喜、怒这五种情志就会使病气不按着这个次第传变，而突然发病。如过喜伤心，克它的肾气就因而乘之；过怒伤肝，克它的肺气就因而乘之；过思伤脾，克它的肝气就因而乘之；过恐伤肾，克它的脾气就因而乘之；过忧伤肺，克它的心气就因而乘之。这就是疾病不依次序传变的规律。所以病虽有五变，但能够发为五五二十五变，这和正常的传化是相反的。传，是“乘”的别名。

大骨枯槁[①]，大肉陷下[②]，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胭[③]，真脏见，十月之内死[④]。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⑤]，动作益衰，真脏来

见⑥，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腘脱肉，目匡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注释】

①大骨枯槁：形容软弱无力。张介宾："如肩、脊、腰、膝，皆大骨也。"

②大肉陷下：张介宾："尺肤、臀肉，皆大肉也。"腿、臂、臀等处的肌肉都叫大肉。陷下，即形容消瘦枯削。

③脱肉破腘(jùn)：王冰："腘者，肉之标。脾主肉，故肉如脱尽，腘如破败也。"脱肉，形容遍体肌肉消瘦。破腘，形容腘部破败。肘、膝、髀、厌高起处肌肉为腘。

④十月：张介宾："五脏俱伤，而真脏又见，当十日内死。十日者，天干尽而旬气易也。月字误，当作日。"

⑤肩髓内消：意为骨髓内消，肩膀不振。张志聪："肩髓者，大椎之骨髓，上会于脑，是以项骨倾者，死不治也。"

⑥来：新校正："来，当是'未'字之误。"

【译文】

大骨软弱无力，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喘息困难，喘气时身体振动，死期在六个月内，见了真脏脉，就可以预知死日。

大骨软弱无力，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喘息困难，胸中疼痛，牵引肩项，死期在一个月内，见了真脏脉，就可以预知死日。

大骨软弱无力，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喘息困难，胸中疼痛，上引肩项，周身发热，脱肉破腘，真脏脉现，死期在十日之内。

大骨软弱，大肉瘦削，两肩下垂，骨髓内消，动作衰颓，真脏脉未出现，死期在一年内，若见到真脏脉，就可以预知死日。

大骨软弱无力，大肉瘦削，胸中气满，腹中痛，心中气郁不舒，肩项周身俱热，破胭脱肉，目眶下陷，真脏脉出现，目不见人，立即死亡；如尚能见人，是精气尚未全脱，到了它所不胜之时，就会死亡。

急虚身中卒至[①]，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②]，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注释】

①急虚身中卒至：正气一时暴绝，外邪突然中于身，客邪突然至于内脏而产生的病变。

②堕：倾跌下坠。溺：落水淹没。

【译文】

正气一时暴虚，外邪突然侵入人体，五脏隔塞，脉道不通，大气已不往来，就好像跌坠或溺水一样，这样的突然病变，是不能预测死期的。如果其脉绝而不至，或一吸五六至，形肉不脱，就是不见真脏脉，也要死亡。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①]，如新张弓弦，色青白不泽[②]，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③]，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④]，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注释】

①责责然：刀作响的声音，即震震然。

②不泽：不光润。

③薏苡子：药名。即薏苡仁。累累然：形容心之真脏脉象短而坚实。

④辟辟然：形容肾之真脏脉象沉而坚硬。

【译文】

肝脏的真脏脉来的时候，内外劲急如同循着刀刃震震作响，好像新张开的弓弦，面色显著青白而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是要死亡的。心脏的真脏脉来的时候，坚而搏指，像循摩意苡仁那样小而坚实，面色显著赤黑而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是要死亡的。肺脏的真脏脉来的时候，洪大而又非常虚弱，像毛羽触人皮肤，面色显著白赤而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是要死亡的。肾脏的真脏脉来的时候，既坚而沉，像用指弹石那样硬得很，面色显著黑黄而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是要死亡的。脾脏的真脏脉来的时候，软弱并且忽数忽散，面色显著黄青而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是要死亡的。总而言之，凡是见了真脏脉，都是不治的死证。

黄帝曰：见真脏曰死，何也？

岐伯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①，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②。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③，故曰死。

帝曰：善。

【注释】

①手太阴：指寸口脉。

②“故五脏”两句：五脏之气各自在一定的时候，以不同的脉象出现于手太阴寸口。

③病胜脏：指邪气亢盛，正气衰竭。

【译文】

黄帝问：见了真脏脉象，就要死亡，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五脏之气，都依赖胃腑的水谷精微来营养，所以胃是五脏的根本。五脏之气，不能直接到达手太阴的寸口，必须借助于胃气，才能到达手太阴寸口。所以五脏才能各自在一定的时候，以不同的脉象出现于手太阴寸口。如果邪气盛了，精气必然衰败，所以病气严重时，胃气就不能同脏气一起到达手太阴，那真脏脉就单独出现了。独见就是病气胜了脏气，那是要死亡的。

黄帝说：说得好。

黄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①]，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②]，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③]，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④]。

【注释】

①色泽以浮：气色浮润，颜色明润。

②脉弱以滑：指有病之脉，弱而流利。

③色夭：颜色晦暗。

④四难：指病人出现的“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脉实以坚”、“脉逆四时”四种病危的症状。

【译文】

黄帝说：治病的一般规律，是要先诊察病人的形气怎样，色泽如何，以及脉的虚实，病的新旧，然后再治疗，而千万不能错过时机。病人形气相称，是可治之证；气色浮润，病易治愈；脉象和四时相适应，是可治之证。脉来弱而流利，是有胃气的现象，属易治的病。以上都算可治、易治之证，但要及时地进行治疗才行。形气不相称，是难治之证；气色枯燥而不润泽，病不易治愈；脉实并且坚，是更加沉重的病证；如果脉象和四时不相适应，就是不可治之证了。一定要察明这四种困难，清楚地告诉病人。

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①，命曰逆。四时未有脏形②，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

【注释】

①悬绝：是说其脉独见与其他各部悬异殊绝。

②四时未有脏形：五脏脉气未能随四时变化显现于外。

【译文】

所谓脉与四时相逆，就是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而且脉来的时候都是独见而沉涩，这就叫逆。五脏脉气未能随四时变化显现于外，在春夏季节里，反见沉涩的脉象；在秋冬季节里，反见浮大的脉象，这都叫做逆四时。

病热脉静，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病在中脉实坚，病在

外脉不实坚者，皆难治。

【译文】

病属热而脉象反见平静，发生泄利而脉象反倒洪大，出现脱血而反见实脉，病在里而脉象反倒不坚实，这些都是脉证相反的情况，不易治愈。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

岐伯曰：五实死，五虚死。

帝曰：愿闻五实五虚。

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①]，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

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

岐伯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②]，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注释】

①闷瞀(mào)：烦乱。

②后利：指大便通利。

【译文】

黄帝说：我听说根据虚实可以预先判断死生，希望听听这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凡有五实的死，凡有五虚的也得死。

黄帝问：那什么叫做五实五虚呢？

岐伯说：脉来势盛，皮肤发热，肚腹胀满，大小便不通，心里烦乱，这就叫做五实。脉象极细，皮肤发冷，气短不足，大便泄泻，不欲饮食，这

就叫做五虚。

黄帝说：就是得了五实五虚之证，也有痊愈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如果病人能够吃些浆粥，胃气渐渐恢复，泄泻停止，那么得五虚之证的人就可以痊愈；而患五实之证的人如果能汗出大便又通畅了，表里和了，也可以痊愈。这就是根据虚实而决断死生的道理。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题解】

本篇主要讨论三部九候的诊脉方法。三部指诊脉的部位即头、手、足上中下三部；九候是指每一部位中又分为天地人三候，三部综合，共得九候。从三部九候的脉象分析，以了解病情和判断预后，故篇名《三部九候论》。诊脉何以“三部九候”，这与古代的数理哲学有关。张景岳说：“天地虽大，万物虽多，莫有能出乎数者。”客观世界存在着数量关系，即数的规定性。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而且认为数是决定世界万物存在的本质力量，产生了对数的崇拜，进而发展为数理哲学，即以数理作为考察、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中国文化“重数”以《周易》为代表，《易传》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极数知来之谓占”。其后，《管子》、《吕氏春秋》、《礼记·月令》都有“重数”的传统。同样，数理哲学观念也成为《内经》观察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表现在脉诊上就是“三部九候”理论。其根据是“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①]，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②]，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③]，歃血而受[④]，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

纪[5]，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岐伯对曰：妙乎哉问也！此天地之至数。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

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6]。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注释】

①九针：此指九候。“针”疑是误字。

②属：嘱咐。

③著之骨髓，藏之肝肺：形容深刻领会，铭记在心。著，有纳的意思。

④歃(shà)血：古时盟誓的一种仪式。歃，饮。

⑤天光：指日月。

⑥始于一，终于九：数理哲学认为数始于一，而终止于九。九加一为十，十又是一的开始，所以说始于一终于九。最基本的数就是一至九，“一”为数之始，“九”为数之终。

【译文】

黄帝问说：我听了九候的道理，内容众多而广博，难以尽述。希望再听些主要的道理，以传给子孙，流传后世。我一定会把那些话铭刻在心，藏于肺腑。我发誓接受所学，不敢随便泄漏，使它合于天道，有始有终，上应日月星辰节气之数，下合四时五行之变。就五行来说有盛有衰，就四时来说冬阴夏阳，那么人怎样才能够和这些自然规律相适应呢？希望听听具体的方法。

岐伯说：问得好！这是天地间的至理啊！

黄帝说：希望听听这天地间的至理，从而使它合于人的形体，通利血气，并决定死生。怎样才能做到呢？

岐伯说：天地的至数，是从一开始，至九终止，一为阳，代表天，二为阴，代表地，人生天地之间，所以用三代表人。而天地人又合而为三，三三为九，与九野之数对应。所以人有三部脉，每部各有三候，根据它去决定死生，诊断百病，调和虚实，祛除疾病。

帝曰：何谓三部？

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译文】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三部？

岐伯说：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而每部又各有三候，三候是以天

地人来代表的，必须有人指导，才能得到真传。下部的天可以用来诊察肝脏之气，下部的地可以用来诊察肾脏之气，下部的人可以用来诊察脾胃之气。

黄帝问：那么中部的情况怎样呢？

岐伯说：中部也有天地人三部。中部之天可以用来诊察肺脏之气，中部之地可以用来诊察胸中之气，中部之人可以用来诊察心脏之气。

黄帝问：上部的情况又怎样呢？

岐伯说：上部也有天地人三部。上部之天可以用来诊察头角之气，上部之地可以用来诊察口齿之气，上部之人可以用来诊察耳目之气。总之，三部之中，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候为天，三候为地，三候为人，三三相乘，合为九候。脉有九候，以应地之九野；地之九野，以应人之九脏。肝、肺、心、脾、肾五神脏，胃、大肠、小肠、膀胱四形脏，合为九脏。如果五脏败坏，气色必见晦暗，而气色晦暗必然要死亡。

帝曰：以候奈何？

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①]，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注释】

①去其血脉：除去脉道中的淤血。

【译文】

黄帝问：诊察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一定得先估量病人形体的肥瘦程度，来调和其气的虚实。气实就泻其有余，气虚就补其不足。首先要想法去掉血脉里的淤滞，然后再调和气的虚实，不管治什么病，达到五脏的平和是最终目的。

帝曰：决死生奈何？

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①，参伍不调者病②。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③。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④。

【注释】

①形气相得：形体和气息相符合。如形盛脉盛，形瘦脉细。气，指脉息。得，有“合”的意思。

②参伍不调：指脉动错乱不协调。

③参春(chōng)：参差不齐。参，即参差。春，用杵捣米，上下不一。

④目内陷者死：目眶塌陷是脏腑精气衰竭的现象，主死。

【译文】

黄帝问：怎样决断死生呢？

岐伯说：形体盛，脉反细，气短，呼吸不连续，主危。形体瘦，脉反大，胸中多气胀满，也主死。形体和脉息相称的主生，脉象错杂不调的主病。三部九候都失其常度的主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一上一下像舂杵一样，大数而鼓，说明病情很严重。上下左右之脉失去了协调，以至于不可计其至数的，是死候。中部的脉，虽然独自调和，而上部下部众脏之脉已失其常的，也是死候，中部的脉较上下两部偏少的，也是死候。眶内陷的，是精气衰竭的现象，也会死亡。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

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足上，上去踝

五寸按之[①]，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②]，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③]，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④]，病；中手徐徐然者[⑤]，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是以脱肉身不去者[⑥]，死。中部乍疏乍数者[⑦]，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应不俱也[⑧]。察其腑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真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注释】

①“以左手”两句：《甲乙经》“手”下有“于左”二字，无一“上”字。故应释为以左手按于左足上。

②庶右手足：《甲乙经》“庶”作“以”，无“足”字。

③蠕蠕(rú)然：昆虫蠕动貌。

④浑浑然：王冰：“浑浑，乱也。”

⑤徐徐然：缓慢的样子。

⑥身不去：体弱不能行动。去，行。王冰：“谷气外衰，则肉如脱尽。天真内竭，故身不能行。去，犹行去也。”

⑦乍疏乍数(cù)：脉律不齐，气脉败乱之兆。数，密。

⑧不俱：即不一致。

【译文】

黄帝问：怎样知道疾病的部位呢？

岐伯说：九候之中，有一部独小，或独大，或独疾，或独迟，或独热，或独寒，或独陷下的，都会发病。用左手在病人的左足上，距离内踝五寸处触按，用右手在病人足内踝上弹之，医生感到脉中振动，其范围超过五寸以上，蠕蠕而动，为正常现象；如振动剧烈，快速而浑乱的，为病

态；若振动微弱迟缓，为病态；若振动不能达到五寸，即使用力弹之，仍没有反应，为死候。所以身体消瘦至极，体弱不能行动，是死亡之证。中部之脉或快或慢，也是死征。如脉代而钩，病在络脉。九候之脉，应相互应和，上下如一，不应参差不齐。如九候之中有一候落后，就是病态；二候落后，则病重；三候落后，则病必危险。所谓落后，就是九候之间，脉动的节律不一致。诊察病邪所在之脏腑，就可以预知死生的时间。必先知道正常之脉，然后才能知道有病之脉。若见到真脏脉象，到胜己的时间，就会死。足太阳经脉气绝，则两足不能屈伸，死亡之时，必两目上视。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

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①。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②，九候皆从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③，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④。

【注释】

①平旦死：与下文的“日中死”、“日夕死”、“夜半死”、“日乘四季死”，是用昼夜来划分四时，如以寒热往来之病，死于平旦，象征春；阳极无阴的热中及热病死于日中，象征夏；肝经病风死于日

夕，象征秋；阴极无阳的病水死于夜半，象征冬；脾脏居中，属土，寄旺于四季，日乘四季，指辰、戌、丑、未之时。若脉乍疏、乍数、乍疾、乍迟，是土气败，其死必以日乘四季死。

②七诊：独小，独大，独疾，独迟，独热，独寒，独陷下。

③经月之病：有二说，一指月经病与妊娠。王冰："月经之病，脉小以微。"一指经年累月之病。张介宾："经月者，常期也。"

④皮肤著者死：张介宾："血液已尽，谓皮肤枯槁着骨也。"

【译文】

黄帝问：冬为阴，夏为阳，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九候的脉象，都是沉细悬绝的，为阴，好比冬令，这种病死在阴气极盛之夜半。脉象盛大躁动急数的，为阳，好比夏令，这种病死在阳气旺盛之日中。寒热往来之病，死在阴阳交会的平旦之时。热中及热病，死在日中阳极之时。患风病，死在傍晚阳衰之时。患水病，死在夜半阴极之时。其脉象忽疏忽密，忽迟忽疾，死在辰戌丑未之时，也就是平旦、日中、日夕、夜半、日乘四季的时候。若形坏肉脱，九候虽尚协调，还是死证。七诊之脉虽然出现，而九候还都顺于四时的，就不一定是死证。所说的不死，是指新感风病，或月经之病，虽然出现类似七诊之病脉，而实质不同，所以说不是死证。若七诊之脉出现，其脉候有败坏现象的，是死证。死的时候，必发呃逆。治病之时，必须详细询问开始发的病情和现在的症状，然后分别切循其脉，观察其经络的浮沉，根据上下逆顺来诊脉。其脉来流利的，不病；脉来迟缓的，有病；脉不往来的，是死证。久病肉脱，皮肤干枯着于筋骨的，也是死证。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

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①]，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其病者在奇邪[②]，奇邪之脉则缪刺之[③]。留瘦不移[④]，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

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⑤。瞳子高者⑥，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针⑦。

【注释】

①孙络：经脉别出的细小分支。

②奇邪：侵入大络之邪为奇邪。

③缪刺：针刺中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的方法。

④留瘦不移：指病邪久留而不移动。张介宾："留，病留滞也。瘦，形消瘦也。不移，不迁动也。"

⑤以见通之：《甲乙经》作"以通其气"。

⑥瞳子高：两目微有上视，但不若戴眼之定直不动。

⑦"手指"句：王冰："错简文也。"不译。

【译文】

黄帝问：那些可治的病，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病在经的，刺其经；病在孙络的，刺其孙络出血；血病而身体疼痛的，则治其经与络。若病邪留在大络，则用缪刺法治之。若邪气久留不移，应斟酌刺之。上实下虚，当切循其脉，而寻找其脉络郁结所在，刺出其血，以通其气。如目上视的，是太阳经气不足。目上视而固定不动的，是太阳经气已绝。这是判断死生的要领，不可不认真研究。

卷 七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题解】

本篇主要讨论六经病脉象、症状、治法及饮食的生化过程。因与常论不同，所以叫“别论”。吴崑说：“言经脉别有论，出于常谈之外也。”本篇内容主要包括：首先，说明环境、情绪的变化和生活的劳逸都对脉象有影响。提示医生，必须结合观察患者身体的强弱、骨肉皮肤的形态等，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其次，详细地阐述了饮食的消化、吸收、输布等过程。最后，叙述了六经偏盛所发生的症状和治法，同时阐述了气逆所出现的脉象。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①]，脉亦为之变乎？

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②]，淫气病肺[③]。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注释】

①居处：居住环境。动静：生活的辛劳或安逸。勇怯：性格的勇敢或怯懦。

②喘：这里的“喘”非“气喘”之“喘”，指因惊恐恚劳动静，脉气发生的变化。

③淫气：气有余而为害。张介宾：“过用曰淫。”

【译文】

黄帝问：人的居住环境、劳逸和性情的勇怯强弱不同，其经脉血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吗？

岐伯回答说：大凡人在惊恐、忿怒、劳累、活动或安静的情况下，经脉血气都会因之而发生变化。所以夜晚远行，则恐惧之气出于肾脏，气逆妄行，就要伤害肺脏。或因堕坠而惊恐，则逆气出于肝脏，气逆妄行，就要伤害脾脏。或者由于惊恐，则逆气出于肺脏，气逆妄行，就要伤害心脏。或因渡水跌仆，则逆气出于肾与骨，在这种情况下，勇敢的人，气血畅行，病就自愈，怯懦的人，气血滞留，则邪气留着而为病了。所以说：诊病的方法，必须观察人的勇敢与怯懦，骨肉和皮肤，从而了解病情，这是诊断上的大法。

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

【译文】

所以饮食过饱的时候，由于食气蒸发而汗出于胃；受惊而影响精神的时候，由于心气受伤而汗出于心；带着重东西远行，胃劳气越而汗出于肾；走得快并且害怕，肝气受伤而汗出于肝；肢体摇动劳累过度的时

候，脾气受伤而汗出于脾。所以春秋冬夏四时阴阳变化之中，生病的原因，多是由于体力、饮食、劳累、精神等过度而来，这是一定的。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①]。食气入胃，浊气归心[②]，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③]，输精于皮毛。脉合精，行气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脏[④]。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⑤]，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注释】

①淫气：滋润，浸润。

②浊气：谷气。人体营养，一为源于天的空气，古人称为“清气”；一为源于地的五谷之气，古人称为“浊气”。

③肺朝百脉：百脉会合于肺。朝，会。

④四脏：指心、肝、脾、肾四脏。

⑤权衡：指阴阳气血平衡。

【译文】

食物入胃，经过消化把一部分精微输散到肝脏，经过肝的疏泄，将浸淫满溢的精气滋养于筋。食物入胃，化生的另一部分浓厚的精气，注入于心，再由心输入血脉。血气流行在经脉之中，上达于肺，肺又将血气送到全身百脉，直至皮毛。脉与精气相合，运行精气到六腑。六腑的精气化生神明，输入留于四脏。这些正常的生理活动，取决于阴阳气血平衡，其平衡的变化，就能从气口的脉象上表现出来，气口脉象变化，可以判断疾病的预后。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①]，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

阴阳，揆度以为常也[2]。

【注释】

①游溢：敷布分散。

②揆度：测度。

【译文】

水液进入胃里，分离出精气，上行输送到脾脏；脾脏散布精华，又向上输送到肺；肺气通调水道，又下行输入膀胱。这样，气化水行，散布于周身皮毛，流行在五脏经脉里，符合于四时五脏阴阳动静的变化，这是可以测度的经脉的正常现象。

太阳脏独至[1]，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泻[2]，取之下俞[3]。阳明脏独至，是阳气重并也[4]，当泻阳补阴，取之下俞。少阳脏独至，是厥气也，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5]。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俞，补阳泻阴。一阳独啸，少阳厥也[6]，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泻阳补阴。一阴至[7]，厥阴之治也，真虚痟心[8]，厥气留薄，发为白汗[9]，调食和药，治在下俞。

【注释】

①独至：偏盛。张介宾："言脏气不和而有一脏太过者，气必独至。"

②表里：经脉之表里。此指太阳和少阴。

③下俞：该经之下输。下输是足经之输穴，这里指足太阳经输穴束骨穴，足少阴经输穴太溪穴。

④重并：同时并聚。张志聪："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阳明之独

至，是太少重并于阳明，阳盛故阴虚矣。”

⑤一阳：少阳。

⑥“一阳独啸”两句：新校正：“详此上明三阳，此言三阴，今此再言少阳而不及少阴者，疑此一阳二阴之误也。”啸，张介宾：“独啸，独炽之谓。”

⑦一阴：足厥阴肝经。

⑧真虚痟(yuān)心：真气大虚，心中酸痛不适。

⑨白汗：即大汗出。

【译文】

太阳经脉偏盛，就要发生厥逆、喘息、虚气上逆等症状，这是阴不足、阳有余的缘故，治疗表里都用泻法，取足太阳经的束骨穴和足少阴经的太溪穴。阳明经脉偏盛，是太阳、少阳之气俱趋于阳明，当泻足阳明经的陷谷穴，补足太阴经的太白穴。少阳经脉偏盛，就要发生厥气上逆，所以阳跻脉前的少阳脉，猝然而大，当取足少阳本经的临泣穴。少阳经脉的偏盛，就是少阳的太过。太阴经脉鼓搏有力，应该细心省察真脏脉，若非真脏外泄，是五脏脉气减少，胃气不能平和，这是太阴太过的缘故，应补足阳明之陷谷穴，泻足太阴之太白穴，用补阳泻阴法。二阴经脉的偏盛，是为少阴热厥，虚阳并越于上部，心、肺、肝、脾四脉都受到影响，其病根源于肾脏，应该治其经络，泻足太阳的经穴昆仑、络穴飞扬，补足少阴的经穴复溜、络穴大钟。一阴经脉的偏盛，是厥阴经脉所主，真气虚弱，心中酸疼不适，厥气留于经脉与正气相搏而大汗出，应该注意饮食调节和药物治疗，并针刺厥阴的太冲穴。

帝曰：太阳脏何象？

岐伯曰：象三阳而浮也。

帝曰：少阳脏何象？

岐伯曰：象一阳也，一阳脏者，滑而不实也。

帝曰：阳明脏何象？

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阴脏搏，言伏鼓也；二阴搏至，肾沉不浮也。

【译文】

黄帝问：太阳经脉的脉象怎样？

岐伯说：太阳经脉像三阳经脉那样极盛，同时它还轻浮。

黄帝问：少阳经脉的脉象怎样？

岐伯说：少阳经脉与一阳经脉一样，脉象是滑而不实的。

黄帝问：阳明经脉之象怎样？

岐伯说：脉象大而且浮。太阴经脉搏动，其脉象沉伏而实鼓指；二阴经脉搏动，是肾脉沉而不浮的现象。

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题解】

所谓脏气法时即五脏之气的生克制化，取法于四时五行。本篇指出人体五脏之气的生理活动及发病时的变化、治疗、预后、宜忌等均与四时五行有着密切关系。故以《脏气法时论》名篇。本篇内容主要包括：论述了“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的道理；阐明五脏病“愈”、“甚”、“持”、“起”的时间、禁忌与治则及五脏虚实的症状和具体治法。最后，论述了五色、五味及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对五脏之所宜。本篇名言：“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黄帝问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①]，何如而从？何如而逆？得失之意，愿闻其事。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②]，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③]，死生之期也。

【注释】

①法四时五行而治：根据四时五行生克的规律，而制定治疗原则。

②更贵更贱：五行衰旺变化。旺时为贵，衰时为贱。高世栻：“贵者，木旺于春，火旺于夏。贱者，木败于秋，火灭于冬。更贵更贱

者，生化迭乘，寒暑往来也。”

③间甚：病减轻为间，病加重为甚。

【译文】

黄帝问：结合人的形体，取法四时五行的规律而进行治疗，怎样是从？怎样是逆？逆从得失的意义，希望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岐伯回答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与时令气候配合，有衰旺的变化，由此而判断病人的生死，分析医事的成败，从而确定五脏之气的盛衰，疾病缓解和加重的时间，以及死生的日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①；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②，急食苦以燥之③。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④。

【注释】

①其日甲乙：甲乙属木，木分阴阳，甲为阳木，乙为阴木，阳木内应足少阳胆经，阴木内属足厥阴肝经，故胆旺于甲日，肝旺于乙日，故曰“其日甲乙”。余脏类推。

②苦：患也，困也，即难以忍受。

③苦：当为“咸”之误。

④“开腠理”三句：滑寿：“此一句九字，疑原是注文。”

【译文】

黄帝说：希望详尽地听听。

岐伯说：肝主春木之气，春天是足厥阴和足少阳主治的时间，肝胆旺日为甲乙；肝苦拘急，急宜食甜味药以缓和。心主夏火之气，夏天为手少阴和手太阳主治的时间，心与小肠旺日为丙丁；心苦弛缓，急宜用酸味药以收敛。脾主长夏土气，长夏为足太阴和足阳明主治的时间，脾与胃旺日为戊己；脾苦湿，急宜用苦味药以燥湿。肺主秋金之气，秋天为手太阴和手阳明主治的时间，肺与大肠旺日为庚辛；肺苦于气上逆，急宜用苦泄之药以宣泄其气。肾主冬水之气，冬天为足少阴和足太阳主治的时间，肾与膀胱旺日为壬癸；肾苦干燥，急宜用辛润之药以润燥。这样可以开发腠理，运行津液，而通畅五脏之气。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①]；起于春，禁当风[②]。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③]，下晡甚[④]，夜半静[⑤]。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⑥]。

【注释】

①持：相持。病情无大变化，相对稳定。

②禁当风：禁止吹风。

③慧：明了清爽。

④下晡(bū)：午后申、酉两个时辰为晡，下晡为这两个时辰末，将要进入戌时的时候。

⑤夜半：指水旺于子的时候。

⑥“用辛”两句：吴崑：“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也。”

【译文】

病在肝脏，在夏天痊愈；若至夏天不愈，到秋天病情就要加重；如秋

天不死，到冬天病情相对稳定；到明年春天才能好转，禁止吹风。肝病患者，痊愈当在丙丁日；丙丁日不好，到庚辛日就要加重；庚辛日不死，到壬癸日病情稳定，到甲乙日才能好转。肝病患者，每天清晨神志比较清爽，傍晚时分，病情比较重，半夜时便安静了。肝喜条达疏散，宜急用辛味药来发散，以辛味补之，酸味泻之。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①]，夜半甚，平旦静[②]。心欲耎，急食咸以软之[③]，用咸补之，甘泻之[④]。

【注释】

①日中：午时，火旺之时。

②平旦：平旦属卯，为木旺之时。

③“心欲耎”两句：张介宾：“心火太过则为燥越，故宜食咸以耎之，盖咸从水化，能相济也。”耎，同“软”。

④“用咸”两句：吴崑：“心火喜软而恶缓，故咸为补，甘为泻也。”

【译文】

病在心脏，在长夏痊愈；若至长夏不愈，到了冬季病情就要加重；如冬季不死，到明年春天病情相对稳定，到了夏天才能好转；禁忌温热食物，衣服不能穿得太暖。心病患者，病愈当在戊己日；戊己日不好，到壬癸日就要加重；壬癸日不死，到甲乙日病情稳定，到丙丁日才能好转。心病患者，每天中午神智比较清爽，到半夜时病情加重，到了天亮时又安静了。心脏病需要软，宜急用咸味药来软减，以咸味补之，以甘味泻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昳慧[①]，日出甚[②]，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③]。

【注释】

①日昳(dié)：午后未时，为脾旺之时。

②日出：新校正："按《甲乙经》'日出'作'平旦'，虽日出与平旦时等，……盖日出于冬夏之期有早晚，不若平旦之为得也。"

③"用苦"两句：脾喜燥恶湿，苦性燥，故脾以苦为泻，脾欲缓，甘则顺其性而缓之，故补脾用甘。

【译文】

病在脾脏，在秋天痊愈；若至秋天不愈，到了春天病情就要加重；如春季不死，至夏季病情相对稳定，到了长夏才能好转；应禁食温热性食物及吃得过饱，禁居湿地、禁穿湿衣。脾病患者，其病愈在庚辛日；庚辛日不好，到甲乙日就要加重；甲乙日不死，至丙丁日病情就相对稳定，到了戊己日才能好转。脾病患者，每天午后神志比较清爽，到了日出时，病情就会加重，到了傍晚时，便安静了。脾病缓和，宜急食甘味以缓之，用苦泻之，用甘味补之。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①]。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②]。

【注释】

①夜半静：丹波元简："据前后文例，当是云'日昳静'。"

②"用酸"两句：金性收敛，辛反其性而发散，故为泻。金欲收，酸则顺其性而收，故补肺用酸。

【译文】

病在肺脏，在冬天痊愈；若至冬天不愈，到了夏天病情就要加重；如夏天不死，到长夏时病情会相对稳定，到了秋天才能好转；禁止寒凉饮食及衣服穿得太少。肺病患者，其病愈在壬癸日；壬癸日不好，到丙丁日就要加重；如果丙丁日不死，到戊己日病情就会相对稳定，到了庚辛日才能好转。肺病患者，在每天傍晚时神志比较清爽，到了中午时，病情会加重，午后便安静了。肺脏病需要收敛，宜急食酸味药以收之，用酸味补之，辛味泻之。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焅热食温炙衣[①]。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②]，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③]。

【注释】

①焠(cuì)焅(āi)热食：烧爆的食物。焠，烧也。焅，热甚也。温炙衣：指经火烘烤过的衣服。

②四季甚：王冰："土旺则甚。"指辰、戌、丑、未四个时辰，相当一日中的四季。

③"用苦"两句：王冰："苦补取其坚也，咸泻取其软也。"水性凝滞，咸则反其性而软，故为泻。水欲坚，苦则顺其性而坚，故补肾用苦。

【译文】

病在肾脏，在春天痊愈；若至春天不愈，到了病情就要加重；若长夏不死，至秋天病情相对稳定，到了冬季才能好转；禁食过热的食物和穿烘烤过的衣服。肾病患者，其病愈当在甲乙日；甲乙日不好，在戊己日就要加重；戊己日不死，到庚辛日就会相对稳定，到了壬癸日才能好转。肾病患者，在半夜时神志比较清爽，当辰、戌、丑、未四个时辰病情加重，在傍晚时便安静了。肾需要坚，宜急食苦味药以坚之，用苦味补之，咸味泻之。

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①，至其所生而愈②，至其所不胜而甚③，至于所生而持④，自得其位而起⑤。必先定五脏之脉⑥，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注释】

①以胜相加：以强凌弱。加，侵侮。如风胜则脾病，为木克土。余脏类推。

②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生的时日而愈，如肝病愈于夏、愈于丙丁，为木生火。余脏类推。

③至其所不胜而甚：至被克的时日而病加重，如肝病甚于秋，加于庚辛，为金克木。余脏类推。

④至于所生而持：至生己的时日而病情相对稳定，如肝病持于冬、持于壬癸，为水能生木。余脏类推。

⑤自得其位而起：到本脏当旺的时日，如肝病起于春、起于甲乙，甲乙与春均为木旺之时。余脏类推。

⑥五脏之脉：五脏的正常脉象，如肝脉弦、心脉钩、脾脉缓、肺脉毛、肾脉石。

【译文】

大凡邪气侵袭于人身，都是以强凌弱，病至其所生之时而愈，至其所不胜之时而甚，至于生己之时而持，自得当旺之时而起。但必须先确定五脏的平脉，才可以推论病证轻重的时间，以及预决死生的日期。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眩眩无所见[①]，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②]。

【注释】

①目眩眩(huāng)无所见：眼睛昏花，视物不清。

②取血者：在经血盛处放血。

【译文】

肝病可见，两胁下疼痛，牵引少腹，使人易怒；如果肝虚，则两眼昏花，视物不清，两耳听不清声音，易恐惧，好像有人来抓他。治疗取刺厥阴和少阳两经穴位。肝气上逆，则有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在其经血盛处放血。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①]，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②]。

【注释】

①甲：同“胛”。

②郄(xì)：阴郄穴。马元台：“手少阴之郄，曰阴郄穴者，在掌后脉中去腕半寸。”

【译文】

心病可见，胸中疼痛，胁部支满，胁下疼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侧疼痛；如果心虚，则见胸腹胀大，胁下和腰部牵引作痛。治疗取刺少阴和太阳两经穴位，并在舌下廉泉穴刺出血。如果疾病有变化，则刺阴郄穴出血。

脾病者，身重善肌[1]，肉痿，足不收，行善瘛[2]，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注释】

①肌：当为“饥”之误。

②瘛(chì)：抽掣。张介宾：“手足掉掣也。”

【译文】

脾病可见，身体沉重，容易饥饿，肌肉痿软，足不能举步，或筋脉牵掣，脚下疼痛；如脾虚，则见腹满肠鸣，泄泻完谷不化。治疗取刺太阴、阳明、少阴经穴，刺出其血。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1]，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注释】

①不能报息：呼吸断续。张介宾：“报，复也。不能报息，谓呼吸气短，难于接续也。”

【译文】

肺病可见，咳喘气逆，肩背疼痛，出汗，尻、大腿内侧、膝、髋、小腿

肚、小腿下半部、脚等处都疼痛；如果肺虚，可见短气，呼吸不连续，耳聋，咽喉干燥。治疗取刺太阴、足太阳经脉的外侧，厥阴经脉的内侧，刺出其血。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①]，憎风[②]；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③]，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注释】

①寝汗：盗汗。

②憎风：恶风。

③清厥：厥冷。

【译文】

肾病可见，腹大胫肿，喘咳，身体沉重，盗汗出，恶风；如果肾虚，可见胸中疼痛，大腹、小腹疼痛，四肢厥冷，心中不乐。治疗取刺少阴和太阳经穴，刺出其血。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译文】

肝脏主青色，肝病宜食甜味，粳米、牛肉、大枣、葵菜都是甜味。心脏主赤色，心病宜食酸味，小豆、犬肉、李子、韭菜都是酸味。肺脏主白色，肺病宜食苦味，麦、羊肉、杏、薤都是苦味。脾脏主黄色，脾病宜食咸

味，大豆、猪肉、栗子、藿都是咸味。肾脏主黑色，肾病宜食辛味，黄黍、鸡肉、桃、大葱都是辛味。所有食物，辛能发散，酸能收敛，甘能缓急，苦能坚燥，咸能软坚。

毒药攻邪[①]，五谷为养[②]，五果为助[③]，五畜为益[④]，五菜为充[⑤]，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

【注释】

①毒药：药物之统称。与今之毒药概念不同，药物性味各有所偏，这种药性所偏，古人称之谓“毒性”。

②五谷：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

③五果：桃、李、杏、栗、枣。

④五畜：牛、羊、猪、鸡、犬。

⑤五菜：葵、藿、薤、葱、韭。充：吴崑：“充实于脏腑也。”

【译文】

凡药物用来攻邪，五谷用来营养，五果作为辅助，五畜用来补益，五菜用来充养，气味配合调和而服食，用来补益精气。这五类东西，各有辛、酸、甘、苦、咸的味道，对某一脏之气各有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等作用，配合四时五脏，治病要根据五味所宜。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题解】

宣明，宣扬阐明。五气，五脏之气。本篇以五脏为中心，运用五行学说，把人的日常生活、发病因素、脏腑功能、病情变化、脉搏形象、药物性味、饮食宜忌等，进行分类归纳，从而作为临床诊治的指导原则。因无问答形式，故不称论而叫《宣明五气》。本篇承上篇五脏之气，取法四时的理论，宣扬阐明了人体五脏之气的生理、病理等活动变化规律。本篇内容与《灵枢·九针论》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基本相同，可互参。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译文】

五味各有所入：酸味入肝，辛味入肺，苦味入心，咸味入肾，甘味入脾。这叫五味所入。

五气所病[①]：心为噫[②]，肺为咳[③]，肝为语[④]，脾为吞[⑤]，肾为欠、为嚏[⑥]。胃为气逆、为哕、为恐[⑦]，大肠、小肠为泄[⑧]，下

焦溢为水⑨，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⑩，胆为怒⑪。是谓五病。

【注释】

①五气所病：五脏之气的病变。杨上善："五脏从口中所出之气，皆是人常气之变也。"

②心为噫：王冰："象火炎上，烟随焰出，心不受秽，故噫出之。"噫，噫气。

③肺为咳：王冰："象金坚劲，扣之有声，邪击于肺，故为咳也。"

④肝为语：王冰："象木枝条，而形支别，语宣委曲，故出于肝。"语，以事告人，告诉。

⑤脾为吞：王冰："象土包容，物归于内，翕如皆受，故为吞也。"

⑥肾为欠、为嚏：王冰："泉水下流，上生云雾，气郁于胃，故欠生焉。"

⑦胃为气逆、为哕、为恐：王冰："水谷之海，肾与为关，关闭不利，则气逆而上行，以包容水谷，性喜受寒，寒谷相薄，故为哕也。寒盛则哕起，热盛则恐生。何者？胃热则肾气微弱，故为恐也。"哕，呃逆，打嗝。

⑧大肠、小肠为泄：王冰："大肠为传导之腑，小肠为受盛之腑，受盛之气既虚，传导之司不禁，故为泄利也。"

⑨下焦溢为水：王冰："下焦为分注之所，气窒不泻，则溢而为水。"

⑩"膀胱"句：王冰："膀胱为津液之府，水注由之。然三焦脉实，约下焦而不通，则不得小便；足三焦脉虚，不约下焦，则遗溺也。"

⑪胆为怒：王冰："中正决断，无私无偏，其性刚决，故为怒也。"

【译文】

五脏之气发病：心为噫气，肺为咳嗽，肝为多语，脾为吞酸，肾为呵欠、喷嚏。六腑之气失调，胃为哕逆、恐惧，大肠、小肠为泄泻，下焦泛

滥，为水肿，膀胱不通为癃闭、不能约束为遗尿，胆为发怒。这就是五病。

五精所并[①]：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注释】

①五精所并：五脏精气相乘并于一脏，化生实邪为病。并，合并，聚在一处。

【译文】

五脏精气相并之证：精气并于心而生喜笑；并于肺则生悲哀；并于肝则生忧虑；并于脾则胆怯生畏；并于肾则心悸善恐。这是五脏精气相并之证，因虚而气乱相并。

五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译文】

五脏各有所厌恶：心厌恶热，肺厌恶寒，肝厌恶风，脾厌恶湿，肾厌恶燥。这是五脏所恶。

五脏化液：心主汗[①]，肺主涕，肝主泪，脾主涎[②]，肾主唾[③]。是谓五液。

【注释】

①心主汗：津液渗入脉中，转化为血液，归属于心，而血中津液，又

可渗出于脉外，其中随卫气外泄的部分，就是汗。

②脾主涎：杨上善："脾足太阴脉，通于五谷之液，上出廉泉，故名为涎。"涎，口液。

③肾主唾：张景岳："唾生于舌下，足少阴肾脉，循喉咙，挟舌本也。"

【译文】

五脏化生五液：心主汗液，肺主涕液，肝主泪液，脾主涎液，肾主唾液。这是五脏主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译文】

疾病所禁食的五味：辛味走气分，气病，不能多食辛味；咸味走血分，血病，不能多食咸味；苦味走骨骼，骨病，不能多食苦味；甘味走肌肉，肉病，不能多食甘味；酸味走筋膜，筋病，不能多食酸味。这就是疾病的五禁，要自我节制，不能多食。

五病所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①]。是谓五发。

【注释】

①"阳病发"两句：肝为阳脏，其病发源于冬；肺为阴脏，其病发源于夏。

【译文】

五脏发病的部位和季节各不相同：肾为阴脏而主骨，发病多在骨

骼；心为阳脏而主血脉，发病多在血脉；饮食五味伤脾，发病多为肌肉痿弱不用；阳虚而病，多发于冬季；阴虚而病，往往发于夏季。这叫五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①]，邪入于阴则痹[②]，搏阳则为巅疾[③]，搏阴则为瘖[④]，阳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注释】

①邪入于阳则狂：杨上善："热气入于阳脉，重阳故为狂病。"狂，精神狂乱，相当于今躁狂型精神病。

②邪入于阴则痹：杨上善："寒邪入于阴脉，重阴故为血痹。"

③巅疾：头部疾患，如头痛、眩晕，甚至昏仆等症。

④搏阴则为瘖(yīn)：张介宾："邪搏于阴，则阴气受伤，故声为音哑。阴者，五脏之阴也。盖心主舌，而手少阴心脉上走喉咙，系舌本；手太阴肺脉，循喉咙；足太阴脾脉，上行结于咽，连舌本，散舌下；足厥阴肝脉，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而筋脉络于舌本；足少阴肾脉，循喉咙，系舌本。故皆主病瘖也。"瘖，喑哑。

【译文】

五脏为邪所扰的病变：病邪入阳分，则为狂；病邪入阴分，血脉凝涩，发生痹证；病邪入于阳，邪气搏结于上，发生头部疾患；五脏阴经通于喉舌之间，病邪入于阴，搏结不去，伤阴而瘖哑；病邪由阳入阴，病多平静；病邪由阴出阳，病多怒。这叫五乱。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①]。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注释】

①“名曰”及以下九字：据新校正为错简衍文。不译。

【译文】

五邪所见的脉象是：春天见秋天的毛脉，夏天见冬天的石脉，长夏见春天的弦脉，秋天见夏天的钩脉，冬天见长夏的濡脉。这就是五邪脉，预后相同，都是死证。

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

【译文】

五脏所藏精神活动：心脏藏神，肺脏藏魄，肝脏藏魂，脾脏藏意，肾脏藏精。这就是五脏所藏。

五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

【译文】

五脏各有所主：心主宰血脉，肺主宰皮毛，肝主宰筋膜，脾主宰肌肉，肾主宰骨胳。这就叫五主。

五劳所伤[①]：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注释】

①五劳：指劳逸过度，积久形成的五种劳伤。

【译文】

五种劳逸过度所致的损伤：久视伤心血，久卧伤肺气，久坐伤肌肉，久立则伤骨，久行则伤筋。这是五种久劳所伤。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脏之脉。

【译文】

五脉与外界事物相应的物象：肝脉如弓弦，心脉如带钩，脾脉如代止，肺脉如秋毛，肾脉如沉石。这就是五脏的脉象。

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题解】

本篇主要论述六经的气血多少，出气出血的治疗所宜，三阴三阳的相为表里，形志苦乐的各种证治等；而其中以血气多少与形志疾病为重点，故名《血气形志》。篇中指出了五腧穴在背部的部位，并说明了取穴的方法。

夫人之常数[①]。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

【注释】

①常数：气血多少的一定之数。

【译文】

人身气血多少有一定之数。太阳经常多血少气，少阳经常少血多气，阳明经常多气多血，少阴经常少血多气，厥阴经常多血少气，太阴经常多气少血。这是先天禀赋的一定之数。

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①]，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②]，然后泻有余，补不足。

【注释】

①表里：经脉之间的相互关系，阳为表，阴为里。

②伺：诊察。

【译文】

足太阳膀胱经和足少阴肾经为表里，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为表里，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为表里，这是足三阳经和足三阴经之间的关系。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阴心经为表里，手少阳三焦经和手厥阴心包经为表里，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太阴肺经为表里，这是手三阳经和手三阴经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够知道手足阴阳十二经脉的病苦。大凡治病，血脉充盛的，必须先刺出其血，以除去痛苦，观察病人的意愿，根据病情的虚实，泻其有余，补其不足。

欲知背俞，先度其两乳间[①]，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也[②]。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齐脊大椎，两隅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复下一度，心之俞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复下一度，肾之俞也。是谓五脏之俞，灸刺之度也。

【注释】

①度：度量。

②隅：角。拄：支撑。

【译文】

要确定背部五腧穴的部位，先用一根草度量病人两乳间的距离，然后从正中对折，再用另一根同样长的草，量到对折后草的正中，即四分之一处；折掉这四分之一，然后使草两端相支撑，成为三角形。叫病人举起臂来，用它量病人的背部，使一只角朝上，和脊背大椎穴相平，两只角在下，在下左右两角所指的部位，就是肺俞穴。再把上角下移一度到两肺俞穴的中点，左右两角是心俞。再移下一度，左角是肝俞，右角是脾俞。再移下一度，左右两角是肾俞。这就是五腧穴的部位，也就是针灸取穴的法度。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①]，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②]，治之以针石[③]。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④]。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⑤]，治之以百药[⑥]。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⑦]，治之以按摩醪药[⑧]。是谓五形志也。

【注释】

①病生于脉：王冰："形乐，谓不甚劳役，志苦，谓结虑深思。不甚劳役，则筋骨平调；结虑深思，则荣卫乖否，气血不顺，故病生于脉焉。"按：《灵枢·九针论》有与本段基本相同的内容。

②病生于肉：王冰："筋骨不劳，心神悦怿，则肉理相比，气道满填，卫气怫结，故病生于肉也。"

③石：即石针，通称"砭石"。为古代切刺皮肤、排脓放血的手术工具。

④熨引：王冰："熨，谓药熨。引，谓导引。"

⑤病生于咽嗌：咽嗌，《九针论》作"咽喝"。王冰："修业就役，结虑

深思，忧则肝气并于脾，肝与胆合，噫为之使，故病生于噫也。”

⑥百药：《灵枢·九针论》作“甘药”，可从。

⑦不仁：王冰曰：“不仁，谓不应其用，则瘫痹矣。”

⑧醪药：王冰：“谓酒药也。”醪，酒。

【译文】

形体安乐，精神苦闷，发病易在经脉，用针刺治疗。形体安乐，精神愉快，发病易在肌肉，用针刺和砭石治疗。形体劳苦，精神愉快，发病易在筋骨，用熨引治疗。形体劳苦，精神苦闷，发病易在咽噫，用甘药治疗。形体屡次遭受惊恐，筋脉运行不畅，发病易出现肢体不仁的症状，用按摩、药酒治疗。这就是所谓五种形志病。

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①，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②，刺少阴出气恶血，刺厥阴出血恶气也。

【注释】

①恶：此为不宜或不应当之意。

②刺太阴出气恶血：《黄帝内经太素》作“刺太阴，出血气”并注云：“阳明太阴虽为表里，其气血俱盛，故并写血气也。”

【译文】

刺阳明经，可以出血出气；刺太阳经，只可出血，不宜伤气；刺少阳经，只可出气，不宜出血；刺太阴经，只可出气，不宜出血；刺少阴经，只可出气，不宜出血；刺厥阴经，只可出血，不宜伤气。

卷 八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题解】

宝，珍惜之意。全，即保全之意。本篇内容说明天地之间，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而人体能够保命全形，又与天地的变化密切相关。作为医生，应该时刻注意这种气血虚实与天地阴阳的变化关系。运用针刺，就必须懂得其中的道理。由于前人非常重视这种道理，所以篇名《宝命全形论》。本篇名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①]，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②]，著于骨髓[③]。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④]；木敷者，其叶发[⑤]；病深者，其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腑[⑥]，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矣。

【注释】

①众庶：老百姓。

②留淫：积累而逐渐发展。

③著：潜藏。

④嘶：声破为嘶。

⑤木敷者，其叶发：张介宾："敷，内溃也。"意思是虽枝叶繁茂，毕竟是外盛中虚，不可长久。

⑥坏腑：脏腑损坏。

【译文】

黄帝问道：天地之间，万物俱全，但没有什么比人更为宝贵的。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存，随着四时规律成长的。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都愿意保持形体的健康，但往往身体有了疾病，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病邪就积累日深，潜藏骨髓之内，不易去掉了。这是我心中所担忧的，我想用针刺来解除他们的疾病痛苦，怎样办呢？

岐伯回答说：诊断疾病，应该注意观察它所表现的症候：比如盐贮藏在器具中，能够使器具渗出水来；琴弦快断的时候，会发出嘶破的声音；树木弊坏，叶子就要落下来；疾病到了严重阶段，人就要打嗝。人有了这样四种现象，说明脏腑已有严重破坏，药物和针刺都不起作用，这都是皮肉血气各不相得，病不容易治了。

帝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①，反甚其病，不可更代②。百姓闻之，以为残贼③，为之奈何？

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④，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⑤；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⑥，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⑦；能存八动之变⑧，五胜更立⑨；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⑩，秋毫在目⑪。

【注释】

①惑：惶惑，迷乱。

②不可更代：不能以自己替代病者之身。

③残贼：残忍不仁。

④悬命于天：与天相关联。

⑤十二节：指上肢的肩、肘、腕和下肢的股、膝、踝关节。

⑥“能经天地”句：能效法天地阴阳的变化。经，效法。

⑦欺：加，超过。

⑧能存八动：能够观察八风的变动。存，察。

⑨五胜更立：指五行递相衰旺。

⑩呿(qù)吟：指呼吸。呿，张口。吟，呻。

⑪秋毫：比喻事物的微细。

【译文】

黄帝道：我很感伤病人的痛苦，心里惶惑不安，治疗疾病，搞不好，反使病情加重，我又不能替代他们。百姓听了，都会认为我是残忍的人，怎么办好呢？

岐伯说：人虽然是生活在地上，但片刻也离不开天，天地之气相合，才产生了人。人如果能适应四时的变化，那么自然界的一切，都会成为他生命的泉源；如果能够了解万物的话，那就是天子了。人与自然是相应的，天有阴阳，人有十二骨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所以能效法天地阴阳的变化，就不会违背四时的规律；了解十二骨节的道理，就是所谓圣智也不能超过他；能够观察八风的变动和五行的衰旺，又能够通达虚实的变化规律，就能洞晓病情，即使像病人呼吸那样的细微不易察觉的变化，也如秋毫在目，逃不过他的眼睛。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虚实呿

吟[①]，敢问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②]，黔首共余食[③]，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④]，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⑤]。

【注释】

①虚实呿吟：上文“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的简缩语，引申指病人的痛苦。

②悬布：张贴公布。

③黔首：秦代对百姓的称呼。

④知毒药为真：指了解药物性能。为，通“伪”，假。

⑤“道无”两句：医道并非有鬼神在暗中帮助，只要对医道有深刻把握，在治疗实践中就会独来独往般地自由。

【译文】

黄帝道：人生而有形体，离不开阴阳；天地之气相合以后，生成了世界上的万物，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野；从气候上，可以分为四时。月份有大有小，白天有短有长，万物同时来到世界，实在是度量不尽的，我只希望解除病人的痛苦，请问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岐伯说：治疗的方法，可根据五行变化的道理分析。如木遇到金，就被折断；火遇到水，就会熄灭；土遇到木，就要松软；金遇到火，就要熔化；水遇到土，就要遏绝。这种种变化，万物都是这样，不胜枚举。所以有五种针法已向天下公布了，但人们只知饱食，而不去了解它们。那五

种治法是什么呢？第一要精神专一，第二要修养形体，第三要了解药物的真假性能，第四要制定大小砭石以适应不同的疾病，第五要懂得脏腑血气的诊断方法。这五种治法，各有所长，先用哪个，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现在针刺的疗法，用补治虚，用泻治实，而这是普通医生所共知的。至于能够取法天地阴阳的道理，随其变化而施针法，就能取得如响应声，如影随形的疗效。这并没有什么神秘，只要功力积久，就有这样的高超技术。

帝曰：愿闻其道。

岐伯曰：凡刺之真[①]，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②]，众凶弗闻[③]。外内相得[④]，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人有虚实，五虚勿近[⑤]，五实勿远[⑥]，至其当发，间不容瞬[⑦]。手动若务[⑧]，针耀而匀。静意视息，观适之变，是谓冥冥[⑨]，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⑩]，徒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⑪]。

【注释】

①凡刺之真：针刺的正法。真，正。

②众脉(mò)：有人旁观。脉，通“眽”，视。

③众凶：众人喧嚣的声音。凶，喧嚣之声。

④外内：指察色诊脉。色以应日，属外；脉以应月，属内。

⑤五虚：指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

⑥五实：指脉盛、皮热、腹胀、二便不通、闷瞀。

⑦瞬(shùn)：眨眼，眼珠转动。

⑧手动若务：手捻针时，若无二事。

⑨冥冥：无形无象貌。

⑩稷稷(jì):形容气盛像稷一样繁茂。稷,谷物名。

⑪机:弩上的机栝。

【译文】

黄帝道:我希望听一下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针刺的正法,要先集中精神,待五脏虚实已定,脉象九候已备知,然后再下针。在针刺的时候,必须精神贯注,即使有人旁观,也像看不见一样,有人喧嚣,也像听不到一样。同时还要色脉相参,不能仅看外形,必须将发病的机理揣摩清楚,才能给人治病。病人有虚有实,见到五虚的症状,不能随意去泻;见到五实的症状,也不可远而不泻,在应该进针时,就是一瞬间也不能耽搁。在手捻针时,什么事也不想,针要光净匀称。针者要平心静气,观察病人的呼吸。那血气的变化无形无象,虽不可见,而气至之时,好像群鸟一样集合,气盛之时,好像稷一样繁茂。气之往来,正如见鸟之飞翔,而无从捉摸它形迹的起落。所以用针之法,当气未至的时候,应该留针候气,正如横弩之待发,气应的时候,则当迅速起针,正如弩箭之疾出。

帝曰:何如而虚?何如而实?

岐伯曰:刺虚者须其实,刺实者须其虚。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①]。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注释】

①远近若一:取穴无论远近,得气的道理是一样的。

【译文】

黄帝道:怎样刺虚?又怎样刺实?

岐伯说:刺虚证,须用补法;刺实证,须用泻法。经气已经到了,应

慎重掌握，不失时机。无论针刺深浅，无论取穴远近，得气是一样的。在捻针的时候，像面临深渊时那样的谨慎；又像手中捉着老虎那样坚定有力，集中神志，不为其他事物所干扰。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题解】

本篇内容有二：一是从四时八正、日月星辰的变化，说明它与人体气血虚实和针刺补泻的密切关系；一是论望闻问切四诊应结合阴阳四时虚实，来分析病情和诊断疾病。由于讨论了这两个重点，所以篇名叫《八正神明论》。本篇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认为人的气血随着寒温的变化，月亮的圆缺而呈现相对充实和虚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因此在用针治疗时必须根据天时的变化而调气血。基本原则是“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这样就做到了“因天之序”。本篇内容从总体看是有内在关联的，但具体的写作形式有明显的不同。从“法往古”至“见邪形也”一段显然是“传文”的写作方式。所以该文应该不是原作而是后人根据内容的相关性集结而成。本篇还提出了在诊疗水平上存在的“形”、“神”之异的重要问题。所谓“形”指的是仅仅拘泥于疾病的表面现象而勉强应对的下工，而“神”则是指能够在疾病尚处于隐微状态就能够及时发现或在诊治中能够不为疾病的表象所束缚，把握病人内在脏腑经脉气血的改变而及时施以正确治疗的上工，也就是“神医”。《内经》认为只有“上工”、“神医”才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人。可见为医之难，责任之大。本篇名言：“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黄帝问曰：用针之服[1]，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

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

【注释】

①服：事。此指针刺技术。

【译文】

黄帝问道：用针的技术，必然有一定法则，那么究竟取法于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要取法于天地阴阳，并结合日月星辰之光来研究。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1]，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2]；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3]，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4]，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泻，是谓重虚；月满而补，血气盈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5]，淫邪乃起。

【注释】

①八正：八节的正气。即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②淖：润泽。

③月郭：月亮的轮廓。

④移光定位：用针当随日的长短，而定其气之所在。光，日光。位，气之所在。

⑤外：指络脉。内：指经脉。

【译文】

黄帝道：希望详细听听。

岐伯说：大凡针刺之法，必须察验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了，才能进行针刺。如果气候温和，日光明亮，那么人体血液就濡润而卫气上浮；如果气候寒冷，日光晦暗，那么人体血液就滞涩而卫气沉伏。月亮初生的时候，人的血气随月新生，卫气亦随之畅行；月亮正圆的时候，人的血气强盛，肌肉坚实；月黑无光的时候，人的肌肉消瘦，经络空虚，卫气不足，形体独居，所以要顺着天气而调和血气。因此说，气候寒冷，不要行针刺；气候温暖，不要迟疑；月初生的时候，不要用泻法；月正圆的时候，不要用补法；月黑无光的时候，不要进行治疗。这叫顺应天时而调养血气。按照天时推移的次序，结合人身血气的盛衰，来确定气的所在，并聚精会神地等待治疗的最好时机。所以说，月初生时用泻法，这叫做重虚；月正圆时用补法，使血气充溢，经脉中血液留滞，这叫做重实；月黑无光的时候而用针刺，就会扰乱经气，这叫做乱经。这些都是阴阳相错，正气邪气分不清楚，邪气沉伏留而不去，致使络脉外虚，经脉内乱，所以病邪就乘之而起。

帝曰：星辰八正四时何候？

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遇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

弗能伤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①]。

【注释】

①天忌：天时的宜忌。

【译文】

黄帝问：星辰、八正、四时怎么候察呢？

岐伯说：星辰的方位，可以用来测定日月循行的规律。八节常气的交替，可以用来测出八风病邪什么时候到来；四时，可以用来分别春秋冬夏之气的所在；按照时序来调整气血，避免八正病邪的侵犯。假如身体虚弱，又遭遇自然界的虚邪，两虚相感，邪气就会侵犯至骨，进而深入五脏。医生能候察气候变化的道理而及时挽救，病邪就不能伤人。所以说：天时的宜忌，不可不了解。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闻之矣，愿闻法往古者。

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是故工之所以异也。然而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①]。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②]，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上工救其萌芽[③]，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

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注释】

①仿佛：模糊，看不清楚。

②正邪：与能致人生病的虚邪相对，为自然界正常之风。当人体虚弱汗出腠理开张时也能伤人，故曰“正邪”。

③萌芽：指疾病刚刚发生。

【译文】

黄帝道：说得好。取法星辰的道理，我已经听到了，希望再听听效法往古的道理。

岐伯说：效法往古，要先懂得《针经》。想把前人的针术在现在加以验证，先要知道太阳的寒温，月亮的盈虚，来候察气的浮沉，来给病人进行调整，就会看到它是立有效验的。所谓“观于冥冥”，是说血气荣卫的变化并不显露于外，而医生却能懂得。这就是把太阳的寒温，月亮的盈虚，四时气候的浮沉等情况，综合起来候察以调整病人。这样，医生就常能预见病情，然而疾病尚未显露于外，所以叫“观于冥冥”。所谓“通于无穷”，是说医生的高超技术可以流传后世，这就是医生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不过是病情还没有显露出来，大家都不能发现罢了。看不见形象，尝不到味道，所以叫做“冥冥”，就像神灵一样若隐若现，难以捉摸。虚邪，就是四时八节的病邪。正邪，就是身体因劳累出汗，腠理开张，而为虚风侵袭，正邪伤人轻微，所以一般人不了解它的病情，看不到它的病象。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刚开始就救治，先去候查三部九候的脉气，及时调治，不使脉气衰败，所以疾病容易痊愈，所以叫高明的医生。而低劣的医生，却等疾病已形成，或疾病已经败坏时才治疗。等到病已形成后才治疗，就是不懂得三部九候的脉气混乱是由疾病发展所导致的。他所谓知道疾病的所在，只不过是知道三部九候病脉的所在部位

罢了。所以这就像把守门户一样，已经陷入了被动地位。其原因就是不了解病理，而只看到病症的表面现象。

帝曰：余闻补泻，未得其意。

岐伯曰：泻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①，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②，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③，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④。故曰泻必用方，其气乃行焉。补必用员⑤。员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荣⑥，复以吸排针也⑦。故员与方，排针也。故养神者，必先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注释】

①方盛：正盛。

②内(nà)针：进针。内，同“纳”。

③转针：捻转针。

④引针：拔出针。

⑤员：同“圆”。

⑥荣：指荣分、血脉。

⑦排针：推移其针。

【译文】

黄帝道：我听说针法有补有泻，但不懂它的涵义。

岐伯说：泻法必须掌握一个“方”字。因为“方”就是病人邪气正盛、月亮正圆，天气正温和，身体尚安定的时候。要在病人正吸气的时候进针，再等到他正吸气的时候转针。还要等他正呼气的时候慢慢地拔出针来，所以说“泻必用方”，这样，邪气排出，正气流畅，病就会好了。补法必须掌握一个“圆”字。“圆”就是使气运行的意思，行气就是导移血

气以至病所，针刺时必须达到荣分，还要在病人吸气时推移其针。所以说圆与方的行针，都要用排针之法。所以善用针术养神的人，必须观察病人形体的肥瘦和荣卫血气的盛衰。因为血气是人的神气寄存之处，不可不谨慎调养。

帝曰：妙乎哉论也！合人形于阴阳四时，虚实之应，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数言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

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译文】

黄帝说：讲得妙极了！把人的形体与阴阳四时结合起来，虚实的感应，无形的病况，要不是夫子您谁能明白呢？然而夫子多次说到形和神，究竟什么叫形神？希望详细听听。

岐伯说：请让我先讲形。所谓形，就是说还没有对疾病看得很清楚。问病人的病痛，再从经脉的变化去探索，病情才突然出现在眼前。要是按寻而不可得，便不知道病情了。因为靠诊察形体，才能知道病情，所以叫做形。

帝曰：何谓神？

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①]。俱视独见[②]，适若昏[③]，昭然独明[④]，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注释】

①口弗能言：不能用言语形容。

②俱视独见：大家共同察看，唯有自己能看见。

③适：刚才。

④昭然：明显、显著的样子。独：又。

【译文】

黄帝道：那什么叫神呢？

岐伯说：请让我讲讲神。所谓神，就是耳不闻杂声，目不见异物，心志开朗，非常清醒地领悟其中的道理，但这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有如观察一种东西，大家都在看，但只是自己看得真，刚才还好像很模糊的东西，突然明显起来，好像风吹云散，这就叫做神。对神的领会，是以三部九候脉法为本源的，真能达到这种地步，九针之论，就不必太拘泥了。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题解】

离合，分离与结合。真邪，真气与邪气。本篇讨论了真气与邪气之离合的具体情况。真气与邪气尚未结合，应早用泻法，病可立已；已经结合，应诊察三部九候之虚实而调之。为达到早期治疗的要求，必须先识病，本篇强调了三部九候诊察方法的重要性，详细地讨论了针刺补泻的宜忌和方法。总的精神，是说明真邪离合于临证上应密切注意，所以篇名《离合真邪论》。本篇阐述了掌握人与天地相应是治疗的关键，反之，“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就会“释邪攻正，绝人长命”。强调了适当时机的选择，对治疗的重要性，所谓“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告诫医者，“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这些基本思想对临证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引起医家的注意。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荥输，余知之矣。此皆荣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余愿闻邪气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①]，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②]。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③]。吸则内针，无令气忤[④]；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⑤]；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⑥]，故命曰泻。

【注释】

①宿度：古代天文学按星宿的位置划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谓之“宿度”。宿，星宿。

②陇：盛，隆盛。

③“卒然”两句：突然遭遇邪气，应及早杜绝其入侵道路。王冰：“逢谓逢遇，遏谓遏绝。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当按而止之，即而泻之，径路既绝，则大邪之气无能为也。”

④忤：逆。

⑤得气：即针感。在针刺穴位后，发生酸、麻、胀、重等感觉。

⑥大气：邪气。

【译文】

黄帝问：我听说九针有九篇，而夫子又从九篇基础上发挥，演绎成为九九八十一篇，我已经完全领会它的精神了。针经上说的气之盛衰，左右偏胜，取上以治下，取左以治右，有余不足，在荥输之间补泻，我也知道了。这些都是由于荣卫偏胜、气血虚实而生成的，并不是邪气从外

侵入经脉而发生的。我希望听听邪气侵入经脉之时，使人发病的情况怎样呢？又怎样取穴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圣人制定治疗法则，必定应于天地自然的变化，所以天有二十八宿，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如天地之气温和，则十二经水安静平稳；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涩不流；天暑地热，则经水沸腾扬溢；暴风骤起，则经水波涛汹涌。同样，病邪侵入经脉，寒邪则使血行滞涩，热邪则使血气滑润流利，要是虚邪侵入，也像经水遇到暴风一样，经脉的搏动也会波涌隆起，虽然血气在经脉中还是有规则地流动，但其行至寸口处，指下的感觉，则时大时小，大即说明病邪盛，小即说明病邪退，邪气运行，没有一定规律，或在阴经或在阳经，应该进一步用三部九候的方法检查，一旦察知邪气所在，就应早治，阻止它进一步发展。在吸气时进针，勿使气逆；要留针静候其气，不让病邪扩散；吸气时捻针，以得气为目的；等病人呼气时，慢慢地起针，呼气尽时，将针取出；这样，大邪之气都随针外泄，所以叫做泻法。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

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①]，切而散之[②]，推而按之[③]，弹而怒之[④]，抓而下之[⑤]，通而取之[⑥]，外引其门，以闭其神[⑦]。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⑧]，故命曰补。

【注释】

①扪而循之：循着穴位抚摸，使血气舒缓。

②切而散之：马元台："谓以指切按其穴，使气之布散也。"

③推而按之：张介宾："以指揉按其肌肤，欲针道之流利也。"

④弹而怒之：以手指弹动穴位，脉络胀满而怒起，气能随至。

⑤抓而下之：掐正穴位进针。

⑥通而取之：待气脉流通，而取出其针。

⑦“外引”两句：即右手拔针，左手随即按闭进针孔穴，使针孔周围的皮肤恢复原状，遮盖针孔不让真气外泄。门，穴孔。神，经气。

⑧大气：经气。王冰：“然此大气，谓大经之气，流行营卫者。”

【译文】

黄帝问：不足之虚证，怎样用针刺补益呢？

岐伯说：首先用手抚摸寻找到穴位；然后用手指按压穴位，使邪气消散；再用手指推循揉按穴位周围肌肤；进而用手指弹其穴位，使脉络怒张；左手掐正穴位，右手下针；待气脉流通而出针，出针时，右手拔针，左手按闭孔穴，不让正气外泄。在病人呼气将尽时进针，静候其气，稍久留针，以得气为目的。就像等待贵客一样，忘记早晚，当得气时，要好好守护，等病人吸气的时候，拔出其针，那么正气就不能外泄了。出针以后，应分别在孔穴上揉按，使针孔关闭，真气存内，大经之气留于营卫而不泄，这叫补法。

帝曰：候气奈何？

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来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无逢其冲而泻之[①]。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泻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②]，此之谓也。不可挂以发者[③]，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尽，其病不可下[④]，故曰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⑤]。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

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

【注释】

①无逢其冲：不要迎着邪气最盛的时候用泻法。

②其往不可追：气虚禁用泻法。张介宾："《小针解》曰：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泻也。"

③不可挂以发：间不容发，也就是说掌握时间，不能稍有迟疑。

④下：高世栻："下，犹退也。"

⑤扣椎：张介宾："椎，木椎也……顽钝难入，如扣椎之难也。"形容难以奏效。

【译文】

黄帝问：怎样候气呢？

岐伯说：当邪气离开络脉而进入经脉，留舍于血脉之中，或寒或温，真邪尚未相合，所以脉气如江水之波动，忽起忽伏，时来时去，无有定处。所以说：邪气方来，必须按而止之，阻止后要用针刺克服它，但不要在邪气冲盛时用针泻之。真气，就是经脉之气，正邪冲突，真气大虚，这时用泻法，反使经气大虚，所以说：在邪气方来正盛的时候不可用泻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诊候邪气不能审慎全面，当大邪之气已经过去，而用泻法，则反使真气虚脱，真气虚脱，则不能恢复，而邪气又回来，那病就更重了，所以说：邪气已经离去，不可再用泻法追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阻止邪气，使用泻法，是间不容发的事，须待邪气初至之时，即下针去泻，在邪至之前，或在邪去之后用泻法，都是不适时的，非但不能去邪，反使血气受伤，病邪就不容易消退了，所以说：懂得用针的，像扳动弩机一样，机智灵活；不善于用针的，就像敲击木椎，顽钝不灵。所以说：识得机微之道的，毫不迟疑；不知机微之道的，纵然时机已到，亦不会下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①]，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②]，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注释】

①溶溶：张介宾："溶溶，流动貌。"

②温血：吴崑："温血，毒血也。"

【译文】

黄帝问：怎样补泻呢？

岐伯说：这就是攻邪，应该抓紧时间刺出盛血，恢复正气。因为病邪刚刚侵入，流动未有定处，推之则前进，引之则留止，迎其气而泻之，以出其毒血，血出之后，病立即就会好。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

岐伯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①]，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大过且至，工不能禁也。诛罚无过[②]，命曰大惑，反乱大经[③]，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④]，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因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邪之新客来也，未有定处，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逢而泻之，其病立已[⑤]。

【注释】

①中府：吴崑："中府，胃也，土主中宫，故曰中府。调之中府者，言三部九候，皆以冲和胃气调息之。"

②诛罚无过：不当泻而泻之，反伤正气。

③大经：五脏六腑的大经脉。

④义：道理。

⑤"邪之新客"六句：与上一节内容类似，与本节问题也无直接的联系，恐错简于此。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如果病邪和真气并合以后，脉气不现波动，那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仔细扪按循摸，根据三部九候的盛衰虚实而调治。诊察三部九候看他的左右上下各部是否协调，及是否有特别衰弱之处，就可以知道病在哪一脏腑，待其气至而刺了。不懂三部九候，则阴阳不能辨别，上下也不能分清，更不知道从下部脉（地）以诊察下，从上部脉（天）以诊察上，从中部脉（人）以诊察中，结合胃气多少有无来判定疾病在三部的哪一部。所以说：针刺而不知三部九候，以了解病脉之处，虽然有大病为害，医生也不能事先防止。如果诛罚无过，不当泻而泻之，这就叫"大惑"，反而会扰乱脏腑经脉，使真气不能恢复。把实证当作虚证，邪气当作真气，用针毫无道理，反助邪气为害，耗夺正气，使顺证变成逆证，使荣卫散乱，真气散失，邪气独存于内，断送病人的性命，给人带来最大的祸殃。不知三部九候的医生，是不能长久的。不懂得配合四时五行因加相胜的道理，不攻邪气，反伤正气，就断绝了病人性命。病邪刚侵入人体，没有固定部位，推它就向前，引它就停止，迎其气而泻之，其病马上就能好。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题解】

“虚实”是中医学，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孙子兵法·虚实》讨论了虚实范畴在军事上的运用，提出了著名的“避实击虚”的军事思想。虚实范畴在中医学中发展成八纲辩证之两纲，可见其对于中医学术的重要意义，提示医家在临证中要以“虚实”为思考的纲领。本篇讨论了“虚实”的概念，及其在各方面的运用，如四时、五脏、经络、气血、脉证、治疗等等，其中贯穿着一个“虚实”精神。虽然中心只有一个，但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广泛，所以篇名《通评虚实论》。本篇的主要内容有：一、论述虚实的定义、病机，并以脏腑为例加以具体说明，指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是疾病虚实的基本病机。二、论述各种虚实，如五脏的虚实、四时的虚实、血气的虚实、重实、重虚、经虚络满、经满络虚、脉证虚实、病情虚实等等。三、叙述了四时针刺的适宜部位，并介绍痈肿、霍乱、惊风等疾病的针刺方法，以及消瘅、偏枯、痿厥、黄疸、暴厥、癫狂等疾患的病因及临证表现。本篇名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腑，冬则闭塞。”

黄帝问曰：何谓虚实？

岐伯对曰：邪气盛则实[①]，精气夺则虚[②]。

【注释】

①邪气盛则实：邪盛则实。邪气，风寒暑湿之邪。

②精气夺则虚：精气不足则为虚。精气，人体之正气。夺，失。

【译文】

黄帝问：什么叫虚实？

岐伯回答说：邪气正盛，就是实证；精气不足，就是虚证。

帝曰：虚实何如？

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当其时则死[①]。余脏皆如此。

【注释】

①“非其时”两句：马元台：“非相克之时则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克之时则死，如夏时之火是也。”肺属金，夏属火，火刑金，肺病易死于夏。其他三时可生。

【译文】

黄帝问：虚实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肺主气，气虚，就是肺脏先虚；气上逆，两足必寒。肺虚若不在相克的时令，其人可生存；若遇相克之时，病人就会死亡。其他各脏的虚实情况也是如此。

帝曰：何谓重实？

岐伯曰：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译文】

黄帝问：什么叫重实？

岐伯说：所谓的重实，是说大热病人，邪气甚热，而脉象又盛满，这就叫重实。

帝曰：经络俱实何如？何以治之？

岐伯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①]，皆当治之。故曰[②]：滑则从，涩则逆也。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故五脏骨肉滑利[③]，可以长久也。

【注释】

①寸脉急而尺缓：寸口脉急而尺肤缓纵。寸，寸口。

②故曰：丹波元简："按以下至'可以长久也'三十一字，疑是错简，若移于下文'滑则生，涩则死也'之下，则文理顺接焉。"

③"皆从"两句：王冰："物之生则滑利，物之死则枯涩。"

【译文】

黄帝问：经络俱实，情况怎样？怎么治疗？

岐伯说：所谓经络俱实，是指寸口脉急而尺肤弛缓，经和络都应该治疗。所以说：脉象滑利的象征气血旺盛，为顺；脉象涩滞的象征气血虚衰，为逆。一般所谓虚实，都是从事物表现于外的不同生命状态的种类开始判断的，如万物有生气则滑利，万物欲死则枯涩，所以一个人的五脏骨肉滑利，证明精气充足，生气旺盛，可以长寿。

帝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何如？

岐伯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脉口热而尺寒也[①]。秋冬为逆，春夏为从，治主病者。

【注释】

①脉口热：丹波元简："按脉口热，依下文寒涩而推之，谓脉滑也。"

【译文】

黄帝问：络气不足，经气有余，情况怎样？

岐伯说：络气不足，经气有余，是指寸口脉滑利而尺肤寒凉。秋冬季见这样现象，为逆；在春夏之时见这样现象，为顺，治疗必须结合时令。

帝曰：经虚络满，何如？

岐伯曰：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脉口寒涩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译文】

黄帝问：经虚络满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经虚络满，是指尺肤热而盛满，而寸口脉象迟缓而涩滞。这种现象，在春夏则死，在秋冬则生。

帝曰：治此者奈何？

岐伯曰：络满经虚，灸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

【译文】

黄帝问：怎样治疗这种病呢？

岐伯说：络满经虚的，灸阴经刺阳经；经满络虚的，刺阴经灸阳经。

帝曰：何谓重虚？

岐伯曰：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

帝曰：何以治之？

岐伯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①]；尺虚者，行步恇然[②]；脉虚者，不象阴也[③]。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

【注释】

①言无常：言语断续。张志聪："言无常者，宗气虚，而语言无接续也。"

②"尺虚者"两句：丹波元简："尺虚谓尺肤脆弱。"张介宾："恇然，怯弱也。"行走疲惫不稳。

③"脉虚者"两句：吴崑："脉者，血之府。脉虚者，亡血可知，故云不象阴也。"

【译文】

黄帝问：什么叫重虚？

岐伯说：脉虚、气虚、尺虚，称为重虚。

黄帝问：怎样辨别呢？

岐伯说：所谓气虚，是由于精气虚夺，而语言低微，不能接续；所谓尺虚，是尺肤脆弱，而行动怯弱无力；所谓脉虚，是阴血虚少，不似有阴的脉象。像这种情况，脉象滑利的，虽病可生；脉象涩滞的，就要死亡了。

帝曰：寒气暴上，脉满而实，何如？

岐伯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译文】

黄帝问：寒气突然上逆，脉象盛满而实，结果会怎样呢？

岐伯说：脉象实而滑利的，可生；脉象实而逆涩的，会死。

帝曰：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何如？

岐伯曰：春秋则生，冬夏则死[①]。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②]。

【注释】

①“春秋”两句：张介宾：“春秋为阴阳和平之候，得其和气，故可以生，冬夏乃阴阳偏胜之时，阳剧于夏，阴剧于冬，故死。”

②“脉浮而涩”两句：张琦：“此为阳病见阴脉。脉浮宜汗解，涩为血少，不能作汗，故死。”浮脉主外，而涩为血少，浮涩相反，主死。

【译文】

黄帝问：脉象实满，手足寒冷，头部发热，结果会怎样呢？

岐伯说：这种病，在春秋之时可生，若在冬夏就会死。有一种脉象浮而涩，脉涩而身体发热的，也会死。

帝曰：其形尽满，何如？

岐伯曰：其形尽满者[①]，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②]。如是者，故从则生，逆则死。

【注释】

①形尽满：周身浮肿。张志聪：“肾为水脏，在气为寒，上节论寒气暴上，此复论其水体泛溢，故其形尽满也。”

②“脉急大坚”两句：丹波元简：“按尺肤涩，与脉急大坚不相应也。”《邪气脏腑病形》：“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

【译文】

黄帝问：身体肿满的，会怎样呢？

岐伯说：所谓身形肿满是指脉象急而大坚，而尺肤却涩滞，与脉不

相适应。像这样，顺则可生，逆则主死。

帝曰：何谓从则生，逆则死？

岐伯曰：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译文】

黄帝问：什么叫顺则可生，逆则主死？

岐伯说：所谓顺，就是手足温暖；所谓逆，就是手足厥冷。

帝曰：乳子而病热[①]，脉悬小者，何如？

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②]。

帝曰：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何如？

岐伯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③]。

【注释】

①乳子：生子。《说文》："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张璐："乳子言产后以乳哺子时，非婴儿也。"

②"手足温"两句：张志聪："四肢皆禀气于胃，故阳受气于四末。是以手足温者，胃气尚盛，故生。寒则胃气已绝，故死。"

③缓则生，急则死：张志聪："夫脉之所以和缓者，得阳明之胃气也，急则胃气已绝，故死。"

【译文】

黄帝问：妇人新产而患热病，脉象悬小，结果怎样？

岐伯说：手足温暖的可生；若手足厥冷的，就要死亡。

黄帝问：妇人新产，感受风热，喘息有声，张口抬肩，它的脉象怎样？

岐伯说：喘息有声，张口抬肩的，脉象应实大。如脉象见缓和的，可

生；如实大而弦急的，就要死亡。

帝曰：肠澼便血[①]，何如？

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

帝曰：肠澼下白沫[②]，何如？

岐伯曰：脉沉则生，脉浮则死。

帝曰：肠澼下脓血[③]，何如？

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帝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

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脏期之[④]。

【注释】

①肠澼便血：吴崑："肠澼，滞下也，利而不利之谓。便血，赤痢也。"肠澼，即痢疾，也叫"滞下"。

②肠澼下白沫：寒性痢疾。

③肠澼下脓血：吴崑："赤白并下也。"

④以脏期之：以五脏相克之时而确定死期。

【译文】

黄帝问：肠澼中赤痢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下痢发热的，主死；身寒不发热的，主生。

黄帝问：痢疾而下白沫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脉沉则生，脉浮则死。

黄帝问：痢疾下脓血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脉悬绝者主死；滑大者主生。

黄帝问：痢疾，不发热，脉象也不悬绝，结果如何？

岐伯说：脉象滑大者主生，脉象悬涩者主死，根据五脏相克的时日

来预测死期。

帝曰：癫疾何如[①]？

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

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②]。

【注释】

①癫疾：癫痫。

②“虚则”两句：马元台：“搏大，滑中带虚，可治，若带实，则邪气有余，乃死候也。”

【译文】

黄帝问：癫疾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脉象搏击而大滑的，经过一段时间会自己痊愈；要是脉象小而坚急的，是不治的死证。

黄帝问：癫疾之脉，虚实变化怎样？

岐伯说：脉虚的可治，脉实的主死。

帝曰：消瘅虚实[①]，何如？

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注释】

①消瘅：即消渴病。消，消耗。瘅，内热。

【译文】

黄帝问：消渴病脉象的虚实怎样？

岐伯说：脉象见实大的，病程虽长久，但可以治愈；如脉象悬小而坚

的，病程久了，就不可治。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①]，何以知其度也？[②]

【注释】

①形度：是测度形体的盛衰。骨度：是测度骨胳的大小。脉度：是测度经脉的长短。筋度：是测度筋络的强弱。度，测度。

②按：本节在此与前后文无涉，当是错简。

【译文】

黄帝说：形度、骨度、脉度、筋度，怎样才测量得出来呢？

帝曰：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腑，冬则闭塞。闭塞者，用药而少针石也[①]。所谓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痈疽不得顷时回。痈不知所，按之不应，乍来乍已，刺手太阴傍三痏与缨脉各二[②]。掖痈大热[③]，刺足少阳五；刺而热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④]。暴痈筋绬[⑤]，随分而痛，魄汗不尽，胞气不足[⑥]，治在经俞。

【注释】

①“春亟(jí)治”六句：张志聪：“伯言五脏之气合于四时，而刺度之各有浅深也。亟，急也。春气生升，故亟取络脉，夏取分腠，故宜治经俞，盖经俞隐于肌膜间也。治六腑者，取之于合也，……秋气降收，渐入于内，故宜取其合，以治六腑也，冬时之气，闭藏于内，故宜用药而少针石，盖针石治外，毒药治内者也。”亟，急。

②缨脉：胃经近缨之脉。缨，头部系冠带的部位。

③掖：通“腋”。

④大骨之会：马元台："当是手太阳小肠经之肩贞穴也。"

⑤缩(ruǎn)：挛缩。

⑥胞气不足：膀胱经气不足。胞，同"脬"，即膀胱。

【译文】

黄帝说：春天治病多取各经的络穴，夏天治病多取各经的输穴，秋天治病多取六腑的合穴，冬天主闭藏。闭藏的，治病应多用药物，少用针刺砭石。但所谓少用针石，不包括痈疽等病在内，痈疽等病，是片刻也不能徘徊犹豫的。痈毒初起，不知它发在何处，按又按不到，疼痛忽作忽止，这时可在手太阴经穴针刺三次，和颈部缨脉左右各二次。腋痈的病人，周身高热，应该针刺足少阳经穴五次；针后，热仍然不下，可针手厥阴心包经穴三次，针手太阴经的络穴和大骨之会各三次。急性痈疽，筋肉挛缩，随着痈疽的分肉而痛剧，汗出不止，这是由于膀胱经气不足，应该刺其经的腧穴。

腹暴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①]，少阴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员利针。霍乱，刺俞傍五，足阳明及上傍三。刺痫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刺经太阳五[②]，刺于少阴经络傍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

【注释】

①募：通"膜"，胸腹部经气结聚之穴。这里指足阳明胃经的募穴中脘。

②刺经：吴崑："凡言其经而不及其穴者，本经皆可取，不必拘其穴也。"

【译文】

腹部突然胀满，按之不减，取手太阳经的络穴，即胃的募穴和脊椎两旁三寸的少阴肾俞穴各刺五次，用员利针。霍乱，刺肾俞旁志室穴五次，和足阳明胃俞及胃仓穴各三次。刺治癫痫惊风，要针五条经脉的穴位，刺手太阴的经穴各五次，刺太阳的经穴各五次，刺手少阴通里穴旁的手太阳经支正穴一次，足阳明经之解溪穴一次，足踝上五寸的少阴经筑宾穴三次。

凡治消瘅仆击[①]，偏枯痿厥[②]，气满发逆[③]，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④]。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⑤]。蹠跛[⑥]，寒风湿之病也。

【注释】

①仆击：中风，突然仆倒。

②偏枯：半身不遂。

③气满发逆：气急上逆。吴崑："气满，气急而粗也。发逆，发为上逆也。"

④高粱：即膏粱，肥美的食物。

⑤"不从内"三句：指因邪气留着不去而形体消瘦。

⑥蹠(zhí)跛：瘸足。张志聪："蹠，足也。跛，行不正而偏废也。"

【译文】

大凡诊治消渴、中风仆倒、半身不遂、痿厥、气粗急、喘逆等病，如是甘食美味的肥胖贵人患这种病，则是由于偏嗜肉食厚味造成的疾病。噎膈则气闭不行，上下不通，都是暴怒或忧郁所引起的疾病。突然厥逆，不知人事，耳聋，闭塞不通，都是因为情绪突然激动，逆气上迫所致。

有的病不从内发，外中风邪，风邪留恋不去，伏而化热，消烁肌肉，极为明显。两脚偏跛，是风寒湿侵袭而形成的疾病。

黄帝曰：黄疸，暴痛，癫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译文】

黄帝说：黄疸、骤然剧痛、癫疾、厥狂等证，是经脉之气久逆于上，不能下行所致。五脏不和，是六腑闭塞不通所致。头痛耳鸣，九窍不利，是肠胃的病变所致。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题解】

本篇主要阐述太阴、阳明两经的表里关系。文中首先着重讨论二经的异位、异病，继而讨论脾脏旺于四时，以及脾主四肢，为胃行其津液的道理。因而这两经表里相从，故合论之，以《太阴阳明论》名篇。

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①]，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②]，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注释】

①太阴：足太阴脾经。阳明：足阳明胃经。

②“更虚”两句：虚实逆从随脾胃之气的变化而变更。

【译文】

黄帝问道：太阴、阳明两经，互为表里，即脾胃二脉，而所生的疾病不同，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回答说：脾属阴经，胃属阳经，二经循行的路线不同；或虚、或实，或顺、或逆，也各不相同；或者从内，或者从外，发病的原因又不同，

所以病名也就不同了。

帝曰：愿闻其异状也。

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①，阳受之②；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③。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④。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注释】

①贼风虚邪：泛指四时不正之气。

②阳：指肌表阳气。

③阴：指内在阴气。

④肠澼：痢疾。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不同情况。

岐伯说：阳属天气，为人体的外在护卫；阴属地气，为人体的内在营养。外邪有余多犯阳经，所以阳道常实；内伤不足多伤阴经，所以阴道常虚。所以贼风虚邪伤人时，阳分首当其冲；而饮食不慎，起居失调，阴分独受其害。外表受病，就传入六腑；内里受病，就传入五脏。邪入六腑，就会发热，不能安眠，喘促；病在五脏，就会胀满发闷，飧泄，经过一段时间，会成为痢疾。喉是管呼吸的，所以主天气；咽是管进食的，所以主地气。阳经易感风邪，阴经益感湿邪。三阴之经脉，是由足上行至

头，由头而下循臂至手指尖端；三阳之经脉，是由手上行至头，再下至足。所以阳经的病邪，先上行到极点，再向下行；阴经的病邪，先向下行到极点，再向上行。因此外感风邪，多在上部；外中湿气，多在下部。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

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①]，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②]。

【注释】

①不得至经：胃气不能直接达到四肢。

②不用：不能活动。

【译文】

黄帝问：脾一有病四肢就不能正常活动，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四肢都从胃接受营养之气，但是胃气不能直达到四肢，必须通过脾的运化，水谷津液才能布达于四肢。如今脾有病了，不能把胃的水谷津液输送出去，四肢得不到水谷精气，一天一天地衰弱，经脉不利，筋骨肌肉也因无营养之气来充实，所以四肢就不能活动了。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

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①]，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②]，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③]，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④]，不得主时也。

【注释】

①治：主。中央：脾在五行中属土，位居中央。

②寄治：每季末有十八日为脾寄旺时间，谓之“寄治”。

③著胃土之精：胃土受纳腐熟的水谷精微能够昭明于外，全赖脾脏之气的运行布散。著，显明。

④上下至头足：上至头，下至足，无所不到。

【译文】

黄帝问：脾脏不能单独主一个时季，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脾属土而位居中央，它经常从四时里分旺于四脏，就是在四季之末各十八日里，不能单独主一个季节。脾脏经常为胃土转输水谷精气，土生养万物而取法天地自然的规律，脾为人体的土，它布散的精微，从头至足，无处不到，所以不单主一个季节。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

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①]。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注释】

①“足太阴者”两句：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三阴，即指太阴。

【译文】

黄帝问：脾和胃通过一膜相连，为什么能够给胃运行津液呢？

岐伯说：足太阴脾经，就是三阴经。它的经脉环绕于胃，连属于脾，联络咽喉，所以太阴经脉能够运输阳明之气，进入手足三阴经。足阳明胃经，是足太阴脾经之表，是五脏六腑的营养之海，所以胃经也能

运输太阴之气，进入手足三阳经。五脏六腑都能借助脾经而接受阳明的水谷精气，因此说脾能为胃运送津液。四肢不能接受水谷之气的滋养，一天天地衰弱，阴经脉道不通利，筋骨肌肉无气滋生，所以就痿废不用了。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题解】

本篇阐释阳明经脉的病理变化和症状表现，所以篇名《阳明脉解》。吴崑说："解，释也，此篇皆所以释阳明脉为病之义。"可参看《灵枢·经脉》的有关内容。

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①]。

帝曰：善。其恶火何也？

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

【注释】

①土恶木：木克土，而阳明胃脉属土，故恶木也。

【译文】

黄帝问：足阳明的经脉发生病变，厌恶人声与火光，听到木器响动

的声音就受惊，却不为钟鼓的声音惊动。听到木音就惊惕，是为什么？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足阳明是胃的经脉。胃属土。所以听到木音而惊惕，是因为土恶木克。

黄帝问：好！那么恶火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足阳明经主肌肉，其经脉多血多气，外邪侵袭就发热，热重所以恶火。

帝曰：其恶人，何也？

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①]，惋则恶人。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

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②]。

【注释】

①惋：心胸郁闷不舒。

②"厥逆连脏"两句：逆气影响到五神脏的，所以神去而死；影响到经脉的，病较轻浅，故生。厥逆，气逆。连，牵连，影响。

【译文】

黄帝问：他厌恶见人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足阳明经气上逆，则喘促，心中郁闷，心中郁闷所以不喜欢见人。

黄帝说：有的阳明厥逆喘促而死，有的虽喘促而不死，为什么呢？

岐伯说：经气厥逆如果累及于五脏，就会死，若仅连及经脉，则可生。

帝曰：善！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

逾垣上屋[①]，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岐伯曰：四支者，诸阳之本也[②]。阳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也。

【注释】

①逾垣(yuán)：翻墙而过。逾，翻越。垣，墙。

②“四支者”两句：四肢禀气于脾胃，胃为脏腑之海，而阳明行气于三阳，故四肢为诸阳之本。

【译文】

黄帝问：好！病情严重的，脱掉衣服，乱跑乱跳，登上高处，狂喊唱歌，有的几天不吃不喝，还能翻墙上屋，所上之处，都是其平素所不能的，发病时反而能上去，为什么呢？

岐伯说：四肢是阳气的根本。阳气盛则四肢充实，四肢充实所以能够登高。

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

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

帝曰：其妄言骂詈[①]，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

岐伯曰：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注释】

①詈(lì)：骂，责骂。

【译文】

黄帝问：病人脱掉衣服而乱跑，为什么？

岐伯说：身体热盛，所以脱掉衣服，到处乱跑。

黄帝问：病人胡言乱语骂人，不分亲疏远近而胡乱唱歌，为什么？

岐伯说：阳热亢盛，使病人神志失常，胡言乱语，辱骂别人，不分亲疏，不想吃饭，不想吃饭，所以到处乱跑。

卷 九

热论篇第三十一

【题解】

本篇对热病的概念、成因、主证、传变规律、治疗大法、禁忌和预后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是一篇研究热病的重要文献，所以篇名《热论》。东汉医家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就以《热论篇》为其理论来源之一。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①]，皆伤寒之类也[②]。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巨阳者[③]，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④]，故为诸阳主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⑤]，必不免于死。

【注释】

①热病：指一切外感发热性疾病，如温病、暑病、风病等。

②伤寒：指广义的伤寒，即多种外感病的总称。

③巨阳：即太阳。巨、太，都是“大”的意思，所以太阳，也称为“巨阳”。

④风府：穴名。在项后入发际一寸，属督脉。

⑤其：如果。两感于寒而病者：表里俱受寒邪，也就是阴阳俱病。

【译文】

黄帝问道：一般所谓热病，都属于伤寒一类。有的痊愈了，有的死亡了，死亡的都在六七日之间，痊愈的大约在十日以上，这是什么道理？我不知其中的缘故，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答道：足太阳经，是诸阳联属会合之处。它的经脉上连风府，所以能够为诸阳主气。人为寒邪所伤，就要发热，如果单是发热，即便热得很厉害，也不会死。但假如阳经、阴经同时感受寒邪为病，就必然死亡。

帝曰：愿闻其状。

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①]。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②]，五脏不通，则死矣。

【注释】

①烦满而囊缩：烦闷并且阴囊紧缩。

②荣卫：营气、卫气。荣，通“营”。

【译文】

黄帝道：希望听听伤寒的症状。

岐伯说：伤寒第一天，太阳经感受寒邪，所以头项疼痛，腰脊僵硬。第二天，病邪传到阳明，阳明经主肌肉，它的经脉挟鼻，络于目，所以身热、目疼、鼻干，不能安卧。第三天，病邪传到少阳，少阳主胆，它的经脉循行于两胁，络于两耳，所以胸胁痛，耳聋。如果三阳经络都已受病，但还没有传入到脏腑里的，可以用发汗来治愈。第四天，病邪传到太阴，太阴经脉分布于胃，络于咽嗌，所以腹胀满，咽嗌发干。第五天，病邪传入少阴，少阴经脉通肾、络肺，连系舌根，所以口燥，舌干而渴。第六天，病邪传入厥阴，厥阴经脉环绕阴器，络于肝，所以烦闷、阴囊紧缩。如果三阴三阳经、五脏六腑都受了病害，营卫不运行，腑脏不通畅，那就要死了。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①]，少腹微下，大气皆去[②]，病日已矣。

【注释】

①囊纵：阴囊松缓。

②大气：邪气。

【译文】

如果不是两感于寒邪，到第七天，太阳病就会减轻，头痛也就会稍好一些。到第八天，阳明病会减轻，身热也会渐渐消退。到第九天，少

阳病会减轻，耳聋也会好转而能听到点声音。到第十天，太阴病会减轻，胀起的腹部也会平软得和往常一样，就想吃东西了。到第十一天，少阴病会减轻，口不渴了，也不胀满了，舌也不干了，还会打喷嚏。到第十二天，厥阴病减轻了，阴囊也松缓下来，少腹部也觉得舒服，邪气全退了，病也就好了。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译文】

黄帝又问：怎样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治疗的方法，应根据脏腑经脉的症状，分别施治，疾病就会日渐衰退。受病未满三天的，可以通过发汗治愈；病已超过三天的，可以通过泻下治愈。

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①]，何也？

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②]，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③]，故有所遗也。

帝曰：善。治遗奈何？

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帝曰：病热当何禁之？

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注释】

①遗：遗留余热。

②热有所藏：残余之热未尽。藏，残留。

③两热：指病的余热和新食谷气的热。

【译文】

黄帝道：热病已经好了，常常遗有余热，为什么？

岐伯说：凡是余热，都是因为发热重的时候，还勉强吃东西造成的。像这样，病虽然已经减轻，可是余热未尽，于是谷气与余热搏结在一起，所以就有余热现象。

黄帝说：说得好。那么怎样治疗余热呢？

岐伯说：只要根据病的或虚或实，而分别给以正治和反治，病就会好的。

黄帝道：患了热病有什么禁忌呢？

岐伯说：患热病的，如果稍好些，马上吃肉类食物，就会复发，如果多吃谷食，也会有余热，这就是热病的禁忌。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

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①]；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帝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

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注释】

①谵(zhān)言：神志不清，语无伦次。

【译文】

黄帝道：假如两感于寒的病人，它的脉象和症状怎样呢？

岐伯说：两感于寒的病人，第一天太阳和少阴二经都患病，就有头痛、口干、烦闷而渴的症状；第二天阳明与太阴二经都患病，就有腹满、发烧、不想吃东西，语无伦次的症状；第三天少阳与厥阴二经都患病，就有耳聋、阴囊紧缩、厥逆的症状。如果再发展到水浆不入口，昏迷不醒，第六天就得死。

黄帝说：病情发展到五脏都已损伤，六腑不通，营卫不和的地步以后，三天之后就死亡了，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阳明经是十二经脉中最重要的。这一经血气与邪气都盛，正邪相搏病人容易神志昏迷，三天以后阳明经气已尽，所以就死亡了。

凡病伤寒而成温者[①]，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注释】

①温：此指温热病。

【译文】

凡伤于寒邪而变成温病的，在夏至以前发病的叫做温病；在夏至以后发病的叫做暑病。暑病应当发汗，使热从汗出，而不能止汗。

刺热篇第三十二

【题解】

本篇主要论述了五脏热病的症状、演变、预后，及其针刺疗法，热病的色诊、针刺热病的孔穴以及护理方法。因本篇主要论述热病的刺法，所以篇名《刺热》。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①]，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②]，气逆则庚辛死[③]。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④]，脉引冲头也。

【注释】

①多卧：张琦："肝胆同气，胆热故好眠。"卧，这里指睡眠。

②"庚辛甚"两句：肝属木，庚辛属金，金能克木，故肝病逢庚辛日加重。甲乙属木，为肝旺之日，肝病逢甲乙日则气旺，正能胜邪，故可大汗出而热退。此据五行生克之理，推测疾病预后。其余四脏可类推。

③气逆则庚辛死：邪热内淫而肝气逆乱，又遇庚辛所不胜之日，故死。

④员员：眩晕。

【译文】

肝脏发生热病，小便先发黄，腹痛，喜卧，身体发热。热邪和正气相争，就会狂言惊骇，胁肋胀满疼痛，手足躁动，不能安卧；遇庚辛日病情加重，遇甲乙日则大汗出而热退，如果邪气上逆，庚辛日会死。刺治足厥阴和足少阴两经。如果肝气上逆，则头痛昏晕，这是热邪由肝脉上冲牵引头部所致。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译文】

心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不高兴，过几天才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出现突然心痛，烦闷，时时作呕，头痛、面赤、无汗；遇壬癸日，病情加重，逢丙丁日则大汗出而热退，如果邪气上逆，壬癸日当死。刺治手少阴和手太阳两经。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译文】

脾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头重，面颊疼痛，心烦，额部发青，想呕吐，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则腰痛不可以俯仰，腹部胀满而泄泻，两颔疼痛，遇甲乙日，病情加重，遇戊己日则大汗出而热退，如果邪气上

逆，甲乙日当死。刺治足太阴和足阳明两经。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①]，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欬，痛走胸膺背[②]，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③]。

【注释】

①淅然：突然感到寒冷貌。

②胸膺：胸之两旁高起处叫“膺”，两膺之间为“胸”。

③“出血”两句：高世栻认为这七个字应移在“刺足少阴、太阳”之下。

【译文】

肺脏发生热病，病人先突然感到寒冷，汗毛竖起，恶风寒，舌苔发黄，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则气喘咳嗽，疼痛走窜胸膺背部，不能长呼吸，头痛难以忍受，汗出怕冷；遇丙丁日，病情加重，遇庚辛日则大汗出而热退，如果邪气上逆，丙丁日当死。刺治手太阴和手阳明两经，使其出血如黄豆大，立即痊愈。

肾热病者，先腰痛骭痠，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骭寒且痠，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①]，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②]。

【注释】

①澹澹然：水摇动起伏貌。

②“诸汗者”三句：高世栻：“此衍文也。下文云：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大出也。误重于此。”可参。

【译文】

肾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腰痛，小腿发瘘，口渴多饮，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则项痛而强，小腿发冷而瘘软，足心发热，不欲言语，如果肾气上逆，则颈项疼痛，头晕掉摇不定，遇戊己日，病情加重，遇壬癸日则大汗出而热退，如邪气上逆，戊己日当死。刺治足少阴和足太阳两经。以上所说的诸脏大汗出，都是在五脏各自当旺之日，正胜邪退，故可汗出而愈。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热病从部所起者①，至期而已②；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③，重逆则死④。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大出也。

【注释】

①部所：五脏病色在面部所反映的部位，如心颜、脾鼻、肾颐等。

②期：指所胜日。

③三周：三遇所胜之日。不要把“三周”误解为现在的概念。

④重逆：治疗一误再误。

【译文】

肝热病人，左颊先见红色；心热病人，额部先见红色；脾热病人，鼻部先见赤色；肺热病人，右颊先见红色；肾热病人，颐部先见红色。疾病尚未发生，见到面部的红色，就针刺治疗，这叫治未病。热病刚开始，只表现在五脏部所，疾病尚轻浅，及时治疗，到所胜之日，就可痊愈；如果

刺治反了，势必延长病程，以致过“三周”才能病愈，如果治疗一再失误，就会死亡。热病应当汗出，到所胜之日，才能够汗大出而痊愈。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译文】

凡治疗热病，应让病人饮用凉饮，然后针刺，必须使病人少穿衣服，居处清凉，这样才能使热退身凉而病愈。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①]。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②]，刺足少阴，病甚为之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

【注释】

①五十九刺：指治热病的五十九穴，见《水热穴论》。

②瞑：通“眠”，小睡，假寐。

【译文】

热病先出现胸胁痛的，手足躁动不安的，应刺足少阳经，补足太阴经。病情较重的，用五十九刺的方法。热病开始时手臂疼痛的，应刺手阳明、手太阴两经，汗出而热止。热病起始于头部的，刺足太阳经，汗出而热止。热病起始于足胫的，可刺足阳明经，汗出而热止。热病先感觉身体沉重，骨节疼痛，耳聋、嗜睡，当刺足少阴经，病重的，用五十九刺的

方法。热病先出现头昏眩冒而后发热，胸胁胀闷的，应刺足少阴和足少阳两经。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①]，热病也，荣未交[②]，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③]。与厥阴脉争见者[④]，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⑤]。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注释】

①色荣颧骨：赤色显现于颧骨部位。荣，指光耀、显现。

②荣未交：据新校正：交，当作"夭"。"荣未夭"指色泽未恶，病气尚浅，故可汗而已。

③待时：指当旺之时。

④与厥阴脉争见：少阳与厥阴脉证同时出现。张介宾："六经热病之序，其始太阳，其终厥阴，今始终争见，则六经两感俱已传导，故当三日而死。证之下文，义尤明显。"

⑤少阳之脉色也：新校正疑为衍文。

【译文】

太阳经脉的病，红色显现于两颧骨，是热病的象征，如果荣色未恶，只要得汗，至其当旺之时，就可痊愈。如果同时又见到厥阴经的脉证，那么死期不过三日，因为热病已内连肾脏，兼见少阳脉色。少阳经脉的病，红色显现于面颊前方，是热病之征，如果荣色未恶，只要得汗，至其当旺之时，就可痊愈，如果同时兼见少阴经的脉证，那死期就不过三日。

热病气穴[①]：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鬲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荣在骶

也[2]。项上三椎陷者中也[3]。颊下逆颧为大瘕[4]，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注释】

①热病气穴：治疗热病的腧穴。

②荣在骶也：张介宾："盖既取阳邪于上，仍当补阴于下，故曰荣在骶也。"骶，指脊椎末端的尾骶骨，有长强穴。

③"项上"句：张介宾："此取脊椎之大法也。项上三椎者，乃项骨三节，非脊椎也。三椎之下陷者中，方是第一节，穴名大椎。"

④大瘕：大瘕泄，是下痢的一种，症状为腹泻里急后重而茎中痛。

【译文】

治疗热病的腧穴：第三脊椎下，主治胸中的热病；第四脊椎下，主治膈中的热病；第五脊椎下，主治肝热病；第六脊椎下，主治脾热病；第七脊椎下，主治肾热病。治疗热病，既取上部腧穴以泻阳邪，又当取下部腧穴以补阴气，所以在下取尾骶骨处的长强穴。颈项第三椎以下的凹陷中央，是大椎穴。如面颊红色由下上逆到颧骨的，为大瘕泄；红色自颊下行至颊车的，为腹部胀满；赤色见于颧骨后部的，为胁肋痛。红色见于颊上的，病在膈上。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题解】

本篇详细论述了阴阳交、风厥、劳风、肾风这几种病的证治。这些病的成因，皆为风热外袭，都属热病之类，所以篇名《评热病论》。本篇主要内容包括：一、提示医家疾病是邪正相争的过程，疾病的痊愈与死亡，取决于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正能胜邪则生，邪胜正衰则死。提出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著名论断。二、指出阴阳交、风厥、劳风、肾风这四种热病的病因、病理、症状、治法及其预后。

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①]，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

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②]，交者死也。

帝曰：愿闻其说。

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禆也[③]，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④]。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

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⑤，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注释】

①脉躁疾：脉搏跳动急速。

②阴阳交：热邪（阳邪）深入阴分，消烁精气，以致阴阳错乱，热邪盛而阴精竭。交，乱。

③裨（bì）：补益。

④倾：倒塌。引申为危险、败坏。

⑤三死：马元台："身热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脉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

【译文】

黄帝问：有患温热病的，汗出之后，随即又发热，而且脉搏躁动疾速，不因汗出而衰减，甚至出现胡言乱语，不能饮食，这是什么病？

岐伯回答说：这种病叫阴阳交，阴阳交是死证。

黄帝说：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人体所以能够出汗，是由于水谷入胃，化生精微。现在邪正在骨肉之间相争而能够出汗，是邪气退而精气胜。精气胜，就应该能进食而不再发热。再发热的，是邪气还在；汗是由精气所化。现在汗出而又发热，是邪气胜过正气。不能饮食，则精气没有补充，病邪再滞留不退，生命就会危在旦夕了。《热论》中曾说过：汗出而脉仍躁盛的，是死证。现在脉象与出汗不适应，可见精气不能战胜其病邪，死亡的征象已经很明显了。胡言乱语，是神志失常，神志失常的也是死证。现在出现了三种死候，却不见一线生机，虽然有时病情稍有减轻，但必死无疑。

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

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①]。病名曰风厥。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②]，从之则厥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表里刺之[③]，饮之服汤。

【注释】

①厥：下气上逆。

②上从之：少阴之气随太阳之气而上逆。

③表里刺之：泻足太阳，补足少阴。

【译文】

黄帝问：有的病人身体发热，出汗，烦闷，烦闷不因汗出而解，这是什么病？

岐伯说：汗出而身体发热的，是感受了风邪；汗出而烦闷不解的，是由于下气上逆。这种病，名叫做风厥。

黄帝说：希望详细听听。

岐伯说：太阳经主宰一身诸阳之气，为一身之表，所以首先感受外邪，而少阴和太阳为表里关系，少阴经气受到太阳经热邪的影响，随之上逆，随之上逆便成为厥。

黄帝问：怎样治疗？

岐伯说：刺太阳、少阴表里两经的穴位，并内服汤药。

帝曰：劳风为病[①]，何如？

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②]。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③]，

唾出若涕④，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以救俯仰⑤，巨阳引⑥。精者三日⑦，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注释】

①劳风：张介宾："因劳伤风也。"

②法在肺下：患病部位常在于肺。法，常也。

③强(jiàng)上冥(míng)视：头项强直，目眩而视物不清。冥，通"瞑"，目暗。

④唾出若涕：吐出稠浊之痰。

⑤以救俯仰：通利气道，使呼吸畅通。

⑥巨阳引：引导太阳经气，疏通郁闭。

⑦精者：青壮年。

【译文】

黄帝问：劳风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劳风发病部位常在肺下。这种病的症状是头项强直，眼目昏眩，唾出粘痰，恶风而身体寒战，这就是劳风病。

黄帝问：怎样治疗？

岐伯说：首先要引导太阳经气，疏通郁闭，以通利肺气，使其呼吸调畅，俯仰自如。青年人，三日可以病愈；中年人，五日可以病愈；而老年人或精气衰减的人，须七日才能痊愈。这种病人，咳出的青黄色痰液，颜色如脓，凝结成块，大的如弹丸，这种痰应使之从口中或鼻中排出，如不能排出，就要伤肺，肺脏受伤，就会死亡了。

帝曰：有病肾风者，面胕庞然壅[①]，害于言，可刺不[②]？

岐伯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③]。

帝曰：其至何如？

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④]，正偃则咳，病名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注释】

①胕（fú）：浮肿。庞（máng）然：肿起貌。壅：形容下眼睑浮肿。王冰："壅，谓目下壅如卧蚕形也"

②不：同"否"。

③"不当刺"三句：张介宾："虚者本不当刺，若谓肿为实，以针泻之，则真气愈虚，邪必乘虚而至。后五日者，脏气一周而复至其所伤之脏，病气因而甚殃。"

④正偃（yǎn）：仰卧。

【译文】

黄帝问：有患肾风的病人，面部浮肿，目下臃起如卧蚕，影响言语，这种病可以针刺吗？

岐伯说：如果是虚证不能用刺法。不应针刺法而误刺，五天后，邪气必然传导，甚而加重病情。

黄帝问：邪气到来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邪气到来时一定出现气短，时常发热，热从胸背上至头部，汗出，手热，口干口渴，小便色黄，目下浮肿，腹中鸣响，身体沉重，行走困难，若是妇女则停经，胸中烦闷，不能进食，也不能仰卧，仰卧则咳嗽，这种病又叫风水，在《刺法》篇中有详细的论述。

帝曰：愿闻其说。

岐伯曰：邪之所凑[①]，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

帝曰：何以言？

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腹中鸣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膈也。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②]。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帝曰：善。

【注释】

①凑：聚合。引申为侵袭。

②“胞脉者”两句：高世栻：“胞脉主冲任之血，月事不来者，乃胞脉闭也。中焦取汁，奉心化赤，血归胞中。故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邪气侵犯人体，是因为他的正气必定虚弱。肾阴不足，风阳之邪就乘虚侵入，所以气短，时常发热而汗出。小便色黄，是小腹中有热。不能仰卧，是胃中不和。仰卧后咳嗽加剧，是水气上迫肺脏。一

般有水气病的，目下必先出现微肿。

黄帝问：为什么这样说？

岐伯说：水属于阴，目下也属阴，腹部为至阴脾脏所居之处，所以腹中有水，必然目下浮肿。心气上逆，所以口苦舌干，不得仰卧，仰卧就咳吐清水。一般水气病，不能仰卧，仰卧后会惊悸不安，惊悸会使咳嗽加剧。腹中鸣响，病因是胃肠中有水气。如果波及到脾脏，就烦闷而不能饮食。食物不进，是胃脘阻隔。身体沉重行走困难，是因为胃的经脉循行于足胫部。妇女月经不来，是因为胞脉闭塞不通。胞脉属于心脏，而下络胞中。现在水气上逆，逼迫肺脏，心气不能下通，所以月经就不来了。

黄帝说：讲得好！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题解】

逆调，逆而调之。人体脏腑经络之气以顺为常，逆而为病。逆必调之复顺。本篇讨论了寒热、骨痹、肉苛、逆气等几种病变，而这些病变的由来，都是因为阴阳、水火、营卫、气血、脏腑经络失于和调。所以篇名《逆调论》。本篇讨论了因阴阳失调而引起的各种寒热病变，说明人体的阴阳必须保持平衡。指出阴阳的不平衡与内脏的盛实有关。阐明肉苛是由于营卫虚弱不调而形成的。经气上下不调为逆气，篇中着重指出了在上为肺络之逆，在中为胃气之不能下行，在下为肾水上迫于肺等不同的病理变化。

黄帝问曰：人身非常温也[①]，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

岐伯对曰：阴气少而阳气胜[②]，故热而烦满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③]，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④]，何？

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⑤]，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

【注释】

①常：通“裳”。

②“阴气少”句：阴气虚而阳气盛。

③衣寒：衣服单薄，感受外寒。

④寒从中生：寒冷好像从体内发生。

⑤痹气：阳虚气少，气机闭阻，血液凝涩不行。

【译文】

黄帝问：人体不因为衣服穿得过多而温热，然而出现发热、烦闷，是为什么？

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阴气虚少，阳气偏胜，所以发热而烦闷。

黄帝问：有的人不是由于衣服单薄而受寒，也不是体内素有寒气，却感到寒冷从体内产生，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这种人多痹气，阳气虚弱，阴气偏盛，所以感到身体寒冷像从冷水中出来一样。

帝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①，何也？

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②，少水不能灭盛火③，而阳独治④。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⑤。

【注释】

①如：于。新校正：“《太素》云：如炙于火。”

②两阳相得：马元台：“四支属阳，风亦属阳，一逢风寒，两阳相得。”两阳，四肢与风邪。

③少水：阴气虚衰。盛火：阳气亢盛。

④阳独治：阴虚至极，而阳气独旺。治，主宰，旺盛。

⑤肉烁：肌肉干枯瘦削。

【译文】

黄帝说：有的人四肢发热，遇到风寒，热得更厉害，如同火烤一般，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这种人阴气虚弱，阳气偏盛。四肢属阳。属阳的四肢感受属阳的风邪，以致阴气更虚少，阳气更亢盛，衰弱的阴气不能熄灭旺盛的阳火，以致阳气独旺。阳气独旺，便不能生化成长，阳气独胜则生机停息。遇风如同火烤的人，肌肉会逐渐消瘦干枯。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①]，是为何病？

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②]，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③]。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④]，肾孤脏也[⑤]，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⑥]。

【注释】

①冻栗：寒冷战栗。

②以水为事：水中作业。

③一水不能胜两火：高世栻："七字在下，误重于此，衍文也。"不译。

④"肝一阳"两句：阳，即火之意，所以下文云"一水不能胜二火"。高世栻："肾水生肝木，肝为阴中之阳，故肝一阳也。少阴合心火，心为阳中之阳，故心二阳也。"

⑤肾孤藏：肾为单独一水脏。

⑥挛：拘挛。节：骨节。

【译文】

黄帝问：有的人身体寒冷，即使用热水温熨或烤火，仍不觉热；虽多穿衣服，也不能温暖，但并不寒战，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人，肾气平素偏胜，从事水中作业，致使太阳经气虚衰，肾中脂液得不到阳气的温煦而枯耗不长。肾是水脏，而生长骨髓，如果肾的脂膏不生，骨髓就不能充满，以致感到寒冷至骨。之所以不发生寒战，是因为肝是一阳，心是二阳，肾是孤脏，一个肾水不能制胜肝心二阳之火的缘故，所以不发生战栗，病名叫骨痹，这种人必然骨节拘挛。

帝曰：人之肉苛者①，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

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②，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③，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④。人身与志不相有⑤，曰死。

【注释】

①肉苛：肌肉麻木不仁。

②“荣气虚”两句：丹波元简：“下文云：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则此七字不相冒，恐是衍文。”不译。

③不仁、不用：张介宾：“不仁，不知痛痒寒热也。不用，不能举动也。”

④肉如故：《黄帝内经太素》卷二十八《痹论》作“肉如苛也”。“故”当作“苛”。

⑤人身与志不相有：人的形体与神志活动不相协调。

【译文】

黄帝问：有的人，他的皮肉麻木沉重，虽然穿棉衣，仍然麻木不减，这是什么病？

岐伯说：荣气虚弱，会使皮肉麻木不仁；卫气虚弱，则肢体不能举动；荣卫俱虚，则既麻木不仁，又举动不便，肌肉就更加麻木沉重了。如果人的形体与神志活动不相适应时，就必然死亡。

帝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①]；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脏使然？愿闻其故。

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而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②]。

帝曰：善。

【注释】

①息：一呼一吸，谓之一息。

②主卧与喘：水气为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今水寒射肺，标本俱病，故喘息不得卧。

【译文】

黄帝说：患气逆的人，有的不能平卧，而且呼吸有喘鸣音；有的虽然不能平卧，但呼吸却没有喘鸣音；有的起居如常，然而呼吸喘促有声；有的能够平卧，行动则气喘；有的不能卧，也不能行动，却气喘；有的不能卧，卧则气喘。这些情况，是什么脏腑病变而发生的？希望听听其中的缘故。

岐伯说：不能卧而喘息有声的，是阳明经脉之气上逆。足三阳经脉之气，本来是下行的，现在逆而上行，所以就喘息有音了。阳明是胃脉，胃是六腑之海，胃气也下行。如果阳明经气上逆，胃气就不能循常道而下行，所以就不能平卧。《下经》中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起居如常而喘息有音的，是肺的络脉气逆，络脉之气不能随经脉之气上下循行，所以其气留滞经脉而不行于络脉。但络脉使人发病比较轻，所以虽然喘息有声，但起居如常。不能平卧，卧则呼吸喘促的，是水气犯肺。水气是循着津液运行的道路而流动的。肾是水脏，主司津液，现肾病不能主水，水气上泛而侵肺，所以气喘而不能平卧。

黄帝说：讲得好！

卷 十

疟论篇第三十五

【题解】

本篇对疟疾的病因、病机、症状、治法等作了详细的讨论。其临证特点包括一日发、间日发、数日发以及寒热多少、但热不寒和日晏、日早等各种情况。疟疾的病因大都是感受风寒、水气、暑热等所致。感邪先后不同，则寒热亦异。瘅疟则因肺素有热，所以但热不寒。疟邪的发作在于必和卫气相逢，而邪气和卫气分离，则休止。因邪气所中的浅深及与卫气相遇的时间不同，因而有日发、间日发、数日发以及渐迟、渐早的不同。疟疾发作有与四时发病规律相应及四时皆发两种不同情况。疟疾的治疗，攻邪应在未发病之前，或已衰之后，当其发时不能针刺。本篇讨论了疟疾的病因、病理、症状和治疗等，既系统又详尽。因为是疟疾专论，故以《疟论》名篇。

黄帝问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①]，何也？

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②]，寒栗鼓颔[③]，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注释】

①蓄作：不发之谓“蓄”，发作之谓“作”。

②伸欠：伸张四肢，打哈欠。张介宾："伸者，伸其四体，邪动于经也。欠，呵欠也，阴阳争引而然。"

③寒栗鼓颔：因寒冷而全身发抖，下颏骨也随之鼓动。栗，战栗，发抖。颔，指下颏骨。

【译文】

黄帝问：疟疾都是感受风邪而发，它的休作有一定时间，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疟疾开始发作的时候，先使毫毛竖立，继而四体欲得引伸，呵欠连连，乃至寒冷发抖，下颏鼓动，腰脊疼痛，寒冷过去，接着全身发热，头痛欲裂，口渴喜欢冷饮。

帝曰：何气使然？愿闻其道。

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①]，虚实更作[②]，阴阳相移也[③]。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④]；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⑤]，内外相薄，是以日作[⑥]。

【注释】

①阴阳上下交争：张介宾："阳气者，下行极而上；阴气者，上行极而下，邪气入之，则阴阳上下交争矣。"

②虚实更作：阴阳交争，阴胜则阳虚，阳胜则阴虚，疟疾发作时，阴

阳更替相胜，故有寒有热，虚实更作。

③阴阳相移：阳并于阴，阴并于阳，虚实互相移易转化。

④“阳明虚”两句：阳明主肌肉，其经脉交于颔下，故虚则恶寒战栗而颔动。

⑤薄：搏击。

⑥日作：每日发作一次。张介宾：“风寒自表而入，则与卫气并居，故必随卫气以为出入。卫气一日一周，是以新感之疟，亦一日一作。”

【译文】

黄帝说：是什么邪气引起的？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这是阴阳上下相争，虚实交替而作，阴阳相互移易转化所致。阳气并入于阴分，使阴气实而阳气虚，阳明经气虚，就寒冷发抖乃至两颔鼓动；太阳经气虚，就腰背头项疼痛；三阳经气都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节寒冷疼痛；寒从内生，所以内外都感觉寒冷；阳气盛则发生外热，阴气盛则发生内热，外内都发热，就气喘口渴，所以喜欢冷饮。这都是由于夏天伤于暑气，热气过盛，潜藏在皮肤之内，肠胃之外，也即是邪气居留在荣气的处所。由于暑热内伏，使人汗孔疏松，腠理开泄，一遇秋凉之气，汗出感受风邪，以及洗澡受凉，风寒之气停留在皮肤之内，与卫气相合。卫气白天行于阳分，夜里行于阴分，邪气也随之循行于阳分时则外出，循行于阴分时则内搏，阴阳内外相搏，所以每日发作。

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

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译文】

黄帝问：疟疾有隔日发作的，为什么？

岐伯说：这是因为邪气滞留较深，向内迫近于阴分，使阳气独行于外，而阴分之邪滞留于里，阴邪与阳气相争而不能即出，所以隔日发作。

帝曰：善。其作日晏与其日早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①]，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骨[②]，二十六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脉[③]；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④]，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间日发者[⑤]，由邪气内薄于五藏，横连募原也[⑥]。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

【注释】

①循膂(lǚ)而下：病邪沿脊骨向下行。膂，脊椎骨。

②骶(dǐ)骨：尾骶骨。

③伏膂之脉：即冲脉，也叫“伏冲脉”。

④缺盆：丹波元简：“任脉天突穴。”

⑤其间日发者：由此至“故间日乃作也”，此四十四字，高世栻移前，为“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之答语，置于“其气之舍深”之上，谓此段旧本在“故作日益早”之下，今改正于此。

⑥募原：又名“膜原”。有二义，一指胸腹肉理之间的空隙处；一指脏腑之外，与胃相近的脂膜，乃半表半里部位。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疟疾发作的时间，有逐日推后，或逐日提前的，是什么邪气使然？

岐伯说：邪气从风府侵入后，循脊骨下移，卫气是一昼夜大会于风府，而邪气却每日向下移行一节，所以其发作时间也就一天比一天迟，这是由于邪气先侵袭脊骨的缘故。卫气聚会于风府时，则腠理开张，腠理开张则邪气侵入，邪气侵入则发病，因邪气日下一节，所以发病时间就日益推迟了。邪气侵袭风府，逐日下移一节而经二十五日，邪气下行至骶骨，二十六日进入脊内，流注于伏冲脉；邪气再沿冲脉上行，至九日上至于天突穴，因为邪气一天天上升，所以发病的时间也就一天比一天早。隔日发病的，是因为邪气内迫五脏，横连膜原。它所运行的道路较远，邪气深藏，循行迟缓，不能和卫气并行，并与卫气同时外出，所以隔天发作一次。

帝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

岐伯曰：此邪气客于头项，循脊而下者也，故虚实不同，邪中异所，则不得当其风府也。故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①]；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手足而病。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故风无常府[②]，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③]。

【注释】

①气：卫气。

②风无常府：风邪侵入人体没有固定之处。马元台："风之所感无常所，则无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风府之府也。"

③府：风邪侵袭集聚之处。

【译文】

黄帝说：夫子说卫气每运行至风府时，腠理开张，腠理开张则邪气乘机而入，邪气入则病发作。现在又说卫气与邪气相遇的部位每日下行一节，那么发病时，邪气就不一定正好在风府，而每日发作，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这是指邪气侵入头项，沿着脊骨而下者说的，但人体虚实不同，而邪气侵犯不同的部位，所以邪气不一定都在风府穴处。邪中头项的，卫气循行至头项而病发。邪中于背部的，卫气循行至背部而病发；邪中于腰脊的，卫气循行至腰脊而病发；邪中于手足的，卫气循行至手足而病发。凡卫气所循行之处，与邪气相合，病就发作。所以风邪侵袭人体没有固定部位，只要卫气与之相应，腠理开张，邪气得以凑合，就是邪气袭入的地方，就是风府。

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

岐伯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①]，故卫气应乃作。

【注释】

①沉：深。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风病和疟疾相似，属同一类，风病持续常在，而疟疾却发作有时，为什么呢？

岐伯说：风邪为病滞留在所中之处，所以症状持续常在，疟病则是随着经络循行，深入体内，必须与卫气相遇，病才发作。

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

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①]，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

【注释】

①凄沧：寒凉。

【译文】

黄帝问：疟疾发作，先寒而后热的，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夏天感受了大暑之气，而汗大出，腠理开泄，再遇着寒凉水湿之气，就潜藏在腠理皮肤之中，到秋天又伤于风邪，就成为疟疾了。水寒，是阴气；风邪，是阳气。先伤于水寒之气，后伤于风邪，所以先寒而后热，疟病按时发作，这名叫寒疟。

帝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

岐伯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①]，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②]。

【注释】

①冤：屈缩，不舒展，郁闷。

②瘅：即热。王冰："瘅，热也，极热为之也。"

【译文】

黄帝问：有一种先热而后寒的，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这是先伤于风邪，后伤于水寒之气，所以先热而后寒，也是

按时发作，名叫温疟。还有一种只发热而不恶寒的，是因为阴气先亏损，因此阳气独旺，发作时，少气烦闷，手足发热，要想呕吐，这名叫瘅疟。

帝曰：夫经言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愿闻其说。

岐伯曰：经言无刺熇熇之热①，无刺浑浑之脉②，无刺漉漉之汗③，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④，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极则复⑤，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⑥，因其衰也，事必大昌⑦，此之谓也。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

【注释】

①熇熇(hè)：热炽盛的样子。

②浑浑：脉象纷乱的样子。

③漉漉(lù)：汗出不止貌。

④外无气：表阳气虚。吴崑："外无气，谓卫气并入于阴而表虚也。"

⑤病极则复：疟疾的发作是阴阳之气俱逆极，但极则病衰，经过一

个休止时期再复发。下文云："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即病极则复之意。

⑥方其盛时必毁：当邪气盛时不可攻邪，攻之则正气受伤，因为疟邪是与正气相并而居的。盛，邪气盛。毁，正气受伤。

⑦大昌：胜利，成功。此指邪去康复。

【译文】

黄帝说：医经上说有余的用泻法，不足的用补法。今发热是有余，发冷是不足。而疟疾的寒冷，用热水或烤火，也不能温暖；等到发热，即使用冰水，也不能凉爽，这些都是有余不足之类。在这个时候，良医也无法制止，必须待其病势自行衰退，才可以刺治，这是什么道理？希望听听。

岐伯说：医经上说过，高热时不能针刺，脉象纷乱时不能针刺，大汗不止时不能针刺，因为这时邪气正盛，不可立即治疗。疟疾刚发作，阳气并于阴分，此时是阳虚而阴盛，外表阳气虚，所以先寒冷发抖；等到阴气逆乱已极，势必复出于阳分，于是阳气与阴气相并于外，此时阴分虚而阳分盛，所以先热而口渴。因为疟疾并于阳分，则阳气胜；并于阴分，则阴气胜，阴气胜则发寒，阳气胜则发热。疟疾感受的风寒之气变化无常，热到极点，则阴寒之气至；寒到极点，则阳热之气至，发作时，其热如烈火，其寒如狂风暴雨不可阻挡。所以医经上说：当邪气盛极之时，不可攻邪，攻之则正气也必然受伤，应该乘邪气衰退的时候而攻之，必然获得成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疟疾未发，阴气尚未并于阳分，阳气尚未并于阴分的时候，进行调治，则正气能够安宁，而邪气可以消灭。所以医生不在疟疾发作时治疗，因为此时正邪交争，邪气正盛。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

岐伯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①]，必从四末始也[②]。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③]，令邪气不得入，阴气

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注释】

①且：将要，将近。

②必从四末始也：张介宾："阴阳且移，必从四末始者，以十二经井原之气，皆本于四肢也。故凡疟之将发，则四肢先有寒意，此即其候。"四末，四肢。

③坚束其处：因疟之将发，必从四末开始，所以在发作之前，用细绳紧捆手足十指，使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攻治呢？时间的早晚，如何掌握？

岐伯说：疟疾将发，阴阳也将要相移，它必从四肢开始。阳气已被邪伤，则阴分也必将受到邪气的影响，所以只有在未发病之先，以绳索牢缚其四肢末端，使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两者不能相移。牢缚之后，详细审察络脉，发现孙络充实而淤血的，都要刺出其血，这是当真气尚未与邪气相并之前的治法。

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

岐伯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译文】

黄帝问：疟疾在未发作的时候，情况怎样？

岐伯说：疟气必然使阴阳虚实更替，当邪气在阳分之时，则发热而

脉象躁急；邪气在阴分之时，则发冷而脉象安静；病到极期，则阴阳二气都已虚衰，卫气和邪气互相分离，病就暂时停止，若卫气和邪气再相遇，则病情发作。

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

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①]，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注释】

①六：丹波元简认为是“风”之讹，可从。

【译文】

黄帝问：有的疟疾间隔二日，或隔数日才发作一次，发作时有的口渴，有的不渴，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隔日发作的，是因为邪气与卫气相会于风府的时间不一致，有时不能相遇，不得皆出，所以停止几天才发作。疟疾发病，是阴阳更替相胜，阳胜于阴则热甚，阴胜于阳则寒甚，所以有的口渴，有的不渴。

帝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

岐伯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译文】

黄帝问：医经上说：“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而有的疟疾，并不如此，

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这是指和四时发病规律相应的而言。有些疟疾症状不同，与四时发病规律相反。如在秋天发病的，却寒冷较重；在冬天发病的，却寒冷较轻；在春天发病的，多恶风；在夏天发病的，汗出得很多。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脏？

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①，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②，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

【注释】

①阳气大发：春天万物生发，人体机能也随之活跃，这种情况，称之为"阳气大发"。

②脑髓烁：暑热上熏，使人头脑昏沉，精神疲倦。烁，消熔。

【译文】

黄帝问：患温疟和寒疟的，邪气滞留在哪里？停留在哪一脏？

岐伯说：温疟是冬天感受风寒，寒气潜藏在骨髓之中，到春天阳气生发之时，邪气仍不能自行外出，因遇到暑热炽盛，使人脑髓消烁，肌肉消瘦，腠理发泄，或劳力过甚，邪气与汗一齐外出。这种病邪原来潜伏在肾，所以邪气从内而出于外。这种病，阴气虚弱，而阳气偏盛，阳盛就发热，热极而衰，则邪气又重新入阴，邪入阴则阳气又虚，阳气虚便出现寒冷，所以这种病是先热而后寒，名叫温疟。

帝曰：瘅疟何如？

岐伯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①]，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瘅疟。

帝曰：善。

【注释】

①气盛：肺热则肺气实，所以说气盛。下面所说的中气实，正是由于气盛上冲所致。

【译文】

黄帝问：瘅疟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瘅疟是因为肺脏素有热气，肺气壅盛，气逆而上冲，以致胸中气实，不能发泄，再加上劳力之后，腠理开泄，风寒之邪侵入皮肤之内、肌肉之间而发病，发病则阳气偏盛，阳气盛而不见衰减，于是就发病了。邪气没有进入阴分，所以只热不寒，病邪内伏于心脏，而外出则滞留在肌肉之间，能使人肌肉瘦削，所以名叫瘅疟。

黄帝说：讲得好！

刺疟篇第三十六

【题解】

本篇详细讨论了各种疟疾的针刺疗法，并对疟疾症状作了具体描述。虽然重在用针，但也提示对于正气虚弱的病人，不宜用针而宜药物治疗。论述了疟有六经疟、五脏疟、胃疟等十二种，并根据经络脏腑的辨证纲领予以鉴别，以掌握发病规律，便于正确治疗。指出针刺治疟，须根据发作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特别要注意在疟疾未发之前，或发作时最先感觉症状的部位进行针刺。总之，本篇重点讨论针刺治疟，故以《刺疟》名篇。本篇名言："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

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熇熇暍暍然[①]，热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②]。

【注释】

①熇熇(hè)暍暍(yē)：皆热势炽盛貌。

②郄(xì)中：即委中穴，在膝弯中央横纹中。

【译文】

足太阳经的疟疾，使人腰痛头重，寒冷从脊背发起，先寒后热，热势

很盛，热止汗出，不易痊愈，刺取委中穴出血。

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㑊[1]，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2]，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

【注释】

①解㑊(yì)：懈惰，身体倦怠无力。解，通“懈”。

②惕惕然：恐惧貌。

【译文】

足少阳经的疟疾，使人身体倦怠无力，恶寒发热都不重，讨厌见人，看见人心中就有恐惧感，发热时间比较长，汗出也多，刺取足少阳经。

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1]，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跗上[2]。

【注释】

①洒淅：恶寒貌。

②跗上：足背上，正当冲阳穴。

【译文】

足阳明经的疟疾，使人先感觉发冷，逐渐恶寒加剧，很久才发热，热退去便汗出，这种病人，喜欢日月亮光及火焰，看见它感到愉快，刺取足阳明经足背上的冲阳穴。

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1]，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注释】

①太息：深长呼吸。

【译文】

足太阴经的疟疾，使人郁郁不乐，时常叹息，不想吃东西，多寒多热，汗出，病发时易呕吐，吐后病势衰减，取治足太阴经。

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

【译文】

足少阴经的疟疾，使人剧烈呕吐，寒热多发，热多寒少，常常喜欢紧闭门窗而居，这种病不易痊愈。

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①，刺足厥阴。

【注释】

①悒悒(yì)：不畅貌。

【译文】

足厥阴经的疟疾，使人腰痛，小腹胀满，小便不利，似乎是癃闭病，实际不是癃闭，只是小便频数不爽，心中恐惧，内气不足，腹中郁滞不畅，刺足厥阴经。

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

【译文】

肺疟，使人心里发冷，冷极则发热，热时易发惊惧，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刺取手太阴、手阳明两经。

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

【译文】

心疟，使人心烦得厉害，想喝凉水，反觉得寒多，不太热，刺取手少阴经。

肝疟者，令人色苍苍然[1]，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

【注释】

①苍苍然：深青貌。

【译文】

肝疟，使人面色苍青，时常太息，形状如同死人，刺取足厥阴经出血。

脾疟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

【译文】

脾疟，使人发冷，腹中痛，发热则肠中鸣响，肠鸣停止而汗出，刺取足太阴经。

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不能宛转[①]，大便难，目眴眴然[②]，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注释】

①宛转：展转，转侧。

②眴眴(xuàn)然：目眩貌。

【译文】

肾疟，使人洒淅寒冷，腰脊疼痛，难以转侧，大便困难，目视眩动不明，手足冷，刺取足太阳、足少阴两经。

胃疟者，令人且病也[①]，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②]，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③]。

【注释】

①且病：新校正云："太素'且病'作'疸病'。"可参。

②支满：胀满而有支撑感。

③横脉：足内踝前横行的足太阴经脉。张介宾："盖即商丘也。"

【译文】

胃疟，使人发生黄疸，易饥饿，但又不能进食，进食就感到脘腹胀满膨大，取治足阳明、足太阴两经横行的络脉，刺出其血。

疟发，身方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五胠俞各一[①]，适肥瘦，出其血也。

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②]。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③。

【注释】

①五胠俞：脊背上五脏腧穴的两旁，靠近胁处的五个腧穴，魄户、神堂、魂门、意舍、志室，称为“五胠俞”。

②井：井穴，即四肢最远端之孔穴。

③“疟脉满”五句：新校正认为此二十二字与前重复，当删。

【译文】

疟疾发作，身体正热时，刺足背上的动脉，刺开孔穴，出其血，马上热退身凉；疟疾刚要发冷时，针刺手阳明、太阴和足阳明、太阴的腧穴。

疟病脉象满大而急，刺背部的腧穴，用中等针，靠近五胠俞各取一穴，根据病人的胖瘦，确定出血量。

疟病脉象小实而急的，灸足胫部的少阴经穴，刺足趾端的井穴。

疟病脉象满大而急，刺背部腧穴，取五胠俞、背俞各一穴，根据病人情况，刺之出血。

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①，过之则失时也。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②，尽取之。十二疟者③，其发各不同时，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④，又刺项已下侠脊者，必已。舌下两脉者，廉泉也。

【注释】

①食顷：一顿饭的时间。

②赤如小豆：疟热内盛，迫及营血，皮肤上见如赤小豆般的出血点。

③十二疟：指上文六经疟、五脏疟和胃疟。

④盛经：血盛的经络。

【译文】

疟病脉象缓大而虚的，就应该用药治疗，不宜针刺。大凡治疗疟疾，应在病发前约一顿饭的时候，予以治疗，过了这个时候，就会失去时机。凡疟病脉象沉伏不见的，急刺十指间出血，血出病必愈；若先见皮肤上出现像赤小豆样的出血点，应都用针刺去。上述十二种疟疾，其发作时间各不相同，观察病人的症状，从而了解病属哪一经脉。在发作前约一顿饭的时候给以针刺，刺一次病势衰减，刺两次就会显著好转，刺三次病即痊愈；如不痊愈，刺舌下两脉出血；再不痊愈，取委中血盛的经络，刺出其血，并刺项部以下挟脊两旁的经穴，一定会痊愈。舌下两脉，就是廉泉穴。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痠痛者①，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骭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②，以镵针针绝骨出血，立已。身体小痛，刺至阴。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疟不渴，间日而作，刺足太阳；渴而间日作，刺足少阳；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刺。

【注释】

①痠痛：即酸痛。

②肬髓病：因邪深伏于骨髓，故谓肬髓病。

【译文】

刺治疟疾，必先问明病人发作时最先感觉的部位，给以先刺。先发头痛头重的，就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发颈项脊背痛的，就先刺颈项和背部。先发腰脊痛的，就先刺委中出血。先发手臂痛的，就先刺手少阴、手阳明十指间的孔穴。先发足胫痠痛的，就先刺足阳明十趾间出血。风疟，发作时汗出怕风，可刺三阳经背部的腧穴出血。小腿痠痛剧烈而按摩无效的，名叫肬髓病，可用镵针刺绝骨穴出血，其痛立止。身体稍感疼痛，刺至阴穴。凡刺诸阴经的井穴，皆不可出血，并应隔日一刺。疟疾口不渴而隔日发作的，刺足太阳经；口渴而隔日发作的，刺足少阳经；温疟而汗不出的，用五十九刺的方法。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题解】

本篇讨论了寒热之气在脏腑之间相移传化而发生的各种病变。一方面说明寒热之气厥逆，可以为患多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脏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脏腑有病，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传变。故以《气厥论》名篇。

黄帝问曰：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①]，何？

岐伯曰：肾移寒于脾，痈肿少气[②]。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移寒于心，狂隔中[③]。心移寒于肺，肺消[④]，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肾，为涌水[⑤]，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⑥]，如囊裹浆，水之病也。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⑦]。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⑧]。肾移热于脾，传为肠澼，死不可治。胞移热于膀胱[⑨]，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虑瘕[⑩]，为沉[⑪]。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人，谓之食亦。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⑫]。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⑬]，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蔑瞑目[⑭]，故得之气厥也。

【注释】

①相移：互相转移、传变。

②痈肿：在此似作“浮肿”为长。痈，通“雍”。

③隔中：病名。指中焦隔塞不通，其主要表现是饮食入而复吐出。

④肺消：病名。消渴病之一。

⑤涌水：水肿从下肢开始，有如泉涌。张介宾：“涌水者，水自下而上，如泉之涌也。水者，阴气也，其本在肾，其末在肺，肺移寒于肾，则阳气不化于下，阳气不化，则水泛为邪，而客于大肠，以大肠为肺之合也。”

⑥濯濯(zhuó)：流水激荡声。此指肠鸣。

⑦鬲消：热熏膈间，气津消烁，久为消渴。

⑧柔痓(zhì)：属痓病的一种，指筋脉拘急，项背强直，发热汗出等。痓，亦作“痉”，病名。其证见突然口噤，背反张而瘛疭。

⑨胞：精室与胞宫。

⑩虙(fú)瘕：沉伏于腹中的积块。虙，通“伏”。瘕，腹中积块。

⑪沉：张志聪：“沉，痔也。”

⑫食亦：病名。善食而体瘦无力。亦，通“易”。王冰注：“食亦者，谓食入移易而过，不生肌肤也。亦，易也。”

⑬辛娿(è)：鼻梁内有辛辣之感。娿，鼻梁。

⑭衄(nǜ)蔑(miè)：皆指鼻中出血。

【译文】

黄帝问：五脏六腑的寒热互相转移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肾移寒于脾，则病浮肿和少气。脾移寒于肝，则病痈肿和筋挛。肝移寒于心，则病发狂和胸中隔塞。心移寒于肺，则为肺消，肺消的症状是饮一份水，排两份小便，是无法治疗的死证。肺移寒于肾，则为涌水，涌水的症状是腹部按之不太坚硬，但因水气滞留大肠，所以快走时肠中濯濯鸣响，如皮囊装水一样，这是水气之病。脾移热于肝，

则病惊骇和鼻衄。肝移热于心，则是死证。心移热于肺，日久则为膈消。肺移热于肾，日久则为柔痓。肾移热于脾，日久传变痹疾，是无法治疗的死证。胞移热于膀胱，则病小便不利和尿血。膀胱移热于小肠，使肠道隔塞，大便不通，热气上行，以致口舌糜烂。小肠移热于大肠，则为伏瘕或痔疮。大肠移热于胃，则消谷善食而使人消瘦无力，病为食亦。胃移热于胆，也病食亦。胆移热于脑，则鼻梁内感觉辛辣，成为鼻渊，鼻渊的症状，常流浊涕不止，日久可致鼻中流血，两目不明。以上诸证，皆是寒热之气厥逆引起的。

咳论篇第三十八

【题解】

本篇讨论了各种咳嗽的成因、症状、传变、治疗等；特别指出了咳嗽虽然为肺病，而五脏六腑之病皆能犯肺作咳。因为本篇是专论咳嗽，所以篇名《咳论》。本篇名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

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

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①]。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②]，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五脏各以其时受病[③]，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④]，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⑤]。微则为咳，甚者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⑥]，乘冬则肾先受之。

【注释】

①邪气以从其合也：风寒等邪气侵袭于皮毛，再深入于肺。

②外内合邪：外，皮毛感受风寒邪气。内，胃有寒饮食在内。二者相合而伤肺，这就是“外内合邪”。

③五脏各以其时受病：五脏各有所主的时令，如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各在主时易受病。

④相参：相合，相应。

⑤治时：指五脏所主的时令，也叫“旺时”。

⑥至阴：农历六月为至阴，也称“季夏”。

【译文】

黄帝问道：肺脏能使人咳嗽，为什么？

岐伯回答说：五脏六腑都能使人咳嗽，不只是肺脏能使人咳嗽。

黄帝道：希望听听具体情况。

岐伯说：皮毛主表，和肺是相配合的。皮毛受了寒气，寒气就会侵入肺脏。假若喝了冷水或者吃了冷东西，寒气入胃，从肺脉上注于肺，肺也会因此受寒。这样，内外的寒邪互相结合，留止在肺脏，就成为肺咳。至于五脏六腑的咳嗽，是五脏各在所主的时令受病，并不是肺在它所主之时受病，各自传给它的。人与天地相参应，五脏各在它所主的时令中受了寒邪，便能得病。若轻微的，就是咳嗽；严重的，寒气入里，就成为泻泄、腹痛。一般情况是在秋天肺先受邪，在春天肝先受邪，在夏天心先受邪，在季夏脾先受邪，在冬天肾先受邪。

帝曰：何以异之？

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①]。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②]，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

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③，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④。

【注释】

①唾血：血随咳唾而出。

②介介：形容喉中有物如梗塞状。

③阴阴：即隐隐。

④咳涎：咳出粘沫。

【译文】

黄帝问道：怎样来区别这些咳嗽呢？

岐伯说：肺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喘息有声音，严重的，还会唾血。心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感到心痛，喉中像有东西堵塞，严重的，咽喉肿痛闭塞。肝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两胁疼痛，严重的，不能行走，如果行走，两脚就会浮肿。脾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右胁痛，隐隐然痛牵肩背，严重的，不能活动，一活动，咳嗽就加重。肾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腰背互相牵扯作痛，严重的，就要咳出粘沫来。

帝曰：六腑之咳奈何？安所受病？

岐伯曰：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①。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②，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③。

【注释】

①遗矢：即大便失禁。矢，通“屎”。

②失气：即放屁。

③涕唾：稠痰。

【译文】

黄帝问道：六腑咳嗽的症状怎样？又是怎么得病的呢？

岐伯说：五脏咳嗽，日久不愈，就要转移到六腑。脾咳不好，胃就要受病；胃咳的症状，咳而呕吐，厉害的时候，可呕出蛔虫。肝咳不好，胆就要受病；胆咳的症状，咳嗽起来，可吐出胆汁。肺咳不好，大肠就要受病；大肠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大便失禁。心咳不好，小肠就要受病；小肠咳的症状，咳嗽时要放屁，经常是咳嗽和放屁并作。肾咳不好，膀胱就要受病；膀胱咳的症状，咳嗽的时候，小便失禁。以上各种咳嗽，如果经久不愈，那么三焦就要受病；三焦咳的症状，是咳嗽的时候，肚肠胀满，不想吃东西。这些咳嗽，无论是哪一脏腑的病变，其寒邪都是聚合于胃，联属于肺，使人多吐稠痰，面目浮肿，气逆。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脏者，治其俞[①]；治腑者，治其合[②]；浮肿者，治其经[③]。

帝曰：善。

【注释】

①俞：腧穴。

②合：合穴。

③经：经穴。腧、合、经穴之义，详见本书《九针十二原》注。

【译文】

黄帝问道：治疗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治疗五脏的咳嗽，要取腧穴；治疗六腑的咳嗽，要取合穴；凡是由于咳嗽而致浮肿的，要取经穴。

黄帝说：好。

卷十一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题解】

本篇运用举例的方法，说明诸诊法的具体运用，并对“九气”致病的病机和症状作了论述。由于篇中举了多种猝痛证候，对其病因病机详加分析，占了大部分篇幅，故名《举痛论》。也有人认为“举”是“卒”（同“猝”）之误，篇名当为《卒痛论》。本篇名言：“百病生于气。”

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①]。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②]，所谓明也。今余问于夫子，令言而可知[③]，视而可见[④]，扪而可得[⑤]，令验于已，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

岐伯再拜稽首对曰：何道之问也？

帝曰：愿闻人之五脏卒痛[⑥]，何气使然？

岐伯对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⑦]，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

【注释】

①厌：合。

②要数：要理，最重要的道理。

③言而可知：指问诊，即通过询问病人而知病情。

④视而可见：指望诊，即通过望色而知病情。

⑤扪而可得：指切诊，即通过触按而知病情。

⑥卒痛：突然疼痛。卒，同“猝”。

⑦稽迟：留滞不行。

【译文】

黄帝问道：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必能从人事上验证天道；善于谈论往古的，必能把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善于谈论他人的，必能结合自己。这样，对于医学道理，才可无所疑惑，而得其真理，才算真正明白。现在我要问您的是那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的诊法，使自己有所体验，启发蒙昧，解除疑惑，能够听听吗？

岐伯回答说：你要问哪些道理？

黄帝问：我希望听听五脏突然作痛，是什么邪气造成的呢？

岐伯回答说：人身经脉中的气血周流全身，循环不息。寒气侵入经脉，经血就会留滞，凝涩而不畅通。假如寒邪侵袭在经脉之外，血液就会减少；若侵入脉中，则脉气不通，就会突然作痛。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①，或痛宿昔而成积者②，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

【注释】

①阴股：大腿内侧。

②宿昔：经久的意思。成积：指小肠气。

【译文】

黄帝说：有的疼痛忽然自止；有的剧痛而不能止；有的痛得厉害，不可揉按；有的揉按痛就可止住；有的虽然揉按，也没有效果；有的痛处跳动应手；有的痛时心与背牵引作痛；有的胁肋和小腹牵引作痛；有的腹痛牵引大腿内侧；有的疼痛日久不愈而成小肠气；有的忽然痛得昏死不知人事，过一会儿才苏醒；有的疼痛而且呕吐；有的腹痛而且泄泻；有的疼痛而且胸闷不舒。所有这些疼痛，表现各不相同，怎样区别呢？

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①]，缩踡则脉绌急[②]，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

【注释】

①缩踡：收缩不伸。

②绌(chù)急：屈曲拘急。

③炅(jiǒng)：热。

【译文】

岐伯说：寒气侵犯于脉外，则脉受寒，脉受寒就收缩，收缩则脉屈曲拘急不舒，屈曲拘急不舒因而牵引在外的细小脉络，就会忽然发生疼痛。但只要得热，疼痛就会停止。因而再感受寒气，疼痛就会很久不好了。

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①]，满则痛而不

可按也。寒气稽留②，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

【注释】

①相薄：相互搏结、交迫。

②稽留：停留。

【译文】

寒气侵犯到经脉之中，与经脉中的热气相互搏结，就会经脉满盛，满盛则实，所以痛得不能按。寒气停留，热气跟随而来，冷热相搏，则经脉充溢满大，气血混乱，就会痛得厉害不能触按。

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①，而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

【注释】

①膜原：指胸膜与膈肌之间的部分。一说为肠胃之脂膜。

【译文】

寒气侵入肠胃之间，膜原之下，不能散开，细小的脉络因之绷急牵引而痛，以手揉按，则血气可以散行，所以按之疼痛就停止。

寒气客于侠脊之脉则深①，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

【注释】

①侠脊之脉：指督脉。侠，通“夹”。

【译文】

寒气侵入了督脉，因病位较深，即使重按也不能达到病所，所以按

之也无作用。

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

【译文】

寒气侵入到冲脉，冲脉从关元穴起，循腹上行。所以冲脉的血气不得流通，那么邪气就聚集此处而不通畅，不通畅所以触诊腹部就会应手而痛。

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①]，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

【注释】

①背俞之脉：足太阳脉。脉泣：血脉凝涩。泣，通“涩”。

【译文】

寒气侵入到背腧脉，则血脉流行凝涩，血脉凝涩则血虚，血虚则疼痛。因为背腧上注于心，所以互相牵引作痛，用手按之则热气积聚，热气到达病所，疼痛就可停止。

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

【译文】

寒气侵入到厥阴脉，厥阴脉连络阴器，并系于肝。寒气侵入脉中，血涩不得流畅，脉道紧急，所以胁肋与少腹互相牵引而作痛。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

【译文】

寒气逆行侵入到阴股，气血不和累及少腹，阴股之血凝涩，在下相引，所以腹痛连于阴股。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译文】

寒气侵入到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脉凝涩，不能贯注到大经脉里去，因而血气留停，不得畅通，这样日久就成小肠气了。

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①]，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②]。

【注释】

①厥逆上泄：脏气厥逆而上壅。

②气复反：阳气恢复。

【译文】

寒气侵入到五脏，则厥逆之气上壅，阴气竭绝，阳气郁遏不通，所以忽然痛死，不知人事；如果阳气恢复，仍然可以苏醒。

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①]，故痛而呕也。

【注释】

①厥逆上出：肠胃之气上逆。

【译文】

寒气侵入肠胃，厥逆之气上行，所以发生腹痛并且呕吐。

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①]，故后泄腹痛矣[②]。

【注释】

①成聚：指小肠受盛容留水谷的作用。

②后泄：大便泄泻。

【译文】

寒气侵入到小肠，小肠失其受盛作用，水谷不得停留，所以就后泄而腹痛了。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①]，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注释】

①瘅热：大热。

【译文】

热气蓄留于小肠，肠中要发生疼痛，并且发热干渴，大便坚硬不得出，所以就疼痛而大便不通了。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

岐伯曰：五脏六腑固尽有部[①]，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注释】

①固尽有部：面部各有五脏六腑所属的部位。

【译文】

黄帝说：以上病情，是从问诊中可以了解的。那么通过望诊可以了解病情又如何？

岐伯说：五脏六腑，在面部各有自己所属的部位，观察面部的五色，黄色和赤色为热，白色为寒，青色和黑色为痛，这就是所谓的视而可见的。

帝曰：扪而可得，奈何？

岐伯曰：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

【译文】

黄帝说：通过触诊了解病情是怎样的？

岐伯说：要看他主病的脉象。坚实的、有淤血以及经脉陷下，都可用手触切而得知。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①]，喜则气缓[②]，悲则气消[③]，恐则气下[④]，寒则气收[⑤]，炅则气泄[⑥]，惊则气乱[⑦]，劳则气耗[⑧]，思则气结[⑨]。九气不同，何病之生？

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⑩]，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

泄。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⑪，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注释】

①气上：气上逆。

②气缓：气涣散不收。

③气消：气消沉。

④气下：气下陷。

⑤气收：气收聚。

⑥气泄：气外泄。

⑦气乱：气混乱。

⑧气耗：气耗散。

⑨气结：气郁结。

⑩精却：精气衰退。

⑪越：散发。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我听说各种疾病是由于气的逆乱而发生的。如暴怒则气上逆，大喜则气涣散，悲哀则气消散，恐惧则气下陷，遇寒则气收聚，受热则气外泄，过惊则气混乱，过劳则气耗损，思虑则气郁结。这九种气的变化各不相同，都能导致什么病呢？

岐伯说：大怒则气上逆，严重的，可以引起呕血和飧泄，所以说是“气上逆”。高兴气就和顺，情志畅达，营卫之气通利，所以说是“气缓”。悲哀过甚则心系绷急，肺叶胀起，上焦不通，营卫之气不得布散，热气在内不散，所以说是“气消”。恐惧就会使精气衰退，精气下衰就要使上焦闭塞，上焦不通，还于下焦，气郁下焦，就会胀满，所以说是“气下”。寒冷之气，能使腠理密闭，营卫之气不得流行，所以说是“气收”。热则腠

理开泄，营卫之气大通，汗大出，所以说是“气泄”。过惊则心无依靠，神气不能归心，心中疑虑不定，所以说是“气乱”。过劳则喘息汗出，里外都发越消耗，所以说是“气耗”。忧思过多那么心气凝滞，精神偏滞，不能畅行周身，气就会留滞而不能运行，所以说是“气结”。

腹中论篇第四十

【题解】

本篇对鼓胀、血枯、伏梁、热中、消中、厥逆等腹中疾患的病因、症状、治法、禁忌等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介绍了鸡矢醴和四乌贼骨一藘茹丸两个方剂。对妊娠与腹中疾患指出了鉴别要点。因本篇讨论疾病都在腹中，故篇名《腹中论》。

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

岐伯对曰：名为鼓胀[①]。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②]。一剂知，二剂已。

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

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

【注释】

①鼓胀：是一种以腹部胀大如鼓，皮色萎黄，脉络显露为特征的病证。

②鸡矢醴：是古人用来治疗鼓胀的药酒方名。矢，通“屎”。醴，酒的一种。方用鸡屎白，硒干，焙黄，一两，米酒三碗，煎数沸，去滓，过滤，澄清，空腹热服，一日二次。

【译文】

黄帝问：有人患心腹胀满，早上进食，晚上便不能再进食，这是什么病？

岐伯回答说：病名为鼓胀。

黄帝问：怎么治疗呢？

岐伯说：用鸡矢醴治疗，一剂就可见效，两剂就能治愈。

黄帝说：这种病有时会复发，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这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所以时时发病。这种病虽在表面上看要好了，但又饮食不节，病气就会再次聚集腹中而复发。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①]，出清液[②]，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

岐伯曰：以四乌鲗骨一蘼茹[③]，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④]，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⑤]，利胁中及伤肝也。

【注释】

①臭(xiù)：气味。

②出清液：吐清水。

③乌鲗(zé)骨：即乌贼骨，又名“海螵蛸”。蘼(lǘ)茹：即茜草。

④雀卵：即麻雀卵。气味甘温，能补肾阳，益精血。

⑤鲍鱼：即鳆鱼，又名“石决明肉”。能补肝肾，益精明目，开胃养营。

【译文】

黄帝说：有人患胸胁支撑胀满，妨碍饮食，发作之前，先闻到腥臊气味，口泛清水，先见吐血，逐渐四肢寒冷，眼花，时常大小便出血；这是什么病？怎么得的？

岐伯说：病名为血枯。是由于年轻时曾大出血；或醉酒后肆行房事，使精气耗竭，肝脏损伤，所以月经量少，甚至停经。

黄帝说：怎么治疗呢？用什么方法使其恢复健康？

岐伯说：用四份乌贼骨，一份蔥茹，二药混合，用麻雀卵和制成丸，如小豆大小。于饭前服五丸，用鲍鱼汤送服，以有益于胁肋和补益受伤的肝脏。

帝曰：病有少腹盛[①]，上下左右皆有根，此为何病？可治不？

岐伯曰：病名曰伏梁[②]。

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

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此下则因阴[③]，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鬲[④]，侠胃脘内痈[⑤]。此久病也，难治。居齐上为逆[⑥]，居齐下为从，勿动亟夺[⑦]。论在《刺法》中。

【注释】

①盛：满。

②伏梁：古病名。指脘腹部痞满肿块一类疾患。多由气血淤滞而成。张介宾："伏，藏伏也。梁，强梁坚硬之谓。"

③因：依靠。

④生：王冰："生当为出，传文误也。"

⑤侠：《太素》卷三十《伏梁病》作"使"。义胜。

⑥齐：通"脐"，肚脐。

⑦勿动亟夺：不可用按摩以求伏梁病立即消除。亟，急。夺，削除。

【译文】

黄帝说：有一种病小腹盛满，上下左右四周按之有明显的根底，这是什么病？能否治疗？

岐伯说：病名叫伏梁。

黄帝说：因为什么引起的？

岐伯说：小腹肿包裹着大量脓血，停聚在肠胃之外，这种病不易治疗；诊治时每因切按过重而引起死亡。

黄帝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岐伯说：这种病如果生在下腹部，则靠近阴部，重按必然使脓血从下部穿溃排出，向上则靠近胃脘，会使脓血穿出横膈，使胃脘生内痈。这是慢性病，难于治愈。病位在脐以上的属危重的逆证，在脐以下的属预后较好的顺证，总之不可按摩以求疾病立即消除。具体的论述记载在《刺法》中。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䯒皆肿，环齐而痛，是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①]。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齐下[②]，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③]。

【注释】

①风根：平素感受风寒之邪。

②盲之原：脾腧穴，即任脉经的气海穴，位于脐下 1.5 寸。原，原穴。

③水溺：小便。

【译文】

黄帝说：有的人髀、股、胫部位都肿，而且绕脐疼痛，这是什么病？

岐伯说：病名叫伏梁，是平素感受风寒之邪引起的。邪气充溢大肠，滞留附着于盲膜，盲的原穴位于脐下，所以绕脐疼痛。不可用攻下法，误用会发生小便涩滞的病变。

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①，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②，石药发瘨③，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

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

岐伯曰：夫热气慓悍④，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者，至甲乙日更论⑤。

【注释】

①热中、消中：即后世所谓的三消病。王冰："多饮数溲，谓之热中。多食数溲，谓之消中。"

②高梁：即膏粱。

③瘨："癫"的本字。

④慓悍：轻捷猛峻。

⑤更论：《甲乙经》卷十一第六作“当愈甚”。义胜。

【译文】

黄帝说：夫子多次说热中、消中的病人，不能吃肥甘厚味，也不能服用芳香的草药和矿石类药物，因为矿石类药物能使人发癫，芳香类草药会使人发狂。患热中、消中病的，多是富贵之人，现在不准吃肥甘厚味，这不合乎他们的心愿，禁忌芳香和金石药物，这病又不能治愈，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芳香草药之性多辛窜，金石药物之性多峻猛，这两类药物之气都急猛、刚劲，所以不是性情和缓的人，不能服用这两类药物。

黄帝问：不可以服用这两类药的原因是什么？

岐伯说：内热的性质慓悍，药物的性质也是这样，内热遇药热，恐怕要损伤脾气。脾属土而恶木乘，服用这类药物的病人，到肝木主令的甲日和乙日时，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帝曰：善。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

岐伯曰：名厥逆①。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灸之则瘖②，石之则狂③。须其气并，乃可治也。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瘖④；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⑤。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注释】

①厥逆：张介宾：“此以阴并于阳，下逆于上，故病名厥逆。”

②瘖：“喑”的异体字。失音。

③石：指针刺。王冰："谓以石针开破之。"

④"灸之"两句：张介宾："阳气有余于上而复灸之，是以火济火也。阳极乘阴，则阴不能支，故失声为瘖。"

⑤"石之"两句：张介宾："阳并于上，其下必虚，以石泄之，则阳气随刺而去，气去则上下俱虚而神失其守，故为狂也。"

【译文】

黄帝说：讲得对。有人患膺肿、颈痛、胸满、腹胀，这是什么病？怎么引起的？

岐伯说：病名叫厥逆。

黄帝问：怎样治疗？

岐伯说：用灸法则能引起失音，用针刺则能引起发狂。须待阴阳之气交合，才能治疗。

黄帝说：为什么这样呢？

岐伯说：阳气逆于上，上部阳有余，再用灸法，是以火济火，阳盛入阴则为失音；若用针刺，则阳气随刺而外泄致虚，阳气虚则发狂。必须待阴阳之气交合，而后治疗，才可以痊愈。

黄帝曰：善。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

岐伯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

【译文】

黄帝说：讲得对！怎样诊知妇女怀孕并且将要分娩呢？

岐伯说：身体不适，似乎有病，却切不到有病脉。

帝曰：病热而有所痛者，何也？

岐伯曰：病热者，阳脉也，以三阳之动也[①]。人迎一盛少

阳，二盛太阳，三盛阳明，入阴也。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膜胀而头痛也②。

帝曰：善。

【注释】

①三阳之动：三阳之脉盛大而博动较甚。三阳，少阳、太阳、阳明。

②“夫阳”三句：张介宾：“头主阳，腹主阴，阳邪在头则头痛，及其入于阴分则腹为膜胀也。”膜胀，腹胀。

【译文】

黄帝说：发热兼有疼痛，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发热病都见阳脉，因而三阳脉盛大而搏动较甚。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一倍为病在少阳，大两倍为病在太阳，大三倍为病在阳明，传入三阴。病邪由阳入阴，则病在头与腹部，就会出现腹胀而头痛。

黄帝说：讲得对！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题解】

本篇主要论述了正经、奇经、别络等经络病变所致腰痛病的临床表现和针刺治疗方法。重点介绍了循经取穴的方法，同时对针刺出血与否，缪刺取穴，以及根据月亮盈亏决定针刺次数等法则，也有所论及。对腰痛兼有上寒、上热、中热而喘等复杂病证的取穴方法，也作了介绍。因为本篇讨论了诸多经脉病变所引起的腰痛病的临床表现和针刺治疗方法，故篇名《刺腰痛》。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①]，刺其郄中[②]，太阳正经出血，春无见血。

【注释】

①尻(kāo)：脊骨的末端，臀部。

②郄中：委中穴。

【译文】

足太阳经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证见，疼痛牵引到颈项脊背和臀部，背部如负重物，刺取太阳经正经上的委中穴，使其出血，但春天勿刺出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①]，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②]，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见血。

【注释】

①循循然：顺动貌。形容腰痛感顺脉下行。

②成骨：胫骨。

【译文】

足少阳经脉病变使人腰痛时证见，痛如用针刺入皮肤一样，痛感顺脉下行，不能俯仰和转腰顾盼，刺取少阳经循行经过的胫骨上端出血，即刺成骨在膝外侧的突起部位，但夏季勿刺出血，出血太多，就不能痊愈了。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骭前三痏[①]，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注释】

①骭(héng)：小腿。痏(wěi)：针灸后穴位上的瘢痕。引申指针灸次数。

【译文】

足阳明经脉病变使人腰痛时证见，不能转腰回头，勉强回头好像看到什么，容易悲伤，刺取阳明经在小腿前的穴位三次，并配合上下的穴位，要刺出血，但秋天勿刺出血，出血太多，就不能痊愈了。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痏[①]，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注释】

①内踝上：指复溜穴。

【译文】

足少阴经脉病变使人腰痛时证见，疼痛牵引脊骨内侧，刺取少阴经在足踝之上的复溜穴两次，但春天勿刺出血，出血太多，就不能痊愈了。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腨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①，乃刺之，其病令人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

【注释】

①累累然：如串珠状。

【译文】

足厥阴经脉病变使人腰痛时证见，腰部似拉开的弓弩般地拘急，刺取厥阴经，取腿肚与足跟之间鱼腹状突出处外侧，摸上去有串珠样硬结，在此针刺，这种病常使人沉默寡言而精神不爽慧，应针刺三次。

解脉①，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眴眴然②，时遗溲，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

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而已。

【注释】

①解脉：足太阳经的分支。足太阳经自头下行到项部后，分为两支夹脊下行，如绳分解为两股，所以称为“解脉”。

②眴眴(huàng)然：视物不清貌。

【译文】

解脉病变使人腰痛时证见，疼痛牵引到肩部，两眼视物不清，有时遗尿，刺取解脉在膝弯筋肉分界处委中穴外侧横见的血脉，使其出血，待血色由紫黑变红才停止。

解脉病变使人腰痛时证见，痛如牵挽腰带，常有折断腰的感觉，易恐惧，刺取解脉，在委中穴寻找有黍米样结滞的血络，刺后有黑色血液射出，待血色变红为止。

同阴之脉[①]，令人腰痛，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②]，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③]，为三痏。

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腨下间，去地一尺所[④]。

衡络之脉[⑤]，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衡络绝，恶血归之，刺之在郄阳筋之间[⑥]，上郄数寸，衡居为二痏出血。

【注释】

①同阴之脉：足少阳经的别络。王冰："足少阳之别络也，并少阳经上行，去足外踝上同身寸之五寸，乃别走厥阴，并经下络足跗，故曰同阴脉也。"

②怫(fèi)然：怒张貌。张介宾："怫然，怒意，言肿突如怒也。"

③绝骨：外踝上三寸许腓骨凹陷处。腓骨至此被腓骨长肌所掩盖而形似断绝，故称为"绝骨"。

④去地一尺所：承山穴。

⑤衡络之脉：即带脉。张志聪："衡，横也。带脉横络于腰间，故曰横络之脉。"

⑥郄阳：王冰："郄阳，谓浮郄穴上侧委阳穴也。"筋之间：王冰："筋之间，谓膝后腘上两筋之间，殷门穴也。"

【译文】

同阴之脉使人腰痛时证见，痛如小锤梗塞腰中，经脉怒胀肿起，在外踝上绝骨部位刺同阴之脉三次。

阳维脉使人腰痛时证见，痛处经脉怒胀肿起，刺阳维脉，取阳维脉和太阳经在腿肚下端会合处离地一尺左右的承山穴。

横络之脉使人腰痛时证见，不能俯仰，后仰则恐怕跌倒，得病原因是用力举重伤及腰部，使横络之脉阻绝不通，淤血留滞其中，在委阳穴处和位于委中穴上数寸两筋之间的殷门穴处刺横络之脉，视血络横居盛满者刺两次，使之出血。

会阴之脉①，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②，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溲，刺直阳之脉上三痏③，在跻上郄下五寸横居④，视其盛者出血。

飞阳之脉⑤，令人腰痛，痛上拂拂然⑥，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

【注释】

①会阴之脉：足太阳之中经。王冰："足太阳之中经也，其脉循腰下会于后阴，故曰会阴之脉。"

②漯漯(lěi)然：淋漓汗出貌。

③直阳之脉：足太阳经脉在下肢直行的一段经脉。王冰："直阳之脉，则太阳之脉，侠脊下行贯臀，下至腘中，下循腨过外踝之后，条直而行者，故曰直阳之脉。"

④跻上郄下五寸横居：指承筋穴。

⑤飞阳之脉：足太阳经之别络。《灵枢·经脉》："足太阳之别，名曰飞扬。"

⑥拂拂然：当为"怫怫然"，怫郁。

【译文】

会阴之脉使人腰痛证见，疼痛发时汗出淋漓，汗止则口渴欲饮水，饮水后又要小便，刺取直阳之脉上的穴位三次，在跻上郄下五寸的承筋穴，视血络充盈者，刺之使出血。

飞阳之脉使人腰痛时证见，痛处经脉突然怒张肿胀，痛甚则悲伤恐惧，刺取飞扬之脉，在内踝上五寸，足少阴经之前与阴维脉交会之处。

昌阳之脉[①]，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眩眩然，甚则反折[②]，舌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痏[③]，在内踝上大筋前，太阴后，上踝二寸所。

【注释】

①昌阳之脉：马元台："昌阳，系足少阴肾经穴名，又名复溜。"故昌阳之脉，当为足少阴肾经之别称。

②反折：腰向后弯而不能前屈。

③内筋：复溜穴。

【译文】

昌阳之脉使人腰痛时证见，疼痛牵引胸膺，两眼视物昏花，严重的腰背向后反折，不能前屈，舌头卷缩，不能言语，刺取筋内侧的复溜穴两次，在内踝之上，大筋之前，足太阴经之后，踝上二寸左右处。

散脉[①]，令人腰痛而热，热甚生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溲，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外廉束脉，为

三痏。

肉里之脉[2]，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刺肉里之脉为二痏，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后。

【注释】

①散脉：足太阴经之别络，因其散开上行，故名“散脉”。

②肉里之脉：其脉行于肉里。王冰：“肉里之脉，少阳所生，则阳维之脉气所发也。”

【译文】

散脉使人腰痛，证见发热，热重则烦躁不安，腰下好像有根横木阻塞其中，严重的会遗尿，针刺散脉，在膝前缘骨与肉之间部位，横络外侧的束状脉，刺三次。

肉里之脉使人腰痛时证见，痛时不敢咳嗽，咳嗽则筋脉挛缩拘急，刺治肉里之脉两次，在足太阳经的外侧，足少阳经绝骨穴的后面。

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然[1]，目眩眩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腰痛上寒，刺足太阳阳明；上热，刺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刺足少阳；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刺郄中出血。

【注释】

①几几(shū)然：项背拘急不舒。几，象形字，象短羽之鸟，伸颈欲飞而不能。

【译文】

腰痛沿脊柱两侧作痛上及头部，颈项拘急不舒，两目昏花，好像要跌倒，刺治足太阳经的委中穴出血。腰痛时疼处怕冷的，刺治足太阳、阳明两经；腰痛时痛处发热的，刺治足厥阴经；不能俯仰的，刺治足少阳

经；肺内有热而喘促的，刺治足少阴经，并刺委中穴处的血络出血。

腰痛上寒，不可顾，刺足阳明；上热，刺足太阴；中热而喘，刺足少阴[①]。大便难，刺足少阴。少腹满，刺足厥阴。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举，刺足太阳；引脊内廉，刺足少阴。

【注释】

①“腰痛”七句：疑为衍文。新校正：“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并《太素》自‘腰痛上寒’至此并无，乃王氏所添也。”

【译文】

腰痛时痛处寒冷，不能转侧顾盼的，刺治足阳明经；痛处发热的，刺治足太阴经；肺内有热而喘促的，刺治足少阴经。兼有大便困难的，刺治足少阴经。兼少腹胀满的，刺治足厥阴经。腰痛如折，不能俯仰，不能举动的，刺治足太阳经；疼痛牵掣脊柱内缘的，刺治足少阴经。

腰痛引少腹控眇[①]，不可俛。刺腰尻交者[②]，两髁胂上[③]，以月生死为痏数[④]，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注释】

①控：牵引，牵掣。眇(miǎo)：季胁下空软处。

②腰尻交者：位于骶后孔的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左右共八穴，因足太阴、厥阴、少阳三脉交会于此，故名“腰尻交”。

③髁(kē)：大腿骨。胂(shèn)：高起丰满的肌肉群。

④以月生死为痏数：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计算针刺次数。

【译文】

腰痛牵掣小腹和胁下，不能后仰的，可刺腰尻的下髎穴，穴在两髁骨肌肉群的上方。根据月亮的盈亏计算针刺的次数，针出病愈。左病取右侧腧穴，右病取左侧腧穴。

卷十二

风论篇第四十二

【题解】

本篇论述了风邪的性质、致病特点，以及多种风病的病因、病机、分类、症状和诊察方法。由于专论风之为病，故篇名《风论》。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①]，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②]，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怃慄而不能食[③]，名曰寒热。

【注释】

①疠风：相当于现在的麻风病。

②洒然：寒冷貌。

③怃(tū)慄：振寒貌。

【译文】

黄帝问道：风邪伤害人体，有的发为寒热，有的发为内热，有的发为内寒，有的成为疠风，有的成为偏枯，全由风邪引起。但病情不一样，病名也不相同。有的侵入内部，达到五脏六腑之间。我不了解这其中的道理，希望听您谈谈。

岐伯回答说：风气侵入了皮肤里面，既不能在内部流通，又不能向外部疏泄。风行动最快，变化多端。腠理开张的时候，会使人觉得寒冷；腠理关闭的时候，会使人觉得发热烦闷。寒冷时就会饮食减退，发热时就会肌肉消瘦。所以使人突然寒冷而不想吃东西，病名叫做寒热。

风气与阳明入胃[①]，循脉而上至目内眦[②]。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注释】

①“风气”句：风气从阳明经入胃。

②眦(zì)：眼角。

【译文】

风气从阳明经入胃，循着经脉上行一直到目内眦。如果是胖人，风邪就不易向外发散，稽留体内，成为内热，出现眼珠发黄；如果是瘦人，阳气容易向外发泄而寒冷，就会成为内寒，而不时流泪。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膜而有疡[①]。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

或名曰寒热。

【注释】

①愤膜：高起肿胀。

【译文】

风气从太阳经脉侵入人体，流行于各经腧穴，散布在分肉之间，和卫气纠缠在一起。这样，气道不通畅，肌肉就会肿起而成为疮疡。如因卫气有所凝滞，运行不畅，那么肌肉就会麻木不仁。疠风，是营气有热，血气不清，所以致使鼻柱损伤，面色变坏，皮肤溃烂。因为风寒久留在经脉里而不能去，所以叫做疠风，有的又称寒热。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

【译文】

在春季甲乙日伤风的，是肝风；在夏季丙丁日伤风的，是心风；在季夏戊己日伤风的，是脾风；在秋季庚辛日中风的，是肺风；在冬季壬癸日中风的，是肾风。

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①，所中则为偏风②。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③；风入系头，则目风④；眠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⑤；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⑥；新沐中风⑦，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注释】

①门户：指五脏六腑之腧穴，为风邪入络、入经、入腑、入脏的通道。

②偏风：偏枯，即半身不遂。

③脑风：风邪由风府上入于脑而成脑风。表现为剧烈头痛，甚至有发热及神昏抽搐等症状。

④目风：风邪侵入目系，成为目风。表现目痛而有冷的感觉，畏风羞明。

⑤漏风：又称“酒风”。不论冬夏，额上常有汗出。甚至全身大汗、喘息、口渴，不能操劳。

⑥内风：房事后汗出，为风邪所伤，嗽而面赤。

⑦新沐：刚刚洗过头。

【译文】

风邪侵入到五脏六腑的腧穴，就变成了五脏六腑的风，无论是络、经、脏、腑，只要风邪从其门户入侵，就成为偏风。风邪侵入后，从风府沿经脉上行至脑，就成为脑风；风入头中的目系，就成为目风；睡觉着凉，并且醉后感受风邪，就成为漏风；入房时汗出，感受风邪，就成为内风；刚洗完头，感受风邪，就成为首风；风邪久留肌腠，伤及脾胃，就成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之间的，就成为泄风。所以风是引起各种疾病的主要因素。它的变化极多，而且变生其他疾病时，没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致病的原因，归根到底来自风气的侵入。

帝曰：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愿闻其诊及其病能[①]。

【注释】

①病能：即病态。能，通“态”。

【译文】

黄帝说：五脏风的症状，都有哪些不同？希望听听诊察的要点和病

态表现。

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①]，时咳短气。昼日则差[②]，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

【注释】

①皏(pěng)然：白貌。

②差(chài)：病减轻或痊愈。

【译文】

岐伯说：肺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面色白，时而咳嗽气短。白天较轻，傍晚较重。诊察时要注意眉上部位，色白即是。

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嚇，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

【译文】

心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形体干瘦，经常发怒，面色红。病重时，说话不爽快。诊察要注意口舌，当见赤色。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①]。诊在目下，其色青。

【注释】

①憎女子：厌恶女人。

【译文】

肝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易悲伤。面色微青，咽喉干燥，容易发怒，

不时厌恶女人。诊察时要注意目下，当见青色。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肢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译文】

脾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身体疲倦，四肢不愿意活动。面色微黄，不想吃东西。诊察时要注意鼻上，当见黄色。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庞然浮肿①，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②，隐曲不利③。诊在肌上，其色黑。

【注释】

①庞(máng)然：浮肿貌。

②炲(tái)：煤烟灰。

③隐曲不利：小便不利。

【译文】

肾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面部浮肿，腰脊疼痛，不能长时间站立。面色黑得像烟煤，小便不通畅。诊察时要注意面颊，当见黑色。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鬲塞不通①，腹善满。失衣则膜胀②，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注释】

①鬲塞：胸膈阻塞。鬲，通“膈”。

②失衣：少穿衣服。

【译文】

胃风的症状是颈部多汗怕风，食饮不下，膈部痞塞不通，腹满闷。衣服穿少了，腹部就容易胀满，吃了凉东西，就要泄泻。诊察时要注意病人形瘦腹大的特点。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①]，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注释】

①当先风一日：即发风病的前一天。

【译文】

头风的症状是头面部多汗怕风，在风气将发的前一天，就感到很痛苦，头痛得厉害，不愿到外面去。到了风胜那天，头痛的情况，反而会减轻。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①]。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③]。

【注释】

①常不可单衣：穿单衣也感到有汗出。

②濡：湿。

③不能：不耐。

【译文】

漏风的症状是有的汗出得多，不能穿单薄的衣服。一吃饭就出汗，甚至全身汗出喘息、怕风。衣裳总是湿漉漉的，口干易渴，受不了劳累。

泄风之状[①]，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帝曰：善！

【注释】

①泄风：指内风。

【译文】

内风的症状是多汗，汗出多了，沾湿衣裳。口中干燥，禁受不了劳累，周身疼痛并且怕冷。

黄帝说：说得好！

痹论篇第四十三

【题解】

痹，闭也，闭阻不通之义。痹病为邪风侵袭于肌肉骨节经络之间，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或闭阻不通，引起肢节疼痛、麻木、屈伸不利的病证；还包括邪气所引起的全身性的多种疾病在内。由于本篇系统论述了痹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分类、治法和预后等，所以篇名叫《痹论》。本篇名言："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黄帝问曰：痹之安生[①]？

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②]，寒气胜者为痛痹[③]，湿气胜者为著痹也[④]。

【注释】

①痹：闭阻不通。

②行痹：又称"风痹"。表现为肢节疼痛，游走不定。

③痛痹：又称"寒痹"。表现为肢体疼痛较重，得热则缓，遇冷加剧。

④著痹：又称"湿痹"。表现为肢体疼痛重著，固定不移，或肌肉麻木不仁。

【译文】

黄帝问道：痹病是怎样发生的？

岐伯回答说：风、寒、湿三气混杂在一起入侵人体而形成痹证。风偏重的，叫行痹；寒偏重的，叫痛痹；湿偏重的，叫著痹。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

岐伯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①；以春遇此者为筋痹②；以夏遇此者为脉痹③；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④；以秋遇此者为皮痹⑤。

【注释】

①骨痹：病名。表现为骨痛，身重，四肢沉重难举。

②筋痹：病名。表现为筋脉拘急，关节疼痛，难以屈伸。

③脉痹：病名。表现为不规则的发热，肌肤有灼热感，疼痛，皮肤或见红斑。

④肌痹：病名。表现为肌肉麻木，或酸痛无力、困倦、汗出等。

⑤皮痹：病名。表现为皮肤枯槁麻木，微觉痛痒。

【译文】

黄帝道：痹病分为五种，都是什么？

岐伯说：在冬天得病的叫骨痹；在春天得病的叫筋痹；在夏天得病的叫脉痹；在季夏得病的叫肌痹；在秋天得病的叫皮痹。

帝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

岐伯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其合也①。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

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2]。

【注释】

①内舍：指病邪居留潜藏于内。合，五脏与五体内外相应。

②各以其时：指五脏所主的季节，如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

【译文】

黄帝道：痹病的病邪有内藏于五脏六腑的，这是什么气使它这样的呢？

岐伯说：五脏都有外合的筋、脉、肉、皮、骨，病邪久留在体表不去，就会侵入它所相应的内脏。所以骨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肾；筋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肝；脉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心；肌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脾；皮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肺。所谓的痹病，是在五脏所主季节里感受风、寒、湿三气所形成的。

凡痹之客五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1]，暴上气而喘[2]，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肾痹者，善胀[3]，尻以代踵[4]，脊以代头[5]。脾痹者，四支解堕[6]，发咳呕汁，上为大塞[7]。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8]，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9]，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注释】

①心下鼓：即心悸。

②暴上气而喘：气逆上冲而致喘。

③善胀：肿胀，胀满。

④尻(kāo)以代踵(zhǒng)：能坐不能行。

⑤脊以代头：背曲头俯不能仰，脊骨高耸反过于头。

⑥四支解堕：四肢困倦无力。

⑦大塞：即痞塞。

⑧中气喘争：肠胃之气上迫于肺以致喘息气急。

⑨若沃以汤：好像浇了热水的样子。汤，热水。

【译文】

凡痹病侵入到五脏，肺痹的症状，是烦闷，喘息而呕。心痹的症状，是血脉不通，心烦而且心跳，暴气上冲而喘，咽喉干燥，经常嗳气。逆气上乘于心，就令人惊恐。肝痹的症状，是夜间睡眠多惊，好饮水，小便次数多，上引少腹，膨满像怀孕时一样。肾痹的症状，是浑身肿胀，胀得能坐而不能行，能低头而不能仰头，好像用尾骨着地，又好像颈骨下倾、脊骨上耸一样。脾痹的症状，是四肢倦怠无力，咳嗽，呕吐清汁，胸部痞塞。肠痹的症状，是常常喝水而小便困难，中气上逆，喘而急迫，有时要发生飧泄。胞痹的症状，是手按小腹、膀胱，内有痛感，且腹中觉热，好像浇了热水一样，小便涩滞，上部鼻流清涕。

阴气者[①]，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②]。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③]，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注释】

①阴气：此处指五脏精气。

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如果饮食过多了，肠胃就要受到损伤。自，若，如果。

③乏竭：疲乏口渴。

【译文】

五脏的阴气，安静时就精神内藏，躁动时就易于耗散。假如饮食过多了，肠胃就要受伤。气失其平和而喘息迫促，那么风寒湿的痹气就容易凝聚在肺；气失其平和而忧愁思虑，那么风寒湿的痹气就容易凝聚在心；气失其平和而遗尿，那么风寒湿的痹气就容易凝聚在肾；气失其平和而疲乏口渴，那么风寒湿的痹气就容易凝聚在肝；气失其平和而过饥伤胃，那么风寒湿的痹气就容易凝聚在脾。各种痹病日久不愈，会越来越往人体的内部发展。如果属于风气较胜的，那么病人就比较容易痊愈。

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

岐伯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者疼久[①]，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注释】

①留连：即流连。

【译文】

黄帝问：痹病时有会死的，有疼痛很久不好的，有很快就好的，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痹病侵入五脏的，就会死亡；缠绵在筋骨里的，疼痛就会长久不好；如果邪气只留在皮肤里的，那就容易好。

帝曰：其客于六腑者，何也？

岐伯曰：此亦其食饮居处[①]，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②]，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注释】

①“此亦”句：饮食不节，居处失宜，是腑痹致病的根本原因。

②“六腑”句：六腑各有腧穴。亦，语助词。

【译文】

黄帝道：痹病有的侵入到六腑，是什么情况？

岐伯说：这是由于饮食不节，居处失宜，成为腑痹的根本原因。六腑各有腧穴，风、寒、湿三气从外侵袭了一定的腧穴，而又内伤饮食，外内相应，病邪就循着腧穴而入，各自潜留在本腑。

帝曰：以针治之奈何？

岐伯曰：五脏有俞[①]，六腑有合[②]，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③]。

【注释】

①五脏有俞：即五脏各有输穴。如肝输太冲、心输大陵、脾输太白、肺输太渊、肾输太溪。

②六腑有合：六腑各有合穴。如胃之合三里，胆之合阳陵泉，大肠之合曲池，小肠之合小海，三焦之合委阳，膀胱之合委中。

③瘳(chōu)：病愈。

【译文】

黄帝道：用针刺治疗痹证应怎样？

岐伯说：五脏有输穴，六腑有合穴，循着经脉所属的部分，各有发生疾病的部位，只要在各发生疾病的地方进行治疗，病就会痊愈的。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

岐伯曰：荣者[①]，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②]，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③]，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④]，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注释】

①荣者：指荣气，也称“营气”。

②洒陈：散布。

③悍气：强悍之气。

④肓膜：心下膈上之膜。

【译文】

黄帝道：营气、卫气也与风、寒、湿三气相合而成痹病吗？

岐伯说：营气是水谷所化成的精气。它调和于五脏，散布在六腑，然后进入脉中，循着经脉的道路上下，贯通五脏、联络六腑。卫气是水谷所化生的悍气，悍气急滑，不能进入脉中，所以只循行皮肤之中，分肉之间，上熏蒸于肓膜，下散布于胸腹。如果卫气不顺着脉外循行，就会生病，但只要其气顺行，病就会好。总之，卫气是不与风、寒、湿三气相合的，所以不能发生痹病。

帝曰：善。痹，或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

岐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①]，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其热

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②，故汗出而濡也。

【注释】

①疏：通。

②两气：指湿气与阴气。

【译文】

黄帝道：说得好！痹病有痛的，有麻木的，并有寒、热、燥、湿等不同情况，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痛的是寒气偏多，有寒气就疼痛。麻木不痛的，那是病程日久，病邪深入，营卫运行迟滞，但经络有时还能疏通，所以不痛；皮肤得不到营养，所以麻木不仁。寒多的，是阳气少，阴气多，阴气加剧了风寒湿的痹气，所以寒多；热多的，是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过强，阳为阴迫，所以是痹热。多汗出而沾湿的，是感受湿气太甚。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阴气和湿气相感，所以出汗多而沾湿了。

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

岐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凡痹之类，逢寒则急，逢热则纵①。

帝曰：善。

【注释】

①纵：弛缓。

【译文】

黄帝道：痹病有不痛的，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痹在骨的则身重，痹在脉的则血凝滞而不流畅，痹在筋的则屈而不伸，痹在肌肉的则麻木不仁，痹在皮肤的则寒凉。所以有这五种症状的，就不会有疼痛。大凡痹病之类，遇到寒气就挛急，遇到热气就弛缓。

黄帝说：说得好！

痿论篇第四十四

【题解】

痿是指肢体软柔无力，不能随意活动，日久肌肉萎缩的病证。本篇以五脏与五体相合的理论为根据，分别论述了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等五种痿证的病因、病机、证候、鉴别要点及治疗原则，所以篇名叫做《痿论》。本篇名言："治痿者，独取阳明。"

黄帝问曰：五脏使人痿[①]，何也？

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②]，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③]，著则生痿躄也[④]。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⑤]，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注释】

①痿：病名。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以致肌肉萎缩而不能随意

运动的一种病证。

②筋膜：包裹于肌肉之肌腱外的叫“筋膜”。

③薄：干枯萎缩。

④著：甚，严重。痿躄：不能行走。

⑤枢折挈：形容关节活动失灵，不能提举，犹如枢轴折断一般。枢，门户的转轴。这里指关节。折，断。挈，提举。

【译文】

黄帝问道：五脏都能使人发生痿弱的病，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肺主管全身的皮毛，心主管全身的血脉，肝主管全身的筋膜，脾主管全身的肌肉，肾主管全身的骨髓。所以肺脏有热，肺叶就会枯萎，皮毛也呈现虚弱急薄的状态，严重的，就发生痿躄的病。心脏有热，下行之脉就会逆而上行，以致上盛下虚，下虚就形成脉痿，关节像折断了一样，不能互相联系，足胫弛缓不能走路。肝脏有热，可使胆汁上泛而见口苦，筋膜失去营养而干枯，筋膜一干枯，筋就会拘急而挛缩，发生筋痿。脾脏有热，可使胃内津液干燥，口渴，肌肉麻痹不仁，发为肉痿。肾脏有热，则精液耗竭，腰脊不能活动，骨枯髓减，发为骨痿。

帝曰：何以得之？

岐伯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①]，所求不得，则发为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②]，发为筋痿，及为白淫[③]。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④]。有渐于湿[⑤]，以水为事[⑥]，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⑦]，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

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⑧，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

【注释】

①失亡：指不如意的事。

②宗筋：许多筋的总称。

③白淫：指男子滑精、女子带下之类的疾病。

④使内：指房事。

⑤渐于湿：感受湿邪。

⑥以水为事：在水中工作。

⑦濡渍：肌肉为湿所困。

⑧内伐：即内乏。

【译文】

黄帝问：痿证是怎样发生的呢？

岐伯说：肺是五脏之长，又是心脏的华盖。遇到不如意的事，或欲望不能满足，心火烁肺，肺伤后喘喝有声，因此肺热液涸，肺叶焦枯。所以说五脏是由于肺热叶焦，得不到充养，发为痿躄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悲哀太过，就会损伤心包络，包络受阻，心包络受阻则阳气乘机在内里扰动，致使心下崩损，常常尿血。所以《本病》说：大的经脉空虚，发为脉痹，最后变为脉痿。思虑无穷，愿望又不能实现，意志总驰游在外，或房劳过伤，致使众筋弛缓，就发为筋痿，以致导致遗精、白带等病。所以《下经》说：筋痿病生于肝，是由于入房过度引起的。感受湿邪，在水中劳作，内有湿热留连，外居潮湿之地，肌肉为湿所困，以致麻木不仁，就成为肉痿。所以《下经》说：肉痿病是久居湿地引起的。有的因为远行劳累，又遇到大热天气，感到口渴，渴就是内部的阳气亏乏，阳气亏乏

于是虚热就侵入到肾脏。肾属水脏，现在水不能胜火热，就会骨枯髓空，以致两足不能支持身体，发为骨痿。所以《下经》说：骨痿病，是由于大热所引起的。

帝曰：何以别之？

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译文】

黄帝问道：怎样分别五痿证呢？

岐伯回答说：肺脏有热的，面色白而毛发败坏；心脏有热的，面色红而孙络浮见；肝脏有热的，面色青而爪甲干燥；脾脏有热的，面色黄而肌肉痿软；肾脏有热的，面色黑而牙齿枯槁。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①]，独取阳明，何也？

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②]。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谿谷[③]，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揔宗筋之会[④]，会于气街[⑤]，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⑥]，故足痿不用也。

【注释】

①论言：指古代论述治病的书籍。

②机关：指全身关节。

③渗灌：渗透灌溉。

④摠(zǒng):总,聚合。

⑤气街:穴名。又名"气冲",在横骨两端,鼠蹊上一寸。

⑥引:收引,约束。

【译文】

黄帝问:你以上所说是可取的。但医书上说,治疗痿证,应该独取阳明,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阳明是五脏六腑的源泉,能够润养众筋,众筋的功能,是约束骨肉,使关节滑利。冲脉是经脉的源泉,它能渗透灌溉分肉肌腠,与阳明合于众筋。阴经阳经都在众筋处相聚,再复合于气街,阳明是它们的首领,都连属于带脉,而系络于督脉。所以阳明经脉不足,那么众筋就要弛缓,带脉不能收引,所以足部痿弱不堪运用了。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各补其荥而通其俞[①],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②],则病已矣。

帝曰:善。

【注释】

①"各补其荥(yíng)"句:"荥"、"俞"都是十二经所主的输穴,每经各有一个荥穴和输穴,所溜为荥,所注为输。

②各以其时受月:根据各脏所主季节进行治疗。

【译文】

黄帝问:那么怎样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用补荥气和通输气的办法,调虚实,和逆顺。无论筋、脉、骨、肉,各在其当旺的月份,进行治疗,病就会好的。

黄帝说:说得好!

厥论篇第四十五

【题解】

厥，即气机逆乱，是《内经》病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厥证是阴阳失调，气机逆乱所致的病证。本篇对寒厥和热厥的成因、病机、病证特点作了说明。论述了昏厥的表现和病机。提出厥证的治疗原则，论述了六经厥证和十二经厥逆的症状表现。《内经》有关厥证的论述散见于四十余篇之中，因为本篇是集中地论述厥证的专篇，所以篇名为《厥论》。

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

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①]。

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

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②]，阴脉者[③]，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

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

岐伯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

【注释】

①“阳气”四句：王冰：“阳，谓足之三阳脉。阴，谓足之三阴脉。下，谓足也。”阳气虚则寒，阴气虚则热。

②起于足：新校正认为：“起”当作“走”。五指之表：指，脚趾。表，外侧。下文“五指之里”之“里”，指内侧。按上文例，前当有“足”字。

③阴脉者：衍文。不译。

【译文】

黄帝问：厥证有属寒属热的情况，是怎样形成的？

岐伯回答说：阳气衰竭于下，成为寒厥；阴气衰竭于下，成为热厥。

黄帝问：热厥证发热，一定从足底开始，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阳经之气循行于足五趾的外侧端，汇集于足底而聚汇到足心；所以如果阳经之气偏胜，就会足底发热。

黄帝问：寒厥证的厥冷，一定从足五趾渐至膝部，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阴经之气起于足五趾的内侧端，汇集于膝下后，上聚于膝部，所以阴经之气偏胜，就会从足五趾至膝部寒冷。这种寒冷，不是外寒侵入，而是内部阳虚所致。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

岐伯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①]，以秋冬夺于所用[②]，下气上争不能复[③]，精气溢下[④]，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注释】

①此人者：指寒厥手足逆冷的人。

②夺于所用：劳倦太过，或房室过度。夺，丧失。用，过用，如纵欲、过劳。

③复：内藏。

④溢下：溢泄。

【译文】

黄帝问：寒厥是怎样形成的？

岐伯回答说：前阴是众筋聚集的地方，也是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的会合之处。春夏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阴气盛而阳气衰。患寒厥的人，自恃身体壮实，在秋冬阳气已衰的季节，房事不节，在下的阴气，向上浮越，与阳气相争，使阳气不能内藏，精气漏泄，阴寒之气从而上逆。寒邪之气，潜居在里，阳气随之虚衰，不能渗透营运于经络之中。阳气一天天地受到损害，只有阴气存在，所以手足寒冷。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

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①。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②，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

【注释】

①精气：指水谷精气。

②若：或。

【译文】

黄帝问：热厥是怎样形成的？

岐伯回答说：酒进入胃中，由于酒性慓悍直接循行于皮肤络脉，所以使络脉中血液充满，经脉反而空虚。脾是主管输送胃中津液的。若饮酒过度，脾无所输送则阴液亏损，阴液亏损则酒热的阳气乘虚而入，酒阳之气侵入，导致胃气不和，胃气不和则阴精化生无源而枯竭，阴精枯竭就不能营养四肢。这种人必然是经常酒醉或饱食之后行房，酒食之气郁聚于脾中，不能宣散，酒气与谷气相搏结，热盛于中焦，波及周身，因有内热而小便色赤。酒性慓悍浓烈，肾气虚衰，而阳气独盛于内，所以手足发热。

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①]，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

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②]，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

【注释】

①暴不知人：突然不省人事。

②重：并。

【译文】

黄帝问：有的厥证使人腹部胀满，有的使人突然不知人事，或者半天，甚至长达一天时间才能苏醒，这是为什么？

岐伯回答说：下部的阴气充盛于上，下部就空虚，下部气虚则水谷不化而致腹部胀满；阳气偏盛于上，则下部的阴气也并聚于上，而致邪气逆乱，逆乱则扰乱阳气，阳气逆乱就不省人事了。

帝曰：善。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①]。

岐伯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②]。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骭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膜胀，后不利[③]，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④]，好卧屈膝，阴缩，骭内热。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注释】

①病能(tài)：即病态。能，通“态”。

②眴(xuàn)仆：眼花跌倒。眴，眼花。

③后不利：大便滞涩不爽。

④泾(jīng)溲：王冰：“泾，大便。溲，小便。”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希望听听六经厥证的症状表现。

岐伯说：太阳经的厥证，可见头面肿、头沉重，足不能行走，发作时眼花跌倒。阳明经的厥证，可见疯癫，奔跑呼叫，腹部胀满不得安卧，面部赤热，精神障碍，出现幻视，胡言乱语。少阳经的厥证，可见突然耳聋，面颊肿而发热，胁肋疼痛，小腿不能运动。太阴经的厥证，可见腹部胀满，大便不爽，不思饮食，食则呕吐，不能安卧。少阴经的厥证，可见口干，小便色赤，腹胀满，心疼痛。厥阴经的厥证，可见少腹肿痛，腹胀满，二便不利，喜欢屈膝而睡，前阴萎缩，小腿内侧发热。治疗厥证：实证用泻法，虚证用补法，虚实不明显的，从本经取穴治疗。

太阴厥逆[①]，骭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②]。少阴厥逆，

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3]，谵言，治主病者。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阳厥逆，机关不利[4]。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

【注释】

①太阴厥逆：《太素》卷二十六《经脉厥》作“足太阴脉厥逆”。下少阴、厥阴、太阳、少阳、阳明均仿此类推。于义为胜，与下节“手太阴厥逆”对应。

②治主病者：取受病之经主病的腧穴治疗。

③前闭：小便不通。

④机关不利：关节活动不灵。

【译文】

足太阴经的经气厥逆，小腿拘急痉挛，心痛牵引腹部，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足少阴经的经气厥逆，腹部虚满，呕逆，大便清稀，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足厥阴经的经气厥逆，腰部拘挛疼痛，腹部虚满，小便不通，胡言乱语，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足三阴经都发生厥逆，则二便不通，病人手足寒冷，三天死亡。足太阳经的经气厥逆，身体僵直跌倒，呕血，鼻易出血，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足少阳经的经气厥逆，关节活动不灵。关节不利则腰部不能活动，颈项不能回顾，如果伴发肠痈，就为不可治的危证，如发惊厥，就会死亡。足阳明经的经气厥逆，喘促咳嗽，身体发热，易惊骇，鼻出血，呕血。

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阴厥逆[1]，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手太阳厥逆，耳聋泣

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痓，治主病者。

【注释】

①手心主：手厥阴心包经。

【译文】

手太阴经的经气厥逆，胸中虚满而咳嗽，常常呕吐涎沫，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手厥阴和手少阴经的经气厥逆，心痛牵引咽喉，身体发热，是不可治的死证。手太阳经的经气厥逆，耳聋流泪，颈项不能回顾，腰不能前后俯仰，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手阳明经和手少阳经的经气厥逆，发为喉痹，咽部肿痛，颈项强直，取本经主病的腧穴治疗。

卷十三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题解】

能，通“态”。病能，即疾病的状态。本篇主要论述了胃脘痈、卧不安，不得偃卧、厥腰痛、颈痈、阳厥、酒风等病证的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和治法，提示医生临床分析病情的方法。以颈痈病因类型不同而治法各异为例，提示同病异治的诊治原则。并且介绍了生铁落饮和泽泻饮两个方剂的主治病证。本篇着重论述了临证观察病态、分析病情的方法和意义，故以《病能论》名篇。

黄帝问曰：人病胃脘痈者，诊当何如？

岐伯对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痈也。

【译文】

黄帝问：病人患胃脘痈的，怎样诊断呢？

岐伯回答说：诊断这种病，应当诊察他的胃脉，其脉象应当沉而细，沉细是因为胃气上逆，上逆则人迎脉过盛，过盛则有热。人迎脉属于胃经之脉，气逆脉盛，是热气聚结胃口而不得疏散，所以胃脘发生痈肿。

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

岐伯曰：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①]，故人不能悬其病也[②]。

【注释】

①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本句与《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均不相同，与帝问亦不相合，当有脱误。《甲乙经》卷十二第三作“情有所倚，则卧不安”，文义较通顺。

②悬：遥远。引申为断绝。

【译文】

黄帝说：很对。有人睡眠不安宁，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这是因为五脏损伤，或情志过于偏颇，所以睡眠不安宁。人若不能消除这两种原因，便不能断绝卧不安的病。

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①]，何也？

岐伯曰：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论在《奇恒阴阳》中。

【注释】

①偃卧：仰卧。

【译文】

黄帝问：人不能仰卧，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肺脏为五脏的华盖。肺内邪气充盛，则脉络胀大，肺的脉络胀大，就不能仰卧。在《奇恒阴阳》中有这方面的论述。

帝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沉而紧，左脉浮而迟，不然病主

安在[①]？

岐伯曰：冬诊之，右脉固当沉紧，此应四时；左脉浮而迟，此逆四时。在左当主病在肾，颇关在肺，当腰痛也。

帝曰：何以言之？

岐伯曰：少阴脉贯肾络肺，今得肺脉[②]。肾为之病，故肾为腰痛之病也。

【注释】

①不然：《甲乙经》卷九第八作“不知”。于义为顺。

②肺脉：指浮迟脉。王冰：“左脉浮迟，非肺来见，以左肾不足，而脉不能沉，故得肺脉，肾为病也。”

【译文】

黄帝问：有患气逆的，诊得右手脉象沉而紧，左手浮而迟，不知主要病变在何处？

岐伯说：在冬天诊脉，右脉本来应当沉紧，这与四时相应；左手脉象浮而迟，这与四时相违背。此脉出现在左手，主要病变在肾脏，与肺也颇有关系，当见腰痛。

黄帝说：为什么这样说呢？

岐伯说：足少阴脉贯串肾脏，连络肺脏。如今反诊得浮而迟的肺脉，说明肾有病变，腰为肾之府，所以出现腰痛。

帝曰：善！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①]？

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②]。夫痈气之息者[③]，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写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

【注释】

①其真安在：真，《甲乙经》卷十一第九作“治”。即其治疗的道理何在。

②异等：异类。高世栻：“等，类也。颈痈之名虽同，而在气在血则异类也。”

③息：留止，积滞。

【译文】

黄帝说：很对！患颈部痈肿的病人，有的用砭石治疗，有的用针灸治疗，而都能痊愈，道理何在？

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病名相同，而病变的机理不同的缘故。由于气郁停滞而成的痈肿，宜采用针刺的方法开导消除它，由于气滞血淤而成的痈肿，宜用砭石来泻其淤血。这就是所谓“同病异治”。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

岐伯曰：生于阳也。

帝曰：阳何以使人狂？

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①]。

帝曰：何以知之？

岐伯曰：阳明者常动[②]，巨阳少阳不动[③]，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④]，故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⑤]，下气疾也。

【注释】

①“阳气者”四句：此指因突然受到精神挫折，思想上难以接受，精神打击强烈而持久，阳气被郁，逆而上行，所以容易发怒。因病由阳气厥逆所致，故名阳厥。折，挫折。难决，马元台：“事有难决，志不得伸。”

②阳明者常动：正常情况下，阳明经的大迎、人迎、冲阳等处的动脉搏动明显。

③巨阳少阳不动：正常情况下，太阳经、少阳经之脉的搏动不明显。

④“夫食入于阴”两句：张介宾：“五味入口而化于脾，食入于阴也。藏于胃以养五脏气，长气于阳也。”

⑤生铁洛：即生铁落。张介宾：“即炉冶间锤落之铁屑，用水研浸，可以为饮。其属金，其气寒而重，最能坠热开结，平木火之邪。”

【译文】

黄帝问：有患发怒狂躁的，这种病是怎么产生的？

岐伯说：由于阳气逆乱。

黄帝问：阳气逆乱为何使人发狂？

岐伯说：阳气因突然受到精神挫折，内心苦闷一时难解，则气郁化火而上逆，所以容易发怒，病名叫做“阳厥”。

黄帝问：怎么知道的呢？

岐伯说：正常人阳明经脉搏动明显，而太阳、少阳经脉搏动不明显，本不当搏动明显的脉，反而搏动得盛大急疾，这就是阳厥的证候。

黄帝问：如何治疗？

岐伯说：禁止饮食，即可痊愈。因为饮食物经过脾阴的运化，能够助长阳气，所以禁止饮食，便会痊愈。再用生铁落煎水给他服，因为生铁落有降气开结的作用。

帝曰：善！有病身热解堕[①]，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

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酒风。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②,麋衔五分③,合,以三指撮④,为后饭。

【注释】

①解:通"懈"。

②泽泻:药名。味甘淡,性微寒,能渗利湿热。术:药名。白术,味甘苦,性温,燥湿止汗,健脾胃。

③麋(mí)衔:药名。又名"薇衔"、"无心草"、"无风草",即今之鹿衔草。味苦平,微寒,主治风湿。

④三指撮:用三个指头撮取药末以计算药量。

【译文】

黄帝说:很对!有人患周身发热,四肢倦怠,汗出如洗浴状,怕风,呼吸气短,这是什么病?

岐伯回答说:病名叫酒风。

黄帝问:如何治疗?

岐伯说:用泽泻和白术各十份,麋衔五份,合研为末,每次服三指撮的量,在饭前服下。

所谓深之细者,其中手如针也;摩之切之,聚者坚也,博者大也。《上经》者①,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金匮》者,决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

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②

【注释】

①《上经》：与下文的“《下经》”、“《金匮》”、“《揆度》”、“《奇恒》”，都是古时医书名称。

②按：本节似为传文，与本篇主题关系不大，似为他篇错简于此。

【译文】

所谓沉伏而细小的脉，其应指细小如针；推之按之，脉气聚而不散的是坚脉，阴阳搏击于指下的是大脉。《上经》是论述人体生命之气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下经》是论述疾病变化的；《金匮》是论述诊断疾病的预测生死的；《揆度》是阐述切脉方法的；《奇恒》是论述特殊疾病的。所谓奇病，就是患者死亡与四时不相应；所谓常病，就是患者死亡与四时相应。所谓揆，就是说通过切脉以推求疾病的所在及其病机；所谓度，就是指把切脉获得的病理资料，结合四时逆顺，分析治法、死生。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题解】

奇病，指奇特少见的疾病。本篇论述了十种少见而异于平常的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法和预后，故名《奇病论》。本篇主要论述了妊娠九月而喑、息积、伏梁、疹筋、厥逆头痛、脾瘅、胆瘅、癃病、胎病、肾风等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治法及预后等，提出了“无损不足、益有余”的治疗原则。篇中关于小儿先天性癫痫发病原因的论述，是中医学中关于先天性疾病的最早记载。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①]，九月而瘖，此为何也？

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②]。

帝曰：何以言之？

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③]。所谓无损不足者，身羸瘦，无用鑱石也；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擅中。故

曰疹成也。

【注释】

①重(chóng)身：怀孕。张介宾："妇人怀孕，则身中有身，故曰重身。"

②胞：女子胞，即子宫。绝：阻隔不通。张介宾："胎怀九月，儿体已长，故能阻绝胞中之络脉。"

③疹(chèn)：同"疢"，病。

【译文】

黄帝问：有的妇女怀孕九月，不能说话，这是什么原因？

岐伯回答说：这是因为胞宫的络脉阻塞不通所致。

黄帝问：为什么这样说？

岐伯说：胞宫的络脉连系肾脏，而足少阴肾脉贯串肾而上系舌根，所以胞宫络脉被阻，就不能说话了。

黄帝问：怎么治疗呢？

岐伯说：不用治疗，等到十月分娩后，自然就能恢复。《刺法》上说：不要损伤不足的正气、补益有余的邪气，而造成新的病变。所谓不要损伤不足的正气，就是身体羸弱消瘦的，不要用针石治疗；所谓不能补益有余，是指腹中有孕而妄用攻下，结果只会使精气耗散而反增疾病。所以说错误治疗会造成新的病变。

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息积[①]。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②]，药不能独治也。

【注释】

①息积：古病名。因邪气稽留不去，日积月累而成，故名“息积”。

②积：久。导引：导引行气，古代的一种健身方法。

【译文】

黄帝问：患有胁下胀满，气上逆，二三年不好的，是什么病？

岐伯说：病名叫息积。这种病不妨碍饮食，不可用艾灸、针刺治疗，应长期用导引服用药物，单纯用药物是不能治愈的。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䯒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也。①

【注释】

①此节文字与《腹中论》重。王冰：“此一问答之义，与《腹中论》同，以为奇病，故重出于此。”

【译文】

黄帝问：有的人髀、股、胫部都肿胀，而且绕脐疼痛，是什么病？

岐伯说：病名叫做伏梁，这是平素感受风寒而致。风寒之气充溢大肠，滞留附着于肓膜，肓之原穴在脐下，所以绕脐疼痛。不可用攻下方法，误用攻下，会发生小便涩滞的病变。

帝曰：人有尺脉数甚，筋急而见，此为何病？

岐伯曰：此所谓疹筋①。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见则病甚。

【注释】

①疹筋：即筋病。

【译文】

黄帝问：有的人尺脉急数，筋脉拘急而显露，这是什么病？

岐伯说：这就是所谓的疹筋。此人腹部必然拘急，如果面部显现白色或黑色，则病情严重。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

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①，齿亦痛，病名曰厥逆②。

帝曰：善。

【注释】

①脑逆：寒邪上逆于脑。

②厥逆：古病名。寒邪犯脑所致的一种顽固性头痛。

【译文】

黄帝问：有人患头痛几年不愈，这病是怎么得的？叫什么病？

岐伯说：病人应曾感受大寒，寒邪内侵骨髓，髓主要集中于脑，寒邪上逆于脑，所以使人头痛，牙齿也痛，病名叫厥逆。

黄帝说：对！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①，名曰脾瘅②。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③，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④。治之以兰⑤，除陈气也。

【注释】

①五气：水谷五味之气。

②脾瘅(dān)：脾热而谷气上溢所致的口中甜腻之病。瘅，热。

③肥美：泛指肥甘味美之食物。

④消渴：病名。以口渴、易饥、小便多为其特征。由于内热日久，伤及阴分所致。

⑤兰：兰草。张介宾："兰草性味甘寒，能利水道，辟不祥，除胸中痰癖，其气清香，能生津止渴，润肌肉，故可除陈积蓄热之气。"

【译文】

黄帝问：有的人口中有甜味，病名是什么？怎样得的？

岐伯说：这是由于五味的精气向上泛溢所致，病名叫脾瘅。饮食入口，贮藏在胃中，经脾转输其精气，今脾运失健，津液滞留在脾，迫使胃中的五味精气上泛，所以使人口中有甜味。这种病大都是过食肥甘厚味所致的，这种病人，一定是常吃甘美而肥腻的食品。肥厚食物可使人内热，甜食可使人中焦胀满，所以精气上泛，日久会转为消渴病。用兰草进行治疗，以祛除郁积日久的邪热之气。

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①，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病名曰胆瘅②。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而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③，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④。

【注释】

①口苦，取阳陵泉：据新校正此六字为衍文。

②胆瘅：病名。口苦为胆热而气上溢所致，故名"胆瘅"。

③胆募、俞：募、俞，脏腑之气积聚于胸腹部的募穴和输注于背部的背腧穴，是治疗脏腑疾病的重要穴位。胆腧穴在第十胸椎棘突下旁开一寸五分。胆募穴即日月穴，位于乳头正下方，第七肋间隙处。

④《阴阳十二官相使》：古医书名。

【译文】

黄帝问：有的人口发苦，病名叫什么？怎样得的病？

岐伯说：病名叫胆瘅。肝为将军之官主谋虑，胆为中正之官主决断，肝谋虑后还取决于胆之决断，咽部又受肝胆支配。这种病人，因经常谋虑而不决，导致胆气不足，胆汁向上泛溢，于是口中发苦。治疗应针刺胆募穴和胆腧穴，治疗方法记载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之中。

帝曰：有癃者①，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微细如发者②，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为何病？

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得五有余、二不足也。

帝曰：何谓五有余、二不足？

岐伯曰：所谓五有余者，五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③。

【注释】

①癃：小便不利。

②太阴脉：手太阴肺经之动脉，即寸口脉。

③亦正死明矣：《甲乙经》卷九第十一作“亦死证明矣”。义较顺。

【译文】

黄帝说：有患小便不利的，一天小便几十次，这是正气不足。如果身热如火炭，颈部和胸膺之间如有物阻隔不通，人迎脉躁动急大，呼吸喘促，肺气上逆，这是邪气有余。如果寸口脉微细如发丝，这也是正气不足。病在哪里？叫什么病？

岐伯说：病在太阴脾脏，热邪炽盛于胃，影响到肺，病名叫厥，是不治的死证。这就是所谓五有余、二不足的病证。

黄帝问：什么叫五有余、二不足呢？

岐伯说：所谓五有余就是五种病气有余；二不足就是两种正气不足。现在外表有五种有余，内里有两种不足，这种病既不能从表治，又不能从里治，所以必死无疑。

帝曰：人生而有病巅疾者[①]，病名曰何？安所得之？

岐伯曰：病名为胎病[②]。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③]，故令子发为巅疾也。

【注释】

①巅疾：此指癫痫。

②胎病：胎带来的先天性疾病。张介宾："盖儿之初生，即有病癫痫者，今人呼为胎里疾者即此。"

③精气并居：精气与逆乱之气相并。

【译文】

黄帝问：有的婴儿生下来就患癫痫，病名叫什么？怎样得的？

岐伯说：病名叫做胎病。这种病是胎儿在母腹中时，由于其母受到大的惊吓，气逆上而不下行，精随气逆，所以使婴儿生下来就患有癫痫。

帝曰：有病疿然[①]，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

岐伯曰：病生在肾，名为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不已，心气痿者，死。

帝曰：善！

【注释】

①疿(máng)然：肿起貌。

【译文】

黄帝问：有人浮肿像有水状，切其脉大而紧，身无痛处，形体不消瘦，不能饮食，或吃得很少，这叫什么病？

岐伯说：这种病发于肾脏，名叫肾风。肾风病，如果不能饮食，经常惊悸不已，心气衰竭，就要死了。

黄帝说：对！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题解】

本篇论述了某些奇病的脉象，并据此分析其病机和预后。对脏腑、经脉精气衰败而出现的十四种死证脉象作了形象的说明，并预计了相应的死期。因所论述的都是比较特殊而少见的奇病、奇脉，扩大了上一篇《奇病论》的内容，故篇名《大奇论》。

肝满、肾满、肺满皆实[①]，即为肿。肺之壅[②]，喘而两胠满[③]；肝壅，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壅，脚下至少腹满[④]，胫有大小，髀骭大跛，易偏枯。

【注释】

①满：邪气壅滞而胀满。

②壅：通“壅”。

③胠：腋下胁上部分。

④脚：上古时指胫，即小腿。《说文》：“脚，胫也。”

【译文】

肝脉盛满、肾脉盛满、肺脉盛满的都为实证，即发生痈肿的征象。肺脉壅塞，喘息则两胠部胀满；肝脉壅塞，则两胠部胀满，眠中易惊骇，

小便不通；肾脉壅塞，则从胫下到小腹部胀满，两胫肿胀不同，大小不一，髀部和胫部肿大，跛行，易发半身不遂。

心脉满大，痫瘛筋挛[①]；肝脉小急，痫瘛筋挛；肝脉骛暴[②]，有所惊骇，脉不至若痞，不治自已。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③]。

【注释】

①痫：癫痫。瘛(chì)：瘛疭，即抽搐。筋挛：筋脉拘挛。

②骛(wù)暴：喻脉搏急疾而乱。骛，乱驰，交驰。

③瘕(jiǎ)：病名。由气聚而成，聚散无常、推之游移不定、痛无定处。马元："瘕者，假也，块似有形，而隐见不常，故曰瘕。"

【译文】

心脉满大，是体内热盛，会出现癫痫抽搐及筋脉拘挛；肝脉小而急，是肝脏虚寒，也会出现癫痫抽搐和筋脉拘挛；如果肝脉急疾而乱，或受到惊吓后脉搏一时摸不到，好像失音一样，这是受惊气逆的现象，不治就会痊愈。肾脉小而紧、肝小而紧、心小而紧，不能鼓击于指下，是气血凝聚，都能发为瘕病。

肾肝并沉，为石水[①]；并浮，为风水[②]；并虚，为死；并小弦，欲惊。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③]；肺脉沉搏，为肺疝[④]。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痫厥[⑤]；二阳急，为惊。

【注释】

①石水：水肿证之一，水肿偏于腹部。

②风水：水肿证之一，浮肿以头面为甚。

③心疝：古病名。寒邪侵犯心经所引起的疝病。

④肺疝：古病名。寒邪侵犯肺经所引起的疝病。

⑤痫厥：昏迷不醒。

【译文】

肾脉、肝脉并见沉脉的是石水证；并见浮脉的是风水证；并见虚象的是死证，并见小弦之象的是将要发惊。肾脉大而沉紧，或肝脉大而沉紧的，都是疝气病。心脉搏动滑利急疾的是心疝；肺脉搏动见沉象的是肺疝。膀胱和小肠脉紧的是瘕病；肺和脾脉紧的是疝病；心和肾脉紧的是痫厥；胃和大肠脉紧的是惊骇。

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译文】

脾脉外浮但又见沉象的是痢疾，日久能自愈。肝脉见小而缓脉象的是痢疾，易治。肾脉见小搏而沉的是痢疾便血。血蓄于外，身体发热的是死证。心、肝二脏的痢疾也见便血，如二脏同病，木火相生，可以治愈。如果脉见小而沉涩的痢疾，兼有身热不退的，为死证，高热七天就会死亡。

胃脉沉鼓涩[①]，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痛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②]，痛，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

脉来悬钩浮为常脉③。脉至如喘④，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

【注释】

①鼓：疑衍。沉脉与鼓脉，性质相反，不可兼见。

②其从者：指男子病在右，女子病在左。人身左为阳，右为阴，男子属阳而病发于左，女子属阴而病发于右，均为逆，反之则为从。

③悬钩浮：张介宾："悬者，不高不下，不浮不沉，如物悬空之义。谓脉虽浮钩，而未失中和之气也。"

④脉至如喘：形容脉来如水流般湍急。喘，通"湍"。

【译文】

胃脉沉涩，或者外浮而大，心脉小而坚紧，皆为气血阻隔不通，半身不遂的征象。若男子偏瘫在左侧，女子偏瘫在右侧，而说话不受影响、舌转灵活的，可以治疗，约经三十天就能痊愈。如果男子偏瘫在右，女子偏瘫在左，说话发不出声音的，三年才能恢复；如果是不满二十岁的患者，三年即会死。脉来搏指有力，并见衄血、身热的，是死证，如脉见浮如悬钩之象，才是衄血病应有的脉象。脉来似水流般湍急的，病名叫暴厥。暴厥病人不省人事，不能言语。脉来似有数象，是突然受惊所致，三四日即可自愈。

脉至浮合①，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②，微见九十日死。脉至如火薪然③，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脉至如省客④，省客者，脉塞而鼓⑤，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⑥。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⑦。脉至如横格⑧，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脉至如弦缕⑨，是胞精

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脉至如交漆⑩，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见三十日死。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⑪。

【注释】

①浮合：脉象如水波，浮荡不定，忽分忽合，极难分辨。王冰："如浮波之合，后至者凌前，速疾而动，无常候也。"

②予：语气助词，无义。下同。

③如火薪然：脉象如同烧柴火一样，火焰或明或灭，其形不定。火，烧。薪，柴火。

④省(xǐng)客：脉象时而不见，时而复来，有如探视之客或去或来。省，探望。

⑤脉塞而鼓：脉搏时而闭塞不至，时而应指有力。

⑥悬去枣华(huā)：初夏枣花开落之时。华，同"花"。张介宾："枣华之候，初夏时也。悬者，华之开；去者，华之落。言于枣华开落之时。"

⑦榆荚落：春季榆树结挂榆荚之时。

⑧横格：脉象长而坚硬，如长枝条横于指下。格，树木的长枝条。

⑨弦缕：弦线。形容脉象紧张而细，似绷紧的弦线，即弦细脉。缕，线。

⑩交漆：形容脉搏如绞滤漆汁，四面流散。交，通"绞"。

⑪味韭英而死：当死于尝到韭花之时。韭花生于长夏。味，动词，尝。韭英，韭花。英，花。

【译文】

脉来如水波，浮荡分合不定，这种浮合脉如同数脉，一呼一吸之间搏动十次以上，这是经脉之气不足的现象，从微微显现这种脉象，大约九十日就要死亡。脉来如燃薪之火，或明或灭，其形不定，这是心脏精

气脱失的现象，在秋尽冬初草枯之时就要死亡。脉来如散落的树叶，这是肝脏精气亏虚的现象，到秋天树木落叶时就会死亡。脉来去不定，如省亲的客人一样往返不居，省客脉，时而闭塞不至，时而应指有力，这是肾脏精气不足的现象，到初夏枣花开落的时节就会死亡。脉来如泥丸滚动，虽有圆象，但不柔软，这是胃腑精气不足的现象，到春季榆树上结挂榆荚的时节就会死亡。脉来长而坚硬，如长枝条横于指下，这是胆腑精气不足的现象，到秋天稻禾成熟的时节就会死亡。脉来如弦线紧而细，这是胞的精气不足的现象，如患者胡言乱语，到下霜时节就会死亡；若没有多言之证，尚可治疗。脉来如绞滤漆汁般四面流散，这种绞漆脉，左右旁流，从微微显现这种脉象，经过三十日就要死亡。脉来如泉水外涌，浮而有力，鼓动于肌肉之中，这是太阳经脉的精气不足的现象，可见呼吸气短，在尝到韭菜花的时节就会死亡。

脉至如颓土之状[①]，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蔂发死[②]。脉至如悬雍[③]，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气予不足也，水凝而死。脉至如偃刀[④]，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藏菀熟[⑤]，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脉至如丸，滑不著手，不著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注释】

①颓土：土结构建筑物倒塌后的松土。形容脉象松散无根，虚大无力。颓，倒塌。

②白蔂(lěi)：即白藤。蔂，通“藟”，即藤，蔓生植物名，有白藤、紫藤

等多种。

③悬雍：即悬雍垂，其形上大下小。形容脉象轻取尚大，重按即小。

④偃刀：仰刀。张志聪："偃，仰也。脉如仰起之刀，口利锐而背坚厚，是以浮之小急而按之坚大也。"

⑤菀：通"蕴"。熟：应作"热"，形近而误。

【译文】

脉来如垮塌的松土虚软无力，重按即无，这是肌肉的精气不足的现象，如面部先出现五色中的黑色，到春天白藤发芽的时节就会死亡。脉来如悬雍垂一样，上大下小，这种悬雍脉，轻按浮取感觉虚大，这是十二腧穴的精气不足的现象，到水凝成冰的时节就会死亡。脉来如仰放着的刀，浮取脉小而急，重按脉大而坚，此为五脏郁热，寒热交并于肾，这样的病人不能坐起，到立春时节就会死亡。脉来如弹丸，滑不著手，滑不著手即按之不得，这是大肠精气不足的现象，在枣树生叶之时就会死亡。脉来如草木之花般轻浮软弱，病人易惊恐，不喜坐卧，行走和站立时常听见异常声音，这是小肠的精气不足的现象，在深秋时节就会死亡。

脉解篇第四十九

【题解】

脉解，即解脉，脉之解说。本篇具体阐述了三阴三阳经脉之气各有所主之时，并从时令阴阳变化的角度，解释了阴阳经气盛衰而致经脉病变的症状和机理，故名为《脉解》。篇中介绍了六经与月份的配合以及相应的月建，分析了四时阴阳盛衰与六经病变的关系，详细解释了六经病变症候的机理。本篇从写作形式看是解经的传文，“所谓……者”之内，为被释之经文，其后面的文字为传文。原来的完整的经文不见于《内经》，但其中的内容散见于《内经》各篇，也可能原来就没有完整的经文，而是医家综合各篇重要而疑难的问题写作的。

太阳所谓肿腰脽痛者[①]，正月太阳寅[②]，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③]，故肿腰脽痛也。病偏虚为跛者[④]，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所谓彊上引背者[⑤]，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甚则狂巅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巅疾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⑥]。所谓入中为

瘖者⑦，阳盛已衰，故为瘖也。内夺而厥⑧，则为瘖俳⑨，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

【注释】

①肿腰脽(shuí)痛：腰部肿胀，臀部疼痛。脽，臀部。

②正月太阳寅：王冰："正月三阳生，主建寅。三阳谓之太阳，故曰：寅，太阳也。"

③阳未得自次：正月属太阳主时，本当阳旺，今未旺，所以说阳未得自次。自次，自己所居的位次。次，次第。

④偏虚：阳气不足，偏虚于一侧。

⑤彊(jiāng)上引背：头项强硬并牵引及背。彊，通"僵"。

⑥"所谓"两句：气逆上浮而耳聋，阳气亢盛于上所致。

⑦入中：阳气入内。

⑧内夺：色欲过度，阴精内耗。

⑨瘖俳(fèi)：音哑不能说话，四肢瘫痪不能运动的病证。俳，病废，瘫痪。

【译文】

太阳经有所谓的腰臀肿胀疼痛病，是因为正月属于太阳，而月建在寅，所以说正月太阳寅。正月阳气生发在上，但此时阴寒之气尚盛，阳气还不能按照自己应有的位次而逐渐旺盛，所以发生了腰臀肿胀疼痛。有病阳气偏虚而为跛足的，是因为正月阳气使冰冻消散，地气随之而出。所谓的偏虚，是因为冬寒之气使体内阳气颇感不足，所以阳气偏虚一侧，发生跛足。所谓头项强硬牵引及背之病，是因为阳气骤然上升，互相争扰，所以强硬牵引向上。所谓的耳鸣，是因为阳气使自然界万物生长旺盛，向上而活跃，人体阳气也是如此，阳气盛于上，所以发生了耳鸣。所谓阳气亢盛则发生癫狂之病，是因为阳气集中于上部，阴气滞留在下部，下虚而上实，所以发生癫狂之病。所谓气逆上浮而耳聋，是因

为阳气亢盛于上所致。所谓阳气入内而音哑不能言语，是因为阳气由盛转衰，故致音哑不能言。色欲过度，精气内耗而厥逆，就会发生不能说话、四肢瘫痪的瘖痱病，这是肾虚，少阴经气不能布散而导致厥逆。

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戌也，戌者，心之所表也[①]，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所谓不可反侧者[②]，阴气藏物也，物藏则不动，故不可反侧也。所谓甚则跃者[③]，九月万物尽衰，草木毕落而堕，则气去阳而之阴[④]，气盛而阳之下长[⑤]，故谓跃。

【注释】

①“言少阳戌”三句：少阳戌，杨上善：“戌为九月，九月阳少，故曰少阳也。”此指少阳主九月，九月月建在戌。戌者，心之所表，杨上善：“戌少阳脉散络心包，故为心之所表。”

②反侧：转侧。

③跃：《说文解字》：“跳，蹶也，一曰跃也。”“蹶，僵也。”段玉裁注：“方言跌蹶也。”据医理，跌蹶义胜。跌蹶，即跌倒。

④气去阳而之阴：人体阳气由表（阳）入里（阴）。

⑤气盛而阳之下长：阴气盛而阳气趋于下部活动。杨上善：“阴气盛于地上，阳气在于地下，勇励万物之根，令其内长也。”

【译文】

少阳经所谓的心胁疼痛，是因为少阳旺于九月，月建在戌，少阳之脉散络心包，故为心之表，九月阳气将尽，而阴气始盛，所以心胁疼痛。所谓的“不可反侧”，是因为此时阴气渐盛，万物开始收藏，万物收藏则静而不动，少阳经气应之，所以不能转侧。所谓的“甚则跃”，是因九月万物都衰退，草木凋零，人身之阳气也由表入里，阴气盛而阳气趋于下

部活动，所以容易跌倒。

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①]，阳明者，午也[②]，五月盛阳之阴也[③]，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谓胫肿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阳之阴也，阳者衰于五月，而一阴气上，与阳始争，故胫肿而股不收也。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脏腑间，故为水也。所谓胸痛少气者，水气在脏腑也，水者阴气也，阴气在中，故胸痛少气也[④]。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⑤]，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

【注释】

①洒洒(xiǎn)：寒栗貌。

②阳明者，午也：张介宾："五月阳气明盛，故曰阳明。"此指阳明主五月，五月月建在午。

③五月盛阳之阴：五月阳气极盛而阴气始生。

④"水者"三句：水为阴邪，阴寒凝聚，使经脉、脏腑之气运行不畅，故致胸痛少气。

⑤鼽(qiú)：鼻塞。

【译文】

阳明经有所谓的恶寒战栗，是因为阳明旺于五月而月建在午，五月是阳气极盛而阴气始生，阳气旺盛并有阴气相加，所以恶寒战栗。所谓

的胫肿而股不收，是因为五月阳盛极而阴始生，五月阳气由盛转衰，初生的阴气上升，与阳气相争，使阳明经气不和，所以小腿肿而大腿弛缓无力。所谓的气逆喘息而为水肿，是因为阴气自下而又上升，阴气上则水邪也随之上行，停聚在脏腑之间，所以形成水肿。所谓的胸痛少气，是因为水气停聚在脏腑之间，水属阴气，阴气在内，所以发生胸痛呼吸气短。所谓的病甚则厥逆，厌恶见人与火光，听到木击音就惊惕不安，是因为阳气与阴气相搏，水火不相协调，所以惊惕不安。所谓的欲独闭户牖而处，是因为阴阳之气相搏靠近，结果阳气衰而阴气盛，阴主静，所以喜欢关闭门窗而独居。所谓的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是因为阴阳二气反复交争，向外并于阳经，使阳气盛，致使病人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所谓的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是因为阳明经的邪气上逆，邪气上入于本经的细小络脉及太阴之脉，则头痛鼻塞、腹部肿胀。

太阴所谓病胀者，太阴子也[①]，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故曰病胀。所谓上走心为噫者[②]，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③]，故曰上走心为噫也。所谓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故呕也。所谓得后与气[④]，则快然如衰者，十一月阴气下衰，而阳气且出，故曰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也。

【注释】

①太阴子也：太阴主十一月，十一月月建在子。

②心为噫(ài)：心与胃的经别相通，故心病者可见嗳气。噫，嗳气。

③阳明络属(zhǔ)心：足阳明经别的循行，向上联络于心。属，连接。

④后：大便。气：屎气。

【译文】

太阴经所谓的病胀，是因为太阴旺于十一月，月建在子，十一月为万物收藏之季，若阴邪循脾经入腹潜藏，就会腹部胀满。所谓的上走心为噫，是因为阴邪盛，邪气向上侵入足阳明经，而足阳明经之经别络属于心，阴气上犯心脏，所以嗳气。所谓的食则呕，是因为进食过多，胃中盛满，不能消化而向上泛溢，所以呕吐。所谓的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是因为十一月阴气由盛转衰，阳气将要发动，腹中阴邪随大便与矢气下行，所以病人得后与气，感到舒服，好像病情大大衰减了一样。

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申也[①]，七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所谓邑邑不能久立久坐[②]，起则目眩眩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③]，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眩眩无所见也。所谓少气善怒者，阳气不治[④]，阳气不治，则阳气不得出，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⑤]。所谓恐如人将捕之者，秋气万物未有毕去，阴气少，阳气入，阴阳相薄，故恐也。所谓恶闻食臭者[⑥]，胃无气[⑦]，故恶闻食臭也。所谓面黑如地色者，秋气内夺[⑧]，故变于色也。所谓咳则有血者，阳脉伤也，阳气未盛于上而脉满，满则咳，故血见于鼻也。

【注释】

①少阴者申也：少阴主七月，七月月建在申。

②邑邑(yì)：即悒悒。邑，通“悒”，不适貌。

③“万物”句：此时天地阴阳之气交替，尚未稳定。

④阳气不治：少阳经脉之气不得正常疏泄。阳气，此指少阳经脉之

气。治，原意是安定。引申为正常。

⑤煎厥：病名。阳气亢盛，煎熬津液，使阴精耗竭而致气逆昏厥之证。

⑥食臭(xiù)：食物的气味。臭，气味。

⑦胃无气：胃气衰败，失去消化功能。

⑧秋气内夺：秋气肃杀，耗伤内脏精气。

【译文】

少阴经所谓的腰痛，是因为少阴旺于七月，月建在申，七月为万物阳气开始下降，人体与时令之气相应，阳气减损，所以腰痛。所谓的呕咳上气喘，是因为阴气盛于下，阳气浮越在上而无所依附，所以呕吐、咳嗽、气逆喘息。所谓的身体不适而不能久立久坐，起身则视物不清，目无所见，是因为天地万物阴阳二气交替不定，尚未稳定，此时秋天肃杀之气已经降临，微霜开始下降而克伐万物，人体阴阳之气被伐而衰减，所以视物不清、目无所见。所谓的少气善怒，是因为少阳经脉之气不能正常疏泄，阳气不能正常疏泄，阳气不得外出，肝气郁结不疏，所以容易发怒，易怒这种病名叫煎厥。所谓的恐如人将捕之，是因为秋天万物尚未尽衰，阴气初生而阳气入内，阴阳相搏，所以恐惧不安。所谓的恶闻食臭，是因为胃气衰败，所以厌闻食物气味。所谓的面黑如地色，是因为秋气肃杀，耗夺内脏精气，肾精不足，所以面色变黑。所谓的咳则有血，是因为上部的阳络损伤，虽然阳气还没有充满于上，但血液充盈以致脉满，脉满所以咳嗽，鼻中出血。

厥阴所谓癫疝、妇人少腹肿者[①]，厥阴者辰也[②]，三月阳中之阴，邪在中，故曰癫疝少腹肿也。所谓腰脊痛不可以俯仰者，三月一振荣华[③]，万物一俯而不仰也[④]。所谓癫瘛疝肤胀者[⑤]，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癫瘛疝也。所谓甚则嗌

干热中者，阴阳相薄而热，故嗌干也。

【注释】

①癫(tuí)疝：病名。疝气的一种，证见睾丸肿大坚硬，重坠胀痛或麻木不知痛痒。

②厥阴者辰也：厥阴主三月，三月月建在辰。

③三月一振：三月阳气开始振发。

④一俯而不仰：张志聪："草木繁茂，枝叶下垂，一惟俯而不仰，即偃偻之状。"形容腰脊疼痛，俯仰不便。

⑤癃癃疝肤胀：指前阴肿痛，不得小便而致肌肤肿胀。

【译文】

厥阴经的所谓癫疝、妇人少腹肿，是因为厥阴旺于三月，月建在辰，三月为阳气方长，阴气未尽的阳中之阴，阴邪积聚在内，循厥阴肝经逆行致病，所以癫疝、少腹肿胀。所谓的腰脊痛不可以俯仰，是因为三月阳气开始鼓动振发，万物荣华茂盛，但由于阴气未尽，阳气尚被阴气压抑不能温养，所以腰脊疼痛而不能俯仰。所谓的癃癃疝肤胀，是因为阴邪尚盛而致厥阴经脉闭塞不通，所以前阴肿痛、不得小便、肌肤肿胀。所谓的嗌干热中，是因为阴阳相争而致内热，所以咽喉发干。

卷十四

刺要论篇第五十

【题解】

刺要，即针刺的要领。本篇阐述了依据疾病所在部位确定适宜的进针深度的针刺要领。同时指出，违背了这一要领，就会给人体带来危害。进而分别说明人体各部因针刺深浅不当导致五脏在相应季节产生的种种病变。故名为《刺要论》。

黄帝问曰：愿闻刺要。

岐伯对曰：病有浮沉[①]，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②]，内动五脏，后生大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注释】

①浮沉：病位的浅深。浮，在表。沉，在里。

②大贼：大害。

【译文】

黄帝问：希望听听针刺的要领。

岐伯回答说：疾病有在表在里，刺法有浅刺深刺，各应到达一定的部位，而不能违背这一准则。刺得太深，就会损伤内脏；刺得太浅，反而会使在表的气血壅滞，壅滞则病邪乘机深入。因此，针刺深浅不适合，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扰乱五脏功能，继而发生大病。所以说：疾病有在毫毛腠理的，有在皮肤的，有在肌肉的，有在脉的，有在筋的，有在骨的，有在髓的。

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疟，泝泝然寒栗[①]。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②]，病腹胀烦，不嗜食。刺肉无伤脉，脉伤则内动心，心动则夏病心痛。刺脉无伤筋，筋伤则内动肝，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刺骨无伤髓，髓伤则销铄骵酸[③]。体解㑊然不去矣[④]。

【注释】

①泝泝(sù)然：形容怕冷。张志聪："泝泝然者，气上逆而寒栗也。"泝，同"溯"，逆流而上。

②"脾动"句：一年四季之中，每季的最后十八天为脾土寄旺之日，共七十二天。所以脾动之后，在这七十二天当中会发生相应的病变表现，如后文所说的腹胀烦，不嗜食。

③销铄：久病消瘦。

④解(xiè)㑊(yì)：懈怠无力。解，通"懈"。

【译文】

因此，刺毫毛腠理，不要伤及皮肤，皮肤受伤，就会向内影响肺脏功能，肺伤到秋天，易患温疟病，发生恶寒战栗。刺皮肤，不要伤及肌肉，肌肉受伤，就会向内影响脾脏功能，脾伤在每一季节的最后十八天中，会腹胀烦满，不思饮食。刺肌肉，不要伤及血脉，血脉受伤，就会向内影响心脏功能，心伤到夏天，易患心痛。刺血脉，不要伤及筋脉，筋脉受伤，就会向内影响肝脏功能，肝伤到春天，易患热性病，发生筋脉弛缓。刺筋，不要伤及骨，骨受伤，就会向内影响肾脏功能，肾伤到冬天，易患肿胀、腰痛。刺骨，不要伤髓，髓伤则消减，就会导致身体枯瘦，足胫发酸，身体懈怠，无力举动。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题解】

齐，定限。本篇重点阐明掌握针刺深浅限度的具体方法，指出针刺深度太过或不及，都是违反针刺疗法原则的，都会给人体造成损害。故篇名《刺齐论》。

黄帝问曰：愿闻刺浅深之分。

岐伯对曰：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

帝曰：余未知其所谓，愿闻其解。

岐伯曰：刺骨无伤筋者，针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无伤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无伤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无伤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所谓刺皮无伤肉者，病在皮中，针入皮中，无伤肉也；刺肉无伤筋者，过肉中筋也；刺筋无伤骨者，过筋中骨也。此之谓反也。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针刺浅深的不同要求。

岐伯回答说：刺骨，不要损伤筋；刺筋，不要损伤肌肉；刺肌肉，不要损伤脉；刺脉，不要损伤皮肤；刺皮肤，不要损伤肌肉；刺肌肉，不要损伤筋；刺筋，不要损伤骨。

黄帝说：我不懂其中的道理，希望能听听解释。

岐伯说：所谓刺骨不要伤筋，是说要刺至骨的，不可在仅刺到筋而未达骨的深度时，就停针拔出；刺筋不要伤肌肉，是说要刺至筋的，不可在仅刺到肌肉而未达筋的深度时，就停针拔出；刺肌肉不要伤脉，是说要刺至肌肉深部的，不可在仅刺到脉而未达肌肉深部时，就停针拔去；刺脉不要伤皮肤，是说要刺至脉的，不可在仅刺到皮肤而未达脉的深度时，就停针拔去。所谓针刺皮肤不要伤肌肉，是说病在皮肤之中，针就刺至皮肤，不要刺伤肌肉；刺肌肉不要伤筋，是说针只能刺至肌肉，太过就会伤筋；刺筋不要伤骨，是说针只能刺至筋，太过就会伤骨。这些是说若针刺深浅不当，造成的反常情况。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题解】

本篇明确指出脏腑要害部位应该禁针；列举误刺人体某些部位造成的后果：轻者致盲、喑、肿、咳、聋、跛、遗尿等病，重者可致死亡；指出对暴饮暴食、大饥大渴、过度疲劳以及情绪剧烈波动的人，不可立即进行针刺。本篇主要阐述针刺禁忌的要点，以及误刺后造成的危害，故名为《刺禁论》。本篇名言："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

黄帝问曰：愿闻禁数[①]。

岐伯对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②]。心部于表[③]，肾治于里[④]。脾为之使[⑤]，胃为之市[⑥]。鬲肓之上[⑦]，中有父母[⑧]。七节之傍，中有小心[⑨]。从之有福，逆之有咎[⑩]。

【注释】

①禁数：禁刺之处有多少。禁，禁忌。数，几。

②"肝生"两句：肝主春生之气，应于东方，东方为左，故云"肝生于

左”。肺主秋收之气，应于西方，西方为右，故云“肺藏于右”。

③心部于表：心脏调节在表的阳气。部，安排布置。引申为调节。

④肾治于里：肾脏调节在里的阴气。治，管理，治理。引申为调节。

⑤脾为之使：脾主运化，输送水谷精微以养全身，故云“脾为之使”。使，指脾的转输功能。

⑥胃为之市：胃受纳水谷犹如货物集中于市场，实即指胃为水谷之海。市，市场。

⑦鬲肓：膈膜与肓膜的合称。膈膜，即横膈膜。肓膜，心下膈上的脂膜。

⑧父母：指心、肺二脏。

⑨小心：有二说，一指心包络，二指肾脏。前者义胜。

⑩咎：灾祸。

【译文】

黄帝问说：希望听听人体禁刺的部位有多少。

岐伯回答说：内脏的要害之处，不能不详细审察。肝气生发于左，肺气肃降于右。心脏调节在表的阳气，肾脏管理在里的阴气。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赖以转输，胃主受纳，饮食水谷汇聚于此。膈肓的上面，有维持生命活动的心、肺两脏。第七椎旁的里面有心包络。上述部位都应该禁刺，遵循这个刺禁，就有利于治疗，违背了，则会造成祸害。

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译文】

刺中心脏，大约一日即死，其变态为嗳气。刺中肝脏，大约五日即死，其变态为多言多语。刺中肾脏，大约六日即死，其变态为打喷嚏。

刺中肺脏，大约三日即死，其变态为咳嗽。刺中脾脏，大约十日即死，其变态为频频吞咽。误刺中胆，大约一日半即死，其变态为呕吐。

刺跗上[①]，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脉[②]，不幸为盲。刺头，中脑户[③]，入脑立死。刺舌下中脉太过[④]，血出不止为瘖。刺足下布络中脉[⑤]，血不出为肿。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刺气街[⑥]，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⑦]。刺脊间，中髓，为伛[⑧]。刺乳上[⑨]，中乳房，为肿，根蚀[⑩]。刺缺盆中[⑪]，内陷[⑫]，气泄，令人喘咳逆。刺手鱼腹[⑬]，内陷，为肿。

【注释】

①跗上：足背。

②溜脉：与目相流通的经脉。张介宾："溜，流也。凡血脉之通于目者，皆为溜脉。"

③脑户：穴名。位于枕骨上，强间穴后一寸五分处。

④舌下：舌下廉泉穴。

⑤布络：指散布的络脉。

⑥气街：穴位名称。属足阳明胃经，又名"气冲"。

⑦鼠仆：即鼠蹊，腹股沟。

⑧伛：曲背。

⑨乳上：即乳中穴，位于乳头中央。

⑩根：乳根。此指乳房内部。蚀：腐烂。

⑪缺盆：锁骨上窝。

⑫内陷：针刺太深。

⑬手鱼腹：手鱼的中央，为手太阴肺经之鱼际穴处。手鱼，在掌面大拇指本节后肌肉圆突处，其形象鱼，故名。

【译文】

针刺足背，误伤了大脉，若出血不止，就会死亡。针刺面部，误伤了溜脉，会有两目失明的不幸。针刺头部，误伤了脑户穴，若刺至脑髓，就会立即死亡。针刺舌下的廉泉穴，中经脉太深，若出血不止，可使喉哑失音。误刺足下布散的络脉，淤血内留而不出，可致局部肿胀。针刺委中穴太深，误伤了大经脉，可令人跌仆，面色苍白。针刺气街穴，误伤经脉，若淤血留着不去，就会肿胀，牵扯鼠蹊作痛。针刺脊椎间隙，误伤了脊髓，会背曲不伸。针刺乳中穴，伤及乳房，可使乳房肿胀，内部腐烂溃脓。针刺缺盆中央太深，会使肺气外泄，可令人喘咳气逆。针刺手鱼际穴太深，可使局部发生肿胀。

无刺大醉，令人气乱。无刺大怒，令人气逆。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

【译文】

不要针刺大醉的人，否则会使气血逆乱。不要针刺正在大怒的人，否则会使气机上逆。不要针刺过度疲劳的人，不要针刺刚刚饱食的人，不要针刺过分饥饿的人，不要针刺极度口渴的人，不要针刺正受到极大惊吓的人。

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客主人[①]，内陷中脉，为内漏、为聋[②]。刺膝髌[③]，出液，为跛。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④]，为舌难以言。

【注释】

①客主人：穴名。属足少阳胆经，又名上关。

②内漏：耳内化脓而漏出。

③膝髌：膝盖骨。

④重(chóng)虚：肾气原已虚弱，加之误刺，使肾气更虚。

【译文】

刺大腿内侧，误伤了大脉，若出血不止，便会死亡。刺上关穴太深，误伤经脉，可使耳内化脓或耳聋。刺膝髌部，误伤以致流出液体，会使人发生跛足。刺手太阴经脉，误伤出血过多，则立即死亡。刺足少阴经脉，误伤出血，可使肾气更虚，以致舌体失养，语言困难。

刺膺，中陷，中肺，为喘逆仰息。刺肘中，内陷，气归之[①]，为不屈伸。刺阴股下三寸，内陷，令人遗溺[②]。

刺掖下胁间[③]，内陷，令人咳。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刺腨肠[④]，内陷，为肿。刺匡上[⑤]，陷骨中脉，为漏、为盲[⑥]。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注释】

①气归之：气归聚局部。指因针刺不当，气血凝聚不散。

②溺：同“尿”。

③掖：通“腋”。

④腨(shuàn)肠：穴名。属足太阳膀胱经，又名“承筋”。

⑤匡上：眼眶。匡，同“眶”。

⑥漏：流泪不止。

【译文】

针刺胸膺部太深，伤及肺脏，会致气喘上逆、仰面呼吸。针刺肘弯处太深，气结聚于局部而不行，以致手臂不能屈伸。针刺大腿内侧下三寸处太深，使人遗尿。

针刺腋下胁肋间太深，使人咳嗽。针刺小腹，误伤膀胱，使小便漏出流入腹腔，以致少腹胀满。针刺小腿肚太深，会使局部肿胀。针刺眼眶而深陷骨间，伤及脉络，就会流泪不止，甚至失明。针刺关节，如液体外流，则关节不能屈伸。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

【题解】

本篇阐述了气与形、谷与气、脉与血虚实关系中的正常与反常现象，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反常现象的机理。志，记也。篇末介绍针刺补泻的手法，示人应牢记不忘，故篇名《刺志论》。

黄帝问曰：愿闻虚实之要。

岐伯对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①]。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注释】

①“气实形实”四句：人之气与形，相称者为常，相反者为病。下文中谷与气、脉与血的关系亦如此。气，指人身之气。形，指人之形体。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有关虚实的要领。

岐伯回答说：气充实的，形体也壮实；气不足的，形体也虚弱。这是正常现象，与此相反的，就是病态。纳谷多的气盛，纳谷少的气虚。这

是正常现象，与此相反的，就是病态。脉象搏大而有力的，是血液充盛；脉象搏小而细弱的，是血液不足。这是正常现象，与此相反的，就是病态。

帝曰：如何而反？

岐伯曰：气盛身寒[①]，此谓反也；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入少而气多，此谓反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

【注释】

①气盛身寒：原本无，据《甲乙经》卷四第一下加。

【译文】

黄帝问：反常现象是怎样的？

岐伯说：气盛而身体反觉寒冷的，这是反常现象；气虚而身体反感发热的，这是反常现象；饮食虽多而气不足的，这是反常现象；饮食少而气反盛的，这是反常现象；脉象搏大而血反少的，这是反常现象；脉象细小而血反多的，这是反常现象。

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①]，湿居下也[②]。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③]。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④]。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⑤]。

【注释】

①脱血：失血。

②湿居下也：脾虚失运则纳入之水谷不化精微，反滞为湿，留居于

人体下部。

③“谷入少”两句：胃主纳，邪在胃则纳呆而谷入少，肺主气，司呼吸，邪在肺则肺气壅滞而气多。

④“脉小”两句：因酒性发散，血液充于络脉，络脉血多则经脉血少，故脉小。

⑤“脉大”三句：风为阳邪，侵入脉中故脉大，水浆不入，则血液无所化生，故血少。

【译文】

气旺盛而身寒冷，是感受了寒邪。气不足而身发热，是感受了暑热。饮食虽多而气反少的，是失血或湿邪聚集下部。饮食虽少而气反盛的，是邪气在胃和肺。脉象细小而血多，是饮酒过度而中焦有热。脉象盛大而血少，是由于风邪侵入脉中，而且不进汤水。

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入实者，左手开针空也[①]。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

【注释】

①开针空(kǒng)：出针后不按闭针孔。下文的“闭针空”，出针后即按闭针孔。空，孔。

【译文】

实证，是由于邪气侵入人体。虚证，是由于正气外泄。气实的多见热象。气虚的多见寒象。针刺治疗实证，出针后左手不要按闭针孔，使邪气外泄。治疗虚证，出针后左手随即闭合针孔，使正气不得外散。

针解篇第五十四

【题解】

本篇意在解释用针的道理，对针刺补泻手法、针刺时的注意事宜、以及九针的选用等针刺中的具体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故名为《针解》。从本篇解说的内容看，包括了《灵枢·九针十二原》、《素问·宝命全形论》及《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的部分经文。最后，又以"一"至"九"的天地之数解说九针与天、地、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皮、肉、脉、筋、声、阴阳和气、齿面目、出入气、九窍三百六十五络的对应关系。《灵枢·九针论》有对此内容更详尽的论述。

黄帝问曰：愿闻九针之解，虚实之道。

岐伯对曰：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菀陈则除之者[①]，出恶血也。邪胜则虚之者，出针勿按。徐而疾则实者[②]，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言实与虚者，寒温气多少也[③]。若无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后与先者，知病先后也[④]。为虚与实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离其法也。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者，为其各有所宜也。补泻之时

者，与气开阖相合也。九针之名，各不同形者，针穷其所当补泻也⑤。

【注释】

①菀陈：郁积已久的淤血。

②徐而疾：针刺手法。缓慢出针，快速按闭针孔。下文的“疾而徐”，快速出针，缓慢按闭针孔。

③寒温气多少：气至时凉感和热感的多少。

④先后：病的标与本。

⑤穷：穷尽，包括。按：以上是对《灵枢·九针十二原》的部分经文的阐释。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到关于九针的解释和对虚实的不同治疗方法。

岐伯说：针治虚证要用补法，是指针下出现热感，正气实才有热感。针刺实证要用泻法，是指针下出现凉感，邪气虚才有凉感。“菀陈则除之”是指放出恶血。“邪胜则虚之”，是指出针以后，不要按闭针孔而应使邪气外泄。所谓“徐而疾则实”，就是说慢慢地出针，出针后，迅速按闭针孔，这样正气就不致外泄；所谓“疾而徐则虚”，就是说迅速地出针，出针后，缓慢按闭针孔，这样就可使邪气得以外散。这里所说的虚实，是指气至时凉感和热感的多少而言。如果凉感或热感似有似无，那么疾病的虚实就难以断定了。审察疾病的先后，是要认识疾病的标与本。掌握疾病的虚实，医工应该恪守针法，不发生错误。假如似得似失无定，那就是背离了治疗法则。九针能够巧妙地解决疾病的虚实，因为九针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病证。掌握补泻的时机，是指用针应该与气的开阖相配合。所谓“九针之名，各不同形”，是指根据九针的不同形制就能够完全发挥或补或泻的作用。

刺实须其虚者[①]，留针，阴气隆至[②]，针下寒，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③]，勿变更也。深浅在志者，知病之内外也。近远如一者[④]，深浅其候等也。如临深渊者，不敢堕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壮也。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义无邪下者[⑤]，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

【注释】

①刺实须其虚：刺实证，用泻法。下文“刺虚须其实”，指刺虚证，用补法。按：本段是对《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最后一段论针刺经文的阐释。

②隆：盛，大。

③慎守勿失：指针刺得气后，要小心谨慎守候，勿失时机。

④近远如一：病变深浅虽不一样，但候气的方法是相同的。

⑤邪：音义同“斜”。

【译文】

所谓“刺实须其虚”，是说留针以待阴气大来，针下有凉的感觉，然后去针；“刺虚须其实”，是说应该待阳气大来，针下有热的感觉，然后去针。所谓“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是说不要轻率地改变手法。所谓“深浅在志”，是要求搞清楚疾病的或内或外。所谓“近远如一”，是说不论病变深浅，候气之法是相同的。所谓“如临深渊”，是说不能懈怠大意。所谓“手如握虎”，是说行针需要坚定有力。所谓“神无营于众物”，是说应平心静气地观察病人，不左右张望。所谓“义无邪下”，是说一定要使针保持端正直下。所谓“必正其神”，是说需要注视病人的眼睛，来控制其精神活动，使经气容易运行。

所谓三里者，下膝三寸也[①]，所谓跗之者[②]，举膝分易见也。巨虚者，跻足骭独陷者[③]。下廉者，陷下者也。

【注释】

①下膝三寸：即膝眼下三寸。按：本段似是对《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经文“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的注释。

②跗之者：《邪气脏腑病形》：“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

③跻足骭独陷者：《邪气脏腑病形》：“巨虚者，举足取之。”

【译文】

所谓的三里穴在膝下外侧三寸处，所谓的“跗之”是说重按三里穴则足跗上动脉停止跳动，所以说“举膝分易见”。上巨虚穴，当举足取之，在胫骨外侧独自下陷处。下巨虚穴，则在陷中的下部。

帝曰：余闻九针[①]，上应天地，四时阴阳，愿闻其方，令可传于后世，以为常也。

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针各有所宜，故曰九针。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故一针皮，二针肉，三针脉，四针筋，五针骨，六针调阴阳，七针益精，八针除风，九针通九窍，应三百六十五节气。此之谓各有所主也。人心意应八风，人气应天，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人阴阳脉血气应地，人肝目应之九。

【注释】

①余闻九针：《灵枢·九针论》有与此段类似的论述，但更详尽，读者宜参读。

【译文】

黄帝说：我听说九针，在上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使其能流传后世，作为治病的准则。

岐伯说：天地之至数，一至九的配属是，一配天、二配地、三配人、四配时、五配音、六配律、七配星、八配风、九配野，人的形体的各部分与这些是相对应的，而针各有与其相适应的疾病，所以有九针之名。具体地说来，人的皮肤与天相应，如同覆盖万物的天；人的肌肉与地相应，如同敦厚的地；人的血脉与人相应，其盛衰如同人的壮老；人的筋与时相应，其在各部分不同的功用如同四时气候各异；人的声音与自然界的五音相应合，如同五音清浊各异；人的充满阴阳之气的脏腑与六律相应，如同六律各有调节的情况；人的牙齿面目与星相应，其排列如天上的星辰一样；人的呼吸之气与风相应，像自然界的风一样往复流动；人的九窍、三百六十五络与野相应，像九野分布大地一样。所以第一种针法刺皮，第二种针法刺肌肉，第三种针法刺脉，第四种针法刺筋，第五种针法刺骨，第六种针法调和阴阳，第七种针法补益精气，第八种针法驱除风邪，第九种针法疏通九窍，以应三百六十五节之气。这就是说九针各有它独特的功能。人的心意，像八风一样变化无常；人的正气，像天一样运行不息；人的发齿耳目，像五音六律一样有条不紊；人的血气阴阳经脉，如同生化万物的大地；人的肝气通目，与九之数相应。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题解】

长，意为生长、增长，引申为推广、扩充之意。刺节，针刺的节度、手法。《灵枢》之《官针》有“刺有十二节”，《刺节真邪论》有“刺有五节”之说，本篇旨在推广、扩充“五节”、“十二节”之刺法，故篇名《长刺节论》。本篇主要叙述了头痛、寒热、痈肿、少腹有积、寒痛、筋痹、肌痹、骨痹、狂、癫、大风等病证的针治方法。具体讨论了针刺的部位、深浅、次数、疗程的长短，以及针刺后的身体反应等问题。

刺家不诊，听病者言。在头，头疾痛，为针之，刺至骨，病已，止。无伤骨肉及皮，皮者道也[①]。

阳刺，入一傍四处[②]，治寒热。深专者[③]，刺大脏[④]，迫脏刺背[⑤]，背俞也。刺之迫脏，脏会[⑥]。腹中寒热去而止。与刺之要，发针而浅出血。

治痈肿者刺痈上，视痈小大深浅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内针为故止[⑦]。

【注释】

①皮者道也：皮肤是针刺必经的道路。

②入一傍四处：指正中刺入一针，其上、下、左、右各刺入一针。马元台："凡腹中有寒热者，则阳刺之，正入一，旁入四。"

③深专者：指病邪深入，专攻内脏。

④刺大脏：刺五脏的募穴。大脏，即五脏。

⑤迫脏：邪气深入，逼迫五脏。

⑥脏会：内脏之气相会之处。有二说，一说脾募章门，为脏会。一说俞穴为各该脏气聚集之处，指五脏的俞穴为脏会。皆通，从后说。

⑦内针：进针。内，同"纳"，纳入。

【译文】

精通针术的医家在未诊脉之前，首先听取病人的自诉。病头部，且头痛剧烈，可以给他用针治疗，刺至骨，病愈停针。针刺不要损伤骨肉与皮肤，皮肤为针刺出入必经之路，更要注意勿使受损。

阳刺法是正中刺一针，周围刺四针，以治疗寒热病。如病邪深入拮聚内脏，应刺五脏的募穴，邪气进逼五脏，应刺背部的五脏俞穴，邪气逼脏所以针刺背俞，是因为背俞是脏气聚会的地方。待腹中寒热退去，就应停针。针刺的要领，是出针时稍微出一点血。

治疗痈肿，应刺痈肿的部位，并根据其大小，决定针刺的深浅。刺大的痈肿，宜多出血，小的痈肿，要深刺，一定要端直进针，以到达病所为止。

病在少腹有积，刺皮髓以下[①]，至少腹而止；刺侠脊两傍四椎间，刺两髂髎季胁肋间[②]，导腹中气热下已。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③]，刺而多之，尽炅病已。

【注释】

①皮髓(tú)：指皮肉肥厚之处。髓，同“腯”，肥壮。马元台：“《内经》中，有应用肉旁者，每以骨旁代之，有应用骨旁者，每以肉旁代之，故近有同文录，膀有髎，腿有髑，则髓可作腯。”

②两髂(qià)髎(liáo)：马元台：“髂为腰骨，两髂髎者，居髎穴也。”

③髁(kē)：大腿骨。

【译文】

病在少腹有积聚，针刺腹部皮肉丰厚以下的部位，直到少腹为止；再针夹脊第四椎间两旁的穴位和髂骨两侧的居髎穴，以及季胁肋间的穴位，以引导腹中热气下行，而病愈。

病在少腹，腹痛而且大小便不通，病名叫疝，是感受寒邪所致。应针刺少腹到两大腿内侧间以及腰部和髁骨间的穴位，针刺穴位要多，到少腹部都有热感，病就痊愈了。

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为故，刺分肉间，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灵，病已止。

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刺大分、小分①，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伤筋骨，痈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

【注释】

①大分、小分：肌肉会合之处称为“分”，较多肌肉会合处为大分，较少肌肉会合处为小分。

【译文】

病在筋，筋脉拘挛、关节疼痛，不能行走，病名为筋痹。应针刺在患病的筋上，针从分肉间刺入，注意不能刺中骨。待有病的筋脉出现热

感，病已痊愈，可以停针。

病在肌肤，周身肌肤疼痛，病名为肌痹，这是被寒湿之邪所伤。应针刺大小肌肉会合之处，多下针而且深刺，以有热感为度；不要伤及筋骨，若损伤了筋骨，就会引起痈肿这类的病变。待各分肉都出现热感，说明病已痊愈，可以停针。

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热，病已止。

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①，视分尽热，病已止。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已止。

【注释】

①刺之虚脉：用针刺泻法，排除阳脉中的邪气。虚脉，使脉中邪虚。

【译文】

病在骨，骨重肢体不能抬举，骨髓深处酸痛，感到有寒气，病名为骨痹。治疗时应深刺，以不伤血脉肌肉为度，针刺的道路在大小分肉之间，待骨部有热感，病已痊愈，可以停针。

病在手足三阳经脉，或寒或热，同时各分肉之间也有或寒或热的感觉，这叫狂病。用针刺泻除脉中的邪气，观察各处分肉，若全部出现热感，病已痊愈，可以停针。有一种病，初起每年发作一次；不及时治疗，则每月发作一次，仍不治疗，则每月发作三、四次，这叫癫病。应针刺各大小分肉以及各部经脉，如不发冷的，用针刺调治，病愈停针。

病风，且寒且热，灵汗出，一日数过，先刺诸分理络脉；

汗出且寒且热，三日一刺，百日而已。

病大风[①]，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而止针。

【注释】

①大风：又叫疠风、癞风。相当现代的麻风病。

【译文】

因风患病，出现或寒或热，热则汗出，一日发作数次，首先针刺各分肉腠理及络脉；若仍然汗出且或寒或热，可以三天针刺一次，治疗一百天，就能痊愈。

病因大风侵袭，出现骨节沉重，胡须眉毛脱落，病名为大风。应针刺肌肉，使之出汗，连续治疗一百天，再针刺骨髓，仍使之出汗，也一百天，总计二百天，直到胡须眉毛重新生长，才停针。

卷十五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题解】

皮部是十二经脉在皮肤上的分属部位。本篇主要阐明了以经脉循行分布把人体皮肤分属于十二经脉的十二皮部划分，并指出从不同部位皮肤络脉的色泽改变，可以了解相应的脏腑经络病变；说明了外邪侵犯人体先皮毛，后络脉，再经脉，最后内传脏腑的传变途径，并指出当病邪在表尚浅，未传里深入时，应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突出了早期治疗的意义。本篇核心问题是论述十二皮部的理论及临证意义，故名为《皮部论》。

黄帝问曰：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①]，筋有结络[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愿闻其道。

岐伯对曰：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③]，诸经皆然。

【注释】

①脉有经纪：人体经络有纵横交错分布的规律。经纪，经络纵行者为经，横行者为纪。

②筋有结络：筋有系结连络肌肉骨节的功能。结络，系结连络。张

志聪："结络，言筋之系于分肉，连于骨节也。"

③纪：头绪。引申为依据。

【译文】

黄帝问：我听说皮肤上有十二经脉分属的部位，经络的分布有纵有横，筋脉的分布有结有络，骨胳也各有长短大小。它们所发生的疾病各不相同，这就要从皮肤的分部上来区别病变的左右上下，属阴属阳，疾病的开始和预后，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要知道皮肤的分属部位，是以经脉循行于皮肤的部位为依据的，各经都是如此。

阳明之阳，名曰害蜚[①]，上下同法[②]。视其部中，有浮络者[③]，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

【注释】

①害蜚：阳气亢盛，损害万物生长。张介宾："蜚，古'飞'字。蜚者，飞扬也，言阳盛而浮也。凡盛极者必损，故阳之盛也，在阳明，阳之损也，亦在阳明，是以阳明之阳，名曰害蜚。"

②上下：指代表六经的手足。上指手经，下指足经。同法：方法相同。

③浮络：浅表部的络脉。

【译文】

阳明经的阳络，名叫"害蜚"，手足阳明经都是一样。观察其所属皮部中的浮络，都是阳明经的络脉。若络脉中多见青色，为痛证；多见黑色，为痹证；多见黄赤色，为热证；多见白色，为寒证；五色同时出现，为

属寒热错杂之证。络脉邪气盛，就会向内传入本经。络脉属阳主外，经脉属阴主内。

少阳之阳，名曰枢持[①]，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故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②]，诸经皆然。

【注释】

①枢持：少阳掌握转枢出入之机。张介宾："枢，枢机也。持，主持也。少阳居三阳表里之间，如枢之运，而持其出入之机，故曰枢持。"

②"故在阳者"三句：病邪侵袭人体，由表入里，从络脉传入经脉，所以说"在阳者主内"，邪气进一步传变，从经脉出而传于内在的脏腑，所以说"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阳，指络脉。阴，指经脉。

【译文】

少阳经的阳络，名叫"枢持"，手足少阳经都是一样。观察其所属皮部中的浮络，都是少阳经的络脉。络脉的邪气盛，就会向内传入本经。络脉为阳，邪气由络脉内入经脉，所以说"在阳者主内"，经脉属阴，邪气由经脉出而传入内脏，所以说"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各经都是如此。

太阳之阳，名曰关枢[①]，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注释】

①关枢：吴崑："关，固卫也。少阳为枢，转布阳气，太阳则约束而固

卫其转布之阳，故曰关枢。”太阳主一身之表，具有卫外而为固的功能，故能约束少阳转枢出入之机。

【译文】

太阳经的阳络，名叫“关枢”，手足太阳经都是一样。观察其所属皮部中的浮络，都是太阳经的络脉。络脉的邪气盛，就会向内传入本经。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①]，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其入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

【注释】

①枢儒：张介宾：“少阴为三阴开阖之枢，而阴气柔顺，故名曰枢儒。”儒，柔顺。

【译文】

少阴经的阴络，名叫“枢儒”，手足少阴经都是一样。观察其所属皮部中的浮络，都是少阴经的络脉。络脉的邪气盛，就会向内传入本经。邪气传入经脉，是从属阳的络脉传到经脉的；然后从属阴的经脉出而向内传入骨。

心主之阴[①]，名曰害肩[②]，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心主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注释】

①心主之阴：即厥阴之阴。

②害肩：张介宾：“肩，任也，载也。阳主乎运，阴主乎载。阴盛之极，其气必伤，是阴之盛也，在厥阴；阴之伤也，亦在厥阴，故曰害

肩。”与“害蜚”之义相同，前言阳极对万物的损害，此言阴极对万物的损害。

【译文】

厥阴经的阴络，名叫“害肩”，手足厥阴经都是一样。观察其所属皮部中的浮络，都是厥阴经的络脉。络脉的邪气盛，就会向内传入本经。

太阴之阴，名曰关蛰[①]，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注释】

①关蛰：张介宾：“关者，固于外。蛰者，伏于中。阴主藏而太阴卫之，故曰关蛰。”这是说太阴能约束闭藏的阴气，使之不外泄。

【译文】

太阴经的阴络，名叫“关蛰”，手足太阴经都是一样。观察其所属皮部中的浮络，都属于太阴经的络脉。络脉的邪气盛，就会向内传入本经。大凡十二经的络脉在皮肤上的分布部位，就是十二皮部。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①]。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②]，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③]。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胭破[④]，毛直而败。

【注释】

①廪：积聚。

②泝然：怕冷恶寒貌。泝，同“溯”，逆流而上。

③感虚乃陷下：邪气乘经脉之气虚，而侵入内陷。

④肉烁胭破：肌肉消瘦败坏。烁，通“铄”，削弱。胭，肌肉突起之处。

【译文】

所以，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先从皮毛开始的。病邪侵袭皮毛则腠理开张，腠理开张则邪气进入络脉，滞留而不去则向内传入经脉，仍滞留而不去，则传入六腑，聚集在肠胃。病邪开始从皮毛侵入时，病人感到恶寒，毫毛竖起，腠理开张；病邪侵入络脉，则络脉盛满而色泽改变；病邪侵入经脉时，则经气已虚，邪气内陷；若病邪留滞于筋骨之间，寒邪盛则筋脉挛急，骨节疼痛；热邪盛则筋脉弛纵，骨软无力，肌肉消瘦败坏，毛发枯瘁脱落。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

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腑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①]。

帝曰：善！

【注释】

①不与：不与治疗。

【译文】

黄帝问：夫子所说的十二皮部，它们发病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皮肤有十二经脉分属的部位。邪气侵犯皮肤，则腠理开

张；腠理开张，邪气因而侵入络脉，络脉为邪气充满则传入经脉；经脉的邪气盛满，则内传滞留在腑脏。所以皮肤上有十二经脉分属的部位，如有病变却不予治疗，邪气就会沿经络内传脏腑，以致发生大病。

黄帝说：讲得好！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

【题解】

本篇指出经脉与五脏相通连，其色泽与五脏主色相应。络脉与经脉相通连，阴络与经脉主色相应，而阳络的色泽则是随四时而变化的。并说明了络脉色泽变化的原因。本篇旨在讨论根据经络的色泽变化，以诊断疾病，故篇名《经络论》。

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①]，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

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帝曰：经之常色，何如？

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皆亦应其经脉之色也。

帝曰：络之阴阳[②]，亦应其经乎？

岐伯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寒多，则凝泣[③]；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④]；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具见者[⑤]，谓之寒热。

帝曰：善。

【注释】

①见：同“现”，显现。

②络之阴阳：即阴络、阳络。深在的络脉为阴络，浅在的络脉为阳络。

③泣：通“涩”。

④淖泽：滑利。

⑤具：尽，完全。

【译文】

黄帝问说：络脉显现于外，它的五色各不相同，有青、有黄、有赤、有白、有黑之异，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回答说：经脉的颜色恒常不变，而络脉没有常色，容易变化。

黄帝问说：经脉的常色是怎样的？

岐伯说：心主赤、肺主白、肝主青、脾主黄、肾主黑，都与其所属经脉的颜色相应。

黄帝问：阴络与阳络也和其经脉的颜色相应吗？

岐伯说：阴络的颜色与其经脉相应，阳络的颜色则变化无常，随着四时的转移而变化。寒气多则气血运行凝涩迟滞；气血运行凝涩迟滞，因而多见青黑之色；热气多则气血运行滑利急速；气血运行滑利急速，因而多见黄赤之色。这些都是正常的色泽变化，称为无病。如果五色全部显现，是寒热错杂之证。

黄帝说：讲得好！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题解】

本篇主要介绍了人体三百六十五气穴的名称及分布部位，阐述了孙络与谿谷的基本概念，以及邪入孙络、谿谷造成营卫运行不畅而产生的种种病理变化，指出了病邪侵犯人体，从孙络沿络脉、经脉进而深入脏腑的传变途径，以及对某些疾病的针刺治疗方法。由于本篇所论的三百六十五个腧穴都是经脉之气输注之处，故名为《气穴论》。

黄帝问曰：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①]，以应一岁，未知其所，愿卒闻之。

岐伯稽首[②]，再拜对曰：窘乎哉问也！其非圣帝，孰能穷其道焉！因请溢意尽言其处[③]。

帝捧手逡巡而却[④]，曰：夫子之开余道也，目未见其处，耳未闻其数，而目以明，耳以聪矣。

岐伯曰：此所谓圣人易语，良马易御也[⑤]。

帝曰：余非圣人之易语也。世言真数开人意。今余所访问者真数[⑥]，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然余愿闻夫子溢志，尽言其处，令解其意。请藏之金匮，不敢复出。

【注释】

①气穴：即腧穴，亦称“孔穴”，是经脉之气输注之处，所以叫“气穴”。

②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

③溢意：尽情。尽言：详尽地言谈。

④捧手逡巡而却：恭敬谦逊貌。逡巡，却退，欲进不进、迟疑不决貌。

⑤圣人易语，良马易御：学问修养好的人容易明达事理，一听就懂，犹如经过训练的良马容易驾驭一样。

⑥真数：指三百六十五穴。张志聪：“真数者，脉络之穴数。”

【译文】

黄帝问：我听说人身有三百六十五个腧穴，与一年的日数相应，但不知具体所在，希望详尽地听听。

岐伯稽首再拜回答说：这是非常深奥的问题啊！如果不是圣帝，谁肯深究这些道理呢！因而请让我详尽地讲讲气穴的部位所在。

黄帝恭敬而谦逊地说：夫子以大道开导我，虽然眼睛尚未看见具体部位，耳朵尚未听到具体数目，却已耳聪目明，心领神会了。

岐伯说：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易语，良马易御”啊！

黄帝说：我并不是易语的圣人。世人常言，真数能开启人的思路，现在我所询问的就是气穴的真数，主要是为了启发蒙昧，解除疑惑，还谈不上讨论更精深的道理。不过我希望先生能详尽全面地说明气穴的部位，使我了解它的道理。请让我把它收藏在金匮之中，不轻易拿出妄传他人。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请言之。背与心相控而痛[①]，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②]。上纪者，胃脘也[③]；下纪者，关元也[④]。背胸邪系阴阳左右[⑤]，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胁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

心、贯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注释】

①心：心胸部。

②十椎：张介宾："十椎，督脉之中枢也。此穴诸书不载，惟《气府论》督脉气所发条下，王氏注曰：中枢在第十椎节下间，与此相合，可无疑也。"

③胃脘：中脘穴，为胃经的募穴。

④关元：关元穴，为小肠经的募穴。

⑤邪：偏斜。系：联属。阴阳：指前后。

【译文】

岐伯再拜后回答说：臣请谈谈这个问题。背与心胸部相互牵引而疼痛，其治法是取天突穴与中枢穴，以及上纪穴。上纪就是中脘穴，下纪就是关元穴。背与胸部的经脉斜系着前后左右，所以其一病就表现为前胸与后背牵引疼痛而涩滞，胸胁疼痛，呼吸不利，不能平卧，上气喘急，呼吸短促，或一侧偏痛，经脉满起，这是因为其脉斜出于尻部，连络胸胁，散布于心而贯穿膈，上肩与天突相会；又向下斜行到肩，交会于背部十椎之下的原因。

脏俞，五十穴①；腑俞，七十二穴②；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③；头上五行行五④，五五二十五穴；中胆两傍各五⑤，凡十穴；大椎上两傍各一⑥，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两髀厌分中，二穴⑦；犊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⑧；眉本，二穴⑨；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⑩；枕骨，二穴⑪；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⑫；曲牙，二穴⑬；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

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⑭；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瘖门⑮，一穴；齐⑯，一穴；胸俞，十二穴⑰；背俞，二穴⑱；膺俞，十二穴⑲；分肉，二穴⑳；踝上横，二穴㉑；阴阳跃，四穴㉒；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骸厌中，二穴㉓；大禁㉔，二十五㉕，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注释】

①脏俞，五十穴：脏，即心、肝、脾、肺、肾五脏。俞，即井、荥、输、经、合五俞。每脏各有五穴，为二十五穴，左右相加，共五十穴。

②腑俞，七十二穴：腑，即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六腑。俞，即井、荥、输、原、经、合六俞。每腑各有六穴，六腑共三十六穴，左右相加，共七十二穴。

③“热俞”四句：指治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治水病的五十七个腧穴。详见《水热穴论》。

④行：行列。

⑤中胲(lǚ)两傍：指脊椎两旁各开一寸五分处。胲，同“膂”，脊骨。五：指足太阳经的五脏俞。

⑥大椎上两傍各一：张志聪注为“大杼穴”。

⑦两髀厌分中，二穴：两侧环跳穴。

⑧耳中多所闻，二穴：两侧听宫穴。

⑨眉本，二穴：两侧攒竹穴。

⑩项中央，一穴：风府穴。

⑪枕骨，二穴：两侧窍阴穴。因其位于枕骨部，又名枕骨穴。

⑫巨虚上下廉，四穴：两侧上巨虚、下巨虚穴。

⑬曲牙，二穴：两侧颊车穴。

⑭肩解，二穴：两侧肩井穴。

⑮瘖(yīn)门：哑门穴。

⑯齐：同“脐”，指神阙穴。

⑰胸俞，十二穴：指俞府、彧(yù)中、神藏、灵墟、神封、步廊，左右共十二穴。

⑱背俞，二穴：张志聪、高世栻认为是膈俞穴。

⑲膺俞，十二穴：指云门、中府、周荣、胸乡、天溪、食窦，左右共十二穴。

⑳分肉，二穴：张志聪：“分肉一名阳辅穴。”

㉑踝上横，二穴：两侧解溪穴。

㉒阴阳跃，四穴：阴跃指照海穴，阳跃指申脉穴，左右共四穴。

㉓两骸厌中，二穴：张介宾：“两骸厌中，谓膝下外侧骨厌中，足少阳阳关穴也。”吴崑、张志聪作“阳陵泉”。高世栻作“环跳穴”。骸，骨或特指胫骨。

㉔大禁：指五里穴。

㉕二十五：指针刺二十五次。意指五里穴不可针刺至二十五次。

【译文】

脏俞，有五十个穴位；腑俞，有七十二个穴位；热俞，有五十九个穴位；水俞，有五十七个穴位；在头部有五行，每行五穴，五五共二十五穴；脊椎两侧各有五脏俞五穴，左右共有十穴；大椎之上两侧各有大杼穴一个，共二穴；瞳子髎、浮白二穴，左右共四穴；环跳二穴；挟鼻二穴；听宫二穴；攒竹二穴；完骨二穴；风府一穴；窍阴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颊车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井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哑门一穴；神阙一穴；胸俞十二穴；背俞二穴；膺俞十二穴；阳辅二穴；解溪二穴；照海、申脉共四穴；治水之俞在诸经分肉之间；治热之俞在经气聚会之处；治寒热之俞在两骸厌中有二穴；大禁之穴五里，禁二

十五刺，位置在天府穴下五寸处。以上三百六十五穴，就是针刺时所选取的穴位。

帝曰：余已知气穴之处，游针之居[①]，愿闻孙络谿谷[②]，亦有所应乎？

岐伯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③]，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著，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怠，以通荣卫，见而泻之，无问所会。

【注释】

①游针之居：行针的处所。

②孙络：最细小的络脉。

③溢：除去。

【译文】

黄帝说：我已经知道气穴的部位，就是行针的处所，还想了解孙络、谿谷也各有相应吗？

岐伯说：孙络与三百六十五穴相会，也与一岁相应。孙络可以疏散邪气，通畅营卫。如果邪气侵入人体，造成营卫稽留，卫气外散，营血内溢，使卫气耗竭而营血淤留，则在外发热，在内少气。应迅速用针刺泻去邪气，不要耽误，以通达营卫，只要见到有营血稽留，就应施针刺泻，不必问其是否为穴会所在。

帝曰：善！愿闻谿谷之会也。

岐伯曰：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谿。肉分之间，谿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①]。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腘，留于节湊[②]，必将为

败。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也。谿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其小痹淫溢③，循脉往来，微针所及，与法相同。

【注释】

①大气：宗气。

②节凑：关节。

③小痹：邪在孙络，尚未入里的痹证。

【译文】

黄帝说：讲得很对！希望听听谿谷的会合。

岐伯说：肌肉的大会合处是谷，肌肉的小会合处是谿。分肉之间，谿谷会合之处，可以通行营卫，聚会宗气。如果邪气盛溢而正气壅塞，脉络发热而肌肉腐败，营卫运行不畅，必将形成痈脓，在内消烁骨髓，在外破溃腘肉，如果邪留关节，必将使筋骨败坏。如果寒邪蓄积留滞，营卫不能循行其所，使筋脉肌肉卷缩，肋肘不能伸展，在内发为骨痹，在外表现为麻木不仁，这是正气不足，大寒留滞于谿谷所致。谿谷与三百六十五穴相会，也与一岁相应。如果从小痹之证发展传变，邪气随络脉往来不定，微针可以达到，方法与刺孙络之法相同。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署曰《气穴所在》。

岐伯曰：孙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泻者，亦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传注十二络脉①，非独十四络脉也②，内解泻于中者十脉③。

【注释】

①十二络脉：十二正经之络脉。按：本节“岐伯曰”一段似为错简，上段“署曰《气穴所在》”应是结束语。

②十四络脉：十二正经之络脉加任、督二脉之络。

③“内解”句：张介宾：“解，解散也。即《刺节真邪》篇解结之谓。泻，泻去其实也。中者，五脏也。此言络虽十二，而分属于五脏，故可解泻于中。”

【译文】

黄帝于是避开左右，起身再拜说：今日承蒙夫子你启发，消除了我的蒙昧疑惑，我将把这些理论藏在金匮之中，不轻易拿出来。于是储藏在金兰之室，署名为《气穴所在》。

岐伯说：孙络之脉从经脉别出，其血盛而应当用泻法的，亦从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脉，进而传注到十二络脉，而不限于十四络脉的范围，若要从内驱散病邪，可取五脏的经脉泻之。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题解】

府，藏物之府库，引申有汇聚之处的意思。气府，即经脉之气交会之处。本篇承上篇《气穴论》，补其未尽之余义，叙述了手足三阳经脉、督脉、任脉、冲脉等经脉之气通达之处的腧穴数目及分布概况。因为腧穴是各经脉之气通达交会之处，故篇名《气府论》。

足太阳脉气所发者[①]，七十八穴[②]：两眉头各一[③]，入发至顶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④]，其浮气在皮中者[⑤]，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⑥]，项中大筋两傍各一[⑦]，风府两傍各一[⑧]，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⑨]，十五间各一[⑩]，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⑪]，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⑫]。

【注释】

①脉气所发：经脉之气达到的穴位。所发，指与此经有密切关系的穴位，并不只限于本经的穴位。

②七十八穴：此穴位数目，诸家说法不一：杨上善作七十三穴，王冰作九十三穴，吴崑作九十一穴。张介宾："详考本经下文，共得九

十三穴。内除督脉、少阳二经，其浮气相通于本经，而重见者凡十五穴，则本经止七十八穴。近世经络相传，足太阳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即下文各经之数，亦多与今时者不同。”

③两眉头各一：即左右两侧的攒竹穴。

④“入发”三句：顶，原作“项”，高世栻：“顶，旧本讹项，今改顶，前顶穴也。自攒竹入发际，至前顶，其中有神庭、上星、囟会，故长三寸半。前顶在中行，次两行，外两行，故旁五，言自中及旁，有五行也。”

⑤浮气：浮于头部的经脉之气。

⑥“凡五行”三句：指行于头部的五行经脉。中行为囟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五穴，次侠旁两行为五处、承光、通天、络却、玉枕五穴，又次旁两行为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五穴。

⑦项中大筋两傍各一：左右两侧的天柱穴。

⑧风府两傍各一：左右两侧的风池穴。

⑨“侠背”句：从大椎至尾骶，共二十一节。

⑩十五间各一：上述二十一节，其中有十五椎间，左右各有一穴，它们分别是：附分、魄户、膏肓、神堂、谚语、膈关、魂门、阳纲、意舍、胃仓、肓门、志室、胞肓、秩边、承扶，左右共三十穴。

⑪“五脏”两句：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肾俞谓五脏之俞，左右共十穴，胃俞、三焦俞、胆俞、大肠俞、小肠俞、膀胱俞谓六腑之俞，左右共十二穴。

⑫“委中”三句：指委中、昆仑、京骨、束骨、通谷、至阴六穴，左右共十二穴。

【译文】

足太阳经脉之气通达的有七十八个腧穴：两眉头陷中各一穴，自眉头上行入发至前顶穴，其中有神庭、上星、囟会三穴，共长三寸半，前顶居中央一行，两旁各分两行，共五行，中行与外行相距三寸，浮于头部的

脉气，运行在头皮间的共五行，每行五穴，五五二十五穴，在颈项大筋两旁各有一穴，两侧风府穴旁边各有一穴，从大椎循脊柱下行至尾骶，有二十一节，其中的十五个椎间，左右各有一穴，五脏的腧穴左右各有五个，六腑的腧穴左右各有六个，从委中穴以下到足小趾旁，左右各有六个腧穴。

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两角上各二[①]，直目上发际内各五[②]，耳前角上各一[③]，耳前角下各一[④]，锐发下各一[⑤]，客主人各一[⑥]，耳后陷中各一[⑦]，下关各一，耳下牙车之后各一[⑧]，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⑨]，髀枢中傍各一[⑩]，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⑪]。

【注释】

①两角上各二：指两侧头角上的天冲穴、曲鬓穴，共四穴。

②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自瞳孔直上发际内，有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左右各五穴。

③耳前角上各一：即左右两侧的颔厌穴。

④耳前角下各一：即左右两侧的悬厘穴。

⑤锐发下各一：即左右两侧的和髎穴。高世栻："锐发，即鬓发。下各一，和髎二穴也。"

⑥客主人：上关穴。

⑦耳后陷中各一：即左右两侧的翳风穴。

⑧耳下牙车之后各一：颊车穴。

⑨"掖下三寸"三句：掖下，指渊腋、辄筋、天池三穴。胁下至胠，指日月、章门、带脉、五枢、维道、居髎六穴。八间，指八肋之间。掖，同"腋"。胠，肋下胁上部分。

⑩髀枢中傍各一：左右两侧的环跳穴。

⑪“膝以下”三句：即阳陵泉、阳辅、丘墟、临泣、侠溪、窍阴六穴。

【译文】

足少阳经脉之气通达的有六十二个腧穴：两头角上各有二穴；从眼睛直上发际内，左右各有五穴；耳前角上左右各有一穴；耳前角下左右各有一穴；鬓发下左右各有一穴；客主人穴左右各一穴；耳后陷中各有一穴；下关穴左右各一穴；耳下牙车之后左右各有一穴；缺盆穴左右各一；腋下三寸，从胁下至胠，八胁之间，各有一穴；髀枢中左右各有一穴；从膝下到足小趾侧的次趾，左右足各有六个腧穴。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①，面颥骨空各一②，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③，膺中骨间各一④，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⑤，侠脐广三寸各三⑥，下脐二寸侠之各三⑦，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⑧，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⑨，分之所在穴空。

【注释】

①额颅发际傍各三：悬颅、阳白、头维左右各三穴。

②面颥骨空各一：即左右两侧的四白穴。颥骨，颧骨。

③缺盆外骨空各一：即左右两侧的天髎穴。

④膺中骨间各一：张介宾：“谓气户、库房、屋翳、膺窗、乳中、乳根左右共十二穴也。”

⑤“侠鸠尾”三句：王冰：“谓不容、承满、梁门、关门、太乙五穴也。”

⑥侠脐广三寸各三：指滑肉门、天枢、外陵左右各三穴。

⑦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指大巨、水道、归来左右各三穴。

⑧伏菟上各一：左右两侧的髀关穴。

⑨“三里”句：高世栻：“膝犊鼻下外廉，相去三指，是谓三里，膝三里以下至足中趾，其中有三里、上廉、下廉、解溪、冲阳、陷谷、内庭、厉兑左右各八俞，凡十六穴。”

【译文】

足阳明经脉之气通达的有六十八个腧穴：额颅发际旁左右各有三穴；颧骨骨空中左右各有一穴；大迎穴在下颌骨骨空陷中左右各一穴；人迎穴左右各一穴；缺盆外骨空陷中左右各有一穴；胸膺部每肋间左右各有一穴；夹鸠尾穴之外，正当乳下三寸，夹胃脘左右各有五穴；夹脐旁开三寸，左右各有三穴；夹脐，下二寸，左右各有三穴；气街穴在脉动处左右各一穴；左右伏菟穴上各有一穴；左右足三里穴以下到足中趾，各有八个腧穴，分布于一定的孔穴之中。

手太阳脉气所发者三十六穴：目内眦各一①，目外各一②，鼽骨下各一③，耳郭上各一④，耳中各一⑤，巨骨穴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⑥，柱骨上陷者各一⑦，上天窗四寸各一⑧，肩解各一⑨，肩解下三寸各一⑩，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⑪。

【注释】

①目内眦各一：左右两侧的睛明穴。

②目外各一：左右两侧的瞳子髎穴。

③鼽骨下各一：左右两侧的颧髎穴。

④耳郭上各一：左右两侧的角孙穴。郭，耳轮。

⑤耳中各一：左右两侧的听宫穴。

⑥曲掖上骨穴各一：左右两侧的臑俞穴。

⑦柱骨上陷者各一：左右两侧的肩井穴。

⑧上天窗四寸各一：天窗、窍阴二穴。

⑨肩解各一：高世栻："肩外解分之处，两秉风穴。"

⑩肩解下三寸各一：左右两侧的天宗穴。

⑪"肘以下"句：张介宾："脉起于指端，故曰本。六俞谓小海、阳谷、腕骨、后溪、前谷、少泽左右共十二俞也。"

【译文】

手太阳经脉之气通达的有三十六个腧穴：目内眦左右各有一穴，目外眦左右各有一穴，颧骨下左右各有一穴，耳廓上左右各有一穴，耳中左右各有一穴，巨骨穴左右各一，曲腋上左右各有一穴，柱骨穴的上陷中左右各有一穴，天窗穴上四寸处，左右各有一穴，肩解部左右各有一穴，肩解下三寸处左右各有一穴，肘部以下到手小指端，左右手各有六个腧穴。

手阳明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项上各二[①]，大迎骨空各一，柱骨之会各一[②]，髃骨之会各一[③]，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④]。

【注释】

①"鼻空外廉"两句：高世栻："鼻孔外廉，迎香穴也。项上，扶突穴也，左右各二，凡四穴。"

②柱骨之会：颈项与肩交会处。指左右两侧的天鼎穴。柱骨，即脊椎骨。

③髃骨之会：指左右两侧的肩髃穴。

④"肘以下"句：王冰："谓三里、阳溪、合谷、三间、二间、商阳六穴也。"

【译文】

手阳明经脉之气通达的有二十二个腧穴：鼻孔外侧及项部左右各

有二穴；大迎穴在下颌骨空中左右各一；项肩相会之处，左右各有一穴；肩臂相会之处，左右各有一穴；肘部以下到手大指侧的次指间，左右手各有六个腧穴。

手少阳脉气所发者三十二穴：鹘骨下各一[①]，眉后各一[②]，角上各一[③]，下完骨后各一[④]，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⑤]，侠扶突各一[⑥]，肩贞各一，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⑦]，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⑧]。

【注释】

①鹘骨下各一：张介宾："手太阳颧髎二穴也。手少阳之会，重出。"

②眉后各一：左右两侧的丝竹空穴。

③角上各一：左右两侧的颔厌穴。

④下完骨后各一：左右两侧的天牖穴。

⑤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左右两侧的风池穴。

⑥侠扶突各一：左右两侧的天窗穴。

⑦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张介宾："谓肩髎、臑会、消泺左右各六穴也。"

⑧"肘以下"句：高世栻："肘骨以下，至手小指、次指头，有天井、支沟、阳池、中渚、液门、关冲左右各六俞，凡十二穴。"

【译文】

手少阳经脉之气通达的有三十二个腧穴：鹘骨之下左右各有一穴，眉后左右各有一穴，头角上左右各有一穴，耳后完骨下左右各有一穴，项中足太阳经之前左右各有一穴，夹扶突穴左右各有一穴，肩贞穴左右各有一穴，肩贞穴下三寸，其间左右各有一穴，肘部以下到手小指侧的次指端，左右各有六个腧穴。

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项中央二[①]，发际后中八[②]，面中三[③]，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④]，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⑤]。

【注释】

①项中央二：风府、哑门二穴。

②发际后中八：指从前发际至后发际中行的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脑户八穴。

③面中三：指面部中央，从鼻至唇的素髎、水沟、兑端三穴。

④“大椎以下”句：张介宾：“谓大椎、陶道、身柱、神道、灵台、至阳、筋缩、中枢、脊中、悬枢、命门、阳关、腰俞、长强、会阳也。内会阳二穴，属足太阳经，在尻尾两傍，故曰及傍，共十六穴。”

⑤“至骶下”两句：张介宾：“此除项骨而言，若连项骨三节，则共二十四节。”

【译文】

督脉之气通达的有二十八个腧穴：项部中央有二穴，前发际向后，中行有八穴，面部中央有三穴，大椎以下到尻尾及尻尾两旁有十五穴。从大椎到尾骶共二十一节，这是计算脊椎骨的方法。

任脉之气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①]，膺中骨陷中各一[②]，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③]，腹脉法也。下阴别一[④]，目下各一[⑤]，下唇一[⑥]，断交一[⑦]。

【注释】

①喉中央二：廉泉、天突二穴。

②“膺中”句：高世栻：“膺中，胸之中行也。骨陷中有璇玑、华盖、紫

官、玉堂、膻中、中庭各一，共六穴。”

③“鸠尾下”三句：新校正：“详‘一’字疑误。”鸠尾，鸠尾骨，胸骨剑突。鸠尾骨至胃上脘相距三寸，其间有鸠尾、巨阙、上脘三穴，上脘穴至脐中央相距五寸，其间有中脘、建里、下脘、水分、神阙五穴，神阙穴至横骨毛际相距六寸半，其间有阴交、气海、石门、关元、中极、曲骨六穴。以上自鸠尾骨至毛际处共十四寸半，计十四穴，每穴相距一寸。

④下阴别一：张介宾：“自曲骨之下，别络两阴之间，为冲督之会，故曰阴别。一，谓会阴穴也。”

⑤目下各一：张介宾：“足阳明承泣二穴，任脉之会。”

⑥下唇一：指承浆穴。

⑦龂(yín)交一：龈交穴。龂，同“龈”。

【译文】

任脉之气通达的有二十八个腧穴：喉中央有二穴，胸膺骨陷中每陷各有一穴，鸠尾下三寸处是上脘穴，上脘穴至脐中央相距五寸，脐中央至横骨毛际相距六寸半，每寸各有一穴，共十四穴，这是腹部取穴的方法。下部前后二阴之间有一穴，两目下各有一穴，下唇下有一穴，龈交穴一个。

冲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侠鸠尾外各半寸至脐寸一[①]，侠脐下傍各五分至横骨寸一[②]，腹脉法也。

【注释】

①“侠鸠尾”句：以腹中线为基准，左右各旁开半寸，自鸠尾至脐，每寸一穴，即幽门、通谷、阴都、石关、商曲、肓俞，左右各六穴。

②“侠脐下”句：以腹中线为基准，左右旁开半寸，自脐至横骨，每寸一穴，即中注、四满、气穴、大赫、横骨，左右各五穴。

【译文】

冲脉之气通达的有二十二个腧穴：夹鸠尾两旁各横开半寸，向下到脐有六穴，每穴相距一寸，夹脐两旁各横开五分，向下到横骨有五穴，每穴相距一寸，这是腹部经脉取穴的方法。

足少阴舌下①，厥阴毛中急脉各一②，手少阴各一③，阴阳跻各一④。手足诸鱼际脉气所发者⑤。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注释】

①足少阴舌下：指廉泉穴。

②“厥阴”句：张介宾：“急脉在阴毛之中。凡疝气急痛者，上引小腹，下引阴丸，即急脉之验，厥阴脉气所发也。”

③手少阴各一：指阴郄穴。

④阴阳跻各一：阴跻指照海穴，阳跻指申脉穴。

⑤“手足”句：鱼际，指手足赤白肉交际处如鱼腹色际。手足鱼际皆为经脉之气通达的部位。

【译文】

足少阴经脉之气通达于舌以下的有二穴，厥阴经脉在毛际中左右各有一急脉穴，手少阴经脉左右各有一阴郄穴，阴跻、阳跻脉各有一穴。手足鱼际皆为经脉之气通达的部位。以上共计三百六十五穴。

卷十六

骨空论篇第六十

【题解】

本篇主要介绍了风邪所致各证的针灸治法与所取穴位。叙述了任脉、冲脉、督脉的循行路线及其所主的疾病。介绍针灸治疗上气、下肢疼痛、水病等的方法和穴位。指出了骨空的部位及部分任、督二脉的穴位。最后，介绍了寒热、犬咬、伤食等病的灸治方法。因为人体周身骨节间均有孔(空)，而腧穴多位于骨孔之中，故以《骨空论》名篇。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始也，以针治之，奈何？

岐伯对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①]，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大风颈项痛，刺风府，风府在上椎[②]。大风汗出，灸谚语[③]，谚语在背下侠脊傍三寸所，厌之[④]，令病者呼谚语[⑤]，谚语应手。

【注释】

①振寒：寒战。

②上椎：椎骨第一节的上面。

③谽谺(yīxī):穴名。在第六椎下两旁距脊各三寸,属足太阳经。

④厌(yā):用手指按捺。

⑤呼谽谺:病人因疼痛而呼出的"谽谺"声。

【译文】

黄帝问:我听说风邪是诸多疾病的始因,怎么用针法来治疗?

岐伯回答说:风邪从外侵入,使人寒战,出汗,头痛,身体沉重,恶寒,治疗取风府穴,以调和其阴阳。正气不足用补法,邪气有余用泻法。

如果大风之邪侵入颈项而致疼痛,刺风府穴,风府穴在椎骨第一节的上面。大风之邪而致汗出,灸谽谺穴,谽谺穴在背部第六椎下两旁距脊各三寸之处,用手按压,使病人感觉疼痛而呼出"谽谺"之声,谽谺穴就在指下痛处。

从风憎风①,刺眉头②。失枕③,在肩上横骨间④。折,使揄臂,齐肘正,灸脊中⑤。

胁络季胁⑥,引少腹而痛胀,刺谽谺。

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上⑦,八髎在腰尻分间。

鼠瘘⑧,寒热还⑨,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营⑩。取膝上外者,使之拜⑪;取足心者,使之跪⑫。

【注释】

①从风憎风:迎风恶风。

②眉头:攒竹穴。

③失枕:睡眠中颈部受风寒而致颈项强痛的症状,俗称"落枕"。

④肩上横骨间:肩胛骨和锁骨之间,是失枕的疼痛部位。

⑤"折,使揄臂"四句:取曲两臂,并牵引两肘尖相合在一处,在肩胛

骨之上端引一直线，正当脊椎中央的部位，给以灸法。

⑥眇(miǎo)络：胁肋下虚软处的络脉。

⑦八髎：即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左右各一，此八穴之总称。

⑧鼠瘘：即瘰疬。

⑨寒热还：寒热往来。

⑩解营：骨缝中的穴位。解，骨缝。营，窟穴。

⑪拜：取穴的体位，即站立弯腰的姿势。

⑫跪：取穴的体位，即使双膝跪地，则两足心向上。

【译文】

迎风怕风的，刺眉头攒竹穴。失枕的，取肩上横骨之间穴位治疗。臂痛如折的，使病人曲臂，取两肘尖相合在一处的姿势，然后在肩胛骨上端引一直线，正当脊部中央的部位，给以灸治。

从眇络季胁，牵引到少腹痛胀的，刺谚语穴。

腰痛而不能转侧动摇，痛引筋脉挛急，下连睾丸，刺八髎穴与疼痛处，八髎穴在腰尻骨间孔隙中。

瘰疬寒热往来，刺寒府穴，寒府在膝上外侧骨与骨之间的孔穴中。凡取膝上外侧的孔穴，使患者弯腰，成敬拜的体位；取足心涌泉穴时，使患者成跪的姿势。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①]，女子带下瘕聚[②]。冲脉为病，逆气里急。

【注释】

①七疝：马元台："七疝，乃五脏疝及狐疝、癫疝也。"

②瘕聚：癥瘕积聚之病。

【译文】

任脉经发源于中极穴的下面，而上行经过毛际到腹部，再上行通过关元穴到咽喉，又上行至颐，循行于面部而进入两目中。冲脉经发源于气街穴，与足少阴经相并，夹脐左右上行，到胸中而散。任脉经的病变，在男子是腹内结为七疝，在女子是带下和积聚之病。冲脉经的病变，是气逆上冲，腹中拘急疼痛。

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①]，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②]，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此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③]；其女子不孕，癥痔、遗溺、嗌干。督脉生病治督脉，治在骨上，甚者在脐下营[④]。

【注释】

①廷孔：尿道口。

②篡间：前后阴之间的会阴部。

③冲疝：督脉受病而成之疝。主证为气从少腹上冲心而疼痛，故称“冲疝”。

④脐下营：张介宾：“脐下营，谓脐下一寸阴交穴也。”

【译文】

督脉的病变，可见脊柱强硬反折。督脉起于小腹之下的横骨中央。

女子入内系于廷孔，廷孔就是尿道的外端。其络脉循着阴户会合于会阴部，再分绕于肛门的后面，再分别行绕臀部，到足少阴经与足太阳经中的络脉会合。与足少阴经相合上行经股内后面，贯穿脊柱，连属于肾脏，与足太阳经共起于目内眦，上行至额部，左右交会于巅顶，向上入内联络于脑，从脑还出，分别左右，经项下行，循行于脊髓内，夹脊抵达腰中，入内循膂，络于肾。其在男子，则循阴茎，下至会阴，与女子相同。其从小腹直上的，穿过脐中央，向上贯穿心脏，进入喉中，上行到颐并环绕口唇，上行系于两目中央之下。督脉的病变，证见气从小腹上冲心而痛，大小便不通，称为冲疝；其在女子则为不孕，或小便不利、痔疾、遗尿、咽喉干燥等症。督脉生病治疗督脉，轻者取治横骨上的曲骨穴，重者则取治在脐下的阴交穴。

其上气有音者，治其喉中央[①]，在缺盆中者。其病上冲喉者治其渐[②]，渐者，上侠颐也。

【注释】

①喉中央：指天突穴。

②渐：大迎穴。王冰："阳明之脉，渐上颐而环唇，故以侠颐名为渐也，是谓大迎。"

【译文】

病人气逆喘鸣有声的，治疗取其喉部中央的天突穴，此穴在两缺盆的中间。病人气逆上冲咽喉的，治疗取其大迎穴，大迎穴在面部两旁夹颐之处。

蹇[①]，膝伸不屈，治其楗[②]。坐而膝痛，治其机[③]。立而骨解，治其骸关。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胭。坐而膝痛，如

物隐者，治其关④。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内⑤。连骭若折⑥，治阳明中俞髎⑦，若别，治巨阳少阴荥。淫泺胫瘁⑧，不能久立，治少阳之维⑨，在外踝上五寸。

【注释】

①蹇(jiǎn)：跛足，行走困难。

②治其楗：辅骨上横骨下为楗。楗，即股骨。此指股部经穴。

③机：环跳穴处。张介宾："机，枢机也。侠髀之外，即楗上运动之机。故曰侠髀为机，当环跳穴处是也。"

④"如物"两句：马元台："如膝中有物隐于内者，当治其关，疑是承扶穴也，系足太阳膀胱经，尻臀下阴纹中。"

⑤背内：吴崑："谓太阳经之气穴，背俞之类也。"

⑥骭(héng)：脚胫。

⑦俞髎：王冰："俞髎，正取三里穴也。"

⑧淫泺(luò)胫瘁：膝胫部酸痛无力。

⑨少阳之维：足少阳经的别络光明穴。维，络。

【译文】

跛足，膝关节能伸不能屈，治疗取股部的经穴。坐下而膝痛，治疗取环跳穴。站立时骨散如解，治疗取膝关节处的经穴。膝痛，牵引拇趾，治疗取膝弯处的委中穴。坐下而膝痛，像有东西潜伏其中的，治疗取承扶穴。膝痛不能屈伸活动，治疗取背部的经穴。如疼痛连及胫骨如同折断似的，治疗取阳明经中的俞髎三里穴，或者别取太阳经和少阴经的荥穴。膝胫部酸痛无力，不能久立，治取少阳经的别络光明穴，穴在外踝上五寸。

辅骨上，横骨下为楗，侠髀为机，膝解为骸关①，侠膝之

骨为连骸[2]，骸下为辅[3]，辅上为腘[4]，腘上为关[5]，头横骨为枕。

【注释】

①骸关：膝关节。

②“侠膝”句：张介宾：“膝上两侧，皆有侠膝高骨，与骸骨相接连，故曰连骸。”侠膝，夹于膝部之间。

③骸下为辅：张介宾：“连骸下高骨，是为内外辅骨。”

④辅上为腘（guó）：张介宾：“辅骨上，向膝后曲处为腘，即委中穴也。”膝后弯曲处为腘。古代在平原建国，为防御外敌，堆起土墙，下有壕沟，这就是“国”的来历。因膝后弯曲处内凹陷，周围高起，像古代的国，故名“腘”。

⑤腘上为关：张介宾：“腘上骨节动处，即所谓骸关也。”

【译文】

辅骨之上，横骨之下叫“楗”；侠髀骨两侧环跳穴处叫“机”；膝部的关节叫“骸关”；夹膝两旁的高骨叫“连骸”；连骸下面叫“辅骨”；辅骨上面的膝弯叫“腘”；腘上面就是“骸关”；头后项部的横骨叫“枕骨”。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1]，行五，左右各一行[2]，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髓空在脑后三分[3]，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断基下[4]，一在项后中复骨下[5]，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数髓空在面侠鼻，或骨空在口下当两肩；两髀骨空，在髀中之阳[6]，臂骨空在臂阳，去踝四寸两骨空之间[7]；股骨上空在股阳，出上膝四寸；骭骨空在辅骨之上端，股际骨空在毛中动脉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扁骨有渗理溪[8]，无髓孔，易髓无空。

【注释】

①伏菟上：指腹部两侧。伏菟穴，即伏兔穴，在大腿前方。菟，通“兔”。

②左右各一行：在腹部两侧各有一行水腧，在此两侧又各有一行水腧，所以伏兔之上实有两行水腧。详参《水热穴论》。

③髓空：即骨空。三分：分为三处，即下文一在龈基下，一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

④龈(yín)基下：下颌骨下方，似指手太阳经的天容穴。龈，同“齦”，齿根肉。基，指面部地基，即下颌骨部，与下牙齦相连。

⑤复骨下：复骨，指第一、二颈椎。第一颈椎呈环状，第二颈椎呈柱状并套入第一颈椎之环中，故称此二椎为“复骨”。复骨下，正当哑门穴。

⑥阳：外侧。

⑦踝：手腕。

⑧扁骨有渗理凑：王冰：“扁骨，谓尻间扁戾骨也。其骨上有渗灌文理归凑之，无别髓孔也。”凑，聚合，会合。

【译文】

治水之腧穴有五十七个：尻骨上有五行，每行各五穴；伏兔上方有两行，每行各五穴；其左右又各有一行，每行各五穴；足内踝上各一行，每行各六穴。髓空在脑后分为三处，都在颅骨边际锐骨的下面，一在龈基的下面，一在项后正中的复骨下面，一在脊骨上孔的风府穴上面；脊骨下孔在尻骨下面，还有几个髓孔在面部侠鼻两旁，有的骨孔在口唇下方与两肩相平的部位；两肩膊骨孔在肩膊中的外侧，臂骨的骨孔在臂骨的外侧，距离手腕四寸两骨的空隙之间；股骨上面的骨孔在股骨外侧，膝上四寸处；骭骨的骨孔在辅骨的上端，股际的骨孔在阴毛中的动脉下面；尻骨的骨孔在髀骨之后，距离四寸处。扁骨有渗灌的纹理聚合，没有直通骨髓的孔穴，骨髓有血脉渗灌的纹理，没有骨孔。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①]，次灸橛骨[②]，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③]，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腨下陷脉灸之[④]，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⑤]，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伤食灸之，不已者，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⑥]，数刺其俞而药之。

【注释】

①以年为壮数：据患者年龄，决定灸的壮数。壮，灸法术语，每艾灸一炷为一壮。

②橛骨：形似小木桩的骨。此指尾骶骨。

③绝骨之端：正取绝骨穴。端，正。

④腨下陷脉：足太阳经的承山穴。

⑤掌束骨：手腕部的横骨。

⑥阳：络脉。

【译文】

灸寒热证的方法是，先灸项后的大椎穴，根据病人年龄决定艾灸的壮数，其次灸尾骶骨的尾间穴，也是以年龄决定艾灸的壮数。观察背部有凹陷的地方用灸法，上举手臂在肩上有凹陷的地方即肩髃穴用灸法，两侧的季胁之间的京门穴用灸法，足外踝上正取绝骨穴处用灸法，足小趾与次趾之间的侠溪穴用灸法，腨下凹陷处的承山穴用灸法，外踝后方的昆仑穴用灸法，缺盆骨上方按之坚硬如筋处用灸法，胸膺中陷骨间的天突穴用灸法，手腕部的横骨之下的大陵穴用灸法，脐下三寸的关元穴

用灸法，阴毛边缘动脉处的气冲穴用灸法，膝下三寸的两筋间的三里穴用灸法，足阳明经所行足跗上动脉的冲阳穴用灸法，头顶上的百会穴也可用灸法。犬咬伤的地方先灸三壮，再按治犬伤病法灸治。以上灸治寒热证的部位共二十九处。因伤食而用灸法，病仍不愈的，必须仔细观察其经脉移行到络脉的地方，多刺其腧穴，同时再用药物调治。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题解】

本篇主要叙述了风水病的原因、症状及其病理变化，指出了治疗水病的五十七个腧穴的位置及其与脏气的关系，及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的位置及其适应范围。说明了针刺的深浅必须结合四时的道理。本篇旨在说明治疗水病和热病的腧穴及其原理，所以称《水热穴论》。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

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①]，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

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注释】

①至阴：阴性最重。肾属水，其位最下，故称“至阴”。至，极，最。

【译文】

黄帝问：少阴为什么主肾？肾又为什么主水？

岐伯回答说：肾为至阴之脏，至阴之脏水气最盛，肺属太阴之脏，少阴属肾脉而旺于冬季，所以人体水液代谢的根本在肾，其标末在肺，肺肾两脏都能积聚水液而为病。

黄帝问：肾为什么能积聚水液而生病呢？

岐伯说：肾是胃的关门，关门不通畅，水液就要聚集而生病了。水液上下泛滥于皮肤，所以形成浮肿。浮肿是水液积聚而生的病。

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

岐伯曰：肾者牝脏也[①]，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所谓玄府者，汗空也。

【注释】

①牝(pìn)：鸟兽的雌性。此处指阴性。

【译文】

黄帝问：各种水病都是由肾而生成的吗？

岐伯说：肾属阴脏，水气由下而向上蔓延的属于肾病而生成的水液，所以叫至阴。自逞勇力而劳动或房事太过，则汗出于肾，出汗时又遇到风邪，风邪从开张之腠理侵入，向内不能进入脏腑，向外也不能从皮肤泄越，于是滞留在玄府之中，窜行皮肤之内，传变成为浮肿病。此病之本在于肾，病名叫风水。所谓玄府，就是汗孔。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

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

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①]。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②]。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伏兔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③]。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④]。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肾脉之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⑤]，水之所客也。

【注释】

①标本俱病：肺肾都发生了病变。标，指肺。本，指肾。

②分为相输：肺与肾病变后的表现虽不相同，但二者之间相互输应、相互影响。

③街：要道，大道。

④脚：古指小腿。

⑤藏之阴络：隐藏于下部或较深部的络脉之中。藏，隐藏。阴络，部位偏下或较深的络脉。

【译文】

黄帝问：治疗水病的腧穴有五十七个，它们属哪脏所主？

岐伯说：肾腧五十七个穴位，是阴气积聚之处，也是水液从此出入之处。尻骨之上有五行，每行五个穴位，这些是肾的腧穴。所以水病表现在下部则为浮肿、腹部胀大，表现在上部则为呼吸急促、不能平卧，这是肺肾标本同病。所以肺病表现为呼吸急促，肾病表现为水肿，肺病还表现为气逆、不得平卧，肺病与肾病的表现虽不相同，但二者之间相互输应、相互影响。这是因为水气停留于两脏的缘故。伏兔上方各有两行，每行五个穴位，这里是肾气循行的重要道路。肾和肝、脾三条阴经所交结的地方在小腿上。足内踝上方各有一行，每行六个穴位，这是肾的经脉下行于脚的部分，名叫太冲。以上共五十七个穴位，都隐藏在人体下部或较深部的络脉之中，也是水液容易停聚的地方。

帝曰：春取络脉分肉[①]，何也？

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②]，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

【注释】

①春取络脉分肉：是说春天用针须浅，刺及络脉分肉之间即可。按：本节与以下三节论四时刺法的内容与《水热穴》关系不大，疑是他篇错简。

②气：风邪之气。

【译文】

黄帝问：春天针刺，取络脉分肉之间，为什么呢？

岐伯说：春天木气开始当令，肝气开始发生，肝气性质急躁，其变动像风一样迅疾，但是肝的经脉往往藏于深部，而春天风邪之气尚不太剧烈，不能深入经脉，所以只要浅刺络脉分肉之间就行了。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①]，何也？

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②]，阳气留溢[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④]，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

【注释】

①盛：充盛，充足。

②脉瘦气弱：脉形瘦小而搏动气势较弱。脉，脉搏的形态。气，脉搏的气势。

③留：流，淌。

④绝肤：透过皮肤。绝，越过，透过。

【译文】

黄帝问：夏天针刺，取盛经分腠之间，为什么呢？

岐伯说：夏天火气开始当令，心气开始壮大，如果脉形瘦小而搏动气势较弱，是阳气流溢体表，热邪熏蒸分肉腠理，向内影响到经脉，所以针刺应当取盛经分腠。针刺只透过皮肤而病就退去，因为邪气居于浅表部位的缘故。所谓盛经，是指充盛、充足的阳脉。

帝曰：秋取经、俞[①]，何也？

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②]，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③]，取合以虚阳邪[④]。阳气始衰，故取于合[⑤]。

【注释】

①经、俞：五输穴中的经穴与输穴两类穴位。

②金将胜火：金为秋气，火为夏气。立秋以后，火渐衰而金渐旺，故云“金将胜火”。

③取俞以泻阴邪：俞，指阴经的“输穴”，属土，与夏末秋初湿土之气相应，故刺阴经的“输穴”可以泻阴湿之邪。

④取合以虚阳邪：合，指阳经的“合穴”，亦属土。秋天虽阴气渐盛，但阳气尚未尽退，仍可兼夹阳邪，所以刺阳经的“合穴”以泻除之。

⑤“阳气”两句：帝问何以取“经、俞”，岐伯答语中只说刺“俞、合”。其不刺“经”而刺“合”的原因，是秋天阳气刚刚衰退。阳气始衰，火气不旺，而金气亦未大盛，不宜刺“经”穴以扰动火、金之气（阳“经”属火，阴“经”属金），而改刺“合穴”。

【译文】

黄帝问：秋天要取经穴和输穴，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秋天金气开始当令，肺气开始收敛肃杀，金气渐旺逐步胜过火气，阳气处于合闭过程中，阴气刚胜过阳气，湿邪侵犯人体，阴气未至太盛，不能助湿邪深入，所以取阴经的“输穴”以泻阴湿之邪，取阳经的“合穴”以泻阳热之邪。由于阳气开始衰退而阴气未至太盛，所以不取“经穴”而取“合穴”。

帝曰：冬取井荥，何也？

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阴逆①，取荥以实阳气②。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鼫鲴。”此之谓也。

【注释】

①取井以下阴逆：井，阳经的“井穴”，属金，与肺相应。肺气主降，故刺阳“井”有降逆下气作用。冬令人气当闭藏于内，伏沉于下，若反欲上逆，是谓反常，故当刺“井穴”以降其阴逆。

②取荥以实阳气：荥，阴经的“荥穴”，属火。火乃纯阳之气，故刺阴“荥”能充实阳气。

【译文】

黄帝问：冬天要取“井穴”和“荥穴”，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冬天水气开始当令，肾气开始闭藏，阳气已经衰少，阴气更加坚盛，太阳之气伏沉于下，阳脉消退，所以取阳经的“井穴”以降其阴逆之气，取阴经的“荥穴”以充实阳气。所以说：“冬取井荥，春不鼫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

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①]，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②]，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也。五脏俞傍五[③]，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皆热之左右也[④]。

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

岐伯曰：夫寒盛则生热也。

【注释】

①“大杼”两句：穴名有四，左右各一，故有八穴。下文同理。

②髃(yú)骨：即肩髃穴。

③五脏俞傍五：五脏腧穴两傍各有五穴，共十穴。

④热之左右：热邪所在部位的附近。

【译文】

黄帝问：夫子说过治疗热病有五十九个腧穴，我已明其大概，但还不清楚这些腧穴的部位，希望听听它们的部位和治疗作用。

岐伯说：头上有五行，每行五个穴位，能发越诸阳经上逆的热邪。大杼、膺俞、缺盆、背俞这八个穴位，可以泻除胸中的热邪。气街、三里、上巨虚和下巨虚这八个穴位，可以泻除胃中的热邪。云门、肩髃、委中、髓空这八个穴位，可以泻除四肢的热邪。五脏的腧穴两傍各有五穴，这十个穴位，可以泻除五脏的热邪。共五十九个穴位，都在热邪所在部位的附近。

黄帝问：人伤于寒邪反而会变为热病，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寒气盛极，就会郁而发热。

卷十七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题解】

调经即调治经络。本篇内容，说明了经络是气血运行和沟通脏腑内外的道路，邪气可以由经络传入脏腑或传出体表，所以治疗上要调治经络；并且讨论了运用针刺治疗脏腑经络寒热虚实病变的原理、症状和补泻手法，所以篇名《调经论》。本篇名言："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黄帝问曰：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何谓有余？何谓不足？

岐伯对曰：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问？

帝曰：愿尽闻之。

岐伯曰：神有余有不足，气有余有不足，血有余有不足，形有余有不足，志有余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

【译文】

黄帝问道：我听刺法上说，病属有余的用泻法，病属不足的用补法。什么是有余，什么是不足呢？

岐伯回答说：有余有五种，不足也有五种，你要问哪一种呢？

黄帝道：希望都听听。

岐伯说：神有有余和不足，气有有余和不足，血有有余和不足，形有有余和不足，志有有余和不足。这十种情况，随气流变，变化无穷。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脏十六部[①]，三百六十五节[②]，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今夫子乃言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

岐伯曰：皆生于五脏也。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③]。

【注释】

①十六部：指手足十二经脉，二跻脉，一督脉，一任脉。

②三百六十五节：指人的全身关节。

③经隧：经脉流行之道。

【译文】

黄帝问道：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能够发生各种疾病，而各种疾病发生，各有虚实的不同。现在，夫子您只说有余的有五种，不足的也有五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岐伯说：都是从五脏发生的。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因而生成人的形体。而志意通达，与内部骨髓互相连系，而形成了人的身体五脏。五脏之间相互联系的通道，都是出自经脉之间，从而运行血气。如果血气不调和，就会变化发生各种疾病。所以诊断治疗，要以经脉作为根据。

帝曰：神有余不足何如？

岐伯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气未并[①]，五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②]。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③]，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不足者，视其虚络[④]，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

帝曰：刺微奈何？

岐伯曰：按摩勿释，著针勿斥，移气于不足，神气乃得复。

【注释】

①血气未并：血气未有偏聚。

②神之微：心经的微邪。因心藏神，故有此说。

③深斥：推针深刺。

④虚络：指虚而陷下的络脉。

【译文】

黄帝问：神有余和不足的情况如何？

岐伯说：神有余就大笑不止，神不足就悲忧。如果病邪还未与血气混杂，那么，五脏还是安定的，这时病邪只是滞留在身体表面，只是肌肤毫毛恶寒，尚未进入经络，这叫做心经的微邪。

黄帝又问：治疗时怎样使用补泻之法呢？

岐伯说：神有余的，就刺它的小络之脉，使之出血，使之出血但不要推针深刺，更不要刺伤大的经脉，这样，神气就自然平调了。神不足的要用补法，看准那虚络，按摩以达病所，再配合针刺通利经气，不令出

血，也不使其气外泄，只是疏通它的经脉，神气就平调了。

黄帝又问：针刺微邪应该怎样？

岐伯说：按摩病处，不要停止，针刺时不向深推针，只是引导转移病人之气，使之充足，神气就能恢复。

帝曰：善。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不利少气。血气未并，五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不足，则补其经隧，无出其气。

帝曰：刺微奈何？

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故将深之。适入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①]，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注释】

①“精气”两句：精气贯注于内，邪气散乱于浅表。

【译文】

黄帝道：很好！气有余和不足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气有余就喘咳、上逆，气不足就呼吸不利、气短。如果邪气尚未与气血混杂，那么五脏还是安定的，这时皮肤只是微病，病势尚轻，这叫做肺气微虚。

黄帝又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气有余就泻经隧，但不要伤了经脉，不能出血，不能泄气。如气不足的，就要补经隧，不能出气。

黄帝又问道：针刺微病时应怎样？

岐伯说：应按摩病处，不要停止，同时拿出针让病人看，并佯说，准备深刺。但是刚进针还是改为浅刺，这样病人的精气自然贯注于内，而邪气就散乱于浅表，无处留止，邪气从腠理发泄了，真气自然就能恢复正常。

帝曰：善。血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血气未并，五脏安定，孙络外溢，则络有留血①。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血有余，则泻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

帝曰：刺留血奈何？

岐伯曰：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疾。

【注释】

①络有留血：络内血行不畅，有留滞现象。

【译文】

黄帝问说：很好。血有余和不足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血有余就易发怒，血不足就易悲忧。如果邪气尚未与血气混杂，五脏还安定，只是孙络邪盛外溢，络内就会有淤血现象。

黄帝又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血有余，泻他的盛经，刺之出血；血不足，补益虚弱的经脉，把针扎在经脉上。在进针后，若病人脉象正常，留针时间就要稍长；若脉见洪大，就要立刻拔针，不使出血。

黄帝又问道：刺留血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看准哪有留血的络脉，刺出其血，但注意不要让恶血回流入经脉，而引起其他疾病。

帝曰：善。形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①]；不足则四支不用。血气未并，五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形有余则泻其阳经[②]，不足则补其阳络。

帝曰：刺微奈何？

岐伯曰：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复，邪气乃索[③]。

【注释】

①泾(jīng)溲不利：大小便不利。

②阳经：和下文的“阳络”，指足阳明经脉、足阳明络脉。

③索：消散。

【译文】

黄帝道：很好。形有余和不足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形有余就腹胀，小便不利；形不足则手足不灵活。如果邪气尚未与血气混杂，五脏还安定，只是肌肉有些微微蠕动的感觉，这叫“微风”。

黄帝又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形有余就泻足阳明胃经的经脉之气，形不足就补足阳明胃经的络脉之气。

黄帝又问道：针刺微风之病应怎样？

岐伯说：刺其分肉间以散其邪，不要刺中经脉，也不要伤及络脉，卫

气能够恢复，邪气就消散了。

帝曰：善。志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骨节有动[①]。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志有余则泻然筋血者[②]，不足则补其复溜[③]。

帝曰：刺未并奈何？

岐伯曰：即取之，无中其经，邪所乃能立虚。

【注释】

①骨节有动：骨节之间有微动感。

②然筋：即然谷穴。

③复溜：穴名。在足内踝上二寸处，属足少阴肾经。

【译文】

黄帝道：很好。志有余和不足的情形是怎样的？

岐伯说：志有余就要腹胀飧泄，志不足就手足厥冷。如果邪气尚未与气血混杂，那么五脏还是安定的，只是骨节间有微动感。

黄帝又道：补泻的方法是怎样的？

岐伯说：志有余就刺泻然谷穴出血，志不足就在复溜穴采取补法。

黄帝又问道：在邪气与血气尚未相混的时候，怎样刺治呢？

岐伯说：就刺骨节微动的地方，不要伤及经脉，只刺邪所留止处，病邪马上就能除去。

帝曰：善。余已闻虚实之形，不知其何以生。

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①]。气乱于卫，血逆于经，

血气离居②，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③。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④。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

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⑤，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⑥，血之所并为气虚。

【注释】

①阴阳相倾：阴阳失去平衡。

②血气离居：血气失去正常状态。

③炅(jiǒng)中：内热。

④惋：闷。

⑤温则消而去之：温暖则气血散开而流走。

⑥并：偏胜。

【译文】

黄帝道：很好。我已经听到关于虚实的各种情况，但还不知道是怎样产生的？

岐伯说：虚实的发生，是由于邪气与血气混杂，阴阳混乱，失去平衡。这样，气窜乱于卫分，血逆行于经络，血气都离了本位，就形成了一虚一实的情况。如果血与阴邪相混，气与阳邪相混，就会发生惊狂的病证。如果血与阳邪相混，气与阴邪相混，就会发生内热的病证。如果血与邪气在人体上部相混杂，气与邪气在人体下部相混杂，就会心中烦闷，多怒。如果血与邪气在人体下部相混杂，气与邪气在人体上部相混杂，就会使人气乱健忘。

黄帝道：血与阴邪相混，气与阳邪相混，像这样血气离了本位，怎样

才算实，怎样才算虚呢？

岐伯说：血和气都喜欢温暖而厌恶寒冷。寒冷会使血气涩滞不能畅通，温暖就能使血气消散而易于运行，所以气若偏胜，就有血虚的现象；而血若偏胜，就有气虚的现象。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今夫子乃言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

岐伯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①，故为虚焉。络之与孙脉俱输于经，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②，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注释】

①血与气相失：血和气失去了相互联系。

②大厥：突然昏倒，中风之类疾病。

【译文】

黄帝问说：人体最宝贵的，就是血和气了。现在夫子您说血偏胜，气偏胜都是虚，那么就没有实了吗？

岐伯说：多余的就叫做实，不足的就叫做虚。因为，气偏胜，血就显得不足；血偏胜，气就显得不足。加之血和气失去了正常联系，所以就成为虚了。大络和孙络里的血气都流注到经脉，如果血与气混杂，那就成为实了。若血和气混杂后，循着经络上逆，就会发生大厥证，得了大厥证，就会突然昏死过去，气能恢复就能活，否则就会死去。

帝曰：实者何道从来？虚者何道从去？虚实之要，愿闻其故。

岐伯曰：夫阴与阳皆有俞会[①]。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②]。

【注释】

①阴与阳：阴经和阳经。

②阴阳：指男女。

【译文】

黄帝道：实是从什么渠道来的？虚又是从什么渠道去的？虚实的关键，我希望听听其中的缘故。

岐伯说：阴经和阳经，都有输入和会合的腧穴。阳经的气血，灌注到阴经，阴经气血充满了，就流走到其他地方，这样阴阳平衡，来充实人的形体，九候的脉象一致，就是正常人。凡邪气的发生，有生于阴分，有生于阳分。生于阳分，是感受了风雨寒暑；生于阴分，是由于饮食不节，起居失常，房事过度，喜怒无常。

帝曰：风雨之伤人奈何？

岐伯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之，按之则痛。

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

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收[①]，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②]，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

快然而不痛。

【注释】

①收：急而聚，拘急。

②聂(zhé)辟(bì)：即折皱的意思。此处指皮肤上的皱纹。聂，通“摺”。辟，通“襞”，襞积，指衣服上的皱褶。

【译文】

黄帝问：风雨伤人的情况如何？

岐伯说：风雨伤人是先侵入皮肤，然后传入孙脉，孙脉充满再传到络脉，络脉充满就注入到大经脉，血气和邪气混杂于分肉腠理之间，其脉象坚大，所以说是实证。实证外表坚实充满，肌肤不能够按触，按触就会疼痛。

黄帝又问：寒湿伤人的情况如何？

岐伯说：寒湿伤人，会使皮肤拘急，肌肉坚紧，营血凝涩，卫气耗散，所以说是虚证。病虚的人，多是皮肤松弛而有皱纹，卫气不足。按摩就会血脉流畅，则气足而温暖了，所以感觉舒服不痛了。

帝曰：善！阴之生实奈何？

岐伯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①，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②，故曰实矣。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

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注释】

①喜怒：偏义复词，偏指怒。

②下虚则阳气走之：下部阴气不足，阳气就来凑合。

【译文】

黄帝道：很好！阴分发生的实证是怎样的？

岐伯说：多怒不节制，就会使阴气上逆。如果阴气上逆，下部的阴气就要不足，下部的阴气不足，阳气就来凑合，所以说是实证。

黄帝又道：阴分发生的虚证是怎样的？

岐伯说：喜乐太过，其气下陷；悲哀太过，其气消散。气消耗，血脉就虚了。若再吃寒冷的饮食，寒气趁虚而充满于经脉，就会使血涩滞而气耗散，所以说是虚证。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余已闻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

岐伯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慄。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

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

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

岐伯曰：上焦不通利，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

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

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①]，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注释】

①温气：阳气。

【译文】

黄帝道：古经上所说的阳虚产生外寒，阴虚产生内热，阳盛产生外热，阴盛产生内寒。我已听到了这种说法，但不知其所以然。

岐伯说：诸阳都是受气于上焦的，来温养腠理之间。现在寒气侵袭于外，就会使上焦之气不能达于肤腠之间，上焦之气不能达于肤腠之间，以致寒气独留在外表，所以恶寒战慄。

黄帝又问：阴虚产生内热是怎么回事？

岐伯说：劳倦过度，形体气力衰疲，谷气不足，上焦不能宣发五谷之味，下脘不能布化五谷之精，胃气郁遏生热，上熏胸中，所以阴虚生内热。

黄帝又问：阳盛产生外热是怎么回事？

岐伯说：上焦之气不畅通顺利，皮肤紧密，腠理闭塞，汗孔不通，卫气不能发泄外越，所以就发生外热。

黄帝又问道：阴盛产生内寒是怎么回事？

岐伯说：由于厥逆之气上冲，寒气积在胸中而不得下泄，寒气不泻，使阳气消散，而寒气独留，因而血液疑涩，血液凝涩则脉不通畅，其脉虽盛大却兼涩象，所以成为寒中。

帝曰：阴与阳并，血气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

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用形哉，因四时多少高下。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

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①，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②。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③。外门不

闭④，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帝曰：补虚奈何？

岐伯曰：持针勿置⑤，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⑦。

【注释】

①气盛乃内针：邪气盛才进针。

②如：而。

③邪气乃下：邪气才退。

④外门：针孔。

⑤持针勿置：拿针不立即刺入。

⑥气出针入：在呼气时将针刺入。

⑦追之：针刺中的补法。

【译文】

黄帝道：阴与阳相混杂，同时又与血气相混杂，病已经形成，刺治的方法应怎样？

岐伯说：刺治这样的病证，取其经隧刺之，并刺脉中营血和脉外卫气，同时还要观察病人形体的长短肥瘦和四时气候的不同，而采取或多或少或高或下的刺法。

黄帝又道：邪气已经和血气混杂，病形已成，阴阳失去平衡，这时补法和泻法怎样运用呢？

岐伯说：泻实的方法是在邪气盛时进针，使针与气一起入内，从而开放邪气外泄的门户。拔针时，要使气和针一同出来，精气不受伤，邪

气就会消退。不闭塞针孔，让邪气出尽，这就要摇大针孔，从而通利邪气外出的道路，这就叫大泻。拔针时一定要急出其针，邪气才会退。

黄帝又问：补虚的方法又是怎样的？

岐伯说：拿着针先不要忙着针刺，必须定神定志。等待病人呼气时下针，呼气出而针入。这样，针孔四围紧密，使精气没有地方外泄。待气正实的时候迅速把针拔出，气入而针出。这样，针下的热气不能随针而出。堵住其散失之路，而邪气散去，人的精气就能保存了。总而言之，在针刺时，不论入针还是出针都要不失时机，使已得之气不致从针孔外泄散失，使未至之气能够引导而来，这就叫做补法。

帝曰：夫子言虚实者有十[①]，生于五脏，五脏五脉耳。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独言五脏。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②]，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

岐伯曰：五脏者，故得六腑与为表里[③]，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④]。病在骨，焠针药熨；病不知所痛，两跻为上[⑤]；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必谨察其九候，针道备矣。

【注释】

①虚实者有十：神、气、血、肉、志各有虚实，计有十种情况。

②被：及。

③故：通“固”，本来。

④燔针劫刺：针刺入后，用微火烧其针。

⑤两跻：即阴阳跻脉。

【译文】

黄帝道：你说虚实有十种，都产生于五脏，具体说是与五脏相联系的五脉。可是人身有十二经脉，能够产生各种病变，现在夫子您只是谈了五脏。那十二经脉，联络人体的三百六十五个气穴，每个气穴有病，必定波及经脉，经脉的病又都有虚实，它们与五脏的虚实关系如何呢？

岐伯说：五脏本来和六腑有表里的关系，其经络和支节，各有虚实的病证：根据病变的所在，随时调治。病在脉，可以调治其血；病在血，可以调治其络；病在气，可以调治其卫气；病在肌肉，可以调治其分肉；病在筋，可以调治其筋；病在骨，可以调治其骨。用火针劫刺病处和拘急的地方。如病在骨，可用火针深刺，并用药温熨病处；如病人不知疼痛，最好针刺阳跻阴跻二脉；如人身的形体有疼痛，而九候的脉象没有变化，就用缪刺法治疗；如疼痛在左侧，而右脉出现病象，用巨刺法治疗。必须谨慎审察病人九候的脉象，然后进行针治，这样，针刺的道理就算完备了。

卷十八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题解】

缪，交叉，交错。缪刺，是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的一种方法，病位和针刺部位左右交错，故称缪刺。本篇首先讨论了这种刺法，所以篇名《缪刺论》。本篇主要内容有：说明缪刺法应用的原理及其与巨刺法的异同。叙述各经的络脉受邪后出现的症状，以及针刺的取穴部位、针刺方法，提出了针刺要结合人体在月亮周期中的气血盛衰来确定用针次数。最后，介绍了病邪侵入手少阴等五经之络而发生的尸厥，讨论了其救治的方法。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①]，未得其意，何谓缪刺？

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

缪刺。

【注释】

①缪刺：针刺部位与病变部位相交错。缪，错误，乖错。这里是交错之意。

【译文】

黄帝问道：我听说有缪刺法，但不知道它的意义，什么叫缪刺？

岐伯回答说：邪气侵入人体，必须首先侵入皮毛，滞留不去，就进入孙脉，再滞留不去，就进入络脉，还是滞留不去，就进入经脉，向内牵连五脏，流散到肠胃，这时阴阳表里都受到邪气侵袭，五脏受伤。这是邪气从皮毛而侵入，最终影响到五脏的次序，这样，就要治疗经脉了。现在邪气从皮毛侵入，进入孙脉，滞留不去，内外闭塞不通，邪气不能进入经脉，只流溢到大络之中，从而形成一些异常的疾病。邪气侵入大络后，从左边流窜到右边，从右边流窜到左边，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与经脉相关联，流散到四肢。邪气流窜无一定之处，也不能进入经脉腧穴，这时候就应采取缪刺法。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①]，何以别之？

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②]，故命曰缪刺。

【注释】

①巨刺：巨刺与缪刺都是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其不同点在于巨刺刺大经，而缪刺刺大络。

②痛与经脉缪处：指病痛部位与经脉所在部位不同。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缪刺法为什么左病右取、右病左取呢？它和巨刺法怎么区别？

岐伯说：邪气侵入经脉，左边经气较盛则右边经脉先病，右边经气较盛则左边经脉先病，也有左右转移变易的，左边疼痛未止，而右边经脉已开始有病，像这样，就必须用巨刺法，一定要刺中其经脉，因为它不是络脉的病变。所以络病的病痛部位与经脉所在部位不同，因此称为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奈何？取之何如？

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①，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②，刺然骨之前出血③，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取五日，已。

【注释】

①卒(cù)：同“猝”，突然。

②无积：胁下没有积聚。

③然骨之前：指然谷穴。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怎样缪刺？怎样取穴？

岐伯说：邪气侵入足少阴经的络脉，使人突然心痛，腹胀大，胸胁部胀满，但并无积聚，针刺小指然谷穴出些血，大约过一顿饭的工夫，病情就可缓解。若尚未好，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新近发生的病，针刺五天就可痊愈。

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①]，刺手小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壮者立已，老者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注释】

①手不及头：因疼痛，手不能举至头。

【译文】

邪气侵入手少阳经的络脉，使人咽喉疼痛痹塞，舌卷，口干，心中烦闷，手臂外侧疼痛，举手不能至头，针刺无名指指甲上方，距离指甲如韭菜叶宽的关冲穴，各刺一针，壮年人马上就见缓解，老年人待一会儿也会好。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这是新近发生的病，几天就可痊愈。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①]，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注释】

①爪甲上与肉交：指甲与皮肉交界处。

【译文】

邪气侵袭足厥阴经的络脉，使人突然发生疝气，剧烈疼痛，针刺足大趾爪甲上与皮肉交接处的大敦穴，各刺一针，男子立刻缓解，女子待一会儿也会好。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译文】

邪气侵袭足太阳经的络脉，使人头项肩部疼痛，针刺足小趾爪甲上与皮肉交接处的至阴穴，各刺一针，立刻就缓解。若不缓解，再刺外踝下的金门穴三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大约一顿饭的工夫也就好了。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胠[1]，胸中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注释】

①支胠：胁肋部撑胀。胠，腋下的胁肋部。

【译文】

邪气侵袭手阳明经的络脉，使人胸中气满，喘息而胁肋撑胀，胸中发热，针刺手大指侧的次指指甲上方，距离指甲如韭菜叶宽的商阳穴，各刺一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大约一顿饭的工夫病就好了。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译文】

邪气侵入手厥阴经的络脉，使人臂掌之间疼痛，不能弯曲，针刺手腕后方。先用手指按压，找到痛处，再用针刺。根据月亮的圆缺确定针刺的次数，月亮初生，初一刺一针，初二刺二针，以后逐日加一针，直到

十五日加到十五针，十六日又减为十四针，以后逐日减一针。

邪气客于足阳跃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①]，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顷而已。

【注释】

①外踝之下半寸所：指申脉穴。

【译文】

邪气侵入足部的阳跃脉，使人眼睛疼痛，从内眦开始，针刺外踝下面约半寸处的申脉穴，各刺二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大约需一般人步行十里路的工夫就可以好了。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①]。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②]。不已，刺三毛上[③]，各一痏，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惊不乐，刺如右方。

【注释】

①利药：通便导痰的药物。

②足跗上动脉：阳明经之冲阳穴，其下有明显的动脉搏动。

③三毛上：指大敦穴。

【译文】

人由于堕坠跌伤，淤血停留体内，使人腹部胀满，大小便不通，要先服通便导痰的药物。这种病上面伤了厥阴的经脉，下面伤了少阴经的络脉。针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的血脉，刺出其血，再刺足背上的动

脉。若病不缓解，再刺足大趾三毛处的大敦穴各一针，出血后立即就会缓解。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如有悲伤或惊恐不乐的，刺法同上。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立闻。不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①，立闻。其不时闻者②，不可刺也。耳中生风者③，亦刺之如此数。左刺右，右刺左。

【注释】

①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指中冲穴。

②其不时闻者：完全失去听力。

③耳中生风：耳中鸣响，如有风声。

【译文】

邪气侵入手阳明经的络脉，使人耳聋，有时听不到声音，针刺手大指侧的次指指甲上方，距离指甲如韭叶宽的商阳穴各一针，立刻就可听到声音。若不见效，再刺中指爪甲上与皮肉交接处的中冲穴，马上就可听到声音。如果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就不可针刺了。耳中鸣响，若有风声，也可以用上述方法针刺。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①，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

【注释】

①随气盛衰：随着人体在月周期中气血的盛衰。

【译文】

凡是痹证疼痛往来，无固定地方的，就随疼痛所在而刺其分肉之间，根据月亮盈亏变化确定针刺的次数。用针刺治疗要随着人体在月周期中气血的盛衰情况来确定用针的次数，如果用针次数超过其相应的日数，会损耗人的正气；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日数，邪气又不能泻除。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病愈停针，若还没有痊愈，按上述方法再刺。月亮新生的初一刺一针，初二刺两针，逐日加多；十五日加至十五针，十六日又减至十四针，逐日减少。

邪客于足阳明之络，令人鼽衄、上齿寒，刺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①，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

【注释】

①中指次指：足阳明经之厉兑穴，在足次趾的中趾侧，即第二趾外侧。

【译文】

邪气侵入足阳明经的络脉，使人鼻塞，衄血，上齿寒冷，针刺足中趾侧的次趾爪甲上方与皮肉交接处的厉兑穴，各刺一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译文】

邪气侵入足少阳经的络脉，使人胁痛而不能喘息，咳嗽而汗出，针刺足小趾侧的次趾爪甲上方与皮肉交接处的窍阴穴，各刺一针。不能喘息，马上就缓解，出汗也就马上停止，若咳嗽，要注意衣服饮食饱暖，一天可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疾病马上可痊愈。如果仍未痊愈，按上述方法再刺。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①，刺足下中央之脉②，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嗌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缪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注释】

①贲(bēn)上：就是胃上口贲门以上的部位。

②足下中央之脉：指涌泉穴。

【译文】

邪气侵入足少阴经的络脉，使人咽喉疼痛，不能进食，无故发怒，气上逆直至贲门之上，针刺足心的涌泉穴，左右各三针。共六针，可立刻缓解。咽喉肿痛，不能咽唾，有时唾沫不能吐出，针刺然骨之前，使之出血，很快就好。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胁①，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两胂之上，是腰俞②。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注释】

①控眇(miǎo):牵引到胁下。控,牵引。眇,胁下虚软处。

②"刺腰尻"三句:针刺的穴位在腰骶骨节和夹脊肌肉之上方,穴名叫"腰俞"。尻,脊骨的末端,此处指骶骨。胂(shēn),夹脊肉。

【译文】

邪气侵入足太阴经的络脉,使人腰痛牵连少腹,牵引至胁下,不能挺胸呼吸,针刺腰骶骨节和夹脊肌肉之上方的腰俞穴。根据月亮圆缺确定用针的次数,出针后马上就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疾按之,应手如痛①,刺之傍三痏,立已。

【注释】

①如:而。

【译文】

邪气侵入足太阳经的络脉,使人背部拘急,牵引胁肋部疼痛,针刺应从项部开始沿着脊骨两旁向下按压,如果按压较重即应手而痛的,就在痛处周围针刺三针,病立刻就好。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①,寒则久留针。以月死生为数,立已。

【注释】

①枢中:环跳部。

【译文】

邪气侵入足少阳经的络脉,使人环跳部疼痛,大腿不能举动,用毫

针刺环跳穴，有寒的可长时间留针。根据月亮盈亏确定针刺的次数，很快就好。

治诸经刺之，所过者不病，则缪刺之[①]。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②]。齿龋[③]，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

【注释】

①“治诸经”三句：高世栻：“治诸经刺之，谓治诸经之病，则正刺其经也。所过者不病，谓诸经所过之道，不为邪客，而不病也。不病，则但在于络，故缪刺之。”意思是经脉有病则刺经脉，若经脉无病，病仅在络则缪刺。

②通脉出耳前者：指听宫穴。

③齿龋(qǔ)：蛀牙。

【译文】

治疗各经疾病可用针刺，如果经脉所过之处没有病变，就用缪刺法。耳聋针刺手阳明经的商阳穴；如果不好，再刺其经脉走向耳前的听宫穴。蛀牙病刺手阳明经的商阳穴；如果不好，再刺其走入齿中的经络，很快就见效。

邪客于五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视其病，缪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视其脉，出其血。间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缪传引上齿[①]，齿唇寒痛，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注释】

①缪传：交叉感传。手阳明之脉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足阳明之脉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故阳明之脉有病，可上下左右交错感传。

【译文】

邪气侵入到五脏之间，其病变为经脉牵引作痛，时痛时止；根据病情，在手足爪甲上缪刺；发现有血液郁滞的络脉，刺出其血。隔日刺一次，一次不见好，连刺五次就可好了。阳明经脉有病气交叉感传而牵引上齿，出现唇齿寒冷疼痛，可诊视其手背上经脉有淤血的地方针刺出血，再在足阳明中趾爪甲上刺一针，在手大指侧的次指爪甲上的商阳穴各刺一针，很快就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①，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②。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立已；不已，剃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③，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注释】

①上络左角：马元台："络于左耳之额角。"

②尸厥：突然昏厥，状如死尸。王冰："五络闭结而不通，故其状若尸也，以是从厥而生，故或曰尸厥。"

③燔治：烧制为末。

【译文】

邪气侵入到手少阴、手太阴、足少阴、足太阴和足阳明的络脉，这五经的络脉都聚会于耳中，并上绕左耳上面的额角，如果邪气侵袭而致此五络的真气全部衰竭，就会使全身经脉都振动，而形体没有知觉，像死尸一样，有人把它叫做尸厥。这时应当针刺其足大趾内侧爪甲上距离爪甲有韭叶宽的隐白穴；然后再刺足心的涌泉穴；再刺足中趾爪甲上的厉兑穴，各刺一针；然后再刺手大指内侧距离爪甲有韭叶宽的少商穴；再刺手少阴经在掌后锐骨端的神门穴，各刺一针，当立刻清醒。如仍不好，就用竹管吹病人两耳之中，就立刻会好；如果不好，把病人左边头角上的头发剃下来，取一方寸左右，烧制为末，用美酒一杯冲服，不能自己饮服的，就把药酒灌下去，很快就可恢复过来。

凡刺之数，先视其经脉。切而从之，审其虚实而调之。不调者，经刺之[①]；有痛而经不病者，缪刺之。因视其皮部有血络者，尽取之。此缪刺之数也。

【注释】

①经刺：即巨刺。

【译文】

大凡刺治的方法；先诊视所病的经脉。切按推寻，详审虚实而调治。如果经络不调，先采用经刺的方法；如果有疼痛而经脉没有病变，再采用缪刺的方法，要看其皮部是否有淤血的络脉，若有应全部把淤血刺出。这就是缪刺的方法。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题解】

本篇内容主要包括：叙述三阴三阳之气太过不及与人体五脏疾病的关系，从而说明人体五脏与四时相应的道理。介绍人体随四时变化而血气运行也有出入变化的规律，说明针刺必须顺应四时变化的原理，并指出违背四时变化而针刺可能导致的各种病变。指出误刺伤及五脏必致死亡，及其死亡前的征象和死期的预测。本篇主旨是人体五脏气血是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针刺要顺应四时变化而进行，所以名为《四时刺逆从论》。

厥阴有余，病阴痹[①]；不足，病生热痹[②]；滑则病狐疝风[③]；涩则病少腹积气。

【注释】

①阴痹：偏于寒性的痹证。

②热痹：有灼热感的痹证。

③狐疝风：依下文例，似应作“狐风疝”。

【译文】

厥阴之气有余，可以发生阴痹；不足，则发生热痹；气血过于滑利则

患狐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形成少腹中有积气。

少阴有余，病皮痹隐轸；不足，病肺痹[①]；滑则病肺风疝，涩则病积溲血。

【注释】

①“少阴”四句：肺外合于皮，故外邪先客于皮而为皮痹，是实邪所致，故称“有余”；皮痹久不愈，则内舍于肺，即为肺痹，此肺气已虚，故云“不足”。以下诸痹皆仿此。隐轸，即瘾疹。

【译文】

少阴之气有余，可以发生皮痹和瘾疹；不足，则发生肺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肺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和尿血。

太阴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则病脾风疝，涩则病积，心腹时满。

【译文】

太阴之气有余，可以发生肉痹和寒中；不足，则发生脾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脾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和心腹胀满。

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

【译文】

阳明之气有余，可以发生脉痹，身体时时发热；不足，则发生心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心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和不时惊恐。

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善时巅疾。

【译文】

太阳之气有余，可以发生骨痹、身体沉重；不足，则发生肾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肾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且时时发生巅顶部疾病。

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译文】

少阳之气有余，可以发生筋痹和胁肋满闷；不足，则发生肝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肝风疝，气血涩滞则病积聚，有时发生筋脉拘急和眼目疼痛等。

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帝曰：余愿闻其故。

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①]。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②]。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注释】

①皮肤引急：皮肤毛孔收缩。

②辟除：驱除。

【译文】

所以春天，人的气血在经脉；夏天，人的气血在孙络；长夏，人的气血在肌肉；秋天，人的气血在皮肤；冬天，人的气血在骨髓中。

黄帝说：我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春季，天之阳气开始萌动，地之阴气也开始发泄，冬天的冰冻逐渐融化消释，水道通行，所以人的气血也集中在经脉中流行。夏季，经脉中气血充满而流溢到孙络，孙络接受了气血，皮肤也充实了。长夏季，经脉和络脉都旺盛，能充分地灌溉到肌肉中。秋季，天气开始收敛，腠理闭塞，皮肤也收缩紧密起来。冬季主闭藏，气血储藏在内，聚集于骨髓，通达五脏。所以邪气总是随着四时气血的变化而侵入人体，至于邪气的变化，就难以预测了，但必须顺应四时经气的变化，而驱除邪气。驱除了邪气，气血就不会逆乱了。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

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①]，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㑊；夏刺肌肉，血气内却[②]，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栗。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③]；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凡此四时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从也；反之，则生乱气，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时之经，病之所生，以从为逆，正

气内乱，与精相薄。必审九候，正气不乱，精气不转。

帝曰：善！

【注释】

①环逆：循环逆乱。

②内却：内弱。吴崑："令血气却弱，是以善恐。"

③大痹：五脏痹。张志聪："大痹者，脏气虚而邪痹于五脏也。"

【译文】

黄帝问：针刺违背了四时而致气血逆乱，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春天刺络脉，会使血气向外散溢，使人少气无力；春天刺肌肉，会使血气循环逆乱，使人上气咳喘；春天刺筋骨，会使血气留着在内，使人腹胀。夏天刺经脉，会使血气衰竭，使人疲倦懈惰；夏天刺肌肉，会使血气却弱于内，使人易于恐惧；夏天刺筋骨，会使血气上逆，使人易于发怒。秋天刺经脉，会使血气上逆，使人易于忘事；秋天刺络脉，使人阳气不足不能卫外而嗜卧懒动；秋天刺筋骨，会使血气耗散于内，使人寒战。冬天刺经脉，会使血气虚脱，使人目视不明；冬天刺络脉，会使血气外泄而成大痹；冬天刺肌肉，会使阳气竭绝于外，使人易于忘事。以上这些四时的刺法，如悖逆四时变化都能致病，所以不能不顺应四时变化而施刺；否则就会产生逆乱之气，在体内蔓延而生病。所以针刺不懂得四时经气的盛衰和疾病之所以产生的道理，不顺应四时而违背四时变化，致使正气乱于内，邪气便与精气搏结为病。一定要仔细审察九候的脉象，使正气不逆乱，邪气也不会与精气相搏结了。

黄帝说：讲得好！

刺五脏，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欠；中

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伤人五脏，必死。其动则依其脏之所变，候知其死也。

【译文】

针刺五脏，误中心脏一天就会死亡，其变动为嗳气；误中肝脏五天就会死亡，其变动为多语；误中肺脏三天就会死亡，其变动为咳嗽；误中肾脏六天就会死亡，其变动为喷嚏和呵欠；误中脾脏十天就会死亡，其变动为吞咽。刺伤了人的五脏，必致死亡，其变动的征象则随所伤之脏而有不同变化，可以据此来测知死亡的日期。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题解】

本篇内容是论述疾病的标本关系及其治法，以及疾病的传变和预后等，所以叫“标本病传论”。标本是中医学的重要范畴，相当于哲学上的本末范畴。“标本”的含义较多，“本”指病因、病机，则“标”指症状表现；“本”指久病，则“标”指新病；另外，在其他篇中，“本”指病人，“标”指医生。治疗的原则是先治本后治标，甚至治本而无须治标，而标病自除。但在标病危急的特殊情况下则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黄帝问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①]，奈何？

岐伯对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②]，标本相移[③]。故曰：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注释】

①“病有”两句：疾病有标病、本病，治法有逆治、从治。

②逆从得施：施行逆治，从治。

③标本相移：标病与本病的治疗，可根据具体情况相互转移。

【译文】

黄帝问道：病有标病本病，刺法有逆治从治，是怎么回事？

岐伯回答说：大凡针刺的原则，必定要先辨别疾病的阴阳属性，把病情的前期和后期联系起来研究，然后确定是用逆治还是从治，治标还是治本。所以说：有的病在标而治标，有的病在本而治本，有的病在本而治标，有的病在标而治本。所以在治疗上，有治标而取效的，有治本而取效的，有反治而取效的，有正治而取效的。所以懂得了治疗的逆从法则，那么就可以放手治疗而无所疑虑；懂得了治标治本的法则，就能屡试不爽，万无一失；如果不懂得标本，这叫胡乱施治。

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①]。

【注释】

①言标与本，易而勿及：讲标与本的道理容易理解，而掌握应用就不容易做到了。

【译文】

阴与阳、逆与从、标与本，作为一种原则，可以使人由小到大地认识疾病，从某一点，就能知道各种疾病的害处；还能由少到多，由浅到博，从一种疾病而推知各种疾病。从浅就能知深，察近就能知远，谈论标与本的道理，这两个字容易理解，但真正掌握与熟练运用却不容易做到。

治反为逆，治得为从[①]。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②]，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③]，有同气[④]。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⑤]，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⑥]，以意调之，间者并行[⑦]，甚者独行[⑧]。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注释】

①治反为逆，治得为从：逆其病情而治为逆治，顺其病情而治为从治。

②逆：指气血不和。

③客气：即所受的邪气。

④同气：与客气相对，指正气。

⑤有余：指邪气有余。

⑥间：病轻浅。甚：病深重。

⑦并行：标本兼治。

⑧独行：单独用治标或治本的一种方法。

【译文】

背逆病情而治的为逆治，顺从病情而治的为从治。先患某病，然后发生气血逆乱的，治疗它的本病；若先气血不和，然后才患病的，也应先治其本病；先感受寒邪而后发生其他病变的，应当先治其本；先患病而后生寒变的，也当先治其本病；先患热病而后发生其他病变的，应当治

其本病；先患热病而后生胸腹胀满的，应先治它的标病；先患病而后发生泄泻的，应先治其本病；先患泄泻而后又生其他病的，应先治它的本病。一定得先把泄泻治好，才可治疗其他病证。先患病而后发生中满的，应当先治它的标病；先患胸腹胀满证，而后又增加了心烦不舒的，应当治其本病。人体有邪气，也有真气。大小便不利的，应当先治其标病；大小便通利的，应当先治其本病。若发病表现为有余的实证，应当用本而标之的治法，即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如发病表现为不足的虚证，应当用标而本之的治法，即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要谨慎地观察病情的轻重，根据具体病情而进行治疗，病轻的可以标本兼治，病重的就要根据病情，或治本或治标。先大小便不通利，而后并发其他疾病的，应当先治其本病。

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①]。

【注释】

①“冬夜半”两句：张介宾：“心火畏水，故冬则死于夜半；阳邪亢极，故夏则死于日中。盖衰极亦死，盛极亦死。”意思是说，冬天的半夜心火衰弱至极，夏天的中午心火亢盛至极，都会死亡。

【译文】

疾病的传变规律，心病先发心痛，过一天病传入肺而咳嗽，再过三天病传入肝而胁肋胀痛；再过五天病传入脾而大便闭塞不通，身体疼痛沉重，再过三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夏天死于中午。

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①]。

【注释】

①“冬日入”二句：马元台：“冬之日入在申，申虽属金，金衰不能扶也。夏之日出在寅，木旺火将生，肺气已绝，不待火之生也。”这是说虽然冬天日入属申金，但金气衰弱，不能扶助肺金，夏天的日出虽然属寅木，木气旺而生火，火虽生，但肺气已绝，而不能滋生肺金，所以都是肺病的死时。

【译文】

肺病先见喘咳，三天不好病传入肝，则胁肋胀满疼痛；再过一天病邪传入脾，则身体沉重疼痛，再过五天病邪传入胃，则腹胀；再过十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日落之时，夏天死于日出之时。

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瘈，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①。

【注释】

①“冬日入”两句：马元台：“盖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也，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气反绝也。”这是说冬天的日入属申金，此时金气旺而木气衰，夏天的早餐时属卯木，木气旺而肝气反绝，都是肝病的死时。

【译文】

肝病先见头痛目眩，胁肋胀满，三天后病传入脾而身体沉重疼痛，再过五天病传入胃，产生腹胀，再过三天腰脊少腹疼痛，膝胫痿软，再过三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日落的时候，夏天死于吃早饭的时候。

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瘈，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闭①；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②。

【注释】

①背胭(lǚ)筋痛,小便闭:马元台:"胭,膂同。肾自传于膀胱府,故背胭筋痛,小便自闭。"肾与膀胱为表里关系,肾病传于膀胱府,出现背膂筋痛,小便不通的膀胱病变。

②"冬人定"两句:张介宾:"此巳亥时也。"人定为亥时即子夜时分,晏时为巳时即上午八点至十点左右。

【译文】

脾病先见身体沉重疼痛,一天后病邪传入于胃而腹胀,再过两天病邪传入肾,则少腹腰脊疼痛,膝胫痠软,再过三天病邪传入膀胱,见背脊筋骨间疼痛,小便不通;再过十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申时之后,夏天死于寅时之后。

肾病,少腹腰脊痛,骭痠,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①],夏晏晡[②]。

【注释】

①大晨:天亮时。

②晏晡(bū):黄昏时。

【译文】

肾病,先见少腹腰脊疼痛,膝胫痠软,三天后病邪传入膀胱,则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再过三日病邪传入胃,产生腹胀;再过三天病邪传入肝,见两胁胀痛;再过三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天亮,夏天死于黄昏。

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骭痠,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昳[①]。

【注释】

①日昳(dié):午后。

【译文】

胃病,先见腹部胀满,五天后病邪传入肾,则少腹腰脊疼痛,膝胫痠软,再过三天病邪传入膀胱,见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再过五天病邪传入脾,则身体沉重;再过六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夜半后,夏天死于午后。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骭痠;一日腹胀;一日身体重;二日不已,死。冬鸡鸣[①],夏下晡[②]。

【注释】

①鸡鸣:半夜后。

②下晡:下午。

【译文】

膀胱发病,先见小便不通,五日后病邪传入肾,则少腹胀满,腰脊疼痛,膝胫痠软;再过一天病邪传入胃,则腹胀;再过一天病邪传入脾,见身体沉重;再过两天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后,夏天死于下午。

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间一脏止,及至三四脏者,乃可刺也。

【译文】

各种疾病按次序相传,像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有一定的死期,不可以用针刺治疗;如果是间脏相传或间三脏、四脏,还是可以用针刺治疗的。

卷十九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题解】

本篇论述了“五运六气”学说的一些基本法则，从太过、不及、平气的岁气变化，说明运气对宇宙万物的影响。因其用天干以纪地气，地支以纪天气，天地运气是宇宙万物生化的本源，本篇专门纪而论之，故以《天元纪大论》名篇。本篇总论天地万物生成部分的内容与《易传》特别是其中论乾元、坤元在万物生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密切关系，当是《易传》思想在医学方面的发展。读者宜参考《周易》来理解这段文字。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①]，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②]：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③]，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

鬼臾区稽首再拜对曰[④]：昭乎哉问也！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⑤]，物极谓之变[⑥]，阴阳不测谓之神[⑦]，神用无方谓之圣[⑧]。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

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⑨。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⑩。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注释】

①御：有“主”、“统属”的意思。五位：东、南、中央、西、北五方。

②《论》：指《素问·六节脏象论》。

③期(jī)：一年。

④鬼臾区：人名。黄帝的大臣。

⑤物生谓之化：万物的生长是由五运阴阳变化而成的，称为“化”。

⑥物极谓之变：万物生长发展到极端，称之为“变”。

⑦阴阳不测谓之神：阴阳变化不可揣测，称为“神”。语出《易传·系辞》。

⑧神用无方谓之圣：神的作用(阴阳运动)变化无穷叫做“圣”。方，边的意思。《易传》云：“神无方，而易无体。”

⑨“形气”句：在天无形之气与在地有形的质(五行)相互感应，从而化生万物。

⑩“金木”两句：万物生发于春，收成于秋，一生一成，而成为万物的终始。金，代表秋。木，代表春。

【译文】

黄帝问道：天有五行，统率东、南、西、北、中五方之位，产生寒、暑、燥、湿、风的气候变化。人有五脏，化生五气，产生喜、怒、思、忧、恐。《六节脏象论》说道：五运之气相承袭，都有其固定的顺序，到岁终的那

一天是一个周期，然后开始新的循环。这些道理我已经了解了，希望再听听五运与三阴三阳这六气是怎样结合的？

鬼臾区恭敬地行了两次礼回答说：你问得很明确啊！五运阴阳是天地自然的根本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纲领，是千变万化的起源，是生长、毁灭的根本，是天地万物神奇变化的内在动力，怎能不通晓它！所以万物的生长称为“化”，生长发展到极端叫“变”，阴阳的变化不可测度叫“神”，神的作用变化没有方所叫“圣”。神明变化的作用，在天就是深奥不测的宇宙，在人就是社会人事的道理，在地就是万物的化生。地能够化生，就产生了万物的五味；人明白了道理，就产生了智慧；天的深奥不测，就产生了神明。而神明变化，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总之在天为无形的六气，在地为有形的五行，形气相互交感，就能化生万物了。然而，天地是万物的上下范围，左右是阴阳升降的道路，水火是阴阳的表现，秋春是生长收成的终结与开始。气有多少的不同，形有盛衰的分别，形气相互交感，或者衰弱或者强盛的现象，也就很明显了。

帝曰：愿闻五运之主时也何如？

鬼臾区曰：五气运行，各终期日①，非独主时也。

帝曰：请闻其所谓也。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②：太虚寥廓③，肇基化元④，万物资始⑤，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⑥。九星悬朗⑦，七曜周旋⑧，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⑨，寒暑弛张。生生化化⑩，品物咸章⑪。臣斯十世，此之谓也。

【注释】

①期日：即三百六十五日。

②《太始天元册》：古代占候之书，已佚。

③太虚寥廓：太空苍茫辽阔，无边无际。

④肇基化元：化生万物的基础。肇，开始。元，根源，本始。

⑤资：依靠。

⑥摠(zǒng)统坤元：天之气统摄着生化万物的大地。摠，总。统，统摄，统领。坤元，大地。

⑦九星：指天蓬、天芮、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九星。

⑧七曜(yào)周旋：七曜环绕旋转。七曜，古时指日、月、土、火、木、金、水七星。

⑨幽显既位：昼夜的明暗有固定的规律。幽，暗。显，明。

⑩生生化化：指万物不断地生长变化。

⑪品物：万物。

【译文】

黄帝道：我想听听五运主四时的情况如何？

鬼臾区说：五气运行，每气各尽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并不是仅仅主四时的。

黄帝又问道：希望听听其中的缘由。

鬼臾区说：我查考了《太始天元册》，上面说：广阔无垠的天空，是化生万物的基础，万物依靠它开始成长，五运终而复始地运行于宇宙之中，敷布真灵之气，统摄着作为万物生长之根本的坤元。九星悬挂辉耀，七曜环绕旋转，在天产生了阴与阳的变化，在地有了柔与刚的分别。昼夜的明暗有了固定的规律，四时寒暑更替有常。这样生化不息，万物自然就繁荣昌盛了。我家已经十世相传，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

帝曰：善。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

鬼臾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形

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①]。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知迎知随，气可与期。应天为天符[②]，承岁为岁直[③]，三合为治[④]。

【注释】

①太过不及：阳年为太过，阴年为不及。

②天符：中运与司天之气相符的年份。

③岁直：中运与年支之气相同的年份。又叫“岁会”。

④三合：中运、司天、年支三者相同的年份。即既为天符，又为岁会。也叫“太乙天符”。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什么叫做气有多少、形有盛衰呢？

鬼臾区说：阴气与阳气，各有多少不同，所以才分别为三阴三阳。形有盛衰，是说五行主治岁运，各有太过与不及的情况。如果开始为太过，接下来的一运就是不及，开始不及，下一运就是太过。明白了有余不足的道理，也就可以推到运气的循环往复。凡中运与司天之气相符的叫“天符”，与该岁的年支之气相同的叫“岁直”，若既是天符又为岁直的就是“三合”，就算是“治”了。

帝曰：上下相召[①]，奈何？

鬼臾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②]，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③]，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④]，故五岁而右迁[⑤]；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⑥]。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注释】

①上下相召：天地之气相互感召结合。马元台："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上下相召者，天右旋之阴阳加于地下，地左转之阴阳临于天上而相召，以治岁治步也。"

②天之阴阳：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分属三阴三阳。

③地之阴阳：就是主时之气的五行阴阳。

④"应天"两句：张介宾："应天之气，五行之应天干也。动而不息，以天加地而六甲周旋也。"地之运有五，而天之气有六，五六相合，六多五少，少则动速，所以说"动而不息"。

⑤五岁而右迁：每五年五运自东向西转换一次。如甲子年为土运，至己巳年又为土运，这就是五岁而右迁。

⑥"应地"三句：张介宾："应地之气，天气之应地支也，静而守位，以地承天而地支不动也。"天之六气与地之五运相合，而六气对五运来说，因其多一，是比较静止的，所以说"静而守位"，六年一周，所以说"六期而环会"。

【译文】

黄帝问：天地阴阳上下相召，是怎么回事？

鬼臾区说：寒、暑、燥、湿、风、火，是天的阴阳，三阴三阳与之相应，木、火、土、金、水、火，是地的阴阳，生长化收藏与之相应。天是以阳生阴长的，地是以阳杀阴藏的。天有阴阳，地也有阴阳。天地相合，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天地之阴阳的原因。与天之六气相应的五运是运动不息的，因此经过五年就右迁一步；与地之五运相应的六气是比较静止的，所以经过六年才循环一周。天地动静相互影响，上下相合，阴阳交错，运气的变化就产生了。

帝曰：上下周纪[①]，其有数乎？

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

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②]。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③]，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④]。不及太过，斯皆见矣。

【注释】

①上下周纪：高世栻："五岁右迁，六期环会，上下相召，为周为纪。"就是天干在上，五岁为一周，地支在下，七百二十气为一纪。

②"君火"两句：明，王冰注文改作"名"。张志聪："是以君火以明而在天，相火以位而在下。盖言地以一火而成五行，天以二火而成六气也。"地之阴阳虽亦有二火，然因为君火主神明，只有相火主运，所以运仅有五，而气有六。

③七百二十气为一纪：气指节气，一年共有二十四个节气，五与六结合，5×6=30年，称为一纪，24气×30=720气。

④一周：指甲子相合的一周。甲子相合共得六十个不同的年份，所以六十年为一周。

【译文】

黄帝问：天地上下往复周旋，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呢？

鬼臾区说：天以六气为节，地以五行为制。六气司天，需要六年才能循环一周；五运制地，需要五年才能循环一周。因为君火主宰神明，只有相火主运。五与六相合，计三十年中共有七百二十个节气，称为一纪，经过一千四百四十个节气，计六十年就成为甲子一周。这样不及与太过，都可以显现出来了。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鬼臾区曰：至数之机[①]，迫迮以微[②]，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注释】

①至数之机：五运六气交错循环，六十年中有一定的规律，所以叫做“至数之机”。至数，指五运六气相合有定数。

②迫迮(zé)：切近而深细。张介宾：“谓天地之气数，其精微切近，无物不然也。”

【译文】

黄帝说：夫子所讲的，上说完了天气，下说完了地理，可以说是极其详细了。我想把这些听到的道理牢记在心里，上以治疗百姓的疾病，下以保养自己的身心健康，使百姓明白这个道理，上下相和相亲，使恩德泽及广大民众，使子孙后代无忧无虑，把它传到千秋万代，永无终止，能不能让我听听呢？

鬼臾区说：五运六气相合的规律，切近深细而且微妙，它的到来可以察见，它的过去可以追寻。敬重这种规律的人，就能保持健康，忽视了它，就会身受灾害，甚至死亡，违逆了五运六气的规律，任由私心而妄为，必然会有祸殃，所以必须要谨慎地适应五运六气的自然天道。请让我来讲一讲它的真理要道吧。

帝曰：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愿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愿尽闻之。

鬼臾区曰：昭乎哉问！明乎哉道！如鼓之应桴，响之应

声也。臣闻之，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译文】

黄帝说：善于谈论事物起源的人，必然也能够知道它的结果。善于谈论近处事情的人，必定也知道推及远处的事理。只有这样，对五运六气的道理才不会感到困惑，对其具体方术才能深刻地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彻底明了的境界。希望夫子推论排比，使之有条理，简单而无遗漏，长久流传而不会断绝，容易掌握运用而不易忘记，成为医道的纲领。五运六气的至理要道，希望全都听听。

鬼臾区说：问得真高明啊！五运六气的道理真是明明白白啊！好像鼓槌敲在鼓上一样，又好像回声对声音的回应。我听说，甲年和己年由土运统领；乙年和庚年，由金运统领；丙年和辛年，由水运统领；丁年和壬年，由木运统领；戊年和癸年，由火运统领。

帝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

鬼臾区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①]；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所谓标也，厥阴所谓终也[②]。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③]。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

【注释】

①“子午”两句：逢子年午年，则少阴司天，因三阴三阳为六气之上奉于天，所以称“上见”。

②“少阴”两句：张介宾：“标，首也。终，尽也。六十年阴阳之序，始于子午，故少阴谓标，尽于巳亥，故厥阴为终。”

③六元：张介宾：“三阴三阳者，由六气之化为之主，而风化厥阴，热化少阴，湿化太阴，火化少阳，燥化阳明，寒化太阳，故六气谓本，三阴三阳谓标也。然此六者，皆天元一气之所化，一分为六，故曰六元。”

【译文】

黄帝说：五运与三阴三阳是怎样配合的？

鬼臾区说：子年午年都是少阴司天；丑年未年都是太阴司天；寅年申年都是少阳司天；卯年酉年都是阳明司天；辰年戌年都是太阳司天；巳年亥年都是厥阴司天。年支阴阳的次序以子年为始，亥年为终，所以少阴为首，厥阴为终。厥阴以风气为主；少阴以热气为主；太阴以湿气为主；少阳以相火为主；阳明以燥气为主；太阳以寒气为主。因为风热湿火燥寒是三阴三阳的本气，它是天元一气化之为六，所以称为六元。

黄帝又说：道理真是光明伟大啊！论述得真是明明白白啊！请让我把它刻在玉版上，保存在金匮里，署名叫《天元纪》。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题解】

本篇内容主要包括：一、说明五运学说是从观察宇宙中存在着五种不同的气色而发展而来的。二、叙述了六气的假设位置、运行方向和次序。三、指出地在人之下、太虚之中，依赖大气的托举，而能在宇宙中间。大气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地上的万物。四、说明五运六气的变化对人体和对万物生化的影响。所谓“五运”，即五行之气变化运行，故称《五运行大论》。

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①]，临观八极[②]，考建五常[③]，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④]，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余闻五运之数于夫子，夫子之所言[⑤]，正五气之各主岁尔，首甲定运，余因论之。

鬼臾区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丑未之上，太阴主之；寅申之上，少阳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巳亥之上，厥阴主之。不合阴阳[⑥]，其故何也？

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阴阳也。夫数之可数者，

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注释】

①天纲：指天文学之大纲，如黄道、二十八宿、地平方位等等。

②八极：张志聪："地之八方也。"

③考建五常：张介宾："考，察也。建，立也。五常，五行气运之常也。"即观察推求五行运气之大法。

④论：经论，指《太始天元册》、《阴阳应象大论》、《气交变大论》等文。

⑤夫子之所言：指《六节脏象论》中岐伯所讲的话。

⑥不合阴阳：指三阴三阳之六气与五运，和一般说法有不相合之处。

【译文】

黄帝坐在明堂里，开始校正天文，观看八方地理，研究五行运气的阴阳变化，请岐伯来，向他问道：经论中说天地的动静，是由自然的内在动力所控制，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阴阳的升降，可以由天气的寒暑，彰显它的兆端。我也听夫子讲过五运的规律，先生所讲的仅仅是五运主岁，应以甲为首，我与鬼臾区曾经讨论这个问题。

鬼臾区认为：土运统领甲、己，金运统领乙、庚，水运统领丙、辛，木运统领丁、壬，火运统领戊、癸。子、午两年是少阴司天；丑、未两年是太阴司天；寅、申两年是少阳司天；卯、酉两年是阳明司天；辰、戌两年是太阳司天；巳、亥两年是厥阴司天。与夫子所讲的阴阳之例不符，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这是明显的道理，因为五运六气是天地的阴阳。大凡能够查数的是人身中的阴阳，它与天地阴阳相合，是可以用类推的方法求得

的。阴阳，可以由十推演到百，由千推演到万的。但是天地的阴阳，不能用数来类推，而应该用观察自然之象的方法来推求。

帝曰：愿闻其所始也。

岐伯曰：昭乎哉问也！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①]，经于牛女戊分[②]；黔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③]；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④]。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注释】

①丹天：及下文之"黔(jīn)天"、"苍天"、"素天"、"玄天"，传说上古观天象时，见有五色之云气，横亘天空，所以有丹、黔、苍、素、玄五天之气的说法。丹是赤，黔是黄，苍是青，素是白，玄是黑。

②经于牛女戊分：经，就是横亘，分布排列。牛、女，以及下文的心、尾、危、室、柳、鬼、亢、氐、昴、毕、张、翼、娄、胃、奎、壁、角、轸等，是二十八宿之名称。二十八宿是古代天文学上的星座位次。戊分，即奎、壁二宿之位。

③己分：角、轸二宿之位。

④天地之门户：太阳之视运动，位于奎、壁二宿时，正是由春入夏之时，位于角、轸二宿时，正是由秋入冬之时。夏为阳中之阳，冬为阴中之阴，所以古人称奎、壁、角、轸为"天地之门户"。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它是怎样开始的。

岐伯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曾阅览《太始天元册》看到其中写道：古人观测天象时，看见天空当中有赤色的气，横亘在牛、女二

宿与西北方戌位之间；黄色的气横亘在心、尾二宿与东南方己位之间；青色的气横亘在危、室二宿与柳、鬼二宿之间；白色的气横亘在亢、氐二宿与昴、毕二宿之间；黑色的气横亘在张、翼二宿与娄、胃二宿之间。所谓戌位、己位，分别是奎、壁二宿和角、轸二宿的所在，奎、壁是在立春到立夏的节气之间，所以称为地户；角、轸是在立秋到立冬的节气之间，所以称为天门。时令的开始，也就是推算气候时令的方法产生根据的第一步，是自然规律所产生的，不可不通晓。

帝曰：善。《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①]；左右者[②]，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

岐伯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左右者，诸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阳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所谓面北而命其位[③]，言其见也。

【注释】

①上：指司天。下：指在泉。

②左右：指司天之左右间气。司天之左侧为左间，司天之右侧为右间。

③面北而命其位：上为南，下为北。面向南方时的左右和面向北方时的左右恰恰相反，所以经文说明司天的左右是面向北方时确定的。

【译文】

黄帝说：对。《天元纪大论》中说过，天地是万物的上下；左右是阴阳运行的道路。我还不明白它的意义。

岐伯说：所谓上下，是指该年的司天在泉位置上的阴阳。所谓左右，是指司天的左右，凡是司天的位置见到厥阴时，左面是少阴，右面是太阳；见到少阴时，左面是太阴，右面是厥阴；见到太阴时，左面是少阳，右面是少阴；见到少阳时，左面是阳明，右面是太阴；见到阳明时，左面是太阳，右面是少阳；见到太阳时，左面是厥阴，右面是阳明。这里所说的左右是指面向北方时所见的位置。

帝曰：何谓下？

岐伯曰：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①]；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左太阳，右少阳；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左厥阴，右阳明，少阳在上，则厥阴在下，左少阴，右太阳；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左太阴，右厥阴；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左少阳，右少阴。所谓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上下相遘[②]，寒暑相临[③]，气相得则和[④]，不相得则病[⑤]。

【注释】

①左阳明，右太阴：指在泉之左右间气。下同。

②上下相遘(gòu)：上指客气，下指主气。上下相遘，就是司天在泉之客气与主时六步之气相交。

③寒暑相临：指流行之客气，加临于主时之六气。

④相得：客主之气相生。

⑤不相得：客主之气相克。

【译文】

黄帝问：什么是下(在泉)呢？

岐伯说：厥阴司天，则少阳在泉，在泉之左是阳明，右是太阴；少阴司天，则阳明在泉，左是太阳，右是少阳；太阴司天，则太阳在泉，左是厥

阴，右是阳明；少阳司天，则厥阴在泉，左是少阴，右是太阳；阳明司天，则少阴在泉，左是太阴，右是厥阴；太阳司天，则太阴在泉，左是少阳，右是少阴。这里所说的面向南方确定阴阳的位置，是阴阳在在泉位置上的不同显现。上下相互交合，寒暑相互加临，其气相生的就是和平，相克的就会使人生病。

帝曰：气相得而病者，何也？

岐伯曰：以下临上[①]，不当位也。

【注释】

①以下临上：君火为上，相火为下，二火相加，若下加于上为“逆”，上加于下为“顺”。一说：下为子，上为母，如土临火、火临木、木临水、水临金、金临土，以子临母，故为“不相得”。

【译文】

黄帝问：有气相生而使人生病的，这又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以下位加临于上位，虽似相得，但位置不当，也属于克贼之类。

帝曰：动静何如？

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①]，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

帝曰：余闻鬼臾区曰：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

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②]，犹不能遍明。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③]，五行丽地[④]。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⑤]。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

知也。

【注释】

①“上者”两句：张介宾：“上者右行，言天气右旋，自东而西以降于地。下者左行，言地气左转，自西而东以升于天。”这是以面向南方之位置来说的。

②上候：天运之候。

③七曜纬虚：日月五星循行于太空。七曜，日月与木火土金水五星合称“七曜”。纬，经纬，运行。虚，太虚，宇宙。

④五行丽地：五行附着于大地。丽，附着。

⑤应天之精气：指日月五星。古人认为日月五星是由天之精气化生而来，所以称为“应天之精气”。

【译文】

黄帝问：司天在泉运转的动静怎样？

岐伯说：在上的司天向右行，在下的在泉向左行，左右旋转一周为一年，才回归到原来的位置。

黄帝说：我听到鬼臾区说，应地之气多静而不动。现在夫子却说在下面的在泉地气向左行，不知是怎样一回事，希望听听怎样会动的？

岐伯说：天地的运动和静止，五行的变换反复，鬼臾区虽然上察天运之候，但还没有了解全面。大凡天地的变化作用，在天显出星象，在地生成有形的万物，日月五星循行天空，五行之气附着大地。所以大地是盛载由五行之气化生的有形物类的；天空是布列日月五星这应天之精气的。地上的有形万物与天上的无形精气之间，好像根本与枝叶一样，抬起头来观看天象，虽然是遥远的天体，也是可以了解的。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

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帝曰：冯乎[①]？

岐伯曰：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②]，故令虚而生化也[③]。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注释】

①冯(píng)：同“凭”。张介宾：“言地在太虚之中而不坠者，果亦有所依凭否。”

②寒暑六入：六气下临大地如自外而入，故称“六入”。寒暑，指一年。六，指六气。

③令虚而生化：古人认为绝对充实则不能接受外来之气，而不能生化，只有实中有虚，才能受气而生化。六气作为虚气能使大地生化万物，所以说“令虚而生化”。

【译文】

黄帝问：大地是不是在宇宙的最下面？

岐伯说：大地位于人的下面，在宇宙之中。

黄帝又问：它依凭着什么东西吗？

岐伯说：大气托举着它。燥气使它干燥，暑气使它蒸发，风气使它运动，湿气使它润泽，寒气使它坚实，火气使它温暖。所以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位于中间，火气游行于左右上下。一年之中，寒暑往来，六气进入地面，地面受其影响而生化万物。所以燥气太过地面就干燥，暑气太过地面就发热，风气太过地面上万物皆动，湿气太过地面就会湿润，寒气太过地面就会冻裂，火气太过地面就会坚实固密了。

帝曰：天地之气[①]，何以候之？

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②]，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

【注释】

①天地之气：司天、在泉之气。

②胜：克贼侵犯称为“胜”。复：报复。

【译文】

黄帝问：司天在泉之气，怎样用脉诊诊察呢？

岐伯说：天气与地气胜复的变化，用脉诊是诊察不到的。《脉法》上说：天地的变化，是不能在脉搏上诊察到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间气何如[①]？

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②]。

帝曰：期之奈何？

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③]，迭移其位者病[④]，失守其位者危[⑤]，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⑥]。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注释】

①间气：六气除司天、在泉之外，位于司天及在泉左右的，都称为“间气”。

②左右：指左右手的脉搏。张介宾：“左右者，左右寸尺也。”

③不当其位：位置相反。张介宾：“应左而右，应右而左，应上而下，应下而上也。”

④迭移其位：指左右相反。王冰："谓左见右脉，右见左脉。气差错故尔。"

⑤失守其位：张介宾："克贼之脉见，而本位失守也。"在相应部位不见本脏之脉，反见相克之脉。

⑥阴阳交：左右之脉反见。王冰："交，谓岁当阴，在右脉反见左，岁当阳，在左脉反见右。左右交见，是谓交。若左独然，或右独然，是不应气，非交也。"

【译文】

黄帝问：左右间气怎样在脉象上诊察？

岐伯说：根据间气的位置，可以诊察左右手的脉象。

黄帝问：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脉与气相顺应的为和平，脉与气相违逆的就会生病，见于其他部位的会生病，左右相反的会生病，见到相克之脉的病就危险，尺寸俱反的就会死亡，阴阳交错而见的也会死亡。首先要确定该年的司天、在泉，从而知道它的左右间气，然后可以推测或死或生，或逆或顺。

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

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①，在脏为肝。其性为暄②，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虫毛③，其政为散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眚为陨⑤，其味为酸，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注释】

①柔：物体柔软。

②暄(xuān)：温暖。

③虫：泛指动物。

④政：统领和管理。与下文的“令”，引申指气候变化加于万物的某些作用，用统治者所施行的政令来比喻。

⑤眚(shěng)：灾害。

【译文】

黄帝问：天之寒暑燥湿风火六气，在人体怎样与之相配合呢？它对万物是怎样使之生化的呢？

岐伯说：东方生风，风气能使木气生长，木气能产生酸味，酸味能滋养肝脏，肝血能养筋，肝与筋膜和调，则木气充旺能使心气旺盛。六气的变化，在天为玄冥之象，在人为适应变化之道，在地为生化万物。地有生化，就能化生五味，人能适应变化之道，就能产生智慧，天的玄冥之象能够产生神明，使天地万物运动不息，从而化生五行六气。天的神明，在天是风，在地是木，在人体是筋，在物体生化是柔软，在内脏是肝。它的性质是温暖的，它的德性是平和的，它的作用是运动，它的颜色是青苍，它的变化是荣美，它在动物上是有毛的兽类，它在作用上是疏散，它的时令是宣发布散阳和之气，它的变动是摧折，它的灾害是陨落，它在五味是酸味，它在情志是发怒。忿怒会损伤肝，悲哀能抑制忿怒；风气能损害肝，燥气能克制风气；酸味太过会伤害筋，辛味能克制酸味。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气为息[①]，在脏为心。其性为暑，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眚燔焫，其味为苦，

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注释】

①息：生长。

【译文】

南方生热，热气能使火气旺盛，火气能生苦味，苦味能滋养心脏，心能生血脉，心血和调则滋养脾气。所以天的神明，在天是热，在地是火，在人体是血脉，在气化为使万物生长，在内脏是心。它的性质是炎热，它的德性是显露光华，它的作用是躁急，它的颜色是红赤，它的变化是使万物茂盛，在动物是有羽毛的禽类，它在作用上是日照光明，它的时令是地气上蒸，它的变动是使万物焦烁枯槁，它的灾害是焚焫，它在五味为苦味，在情志为喜乐。喜乐过度会损害心，恐惧能克制喜乐；过热也会损害气，寒气能克制热气；苦味太过能损害心气，咸味能克制苦味。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①，在脏为脾。其性静兼②，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③，其虫倮④，其政为谧⑤，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

【注释】

①充：充盈肥满。

②静兼：安静而包容。张志聪："静者，土之性。兼者，土旺四季，兼有寒热温凉之四气也。"

③盈：充满丰盛。

④倮(luǒ)：赤体。虫倮，无羽毛鳞甲蔽身的动物的总称。

⑤谧(mì)：平静。王冰："谧，静也，土性安静。"

【译文】

中央生湿，湿气能使土气生长，土气能滋生甘味，甘味能滋养脾脏，脾能滋养肌肉，脾与肉盛则土气充盈，使肺气旺盛。所以天的神明，在天是湿，在地是土，在人体是肌肉，在气化能使形体充实，在内脏是脾。它的性质是安静而包容，它的德性是潮湿润泽，它的功用是化生万物，它的颜色为黄，它的变化是使形体充盛丰满，在动物是无毛羽的裸体动物，它的作用是使天气平静，地气上升，它的时令是云雨及时布行，它的变动是骤雨暴注或淫雨连绵，它的灾变是大水泛滥，在五味为甘甜，在情志为忧思；忧思过度会伤脾，忿怒能克制忧思；湿气会伤害肌肉，风气能克制湿气；甘味过度会伤害脾，酸味能克制甘味。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①]，在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②]，其政为劲[③]，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④]，其味为辛，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注释】

①成：成熟，成形。高世栻："在气为成者，感秋气而万物成就也。"

②虫介：有壳的动物。介，即"甲"，俗称"壳"。

③劲：强劲有力。

④苍落：凋谢。

【译文】

西方生燥，燥气能使金气生长，金气能产生辛味，辛味能滋养肺脏，肺能滋养皮毛，肺与皮毛充旺则金盛而使肾气旺盛。所以天的神明，在天是燥，在地为金，在人体是皮毛，在气化能使万物成就，在内脏是肺。它的性质是清凉，它的德性是清静，它的功用是固卫，它的颜色为白，它的变化为收敛，在动物为甲壳类动物，它的作用是坚劲有力，它的时令是雾露下降，它的变动是使万物生机收杀，它的灾变是枝叶枯萎凋谢，在五味为辛味的物质，在情志为忧愁。忧愁过度会伤害肺，喜乐能克制忧愁；热气过度会伤害皮毛，寒气能克制热气；辛味过度能伤害皮毛，苦味能克制辛味。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气为坚[①]，在脏为肾。其性为凛[②]，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霰雪[③]，其变凝冽[④]，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注释】

①坚：坚硬。高世栻："在气为坚者，感冬气而万物坚凝也。"

②凛：高世栻："凛，严厉也。冬气严厉而寒，故其性为凛。"

③霰(xiàn)雪：原脱，据《吴注素问》补。

④凝：水结冰。冽：冷极称"冽"。

【译文】

北方生寒，寒气能使水气生长，水气能生咸味，咸味能滋养肾脏，肾精能滋生骨髓，肾精骨髓充盈水盛而使肝脏充实。所以天的神明，在天

是寒，在地是水，在人体是骨，在气化是使物体坚固，在内脏是肾。它的性质是凛冽，它的德性是寒凉，它的作用是贮藏，它的颜色为黑色，它的变化是使万物肃静，在动物为有鳞片的动物，它的作用是静止，它的时令是寒冷冰雪，它的变动是冰冻凛冽，它的灾变是冰雹霜雪非时而下，在五味为咸味，在情志为恐惧。恐惧过度会伤害肾，思虑能克制恐惧；寒气过度会伤害血脉，燥气能克制寒气；咸味能伤害血脉，甘味能克制咸味。

五气更立[①]，各有所先，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

【注释】

①五气更立：五气交替主时。

【译文】

五方之气，交替主时，各有先期而至的气候，若与时令相反就是邪气，与时令相合就是四时正气。

帝曰：病生之变，何如？

岐伯曰：气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

帝曰：主岁何如[①]？

岐伯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②]，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③]，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

帝曰：善。

【注释】

①主岁：五行各主一岁，五行主岁称为“五运”。

②已所胜：为我所克者。

③所不胜：克我者。

【译文】

黄帝问：产生的病变怎样？

岐伯说：气与时令相合的虽病亦轻，不相合的其病必重。

黄帝问：五气主岁怎样？

岐伯说：气太过，一方面能克制自己所克的气，另一方面也能欺侮克制自己的气；如气不及，一方面克制自己的气乘机欺侮，另一方面本来受自己克制的气，也轻视自己而来侵犯。凡是欺侮人的而自己也会受到邪气侵犯，是因为它无所忌惮而招致的。

黄帝说：讲得很对。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题解】

本篇内容主要包括：一、说明六气学说是根据天体运动的规律而创立的，并指出六气之间，具有标本中气的相互关系。二、天体的变化有盛衰，气候的变化有太过不及。天地间万物与之息息相应，其表现在生化方面；人体也与之息息相应，其表现在气色脉象方面。三、指出六气具有互相承制的作用。四、解释了什么叫“岁会”、“天符”和“太一天符”。五、说明自然界是一个运动不息的多变世界，如果升降出入的运动停止，那么生化之机就会息灭。总之，本篇阐明天道六六之节，也应天气、应地理，突出主岁主时加临之六气。因所论各节内容，至为精微，故称《六微旨大论》。本篇名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也[①]，如迎浮云，若视深渊。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极。夫子数言谨奉天道，余闻而藏之。心私异之，不知其所谓也。愿夫子溢志尽言其事[②]，令终不灭，久而不绝。天之道可得闻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

序，盛衰之时也。

【注释】

①天之道：天体运行变化的道理。

②溢志尽言：尽情详细地讲。

【译文】

黄帝问道：哎呀！真是太深远了！天道运行的规律，就像仰望浮云，又像俯视深渊。视深渊还可以测量，而迎浮云却不能知道它的极点。夫子您常说要谨慎奉行天道，我听了以后，记在心里。但又有疑问，不知其所以然。希望您详细地讲一讲，使它永不泯灭，长久流传而不断绝。天道运行的规律，可以讲给我听吗？

岐伯恭敬地行了两次礼回答说：你问得很高明啊！天道运行的规律就是自然的变化所显示出来的时序和盛衰。

帝曰：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

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①]，盖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②]，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

【注释】

①气之标：三阴三阳为六气之标。气，六气。

②移光定位：这是古代测天以定节气的方法。最初用树立木杆来观测日影，后来发展改进为使用“圭表”来测定每天的日影长度，以确定节气。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天道六六之节和时序盛衰的变化是怎样的？

岐伯说：上下六步有一定的位置，左右升降有一定的次序。所以少阳的右面，由阳明掌管；阳明的右面，由太阳掌管；太阳的右面，由厥阴掌管；厥阴的右面，由少阴掌管；少阴的右面，由太阴掌管；太阴的右面，由少阳掌管。这是六气之标，是面向南方而确定的位置。所以说：根据天气变化的一定次序，时令有盛衰的不同，在日中之时，观看日光移影所确定的位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①；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②。

【注释】

①中见厥阴：张介宾："此以下言三阴三阳各有表里，其气相通，故各有互根之中气也。少阳之本火，故火气在上，与厥阴为表里，故中见厥阴，是以相火而兼风木之化也。"这是说六气中各见其本气。如少阳之本为厥阴。以下理同。

②气应异象：由于少阴、太阳之本标不同，所以其气应之象则各异。

【译文】

少阳的上面由火气掌管，它的中气是厥阴；阳明的上面由燥气掌管，它的中气是太阴；太阳的上面由寒气掌管，它的中气是少阴；厥阴的上面由风气掌管，它的中气是少阳；少阴的上面由热气掌管，它的中气是太阳；太阴的上面由湿气掌管，它的中气是阳明。以上所说的"上面"

是三阴三阳的本气，本气的下面是中见之气，中气的下面是六气的标。因为六气的本标不同，所以它反映的现象也不是一致的。

帝曰：其有至而至[①]，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②]，何也？

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

岐伯曰：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

帝曰：善。请言其应。

岐伯曰：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

【注释】

①至而至：前一个“至”指时令已到，后一个“至”指六气到来。至而至，就是六气之至与时令相一致。

②至而太过：即下文所谓“未至而至”就是未到其时而有其气。

【译文】

黄帝问：六气有按时而至的，有时至而气不至的，有先时而至的，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按时而至的是和平之气；时至而气不至的是气之不及；时未至而气先至的是气之有余。

黄帝问：时至而气不至的，时未至而气先至的，情况怎样呢？

岐伯说：时与气相应而来的则顺，否则为逆，逆则产生异常变化，异常变化能导致疾病。

黄帝说：讲得好。请谈谈相应的情况。

岐伯说：万物与生长变化是相适应的，大气与脉象变化是相适应的。

帝曰：善。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①]，何如？

岐伯曰：显明之右[②]，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③]，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

相火之下，水气承之[④]；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

帝曰：何也？

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⑤]。外列盛衰[⑥]，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注释】

①地理之应六节气位：六节气位，指主时之六气。主时之六气，年年相同，所以称“地理之应”。也即《天元纪大论》说的“应地之气，静而守位”。

②显明：张介宾：“显明者，日出之所，卯正之中，天地平分之处也。”此处指春分节。

③退行一步：张介宾：“退行一步，谓退于君火之右一步也。”按：向右行为退行，一步等于60.875日，六步合计365.25日为一年。每步平均各主四个节气。

④承：承袭。张志聪：“承者，谓承奉其上而制之也。”吴崑：“六气各专一令，专令者常太过，故各有所承，所以防其太过，不欲其亢甚为害也。”

⑤“亢则害”三句：张介宾：“亢者，盛之极也。制者，因其极而抑之也。盖阴阳五行之道，亢极则乖，而强弱相残矣。故凡有偏盛，

则必有偏衰，使强无所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日甚。所以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夫盛极有制，则无亢害，无亢害则生化出乎自然。”

⑥外列盛衰：表现于外的主岁之气盛衰不同。张志聪：“外列盛衰者，谓外列主岁之气，有盛有衰。如主岁之气与主时之气交相亢极，则为害更甚，故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译文】

黄帝问：对。希望听听关于六气主时的位置是怎样的？

岐伯说：春分节之后是少阴君火的位置；君火之右，后退一步，是少阳相火主治的位置；再退一步，是太阴土气主治的位置；再退一步，是阳明金气主治的位置；再退一步，是太阳水气主治的位置；再退一步，是厥阴木气主治的位置；再退一步，是少阴君火主治的位置。

相火主治之位的下面，有水气承袭制约；水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土气承袭制约；土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风气承袭制约；风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金气承袭制约；金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火气承袭制约；君火主治之位的下面，有阴精承袭制约。

黄帝又问：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六气亢盛就会产生损害作用，所以要有承袭之气来制约它，有制约然后才能生化。如果亢盛无制，就会使生化之机败坏紊乱，产生病变。

帝曰：盛衰何如？

岐伯曰：非其位则邪[①]，当其位则正[②]。邪则变甚，正则微。

帝曰：何谓当位？

岐伯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③]，金运临酉，

水运临子，所谓岁会④，气之平也⑤。

帝曰：非位何如？

岐伯曰：岁不与会也。

【注释】

①非其位：指不在五方正位的寅、申、巳、亥。位，指十二地支分布在地平方位上的位置。

②当其位：指子、午、卯、酉四方之正位，以及辰、戌、丑、未兼属中央土位的位置。

③四季：指辰、戌、丑、未四个方位。

④岁会：又称“岁直”或“岁位”。岁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地支与天干的五行属性相同，二是当五方之正位。因此所谓“岁会”，是该岁的天干与地支相会于五方正位。如：“木运临卯”，木属东方卯位，是天干与地支既同属木又属同一方位，故为“岁会”。

⑤气之平：即“平气”。

【译文】

黄帝问：自然界的盛衰怎样？

岐伯说：不当其位的是邪气，恰当其位的是正常之气。邪气致病，病重多变化，正气致病，病多轻微。

黄帝问：什么叫当位？

岐伯说：例如木运遇卯年，火运遇午年，土运遇辰、戌、丑、未年，金运遇酉年，水运遇子年，这就称为“岁会”，也属于“平气”。

黄帝问：不当其位的怎样？

岐伯说：那就不是岁会。

帝曰：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

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奈何？

岐伯曰：天之与会也[①]，故《天元册》曰天符。

帝曰：天符岁会，何如？

岐伯曰：太一天符之会也[②]。

【注释】

①天之与会：即司天与中运相符合。

②太一天符：就是《天元纪大论》所说的“三合”，也称“太乙天符”。

【译文】

黄帝问：土运主岁，司天是太阴；火运主岁，司天是少阳或少阴；金运主岁，司天是阳明；木运主岁，司天是厥阴；水运主岁，司天是太阳，这些是怎么分的？

岐伯说：这是司天与五运相会，所以《天元册》里称为“天符”。

黄帝问：既是天符又是岁会的怎样呢？

岐伯说：这叫太一天符的会合。

帝曰：其贵贱何如？

岐伯曰：天符为执法，岁会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人[①]。

帝曰：邪之中也，奈何？

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特；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

岐伯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

【注释】

①执法、行令、贵人：王冰："执法犹相辅，行令犹方伯，贵人犹君主。"张介宾："执法者位于上，犹执政也；行一令者位乎下，犹诸司也；贵人者统乎上下，犹君主也。"这是以古代行政机能来类比运气功能。

【译文】

黄帝问：它们之间有什么贵贱的分别吗？

岐伯说：天符好像执法，岁会好像行令，太一天符好像贵人。

黄帝问：邪气侵入而发病，三者有何区别？

岐伯说：中执法之邪，发病急而比较危险；中行令之邪，病势缓慢而病程较长；中贵人之邪，则发病急剧而很快会死亡。

黄帝问：六气的位置相互转移是怎样的？

岐伯说：君居臣位是顺的，臣居君位是逆的。逆则发病急，危害大；顺则发病慢，危害小。所谓六气位置移易，是指君火与相火说的。

帝曰：善。愿闻其步[①]，何如？

岐伯曰：所谓步者，六十度而有奇[②]，故二十四步，积盈百刻而成日也[③]。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

岐伯曰：位有终始[④]，气有初中[⑤]，上下不同[⑥]，求之亦异也。

帝曰：求之奈何？

岐伯曰：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⑦]。谨候其时，气可与期。

【注释】

①步：六气的步位。

②六十度而有奇：张介宾："一日一度，度即日也。周岁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以六步分之，则每步得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故曰有奇也。"按：六十度就是六十日，有奇就是有零。周天之度365.25度，等于一年。一年六步，每步等于365.25÷6=60.875度。

③积盈百刻而成日：盈，指0.25度。古人以一日分为百刻。0.25度×4=1度=100刻=1日。

④位：高世栻："位者，主时之定位。"

⑤初中：指一步之气，又有初气与中气之分。

⑥上下不同：上指天干，下指地支。每年之天干、地支不同，所以说"上下不同"。

⑦岁立：张介宾："干支合而六十年之岁气立。"

【译文】

黄帝问说：很对。希望听听六气的步位是什么？

岐伯说：所谓一步，就是六十日有零，所以二十四步之后，其奇零之数积满一百刻，就成为一日。

黄帝问：六气与五行相应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因主时之六气的每一气位有始有终，每一气又有初气和中气的分别，又有天气和地气的分别，所以推求也就不一样了。

黄帝问：怎样推求呢？

岐伯说：天气以甲为开始，地气以子为开始，子与甲相互组合，称为岁立。谨慎地候察四时的变化，就可以推求六气始终早晚的时刻了。

帝曰：愿闻其岁，六气始终，早晏何如？

岐伯曰：明乎哉问也！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数始于水

下一刻[①]，终于八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五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所谓初六[②]，天之数也[③]。

【注释】

①水下一刻：古代用铜壶贮水计时，壶上穿一个小孔，使水经小孔滴漏，以为记时器，名叫漏壶。壶中所注水量恰巧一昼夜漏尽，在壶面刻着101条横线，横线与横线之间称为“刻”，合计共得100刻，每刻又分为10分。所谓“水下一刻”，是从壶水注满至第一条横线处开始下滴。开始下滴，称为“水下一刻”。若水漏至第二条横线，就称为“终于一刻”。终于一刻之后，就称为“始于二刻”。

②初六：指以甲子年开始六气的第一周。

③天：指天之六气。数：指六气始终的刻分数。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每年六气始终的早晚怎样？

岐伯说：问得高明啊！甲子的年份，初气开始于水下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半；第二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第三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半；第四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第五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半；第六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这就是六气第一周的始终的刻分数。

乙丑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三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

五刻；五之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所谓六二，天之数也。

【译文】

乙丑的年份，第一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十二刻半；第二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水下百刻；第三气开始于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半；第四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第五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半；第六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这是六气第二周的始终的刻分数。

丙寅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五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所谓六三，天之数也。

【译文】

丙寅的年份，第一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半；第二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第三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十二刻半；第四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水下百刻；第五气开始于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半；第六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这是六气第三周的始终的刻分数。

丁卯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三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

十五刻；五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所谓六四，天之数也。次戊辰岁[①]，初之气复始于一刻。常如是无已，周而复始。

【注释】

①次：六气始终刻分早晚的一个周期为四年，第五年为第二个周期的开始，所以用“次”字。

【译文】

丁卯的年份，初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半；第二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第三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半；第四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第五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十二刻半；第六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水下百刻。这是六气第四周的始终的刻分数。再次是戊辰年的初气，重新从水下一刻开始。总是循上述次序，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帝曰：愿闻其岁候何如[①]？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日行一周[②]，天气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气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气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气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气复始于一刻，所谓一纪也[③]。是故寅午戌岁气会同[④]，卯未亥岁气会同，辰申子岁气会同，巳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

【注释】

①岁候：这里指一年之六气运行始终总刻分数，以一年来计算。

②日行一周：即太阳在天体黄道（视运动轨道）上循行一周，就是一年。从甲子年算起，日行一周，即指甲子年。

③一纪：四年为一纪。

④岁气：指一年中六气始终的刻分数。

【译文】

黄帝问道：希望听听一年六气终始变化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太阳循行第一周，六气开始于一刻；太阳循行第二周，六气开始于二十六刻；太阳循行第三周，六气开始于五十一刻；太阳循行第四周，六气开始于七十六刻；太阳循行第五周，六气又从一刻开始，这是六气四周的循环，叫做一纪。所以寅年、午年、戌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卯年、未年、亥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辰年、申年、子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巳年、酉年、丑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总之，六气是循环不已，终而复始的。

帝曰：愿闻其用也[①]。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②]，言地者求之位[③]，言人者求之气交[④]。

帝曰：何谓气交？

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⑤]，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帝曰：何谓初中？

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⑥]，中气同法。

帝曰：初中何也？

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

【注释】

①用：指六气变化动静升降出入的作用。

②本：天之六气。

③位：指金、木、火、土、水、君火。

④气交：天地之气上下交互为气交。

⑤天枢：天地之交的交点。

⑥初凡三十度而有奇：度，即日。一气为六十日八十七刻半，一气又分初、中二气，每气各占一半，即三十日四十三又四分之三刻。

【译文】

黄帝说：我希望听您讲一讲六气的作用。

岐伯说：说到天，当推求于六气，说到地，当推求于主时之六位，说到人体，当推求于天地气交之中。

黄帝问：什么叫做气交？

岐伯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气交之处，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所以说：天枢的上面，是属于天气所主；天枢的下面，是属于地气所主；而气交的部分，人气随之而来，万物也由之化生。说的就是这个事。

黄帝又问：什么叫做初气、中气呢？

岐伯说：初气三十度有零，中气也是这样。

黄帝又问：初气、中气，是什么？

岐伯说：这是用来分别天气与地气的根据。

黄帝说：我希望听个究竟。

岐伯说：初就是地气，中就是天气。

帝曰：其升降何如？

岐伯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①]。

帝曰：愿闻其用何如？

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②]；降已而升，升者谓地。

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③，升降相因④，而变作矣。

帝曰：善。寒湿相遘⑤，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其有闻乎？

岐伯曰：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⑥，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

【注释】

①更用：相互交替作用。

②升已而降，降者谓天：地气上升后而下降，是天的作用。

③相召：相互感应。

④相因：互为因果。

⑤相遘：相互遇合。

⑥德：本质。化：生化。

【译文】

黄帝问：气的升降是怎样的？

岐伯说：地气上升，天气下降，这是天地之气的相互作用。

黄帝又问：希望听听它的作用如何？

岐伯说：升后而降，这是天的作用；降后又升，这是地的作用。天气下降，气就下流于大地；地气上升，气就蒸腾于天空。所以上下交相呼应，升降互为因果，变化就发生了。

黄帝说：讲得好！寒与湿相遇，燥与热相守，风与火相当，这些道理可以说说吗？

岐伯说：六气有胜有复，胜复的变化中，有根本与生化，有原因与变异，一旦有了变异，就会招致邪气滞留。

帝曰：何谓邪乎？

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①]，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②]，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

帝曰：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故因盛衰之变耳。成败倚伏游乎中[③]，何也？

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注释】

①物之生从于化：万物的生长，是由于六气的生化作用。

②往复：往返。

③成败倚伏：成功与失败互为因果。

【译文】

黄帝问：什么是邪呢？

岐伯说：万物的生长都由于化，万物的终结都由于变。变与化相争是成长与毁败的根源。所以气有往有复，作用有慢有快，从往复快慢里，就会出现化与变的过程，这就是风气的由来。

黄帝问：慢快往复是风气产生的原因，由化至变的过程，是随着盛衰的变化而进行的。但是无论成败，其潜伏的因素都是从变化中来，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成败因素相互蕴伏是由于六气的运动，运动不止，就会发生变化。

帝曰：有期乎？

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帝曰：不生化乎？

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①]，升降息则气立孤危[②]。故

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与道合同，惟真人也。

帝曰：善。

【注释】

①出入：人类和动物呼吸空气，饮食水谷，排泄废物。废：即不出不入。神机：精神和一切功能活动。

②气立：古人认为金石草木之类的物体，生气根于外，借气以成立，故曰“气立”。

【译文】

黄帝问：变化有停止的时候吗？

岐伯说：没有生，没有化，就是停止的时候。

黄帝问：有不生不化的时候吗？

岐伯说：凡动物类的呼吸停止，那么其生命也就会立即消灭；凡植物类的阴阳升降停止，那么则其活力也就立即萎顿。因此说没有出入，就不可能由生而长、而壮、而老、而死亡；没有升降，也就不能由生而长、而开花、而结实、而收藏。所以升降出入之气，凡是有形之物都具有。因此事物的形器，是气机生化的场所。如果形器瓦解分散，生化也就息灭了。因此任何具有形体的东西，没有不出不入、不升不降的，其间仅仅有生化的大小和时间早晚的分别而已。任何事物都存在升降出入，重要的是要保持正常，如果失常，就有灾害。所以说：除非是无形体的

东西，才能免于灾患。

黄帝说：讲得好。那么有没有不生不化的人呢？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能与自然规律相融合，而同其变化的，只有真人。

黄帝说：说得好。

卷二十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题解】

本篇主要说明五运六气的太过不及，与自然界万物的灾害和人体发病的关系。这种灾害和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气化相交发生了异常变化而形成的，这种变化，就称为“气交变”，故以之名篇。篇中说明气运的变化有常有变，因而不可能先期肯定其必然的变化。必须时时加以观察，才能知道其有何种变化及变化的类型。并指出气候的变化不一定必然造成疾病，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正气能否胜邪。本篇名言：“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①]，愿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闻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臣虽不敏，往闻其旨。

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

宝。余诚非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

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帝曰：何谓也？

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②，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③。

【注释】

①专胜兼并：一气独盛，称为“专胜”，专胜为太过。二气相兼，称为“兼并”，并，吞并、侵占之义。兼并为不及。如木气太过，则乘土侮金，就是“专胜”，若木气不及，则反受土侮金乘，就是“兼并”。

②通于人气：五运之气与人体之气相遇。王冰：“五运居中，司人气之变化，故曰通于人气。”

③治化而人应之：治化指六气之变化，六气的变化会影响在中之五运，五运主人气之变化，故人应之。如四时之气，先天时而至及后天时而至，就是岁运的变化，与人的气血运行、病治安危，都有息息相应的关系。

【译文】

黄帝问：五运交替，与在天之六气相应，阴阳往来，寒暑变化相随，真气与邪气斗争，内外分离，六经的血气波动不安，五脏之气相互倾轧而转移，出现了太过或不及，一气独胜或二气相并，我希望知道它起始的原理和使人发病的一般常规，可否让我听听呢？

岐伯稽首拜了两拜说：问得很高明啊！这是应该明白的道理。这是上古帝王所珍贵的，也是前代医师传授下来的，我虽然不聪敏，但过

去曾听老师讲过它的道理。

黄帝说：我听说遇到适当的人而不教，就会使学术失传，称为“失道”；传授给不适当的人，是轻视随便泄漏宝贵的大道学术。我虽然德行不高，不足以接受宝贵的大道，但是我为百姓因疾病而夭亡，而不得终其天年而悲伤。希望夫子为了保全百姓的健康和学术的永远留传，传给我大道，我来主管其事，一定按规矩来做，怎么样？

岐伯说：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吧。《上经》中说：研究医道的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他的学说才能保持长久。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问：这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这里的根本是为了推求天、地、人三气的位置啊。求天位的，是天文；求地位的，是地理。通晓人气变化的，是人事。因而太过的气先天时而至；不及的气后天时而至。所以说，天地运动的变化有常有变，而人体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帝曰：五运之化，太过何如？

岐伯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①]。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化气不政，生气独治[②]，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③]，死不治。上应太白星[④]。

【注释】

①岁星：木星。

②“化气”两句：土气不能主事，木气单独发生作用。张介宾：“化气，土气也。生气，木气也。木盛则土衰，故化气不能布政于万物，而木之生气独治也。”

③冲阳：即胃脉，在足跗上，第二第三跖骨间。

④太白星：金星。

【译文】

黄帝问：五运的气化，太过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岁木之运太过，则风气流行，脾土受到侵害。人们多患泄泻，饮食减少，肢体沉重，烦闷抑郁，肠中鸣响，肚腹胀满，由于木气太过，在天上的木星显得光明。木气过于亢盛，甚至会突然发怒，头昏眼花，及头部病证。这是土气无权，不能行其政令，木气独胜的现象，使天上云物飞跑，地上的草木动摇不定，甚至枝叶坠落，病人会胁部疼痛，呕吐不止。若冲阳脉绝，是不治的死证。在天上相应的金星分外光明，这显示木胜则金气制之。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①]。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肤痛，而为浸淫。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冰霜寒。上应辰星[②]。上临少阴少阳[③]，火燔焫[④]，冰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⑤]，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注释】

①荧惑星：火星。

②辰星：水星。

③上临少阴少阳：上临，指司天。凡火运太过之年是戊年，又值少阴司天，是戊子、戊午年。少阳司天是戊申、戊寅年。戊子、戊午、戊申、戊寅均属天符，其热尤甚。下文“火燔焫，冰泉涸，物焦

槁”，就是说明火热太过的自然现象。

④燔(fán)：焚烧。焫(ruò)：烧。

⑤太渊：即肺脉，当寸口处。

【译文】

岁火之运太过，则暑热流行，肺金受到伤害。人们多患疟疾，呼吸少气，咳嗽气喘，吐血衄血，二便下血，水泻如注，咽喉干燥，耳聋，胸中热，肩背热。在天上应火星显得格外光明。火热之气过于亢盛，在人体会有胸中疼痛，胁下胀满，胁痛，胸背肩胛间部疼痛，两臂内侧疼痛，身热肤痛，而发生浸淫疮。这是金气不行，火气独旺的现象，火气过旺，出现雨冰霜寒。在天上的水星格外光明。如果遇到少阴或少阳司天的年份，火热之气更加亢盛，有如火烧火烤，以致水源干涸，植物焦枯。人们发病，多见谵语妄动，发狂越常，咳嗽气喘，呼吸有声，火气甚于下部，则血从二便下泻不止。若太渊脉绝，是不治的死证。在天上相应的火星格外光明，这是火盛的标志。

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①]，体重烦冤。上应镇星[②]。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瘛，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支不举。变生得位[③]，脏气伏，化气独治之，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而太谿绝者[④]，死不治。上应岁星。

【注释】

①清厥：四肢厥冷。

②镇星：土星。

③变生得位：变异之气得以主宰时令。高世栻：“变而生病，当土旺

之时也。”

④太谿：即肾脉，在足内踝后侧，跟骨之上。

【译文】

岁土之运太过，则雨湿之气流行，肾水受到伤害。人们多病腹痛，四肢厥冷，情绪忧郁，身体沉重而烦闷。在天上相应的土星格外光明。重的见肌肉枯萎，两足痿弱不能行动，抽掣挛痛，脚跟痛，水饮之邪积于体内而脘腹胀满，饮食减少，四肢无力，不能举动。若遇土旺之时，水气无权行令，土气独旺，则湿令大行，因此泉水喷涌，河水高涨，本来干涸的池沼也会滋生鱼类了，若木气来复，风雨暴至，使堤岸崩溃，河水泛滥，陆地可出现鱼类。人们就会病肚腹胀满，大便溏泄，肠鸣，泄泻不止。若太谿脉绝，是不治的死证。水气受伤，木气来复，在天上应木星格外光明。

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肃杀而甚[①]，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上应太白星。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腨骭足皆病。上应荧惑星。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凋陨。病反暴痛，胠胁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太冲绝者[②]，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注释】

①肃杀：燥金之气称为“肃杀之气”。

②太冲：即肝脉，在足背部第一第二跖骨连接部之前方。

【译文】

岁金之运太过，则燥气流行，肝木受到伤害。人们多病两胁下及少腹疼痛，目赤而痛，眼角溃烂，两耳听不到声音。燥金之气过于亢盛，就

会身体沉重烦闷，胸部疼痛牵引背部，两胁胀满，而痛连少腹。在天上相应的金星格外光明。重的则发生喘息咳嗽，呼吸困难，肩背疼痛，尻、阴、股、膝、髀、腨、骭、足等处疼痛的病症。在天上相应的火星格外光明。金气突然亢盛，木气被克，草木呈现收敛之象，枝叶干枯凋落。疾病多见胁肋急剧疼痛，胠胁痛不能转身，咳嗽气逆，甚至吐血衄血。太冲脉绝，是不治的死证。在天上相应的金星格外光明。

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①]，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大雨至，埃雾朦郁，上应镇星。上临太阳，则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②]，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注释】

①阴厥：寒厥。

②神门：即心脉，在掌后腕尺侧锐骨之端。

【译文】

岁水之运太过，则寒气流行，心火受到伤害。人们多患发热，心悸，烦躁，四肢逆冷，全身发冷，谵语妄动，心痛。寒气先天时早至，在天上相应的水星格外光明。水邪过度亢盛则有腹水，足胫浮肿，气喘咳嗽，眠中汗出，怕风。水气盛，则大雨下降，尘雾迷蒙不清，在天上相应的土星格外光明。如遇太阳寒水司天，则冰雹雪霜不时下降，湿气大盛，物变其形。人们多患腹胀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眩晕。如神门脉绝，是不治的死证。在天上相应的火星失明而水星光亮。

帝曰：善。其不及如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①，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②，胠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③，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④。复则炎暑流火⑤，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⑥，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痈胗痈痤。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⑦。白露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垢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鼽。上应荧惑、太白星。

【注释】

①刚木辟著：高世栻："刚木受刑。辟，刑也。著，受也。"辟，破损，折伤。

②中清：中气虚寒。

③草木再荣：王冰："金气抑木，故至秋始荣。"

④苍早：草木凋谢得早。苍，苍老。

⑤复：抑之太过，必起反应，古人称为"复"。复有报复之义，子为其母而报复。

⑥下体再生：从根部重新生长。

⑦白坚：色白质坚。张介宾："白坚属金，秀而不实也。"

【译文】

黄帝说：很好。五运不及怎样？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岁木之运不及，燥气就会旺盛流行，生气不能及时而来，草木不能当时生荣。肃杀之气亢盛，使刚硬的树木受刑而碎裂如劈，柔嫩的枝叶就会萎弱干枯。在天上相应的金星显得光明。

人们多患中气虚寒，胠胁疼痛，少腹痛，腹中鸣响，大便溏泄。在气候方面，冷雨不时下降，在天上相应的金星光明，五谷中青色的谷物不能成熟。如遇阳明司天，金气抑木，木气不能行其政令，失去应有的生气，草木在夏秋再度繁荣，生化之气就显得峻急，因为燥土二气俱盛，在天上相应金、土二星光明，所以草木开花结实的过程非常急促，很早就凋谢。木气受克制，其子气火气来复，就会炎热如火，湿润的变为干燥，柔嫩脆弱的变为干枯焦槁，枝叶从根都重新生长，而致开花结实并见。在人体则热气郁于皮毛，多病寒热、疮疡、痈疹、痈痤。在天上相应金、火二星光明，在五谷则外强中干，秀而不实。白霜提前下降，肃杀之气流行，寒雨非时，损害万物，味甘色黄之物多为虫蛀。在人则脾土受邪，火气后起，心气亢盛较晚，火气克金，金气被抑制。谷物不能成熟，疾病多是咳嗽鼻流清涕。在天上相应金星与火星光明。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①]。凝惨而甚[②]，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痞，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髀髀如别[③]。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④]。

【注释】

①物荣而下：植物虽长势繁荣，但是低垂向下。

②凝惨：形容严寒时的凝滞萧条景象。

③髀髀如别：臀股之间有如分离而不能活动自如。别，分离。

④玄谷：黑色的谷类。

【译文】

岁火运之不及，寒气就旺盛流行，夏天生长之气不能行其政令，万物就会由茂盛走向零落。阴寒凝滞之气过盛，则阳气不能生化，万物的荣美就受到摧折，在天上相应水星光明。人们多病，胸中疼痛，胁部胀满，两胁疼痛，胸膺部、背部、肩胛之间及两臂内侧疼痛，抑郁眩晕，视物不清，心痛，突然失音，胸腹肿大，胁下与腰背相互牵引疼痛，重的则屈不能伸，髋骨与大腿之间不能活动自如。在天上相应的火星失明、水星光明，赤色的谷类不能成熟。火被水抑，其子气土气来复，于是土湿之气，上蒸为云，大雨将至，水气受到抑制，病见大便溏泄，腹中胀满，饮食不下，腹中寒冷鸣响，大便泄泻如注，腹中疼痛，突然拘挛、萎缩麻木、两足不能支撑身体。在天上相应的土星光明、水星失明，黑色谷物不能成熟。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①]，肌肉瞤酸[②]，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黔。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虫食甘黄，气客于脾，黔谷乃减，民食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上临厥阴，流水不冰，蛰虫来见，藏气不用，白乃不复，上应岁星，民乃康。

【注释】

①繇复：动摇不定，反复发作。繇，通“摇”。

②瞤(shùn)：掣，跳动。

【译文】

岁土之运不及，风气因而大规模流行，土气失去生化能力，风气旺

盛，则草木茂盛繁荣。但因过分飘扬，虽外秀而不能结实，在天上相应的木星光明。百姓的疾病多见泄泻，霍乱，身体沉重，腹中疼痛，筋骨动摇，肌肉跳动酸疼，易怒。寒水的藏气失制而旺盛，虫类提早伏藏在土中，在人都病寒泄中满，在天上相应木星光明、土星失色，黄色谷类不能成熟。土受木克，其子金气来复，秋收之气当令，呈现严肃峻烈之气，大树也枝叶凋谢，人体则胸胁突然疼痛，连及少腹，长出气。凡味甘色黄的五谷被虫蛀食，邪气客于脾土，黄色谷物减产，百姓食物减少，饮食失养。金气胜木，所以青色谷物受到损害，在天上相应的金星光亮、土星失明。如遇厥阴司天相火在泉，则流水不能结冰，本已冬眠的虫类，重新出现，寒水之气不能主事，金气也不能复盛，在天上相应木星光明，人们也就健康了。

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①]。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②]，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③]，延及囟顶发热[④]。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注释】

①坚芒：白色。新校正："详其谷坚芒，白色可见，故不云其谷白也。"

②零：降落。

③脑户：头后部，又名督脉穴。

④囟顶：即头顶。

【译文】

岁金之运不及，火气就会流行，木气得行政令，生长之气专胜，万物

因而茂盛，气候干燥炎热。在天上相应的火星光明。人们多患肩背闷重，鼻流清涕，喷嚏，大便下血，泄泻如注。秋收之气后于天时而至，在天上相应的金星失明、火星光明，白色的谷类不能及时成熟。金气被抑制，其子气水气来复，寒雨突然降下，以致降落冰雹霜雪，杀伐万物，人体阴寒之气厥逆而格拒，阳气反而上行，后头部疼，连及头顶，发热。在天上相应水星光明、火星失明，红色谷物不能成熟。人们多病口中生疮，甚至心痛。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①]，腰股痛发，胭腨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②]。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蛰虫早藏，地积坚冰，阳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上应镇星，其主黔谷。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瞤瘛，目视眩眩，物疏璺[③]，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注释】

①寒疡流水：阴性疮疡，称“寒疡”。流水，形容脓液稀薄。

②秬(jù)：黑色谷物。张介宾：“黑黍也。”

③疏璺(wèn)：少有裂纹。璺，分裂。

【译文】

岁水之运不及，湿气大规模流行，水不制火，火气反行其令，暑雨多降。在天上相应的土星光明。人们多患腹部胀满，身体困重，大便溏泄，阴性疮疡脓水稀薄，腰股疼痛，下肢关节活动不利，烦闷抑郁，两脚

痿弱厥冷，脚底疼痛，甚至足背浮肿。这是由于冬藏之气不能行其政令，肾气不平衡，在天上相应的土星光明，水星失明，黑黍不能成熟。如遇太阴司天，寒水在泉，则大寒之气时时侵袭，虫类很早就伏藏冬眠，地上结成厚冰，阳气伏藏，不能发挥温暖作用。人们多患下半身的寒性病，甚至腹满浮肿，在天上相应的土星光明、火星失明，谷类黄色之稻成熟。水气被抑制，其子气木气来复，因而大风暴发，草类偃伏，树木凋零，生长之气不能发挥作用。人的面色时时改变，筋骨拘急疼痛，肌肉跳动抽掣，两眼昏花，视物不清，物体看上去像裂开的样子，肌肉发出风疹，若邪气侵入胸膈之中，则心腹疼痛。这是木气太过，土气受伤，黄色的谷类没有收获，在天上相应的木星光明，土星失明。

帝曰：善。愿闻其时也。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①]，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脏肝，其病内舍胠胁，外在关节。

【注释】

①鸣条律畅：形容春季正常时令。其他季节仿此。

【译文】

黄帝说：很对。希望听听五气与四时相应的关系。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木运不及的，如果春天有和风使草木萌芽抽条的正常时令，那秋天也就有雾露润泽而凉爽的正常气候；如果春天反见寒冷惨凄霜冻残贼的秋天气候，那夏天就有炎热燔烧的气候。它的灾害发生在东方，在人体应在肝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胠胁部，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①]，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注释】

①炳明：同义复词，明。

【译文】

火运不及的，如果夏天有显明的正常气候，那冬天也就有严肃霜寒的正常时令；如果夏天反见萧条惨凄寒冷的冬天气候，那就时常会有尘埃昏蒙和倾盆大雨的情况。它的灾害发生在南方，在人体应在心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胸胁部，外在经络。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①]，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②]，则秋有肃杀霖霪之复[③]。其眚四维[④]，其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

【注释】

①四维：指时令，即辰、戌、丑、未月（即三、九、十二、六月）。

②振拉：摇折。飘腾：风暴。

③霖霪：久雨不止。

④四维：此处指四隅。王冰："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方也。"

【译文】

土运不及的，如果辰、戌、丑、未月有尘土飘扬云雾润泽的正常时令，那春天就有风和鸟鸣，草木萌芽的正常气候；如果辰、戌、丑、未月有狂风拔倒树木的变化，那秋天也就有久雨不止的肃杀气象。它的灾害发生在四隅，在人体应在脾脏，其发病部位内在心腹，外在肌肉四肢。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译文】

金运不及的，如果夏天有显明湿气郁蒸的正常时令，那冬天也就有冰冻寒冷的正常气候；如果夏天出现有如烈火烧灼的炎热气候，那秋天就会有冰雹霜雪的反应。它的灾害发生在西方，在人体应在肺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胸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

【译文】

水运不及的，辰、戌、丑、未月有湿润埃云的正常气候，则时常有和风生发的正常反应；如果辰、戌、丑、未月出现尘埃迷暗，狂风暴雨的变化，则时时会有暴风骤起、吹断树木的反应。它的灾害发生在北方，在人体应在肾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

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此之谓也。

【注释】

①权衡：平衡。权为秤铊，衡为秤杆，二者构成平衡。

【译文】

五运之气的作用，好比权衡之器，太过的加以抑制，不及的加以辅助，正常的气化则和平地反应，反常的气化则必使其复原，这是万物生长化收藏的道理，是四时气候应有的规律。如果失去了这些规律，天地之气就闭塞不通了。所以说：天地的动静，受自然内在规律的控制；阴阳往来的变化，从四时寒暑来显示出征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夫子之言五气之变，四时之应，可谓悉矣。夫气之动乱，触遇而作，发无常会，卒然灾合，何以期之？

岐伯曰：夫气之动变，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灾变，不同其候也。

【译文】

黄帝说：夫子所讲的五气变化与四时气候的相应，可以说很详尽了。既然气的动乱是互相遇合而发生的，发作又没有一定规律，突然相遇而发生灾害，怎样预知呢？

岐伯说：五气的变动，固然没有一定常规，然而它们的德、化、政、令和灾变，都是各不相同的。

帝曰：何谓也？

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①]，其化生荣，其政舒启[②]，其令风，其变振发，其灾散落。

【注释】

①敷和：敷布和气。

②舒启：王冰："舒，展也。启，开也。"

【译文】

黄帝问：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东方生风，风能使木气旺盛。木的特性是敷布和气，它的生化是滋生繁荣万物，它的职权是舒展阳气，宣通筋络，它的表现是风，它的异常变化是狂风怒号，它的灾害是摧残散落。

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焫[①]。

【注释】

①燔(fán)焫(ruò)：焚烧。

【译文】

南方生热，热能使火气旺盛。火的特性是光明显著，它的生化作用是使万物繁荣茂盛，它的职权是明亮光耀，它的表现是热，它的异常变化是销烁煎熬，它的灾害作用是焚烧。

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潰。

【译文】

中央生湿，湿能使土气旺盛。土的特性是湿热滋润，它的生化作用是使万物充实丰满，它的职权是使万物安静，它的表现是湿，它的异常变化是暴雨骤降，它的灾害是久雨不止，土溃泥烂。

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洁，其化紧敛，其政劲切，其令燥，其变肃杀，其灾苍陨。

【译文】

西方生燥，燥能使金气旺盛。金的特性是清洁，它的生化是使万物紧缩收敛，它的职权是使万物锐急，它的表现是干燥，它的异常变化是肃杀，它的灾害是青干凋落。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溧冽，其灾冰雪霜雹。是以察其动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

【译文】

北方生寒，寒能使水气旺盛。水的特性是寒冷，它的生化是使万物清静而安谧，它的职权是使万物凝固严整，它的表现是寒冷，它的异常变化是严寒冰冻，它的灾害是冰雹霜雪。所以观察它的运动，有特性、生化、权力、表现、变异、灾害，而万物与之相随，人也与之相应。

帝曰：夫子之言岁候，其不及太过而上应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其亦为之变乎。

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者，气之交变也，其不应焉。故曰：应常不应卒[①]。此之谓也。

帝曰：其应奈何？

岐伯曰：各从其气化也。

【注释】

①应常不应卒(cù)：常规发生为“应”，突然发生为“不应”。卒，同“猝”，突然。

【译文】

黄帝问：夫子讲过五运的不及太过，与天上的五星相应。现在五运的德、化、政、令、灾害、变异，并不是按常规发生，而是突然的变化，五运是否也随之变动呢？

岐伯说：五星是随天道的运动而运动的，所以它不会妄动，不存在不应的问题。突然而来的变动，是气候相交合所发生的偶然变化，与天道运行无关，所以五星不受影响。因此说：五星应常规，不应突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五星与天运正常相应的规律怎样呢？

岐伯说：各从其天运之气而变化。

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顺何如？

岐伯曰：以道留久[①]，逆守而小[②]，是谓省下[③]；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④]；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发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⑤]；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⑥]，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⑦]，莫知其妙，闵闵之当[⑧]，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

【注释】

①道：五星运行的轨道。

②逆守而小：逆行不进而守其度，光芒微小。

③省下：察看所属分野。

④省遗过：检查遗漏的过错。吴崑："谓所省者有不尽，今复省之，是省其所遗罪过也。"

⑤运星：主岁之星。北越：超越常规向北运行。

⑥畏星：指被克的星。如木运太过，则土星就是畏星。其母：此处指畏星之母。如土星是畏星，火星即其母。

⑦肖者瞿瞿(jù)：懂得天道变化规律的人对之敬畏忧惧。肖者，似父母者。瞿瞿，谨慎勤勉的样子。

⑧闵闵(mǐn)：深远貌。

【译文】

黄帝问：五星运行的缓慢迅速、逆行顺行，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五星在它的轨道上运行，如久延而不进，或逆行留守，而光芒变小，这叫"省下"，好像察看所属分野的情况；若在其轨道上去而速回，或迂回而行的，称为"省遗过"，好像察看所属分野中的情况是否有遗漏和过错；若久延不进而回环旋转，似去似来的，称为"议灾"或"议德"，好像建议在其所属的分野中降灾和降福。气候的变化近则小，变化远则大。光芒大于正常一倍的，气化亢盛；大二倍的，灾害即发。小于正常一倍的，气化衰减，小二倍的，称为"临视"，省察在下之过与德。有德的降福，有过的降灾。所以五星之象的显现，高而远的就小，低而近的就大。大则喜怒灾变的感应近，小则祸福降临的日期远。岁运太过的，主运之星就向北越出常道；运气相和，则五星各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所以岁运太过，被制之星就暗淡而兼见母星的颜色；岁运不及，那运星就兼见所不胜的颜色。顺从天地的人，看见了天道的微妙变化，而不知其理，心里非常忧惧，道理深远而适宜，但谁能明白它的好处呢？

那些无知之人，妄行猜测，毫无征验，徒然用来恐吓侯王。

帝曰：其灾应，何如？

岐伯曰：亦各从其化也。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

帝曰：其善恶，何谓也？

岐伯曰：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

帝曰：六者高下，异乎？

岐伯曰：象见高下，其应一也，故人亦应之。

【译文】

黄帝问：五星在灾害方面的应验，情况怎样？

岐伯说：也是各从岁运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岁时的更至有盛衰，运星的侵犯有逆顺，留守日期有长短，五星所见的形象有好坏，星宿所属有胜负，征验所应就有吉有凶了。

黄帝问：星象的好坏怎样？

岐伯说：五星的形象有喜、怒、忧、丧、泽、燥的不同。这是星象变化所常见的，必须小心观察。

黄帝问：星象的喜、怒、忧、丧、泽、燥六种现象，与五星的高低有无关系？

岐伯说：五星的形象虽有高下的不同，但其应验是一致的，所以人体也与之相应。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

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①]。胜复盛衰，不

能相多也[2]。往来小大，不能相过也[3]。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4]。各从其动而复之耳。

【注释】

①不能相加：王冰："天地动静，阴阳往复，以德报德，以化报化，政令灾眚及动复亦然，故曰不能相加也。"意思是自然规律不能改变。下文"相多"、"相过"、"相无"同此。

②不能相多：王冰："胜盛复盛，胜微复微，不应以盛报微，以化报变，故曰不能相多也。"

③不能相过：张介宾："胜复大小，气数相同，故不能相过也。"

④不能相无：张志聪："天地阴阳之气，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故曰不能相无也。"

【译文】

黄帝说：讲得对。它们的德、化、政、令的动静损益，都是怎样的？

岐伯说：德、化、政、令与灾变都有一定规律，不能彼此相加。胜盛则复盛，胜衰则复衰，不能随意增多。胜复往来的日数，多少相同，不能随便超越。五行阴阳的升降只有互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不会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单独存在。这些都是从运动中所产生而往复循环的。

帝曰：其病生，何如？

岐伯曰：德化者，气之祥；政令者，气之章；变易者，复之纪；灾眚者，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

【译文】

黄帝问：它们对疾病发生有什么影响？

岐伯说：德、化是五气正常的吉祥征兆；政、令是五气的职权和表现形式；变易是产生胜气与复气的纲纪；灾祸是万物损伤的开始。大凡人气与岁气相应的，就和平无病；不相应的，就会生病；重复感受邪气病就严重了。

帝曰：善。所谓精光之论，大圣之业，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余闻之，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

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斋戒不敢发，慎传也。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这些都是所谓的精深高明的理论，圣人的伟大事业，阐扬医学的大道理，达到了无穷无尽的境界。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必定能应验于人身；善于谈论古代的，必定能验证于现在；善于谈论气化的，必定能通晓万物；善于谈论感应的，就会与天地造化相统一；善于谈论化与变的，就会通达自然界变化莫测的道理。除非夫子，还有谁能够说清楚这些精深的道理呢？

于是选了一个好日子，把它藏在灵兰书室里，每天早晨取出来诵读，命名为《气交变》。不进行斋戒，就不敢随便打开，非常慎重地传于后世。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题解】

本篇首论五运有平气、太过、不及的变化，四方地势有高下阴阳之气的差异，及其对自然万物和人体的影响；次论治则在临床上的运用。因为篇中主要论述了五运正常的政令，故以《五常政大论》名篇。本篇名言："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黄帝问曰：太虚寥廓，五运回薄[①]，衰盛不同，损益相从[②]，愿闻平气[③]，何如而名？何如而纪也[④]？

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木曰敷和[⑤]，火曰升明[⑥]，土曰备化[⑦]，金曰审平[⑧]，水曰静顺[⑨]。

【注释】

①回薄：循环不息。张介宾："回，循环也。薄，迫切也。"

②"衰盛"两句：高世栻："衰损则不及，盛益则太过。"因为衰则损耗，盛则增加，所以说"损益相从"。

③平气：正常之气。

④纪：此处是“标志”之义。

⑤敷和：以木应春天，木运正常则能散布温和之气，使万物欣欣向荣。敷，散布。和，温和。如果不及，则温和之气不能散布，称“委和”。委，委靡不振；如果太过，称为“发生”，是未至其时就生长发育。

⑥升明：发光而有上升之势，是火的正常性能。如果不及，则火势不焰，所以称为“伏明”。伏，潜伏，不显著。太过则火势旺盛，称为“赫曦”。升，上升。明，光明。

⑦备化：土的性能具备生化万物的作用。备，完备。化，生化。如不及，称为“卑监”。卑，低。监，下。太过称为“敦阜”。敦，厚。阜，高。“卑监”与“敦阜”是反义词。

⑧审平：张介宾：“金主杀伐，和则清宁，故曰审平，无妄刑也。”是说金有杀伐之象，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不致杀及无辜，必审察而行，所以称为“审平”。平，正常。如果不及就称为“从革”。从，顺从。革，改革，指金性坚硬，但在不及的时候就顺从改变其形态。太过称为“坚成”，和“从革”相对而言。坚，坚固。

⑨静顺：水的性能，在正常状态下，清静而柔顺。不及称为“涸流”。涸，是水流枯竭。太过称为“流衍”。衍，满溢。

【译文】

黄帝问：宇宙太虚深远广阔无边，五运循环不息。其中有盛衰的不同，随之而人体也有损益的差别，希望听听五运中的平气，是怎样命名的？怎样确定其标志的？

岐伯回答说：问得真有高明啊！木的平气，是敷布和柔，称为“敷和”；火的平气，是上升而光明，称为“升明”；土的平气，是广布生化，称为“备化”；金的平气，是清静平和，称为“审平”；水的平气，是静穆顺达，称为“静顺”。

帝曰：其不及奈何？

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金曰从革，水曰涸流。

帝曰：太过何谓？

岐伯曰：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

【译文】

黄帝问：不及怎样？

岐伯说：如果不及，木就委曲无阳和之气，称为“委和”；火就伏藏而无光明，称为“伏明”；土就低下而缺乏生化之气，称为“卑监”；金就可因可革而无坚硬之气，称为“从革”；水就干涸而无湿润之气，称为“涸流”。

黄帝问：太过怎样？

岐伯说：如果太过，木就会发生过早，称为“发生”；火就会炎势太盛，称为“赫曦”；土就会过于高厚，称为“敦阜”；金就会过于刚硬，称为“坚成”；水就会满溢外流，称为“流衍”。

帝曰：三气之纪[①]，愿闻其候。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敷和之纪，木德周行[②]，阳舒阴布[③]，五化宣平[④]。其气端[⑤]，其性随[⑥]，其用曲直[⑦]，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坚，其数八。

【注释】

①三气：平气、不及和太过之气。

②周行：高世栻："木德周布宣行。"即敷布畅达于四方上下。

③阳舒阴布：阴阳发挥的正常作用。

④五化：五行的气化。五行之间，相反相成，随着矛盾发展而不断变化。宣平：发挥正常功能。宣，施行。平，和平。

⑤端：端正，正直。

⑥其性随：张介宾："柔和随物也。"

⑦曲直：树木发荣的形象，其树干枝条，有曲有直，自由伸展。

【译文】

黄帝说：以上平气、太过和不及三气的标志，希望听听怎样候察。

岐伯说：问得全面啊！敷和的标志，木的德性敷布畅达于四方上下，阳气舒畅，阴气散布，五行的气化都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其气正直，其性顺从万物，其作用如树木枝干的曲直自由伸展，其生化能使万物繁荣，其属类是草木，其职能是发散，其气候是温和，其职能的表现是风，应于人的内脏是肝，肝畏惧清凉的肺金之气，肝关联于眼目，在谷类是麻，果类是李，其果实是核仁，所应的时令是春，在虫类是毛虫，在畜类是犬，在颜色是苍，其所充养的是筋，其发病则为里急而胀满，其在五味是酸，在五音是角，在物体来说是属于中坚，其在河图成数是八。

升明之纪，正阳而治①，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气高②，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类火，其政明曜③，其候炎暑，其令热，其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谷麦，其果杏，其实络，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色赤，其养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数七。

【注释】

①正阳：南方。张介宾："火主南方，故曰正阳。"

②高：上升。张介宾："阳主升也。"

③明曜：明亮。曜，同"耀"。高世栻："其政明耀，火之光焰也。"

【译文】

升明的标志，南方火运正常行令，其德性普及四方，五行气化平衡。其气上升，其性急速，其作用是燃烧，其生化能使万物繁荣茂盛，其属类是火，其职能是光明显耀，其气候炎暑，其职能的表现是热，应于人体内脏是心，心畏惧寒冷的水气，心关联着舌，其在谷类是麦，果类是杏，其在果实是丝络，所应的时令是夏，在虫类是羽虫，在畜类是马，其在颜色是赤，其所充养的是血，其发病则为肌肉跳动，身体抽搐，其在五味是苦，在五音是徵，在物体属于络脉一类，其在河图成数是七。

备化之纪，气协天休[①]，德流四政[②]，五化齐修[③]。其气平，其性顺，其用高下[④]，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⑤]，其令湿，其脏脾，脾其畏风，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宫，其物肤[⑥]，其数五。

【注释】

①气协天休：张介宾："气协天休，顺承天化，而济其美也。"协，协调，融洽。休，美善。

②四政：四方之政。

③齐修：均衡完善。

④高下：有高有下。

⑤溽(rù)蒸：湿热蒸发。溽，湿气。

⑥肤：肌肤。王冰："物禀备化之气，则多肌肉。"

【译文】

备化的标志，天地气化协调和平，其德性流布于四方，五行气化都能均衡完善地进行。其气和平，其性和顺，其作用能高能下，其生化能使万物成熟丰满，其属类是土，其职能是使万物安静，其气候是湿热交蒸，其职能的表现是湿，应于人体内脏是脾，脾畏惧风，脾关联着口，其在谷类是稷，果类是枣，其在果实是果肉，其所应的时令是长夏，在虫类是倮虫，在畜类是牛，在颜色是黄，其充养的是肉，其发病为痞塞，在五味是甘，在五音是宫，在物体是属于肌肤一类，在河图成数是五。

审平之纪，收而不争[①]，杀而无犯[②]，五化宣明。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③]，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注释】

①争：夺，剥夺。

②犯：伤害。张介宾："犯，谓残害于物也。"

③散落：金性肃杀，使万物成熟脱落。

【译文】

审平的标志，金的气化收敛而无剥夺，肃杀而无残害，五行的气化都能宣畅清明。审平之气洁净，其性刚强，其作用是使万物成熟散落，其生化能使万物结实收敛，其属类是金，其职能为清劲严肃，其气候清凉急切，其职能的表现是燥，应于人体的内脏是肺；肺畏火热，肺关联着鼻，其在谷类是稻，果类是桃，所充实的是外壳，其所应的时令是秋，在

虫类是介虫，在畜类是鸡，在颜色是白，其充养的是皮毛，其发病为咳嗽，在五味是辛，在五音是商，在物体是属于外壳坚硬的一类，在河图成数是九。

静顺之纪，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①]，其化凝坚[②]，其类水，其政流演[③]，其候凝肃，其令寒，其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

【注释】

①沃衍：灌溉漫延。张介宾："沃，灌溉也。衍，溢满也。"

②凝坚：凝固而坚硬。

③流演：水流不止。张介宾："演，长流貌。井泉不竭，川流不息。皆流演之义。"

【译文】

静顺的标志，藏气能藏纳而无害于万物，其生化平顺而下行，五行的气化都能完整。其气明静，其性向下，其作用为水流灌溉，其生化为凝固坚硬，其属类为水，其职能是流动不息，其气候严寒肃静，其职能的表现是寒，应于人体的内脏是肾，肾怕湿土，肾关联着二阴，在谷类是豆，果类是栗，在果实是液汁，其所应的时令是冬，在虫类是鳞虫，在畜类是猪，其颜色是黑，其充养的是骨髓，其发病则为厥逆，在五味是咸，在五音是羽，在物体是属于液体一类，在河图成数是六。

故生而勿杀，长而勿罚，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谓平气。

【译文】

所以万物发生时而不杀伤，成长时而不惩罚，化育时而不制止，收敛时而不残害，藏储时而不抑制。这就叫做平气。

委和之纪，是谓胜生[①]。生气不政，化气乃扬，长气自平，收令乃早。凉雨时降，风云并兴，草木晚荣，苍干凋落，物秀而实，肤肉内充。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缩戾拘缓[②]，其发惊骇，其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③]，上角与正角同[④]，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⑤]，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飔肃杀[⑥]，则炎赫沸腾，眚于三[⑦]，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注释】

①胜生：金克木。马元台："木气不及，金能胜之，是谓胜生。"

②缩(ruǎn)戾拘缓：张介宾："缩，缩短也。戾，斜曲也。拘，拘急也。缓，不收也。皆厥阴不及之病。"缩戾，拘挛收缩。拘缓，收缩或弛缓无力。

③少角：木运歉和(平气)称为"正角"，委和(不及)称为"少角"，发生(太过)称为"太角"。古人既以五音代表五运，又根据正常、不及、太过来定出正、少、太三种代号。下面所说的正宫、正商等同此意义。判商：即少商。木运不及，金来克木，木气半从金化，所以少角与判商同。判，半，一半。商，属金。

④上角：角属木。厥阴风木司天，称为"上角"。上，指司天而言。以下上商、上宫等同此意义。

⑤甘虫：甘是土味，因木运不及，土反来侮，甘味生虫，所以称为“甘虫”。

⑥萧飋(sè)：肃杀。金气胜木，一片萧条的景象。

⑦三：三宫，即东方震位。

【译文】

委和的标志，称为胜生。生气不能发挥作用，土之化气于是发扬播散，火之长气自然平静，收令于是提早到来。凉雨不时下降，风云交相变换，草木繁荣晚于时令，并且易于干枯凋落，万物早秀早熟，皮肉充实。其气收敛，其作用聚集，在人体的变动是筋络拘挛或软弱无力，或者易于惊骇，其应于内脏为肝，在果类是枣、李，在果实中是核和壳，在谷类是稷和稻，在五味是酸和辛，在颜色是白而苍，在畜类是犬和鸡，在虫类是毛虫介虫，所主的气候是雾露寒冷，在声音为角和商，其病变为摇动和恐惧，这是木运不及而从金化的缘故。所以少角等同于半商，上角与正角相同，上商与正商相同，其发病为四肢痿弱、痈肿、疮疡、生虫等病，这是因为邪气伤肝。这时上宫与正宫相同。木受金克，起初是一片萧瑟肃杀的景象，但随之则为火势炎炎，其灾害应于东方，这是由于金气克木，火气前来报复。当火气来复，属火的飞虫、蠹虫、蛆虫和雉鸡应之而出，木郁至极，就会震发而为雷霆。

伏明之纪，是谓胜长[①]。长气不宣，脏气反布，收气自政[②]，化令乃衡[③]。寒清数举，暑令乃薄，承化物生[④]，生而不长，成实而稚，遇化已老。阳气屈伏，蛰虫早藏。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⑤]。其发痛，其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凛冽，则暴雨霖霪，

眚于九[6]。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7]。

【注释】

①胜长：火主夏之长气。伏明之纪，火运不及，水来克火，金来反侮，长气受制于水、金二气，所以称为“胜长”。

②自政：自行政令。金气因火不足而不受制约，而擅自发号施令，行使其权力。

③衡：平定。土为火之子，火运不及，土气平定而不能发展。

④承化：万物都秉承土的化气而生。

⑤彰：表现于外。伏：隐伏于内。

⑥眚(shěng)于九：灾害发生在南方。眚，灾。九，南方三数。

⑦沉黔(yīn)淫雨：阴云久雨。张介宾：“沉黔，阴云蔽日也。淫，久雨也，此皆湿复之变。”黔，同“阴”。

【译文】

伏明的标志，称为胜长。火的长气不得发扬，水的藏气反而乘机布散，金的收气也自行职权，土的化气平定而不能发展，寒冷之气常现，暑热之气衰减，万物虽承土的化气而生，但因火运不足，生而不能成长，虽能结实，然而幼小，及至长夏生化的时候，已经衰老了。由于阳气伏藏，所以蛰虫很早就蛰藏起来了。火气郁结，所以当其发用时，必然横暴，其变动每隐现多变，无一定之规。其发病为疼痛，其应于内脏为心，其在果类为栗和桃，其在果实是丝络和液汁，在谷类为豆和稻，在五味为苦和咸，在颜色为玄和丹，在畜类为马和猪，在虫类是羽虫鳞虫，在气候主冰、雪、霜、寒，在声音为徵、羽，其病变为昏乱糊涂，悲哀易忘，这是火运不及而从水化的缘故。所以少徵和少羽相同，上商与正商相同，这是邪气伤心所致。火运衰弱，所以阴凝惨淡、寒风凛冽，随之而暴雨淋漓不止，其灾害应于南方。所以伏明主暴雨下注，雷霆震惊，乌云蔽日，阴雨连绵。

卑监之纪，是谓减化[①]。化气不令，生政独彰，长气整[②]，雨乃愆[③]，收气平，风寒并兴，草木荣美，秀而不实，成而粃也[④]。其气散，其用静定[⑤]，其动疡涌分溃痈肿[⑥]，其发濡滞[⑦]，其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⑧]，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⑨]，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⑩]，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注释】

①减化：土主长夏之化气。卑监为土运不及，木来克土，水来侮土，以致化气作用减弱，故称“减化”。

②长气整：火主长气。因土衰木旺，木能生火，故长气自能完整如常。

③雨乃愆(qiān)：因土运不及，地气不能上升，所以雨水不能及时下降。愆，过期。

④粃(bǐ)：中空或不饱满的谷粒。

⑤静定：土性本来安静，不及则静而至定。定即不动，不能发生作用。

⑥疡涌：疮疡脓汁很多，有如泉涌。分：破裂。溃：溃烂。

⑦濡滞：水气不行。滞，不畅。

⑧飘怒：形容风动迅速，势不可当。

⑨振拉：风气的振动摧折之势。拉，摧折。

⑩虎狼：高世栻：“虎狼，西方金兽也。”张介宾：“虎狼多刑伤，皆金复之气所化。”

【译文】

卑监的标志，称为减化。土的化气不得行其政令，而木的生气独旺，长气自能完整如常，雨水过期不降，收气平定，风寒并起，草木虽繁荣美丽，但秀而不能成实，所成的只是粃子一类不饱满的东西。其气散漫，其作用不足而过于静定，其变动为病发疮疡溃烂、痈肿，并发展为水气不行的水肿，其所应的内脏是脾，在果类是李和栗，所充实的是液汁和核仁，在谷类是豆和麻，在五味是酸、甘，在颜色是苍、黄，在畜类是牛和犬，在虫类是倮虫毛虫，其所主的气候是大风刮起，树木动摇，有摧折之势，在声音为宫、角，其发病为胀满否塞不通，这是土运不及而从木化的缘故。所以少宫和少角相同，上宫和正宫相同，上角和正角相同，其发病为泄泻，这是邪气伤脾所致。土衰木胜，所以见风势振动，树木摧折飘扬，随之而草木干枯凋落，其灾害应于中宫而通于四方。其所主败坏折伤，有如虎狼之势，清冷之气发生作用，生气被抑制而不能行使职能。

从革之纪，是谓折收[①]。收气乃后，生气乃扬，长化合德[②]，火政乃宣，庶类以蕃[③]。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瞀厥[④]，其发咳喘，其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鼬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注释】

①折收：金主秋之收气。金运不及，火来克金，木来反侮，因此收气减折，称为“折收”。

②长化合德：火之长与土之化相生，二气相合而发挥作用。

③庶类：万物。庶，众多。

④鞕禁：咳嗽或不能发声。张介宾："鞕然有声，咳也。禁，声不出也。"

【译文】

从革的标志，称为折收。金之收气后于天时而至，生气得以张扬，火之长气和土之化气合而相得，火的职能得以施行，万物繁茂。其气发扬，其作用是急躁，其变动发病为咳嗽失音、胸闷气逆，发展为咳嗽气喘，其所应的内脏是肺，在果类为李和杏，在果实是外壳和丝络，在谷类是麻和麦，在五味是苦与辛，在颜色为白和丹，在畜类为鸡和羊，在虫类是介虫羽虫，其所主的气候是晴朗炎热，在声音为商、徵，其病变为喷嚏、咳嗽、鼻塞流涕、衄血，这是金运不及而从火化的缘故。所以少商和少徵相同，上商和正商相同，上角和正角相同，其病变是由于邪气伤肺。金衰火旺，所以火势炎热，火气过盛则水气来复，随之见冰雪霜雹，其灾害应于西方。其所主的鳞虫之伏藏，猪、鼠之阴沉，冬藏之气提早而至，于是发生大寒。

涸流之纪，是谓反阳[①]。藏令不举，化气乃昌，长气宣布，蛰虫不藏，土润水泉减，草木条茂，荣秀满盛。其气滞，其用渗泄[②]，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③]，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④]，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癃闭，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狢[⑤]，变化不藏。

【注释】

①反阳：水主冬藏之气。水运不及，火不畏水，火之长气反见宣布，火属阳，所以称为“反阳”。

②渗泄：渗漏外泄。张介宾：“水不畜也。”

③埃郁昏翳(yì)：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埃，尘土。昏翳，昏暗。

④坚下：下部坚硬的癥结一类病变。

⑤毛显狐狢：毛，毛虫，是木运所主之虫。显，发现，言非其时而发现。狐狢，是一种多疑善变的兽类，像木之动摇不定。

【译文】

涸流的标志，称为反阳。水之藏气衰弱，不能行使其封藏的职能，土之化气因而昌盛，火之长气乘机宣行而布于四方，蛰虫不按时伏藏，土润泽而泉水减少，草木条达繁茂，万物繁荣秀丽而丰满。藏气不得流畅，其作用为暗中渗泄，其变动为癥结不动，发病为干燥枯槁，其应内脏为肾，在果类为枣、杏，在果实是汁液和肉，在谷类是黍和稷，在五味是甘、咸，在颜色是黄、黑，在畜类是猪、牛，在虫类是鳞虫和倮虫，其所主的气候，是尘土飞扬，天空昏暗，在声音为羽、宫，其病变为痿厥和下部癥结，这是水运不及而从土化的缘故。所以少羽和少宫相同，上宫与正宫相同，其病见大小便不畅或闭塞不通，这是邪气伤肾所致。水运不及，所以尘埃昏蔽，或骤然下雨，但木气来复，随之反见大风振动，树木倒拔，其灾害应于北方，毛虫像狐狢之类应之而出，变化而不潜藏。

故乘危而行①，不速而至，暴虐无德，灾反及之②。微者复微，甚者复甚，气之常也。

【注释】

①乘危而行：由于运气不足，便有所胜与所不胜之气，乘衰而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如上文所说“委和之纪”称为“胜生”之义。危，

岁运不足。

②灾反及之：胜气横施暴虐，结果自己也反而受灾，因为有子来报复的缘故。如上面所说的“委和之纪”，当金气萧瑟肃杀之后，反见火令之炎赫沸腾，火是木之子，子来为母报复。

【译文】

所以五运有不及之时，所胜与所不胜之气，就乘其衰弱而行令，好像不速之客，不招自来，暴虐而毫无道德，灾害必然反加到自己身上，这是子来报复的关系。暴虐轻微的受到的报复就轻，严重的受到的报复也严重，这是运气中的常规。

发生之纪，是谓启敷[①]。土疏泄[②]，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③]，万物以荣。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坼[④]，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⑤]，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凋零，邪乃伤肝。

【注释】

①启敷(chén)：推陈出新。张介宾：“启，开也。敷，布也。布散阳和，发生万物之象也。”敷，古“陈”字。

②疏泄：土气因木运太过而疏薄，有发泄的现象。

③淳化：生发之气雄厚，能化生万物。淳，厚。

④鸣靡启坼：张介宾：“鸣，风木声也。靡，散也，奢美也。启坼，即发陈之义。”联系上下文，就是指春天和风舒畅，万物靡丽，推陈

出新。

⑤劲切：秋天清劲肃杀的景象。

【译文】

发生的标志，称为启陈。土气因木气太过而疏松发泄，草木之青气条达，阳气温和布化于四方，阴气随从阳气，生气浮厚，化生万物，万物因之欣欣向荣。其运化为生发，其气秀美，其职能为散布，其表现为舒展畅达，其在人体的变动是颤摇、眩晕和巅顶部疾病，其性能是和风四布，推陈出新，若变化则为狂风振摇，树木摧折，其在谷类为麻、稻，在畜类是鸡、犬，在果实为李、桃，在颜色为青、黄、白，在五味为酸、甘、辛，其象征为春天，其在人体的经脉是足厥阴、足少阳，在内脏为肝、脾，在虫类为毛虫介虫，在物体属内外坚硬，其病变则为怒。这时太角与上商同。若遇上徵少阴君火司天，火性上逆，木旺克土，故病发气逆、吐泻。若木气太过，不守自己的品行而去侮土，则金之收气来复，以致发生秋令劲急的景象，甚则有肃杀之气，突然气候清凉，草木凋零，邪气会损伤肝脏。

赫曦之纪，是谓蕃茂。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①，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②，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疟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③，其病痓，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注释】

①鸣显：声色显露。鸣，声音。显，显露。张介宾："火之声壮，火之

光明。”

②暄：温热。

③齐：正常。

【译文】

赫曦的标志，称为蕃茂。阴气从内而化，阳气发扬在外，炎暑的气候施行，万物得以昌盛。其生化之气为成长，火气上升，其职能是活动，其表现为显露声色，其变动能使人身烧灼发热，神志撩乱不宁，其性能是暑热郁蒸，其变化则为炎热如烈火喧腾，其在谷类为麦、豆，在畜类为羊、猪，在果类为杏、栗，在颜色为赤、白、黑，在五味为苦、辛、咸，其象征为夏天，在人体的经脉是手少阴、手太阳和手厥阴、手少阳，在内脏为心、肺，在虫类为羽虫鳞虫，在物体属脉络和津液，在人体的病变主笑、疟疾、疮疡、失血、发狂、目赤。赫曦与上羽和正徵相同，收令得以正常施行，在人发病为痓，逢上徵则收气不能及时施行。由于火运暴烈，水之藏气来复，以致时见阴凝惨淡的景象，甚至雨水霜雹，极为寒冷，病变多是邪气伤心。

敦阜之纪，是谓广化[①]。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烟埃朦郁[②]，见于厚土[③]，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其化圆[④]，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稸[⑤]，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注释】

①广化：土气广布四方。张志聪：“土气盛而化气布于四方，故为

广化。”

②烟埃：指土气。朦郁：形容土气盛，有笼罩之意。

③厚土：指山陵高丘。

④圆：土气环绕四方，有圆满之意。

⑤稸(xù)：同“蓄”，积聚。

【译文】

敦阜的标志，称为广化。其德性敦厚而清静，使万物顺时令生长乃至充盈，土的至阴之气内实，万物就能生化而成形，土运太过，则见土气蒸腾如烟，朦胧笼罩于山陵之上，大雨时常降下，湿气主事，燥气隐退。其运化圆满，其气丰盛，其职能主安静，其表现是周密详备，其变动在人体则湿气积聚，其性能使万物柔润光泽，其变化则为雷霆震动、暴雨骤至、山崩土溃，在谷类为稷、麻，在畜类为牛、犬，在果类为枣、李，在颜色为黄、黑、青，在五味是咸、酸，其象征为长夏，在人体的经脉是足太阴、足阳明，在内脏是脾、肾，在虫类是倮虫毛虫，在物体属于肌肉和果核一类。其病变为腹满，四肢举动不便，土运太过，木气来复，所以大风迅速而来，疾病多为邪气伤脾。

坚成之纪，是谓收引[①]。天气洁，地气明，阳气随阴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气繁布，化洽不终。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切，其动暴折疡疰[②]，其德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经手太阴阳明，其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壳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③]。上徵与正商同。其生齐，其病咳。政暴变，则名木不荣，柔脆焦首，长气斯救，大火流，炎烁且至，蔓将槁，邪伤肺也。

【注释】

①收引：收敛内引。张志聪："秋令主收，是谓收引。"

②疡疰：疮疡流注。张介宾："疡疰者，皮肤之疾。"

③胸凭仰息：端坐呼吸。

【译文】

坚成的标志，称为收引。天气洁净，地气明朗，阳气随着阴气的职能而生化，燥金之气行使职权，因而万物都成熟，但秋收之气频繁四布，长夏的化气未能尽终其职能。其生化是提早收成，其气是削伐，其职权是肃杀凋零，其表现是尖锐急切，其在人体之变动为突然折伤和疮疡、皮肤病，其性能是散布雾露秋风，其变化则为肃杀凋零的景象，在谷类是稻、黍，在畜类是鸡、马，在果类是桃、杏，它的颜色是白、青、丹，它化生的五味是辛、酸、苦，其象征为秋天，在人体上相应的经脉是手太阴、手阳明，在内脏是肺与肝，其在虫类是介虫羽虫，生成物体是属于皮壳和丝络一类，其病变，大都为气喘有声，呼吸困难。这时上徵与正商相同。金气被抑制，则木气不受克制，生气就能与长、化、收、藏之气齐同，而正常行令，其病变为咳嗽。金运太过，行使职权过分暴虐，各种树木枯槁不荣，草类柔软脆弱，焦首干死，但继火之长气来复，所以炎热的天气又流行，蔓草被炙烤，渐至枯槁，病变多为邪气伤肺。

流衍之纪，是谓封藏①。寒司物化，天地严凝，藏政以布，长令不扬。其化凛，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②，其德凝惨寒雰③，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政过则化气大举，而埃昏气交，大雨时降，邪伤肾也。

【注释】

①封藏：万物收藏。张介宾："水盛则阴气大行，天地闭而万物藏，故曰封藏。"

②漂泄：泄泻。沃涌：呕吐涎沫。

③雰(fēn)："氛"的异体字，雾气。

【译文】

流衍的标志，称为封藏。水寒之气掌管万物的变化，天地间严寒阴凝，闭藏之气行使职权，火的生长之气不能发扬。其生化为凛冽，其气为坚凝，其职权为安静，它的表现是流动灌注，其在人体的变动则或为吐涎沫，或为下泻，其性能是阴凝惨淡的寒冷雾气，其气候的变化为冰雪霜雹，在谷类为豆、稷，在畜类是猪、牛，在果类为栗、枣，其颜色是黑、丹与黄，化生的五味是咸、苦、甘，其象征为冬天，在人体相应的经脉是足少阴、足太阳，在内脏是肾和心，在虫类为鳞虫倮虫，生成物体属充满液汁的一类，其病变是胀。流衍逢上羽，火的生长之气更不能布化。如果水运太过，则土之化气来复，而水土交争，大雨不时下降，病变多为邪气伤肾。

故曰：不恒其德[①]，则所胜来复，政恒其理，则所胜同化[②]。此之谓也。

【注释】

①不恒其德：运气太过而失去常度，其性变为暴烈而欺侮被我所胜者，如木运太过、土气受侮等。不恒，失常。德，指正常的性能。

②所胜同化：在和平的情况下，凡所胜之气能各个相安，而与所主的运气同流合化。张介宾："谓安其常，处其顺，则所胜者亦同我之气而与之俱化矣。如木与金同化、火与水齐育之类是也。"

【译文】

所以说：不能保持正常的性能，横施暴虐，而欺侮被我所胜者，但结果必有胜我者前来报复，若行使政令平和，即使所胜之气来侵，也能同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①]；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②]。其故何也？

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③]，之温热者疮[④]。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太少之异耳。

【注释】

①左寒而右凉："左"、"右"指方位。西北的右方是西方，属金，气凉。西北的左方是北方，属水，气寒。

②右热而左温：东南的左方是东方，属木，气温。东南的右方是南方，属火，气热。

③适：往。

④之：往。

【译文】

黄帝问：天气不足于西北，北方寒，西方凉；地气不满于东南，南方热，东方温。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天气的阴阳，地理的高下，都随着四方疆域的大小而有不同。东南方属阳，阳的精气自上而下降，则南方热而东方温；西北方属阴，阴的精气自下而上承，则西方凉而北方寒。所以地势有高低，气候

有温凉，地势高的气候就寒，地势低的气候就热，所以往西北寒凉地方去就容易有胀病，往东南温热的地方去就容易有疮疡。胀满，用通利药可治愈，疮疡，用发汗药可治愈。这是气候和地理影响人体腠理开闭的一般情况，在治疗上根据病情大小的不同而变化就可以了。

帝曰：其于寿夭何如？

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

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①。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②；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③，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④。

帝曰：善。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

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洿下则阳气治之⑤。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⑥。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帝曰：其有寿夭乎？

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注释】

①同病异治：同一病证，但治法不同。

②行水渍之：用热汤浸渍，以散其寒。

③内守：阳气不泄，而固守其中。

④假者反之：假热假寒，应用反治法。

⑤涌下：低下。

⑥“阳胜”两句：阳气太过，四时气候先于天时而至；阴气太过，四时气候后于天时而至。

【译文】

黄帝问：它与人的寿命长短有什么关系？

岐伯说：阴精上承的地方，腠理致密，其人多长寿；阳精下降的地方，腠理开发，其人多夭折。

黄帝说：说得好。但人有了病，应该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西北方气候寒冷，应该散外寒清里热；东南方气候温热，应该收敛阳气温内寒。这就是同样的病证而治法不同的道理。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疗，并可用汤水浸渍；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用温热药治疗，又必加强内守，不使真阳外泄，治法必须与当地的气候统一，这样可使气机平和。如果有真假寒热之病，又该用相反的方法治疗。

黄帝说：说得好。但同是一个地区的气候，而生化寿夭，各有不同，这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这是地势的高下不同导致的。地势高的地方多寒，属于阴气所治；地势低下的地方多热，属于阳气所治。阳气太过，四时气候就来得早；阴气太过，四时气候就来得晚。这就是地理高下与生化迟早关系的一般规律。

黄帝又说：那么它与寿夭也有关系吗？

岐伯说：地势高的地方，因为寒收则元气内守而多寿；地势低的地方，因为热散则元气外泄而多夭。地域差异的大小跟这种差别成正比关系，地域差异小寿夭的差别就小，地域差异大寿夭的差别就大。所以治病必须懂得天道和地理，阴阳的交胜，气候的先后，人的寿命长短，生化的时期，然后才可以了解人的形体和气机啊。

帝曰：善。其岁有不病，而脏气不应不用者，何也？

岐伯曰：天气制之，气有所从也[①]。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②]，草木眚，火见燔焫，革金且耗[③]，大暑以行。咳嚏鼽衄鼻窒，口疡，寒热胕肿。风行于地，尘沙飞扬。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

【注释】

①气：五脏之气。

②白起金用：燥金之气受火气影响，起而用事。白，燥金之气。

③革：变革。金被火克，而顺从变革。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一岁之中，当病而不病，脏气当相应而不相应，当发用而不发用，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道：这是由于司天之气制约着，人体五脏之气顺从天气的缘故。

黄帝说：希望详细听听。

岐伯说：少阳相火司天之年，火气下临，弥漫于大地，人身肺气上从天气，燥金之气起而用事，草木受灾，炎热如烧灼，金气因之变革，而且消耗，火气太过，暑热流行，病变有咳嗽，喷嚏，鼻涕，衄血，鼻塞，口疮，寒热，浮肿。厥阴在泉，风气流行于地，尘土飞扬。病变为心痛，胃脘痛，厥逆，胸膈不通，病变急暴快速。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

立。暴热至，土乃暑，阳气郁发，小便变，寒热如疟，甚则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蛰虫乃见。

【译文】

阳明司天之年，燥气下临于地，人身肝气上从天气，风木之气起而用事，土气必受灾害，凄沧清冷之气常常到来，草木被克伐枯萎。人体发病为胁痛，目赤，眩晕，动摇，战栗，筋脉痿弱，不能久立。阳明司天则少阴君火在泉，故突然热至，地上暑热蒸腾，阳气郁结于内而发病，尿色改变，寒热往来如疟疾，重则发生心痛。火气流行于草木枯槁之时，流水不能结冰，蛰虫反而外见不藏。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①]，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②]，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土乃润，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湿气变物，水饮内稸，中满不食，皮瘴[③]，肉苛，筋脉不利，甚则肿，身后痈。

【注释】

①丹起：火热之气因寒气下临，起而用事。丹，火色。

②胜则水冰：寒水之气战胜火热之气，则水凝结成冰。

③瘴(qún)：肢体麻痹。

【译文】

太阳司天之年，寒水之气下临于地，人身心气上从天气。火气显明，火热之气起而用事，金气必然受伤，寒冷之气时时出现，寒气太过则水结成冰，由于火气被迫而上从天气，所以发病为心热烦闷，咽喉干燥，常口渴，鼻涕，喷嚏，易于悲哀，时常打呵欠。热气妄行于上，所以寒气

报复于下，寒霜不时下降，水气凌心，则神气伤，发病为善忘，重的至心痛。太阳司天则太阴湿土在泉，土能制水，所以土气滋润，水流丰沛，寒水之客气加临，火为沉阴所化，万物因寒湿而发生变化，在人体的病变则为水饮内停，腹满，不能饮食，皮肤麻痹，肌肉不仁，筋脉不利，甚至浮肿，背部生痈。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①]，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②]。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火纵其暴，地乃暑，大热消烁，赤沃下[③]。蛰虫数见，流水不冰，其发机速。

【注释】

①黄起：湿土之气起而用事。黄，湿土之色。

②爽：伤败。

③赤沃下：赤痢或赤带等病。

【译文】

厥阴司天之年，风木之气下临于大地，人身脾气上从天气，土气隆盛，湿土之气起而用事，水气受损，土从木化，受其克制，其功用发生变易。人体发病为身体沉重，肌肉枯萎，饮食减少，口爽无味。风气运行宇宙之间，云气与草木为之动摇，在人体之病变为目眩，耳鸣。厥阴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火气横行，大地一片暑热，在人体则见大热，消烁阴液，多见赤痢赤带。本该蛰居的虫类不藏而常见于外，流水不能成冰，其所发之病急速。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

流[①]。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注释】

①金烁石流：热势盛极，可熔化金石。

【译文】

少阴君火司天之年，火热之气下临于大地，人身肺气上从天气，燥金之气起而用事，则草木受灾。发病多为气喘，呕吐，寒热，喷嚏，鼻涕，衄血，鼻塞不通。暑热流行，甚至病发疮疡，高热，暑热酷热，大有金熔石化之势。少阴司天则阳明燥气在泉，清燥之气行地，则寒凉之气常至，在病变多为胁痛，好出长气，肃杀之气行令，草木性质就要变化了。

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①]，火乃眚[②]，埃冒云雨。胸中不利，阴痿气大衰，而不起不用。当其时[③]，反腰脽痛[④]，动转不便也，厥逆。地乃藏阴，大寒且至，蛰虫早附[⑤]，心下否痛。地裂冰坚。少腹痛，时害于食。乘金则止水增[⑥]，味乃咸，行水减也[⑦]。

【注释】

①黑起水变：因太阴湿土之气下临，寒水之气起而用事，故发生变化。黑是寒水之色。

②火乃眚：原无，据新校正语补。

③当其时：土旺之时。

④脽(shuí)：指臀肉。

⑤附：归附。

⑥止水：井中不动的水。

⑦行水：河中流动的水。

【译文】

太阴司天之年，湿气下临于大地，人身肾气上从天气，寒水之气起而用事，火气受损，寒水畏湿土而从土化，土气上冒而为云雨。人体发病为胸中不通利，阴痿，阳气大衰，阳不能举而失去作用。在土旺之时则感腰臀部疼痛，转动不便，厥逆。太阴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故地气阴凝闭藏，大寒将至，蛰虫很早就蛰伏，发病多为心下痞塞疼痛。若寒气太过则土地冻裂，冰冻坚硬，病发为小腹痛，常常影响进食。水气上乘金气，水得金生，寒凝更著，所以井水增加，水味变咸，这是由于河中流水减少的缘故。

帝曰：岁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①，何气使然？

岐伯曰：六气五类②，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③。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阴司天④，毛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⑤，毛虫育，倮虫耗，羽虫不育。少阴司天，羽虫静，介虫育，毛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不育。太阴司天，倮虫静，鳞虫育，羽虫不成；在泉，倮虫育，鳞虫不成。少阳司天，羽虫静，毛虫育，倮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毛虫不育。阳明司天，介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介虫育，毛虫耗，羽虫不成。太阳司天，鳞虫静，倮虫育；在泉，鳞虫耗，倮虫不育。诸乘所不成之运，则甚也⑥。故气主有所制，岁立有所生。地气制己胜⑦，天气制胜己⑧；天制色⑨，地制形⑩。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气之常也，所谓中根也⑪。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色、五类、五宜也⑫。

帝曰：何谓也？

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故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谓也。

【注释】

①治之不全：指胎孕和不育有不同的情况。张介宾："治，谓治岁之气。"

②六气：司天、在泉的六气。五类：五行所属的五类动物，如毛、羽、倮、介、鳞。

③同者、异者：指六气与运气相同或不同。

④司天：是轮值主司天气之令的意思。刘温舒说："司天者，司之为言，值也。言行天之令，上之位也。"上之位，即正南方位。这里指司天之气的位置在正南方主气的三之气上。

⑤在泉：与司天相对之气叫"在泉"。在泉的位置在正北，即主气的终之气上。司天和在泉是在这一年主事的统称，司天管上半年，在泉管下半年。

⑥"诸乘"两句：六气与五运相乘，不成的岁运，则孕育更不得成。诸，指六气。运，指五运。不成之运，即不能孕育的岁运。

⑦地气制己胜：在泉之气制约它所胜的岁气。地气，在泉之气。

⑧天气制胜己：司天之气制约胜它的岁气。

⑨天制色：司天之气可制约所胜的一方。天，指司天的气。色，指白、苍、丹、黄、黑五色，代表其所属的五运之气。

⑩地制形：在泉之气可制约所胜的一方。地，指在泉之气。形，指倮、羽、毛、介、鳞五类动物。

⑪中根：五运在中，是万物生化之根本。

⑫五宜：张介宾："无论动植之物，凡在生化中者，皆有五行之别。如臊焦香腥腐，五气也；酸苦甘辛咸，五味也；青赤黄白黑，五色也。物各有类，不能外乎五者。物之类殊，故各有互宜之用。"即各有与天地五运六气相适应之意。

【译文】

黄帝问：每年有的虫类能够胎孕繁殖，有的不能生育，这生化的不同情况，究竟是什么气导致的呢？

岐伯说：六气和五行所化的五种虫类，是相胜相克的。若六气与运气相同，则生物就会繁盛；若六气与运气不相同，则生物就会减衰。这是天地孕育的道理，生化的自然规律。所以厥阴司天的时候，毛虫不受影响而安静，羽虫可以生育，介虫不能生成；若厥阴在泉，毛虫可以生育，倮虫遭到损耗，羽虫也就不育。少阴司天的时候，羽虫不受影响而安静，介虫可以生育，毛虫不能生成；若少阴在泉，倮虫可以生育，介虫遭到耗损，不得生育。太阴司天的时候，倮虫不受影响而安静，鳞虫可以生育，羽虫不能生成；太阴在泉，倮虫可以生育，鳞虫虽育而不能生成。少阳司天的时候，羽虫不受影响而安静，毛虫可以生育，倮虫不能生成；少阳在泉，羽虫可以生育，介虫遭到耗损，毛虫不能生育。阳明司天的时候，介虫不受影响而安静，羽虫可以生育，介虫不能生成；阳明在泉，介虫可以生育，毛虫遭到耗损，羽虫不能生成。太阳司天的时候，鳞虫不受影响而安静，倮虫可以生育；太阳在泉，鳞虫遭到耗损，倮虫不能生育。凡是遭到克制而不能成长的气运，就更严重了。所以六气所主各有所胜，而岁运所立，各有其生化的作用。在泉之气，制约己所胜者；司天之气，制约胜己者；司天之气制色，在泉之气制形。五种虫类的繁衍和衰微，都是适应着六气而产生的，所以有胎孕和不育的分别，这不是治化的不全，而是运气的一种正常现象，因此叫做"中根"。中根以外的六气，也是根据五行而施化，所以生化之气不齐，而有臊、焦、香、腥、

腐五气，酸、苦、辛、咸、甘五味，青、黄、赤、白、黑五色，毛、羽、倮、鳞、介五类分别，它们在万物之中各得其所宜。

黄帝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生物的生命，其根源藏于内的，叫做神机，如果神离去了，则生化的机能也就停止。凡生命根源于外的，叫做气立，假如在外的六气歇止，那么生化也就随之断绝了。所以说运各有制约，各有相胜，各有所生，各有所成。所以说：设若不知道岁运和六气的加临，以及六气的同异，就不能晓得生化。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政一也。然而五味所资[①]，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终始不同，其故何也？

岐伯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帝曰：愿闻其道。

岐伯曰：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黔秬[②]。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③]。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黔秬。化淳则咸守[④]，气专则辛化而俱治。

【注释】

①资：禀受。

②黔(jīn):黄色。秬(jù):黑黍。

③正:纯正。

④淳:厚。

【译文】

黄帝问:气形成就能生化,气分散就能造就物体的形质,气敷布就可繁殖,气终了万物之象便发生变化,一切物质都是如此。然而五味所禀受之气,在生化上有厚有薄,在成熟上有少有多,其结果与开始也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在泉之气所控制,所以生化上有厚薄多少的差异,所以其生化,非天气则不生,非地气则不长。

黄帝说: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寒、热、燥、湿的气化各不相同。所以少阳相火在泉的时候,寒毒之物不能生长,金从火化,所以味辛,其主治之味是苦、酸,谷类颜色是苍色和丹色。阳明燥金在泉的时候,湿毒之物不能生长,木从金化,所以味酸,其气温,其主治之味是辛、苦、甘,谷类颜色是丹色和素色。太阳寒水在泉的时候,热毒之物不能生长,火从水化,所以味苦,其主治之味是淡、咸,谷类颜色是黄色和黑色。厥阴风木在泉的时候,清毒之物不能生长,土从木化,所以味甘,其主治之味是酸、苦,谷类颜色是青色和红色。厥阴司天则少阳在泉,木火相生,则气化专一,其味纯正。少阴君火在泉的时候,寒毒之物不能生长,金从火化,所以味辛,其主治之味是辛、苦、甘,谷类颜色是白色和红色。太阴湿土在泉的时候,燥毒之物不能生长,水从土化,所以味咸,其气热,其主治之味是甘、咸,谷类颜色是黄色和黑色。太阴在泉,而其气化淳厚,土能制水,所以咸味得以内守,土居土味,而能生金,其气专精,所以辛味也得以生化,能与湿土同治。

故曰:补上下者从之[①],治上下者逆之[②],以所在寒热盛

衰而调之。故曰：上取下取[3]，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4]，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补之泻之，久新同法。

【注释】

①补上下者从之：因司天、在泉之气不及而引起的疾病应该用补法，补要顺其气而补。上下，指司天、在泉之气。从，顺。

②逆之：因司天、在泉之气太过而引起的疾病，逆其气而治之。

③上取：指以药制有过之气。下取：指以迅速之药祛除在下之病。

④厚：与下文的“薄”，指药性气味的厚薄。

【译文】

所以说：因司天、在泉之气不及而引起的疾病应该用补法，补就要顺其气而补；因司天在泉之气太过而引起的疾病应该用治法，治就要逆其气而治，都要根据病情的寒热盛衰来调治。所以说：无论用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之法，总要先找着病气的所在，再治疗。身体强壮能耐受毒药的就给以性味厚的药，身体柔弱而不能耐受毒药的，就给以性味薄的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若病气反其常候，病在上而治其下；病在下而治其上；病在中而治其左右。治热证用寒药，应该温服；治寒证用热药，应该凉服；治温证用凉药，应该冷服；治清证用温药，应该热服。病人虚实不同，制方就不同，所以或用消法，或用削法，或用吐法，或用下法，或用补法，或用泻法，无论久病新病，都得遵从这一点。

帝曰：病在中而不实不坚，且聚且散，奈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无积者求其藏，虚则补之，药以

祛之，食以随之，行水渍之，和其中外，可使毕已。

【译文】

黄帝问：若病在里面，不实也不坚硬，有时聚而有形，有时散而无形，这种病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你问得真详尽啊！这种病如果没有积滞的话，就从内脏里寻求病因，如虚就用补法，用药以祛邪，随用饮食加以滋养，用热汤以浴渍肌表，使其内外调和，这样可以使病完全治愈。

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

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①]，无虚虚而遗人夭殃[②]；无致邪[③]，无失正[④]，绝人长命。

帝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⑤]，病去而瘠[⑥]，奈何？

岐伯曰：昭乎哉圣人之问也！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故《大要》曰：无代化[⑦]，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之谓也。

帝曰：善。

【注释】

①盛盛：即实证用补法，使邪气更盛。

②虚虚：即虚证用泻法，使虚者更虚。

③致邪：实证误补，使邪气更盛。

④失正：虚证误泻，使正气丧失。

⑤气从不康：气血已和顺，仍未能恢复健康。

⑥瘠：瘦弱。

⑦无代化：不要用人力代替天地的气化。

【译文】

黄帝问：有毒的药和无毒的药，服法也有什么规定吗？

岐伯说：病有新久，处方有大小，药物有毒无毒，固然有它的常规。凡用大毒之药，病去十分之六，不可再服；用平常的毒药，病去十分之七，不可再服；用小毒之药，病去十分之八，不可再服；用无毒的药，病去十分之九，也不必再服。以后用谷肉果菜，饮食调养，就可使病气都去掉了，但不可吃得过多而损伤了正气。如果邪气未尽，还可再按上法服药，一定得先知道岁气的偏胜，千万不能攻伐天真的冲和之气。不要使实者更实，不要使虚者更虚，而给患者留下后患。总之，一方面要注意不能使邪气更盛，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能使正气丧失，以免断送人的生命。

黄帝问：那久病的人，有时气顺，而身体并不健康；病虽去了，而身体仍然瘦弱，又怎么办呢？

岐伯说：你问得真高明啊！天地万物的生化，人是不能代替的，四时的气序，人是不可违反的。因此只有顺应天地四时的气化，使经络畅通，气血和顺，慢慢来恢复它的不足，使与正常人一样，或补养，或调和，要静待时机，谨慎地守护正气，不要使它耗损，这样，病人的形体才会强壮，生气也会一天一天地增长起来，这才是圣王之道。所以《大要》说：不要以人力来代替天地的气化，不要违反四时的运行，必须静养，必须安和，等待正气的恢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说得好。

卷二十一

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题解】

本篇论述了六气司天、在泉，五运值年，左右间气纪步，说明了一年中各阶段的自然现象、人的发病情况，以及治法等。五运和六气相配合，恰好三十年为一纪，六十年为一周，故以《六元正纪大论》名篇。本篇主要内容包括：总论六十年气化的一般规律，以及六气所致的自然万物的变化、人们的疾病和治法宜忌等，示人要适应气候变化而保持健康。指出五运六气胜复、郁发的自然现象及其所致之病证和治法。论治法强调一方面须适应天时，另一方面更要根据疾病的性质，灵活运用。

黄帝问曰：六化六变[①]，胜复淫治[②]，甘苦辛咸，酸淡先后，余知之矣。夫五运之化[③]，或从天气，或逆天气[④]；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⑤]，或不相得[⑥]，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

化之渊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臣虽不敏，请陈其道，令终不灭，久而不易。

【注释】

①六化：六气的正常生化。六变：六气的异常变化。

②胜：胜气。复：复气。淫：扰乱人体的邪气。治：平治。

③五运之化：五运主治的气化。

④逆天气：马元台："运气与司天之气有异同也。"即五运与司天之气相违逆。如丙子、丙午年，六气为君火司天，而中运是水，水火是相逆的。

⑤相得：运气与司天在泉之气相合。如戊为火运，而遇子、午、寅、申，少阴少阳司天；癸为火运，而遇卯、酉、巳、亥，少阴少阳在泉。均为相得。

⑥不相得：中运被司天之气所克。如己巳、己亥年，己为土运，巳、亥之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因此中运之土被司天之木所克，是为不相得。

【译文】

黄帝问：六气的正常生化和异常变化，胜气、复气、邪气、平治的关系，与甘苦辛咸酸淡等味的先后生化道理，我已经知道了。至于五行主岁的运化，有时与司天之气相从，有时与司天之气相逆，有时与司天之气相从而与地气相逆，有时与地气相从而与司天之气相逆，或者互相适应，或者不相适应，我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要通晓司天、在泉之气的规律和原理，调和五运之气化，使之上下功能协作，不互相冲突，天地之气的升降不致相失，五运之气能宣畅运行，不背离其职权，用适宜的五味来调和气化的从与逆，应该怎样？

岐伯行礼再拜，回答说：问题真高明啊！这是天地之气生化的纲领，是万物变化的根源，如果不是圣帝，谁能穷究这些高深的道理呢！

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讲述它的道理，使它永久不致湮灭，永存而不改变。

帝曰：愿夫子推而次之，从其类序[①]，分其部主[②]，别其宗司[③]，昭其气数[④]，明其正化[⑤]，可得闻乎？

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⑥]，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数者，请遂言之。

【注释】

①类序：类属和次序。如甲己类天干，子午属地支，甲为天干之始，子为地支之首，各有次序。

②部主：张介宾："凡天地左右，主气静，客气动，各有分部，以主岁时。"即司天在泉及左右间气，各有一定部位，以主其时之气。

③宗司：吴崑："统者为宗，分者为司也。"即一年之中，有主岁之运气以统之；各步之中，有相应之气以司之。

④气数：张介宾："五行之化，各有其气，亦各有其数也。"即三阴三阳各有其气，而阴阳之气又各有多少，所以其作用各不相同。

⑤正化：正常生化的规律。张介宾："当其位者为正，非其位者为邪也。"

⑥临御之化：张志聪："六气有司天之上临，有在泉之下御，有四时之主气，有加临之客气也。"即六气司天在泉的气化。

【译文】

黄帝说：请夫子进一步推求排列，依从它的分类和次序，分别六气司天在泉及左右间气的部位和所主之气，详细阐明五行气化之数和法则，这些问题可以听听吗？

岐伯说：首先要确定年岁的干支，以明确主岁之气，金木水火土五行运行之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司天在泉加临的气化，如此则自然天道就可以了解，人们的病气就可以调和，阴阳卷舒平衡，由近及远而不致迷惑。这是可以推算的气运之数，请让我尽可能谈谈。

帝曰：太阳之政，奈何？

岐伯曰：辰戌之纪也[①]。

太阳　太角　太阴　壬辰　壬戌　其运风，其化鸣紊启拆[②]，其变振拉摧拔[③]，其病眩掉目瞑。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④]

太阳　太徵　太阴　戊辰　戊戌　同正徵[⑤]。其运热，其化暄暑郁燠[⑥]，其变炎烈沸腾，其病热郁。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阳　太宫　太阴　甲辰岁会同天符　甲戌岁会同天符　其运阴埃[⑦]，其化柔润重泽[⑧]，其变震惊飘骤[⑨]，其病湿下重[⑩]。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阳　太商　太阴　庚辰　庚戌。其运凉，其化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病燥、背瞀、胸满。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阳　太羽　太阴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其运寒，其化凝惨凛冽[⑪]，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大寒留于谿谷。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注释】

①辰戌之纪：以地支中辰和戌来标志的年份。如壬辰、壬戌年等。纪，纪年，标志。

②鸣紊启拆：张介宾："鸣，风木声也。紊，繁盛也。启拆，萌芽发而地脉开也。"

③振拉摧拔：张介宾："振，撼动也。拉，支离也。摧，败折也。拔，发根也。"

④角、徵、宫、商、羽：为古时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此处代表木、火、土、金、水，来说明一年中主客运的次序。

⑤同正徵：指该年之气化与火运平气的年份相同。张志聪："戊癸属火，戌为阳年，主火运太过，故为太徵。火运太盛，而寒水上临，火得承制，则炎烁已平，而无亢盛之害，故与正徵之岁相同。正徵之岁乃火运临午，所谓岁会，气之平也。"正徵，火运之平气。

⑥暄暑郁燠：张志聪："火之化也，即气候温暖，渐渐暑热熏蒸。"

⑦阴埃：据新校正，"阴埃"当作"阴雨"。

⑧柔润重泽：风调雨顺，万物润泽。

⑨震惊飘骤：雷声大作，狂风暴雨。

⑩湿下重：湿气甚于下部而肢体重坠。

⑪凝惨凛冽：寒水之气化，严寒凛冽。

【译文】

黄帝说：太阳司天之年，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是以辰戌来标志的年份。

辰戌年是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逢岁运是木运太过，便是壬辰、壬戌两个年份。其运主风，风运正常则风声和缓，万物萌动，草木繁荣；若风运异常，则狂风大作，摧折树木，其发疾病是两目昏花，眩晕振掉。

木运主岁，主运与客运都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火运太过，便是戊辰、戊戌两个年份。这两年虽火运太过，但正值太阳寒水司天，太过之火运受司天寒水之气的制约，所以其气运相当于火运平气之年。其运主热，如火运正常则气候温和，渐至暑热熏蒸；如火运异常，则火热炎炽，如沸水蒸腾，其发病，多属热郁。

岁运为火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徵，终于太角，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土运太过之年，便是甲辰、甲戌两个年份。天干甲己属土，地支辰戌亦属土，故此两年均为岁会。其运主阴雨。土运正常则风调雨顺，万物润泽；如土运异常，则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其发病多为湿气甚于下部而肢体重坠。

岁运为土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宫，终于太徵，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金运太过之年，便是庚辰、庚戌两个年份。岁运是金，其运为凉，金运正常，是雾露降下，秋风萧瑟；异常是肃杀流行，草木凋零，其发病多为燥病，背部烦闷，胸中胀满。

岁运为金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商，终于太宫，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水运太过之年，便是丙辰、丙戌两个年份。因司天与中运相同，故均为天符。岁运是水，故其运是寒，水运正常，则水凉凝惨，气候严寒；若水运异常，则为冰雪霜雹，其发病则为大寒之气留滞在肢节谿谷。

岁运为水运太过，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太商，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肃，地气静，寒临太虚，阳气不令，水土合德[①]，上应辰星、镇星。其谷玄黅[②]，其政肃，其令徐。寒政大举，泽无阳焰[③]，则火发待时。

少阳中治，时雨乃涯，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痿不收，濡泻血溢。

初之气，地气迁④，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二之气，大凉反至，民乃惨，草乃遇寒，火气遂抑，民病气郁中滞，寒乃始。

三之气，天政布，寒气行，雨乃降。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不治者，死。

四之气，风湿交争，风化为雨，乃长乃化乃成。民病大热少气，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

五之气，阳复化，草乃长，乃化乃成，民乃舒。

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故岁宜苦以燥之温之，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寒湿者燥热化⑤，异寒湿者燥湿化。故同者多之，异者少之。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⑥，反是者病。所谓时也。

【注释】

①合德：互相配合，发挥作用。

②玄：黑色。黔：黄色。

③泽无阳焰：张志聪："谓阴中之生阳为寒水所抑。"即阴中升发的

阳气被司天的寒水所抑制，如沼泽之中，没有上腾的阳气。

④地气迁：指上年的在泉之气迁易其位。张介宾："本年初之气，少阳用事，上年在泉之气，至此迁易。"

⑤同寒湿：张志聪："谓太羽、太宫主运，是与司天在泉之寒湿相同。"指岁运和司天在泉寒湿之气相同。

⑥有假者反常：张志聪："是谓邪气反胜，又不必远寒、远热矣。"意即若天气反常，邪气反胜，就不必依照用寒避寒等常规。

【译文】

凡是太阳司天之年，气化运行先于正常天时，天气清肃，地气安静，寒气充满整个宇宙，阳气不能发挥作用，寒水和湿土相配合，在天上相应水星和土星光明。生长的谷物应为黑色和黄色，司天之政严肃，在泉之令徐缓。寒水之政作用扩张，阳气被抑制，所以湖泽之中没有升腾之阳气，火气只有待时而发。到少阳相火主治的时候，应时之雨水下降，到极点则雨水稀少，又回到太阴湿土行令，云层朝向北极，湿土之气布化四方，润泽流注万物，太阳寒水敷布在上，少阴君火振动在下，寒气湿气相持于气交。人们多病寒湿，发生肌肉萎缩，两足痿软无力，不能收摄，大便泄泻和失血。

初之气，由于地气迁易，气候非常温暖，所以百草繁荣得很早，人们多受疫病侵袭，温病发作，证见发热，头痛，呕吐，肌肤疮疡。

二之气，阳明燥金之气当令，大凉的气候反而到来，人们感到寒冷凄惨，草木遇到寒气，火气遂被抑制，人们多病气郁于内，而胸腹胀满。司天之寒气开始发生作用。

三之气，太阳寒水司天之气当令起用，寒气流行，雨水下降。人们多病伤寒而内热，痈疽，下利，心中烦热，神志昏蒙，胸闷。若不及时治疗，就会死亡。

四之气，厥阴风木当令，太阴湿土主运，风湿交争，风气转化为雨，万物因而成长，变化而成熟。人们多病高热，气虚，肌肉萎弱，两足痿

软，赤白痢疾。

五之气，少阴君火行令，阳气又生化，草木因此成长、变化而成熟，人们也舒畅无病。

终之气，太阴湿土当令，地气正胜，湿气运行，阴气凝聚于宇宙之中，尘土飞扬，蒙蔽郊野，人们感到凄惨，寒风到来，风木胜湿土，胎孕往往受伤而损落。

本年多发湿寒之病，宜用苦燥以去湿，苦温以去寒。要消除太过致郁的胜气，必须资助不胜之气的生化之源，抑制其太过的运气，扶植其不胜的运气，不要使运气太过而导致疾患。食用与岁气相应的谷物以保全真气；避免虚邪侵袭以安宁正气。根据运气的异同，选择药食气味的多少。岁运与六气同是寒湿，则多用燥热之品以化之；岁运与六气的寒湿之气不同的，则酌用燥湿之品以化之。所以气与运相同的应多用相宜的气味，气与运不同的应酌情少用。总之，用寒性药应避免寒冷的天时，用凉性药应避免清凉的天时，用温性药应避免温暖的天时，用热性药应避免炎热的天时，饮食上也是同一法则。若天气反常，邪气反胜，就不必依照上面的常规，否则会引起新的病变，这就叫因时制宜。

帝曰：善。阳明之政，奈何？

岐伯曰：卯酉之纪也[①]。

阳明　少角　少阴　清热胜复同[②]，同正商[③]。丁卯岁会丁酉，其运风清热[④]。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阳明　少徵　少阴　寒雨胜复同[⑤]，同正商。癸卯同岁会癸酉同岁会　其运热寒雨[⑥]。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阳明　少宫　少阴　风凉胜复同[⑦]。己卯　己酉　其

运雨风凉[8]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阳明　少商　少阴　热寒胜复同[9]，同正商。乙卯天符　乙酉岁会，太一天符。其运凉热寒[10]。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阳明　少羽　少阴　雨风胜复同[11]，辛卯少宫同。辛酉　辛卯　其运寒雨风[12]。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太宫　太商

【注释】

①卯酉之纪：马元台："卯酉属阳明燥金，故以五卯五酉之年，为属阳明之政。"即六十甲子中的五个卯年和五个酉年属阳明之政。

②清热胜复同：张志聪："丁主少角，则木运不及，故金之清气胜之，有胜必有复，火来复之，故为清热胜复同者，谓清热之气，与风气同也。"即金的清气和火的热气，胜复的程度是相同的。如少角为木运不及，金来克木，在金气就称为"胜"，但是木被抑制到极点，又会产生火，火又反过来克金，这就是"复"。胜气盛则复气亦盛，胜气微则复气就微。所以说"胜复同"。以下仿此。

③同正商：张志聪："岁木不及，而上临阳明，所谓上商与正商同。"即正商为金运平气的年份，因逢金气司天而木运不及，听凭金气用事，而成为金之平气。同正商，即同于正商的运气。《五常政大论》所谓"委和之纪，上商与正商同"。

④其运风清热：马元台："不及之运，常兼胜复之气也。风，运气也。清，胜气也。热，复气也。"即其运气是风，胜气为清，复气为热。

⑤寒雨胜复：张志聪："寒者，寒水之气，雨者，湿土之气。寒胜少徵，土来复之。"少徵为火运不及，则寒水之气胜，雨为湿土之气，

故雨为复气。

⑥其运热寒雨：马元台："运气为热，胜气为寒，复气为雨。"

⑦风凉胜复：马元台："木胜土为风，金胜木为凉。"即土运不及，风为胜气，清凉的金气为复气。

⑧其运雨风凉：张志聪："甲主土运太过，己主土运不及，太阴所至为云雨，雨乃土之运气，风为胜气，清为复气。"所以其运气为雨，胜气为风，复气为凉。

⑨热寒胜复：张志聪："热胜少商，寒气来复。"因此金运不及，热为胜气，寒为复气。

⑩其运凉热寒：张志聪："运气为凉，胜气为热，复气为寒。"

⑪雨风胜复：马元台："辛为阴水，故为少羽。少阴君火在泉，雨风胜复同者，雨胜风复也。"雨为湿土之气，水运不及，土气为胜，风气为复。

⑫其运寒雨风：张介宾："寒，运气。雨，胜气。风，复气。"即其运为寒，雨为胜气，风为复气。

【译文】

黄帝说：好。阳明司天之年，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是以卯酉来标志的年份。

卯酉年是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丁主少角，木运不及，故金的清气胜之。有胜必有复，火气来复，胜气盛，复气也盛，胜气微，复气也微。金气主清，火气主热，胜复程度大致相同。岁木不及，而上临阳明燥金，形成金的平气。岁运木运不及，是丁卯、丁酉两个年份，其运为风气、清气和热气。

因木运主岁，所以主运与客运都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火运不及，便是癸卯、癸酉两个年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阴，故此二年为同岁会之年。这两年虽火运不及，由于太阳寒水之气和太阴湿土之气胜复相同，所以其气运相当于金运平气之年。其运气主

热，胜气为寒，复气为雨。

岁运为火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徵，终于少角，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土运不及之年，便是己卯、己酉两个年份。土运不及，风为胜气，凉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其运气为雨，胜气为风，复气为凉。

岁运为土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宫，终于少徵，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金运不及之年，便是乙卯、乙酉两个年份。乙卯年是天符之年，乙酉年是岁会太一天符之年。金运不及，热为胜气，寒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由于少阴君火之气和太阳寒水之气胜复相同，所以其气运相当于金运平气之年。其运气为凉，胜气为热，复气为寒。

岁运为金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商，终于少宫，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水运不及之年，便是辛酉、辛卯两个年份。水运不及，雨为胜气，风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辛卯年水运不及，土气来侮，其气化约略同于少宫土运不及的年份。其运气为寒，胜气为雨，复气为风。

岁运为水运不及，客运起于少羽，终于少商，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天气急，地气明，阳专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坚，淳风乃治[①]。风燥横运[②]，流于气交。多阳少阴[③]，云趋雨府，湿化乃敷，燥极而泽。其谷白丹，间谷命太者[④]，其耗白甲品羽[⑤]，金火合德，上应太白荧惑。其政切，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慄癰闷。清先而劲[⑥]，毛虫乃死；热后而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清热之气，持于气交。

初之气，地气迁，阴始凝⑦，气始肃，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鼽衄，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

三之气，天政布，凉乃行，燥热交合，燥极而泽，民病寒热。

四之气，寒雨降，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痈肿疮疡，疟寒之疾，骨痿血便。

五之气，春令反行，草乃生荣，民气和。

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

故食岁谷，以安其气；食间谷，以去其邪。岁宜以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运气，无使受邪；折其郁气，资其化源。以寒热轻重，少多其制。同热者，多天化⑧；同清者，多地化⑨。用凉远凉，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温。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乱天地之经，扰阴阳之纪也。

【注释】

①淳风乃治：张介宾："金气不足，木亦无畏。"因此和淳的风行使权力。

②风燥横运：风燥之气，专横运行。

③多阳少阴：张志聪："二气之主客，乃君相二火，三气之主客，乃阳明少阳，故多阳少阴。"因二之气的主气客气为少阴少阳，三之气

的主气客气为少阳阳明，所以称“多阳少阴”。

④间谷命太：张介宾：“间谷，间气所化之谷也。命，天赋也。太，气之有余也。”感司天在泉之左右间气而成熟的谷类，称为“间谷”。命太，指间气的太过之气。

⑤其耗白甲品羽：张介宾：“耗，伤也。白与甲，金所化也。品羽，火虫品类也。”白甲，白色甲壳类动物。

⑥清先而劲：上半年清金之气，劲而有力。

⑦阴始凝：张志聪：“夫卯酉岁初之客气乃太阴湿土，故阴凝而雨化。阳明司天之年，初之气为太阴湿土，太阴即湿土之气，凝聚收藏。”

⑧同热者，多天化：岁运与在泉之气同为热气，应多以清凉之气调之。天化，阳明燥金清凉之气。

⑨同清者，多地化：岁运与司天之气同为清气，应多以火热之气调节。地化，在泉的火热之气。

【译文】

凡是阳明司天之年，气化运行后于正常天时，天气劲急，地气清明，阳气独自主宰时令，在天地间充满着炎热之气。万物干燥而坚硬，和淳之风行使职权。风气与燥气横行于气运，流布于气交之中。阳气多而阴气少，到太阴土气当令之时，土湿之气上蒸，云趋向雨府之时，湿土之气才能敷布，干燥至极点的气候才变为润泽。正气所化的岁谷为红白二色，其间谷为感受太过的间气而成熟的，白色的甲虫和众多的羽虫易被耗损，金火配合发挥作用，相应在上的为金火二星明亮。天气之政急切，地气的发令急暴。蛰虫不再伏藏，水流动不能结冰。人们多病为咳嗽，咽喉肿塞，恶寒发热，突然寒栗战抖，大小便不通。上半年清金之气劲急有力，毛虫死亡；下半年火热之气急暴，甲壳类昆虫类遭受祸殃。金气和火气的发作都是急躁的，在胜复的发作，常常是纷扰而大乱，清气和热气相持于气交。

初之气，地气迁移，阴气开始凝集，而天气肃杀，河水结冰，寒雨运化。发病多为内热胀满，面目浮肿，嗜睡，鼻流清涕，鼻血，喷嚏，呵欠，呕吐，小便色黄赤，甚至淋沥不畅。

二之气，阳气敷布，人们很舒服，万物生长欣欣向荣。会有温疫流行，人们常常突然死亡。

三之气，燥金司天主令，凉气运行，燥气与热气互相交合，干燥至极，就会化为润泽，人们多寒热病。

四之气，寒雨下降，病发为突然仆倒，寒冷战抖，神昏谵语，气息低微，咽喉干燥，口渴引饮，以及心痛，痈肿疮疡，寒疟，骨软无力，二便出血。

五之气，厥阴风木之气加临主事，秋天反见春天的时令，草又生长繁荣，人们身体调和无病。

终之气，阳气四布，气候反见温暖，蛰虫仍然在外活动，河水流动，不能结冰，人们身体安康，只是容易犯温病。

所以在这样的年份，应服食白色或红色的岁谷，以安定真气；服食间谷，以驱除邪气。宜用咸味清热，苦味去火，辛味润燥，治疗宜用汗法，清法，散法，以安定其运气，避免感受邪气；以削减郁遏之气，资助化生的泉源。根据寒热的轻重，决定方药的多少。若运和气同热的，应多以清凉之品；运与气同清的，应多以温热之品。用凉药时应避免清凉的天气。用热药时应避免炎热的天气，用寒药时应避免寒冷的天气，用温药时应避免温暖的天气。饮食上，宜遵循同一法则。若天气反常，可以灵活应用，这是适应自然的法则。如果违反了它，就会扰乱天地阴阳变化的法度和规律。

帝曰：善。少阳之政，奈何？

岐伯曰：寅申之纪也。

少阳　太角　厥阴　壬寅同天符　壬申同天符　其运风

鼓[①]，其化鸣紊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胁、惊骇[②]。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少阳　太徵　厥阴　戊寅天符　戊申天符。其运暑[③]，其化暄嚣郁燠[④]，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郁，血溢、血泄、心痛。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阳　太宫　厥阴　甲寅　甲申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体重、肿肿、痞饮[⑤]。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少阳　太商　厥阴　庚寅　庚申　同正商　其运凉，其化雾露清切，其变肃杀凋零，其病肩背胸中。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少阳　太羽　厥阴　丙寅　丙申　其运寒肃[⑥]，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肿。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注释】

①其运风鼓：其运如风鼓动。

②掉眩：头目昏花，视物动摇不定。掉，动摇不定。支胁：胁下胀满，如有物支撑。

③其运暑：运气炎热。

④暄嚣：热甚。郁燠(yù)：闷热。

⑤痞饮：水饮停蓄，形成心腹胀满之证。

⑥寒肃：严寒。

【译文】

黄帝说：好。少阳司天之年，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是以寅申来标志的年份。

寅申年是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逢木运太过，就是壬寅、壬申之年。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又为同天符之年。其运如风鼓动，其正常生化是风鸣地坼，万物萌芽，其异常变化是狂风震撼，树木摧折。其病变是头目昏花，视物动摇不定，胸胁支满，惊骇。

因木运主岁，所以主运与客运都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火运太过，便是戊寅、戊申两个年份。戊寅、戊申为天符之年。其运气为暑热，其正常的生化为郁热蕴蒸。其异常变化是炎热异常，如沸腾之水，其病变是上部郁热皮肤溢血，二便下血，心胸疼痛。

岁运为火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徵，终于太角，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土运太过，便是甲寅、甲申两个年份。其运气为阴雨连绵，其生化为润泽柔软，其异常变化是飘飞骤雨，惊天动地，其病变是身体沉重，浮肿痞满，水饮内停。

岁运为土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宫，终于太徵，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金运太过，便是庚寅、庚申两个年份。这两年虽然金运太过，但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所以其气运相当于金运平气之年。其运气为凉，其生化为多雾露清凉劲切，其异常变化是肃杀凋零，其病变发生于肩背胸中。

岁运为金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商，终于太宫，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水运太过，便是丙寅、丙申两个年份。其运气为寒冷肃杀，其生化为凝凛惨烈，其变化是冰雪霜雹，其病变是伤寒浮肿。

岁运为水运太过，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少商，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扰，风乃暴举，木偃沙飞[1]。炎火乃流，阴行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上应荧惑岁星。其谷丹苍，其政严，其令扰。故风热参布[2]，云物沸腾，太阴横流，寒乃时至，凉雨并起。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故圣人遇之，和而不争。往复之作，民病寒热疟泄，聋瞑呕吐，上怫肿色变[3]。

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4]，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

二之气，火反郁，白埃四起[5]，云趋雨府，风不胜湿，雨乃零，民乃康。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嗌不利，头痛身热，昏愦脓疮。

三之气，天政布，炎暑至，少阳临上，雨乃涯。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鼽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四之气，凉乃至，炎暑间化[6]，白露降，民气和平，其病满身重。

五之气，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乃闭[7]，刚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终之气，地气正，风乃至，万物反生，霿雾以行。其病关闭不禁，心痛，阳气不藏而咳。

抑其运气，赞所不胜，必折其郁气，先取化源，暴过不生[8]，苛疾不起。故岁宜咸宜辛宜酸，渗之泄之，溃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过。同风热者，多寒化；异风热者，少寒化。用热远热，用温远温，用寒远寒，用凉远凉。食宜同法，

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阶也。

【注释】

①木偃沙飞：树木被吹倒，尘沙飞扬，形容狂风之大。

②风热参布：少阳热气和厥阴风气互相参合散布。

③上怫肿色变：上部怫郁肿胀，颜色改变。

④寒来不杀：少阳相火司天，其气本热，初之气又值少阴君火加临，所以虽然寒气时来，并不能降低温热之气。杀，减少，衰退。

⑤白埃：靠近地面的白色云埃。

⑥炎暑间化：加临于四之气的客气是燥金，清凉之气与湿热之气相间运化，使气候有时寒凉，有时炎热，所以称为“间化”。

⑦气门乃闭：张介宾：“气门，腠理空窍也，所以发泄营卫之气，故曰气门。”

⑧暴过不生：突然太过之气不会发生。

【译文】

凡是少阳司天之年，气化运行早于正常天时，天气正常，地气扰动，狂风突然发作，吹倒树木，扬起尘沙。炎热的气候流行，厥阴风土之气随从少阳之相火而变化，雨水应时下降，火木合同发挥作用，其上应火星和木星。其应谷物为红色和深青色，其职权是严肃的，其命令是扰动的，所以风热之气互相参合散布，天空中的云物景色变换涌现不息，太阴湿土之气横行逆流，寒气时时到来，凉雨时时降落。人们多病内寒，外生疮疡，内生腹满泄泻。所以圣人遇到这些情况，调和寒热之气，不使交争。若反复发作，人们就会发寒热，疟疾，大便泄泻，耳聋，目盲，呕吐，气血怫郁于上而肿胀，皮肤变色。

初之气，地气迁移，风气亢盛而动摇，寒气退去，气候变得异常温暖，草木很早就繁荣。虽有寒气袭来，但草木并不为其杀伐，温热病容易发生。其病见气郁于上，出血，眼睛发红，咳嗽气逆，头痛，血崩，胁肋

胀满，肌肤生疮。

二之气，太阴湿土加临主事，主时的少阴君火反被郁遏，白色云气四起，云奔雨府，风气不能胜过雨湿之气，雨水下降，人们身体安康。其发病则为热气郁结于上，咳嗽，气逆，呕吐，疮疡发于体内，胸胁咽喉不利，头痛发热，神识昏聩不清，脓疮。

三之气，司天之气发挥作用，炎暑到来，因为主气客气都是少阳相火行使职能，雨水不降。人们多病内热，耳聋，目盲，出血，脓疮，咳嗽，呕吐，鼻塞流涕，鼻出血，口渴，喷嚏，呵欠，喉痹，眼睛红赤，容易突然死亡。

四之气，阳明清凉之客气加于主时之太阴湿土之上，有时清凉，有时炎热，白露下降，人们体气和平，其发病为胀满，身体沉重。

五之气，阳气退去，寒气到来，雨水下降，人体孔窍收敛，刚硬的树木早早凋零，人们应避免寒邪，君子居处周密，以避寒气。

终之气，地气回迁正位而行令，风气到来，万物反有生长之势，常见有雾露飘行。其发病为闭密不禁而反发泄，心痛，阳气不能闭藏而咳嗽。

治疗应抑制太过的运气，资助所不胜之气，必须削弱郁遏之气，首先补益其化生的泉源，如果没有突然的太过之气发生，人们的重病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本年适宜用咸味、辛味和酸味的药物，并用渗法，泄法，水渍，汗法，观察运气的寒温，来调节不使其有偏失。若岁运与司天在泉的风热是相同的，应多用寒凉之品，不相同的可以少用寒凉之品。用热药时应避免炎热的气候。用温药时应避免温暖的气候，用寒药时应避免寒冷的气候，用凉药时应避免清凉的气候，饮食也应该遵守同一法则，这是一般规律。若遇到反常的气候，就应当用相反的方法，否则就是疾病发生的根由。

帝曰：善。太阴之政，奈何？

岐伯曰：丑未之纪也。

太阴　少角　太阳　清热胜复同，同正宫[1]。丁丑　丁未　其运风清热。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太阴　少徵　太阳　寒雨胜复同　癸丑　癸未　其运热寒雨。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太阴　少宫　太阳　风清胜复同，同正宫[2]。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太一天符　其运雨风清。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太阴　少商　太阳　热寒胜复同。乙丑　乙未　其运凉热寒。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太阴　少羽　太阳　雨风胜复同，同正宫[3]。辛丑同岁会　辛未同岁会　其运寒雨风。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商

【注释】

①同正宫：少角木运不及，上临太阴湿土司天，则土气旺盛，所以少角同正宫。正宫为土运平气的年份。

②同正宫：少宫土运不及，得司天湿土之助，所以少宫同正宫。

③同正宫：少羽水运不及，上临湿土司天，则同于土运平气之年的变化。

【译文】

黄帝说：好。太阴司天之年，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是以丑未来标志的年份。

丑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胜气为清，复气为热，胜复程度大致相同，所以其气化与土运的平年相当。若岁运木运不及，是丁丑、丁未两个年份。其运为风气、清气和热气。

因木运主岁，所以主运与客运都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火运不及，便是癸丑、癸未两个年份。寒为胜气，雨为复气，其程度大致相同。其运气主热，胜气为寒，复气为雨。

岁运为火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徵，终于少角，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土运不及，便是己丑、己未两个年份。虽然土运不及，风为胜气，凉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所以其气化与土运平年相当。己丑、己未又是太一天符之年。其运气为寒，胜气为雨，复气为风。

岁运为土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宫，终于少徵，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金运不及，便是乙丑、乙未两个年份。其运气为凉，胜气为热，复气为寒。

岁运为金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商，终于少宫，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水运不及之年，便是辛丑、辛未两个年份。水运不及，雨为胜气，风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其气化约略同于正宫土运平年的水平。辛丑、辛未又为同岁会之年。其运气为凉，胜气为热，复气为寒。

岁运为水运不及，客运起于少羽，终于少商，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避，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霿，白埃四起，云奔南极[①]，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②]。民病寒湿，腹满，身膜

愤，肘肿痞逆，寒厥拘急。湿寒合德，黄黑埃昏，流行气交，上应镇星辰星。其政肃，其令寂，其谷黔玄。故阴凝于上，寒积于下。寒水胜火，则为冰雹。阳光不治，杀气乃行。故有余宜高，不及宜下；有余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气之化也，民气亦从之，间谷命其太也。

初之气，地气迁，寒乃去，春气正，风乃来。生布万物以荣，民气条舒，风湿相薄，雨乃后。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

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3]，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薄，雨乃时降。

三之气，天政布，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肘肿，胸腹满。

四之气，畏火临[4]，溽蒸化[5]，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胪胀[6]，甚则肘肿。

五之气，惨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黄落，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腠。

终之气，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腰脽痛，寒湿持于气交而为疾也。

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益其岁气，无使邪胜，食岁谷，以全其真；食间谷，以保其精。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赞其阳火，令御甚寒，从气异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

热化；同湿者，以燥化。异者少之，同者多之。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注释】

①云奔南极：即云趋雨府。张介宾："雨湿多见于南方。"

②差夏：夏末秋初。王冰："立秋之后一十日也。"

③物承化：万物因此得以生长发育。

④畏火：少阳相火。

⑤溽蒸化：湿润熏蒸。

⑥胪(lú)胀：腹部发胀。张介宾："胪，皮也。一曰腹前曰胪。"

【译文】

凡是太阴司天之年，气化运行后于正常天时，阴气专行职权，阳气退隐，大风时时刮起，天气下降。地气蒸腾，原野上昏暗不清，白云四起，云奔南方，寒雨不断下降，万物在立秋后才成熟。人们多病寒湿腹胀，身体胀满，浮肿，痞塞气逆，寒厥，手足拘急。寒湿相合发挥作用，黑黄色的埃雾迷漫，流行于气交之中，其上相应于土星和水星。其职权是严肃的，其命令是寂静的，其应于谷物是黄色和黑色。因为太阴湿气凝结于上，太阳寒气积聚于下，寒水胜火，就成为冰雹，阳气不能发挥作用，肃杀之气流行。在运气太过的年份，应在高地种植谷物；运气不及的年份，应在低下的土地种植谷物；有余的年份要种得晚，不及的年份要种得早。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地利和天时的情况决定，人体之气也必须适应天时，间谷是感受太过的间气而成熟的。

初之气，地气迁移，寒气退去，春气到来，和风吹拂。生气布散，万物繁荣，人体之气条达舒畅，风湿之气互相纠结，不能及时降雨。人们多病出血，筋络拘挛强直，关节活动不利，身体沉重，筋脉痿软。

二之气，少阴君火行令用事，万物得以化育，人们身心安和。发病

为温疫大流行，病状远近各地完全一样。湿气上蒸与热气相合，雨水才能及时下降。

三之气，司天之气行使职权，湿气下降，地气上腾，雨水及时下降，寒气随之到来。感受寒湿，人们发病多为身体沉重，浮肿，胸腹胀满。

四之气，少阳相火加临，湿气熏蒸，地气上腾，与火气隔拒而互不相合，早晚仍有寒风，蒸腾的湿气与热气互相纠结，草木之间如有薄烟笼罩，湿气运化既不流动，则白露暗中布散，而形成秋收之令。人们多病肌肤郁热，突然出血，疟疾，心腹胀满发热，腹部发胀，甚至发生浮肿。

五之气，主客都是阳明清凉之气，行使凄惨肃杀之令，寒露既下，冷霜早降，草木枯黄凋落，寒气侵入身体，君子起居谨慎周密，人们的疾病多在皮肤肌腠。

终之气，寒气大举袭来，湿气运化，冷霜积聚，阴气凝滞，水结成坚冰，阳气不能行使职权。人们感受寒邪，发为关节僵硬，活动不利，腰臀疼痛，这是寒湿之气持于气交而致。

要削弱其郁遏之气，取治其化生之泉源。岁运不及的给以补益，不使邪胜为害，服食岁谷以保全真气，服食间谷以保全阴精。本年份应用苦味之品，以燥法、温法，甚至用发法、泄法。如果不发散宣泄，则湿气充滋溢于外，会引起皮肤和肌肉溃烂，血水淋漓。必须助益阳火，使之能抵御严寒，根据运气的同异及多少，然后作出决定。岁运与司天之气同寒的应以热化调和；同湿的以燥化调和。运气不同的宜少用，相同的宜多用。用凉药时应避免清凉的气候，用寒药时应避免寒冷的气候，用温药时应避免温暖的气候，用热药时应避免炎热的气候。饮食也应该遵守同一法则。若遇到反常的气候，就应用相反的方法，这是一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容易导致疾病。

帝曰：善。少阴之政，奈何？

岐伯曰：子午之纪也。

少阴　太角　阳明　壬子　壬午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支满。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少阴　太徵　阳明　戊子天符　戊午太一天符　其运炎暑，其化暄曜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血溢。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少阴　太宫　阳明　甲子　甲午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时雨[①]，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中满身重。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少阴　太商　阳明　庚子同天符　庚午同天符　同正商　其运凉劲[②]，其化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病下清[③]。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少阴　太羽　阳明　丙子岁会　丙午　其运寒，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下[④]。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注释】

①其化柔润时雨：其气化柔软润泽，雨水及时下降。

②其运凉劲：张介宾："此庚年太商之正化，运与在泉同其气，故曰凉劲。"

③其病下清：感受秋金之气，其病下部清凉。

④其病寒下：感受水气，其病下部寒冷。

【译文】

黄帝说：好。少阴司天之年，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是以子午来标志的年份。

子午年是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逢木运太过，就是壬子、壬午之年。其运如风鼓动，其正常生化是风鸣地坼，万物萌芽，其异常变化是狂风震撼，树木摧折，其病变是胸胁支满。

因木运主岁，所以主运与客运都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火运太过，便是戊子、戊午两个年份。戊子为天符之年、戊午为太一天符之年。其运气为暑热，其正常的生化为郁热蕴蒸。其异常变化是炎热异常，如沸腾之水，其病变是上部郁热，血液外溢。

岁运为火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徵，终于太角，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土运太过，便是甲子、甲午两个年份。其运气为阴雨连绵，其生化为润泽，其异常变化是飘风骤雨，惊天动地，其病变是脘腹胀满，身体沉重。

岁运为土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宫，终于太徵，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金运太过，便是庚子、庚午两个年份。这两年气运相当于金运平气之年。庚子、庚午又为同天符之年。其运气为凉爽劲切，其生化为多雾露萧瑟，其异常变化是肃杀凋零，其病变是二便清泄，下肢清凉。

岁运为金运太过，客运起于太商，终于太宫，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水运太过，便是丙子、丙午两个年份。丙子又为岁会之年。其运气为寒冷，其生化为凝凛惨烈，其变化是冰雪霜雹，其病变是中寒下利。

岁运为水运太过，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太商，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交暑[①]，热加燥[②]，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金火合德，

上应荧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谷彤白。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初之气，地气迁，暑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脽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民乃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气郁于上而热。

三之气，天政布，大火行，庶类蕃鲜[3]，寒气时至。民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目赤。

四之气，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寒热，嗌干，黄瘅，鼽衄，饮发[4]。

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

终之气，燥令行，余火内格[5]，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寒气数举，则霧雾翳，病生皮腠，内舍于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地将易也。

必抑其运气，资其岁胜，折其郁发，先取化源。无使暴过，而生其病也。食岁谷，以全真气；食间谷，以辟虚邪。岁宜咸以软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适气同异，而多少之。同天气者，以寒清化；同地气者，以温热化。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则反，此其道也。反是者，

病作矣。

【注释】

①寒交暑：太阳寒气与少阳暑气交接。马元台："往岁巳亥终之客气少阳，今岁子午初之客气太阳，太阳寒交往岁少阳之暑，故曰寒交暑。"

②热加燥：少阴热气与阳明燥气叠加。马元台："今岁少阴在上而阳明在下，故曰热加燥。"

③庶类蕃鲜：万物繁盛美丽。

④饮发：水饮病发。

⑤余火内格：火热之余邪未尽，郁滞在内，不得发泄。

【译文】

凡是少阴司天之年，气化运行早于正常天时，地气收肃，天气明朗，寒气与暑气相交融，热气和燥气相叠加，云奔于雨府，湿气的化令能行使作用，雨水及时下降，金火配合发挥作用，其相应于上的是火星、金星。司天之政布化光明，在泉地气之令急迫，其应于谷物为红色和白色。水火寒热相持于气交之中，而成为疾病的始因。热病发于上部，寒病发于下部，寒热之气互相侵犯而扰乱于中部。人们多病咳嗽，喘息，血液外溢，大便出血，鼻塞流涕，喷嚏，眼睛红赤，眼角生疡，寒气厥逆侵入胃中，心痛，腰痛，腹部胀大，咽喉干燥，头面上部肿胀。

初之气，地气迁移，燥气即将散去，寒气开始散布，蛰虫又伏藏，河水结冰，寒霜又下降，凉风到来，阳气被寒气郁遏，人们生活应注意起居周密。否则就会发生关节僵硬，腰臀疼痛，炎热即将到来时，内部和外部都易生疮疡。

二之气，阳气布散，风气流动，春天的气候正常到来，应之而万物繁荣，寒气时常到来，而人们体气安和。其发病则为小便淋沥不尽，两目视物模糊，或两目红赤，气郁于上部而发热。

三之气，司天和主气行使权力，君相二火当令，火气旺盛，万物茂盛鲜明，时常有寒气到来。人们发病为气逆，心痛，寒热往来，咳嗽气喘，两目红赤。

四之气，潮湿而炎热的气候到来，大雨时常下降，寒热交相并至。人们多病寒热，咽喉干燥，黄疸，鼻塞流涕，鼻出血，水饮病发作。

五之气，少阳相火加临，暑热反至，阳气运化，万物生长繁荣，人们身体安康，其病多为温病。

终之气，阳明燥气当令，体内余热郁留，隔拒而不能散越，上部肿胀，咳嗽气喘，甚则血液外溢。寒气时常到来，天地间出现烟雾迷漫的景象，此时疾病在外则发于皮肤腠理，在内则停留于胁肋，向下牵连到少腹而寒冷，地气又要转换了。

必须抑制有余的运气，资助其岁气之所胜，削弱郁结将发之气，首先要取益其化生的泉源。不使因太过而发生病变。服食岁谷以保全其真气；服食间谷以避免虚邪侵袭。本年份应该用咸寒之品以软坚，而调和其上部，甚至用苦味来发泄它，用酸味来收摄它；调和其下部，甚至用苦味来发泄它。根据运气的同异，决定用药多少。若岁运与司天的热气相同的，应以寒药清火；与在泉的清凉之气相同，则以热药来温里。用热药时要避免炎热的气候。用凉药时要避免清凉的气候，用温药时要避免温暖的气候，用寒药时要避免寒冷的气候。饮食也应该遵守同一法则。若遇到反常的气候，就应用相反的方法，这是一般法则。与此相反，容易导致疾病。

帝曰：善。厥阴之政，奈何？

岐伯曰：巳亥之纪也。

厥阴　少角　少阳　清热胜复同，同正角[1]。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运风清热。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厥阴　少徵　少阳　寒雨胜复同。癸巳同岁会　癸亥同岁会　其运热寒雨。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厥阴　少宫　少阳　风清胜复同，同正角②。己巳　己亥　其运雨风清。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厥阴　少商　少阳　热寒胜复同，同正角③。乙巳　乙亥　其运凉热寒。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厥阴　少羽　少阳　雨风胜复同。辛巳　辛亥　其运寒雨风。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商

【注释】

①同正角：木运不及，得司天厥阴之助，而成为平气（正角）。

②同正角：土运不及，司天厥阴之气专政，所以该年的运气，相当于木之平气（正角）。

③同正角：金运不及，司天厥阴之气反胜，所以该年的运气，相当于木之平气（正角）。

【译文】

黄帝说：好。厥阴司天之年，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是以巳亥来标志的年份。

巳亥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胜气为清，复气为热，胜复程度大致相同，所以其气化与木运的平年相当。若岁运木运不及，是丁巳、丁亥两个年份。丁巳、丁亥又为天符之年。其运为风气、清气和

热气。

因木运主岁，所以主运与客运都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火运不及，便是癸巳、癸亥两个年份。寒为胜气，雨为复气，其程度大致相同。癸巳、癸亥又为同岁会之年。其运气主热，胜气为寒，复气为雨。

岁运为火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徵，终于少角，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土运不及，便是己巳、己亥两个年份。风为胜气，凉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所以其气化与木运平年相当。其运气为雨，胜气为风，复气为清。

岁运为土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宫，终于少徵，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金运不及，便是乙巳、乙亥两个年份。胜气为热，复气为寒，胜复程度大致相同，所以其气化与木运平年相当。其运气为凉，胜气为热，复气为寒。

岁运为金运不及，客运起于少商，终于少宫，而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水运不及，便是辛巳、辛亥两个年份。水运不及，雨为胜气，风为复气，胜复程度大致相同。其运气为寒，胜气为雨，复气为风。

岁运为水运不及，客运起于少羽，终于少商，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诸同正岁[①]，气化运行同天[②]。天气扰，地气正。风生高远[③]，炎热从之。云趋雨府，湿化乃行。风火同德，上应岁星荧惑。其政挠，其令速，其谷苍丹，间谷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风燥火热，胜复

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

初之气，寒始肃，杀气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④。

二之气，寒不去，华雪水冰，杀气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数至，阳复化。民病热中。

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鸣掉眩。

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肿胕。

五之气，燥湿更胜，沉阴乃布，寒气及体，风雨乃行。

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胜。岁宜以辛调上，以咸调下。畏火之气，无妄犯之。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

【注释】

①诸同正岁：同正角的诸年份。正岁，岁运没有不及或有余，也就是平气。

②同天：与正常的天时相同。

③风生高远：厥阴风木司天，故风生于高远之处。

④民病寒于右之下：左边为东方风木，右边为西方燥金。初之气阳明清凉之气加临，所以相应的人体在右下部发生寒病。

【译文】

凡是厥阴司天之年，气化运行后于正常天时。如遇平气，则气化运

行同于天时。风木司天，天气扰乱，少阳在泉，地气正常。风气发生于司天之气，所以高远；在泉之气在下，所以炎热之气从之。云奔雨府，湿土之气流行化育，风火配合发挥作用，其在上相应的为木星和火星。风的职权是扰乱的，火的命令是急速的，其相应的谷物是深青色和红色，间谷是感受太过的间气而成熟的，角虫和羽虫被耗损，风燥火热，交相争胜，蛰虫类反而外出活动，水流动不能结冰。热病多发于下部，风病多发于上部，风燥之气胜复交争于中部。

初之气，寒气收肃，杀气正来。人们右下部多生寒病。

二之气，寒气不去，大雪纷飞，河水结冰，肃杀之气施行作用，寒霜降下，芳草尖梢焦枯，寒雨屡次下降，阳气又散发。发病多为内热。

三之气，司天之气行使职权，大风时常刮起。发病为流泪，耳鸣，掉摇，头昏目眩。

四之气，气候炎热而潮湿，湿热互相纠结，扰乱于左上部，发病为黄疸，以致身体浮肿。

五之气，燥气湿气交相胜复，阴沉之气散布，寒气侵袭人体，风雨流行。

终之气，客气少阳相火当令，阳气旺盛发用，蛰虫出来活动，流水不能结冰，地中阳气发扬，百草重新生长，人体舒畅，发病则为温病疫病。

必须削弱其郁遏之气，资助其化生的泉源，赞助其不及的运气，不要使邪气偏胜。因此本年份应用辛味调和上部，以咸味来调和下部，少阳相火之气不要轻易地触犯它。用温药时要避免温暖的气候，用热药时要避免炎热的气候，用凉药时要避免清凉的气候，用寒药时要避免寒冷的气候，饮食也应该遵循同一法则。若遇到反常的天气，就应用相反的方法，这是一般准则。与此相反，就容易导致疾病。

帝曰：善。夫子言可谓悉矣，然何以明其应乎？

岐伯曰：昭乎哉问也！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1]。故

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运有余，其至先；运不及，其至后。此天之道，气之常也。运非有余非不足，是谓正岁[2]，其至当其时也。

帝曰：胜复之气，其常在也。灾眚时至，候也奈何？

岐伯曰：非气化者，是谓灾也。

【注释】

①行有次，止有位：主客六气之运行各有次序和方位。

②正岁：没有太过不及的和平之岁，时至气亦至。

【译文】

黄帝说：好。夫子所讲的，可以说很全面了，然而怎样才能知道其应与不应呢？

岐伯说：问得真明白啊！因为六气的运行，各有一定的次序和方位。所以一般以正月初一早晨的气候为标准，来看它所在的气位。看它所在的气位，就可以知道应与不应了。凡是中运有余的，气至先于节候；中运不及的，气至后于节候。这是天道，也是六气的常态。中运既非有余，亦非不及，这就是叫“正岁”，气至与节候同时到来。

黄帝说：六气的胜气与复气是经常存在的。灾害也时常到来，怎样候察呢？

岐伯说：不属正常的气化，就可称为灾害了。

帝曰：天地之数[1]，终始奈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数之始，起于上而终于下[2]；岁半之前[3]，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岁纪毕矣。故曰：位明，气月可知乎[4]，所谓气也[5]。

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

岐伯曰：气用有多少⑥，化洽有盛衰⑦。衰盛多少，同其化也。

帝曰：愿闻同化，何如？

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注释】

①天地之数：六气司天在泉之数。

②“起于上”句：上下，指司天和在泉。张介宾：“司天在前，在泉在后，司天主上，在泉主下，故起于上而终于下。”

③岁半：一年的一半。大寒始至小暑末，为岁半以前，亦即初气至三气，大暑始至小寒末，为岁半以后，亦即四气至终气。

④“位明”两句：明白了主气与客气所在的位置，则每气所当的月份就可以知道。位，六气的位置。气月，六气所当的月份。

⑤气：指六气分主六步的气数。

⑥气用有多少：六气的作用有太过不及。

⑦化洽：六气与五运相合之化。

【译文】

黄帝问：六气司天在泉之数，从开始到终止是怎样的？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这是要搞明白的医学道理呀。天地之数，开始于司天，终止于在泉；上半年是天气所主；下半年是地气所主；天地之气相交之处是气交所主。一年中的气化规律尽在其中了。所以说：主气和客气所在的位置明确了，则每气所当的月份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六气分主六步的气数。

黄帝问：我主管这项工作，按照夫子所讲的为原则来做，结果运气之数与岁候并不相符，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六气的作用有太过不及，五运与六气相合的变化有盛有衰，因为有多少和盛衰的不同，所以就有同化的问题。

黄帝说：希望听听同化怎样？

岐伯说：风温之气与春天的木气同化；炎烈酷热之气与夏天的火气同化；胜气与复气也有同化，燥清烟露之气与秋天的金气同化；云雨昏埃之气与长夏的土气同化，寒霜冰雪之气与冬天的水气同化。这是天地五运六气的化洽，盛衰互用的常规。

帝曰：五运行同天化者①，命曰天符，余知之矣。愿闻同地化者②，何谓也？

岐伯曰：太过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过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岁也。

帝曰：愿闻其所谓也。

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宫下加太阴③，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阳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阳，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阳，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阴，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临少阴④，戊寅、戊申、太徵上临少阳，丙辰、丙戌、太羽上临太阳，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临厥阴，乙卯、乙酉、少商上临阳明，己丑、己未、少宫上临太阴，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岁，则不加不临也⑤。

帝曰：加者何谓？

岐伯曰：太过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岁会也。

帝曰：临者何谓？

岐伯曰：太过不及，皆曰天符，而变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注释】

①同天化：司天之气同天化，就是岁运与司天之气相同。

②同地化：岁运与在泉之气相同。地，在泉之气。

③下加：下加于上叫做“加”，运与在泉同化，称为“下加”。

④上临：上临于下叫做“临”，运与司天同化，称为“上临”。

⑤不加不临：不加，指在泉与岁运不同。不临，指司天与岁运不同。马元台：“此二十四岁上临下加，故有三者之分，除此之外，则不加不临也。”

【译文】

黄帝说：岁运与司天之气相同的称为天符，我已经知道了。希望听听岁运与在泉之气相同的怎样？

岐伯说：岁运太过而与司天之气相同的有三，岁运不及而与司天之气相同的也有三，岁运太过而与在泉之气相同的有三，岁运不及而与在泉之气相同的也有三。这共计有二十四年。

黄帝说：希望听听其具体内容。

岐伯说：甲辰、甲戌年是土运太过，下加太阴在泉；壬寅、壬申年是木运太过，下加厥阴在泉；庚子、庚午年是金运太过，下加阳明在泉；这就是太过而与在泉相同的有三。癸巳、癸亥年是火运不及，下加少阳在泉；辛丑、辛未年是水运不及下，加太阳在泉；癸卯、癸酉年是火运不及，下加少阴在泉；这是不及而与在泉相同的有三。戊子、戊午年是火运太过，上临少阴司天；戊寅、戊申年是火运太过，上临少阳司天；丙辰、丙戌年是水运太过，上临太阳司天；这是太过而与司天相同的有三。丁巳、丁亥年是木运不及，上临厥阴司天；乙卯、乙酉是金运不及，上临阳明司

天；己丑、己未年是土运不及，上临太阴司天；这是不及而与司天相同的有三。除了以上二十四年以外，就没有岁运与司天在泉相同的加临了。

黄帝问：岁运与在泉相同叫什么？

岐伯说：运太过而与在泉相同的称为同天符，运不及而与在泉相同的称为同岁会。

黄帝问：岁运与司天相同的怎样讲？

岐伯说：不论太过不及，都称为天符，只是其中变化有多少、病证有轻重、生死有早晚的不同罢了。

帝曰：夫子言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余未知其然也，愿闻何谓远？

岐伯曰：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远之，所谓时与六位也[①]。

帝曰：温凉何如？

岐伯曰：司气以热[②]，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间气同其主无犯[③]，异其主则小犯之。是谓四畏[④]，必谨察之。

帝曰：善！其犯者何如？

岐伯曰：天气反时，则可依时[⑤]；及胜其主[⑥]，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是谓邪气反胜者。故曰：无失天信[⑦]，无逆气宜[⑧]，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注释】

①时与六位：张介宾："时谓四时，即主气也。位谓六步，即客气也。"

②司气：张介宾："司天司地之气也。"司，主。

③间气同其主：间气与主气相同。

④四畏：寒、热、温、凉四气，应当敬畏。

⑤“天气”两句：张介宾：“天气即客气。时即主气。客不合主，是谓反时。反时者，则可依时。”

⑥胜其主：客气太过，胜过主气。

⑦天信：客气主气应时而至。

⑧气宜：六气之所宜。如热者宜寒，寒者宜热，温者宜凉，凉者宜温之类。

【译文】

黄帝说：夫子说用寒药应当避免寒冷，用热药应当避免炎热。我还不知道它的具体做法，希望听听什么叫“远”？

岐伯说：天热不要用热药，天寒不要用寒药。顺从这一规律则身体和平，违逆这一律则则身体生病，不可不敬畏谨慎而远离它，这就是所说的主气与客气。

黄帝问：温凉的情况怎样呢？

岐伯说：当旺之气是热，不可用热药；当旺之气是寒，不可用寒药；当旺之气是凉，不可用凉药；当旺之气是温，不可用温药。间气与主气相同的也应避免，与主气不符的可稍稍违逆之。这就是所谓的寒热温凉四畏，必须谨慎考察它。

黄帝说：讲得对！如果触犯了会怎样呢？

岐伯说：客气与主气不相合的，可以依照主气之时令；客气反胜主气的就可违逆之。以达到平和为目的，不可过度，这是由于邪气反而胜过主时之气的缘故。所以说：不要违背天气应时，不要违背六气的宜忌，不助胜气，不助复气，这是最好的治法。

帝曰：善。五运气行主岁之纪，其有常数乎[①]？

岐伯曰：臣请次之。

甲子　甲午岁

上少阴火，中太宫土运，下阳明金　热化二[②]，雨化五[③]，燥化四[④]，所谓正化日也[⑤]。其化上咸寒[⑥]，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

乙丑　乙未岁

上太阴土，中少商金运，下太阳水　热化寒化胜复同[⑦]，所谓邪气化日也[⑧]。灾七宫[⑨]。湿化五，清化四，寒化六，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酸和，下甘热，所谓药食宜也。

【注释】

①常数：恒常之数，如下文“热化二，雨化五”等等。其所用“数”字，即五行之生成数。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水之数为一、六，火之数为二、七，木之数为三、八，金之数为四、九，土之数为五、十，其中或用生数，或用成数，唯土只用生数。

②热化二：子午年上临少阴君火司天，少阴之气为火热，火之生数为二，故热化二。

③雨化五：甲午土运太过，雨为土湿之气所成，五为土数，故雨化五。

④燥化四：子午年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四为金之生数，故燥化四。

⑤正化日：张介宾：“此结上文三句，言本年上、中、下三气正化之度。正化即正所化。度即日也，日即度也，指气令用事之时候也。”

⑥其化：此处指气化病，即流行病、时令病。

⑦热化寒化胜复同：金运不及，所以有火气来胜的热化，有胜必有复，热气胜金，所以有水气来复之寒化。同，指乙丑、乙未二年均

有胜复之气。

⑧邪气化日：指胜复之气，均非本身之正化。

⑨灾七宫：胜复之邪损害所及的方位在正西方。七宫即正西方。按：九宫，即坎位一宫，为正北方；坤位二宫，为西南方；震位三宫，为正东方；巽位四宫，为东南方；中央位五宫；乾位六宫，为西北方；兑位七宫，为正西方；艮位八宫，为东北方；离位九宫，为正南方。

【译文】

黄帝说：对。五运之气化流行，主岁的纲纪有没有常数呢？

岐伯说：让我依次讲解。

甲子　甲午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甲为阳年属太宫，所以中值土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司天热化之数二，中运雨化之数五，在泉燥化之数四，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雨湿之气所致的该用苦热，在泉燥气所致的该用酸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乙丑　乙未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值金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乙为阴年属少商，乙丑、乙未都是金运不及，都有热化的胜气和寒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西方。司天湿化之数五，中运清化之数四，在泉寒化之数六，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该用苦热，中运清气所致的该用酸和，在泉寒气所致的该用甘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丙寅　丙申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羽水运，下厥阴木，火化二，寒化六，

风化三，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咸温，下辛温，所谓药食宜也。

丁卯岁会　丁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角木运，下少阴火，清化热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三宫。燥化九，风化三，热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辛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译文】

丙寅　丙申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丙为阳年属太羽，所以中值水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司天火化之数二，中运寒化之数六，在泉风化之数四，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寒水之气所致的该用咸温，在泉风气所致的该用辛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丁卯岁会　丁酉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值少角木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丁为阴年属少徵，丁卯、丁酉都是火运不及，都有清化的胜气和热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东方。司天燥化之数九，中运风化之数三，在泉热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该用苦小温，中运风气所致的该用辛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戊辰　戊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徵火运，下太阴土。寒化六，热化七，湿化五，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温，中甘和，下甘温，所谓药

食宜也。

己巳　己亥岁

上厥阴木，中少宫土运，下少阳相火。风化清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五宫。风化三，湿化五，火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辛凉，中甘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译文】

戊辰　戊戌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戊为阳年属太徵，所以中值火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司天寒化之数六，中运热化之数七，在泉湿化之数五，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气所致的该用苦温，中运火气所致的该用甘和，在泉湿气所致的该用甘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己巳　己亥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属少宫土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己为阴年属少宫，己巳、己亥都是土运不及，都有风化的胜气和清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中央。司天风化之数三，中运湿化之数五，在泉火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该用辛凉，中运湿气所致的该用甘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庚午同天符　庚子岁同天符

上少阴火，中太商金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酸温，所谓药食宜也。

辛未同岁会　辛丑岁同岁会

上太阴土，中少羽水运，下太阳水。雨化风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一宫。雨化五，寒化一，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和，下苦热，所谓药食宜也。

【译文】

庚午同天符　庚子年同天符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庚为阳年属太商，所以中值金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司天热化之数七，中运清化之数九，在泉燥化之数九，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清气所致的该用辛温，在泉燥气所致的该用酸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辛未同岁会　辛丑年同岁会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值少羽水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辛为阴年属少羽，辛未、辛丑都是水运不及，都有雨化的胜气和风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北方。司天雨化之数五，在泉寒化之数一，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该用苦热，中运水气所致的该用苦和，在泉寒气所致的该用苦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壬申同天符　壬寅岁同天符

上少阳相火，中太角木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风化八，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酸和，下辛凉，所谓药食宜也。

癸酉同岁会　癸卯岁同岁会

上阳明金，中少徵火运，下少阴火。寒化雨化胜复同，

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九宫。燥化九，热化二，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咸温，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译文】

壬申同天符　壬寅年同天符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壬为阳年属太角，所以中值木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司天火化之数二，在泉风化之数八，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火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风气所致的该用酸和，在泉风气所致的该用辛凉，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癸酉同岁会　癸卯年同岁会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值少徵火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癸为阴年属少徵，癸酉、癸卯都是火运不及，都有寒化的胜气和雨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南方。司天燥化之数九，在泉热化之数二，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该用苦小温，中运火气所致的该用咸温，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甲戌岁会同天符　甲辰岁岁会同天符

上太阳水，中太宫土运，下太阴土。寒化六，湿化五，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温，下苦温，药食宜也。

乙亥　乙巳岁

上厥阴木，中少商金运，下少阳相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日也。灾七宫。风化八，清化四，火化二，正化度也[①]。其化上辛凉，中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注释】

①度：即日。日行一度为一日。下同。

【译文】

甲戌岁会同天符　甲辰年岁会同天符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甲为阳年属太宫，所以中值土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司天寒化之数六，在泉湿化之数五，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气所致的该用苦热，中运土气所致的该用苦温，在泉湿气所致的该用苦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乙亥　乙巳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值少商金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乙为阴年属少商，乙亥、乙巳都是金运不及，都有热化的胜气和寒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西方。司天风化之数八，中运清化之数四，在泉火化之数二，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该用辛凉，中运燥金所致的该用酸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丙子岁会　丙午岁

上少阴火，中太羽水运，下阳明金。热化二，寒化六，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咸热，下酸温，药食宜也。

丁丑　丁未岁

上太阴土，中少角木运，下太阳水。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雨化五，风化三，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译文】

丙子岁会　丙午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丙为阳年属太羽，所以中值水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司天热化之数二，中运寒化之数六，在泉清化之数四，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寒水之气所致的该用咸热，在泉燥气所致的该用酸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丁丑　丁未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值少角木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丁为阴年属少角，丁丑、丁未都是木运不及，都有清化的胜气和热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东方。司天雨化之数五，中运风化之数三，在泉寒化之数一，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该用苦温，中运风气所致的该用辛温，在泉寒气所致的该用甘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戊寅　戊申岁天符

上少阳相火，中太徵火运，下厥阴木。火化七，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甘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己卯太一天符　己酉岁天符

上阳明金，中少宫土运，下少阴火，风化清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清化九，雨化五，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甘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注释】

①度：即日。日行一度为一日。下同。

【译文】

戊寅　戊申年天符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戊为阳年属太徵，所以中值火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司天火化之数七，在泉风化之数三，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火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火气所致的该用甘和，在泉风气所致的该用辛凉，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己卯太一天符　己酉年天符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值少宫土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己为阴年属少宫，己卯、己酉都是土运不及，都有风化的胜气和清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中央。司天清化之数九，中运雨化之数五，在泉热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该用苦小温，中运土气所致的该用甘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庚辰　庚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商金运，下太阴土。寒化一，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辛巳　辛亥岁

上厥阴木，中少羽水运，下少阳相火。雨化风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风化三，寒化一，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译文】

庚辰　庚戌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庚为阳年属太商，所以中值金运太过，下加太

阴湿土在泉。司天寒化之数一，中运清化之数九，在泉雨化之数五，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气所致的该用苦热，中运清气所致的该用辛温，在泉湿气所致的该用甘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辛巳　辛亥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值少羽水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辛为阴年属少羽，辛巳、辛亥都是水运不及，都有雨化的胜气和风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北方。司天风化之数三，中运寒化之数一，在泉火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该用辛凉，中运水气所致的该用苦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壬午　壬子岁

上少阴火，中太角木运，下阳明金。热化二，风化八，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酸凉，下酸温，药食宜也。

癸未　癸丑岁

上太阴土，中少徵火运，下太阳水。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译文】

壬午　壬子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壬为阳年属太角，所以中值木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司天热化之数二，中运风化之数八，在泉清化之数四，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火气所致的该

用咸寒，中运风木之气所致的该用酸凉，在泉燥气所致的该用酸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癸未　癸丑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值少徵火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癸为阴年属少徵，癸未、癸丑都是火运不及，都有寒化的胜气和雨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南方。司天雨化之数五，中运火化之数二，在泉寒化之数一，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该用苦温，中运火气所致的该用咸温，在泉寒气所致的该用甘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甲申　甲寅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宫土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雨化五，风化八，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咸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乙酉太一天符　乙卯岁天符

上阳明金，中少商金运，下少阴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七宫。燥化四，清化四，热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译文】

甲申　甲寅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甲为阳年属太宫，所以中值土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司天火化之数二，中运雨化之数五，在泉风化之数八，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火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湿土之气所致的该用咸和，在泉风气所致的该用辛凉，这

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乙酉太一天符　乙卯年天符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值少商金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乙为阴年属少商，乙酉、乙卯都是金运不及，都有热化的胜气和寒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西方。司天燥化之数四，中运清化之数四，在泉热化之数二，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该用苦小温，中运燥气所致的该用苦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丙戌天符　丙辰岁天符

上太阳水，中太羽水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丁亥天符　丁巳岁天符

上厥阴木，中少角木运，下少阳相火，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风化三，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辛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译文】

丙戌天符　丙辰年天符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丙为阳年属太羽，所以中值水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司天寒化之数六，在泉雨化之数五，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气所致的该用苦热，中运寒水之气所致的该用咸温，在泉雨气所致的该用甘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丁亥天符　丁巳年天符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值少角木运不及，下加少阳君火在泉。丁为阴年属少角，丁亥、丁巳都是木运不及，都有清化的胜气和热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东方。司天风化之数三，在泉火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该用辛凉，中运风气所致的该用辛和，在泉火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戊子天符　戊午岁太一天符

上少阴火，中太徵火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甘寒，下酸温，药食宜也。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岁太一天符

上太阴土，中少宫土运，下太阳水，风化清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雨化五，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甘和，下甘热，药食宜也。

【译文】

戊子天符　戊午年太一天符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戊为阳年属太徵，所以中值水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司天热化之数七，在泉清化之数九，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寒水之气所致的该用甘寒，在泉风气所致的该用酸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年太一天符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值少宫土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己为

阴年属少宫，己丑、己未都是土运不及，都有风化的胜气和清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中央。司天雨化之数五，在泉寒化之数一，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该用苦热，中运雨气所致的该用甘和，在泉寒气所致的该用甘热，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庚寅　庚申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商金运，下厥阴木。火化七，清化九，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辛凉，药食宜也。

辛卯　辛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羽水运，下少阴火。雨化风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清化九，寒化一，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译文】

庚寅　庚申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庚为阳年属太羽，所以中值金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司天火化之数七，中运清化之数九，在泉风化之数三，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火气所致的该用咸寒，中运燥金之气所致的该用辛温，在泉风气所致的该用辛凉，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辛卯　辛酉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值少羽木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辛为阴年属少羽，辛卯、辛酉都是水运不及，都有雨化的胜气和风化的复气，

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北方。司天清化之数九，中运寒化之数一，在泉热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该用苦小温，中运水气所致的该用苦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壬辰　壬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角木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风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酸和，下甘温，药食宜也。

癸巳同岁会　癸亥岁同岁会

上厥阴木，中少徵火运，下少阳相火，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风化八，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译文】

壬辰　壬戌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壬为阳年属太角，所以中值木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司天寒化之数六，中运风化之数八，在泉雨化之数五，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气所致的该用苦温，中运风气所致的该用酸和，在泉湿气所致的该用甘温，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癸巳同岁会　癸亥年同岁会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值少徵火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癸为阴年属少徵，癸巳、癸亥都是火运不及，都有寒化的胜气和雨化的复气，胜复之气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称“邪气化日”。胜复之气所致的灾害在南方。司天风化之数八，在泉火化之数二，这是正气所化，所以称“正

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该用辛凉，中运火气所致的该用咸和，在泉热气所致的该用咸寒，这是这两年适宜的药食气味。

凡此定期之纪[①]，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注释】

①定期之纪：张志聪：“谓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子甲相合，三十岁而为一纪，六十岁而成一周。”期，周期。纪，规律。

【译文】

以上定期的纪年，胜气、复气和正化，都有定数，不可不察验。所以懂得要领的，一句话就可以明白，如果不懂得要领，就会茫然无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善。五运之气，亦复岁乎[①]？

岐伯曰：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也。

帝曰：请问其所谓也？

岐伯曰：五常之气，太过不及，其发异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太过者暴，不及者徐。暴者为病甚，徐者为病持[②]。

帝曰：太过不及，其数何如？

岐伯曰：太过者其数成[③]，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④]。

【注释】

①复岁：五运之气的胜复关系。复，报复。岁，岁气。

②持：相持不退。

③其数成：太过者其气盛，故其数成。数，五行之生成数。

④土常以生：土不用成数，只用生数。

【译文】

黄帝说：对。五运之气，每年也有胜复的岁气吗？

岐伯说：抑郁至极就会发生复气，等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作。

黄帝说：请问它的道理如何？

岐伯说：五行之气因为有太过不及之不同，所以复气的发作也不同。

黄帝说：希望详尽地听听。

岐伯说：太过的发作起来急暴，不及的徐缓。急暴的致病严重，徐缓的病情持久。

黄帝说：其太过不及之数怎样？

岐伯说：太过的是成数，不及的是生数，只有土不用成数而只用生数。

帝曰：其发也何如？

岐伯曰：土郁之发，岩谷震惊，雷殷气交，埃昏黄黑，化为白气，飘骤高深，击石飞空①，洪水乃从，川流漫衍，田牧土驹②。化气乃敷，善为时雨，始生始长，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膜，呕吐、霍乱，饮发注下，肘肿身重。云奔雨府，霞拥朝阳，山泽埃昏，其乃发也。以其四气，云横天山，浮游生灭，佛之先兆也。

【注释】

①击石飞空：形容大雨滂沱，落在岩石上飞溅到天空。

②田牧土驹：形容洪水退去之后，田野之间土石嵬然，有如群驹牧放于田野。

【译文】

黄帝问：郁极而发，情况怎样？

岐伯说：土气郁极发作之时，山岩深谷为之震动，雷声轰隆于气交之间，尘埃黄黑昏暗，湿气蒸发，化为白气，疾风骤雨飘动于高山深谷，冲击岩石，向天空飞溅，洪水从而泛滥，河水四处漫延，水退之后，田野之间土石嵬然，好像一群放牧的马。土气报复之后，化气开始敷布，时雨降下，万物才得以生、长、化、成。这时人们多患心腹胀满，肠鸣而频频如厕，甚至心痛胁肋胀满，呕吐霍乱，痰饮，水泻，肌肤浮肿，身体沉重。乌云奔向雨府，云霞环绕着朝阳，山泽间隐现昏蒙之气，这是土郁开始发作的征兆。其发作的时间是在四气当令之时，云气横于天山，或浮或游或出或没，是郁积将发之先兆。

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①，燥气以行，霿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金乃有声。故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病，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山泽焦枯，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夜零白露，林莽声凄，怫之兆也。

【注释】

①浮烟：薄雾。

【译文】

金气郁极而发作之时，天气洁净，地气清明，风气清凉急切，秋凉于

是到来，草木之间雾如浮烟，燥气流行，浓雾时现，肃杀之气到来，草木苍黄干枯，金气发出历历西风。人们多患咳嗽气逆，心胁胀满连及小腹，常常突然疼痛，不可转侧翻身，咽喉干燥，面有蒙尘，颜色难看。山泽干涸，地上凝结着像霜一样的白盐碱，这是金郁将发的征兆。其发作的时间是在五之气时，夜降白露，树丛深处风声凄切，是其将发之先兆。

水郁之发，阳气乃辟[1]，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雰结为霜雪[2]，甚则黄黑昏翳，流行气交，乃为霜杀，水乃见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胜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阳光不治，空积沉阴，白埃昏暝，而乃发也。其气二火前后[3]，太虚深玄[4]，气犹麻散[5]，微见而隐，色黑微黄，怫之先兆也。

【注释】

①辟：同“避”。

②寒雰(fēn)：指寒湿的空气。王冰：“寒雰，白气也，其状如雾而不流行，坠地如霜雪。”

③二火前后：春分君火之后，小满相火之前的六十天。马元台：“二月中气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气，四月中气小满日交相火之三气，君火之后，相火之前，大约六十日之内，乃水郁之所发也。”

④深玄：深远而色黑。

⑤麻散：张介宾：“如麻散乱可见，微见而隐也。”

【译文】

水气郁极而将发之时，阳气退去，阴气突起，极寒之气到来，河泽结冰，冷气结成霜雪，甚至水气昏暗黄黑，流行于气交之中，霜降而杀伐草木，河水出现一些征兆。人们多病寒邪入侵，发心痛，腰臀疼痛，大关节

活动困难，屈伸不便，容易厥逆，腹中胀满痞硬。阳气失去作用，天空中阴气沉沉，白色尘埃之气蒙蔽天空，这是水郁将发的征象。发作的时间，是君火与相火当令之前后，天色深远，微黄黑色之气，犹如散麻一样，隐约可见，色黑微黄，这是郁积将发的先兆。

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长川草偃，柔叶呈阴[①]，松吟高山，虎啸岩岫，怫之先兆也。

【注释】

①柔叶呈阴：柔软的树叶因风吹而叶面反转呈露叶背。

【译文】

木气郁极而将发之时，天空中尘埃昏暗，云层扰动，大风到来，掀掉房顶，折断树木，这是木气之暴发。人们多犯胃脘当心疼痛，向上支撑两胁胀满，咽喉胸膈阻塞不通，饮食不能下咽，甚至耳鸣头眩，目不识人，易发突然仆倒。天空苍茫如尘，天山一色，不能分别，或天气浑浊，黄黑之气郁结不散，又如云横天际而没有雨水下降，这是木郁将发的征象。风气之发没有定期，如果发现长河边的野草被风吹而倒伏，柔软的叶子反转而呈现出背面，高山上有松吟之声，岩洞中发出虎啸之声，这是木郁将发的先兆。

火郁之发，太虚肿翳[①]，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

风行惑言[2]，湿化乃后。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肢膜愤，胪胀，疡疿，呕逆，瘛疭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溫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甚则瞀闷懊悒，善暴死。刻终大温[3]，汗濡玄府，其乃发也。其气四，动复则静，阳极反阴，湿令乃化乃成，华发水凝，山川冰雪，焰阳午泽[4]，怫之先兆也。有怫之应而后报也，皆观其极而乃发也。木发无时，水随火也。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岁，五气不行，生化收藏，政无恒也。

【注释】

①肿：张介宾："'肿'字误，当作'曛'。"

②风行惑言：风盛而致言语不清。马元台："谓火气熏蒸，风亦行之，人有所省，难以听清，不免有惑也。"

③刻终：丑末寅初之时，相当于凌晨三时。大温：天气炎热。

④焰阳：阳气上腾。午泽：南面之泽。

【译文】

火气郁极将发之时，天空曛翳昏暗，日光不明，炎火流行，暑热之气到来，山泽之间热如火烤，树木被烤出汁液，大厦之上烟雾升腾，大地上浮现一层霜卤之色，井水日渐减少，蔓草变为焦黄，热极风生，以致言语不清而惑乱，湿气后于天时而至。人们多病呼吸气短，疮疡痈肿，胁腹、胸、背、头面、四肢胀满不舒，皮肤发胀，疮疡疿疹，呕逆，四肢抽搐，骨痛，骨节中如有物游动，泄泻，温疟，腹中突发疼痛，血热妄行，出血如流，津液减少，两目红赤，心中烦热，甚至昏蒙烦闷，心中懊悒不宁，容易猝死。翌日刻数终了的寅时应该凉爽，反而大热，汗水从汗孔流出，濡湿皮肤，这是火郁将发的征象。发作的时间是在四之气。动后必静，阳极反阴，热极生湿，湿土之气敷布，则万物因之而化成，百花盛开之时，

又见河水结冰，雪霜降地，则火气正被郁抑，如果看到南面的池塘上，有阳气升腾，就是郁积将发的先兆。有将发的先兆，而后才有报复之气，而报复之气都是抑郁至极，然后才发作的。木的复气发无定时，水的复气，则发于二火前后。只要仔细候察其时令，就可以预期疾病的产生，违反时令岁候，五运之气不得施行，生长收藏，失去了常规，就不能够知道胜复的异常变化了。

帝曰：水发而雹雪，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曛昧，何气使然？

岐伯曰：气有多少[①]，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②]，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③]。

帝曰：善。五气之发，不当位者，何也？

岐伯曰：命其差。

帝曰：差有数乎[④]？

岐伯曰：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⑤]。

【注释】

①气有多少：张志聪："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也。"

②下：王冰："六气之下，各有承气也。"指其下承之气，如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木气承之；木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

③"征其"两句：张介宾："征，证也。取证于下承之气，而郁发之微甚可知矣。"

④数：王冰："言日数也。"

⑤后皆三十度而有奇：张介宾："后者，自始及终也。度，日也。三十度而有奇，一月之数也。奇，谓四十三刻七分半也。"

【译文】

黄帝问：水郁之发而见雹雪，土郁之发而见飘骤，木郁之发而见毁折，金郁之发而见清明，火郁之发而见曛昧，是什么气使它们这样的？

岐伯说：五运之气有太过有不及，其发作就有微有甚。轻微的只见其本气的变化，严重的兼见其下承之气的变化，只要察明下承之气的变化，就知道它发作得微甚了。

黄帝问说：对。五运的发作，有的不应其时，为什么？

岐伯说：气有盛衰，至时有先后，所以有差数。

黄帝问：差数有一定的日数吗？

岐伯说：其先后的差数都是三十日有零。

帝曰：气至而先后者①，何？

岐伯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其至后。此候之常也。

帝曰：当时而至者，何也？

岐伯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

帝曰：善。气有非时而化者②，何也？

岐伯曰：太过者，当其时；不及者，归其己胜也③。

【注释】

①气至而先后：节气的到来有先有后。王冰："谓未至而至太早，应至而至反太迟之类也。"

②非时而化：气候与时令不合。张志聪："如清肃之气行于春，炎热之气行于秋，凝寒之气行于夏，溽蒸之气行于冬，是谓非时而化。"

③归其己胜：出现克制时令五行的气候。王冰："冬雨、春凉、秋热、

夏寒之类，皆为归己胜也。”

【译文】

黄帝问：主时之气到来时有先后不同，为什么？

岐伯说：岁运太过的，气到来得就早；岁运不及的就迟。这是正常的气候。

黄帝问：气应时而到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这既不太过，也不不及，气至适当其时，否则就会有灾害。

黄帝说：讲得好。气有不在其所主之时而化的，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气太过的，应时而发生作用；而不及之气，则表现为胜己之气的作用。

帝曰：四时之气，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

岐伯曰：行有逆顺，至有迟速。故太过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后天。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

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①]。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②]。必谨察之。

帝曰：善。

【注释】

①标：外表。

②“故至高之地”四句：王冰：“高山之巅，盛夏冰雪，洿下川泽，严冬草生。常在之义足明矣。”

【译文】

黄帝问：四时之气，到来有早晚、高下、左右的不同，怎样候察呢？

岐伯说：气行有逆有顺，气至有迟有速，所以太过的其化先于天时；不及的其化后于天时。

黄帝问：希望听听气运行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春天气由东向西而行，夏天气由南向北而行，秋天气由西向东而行，冬天气由北向南而行。所以春气发生自下而上升，秋气收敛由上而下降，夏气长成旺盛于中，冬气伏藏由表入里。春气生于东方，秋气生于西方，冬气生于北方，夏气生于南方。这是四时正常的气化。所以极高的地区，经常有冬气存在；极低洼的地区，经常有春气存在。必须仔细考察。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问曰：五运六气之应见[①]，六化之正，六变之纪，何如？

岐伯对曰：夫六气正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

帝曰：愿尽闻之。

岐伯曰：请遂言之。

【注释】

①应见：适应运气变化而相应显见的物象。

【译文】

黄帝问道：五运六气变化相应出见的物象，其正常气化与反常变化的规律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说：六气变化，有正常之化，有异常之变，有胜气，有复气，

有作用，有致病。它们的现象各不相同，您要问什么？

黄帝说：我希望全都听听。

岐伯说：让我详细地讲吧。

夫气之所至也，厥阴所至为和平，少阴所至为暄，太阴所至为埃溽，少阳所至为炎暑，阳明所至为清劲，太阳所至为寒雰。时化之常也。

【译文】

六气到来之时，厥阴之气为气候和平，少阴之气为气候温暖，太阴之气为湿润，少阳之气为气候炎热，阳明之气为气候清凉劲急，太阳之气为气候寒冷。这是四时气化的正常现象。

厥阴所至为风府[①]，为璺启[②]；少阴所至为火府，为舒荣[③]；太阴所至为雨府，为员盈[④]；少阳所至为热府，为行出[⑤]；阳明所至为司杀府，为庚苍[⑥]；太阳所至为寒府，为归藏。司化之常也[⑦]。

【注释】

①风府：风的会聚之处。

②璺(wèn)启：指植物萌芽。璺，裂纹。

③舒荣：舒展荣美。

④员盈：肥美丰盛。员，通“圆”。

⑤行出：阳气旺盛，由内达外。

⑥庚苍：张介宾：“庚，更也。苍，木化也。”苍为绿色，故属木化。

⑦司化之常：张介宾：“司，主也。六气各有所主，乃正化之常也。”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是风气之聚会处，使万物萌芽发生；少阴之气到来是火气之聚会处，使万物欣欣向荣；太阴之气到来是雨湿之聚会处，使万物肥满丰盛；少阳之气到来是热气之聚会处，使万物的阳气由中达外；阳明之气到来是肃杀之气聚会处，使草木更替苍老；太阳之气到来是寒气之聚会处，使万物生机潜藏。这是六气当令万物的正常变化现象。

厥阴所至为生，为风摇[①]；少阴所至为荣，为形见[②]；太阴所至为化，为云雨；少阳所至为长，为蕃鲜；阳明所至为收，为雾露；太阳所至为藏，为周密。气化之常也。

【注释】

①风摇：张介宾："风性动，故为摇。"

②形见：形象显现。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使万物发生，为和风飘荡；少阴之气到来，使万物荣盛，为形态显露；太阴之气到来，使万物化生，为湿化云雨；少阳之气到来，使万物长极，为繁茂鲜艳；阳明之气到来，使万物阳气收敛，为雾露下降；太阳之气到来，使万物生机潜藏，为阳气固密。这是六气正常变化的现象。

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中为寒；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阳明所至为燥生，终为凉；太阳所至为寒生，中为温。德化之常也。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有风气发生，终了则为肃杀；少阴之气到来，有热气发生，其中气则为寒冷；太阴之气到来，有湿气发生，其终了为暴雨；少阳之气到来，有火气发生，终了是蒸发湿气；阳明之气到来，有燥气发生，终了则为凉爽；太阳之气到来，有寒气发生，其中气则为温暖。这就是六气自然变化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①]，太阴所至为倮化，少阳所至为羽毛，阳明所至为介化，太阳所至为鳞化。德化之常也。

【注释】

①羽：王冰："有羽翮飞行之类也。"指飞禽之类。下文的"羽"，王冰："薄明羽翼，蜂蝉之类，非翎羽之羽也。"指昆虫之类。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有毛的动物化育；少阴之气到来，有翅的动物化育；太阴之气到来，倮体的动物化育；少阳之气到来，有翼的虫类化育；阳明之气到来，有甲的动物化育；太阳之气到来，有鳞的动物化育。这是六气化育万物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生化，少阴所至为荣化，太阴所至为濡化，少阳所至为茂化，阳明所至为坚化，太阳所至为藏化。布政之常也[①]。

【注释】

①布政：六气主令有如行政。张介宾："气布则物从其化，故谓之政。"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万物开始生化；少阴之气到来，万物欣欣向荣；太阴之气到来，万物滋润；少阳之气到来，万物茂盛；阳明之气到来，万物坚成收敛；太阳之气到来，万物闭藏。这是六气敷布，万物顺从其变化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飘怒，大凉[①]；少阴所至，为大暄，寒[②]；太阴所至，为雷霆骤注，烈风[③]；少阳所至，为飘风燔燎，霜凝[④]；阳明所至，为散落，温[⑤]；太阳所至，为寒雪冰雹，白埃。气变之常也。

【注释】

①飘怒，大凉：张介宾："飘怒，木亢之变也。大凉，金之承制也。"

②大暄，寒：王冰："大暄，君火也。寒，下承之阴精也。"

③雷霆骤注，烈风：张志聪："雷霆骤注，湿土之变，极则风气承之。"

④飘风燔燎，霜凝：王冰："飘风，旋转风也。霜凝，下承之水气也。"

⑤散落，温：马元台："金气为散落，火气为温也。"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狂风怒吼，天气大凉；少阴之气到来，大热大寒；太阴之气到来，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少阳之气到来，热风拂面，有如熏烤，晚上露水凝结成霜；阳明之气到来，草木凋落，气候反见温暖；太阳之气到来，大雪纷飞，冰雹时下，大地上有白埃之气上升。这是六气异变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挠动[①]，为迎随[②]；少阴所至为高明，焰为曛；太阴所至为沉阴，为白埃，为晦暝；少阳所至为光显，为彤

云[3]，为曛[4]；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凄鸣；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芒[5]，为立[6]。令行之常也[7]。

【注释】

①挠动：扰动。

②迎随：往来，飘摇。

③彤云：水泽之气上蒸而形成的红云。

④曛(xūn)：炎热。

⑤坚芒：坚硬锋利。

⑥立：成。

⑦令行：张介宾："气行而物无敢违，故谓之令。"

【译文】

厥阴之气到来，为万物扰动，为随风飘摇；少阴之气到来，为高明，为炎热的赤黄色火焰；太阴之气到来，为天气阴沉，有白色尘埃，为晦暗不明；少阳之气到来，为光显，为红云，为炎热；阳明之气到来，为烟尘，为霜降，为西风劲急，为秋虫凄鸣；太阳之气到来，为万物坚硬，为北风刺骨，为万物已成。这是六气行令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里急[1]；少阴所至为疡胗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2]；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3]；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注释】

①里急：筋脉拘急。

②积饮否隔：水饮停积，阻塞不通，脘腹胀满。否，通"痞"，不通。

③浮虚：水肿只在皮腠之间，按之复起，又称"气肿"。

【译文】

厥阴致病，为筋脉拘急；少阴致病，为疡疹，身热；太阴致病，为水饮停积，脘腹痞塞；少阳致病，为喷嚏，呕吐，疮疡；阳明致病，为皮肤浮肿；太阳致病，为关节屈伸不利。这是六气致病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支痛[①]；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稸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瞀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鬲，尻阴股膝髀腨骭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注释】

①支痛：胁肋疼痛，如有物支撑其中。

【译文】

厥阴致病，为胁肋支撑疼痛；少阴致病，为惊骇疑惑，恶寒战栗，谵语躁动；太阴致病，腹中胀满；少阳致病，为惊骇躁动，烦闷昏昧，突然发病；阳明致病，为鼻塞流涕，尻、阴股、膝、髀、腨、骭、足部发病；太阳致病，为腰痛。这也是六气致病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绻戾[①]；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衊[②]；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③]；阳明所至皴揭[④]；太阳所至为寝汗，痉。病之常也。

【注释】

①绻(ruǎn)戾：筋脉短缩，身体弯曲。

②衊(miè)：血污。

③涌：呕吐如涌。

④皴(cūn)揭:皮肤糙裂揭起。揭,举。

【译文】

厥阴致病,为筋脉挛急短缩,肢体屈曲不伸;少阴致病,为悲哀狂妄,鼻出血;太阴致病,为腹中胀满,霍乱,呕吐泻下;少阳致病,为喉痹,耳鸣,呕逆;阳明致病,为皮肤糙裂而揭起;太阳致病,为眠中出汗,痉病。这也是六气致病的常规。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肿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瞤瘛,暴死;阳明所至为鼽嚏;太阳所至为流泄①,禁止②。病之常也。

【注释】

①流泄:二便失禁。

②禁止:二便闭塞不通。

【译文】

厥阴致病,为胁痛,呕吐,泄泻;少阴致病,为言笑不止;太阴致病,为身重浮肿;少阳致病,为突然泻下,肌肉跳动,筋脉抽掣,突然死亡;阳明致病,为鼻塞流涕,喷嚏;太阳致病,为二便失禁,或闭塞不通。这也是六气致病的常规。

凡此十二变者①,报德以德②,报化以化,报政以政,报令以令。气高则高,气下则下,气后则后,气前则前,气中则中,气外则外。位之常也。故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肿肿。随气所在,以言其变耳。

【注释】

①十二变：指上文时化、司化、气化、布政、德化、令行、气变、发病等十二种变化。

②报德以德：是说六气的作用是德，而万物回答的表现也是德。报，回答。以下“报化以化”等含义相同。

【译文】

以上十二种变化，说明万物与六气的密切关系，六气的作用是德、化、政、令，万物回答的表现也相应地是德、化、政、令。六气所至的位置，有高下、前后、中外之异，那么万物的变化也随之而有高下、前后、中外的不同。这是正常的时位。所以风气胜则动摇，热气胜则浮肿，燥气胜则皴干，寒气胜则虚浮，湿气胜则水泻，甚至小便不通、浮肿。总之，根据邪气之所在，就可以谈论其病变情况。

帝曰：愿闻其用也。

岐伯曰：夫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①。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各命其所在，以征之也。

帝曰：自得其位，何如？

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

帝曰：愿闻所在也。

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②。

【注释】

①归不胜而为化：就是加于不胜之气而发生变化。不胜，被克者。

②方月：古人将一年十二月平均分配于四方，称“方月”。方，方隅。

月，月份。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气化的作用。

岐伯说：六气的气化作用，都是加于不胜之气而产生的。太阴加于太阳而为湿化；太阳加于少阴而为寒化；少阴加于阳明而为热化；阳明加于厥阴而为燥化；厥阴加于太阴而为风化。各根据其所在的方位而预测。

黄帝问道：六气加于本位，情况怎样？

岐伯说：加于自己的位置，是正常之化。

黄帝说：希望听听六气所在。

岐伯说：确定了六气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它所主的方隅与月令了。

帝曰：六位之气①，盈虚何如？

岐伯曰：太少异也②。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③。

帝曰：天地之气，盈虚何如？

岐伯曰：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也④。恶所不胜⑤，归所同和⑥，随运归从⑦，而生其病也。故上胜，则天气降而下⑧；下胜，则地气迁而上。胜多少而差其分⑨。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纪五分，微纪七分，其差可见。此之谓也。

【注释】

①六位之气：主时之六气，有六个定位，所以说“六位之气”。

②太少：太为太过，少为不及。

③暴而亡：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快。王冰："力强而作，不能久长，故暴而亡。亡，无也。"

④"运居"两句：岁运居司天在泉之中，气交之分，它的升降常在天地气之先。

⑤恶所不胜：憎恶自己所不胜的司天在泉之气。

⑥归所同和：岁运与司天在泉之气相同。

⑦随运归从：不同的六气都受主气的制约。张介宾："不胜者受其制，同和者助其胜，皆能为病，故曰随运归从。"

⑧"故上胜"四句：上下指司天在泉之气。张介宾："上胜者，司天之气有余也，上有余则气降而下；下胜者，在泉之气有余也，下有余则气迁而上。"

⑨胜多少而差其分：胜气的多少决定升迁和下降的差别。张介宾："胜多少，言气之微甚也。胜微则迁降少，胜多则迁降多。胜有多少，则气交之变有多寡之差分矣。"

【译文】

黄帝问道：六个位置的气，虚实怎样？

岐伯说：太过与不及是不同的。太过的气到来缓慢而作用持久；不及的气到来急暴而作用迅速消失。

黄帝问：司天在泉之气的虚实怎样？

岐伯说：司天之气不足，在泉之气就随之上升；在泉之气不足，司天之气就随之下降；岁运居司天在泉之中，它的升降常在天气地气之先。它厌恶所不胜之气，而归属同和之气，但同和则助其气，不胜则受其制，都会产生病变。因为司天之气胜，则天气下降；在泉之气胜，则地气上升。由于胜气的多少，就决定了下降与上升的差分。胜气微的差别小，胜气甚的差别大，相差太大则气交之位置移易，移易气交的位置则发生大变，因而疾病就产生了。《大要》中说：胜气甚的差别为十分之五，胜气微的差别为十分之七，其间的差分可见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善。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

帝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

岐伯曰：寒热内贼，其病益甚。

帝曰：愿闻无病者，何如？

岐伯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

帝曰：生者何如？

岐伯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胕肿胀，呕，鬲咽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闭之病生矣。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时必顺之[①]，犯者治以胜也[②]。

【注释】

①时必顺之：四时的顺序必须适应。

②治以胜：用胜气之味治疗病证。张介宾："如犯热者胜以咸寒，犯寒者胜以甘热，犯凉者胜以苦温，犯温者胜以辛凉，治以所胜，则可解也。"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经论中说过，用热药不要触犯热时，用寒药不要触犯寒时。我想要不避寒，不避热，怎样做呢？

岐伯说：问得真全面啊！发表不避热，攻里不避寒。

黄帝问：既不是发表也不是攻里，触犯了主时的寒与热，会怎么

样呢?

岐伯说:寒与热会伤脏腑,病情就严重了。

黄帝说:希望听听无病的人,怎么样呢?

岐伯说:无病的人会生病,有病的人会加重。

黄帝问:生病的情况,怎么样?

岐伯说:不避热者热病就到来,不避寒者寒病就到来。寒病到来,则腹部胀满,坚硬痞塞,急剧疼痛,下利等病就发生了。热病到来,则发热,呕吐,泄泻,霍乱,痈疽疮疡,烦闷郁冒,泄泻,身体抽动,肿胀,呕吐鼻塞流涕,鼻出血,头痛,骨节改变,肌肉疼痛,血外溢,便血,小便淋沥不畅或癃闭不通等病就此产生了。

黄帝问: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必须顺从四时寒热温凉的时序,违反四时禁忌而生病的,治以相克制的药物。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

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①]。

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

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注释】

①殒(yǔn):通"陨",坠落。这里指胎儿和母体的损害。

【译文】

黄帝问道:妇人怀孕,如果用峻猛的药物,会怎样呢?

岐伯说:有病而应用,既不会损伤胎儿,亦不会伤害母体。

黄帝说: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是怎样的?

岐伯说:对大积大聚的病,可以使用峻猛的药物,但必须在病邪衰

减大半时即停药，如用过分了就会死亡。

帝曰：善。郁之甚者[①]，治之奈何？

岐伯曰：木郁达之[②]，火郁发之[③]，土郁夺之[④]，金郁泄之[⑤]，水郁折之[⑥]。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

帝曰：假者何如[⑦]？

岐伯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⑧]。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

【注释】

①郁：五气抑郁。

②达：疏泄肝气，使之通畅。

③发：发越，散去。

④夺：夺去塞滞之邪，如吐法、下法等。

⑤泄：宣泄肺气。

⑥折：驱逐水邪。

⑦假：借。主气不足，则客气必假借其气而化之。

⑧无禁：不必禁忌。禁，指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禁忌。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五气抑郁过甚的，怎样治疗？

岐伯说：木气抑郁的应该疏泄条达，火气抑郁的应该散去火热，土气抑郁的应该夺去壅滞之邪，金气抑郁的应该宣泄疏利，水气抑郁的应该驱逐水邪。这就是调畅气机。凡太过的应折其势，用其畏惧的相制之品来折之，这也就是所谓的泻法。

黄帝问：对假借的气怎样？

岐伯说：若有假借之气，则不必依照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的禁忌。所谓假借之气，就是主气不足，客气胜的异常情况。

帝曰：至哉，圣人之道！天地大化，运行之节，临御之纪，阴阳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请藏之灵兰之室，署曰《六元正纪》。非斋戒不敢示，慎传也。

【译文】

黄帝说：圣人的学问真是高深至极啊！天地的伟大变化，六气运行的规律，相互加临的纲纪，阴阳的作用，寒暑的影响，如果不是夫子您，还有谁能够通晓呢！让我把它藏在灵兰书室里，署名为《六元正纪》。不是经斋戒沐浴，不敢示人，要谨慎地传授。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亡)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亡)

卷二十二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题解】

本篇论述了六气司天、在泉，有正化、胜复等变化，以及其所致疾病的症状、诊断和诊法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精深切要，故篇名《至真要大论》。又马莳说："此篇总括前八篇未尽之义，至真至要，故名篇。"

黄帝问曰：五气交合[①]，盈虚更作[②]，余知之矣。六气分治[③]，司天地者，其至何如？

岐伯再拜对曰：明乎哉问也！天地之大纪[④]，人神之通应也[⑤]。

帝曰：愿闻上合昭昭[⑥]，下合冥冥[⑦]，奈何？

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

【注释】

①五气：在五运的基础上产生的风、火、湿、燥、寒五种气候的变化。

②盈虚更作：五运的太过、不及，相互交替。

③六气分治：指风、寒、湿、热、燥、火六气分时主治。

④天地之大纪：天地变化的基本规律。

⑤人神之通应：人体与天地变化是相适应的。神，指自然现象。

⑥昭昭：明亮。

⑦冥冥：玄远。

【译文】

黄帝问道：五运之气交相配合，太过不及互相更替，这些道理我已经知道了。那么六气分时主治，其司天、在泉之气到来时所起的变化又怎样？

岐伯拜了两拜说：问得多么清楚啊！这是天地变化的基本规律，也是人体与天地变化相适应的规律。

黄帝问道：我希望听听它怎样能上合于昭明的天道，下合于玄远的地气？

岐伯说：这是医学理论中的主要部分，也是一般医生所不太理解的。

帝曰：愿闻其道也。

岐伯曰：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阳司天，其化以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脏位[①]，命其病者也。

【注释】

①所临脏位：六气下临所应之脏器。如初之气是厥阴风木之位，也就是肝脏起适应活动的脏位。客气加临于主气，就等于客气加临于人体的内脏，从而对内脏发生影响。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它的道理。

岐伯说：厥阴司天，气从风化；少阴司天，气从热化；太阴司天，气从湿化；少阳司天，气从火化；阳明司天，气从燥化；太阳司天，气从寒化。

根据客气所临的脏位，来确定其疾病名称。

帝曰：地化奈何？

岐伯曰：司天同候，间气皆然。

帝曰：间气何谓？

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谓间气也。

帝曰：何以异之？

岐伯曰：主岁者纪岁，间气者纪步也。

【译文】

黄帝问：在泉的气化是怎样的？

岐伯说：与司天是同一规律，间气也都是如此。

黄帝问：什么叫间气呢？

岐伯说：分司在司天和在泉之左右的，就叫间气。

黄帝问：与司天在泉有何分别？

岐伯说：司天在泉主岁之气，主管一年的气化，间气，主一步（六十日）的气化。

帝曰：善。岁主奈何？

岐伯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司气为苍化[①]，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②]。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司气为黔化，间气为柔化。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司气为素化，间气为清化。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司气为玄化，间气为

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注释】

①司气：指五运之气。张介宾："司气，言五运之气也。木运司气，故色化青苍，丁壬年是也。"

②居气：即间气。新校正："少阴不曰间气，而云居气者，盖称君火无所不居，不当间之也。"

【译文】

黄帝说：很对。一岁的主气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为气化，间气为灼化。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岁运为黔化，间气为柔化。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为丹化，间气为明化。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岁运为素化，间气为清化。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岁运为玄化，间气为藏化。所以治病的医生，必须明白六气所司的气化，五味、五色的产生与五脏的宜忌，然后才可以对气化的虚实和疾病发生的关系找到头绪。

帝曰：厥阴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风化之行也，何如？

岐伯曰：风行于地，所谓本也[①]，余气同法。本乎天者[②]，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③]，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候气宜[④]，无失病机。此之谓也。

【注释】

①"风行"两句：风气运行于地，本于地之气而为风化。

②本乎天：与下文的“本乎地”，张介宾：“六气之在天，即为天之气，六气之在地，即为地之气。上下之位不同，而气化之本则一。”

③六节：主气一年所分之六步，每步为六十日八十七刻半。

④气宜：六气所宜出现的时令。

【译文】

黄帝说：厥阴在泉而从酸化，我以前就知道了。风的气化运行又怎样呢？

岐伯说：风气行于地，这是本于地之气而为风化，其他五气也是这样。因为本属于天的，是天之气；本属于地的，是地之气。天地之气相互化合，就有六节之气的划分而后万物才能化生。所以说：要谨慎地察候六气适宜的时令，不可违反病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其主病[①]，何如？

岐伯曰：司岁备物[②]，则无遗主矣。

帝曰：先岁物，何也？

岐伯曰：天地之专精也[③]。

帝曰：司气者，何如？

岐伯曰：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

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

岐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④]，力化有浅深[⑤]。此之谓也。

【注释】

①主病：主治疾病的药物。

②司岁备物：根据司岁之气，采备药物。

③专精：即精专，精粹。张介宾：“岁物者，得天地精专之化，气全力厚。”

④治保有多少：张志聪："谓治病保真之药食，或宜多用，或宜少用也。"保，保养真气。

⑤力化：犹言药力所及。

【译文】

黄帝问：那些主治疾病的药物怎样？

岐伯说：根据司岁之气来采备药物，就不会有遗漏了。

黄帝问：采备岁气所生化的药物，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因其能得到天地精专之气，有好的效果。

黄帝问：司岁运的药物怎样？

岐伯说：司岁运的药物与主岁的药物相同，然而有有余和不足的区别。

黄帝问：不属司岁之气生化的药物，是什么情况呢？

岐伯说：其气分散而不精专，所以形质虽然相同，却有等级品质的差别。具体说来，气味有厚与薄的分别，性能有动与静的差异，用量有多与少的不同，药力也有浅与深的区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岁主脏害[①]，何谓？

岐伯曰：以所不胜命之，则其要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②]；外淫于内，所胜治之。

帝曰：善。平气何如？

岐伯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③]。

【注释】

①岁主脏害：五运之气的异常可内伤五脏。张志聪："岁主者，谓六气之主岁。脏，五脏也。盖言五脏内属五行，而外合五运，五运

之气，受胜制之所伤，则病入五脏而为害矣。”

②平之：治之。

③“正者”两句：王冰：“阴病阳不病，阳病阴不病，是为正病，则正治之，谓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也。阴位已见阳脉，阳位已见阴脉，是为反病，则反治之，谓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也。”

【译文】

黄帝问：主岁之气，伤害五脏，怎样理解？

岐伯说：以脏气所不胜之气来说明，就是它的要领。

黄帝问：怎样治疗？

岐伯说：司天之气偏胜而淫于下的，以其所胜之气来治疗；在泉之气偏胜而淫于内的，以其所胜之气来治疗。

黄帝说：对。岁气平和之年而患病的，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仔细观察三阴三阳司天在泉的病变所在，来调整，以恢复平和为目的。正病用正治法，反病用反治法，

帝曰：夫子言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大小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如？

岐伯曰：视岁南北[①]，可知之矣。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诸不应者，反其诊[②]，则见矣。

帝曰：尺候如何？

岐伯曰：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南政之岁，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

应。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如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注释】

①南北：即下文之南政、北政。南政、北政有二说：一说认为五运中除甲己土运为南政外，其他均为北政；另一说认为戊癸火运为南政，其他为北政。

②反其诊：一说是尺寸倒候，另一说是复其手而诊。张介宾："以南北相反而诊之，则或寸或尺之不应者，皆可见矣。"王冰："不应皆为脉沉，脉沉下者，仰手而沉，复其手，则沉为浮，细为大也。"两说可并存之。

【译文】

黄帝说：夫子说观察阴阳之所在来调治，医经中说人迎和寸口脉相应，像牵引绳索一样大小相等的，叫做平脉。那么阴之所在，在寸口的脉象应该怎样？

岐伯说：看主岁的是南政还是北政，就可以推知了。

黄帝说：希望详尽听听。

岐伯说：北政之年，少阴在泉，则寸口脉沉伏而不应于指；厥阴在泉，则右寸脉沉伏，不应于指；太阴在泉，则左寸脉沉伏，不应于指。南政之年，少阴司天，则寸口脉沉伏，不应于指；厥阴司天，则右寸口脉沉伏，不应于指；太阴司天，则左寸口脉沉伏，不应于指。凡是寸口脉不应的，尺寸倒候或复其手就可以诊见了。

黄帝说：尺部的脉候怎样？

岐伯说：北政之年，三阴在泉，则寸口不应；三阴司天，则尺部不应。南政之年，三阴司天，则寸口不应；三阴在泉，则尺部不应。左右脉是相同的。所以说：能掌握其要领的，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了，如果不知其要领，就会茫无头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善。天地之气，内淫而病，何如？

岐伯曰：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则地气不明，平野昧，革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译文】

黄帝说：很对。司天在泉之气，向内侵入人体而发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厥阴在泉之年，风气淫盛，则地气不明，原野昏暗，草类提早秀穗。人们多病洒洒然恶寒发冷，常常伸展肢体呵欠，心痛，感觉撑满，两胁里拘急不舒，饮食不下，胸膈咽喉不利，食入即吐，腹胀，嗳气，得大便或排气后好像病情退去一样轻快，全身沉重。

岁少阴在泉，热淫所胜，则焰浮川泽，阴处反明。民病腹中肠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颊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译文】

少阴在泉之年，热气淫盛，河川湖泽中阳气蒸腾，阴处反觉光明。人们多病腹中时时鸣响，逆气上冲胸脘，气喘，不能久立，恶寒发热，皮肤疼痛，视物模糊，齿痛，项肿，寒热往来如疟，少腹疼痛，腹部胀大。气候温热，蛰虫不伏藏。

岁太阴在泉，草乃早荣，湿淫所胜，则埃昏岩谷，黄反见黑[①]，至阴之交[②]，民病饮积，心痛，耳聋，浑浑焞焞[③]，嗌肿喉

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胭如结，腨如别。

【注释】

①黄反见黑：张志聪："黄乃土色，黑乃水色，土胜浸淫，故黄反见黑。"就是土色反见于北方水之处。

②至阴之交：张志聪："乃三气四气之交，土司令也。"即指土色见于水位，为与至阴之气色交合。

③浑浑焞焞(tūn)：形容耳聋和头目不清明。浑浑，浑浊不清的样子。焞焞，星光暗弱的样子。

【译文】

太阴在泉之年，草类提早开花，湿气淫盛，则岩谷中昏暗浑浊，黄色见于水位，这是水湿与至阴土气相交合。人们多病痰饮积聚，心痛，耳聋，头目不清，咽喉肿胀，喉痹，阴病出血，少腹肿痛，小便不通，气逆上冲头痛，疼得眼如脱出，项部似拔，腰像折断，髀骨不能转动，膝弯好似凝结了，小腿肚好像要裂开一样。

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则焰明郊野，寒热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便血。少阴同候①。

【注释】

①少阴同候：张介宾："其余诸病，皆与前少阴在泉同候。"

【译文】

少阳在泉之年，火气淫盛，则郊野光焰明照，寒热交替而至。人们多病泄泻如注，下痢赤白，少腹疼痛，小便赤色，甚则血便。其余症候与少阴在泉之年相同。

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则霧雾清瞑。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译文】

阳明在泉之年，燥气淫盛，则雾气清冷，迷蒙昏暗。人们多病呕吐，呕吐苦水，经常长叹息，心胁部疼痛，不能转侧，甚至咽喉干燥，面如蒙尘，身体干枯，无光泽，足外侧反热。

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则凝肃惨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痛，血见，嗌痛颔肿。

【译文】

太阳在泉之年，寒气淫盛，则天地间有凝肃惨栗之象。人们多病少腹疼痛，牵引睾丸、腰脊，向上冲心而痛，出血，咽喉疼痛，下巴肿。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译文】

黄帝说：对。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凡是在泉之气，风气太过而侵入体内的，主治用辛凉药，辅佐用苦味药，用甘味来缓和肝木，用辛味来疏散风邪。热气太过而侵入体内的，主治用咸寒药，辅佐用甘苦药，以酸味收敛阴气，用苦药来发泄热邪。湿气太过而侵入体内的，主治用苦热药，辅佐用酸淡药，用苦味药来燥湿，用淡味药来渗泄湿邪。火气太过而侵入体内的，主治用咸冷药，辅佐用苦辛药，以酸味药收敛阴气，以苦味药发泄火邪。燥气太过而侵入体内的，主治用苦温药，辅助用甘辛药，以苦味泄下。寒气太过而侵入体内的，主治用甘热药，辅佐用苦辛药，用咸味来泻水寒，用辛味来温润，以苦味来巩固阳气。

帝曰：善。天气之变，何如？

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蛰虫不去。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瘕，水闭，病本于脾。冲阳绝，死不治。

【译文】

黄帝说：对。司天之气的变化又怎样呢？

岐伯说：厥阴司天，风气淫胜，则天空尘埃满布，昏暗不清，云物为风鼓荡而扰动不宁，寒天行春令，流水不能结冰，蛰虫不潜伏。人们多病胃脘心口疼痛，上撑两胁，咽痛不通利，饮食不下，舌根强硬，食则呕吐，冷泻，腹胀，大便溏泄，气聚成瘕，小便不通，病根在脾脏。若冲阳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怫热，大雨且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胠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肘肿，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膜，腹大满，膨膨而咳喘，病本于肺。尺泽绝，死不治。

【译文】

少阴司天，热气淫胜，则天气郁热，热极则大雨将至，君火行其政令。人们多病胸中烦热，咽喉干燥，右胁胠胀满，皮肤疼痛，恶寒发热，咳嗽喘促，唾血，便血，衄血，鼻塞流涕，喷嚏，呕吐，小便变色，甚则疮疡，浮肿，肩、背、臂、臑以及缺盆内疼痛，心痛，肺胀，腹部膨膨胀满，气喘咳嗽，病根在肺脏。若尺泽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肘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于肾。太谿绝，死不治。

【译文】

太阴司天，湿气淫胜，则天空阴沉之气满布，雨水过多，反使草木枯槁。人们多病浮肿，骨痛阴痹。阴痹证见，按之不知痛处，腰脊头项疼痛，时时眩晕，大便困难，阳痿，饥饿却不欲进食，咳唾则有血，心悸不安，有如悬空，病根在肾脏。若太谿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

肘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鼽衄，病本于肺。天府绝，死不治。

【译文】

少阳司天，火气淫胜，则温热之气流行，秋令失其清肃。人们多病头痛，发热恶寒如疟，热气在上，皮肤疼痛，尿色变为黄赤，传变为水病，身面浮肿，腹胀满，仰面呼吸，泄泻暴注，赤白下痢，疮疡，咳嗽吐血，心烦，胸中热，甚至鼻流涕、出血，病根在肺脏。若天府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大凉革候，名木敛，生菀于下，草焦上首，蛰虫来见。民病左胠胁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腰痛，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目昧眦疡[①]，疮痤痈，病本于肝。大冲绝，死不治。

【注释】

①昧(mèi)：目不明。

【译文】

阳明司天，燥气淫胜，则树木繁荣延迟，百草萌生较晚。人的筋骨发生病变，大凉之气改变了气候，树木枝叶枯敛，生发之气被抑于下，草的花叶焦枯，蛰虫反而外出活动。人们多病左胠胁疼痛，寒凉之气侵入，感而为疟，咳嗽，腹中鸣响，暴注泄泻，大便稀溏，心胁突然疼痛，不能转侧，咽喉干燥，面如蒙尘，腰痛，男子癫疝，妇女少腹疼痛，两目昏昧不明，眼角生疡，疮疡痈痤，病根在肝脏。若太冲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运火炎烈，

雨暴乃雹。民病血变于中，发为痈疡，厥心痛，呕血，血泄，鼽衄，善悲，时眩仆，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炲[1]，渴而欲饮，病本于心。神门绝，死不治。所谓动气，知其脏也。

【注释】

①炲(tái)：烟尘凝结而成的黑色。

【译文】

太阳司天，寒气淫胜，寒气非时而至，水结成冰，如遇戊癸火运炎烈，就有暴雨冰雹。人们多病血液变化于内，发生痈疡，厥逆心痛，呕血，便血，衄血，鼻塞流涕，易悲伤，时常眩晕仆倒，胸腹胀满，手热，肘臂挛急，腋部肿，心悸不安，胸胁胃脘不舒，面赤目黄，善嗳气，咽喉干燥，甚至面黑如炲，口渴欲饮，病根在心脏。若神门脉绝，是不治的死证。所以说，由脉气的搏动，可以测知其脏气的存亡。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1]，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泄之。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火淫所胜，平以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

【注释】

①平：治。

【译文】

黄帝说：对。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司天之气，风气淫胜，治以辛凉药，佐以苦甘药，以甘味缓其急，以酸味泻其邪。热气淫胜，治以咸寒药，佐以苦甘药，以酸味药收敛阴气。湿气淫胜，治以苦热药，佐以酸辛药，以苦味药燥湿，以淡味药泄湿邪。湿邪甚于上部而有热，治以苦味温性之药，佐以甘辛药，以汗出复常而止。火气淫胜，治以咸冷药，佐以苦甘药，以酸味药收敛阴气，以苦味药发泄火邪，以酸味药复其真气。热淫所胜，与此相同。燥气淫胜，治以苦温药，佐以酸辛药，以苦味下其燥结。寒气淫胜，治以辛热药，佐以甘苦药，以咸味药泻其寒邪。

帝曰：善。邪气反胜①，治之奈何？

岐伯曰：风司于地②，清反胜之③，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燥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注释】

①邪气反胜：本气反为己所不胜之气（邪气）乘之。如风木司天而燥金之气反胜。

②风司于地：王冰："厥阴在泉，则风司于地。"即厥阴风木在泉。

③清反胜之：张介宾："凡寅申岁，厥阴风木在泉，而或气有不及，则

金之清气反胜之。”清，清凉的金气。

【译文】

黄帝：对。邪气反胜所致之病，怎么治疗？

岐伯说：风气在泉，而清金之气反胜的，用酸温药治疗，辅佐以苦甘药，以辛味药平调之。热气在泉，而水寒之气反胜的，用甘热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以咸味药平调之。湿气在泉，而火热之气反胜的，用苦冷药治疗，辅佐以咸甘药，以苦味药平调之。火气在泉，而水寒气之反胜的，用甘热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以咸味之药平调之。燥气在泉，而火热之气反胜的，用平寒药治疗，辅佐以苦甘药，以酸味之药平调之，以药性平和为方制准则。寒气在泉，而火热之气反胜的，用咸冷药治疗，辅佐以甘辛药，以苦味药平调之。

帝曰：其司天邪胜[①]，何如？

岐伯曰：风化于天[②]，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注释】

①司天邪胜：司天之气被邪气反胜。

②风化于天：即风气司天。

【译文】

黄帝问：司天之气被邪气反胜的病，怎么治疗？

岐伯说：风气司天而清凉之气反胜的，用酸温药治疗，辅佐以甘苦药。热气司天而寒水之气反胜的，用甘温药治疗，辅佐以苦酸辛药。湿

气司天而热气反胜的，用苦寒药治疗，辅佐以苦酸药。火气司天而寒气反胜的，用甘热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燥气司天而热气反胜的，用辛寒药治疗，辅佐以苦甘药。寒气司天而热气反胜的，用咸冷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

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鬲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译文】

黄帝问：六气相胜，情况怎样？

岐伯说：厥阴风气偏胜，证见耳鸣头眩，胃中烦乱欲吐，胃脘膈膜处寒冷，大风时起，倮虫不能孳生，人们多病胠胁气聚，化而成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处疼痛，向上支撑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疼痛，下痢赤白，病甚则呕吐，咽膈之间隔塞不通。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脐下反动，气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烦躁，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①]。

【注释】

①赤沃：张介宾："赤沃者，利血、尿赤也。"即赤痢之类。

【译文】

少阴热气偏胜，证见心下热，易饥饿，脐下有气动感，热气游走三焦。炎暑到来，树木流津，草类枯萎。人们病呕逆，烦躁，腹部胀满疼

痛，大便溏泄，传变成为血痢。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胁，甚则心痛，热格[①]，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雨数至，湿化乃见，少腹满，腰脽重强，内不便，善注泄，足下温，头重，足胫肿，饮发于中，肿于上。

【注释】

①热格：热气阻格于上。

【译文】

太阴湿气偏胜，火气郁结于内，则成为疮疡，流散在外，则病生胠胁，甚则心痛，热气阻格在上部，发生头痛，喉痹，颈项强硬，单纯由于湿气偏胜而内郁，寒迫下焦，疼痛集中于头顶，牵引至眉间，胃中满闷。多次下雨之后，湿化开始出现，少腹胀满，腰臀沉重而强直，影响房事，时常泄泻如注，足下温暖，头部沉重，足胫浮肿，水饮发于内而上部出现浮肿。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译文】

少阳火气偏胜，热气侵入胃中，证见烦心，心痛，两目红赤，欲呕，呕酸，易饥，耳痛，小便红赤，易惊，谵妄，暴热之气消烁万物，草木萎枯，河水干涸，介虫屈伏不动，人们病少腹疼痛，下痢赤白。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癫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译文】

阳明燥气偏胜，则清凉之气发于内，左胠胁疼痛，大便溏泄，内则咽喉窒塞，外为疝病。大凉之气肃杀，草木之花枯萎，毛虫类死亡，人们多病胸中不适，咽喉阻塞而咳嗽。

太阳之胜，凝溧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痃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①]，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囟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注释】

①阴中乃疡：阴部生疮疡。

【译文】

太阳寒气偏胜，凝肃凛冽之气就要到来，不该结冰而结冻，羽虫生化延迟。发为痔疮，痃疾，寒气入胃则生心痛，阴部生疮疡，房事不利，连及两股内侧，筋肉拘急麻木，血脉凝滞，络脉盈满变色，或便血，皮肤由气血痞塞而肿胀，腹中胀满，饮食减少，热气上逆，而头项巅顶脑户中疼痛，眼珠疼如脱出，寒气侵入下焦，传变为水泻。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太阴之胜，治以咸

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泻之。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中酸，以咸泻之。

【译文】

黄帝问：怎么治疗？

岐伯说：厥阴风气偏胜致病，用甘清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用酸味药泻其胜气。少阴热气偏胜致病，用辛寒药治疗，辅佐以苦咸药，用甘味药泻其胜气。太阴湿气偏胜致病，用咸热药治疗，辅佐以辛甘药，用苦味药泻其胜气。少阳火气偏胜致病，用辛寒药治疗，辅佐以甘咸药，用甘味药泻其胜气。阳明燥气偏胜致病，用酸温药治疗，辅佐以辛甘药，用苦味药泻其胜气。太阳寒气偏胜致病，用苦热药治疗，辅佐以辛酸药，用咸味药泻其胜气。

帝曰：六气之复，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①]。偃木飞沙，倮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则入脾，食痹而吐。冲阳绝，死不治。

【注释】

①里：腹胁部。王冰："腹胁之内也。"

【译文】

黄帝问：六气报复，发病情况怎样？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厥阴之复，病见少腹坚满，腹胁之内拘急暴痛。树木吹倒，沙尘飞扬，倮虫不能繁荣。发生厥心痛，汗出，呕吐，

饮食不下，或食入即吐，筋骨抽痛，眩晕，手足厥冷，甚至风邪入脾，食入痹阻而吐出。如果冲阳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瘖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哕噫。赤气后化[①]，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痈胗疮疡，痈疽痤痔。甚则入肺，咳而鼻渊。天府绝，死不治。

【注释】

①赤气后化：火气行令推迟。

【译文】

少阴火气之复，则烦热从内部发生，烦躁，鼻塞流涕，喷嚏，少腹绞痛，火现于外，身热如焚，咽喉干燥，大小便时泄时止，左腹部有动气感而且向上逆行到右侧，咳嗽，皮肤疼痛，突然失音，心痛，昏迷不省人事，继则洒淅恶寒，振栗战抖，谵语妄动，寒退而发热，渴欲饮水，少气，骨软痿弱，肠道梗阻，大便不通，肌肤浮肿，呃逆，嗳气。少阴火热之气后化，流水不能结冰，热气流行过度，介虫不潜伏，病多痈疹，疮疡，痈疽，痤，痔等外证，甚至热邪入肺，咳嗽，鼻渊。如果天府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大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顶痛重，而掉瘛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太谿绝，死不治。

【译文】

太阴湿气之复，则湿气病变于是发生，身体沉重，胸腹满闷，饮食不消化，阴气上逆，胸中不快，水饮生于内，咳喘有声。大雨时常下降，鱼类游行于陆地。人们多病头顶疼痛而沉重，头部掉摇抽掣尤其严重，呕吐，神情默默，口吐清水，甚则湿邪入肾，泄泻不止。如果太谿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烦蒸，介虫乃耗，惊瘛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瘛，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胕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尺泽绝，死不治。

【译文】

少阳热气之复，则大热将要到来，干燥烦热，介虫被消耗，病多惊恐瘛疭，咳嗽，衄血，心热烦躁，小便频数，恶风，逆气上行，面如蒙尘，眼睛因而瞤动不宁，火气发于内，则上为口腔糜烂，呕逆，吐血，便血，发为疟疾，证见恶寒鼓慄，寒极转热，咽喉干槁，口渴欲饮，小便黄赤，少气，筋脉萎弱，气蒸热化形成水病，传变成为浮肿，甚则邪气入肺，咳嗽，便血。如果尺泽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胠胁，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哕，烦心，病在鬲中，头痛，甚则入肝，惊骇筋挛。太冲绝，死不治。

【译文】

阳明燥气之复，清肃之气流行，林中树木苍老干枯，兽类多发生疫病。人体的疾病多发生在胠胁，燥气偏聚左侧，喜长出气，甚则心痛痞满，腹胀而泄泻，呕吐苦水，咳嗽，呃逆，心烦，病在膈中，头痛，甚则邪气入肝，惊骇，筋挛。如果太冲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神门绝，死不治。

【译文】

太阳寒气之复，则寒气上行，雨水凝结成冰雹，禽类因此死亡。人们多患胃生寒气，胸膈不舒，心痛痞满，头痛，易悲伤，时常眩晕仆倒，饮食减少，腰臀疼痛，屈伸不利，大地冻裂，冰厚而坚，阳光不能发挥温暖的作用，少腹痛牵引睾丸并连腰脊，逆气上冲于心口，唾出清水，及呃逆嗳气，甚则邪气入心，易忘易悲。如果神门脉绝，是不治的死证。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软之。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软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①]，无犯温凉。少阴同法。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

之，以酸补之。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②。此治之大体也。

【注释】

①发不远热：即发表不远热。

②归其所宗：气各归其类属，恢复正常。

【译文】

黄帝说：对。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厥阴复气所致的病，用酸寒药治疗，辅佐以甘辛药，以酸味药泻其邪，以甘味药缓其急。少阴复气所致的病，用咸寒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以甘味药泻其邪，以酸味药收敛，辛苦味药发散，以咸味药软坚。太阴复气所致的病，用苦热药治疗，辅佐以酸辛药，以苦味药泻其邪、燥湿、渗湿。少阳复气所致的病，用咸冷药治疗，辅佐以苦辛药，以咸味药软坚，以酸味药收敛，以辛苦味药发汗。发汗之药不必避讳热天，但不要用温凉之药。少阴复气所致的病，用发汗药时与此法相同。阳明复气所致的病，用辛温药治疗，辅佐以苦甘药，以苦味药渗泄，以苦味药攻下，以酸味药补虚。太阳复气所致的病，用咸热药治疗，辅佐以甘辛药，以苦味药坚其脆弱。治疗各种胜气复气所致之病，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温病用凉药；凉病用温药，元气耗散的用收敛药，气机抑郁的用发散药，干燥的用滋润药，气急的用缓和药，坚硬的用柔软药，脆弱的用坚固药，衰弱的补虚，亢盛的泻邪。使用各种方法安定正气，使其清静安宁，这样病气就能衰退，余气各归其类属，没有偏胜之害。这是治疗上的基本方法。

帝曰：善。气之上下，何谓也？

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①]，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②]。故上胜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③]；下胜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④]。所谓胜至，报气屈伏而未发也。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如复气为法也。

【注释】

①其气三：身半以上之“其气三”，指初之气至三之气，为司天所主。身半以下之“其气三”，指四之气至终之气，为在泉所主。

②半，所谓天枢也：王冰：“当伸臂指天，舒足指地，以绳量之，中正当脐也。故又曰半，所谓天枢也。天枢，正当脐两傍，同身寸之二寸也。”人体脐两旁二寸的腧穴叫天枢穴。此部位正为人身之半，为人体之枢纽。

③以地名之：张志聪：“如身半以上之木火气胜，而身半以下之土金水三气俱病者，以地名之，谓病之在地也。”即以地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之脏气。

④以天名之：张志聪：“如身半以下之土金水胜，而身半以上之木火气病者，以天名之，谓病之在天也。”即以天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之脏气。

【译文】

黄帝说：对。人体之气有上下之分，是指什么说的？

岐伯说：身半以上，其气有三，是人身应天的部分，是由司天之气所主持的；身半以下，其气也有三，是人身应地的部分，是由在泉之气所主持的。用上下来指明它的胜气和复气，用六气来指明人身部位而说明疾病。“半”是指天枢而言。所以上部三气胜而下部三气都病的，以地

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的脏气；下部三气胜而上部三气都病的，以天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的脏气。以上所说的是指胜气已经到来，而报复之气还处于屈伏未发的状态说的。如果报复之气已经到来，就不能以司天在泉之名来区别了，都应以复气的情况为准则。

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

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①]。

帝曰：愿闻其道也。

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

帝曰：善。复已而胜，何如？

岐伯曰：胜至则复，无常数也，衰乃止耳。复已而胜，不复则害，此伤生也。

【注释】

①“时有”两句：四时有一定常位，而胜复之气并不是一定的。

【译文】

黄帝问：胜复之气的变动，有一定的时间吗？气的来与不来有一定规律吗？

岐伯说：四时有一定的常位，而胜复之气的来与不来，却不是必然的。

黄帝说：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初之气至三之气，是司天之气所主，是胜气常见的时位。四之气到终之气，是在泉气之所主，是复气常见的时位。有胜气才有复气，没有胜气就没有复气。

黄帝说：对。复气已退去而胜气又到来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有胜气就会有复气，没有一定的规律，直到气衰才停止。复气衰退后又有胜气到来，如果没有复气发生，就会有灾害，这是万物生机被伤害的缘故。

帝曰：复而反病，何也？

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①]。大复其胜，则主胜之，故反病也。所谓火燥热也[②]。

帝曰：治之何如？

岐伯曰：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则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

【注释】

①“居非”两句：复气到来时，不是它的时令正位，气与位不能相得。张志聪：“如火气复而乘于金位，金气复而乘于火位，皆居非其位，不相得也。”

②火燥热也：马元台：“如少阴为君火，阳明为燥金，少阳为暑热。今少阴少阳在泉，则火居水位，阳明司天，则金居火位。故火复其胜，则水主胜之，金复其胜，则火主胜之。此正居非其位，气不相得，而大复其胜，则主反胜之之谓。唯火燥热之三气乃尔也。”

【译文】

黄帝问：复气至反而致病，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复气到来的时候，不是它时令的正位，与主时之气不相合。复气如果大复其胜气，则复气本身就虚，而反被主时之气所胜，因此反而致病。这是指火、燥、热三气来说的。

黄帝问：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六气之胜所致之疾病，轻微的随顺之，严重的制止之。复气所致之疾病，和缓的平调之，暴烈的削弱之。都应根据胜气，来使其抑伏之气安定，不论用药次数多少，以达到和平为目的。这是治疗的法则。

帝曰：善。客主之胜复，奈何？

岐伯曰：客主之气，胜而无复也。

帝曰：其逆从，何如？

岐伯曰：主胜逆，客胜从，天之道也。

【译文】

黄帝说：对。客气与主气的胜复，怎样？

岐伯说：客气与主气二者之间，只有胜没有复。

黄帝问：其逆与顺，怎样区别？

岐伯说：主气胜是逆，客气胜是顺，这是天道自然的常规。

帝曰：其生病，何如？

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肿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太阴司天，客胜则首面肿，呼吸气喘；主胜则胸腹满，食已而瞀。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①]，及为丹熛疮疡[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瘛疭；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3]，则咳衄嗌塞，心鬲中热，咳不止，面白血出者死。

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注释】

①丹胗：麻疹类疾患。胗，同“疹”。

②丹熛(biāo)：病名。即丹毒之类。

③清复内余：因阳明司天为金(客气)居火位(主气)，无客胜之名，而清(金)气仍复内余。张志聪：“清肃之客气入于内，而复有余于内也。”

【译文】

黄帝问：其导致的疾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厥阴司天，客气胜则耳鸣，振掉，眩晕，甚至咳嗽；主气胜则胸胁疼痛，舌强难以说话。少阴司天，客气胜则鼻塞流涕，喷嚏，颈项强硬，肩背部发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昏，甚至浮肿，溢血，疮疡，咳嗽气喘；主气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撑胀满。

太阴司天，客气胜则头面浮肿，呼吸气喘；主气胜则胸腹满，食后精神昏乱。

少阳司天，客气胜则皮肤红疹外发，丹毒，疮疡，呕吐气逆，喉痹，头痛，咽喉肿，耳聋，血溢，内为瘈疭；主气胜则胸满，咳嗽仰息，甚至咳血，两手发热。

阳明司天，清气复胜而有余于内，则咳嗽，衄血，咽喉窒塞，胸膈内热，咳嗽不止，面白血出的就会死亡。

太阳司天，客气胜则胸闷不舒，流清涕，受寒就咳嗽；主气胜则咽喉鸣响。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瘛，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①]，腰腹时痛。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腨骭足病，瞀热以酸，胕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胠胁，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太阴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食饮不下，甚则为病。

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②]；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少阴同候。

阳明在泉，客胜则清气动下，少腹坚满，而数便泻，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为鹜溏，则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

太阳在泉，寒复内余[③]，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注释】

①繇(yáo)并：筋骨振摇强直。繇，通“摇”。

②下白、溺白：马元台：“大便下白，而溺亦下白。”溺，尿，小便。

③寒复内余：张介宾：“丑未年太阳在泉，以寒水之客，而加于金水之主。水居水位故不言客主之胜。”因为水居水位，无主客之胜的分别，故不说主胜，客胜，而统以“寒复内余”概之。

【译文】

厥阴在泉，客气胜则大关节不利，在内为痉挛强直拘急瘛疭，在外

为活动不便；主气胜则病筋骨动摇强直，腰腹时常作痛。

少阴在泉，客气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胫、骭、足等部位发病，闷热而酸，浮肿不能久立，大小便改变；主气胜则逆气上行，心痛发热，膈内诸痹发作，病发于胁肋，汗多不止，四肢厥冷因之而起。

太阴在泉，客气胜则病足痿，下肢沉重，大小便不时排泄，湿入下焦，则发为濡泻以及浮肿、前阴病变；主气胜则寒气上逆而痞满，饮食不下，甚至发为疝病。

少阳在泉，客气胜则腰腹疼痛而反恶寒，甚至大小便色白；主气胜则热反上行而侵犯心胸，心痛，发热，格拒于中而呕吐。其他各种症候与少阴在泉所致者相同。

阳明在泉，客气胜则清寒之气扰动于下部，少腹坚满而频频腹泻；主气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大便溏泄，寒气逆于肠，上冲胸中，甚则气喘不能久立。

太阳在泉，寒气复胜而有余于内，则腰、尻疼痛，屈伸不便，股、胫、足、膝中疼痛。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高者抑之[①]，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②]。

帝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气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从之。余以知之矣。其于正味[③]，何如？

岐伯曰：木位之主[④]，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

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酸收之。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注释】

①高：气上逆。张志聪："谓主气之逆于上也。"

②"同者"两句：张介宾："客主同气者，可逆而治之，客主异气者，或从于客，或从于主也。"

③正味：正治的药味。张介宾："五行气化，补泻之味，各有专主，故曰正味。此不特客主之气为然，凡治诸胜复者皆同。"

④木位之主：王冰："木位，春分前六十一日，初之气也。"主，是主气。木位，即初之气厥阴风木之位。木位之主，就是初之气厥阴风木主气之时。下文火、土、金、水之主同此。

【译文】

黄帝说：对。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上冲的抑之使下降，陷下的举之使上升，有余的折其盛势，不足的补其虚弱。用有利的药物辅助，用适宜的药食来调和。必须使主客之气安定，调适其寒温。客主之气相同的用反治法，相反的用从治法。

黄帝说：治寒病用热药，治热病用寒药。主客之气相同的用反治，相反的用从治。我已经知道了。五行补泻的正味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厥阴风木主位之时，其泻用酸味药，其补用辛味药。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主位之时，其泻用甘味药，其补用咸味药。太阴湿土主

位之时，其泻用苦味药，其补用甘味药。阳明燥金主位之时，其泻用辛味药，其补用酸味药。太阳寒水主位之时，其泻用咸味药，其补用苦味药。

厥阴客气为病，补用辛味药，泻用酸味药，缓用甘味药。少阴客气为病，补用咸味药，泻用甘味药，收用酸味药。太阴客气为病，补用甘味药，泻用苦味药，缓用甘味药。少阳客气为病，补用咸味药，泻用甘味药，软坚用咸味药。阳明客气为病，补用酸味药，泻用辛味药，泄用苦味药。太阳客气为病，补用苦味药，泻用咸味药，坚用苦味药，润用辛味药。开发腠理，使津液和利，阳气通畅。

帝曰：善。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

岐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

帝曰：阳明，何谓也？

岐伯曰：两阳合明也[①]。

帝曰：厥阴，何也？

岐伯曰：两阴交尽也[②]。

【注释】

①两阳合明：高世栻："有少阳之阳、太阳之阳，两阳相合而明，则中有阳明也。"

②两阴交尽：高世栻："由太而少，则终有厥阴。有太阴之阴、少阴之阴，两阴交尽，故曰厥阴。"

【译文】

黄帝说：对。希望听听阴阳各分之为三，具体是指什么？

岐伯说：阴阳之气各有多少，其作用也各有不同。

黄帝问：为何称为阳明？

岐伯说：两阳相合而明，故称阳明。

黄帝问：为何称为厥阴？

岐伯说：两阴交尽，故称厥阴。

帝曰：气有多少[①]，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

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②]。《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③]；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乏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④]。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⑤]，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注释】

①气：指阴阳之气。

②适其至所：指药力达到病所。

③奇：指奇方，即单方。下文“偶”，指偶方，即复方。

④重方：即复方。

⑤反佐：即从治。

【译文】

黄帝问：阴阳之气有多有少，疾病有盛有衰，治法有缓有急，处方有大有小，希望听听划分标准是什么？

岐伯说：邪气有高下之别，疾病有远近之分，症状有表里之异，治法有轻有重，总以药力达到病所为准则。《大要》说：君药一味，臣药二味，是奇方之制；君药二味，臣药四味，是偶方之制；君药二味，臣药三味，是奇方之制；君药二味，臣药六味，是偶方之制。所以说，病在近处用奇方，病在远处用偶方；发汗不用奇方，攻下不用偶方；补上部、治上部的方制宜缓，补下部、治下部的方制宜急；气味迅急的药物其味多厚，性缓的药物其味多薄。方制用药要恰到病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病所远，而在中途药力就已不足，就当考虑饭前或饭后服药，以使药力达到病所，不要违反这个规定。所以平调病气的方法是，病所近，不论用奇方或偶方，其制方服量要小；病所远，不论用奇方或偶方，其制方服量要大。方制大的，是药的味数少而量重；方制小的，是药的味数多而量轻。味数最多可至九味，味数最少仅用二味。用奇方而病不去，就用偶方，这叫做重方。用偶方而病仍不去，就用反佐之药来治疗，这就属于反用寒、热、温、凉的药来治疗了。

帝曰：善。病生于本[①]，余知之矣。生于标者[②]，治之奈何？

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

帝曰：善。六气之胜，何以候之？

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③]，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④]，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

【注释】

①本：张志聪："本者，生于风热湿火燥寒六气。"

②标：张志聪："标者，生于三阴三阳之气也。"如太阳为诸阳之首，而本于寒水等。

③年之虚：张志聪："主岁之气不及也。"

④月之空：王冰："谓上弦前，下弦后，月轮中空也。"

【译文】

黄帝说：对。病生于本的，我已经知道了。生于标的怎样治疗？

岐伯说：懂得了与本病相反，就明白了病生于标；与治疗本病相反的方法，就是治疗标病的方法。

黄帝说：对。六气的胜气，怎样候察呢？

岐伯说：在胜气到来时候察。清气大来，是燥气之胜，风木受邪，肝病就发生了。热气大来，是火气之胜，燥金受邪，肺病就发生了。寒气大来，是水气之胜，火热受邪，心病就发生了。湿气大来，是土气之胜，寒水受邪，肾病就发生了。风气大来，是木气之胜，土湿受邪，脾病就发生了。这些都是所说的感受邪气而生病的。如果遇到运气不足之年，则邪气更甚。如主时之气不和，也是邪气更甚。遇月廓中空的时候，其邪也甚。重复感受邪气，其病就危险了。有胜气之后，必然会有复气。

帝曰：其脉至，何如？

岐伯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①]。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②]。

【注释】

①“太阳”句：张志聪：“问曰：太阳主冬令之水，则脉当沉。今大而长，不无与时气相反耶？曰：所谓脉沉者，肾脏之脉也。太阳者，巨阳也，上合司天之气，下合在泉之水，故其大而长者，有上下相通之象。”

②阴阳易者危：王冰：“阴位见阳脉，阳位见阴脉，是易位而见也，二气之乱，故气危。”

【译文】

黄帝问：六气到来时的脉象是怎样的？

岐伯说：厥阴之气到来，其脉为弦；少阴之气到来，其脉为钩；太阴之气到来，其脉为沉；少阳之气到来，其脉为大而浮；阳明之气到来，其脉为短而涩；太阳之气到来，其脉为大而长。气至而脉和缓的为正常，气至而脉应过甚的是病态，气至而脉相反的是病态，气至而脉不至的是病态，气未至而脉已至的是病态，阴阳更易而脉位交错的其病危重。

帝曰：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

岐伯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本者，有不从标本者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少阳、太阴从本①，少阴、太阳从本从标②，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③。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帝曰：脉从而病反者，其诊何如？

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

帝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

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

【注释】

①少阳、太阴从本：王冰："少阳之本火，太阴之本湿，本末同，故从本也。"

②少阴、太阳从本从标：王冰："少阴之本热，其标阴，太阳之本寒，其标阳。本末异，故从本从标。"

③"阳明"三句：王冰："阳明之中太阴，厥阴之中少阳，本末与中不同，故不从标本，从乎中也。"

【译文】

黄帝问：六气的标本，变化所从不同，情况怎样？

岐伯说：六气有从本化的，有从标本的，有不从标本的。

黄帝说：希望详细地听听。

岐伯说：少阳、太阴从本化，少阴、太阳既从本又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其中气。所以从本的病化生于本，从标本的病或化生于本，或化生于标，从中气的病化生于中气。

黄帝问：脉与病似相同而实相反的，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脉至与证相一致，但按之鼓动无力，这不是真正的阳病，诸阳证都这样。

黄帝问：凡是阴证而相反的，其脉象怎样？

岐伯说：脉至与证相从，但鼓指却强盛有力，这不是真正的阴病。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故曰：知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顺逆，正行无问。此之谓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是以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

迷诊乱经。此之谓也。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

【译文】

所以各种疾病的发生，有生于本的，有生于标的，有生于中气的。治疗有治其本而痊愈的，有治其标而痊愈的，有治其中气而痊愈的，有治其标本而痊愈的，有逆治而痊愈的，有从治而痊愈的。逆，是逆病气而治，其实是顺治；顺，表面上是顺其病气而治，其实是逆治。所以说：知道了标与本，用之于临证就不会有困难，明白了逆与顺，就能正确治疗而不需询问他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些理论，就不足以谈论诊治，却足以扰乱经旨。所以《大要》说：技术低劣的医生，沾沾自喜，以为对什么病都搞明白了，认为是热证的，言语未了，而寒病又开始显现出来。不了解同是一气，而所生的病变不同，诊断迷惑，经旨错乱。就是这个道理。标本的理论，简要而广博，从小可及大，说明一个道理可以了解许多病的变化。所以懂得了标与本，就易于掌握而不会有损害；察明属本与属标，病气就可调和。明确胜复之气，就可以成为民众养生治病的准则。天地自然之道，就算彻底明白了。

帝曰：胜复之变，早晏何如？

岐伯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①]，而复已萌也。夫所复者，胜尽而起，得位而甚。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胜和而和，胜虚而虚。天之常也。

帝曰：胜复之作，动不当位[②]，或后时而至，其故何也？

岐伯曰：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③]。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

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④，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此之谓也。

帝曰：差有数乎？

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

帝曰：其脉应，皆何如？

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时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气之相守司也，如权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

【注释】

①愠愠(yǔn)：郁结不舒的样子。

②位：时位。

③四维：张介宾："辰、戌、丑、未之月也。"即指春之温在三、四月，夏之暑在五、六月，秋之凉在九、十月，冬之寒在十二月与正月。

④斥候：侦察，伺望。

【译文】

黄帝问：胜气复气的变化，早晚是怎样？

岐伯说：大凡所胜之气，胜气到来就发病，等到病气积聚时，而复气已经萌动了。复气，是胜气结束时开始的，得其时位则加剧。胜气有轻重，复气就有多少。胜气和缓，复气也和缓，胜气虚，复气也虚。这是天道自然的常规。

黄帝问：胜复之气的发作，有时不当其时位，或后于时位，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因为气的发生和变化，有盛和衰的不同。寒暑温凉盛衰的作用，表现在辰戌丑未四季月之时。所以阳气发动，始于温而盛于暑；阴气发动，始于凉而盛于寒。春夏秋冬四季之间，有一定的时差。所以《大要》说：那春天的温暖，成为夏天的暑热，那秋天的肃杀，成为冬天的凛冽。谨慎体察四季月的变化，伺望气候的回归，这样，可以见到气的终结，又可以知道气的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四时之气候的时差有常数吗？

岐伯说：大多三十天。

黄帝问：其在脉象上的反应，怎样？

岐伯说：时差与正常相同时，等到其时过去而脉也就退去了。《脉要》说：春脉无沉象，夏脉无弦象，冬脉无涩象，秋脉无数象，是四时生气闭塞。沉而太过的是病脉，弦而太过的是病脉，涩而太过的是病脉，数而太过的是病脉；参差而见的是病脉，去而复见的是病脉；气未去而脉先去的是病脉，气去而脉不去的是病脉，脉与气相反的是死脉。所以说：气与脉之间相互持守，像权衡之器一样不可有所差失。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就正常，扰动则疾病就发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幽明何如？

岐伯曰：两阴交尽[①]，故曰幽；两阳合明[②]，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

帝曰：分至何如[③]？

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④]。所谓天地之正纪也。

【注释】

①两阴：太阴与少阴。

②两阳：太阳与少阳。

③分至：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

④“至则”两句：夏至当三气之中，冬至当终气之中，所以说“至则气同”。秋分位于四气与五气之间，春分位于初气与二气之间，所以说“分则气异”。

【译文】

黄帝问：幽和明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太阴、少阴两阴交尽，叫做幽；太阳、少阳两阳合明，叫做明。幽和明配合阴阳，就有寒暑的不同。

黄帝问：分和至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气来叫做至，气分叫做分；气至之时其气相同，气分之时其气不同。所以春分秋分二分和夏至冬至二至，是天地正常气化纪时的纲纪。

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然六气往复，主岁不常也，其补泻奈何？

岐伯曰：上下所主[①]，随其攸利[②]，正其味，则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

【注释】

①上下所主：指司天、在泉之气所主之时。

②攸利：所宜。攸，所。

【译文】

黄帝说：夫子所说的春秋之气开始在前，冬夏之气开始于后，我已

知道了。然而六气往复循环，主岁之时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补泻方法应该怎样？

岐伯说：根据司天、在泉之气所主之时，随其所宜，正确选用药味，这是治疗的关键。左右间气的治法也是这样。《大要》说：少阳主岁，先用甘药后用咸药；阳明主岁，先用辛药后用酸药；太阳主岁，先用咸药后用苦药；厥阴主岁，先用酸药后用辛药；少阴主岁，先用甘药后用咸药；太阴主岁，先用苦药后用甘药。辅佐以适宜的药物，资助其生化的源泉，这样就掌握了治疗六气之病的规律。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①]。经言盛者泻之，虚则补之。余锡以方士[②]，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③]，工巧神圣，可得闻乎？

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帝曰：愿闻病机如何？

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④]，皆属于肺。诸湿肿满[⑤]，皆属于脾。诸热瞀瘈[⑥]，皆属于火。诸痛痒疮[⑦]，皆属于心。诸厥固泄[⑧]，皆属于下[⑨]。诸痿喘呕，皆属于上[⑩]。诸禁鼓慄[⑪]，如丧神守[⑫]，皆属于火。诸痉项强[⑬]，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⑭]，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⑮]，水液浑浊[⑯]，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⑰]，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

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⑱，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注释】

①以之化之变：气之正者为化，邪者为变。气之邪正，皆由于风、寒、暑、湿、燥、火。

②锡：赐予。

③雪污：洗除污秽。

④膹(fèn)郁：烦满郁闷。

⑤肿满：浮肿胀满。

⑥瞀(mào)瘛(chì)：视物昏花，手足筋脉拘急抽搐。

⑦疮：此为痈、疽、疡、疖的通称。

⑧固：癃，指二便不通。泄：指二便泻利不禁。

⑨下：指下焦肝肾。

⑩上：指上焦。

⑪禁：通"噤"，牙关紧，口不开。鼓慄：寒战发抖，上下牙齿叩击。

⑫如丧神守：心神烦乱不安。

⑬痉：身体强直，筋脉拘急。

⑭躁：躁动不安。狂：神志狂乱。越：举动失常。

⑮诸转反戾：指筋脉急的三种不同现象。转，转筋。反，角弓反张。戾，身曲不直。

⑯水液：指人体排出的液体，如尿、汗、痰、涕、涎等。

⑰暴注：突然急泄。下迫：里急后重。

⑱五胜：五气中何气所胜，五脏中何脏受病。

【译文】

黄帝说：讲得好！大凡各种疾病，都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化与变而产生。医经中说，实证用泻法，虚证用补法。我把这些方法，

教给医生，而医生使用后还不能达到十全的效果，我想使这些重要的理论得到普遍的运用，达到像桴鼓相应的效果，好像拔除芒刺、洗雪污浊一样，使医生能够达到工、巧、神、圣的程度，可以讲给我听吗？

岐伯说：仔细观察疾病的机理，不违背六气平和的原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黄帝说：希望听听病机是什么？

岐伯说：凡是风病而发生的颤动眩晕，都属于肝。凡是寒病而发生的筋脉拘急，都属于肾。凡是气病而发生的烦满郁闷，都属于肺。凡是湿病而发生的浮肿胀满，都属于脾。凡是热病而发生的视物昏花，肢体抽搐，都属于火。凡是疼痛、搔痒、疮疡，都属于心。凡是厥逆、二便不通或失禁，都属于下焦。凡是痿弱患喘逆呕吐，都属于上焦。凡是口噤不开、寒战、口齿叩击，心神烦乱不安，都属于火。凡是痉病颈项强急，都属于湿。凡是气逆上冲，都属于火。凡是胀满腹大，都属于热。凡是躁动不安，发狂而举动失常的，都属于火。凡是突然发生强直的症状，都是属于风邪。凡是病而有声，在触诊时，发现如鼓音的，都属于热。凡是浮肿，疼痛、酸楚，惊骇不安，都属于火。凡是转筋挛急，排出的尿液浑浊，都属于热。凡是排出的尿液感觉清亮、寒冷，都属于寒。凡是呕吐酸水，或者突然急泄而有窘迫感的，都属于热。所以《大要》说：要谨慎地观察病机，了解各种症状的所属，有邪气要加以推求，没有邪气也要加以推求，如果是实证要看为什么实，如果是虚证要看为什么虚。一定得先分析五气中何气所胜，五脏中何脏受病，疏通其血气，使其调和畅达，而回归平和，说得就是这些道理。

帝曰：善。五味阴阳之用，何如？

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①]，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②]。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

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③。

帝曰：请言其制。

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④。

帝曰：何谓逆从？

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⑤，从少从多，观其事也。

帝曰：反治何谓？

岐伯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⑥，通因通用⑦。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帝曰：善。气调而得者，何如？

岐伯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

【注释】

①涌：吐。泄：泻。

②渗泄：利小便及通窍。

③适大小为制：根据病情轻重，确定剂量的大小。

④适事为故：适应病情为原则。

⑤“逆者”两句：逆其病情而治为正治法。顺从病情而治为反治法。

⑥塞因塞用：反治法之一，指用补益收敛的药物治疗有壅塞假象的疾病。

⑦通因通用：反治法之一，指用通利药物治疗有通利假象的疾病。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药物五味阴阳的作用是怎样的？

岐伯说：辛、甘味的药物，其性发散，属于阳；酸、苦味的药物其性涌泄，属于阴；咸味的药物其性也是涌泄的，属于阴；淡味的药物其性是渗泄，也属于阳。这六种性味的药物有的收敛，有的发散，有的缓和，有的迅急，有的干燥，有的濡润，有的柔软，有的坚实，要根据它们的不同作用来使用，从而调和其气，归于平和。

黄帝问：病有不是调气所能治好的，应该怎样治疗？有毒的药和无毒的药，哪种先用，哪种后用？希望听听这里的规则。

岐伯说：用有毒或用无毒的药，以能治病为准则，根据病情来制定剂量的大小。

黄帝说：请您讲讲方制。

岐伯说：君药一味，臣药二味，这是小剂的组成；君药一味，臣药三味，佐药五味，这是中剂的组成；君药一味，臣药三味，佐药九味，这是大剂的组成。寒证，要用热药；热证，要用寒药。轻证，逆着病情来治疗；重证，顺着病情来治疗；病邪坚实的，就削弱它；病邪停留在体内的，就驱除它；病属劳倦所致的，就温养它；病属气血郁结的，就加以疏散；病邪滞留的，就加以攻逐；病属枯燥的，就加以滋润；病属急剧的，就加以缓解；病属气血耗散的，就加以收敛；病属虚损的，就加以补益；病属安逸停滞的，要使其畅通；病属惊怯的，要使其平静；或升或降，或用按摩，或用洗浴，或迫邪外出，或截邪发作，或用开泄，或用发散，都以适合病情为好。

黄帝问：什么叫做逆从？

岐伯说：“逆”就是正治法，“从”就是反治法，应用从治药，应多应

少，要观察病情来确定。

黄帝问：反治是什么意思呢？

岐伯说：就是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要制伏其主病，必先找出致病的原因。反治之法，开始时药性与病情之寒热似乎相同，但是它所得的结果却并不相同。可以用来破除积滞，可以用来消散坚块，可以用来调和气血，可以使疾病得到痊愈。

黄帝说：说得好！有六气调和而得病的，应怎样治？

岐伯说：或用逆治，或用从治，或主药逆治而佐药从治，或主药从治而佐药逆治，疏通气机，使之调和，这是治疗的正法。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岐伯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病有内外相互影响的，怎样治疗？

岐伯说：病从内生而后发展于外的，应先调治其内；病从外生而后发展于内的，应先调治其外；病从内生，影响到外部而偏重于外部的，先调治它的内部，而后治其外部；病从外生，影响到内部而偏重于内部的，先调治它的外部，然后调治它的内部；既不从内，又不从外，内外没有联系的，就治疗它的主要病证。

帝曰：善。火热复，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

岐伯曰：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阴气多而阳

气少，则其发日远；阳气多而阴气少，则其发日近。此胜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火热之气来复，使人恶寒发热，好像疟疾的症状，有的一天一发，有的隔几天一发，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这是胜复之气相遇的时候有多有少的缘故。阴气多而阳气少，那么发作的间隔日数就长；阳气多而阴气少，那么发作的间隔日数就少。这是胜气与复气相互搏击，表现出的或盛或衰的规律。疟疾的道理也是这样。

帝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①]。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②]，新病复起，奈何治？

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帝曰：善。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

岐伯曰：治其王气[③]，是以反也。

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注释】

①绳墨：规矩。

②二者：指寒与热。

③王气：即旺气，亢盛之气。

【译文】

黄帝说：前人的经论中曾说，治寒病用热药，治热病用寒药，医生不能废除这个准则而变更治则。但是有些热病服寒药而更热，有些寒病服热药而更寒，原来的寒热二证还在，又发生新病，应该怎样治呢？

岐伯说：各种用寒药而反热的，应该滋阴，用热药而反寒的，应该补阳，这就是求其属类的治法。

黄帝说：说得好。服寒药而反热，服热药而反寒，道理何在？

岐伯说：只治其偏亢之气，所以有相反的结果。

黄帝问：有的没有治偏亢之气也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问得真详尽啊！这是不治偏嗜五味一类。五味入胃以后，各归其所喜的脏器，所以酸味先入肝，苦味先入心，甘味先入脾，辛味先入肺，咸味先入肾，积累日久，便能增加各脏之气，这是五味入胃后所起气化作用的一般规律。脏气增长日久而形成过胜这是导致病天的原因。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

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

帝曰：三品何谓？

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①]。

【注释】

①善恶之殊贯：王冰："此明药善恶不同性用也。"张志聪："谓药有有毒无毒之分。"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制方有君臣的分别，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主治疾病的药味就是君，辅佐君药的就是臣，附应臣药的就是使，不是上中下三品的意思。

黄帝道：三品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所谓三品，是用来说明药性有毒无毒的。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岐伯曰：调气之方①，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

帝曰：善。

【注释】

①调气之方：调治病气的方法。

②乡：处所，病之所在。

【译文】

黄帝说：说得好。疾病的内在外在都怎样治疗？

岐伯说：调治病气的方法，必须分别阴阳，确定在内在外，各依其病之所在，在内的治其内，在外的治其外，病轻的调理，较重的平治，病势盛的就攻夺。或用汗法，或用下法，要分辨病邪的寒、热、温、凉，根据病气的属性，使之消退，要随其所宜。谨慎地遵守如上的法则，就会万治万全，使气血平和，确保天年。

黄帝说：好。

卷二十三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题解】

著，明也，彰明，弘扬之意。至，极，最。至教，最高的教诲，指圣人之教。本篇通过雷公与黄帝问答的形式，讨论了学医的方法和医学上的一些道理。因为尊黄帝为圣人，其传授的内容又很重要，所以叫做《著至教论》。本篇主要内容包括：阐述了学医以诵、解、别、明、彰为不二的入道法门。指出完整准确地把握医学之道，必须具备通晓天文、地理、人事的知识结构，才能对医学问题作全面的分析。并且论述了三阳在人体的作用和三阳独至的发病情况。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①]：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②]。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③]，著至教，疑于二皇[④]。

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注释】

①雷公：相传为黄帝的臣子，精通医术。

②“诵而”四句：读书为“诵”，粗解其义为“解”，能分辨其是非为“别”，能深入理解其精微为“明”，能阐发其义理并应用为“彰”。颇，此处为“稍微”、“略微”之意。杨上善：“习道有五。一诵，二解，三别，四明，五彰。”

③神农：称炎帝，为农耕之祖，又创立医道，相传曾尝百草，以疗民疾。

④疑于二皇：比美于二皇。疑，通“拟”，比拟。二皇，伏羲和女娲。

【译文】

黄帝坐在明堂上，召来雷公，问他说：你通晓医学道理吗？

雷公回答说：我诵读医书，但不能完全理解，有的理解了，还不能分析辨别，有的能够分析辨别，却不能够明白它的道理；有的明白了一些，然而在临证时也还不能自由运用。所以，我的医术，足以治疗一般同僚的疾病，却不能治疗王侯的病患。希望能够得到观察天运的尺度，结合四时阴阳，以辨清星辰日月的奥妙，从而彰明医道经术，使后世愈加发扬光大。能够与远古的神农潜通默契，彰明圣人的伟大教化，可以与伏羲、女娲二皇比美。

黄帝说：讲得好！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互联系，相互感应的道理。得道者，应该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医学才可以长久存在。用它来教化百姓，也不会产生疑惑和危险。把这些医学道理著于书籍，传于后世，是极其宝贵的。

雷公曰：请受道[①]，讽诵用解[②]。

帝曰：子不闻《阴阳传》乎？

曰：不知。

曰：夫三阳天为业[③]，上下无常，合而病至，偏害阴阳。

雷公曰：三阳莫当，请闻其解。

帝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④。外无期，内无正⑤，不中经纪，诊无上下⑥，以书别。

雷公曰：臣治疏愈，说意而已。

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磕砺⑦，九窍皆塞，阳气滂溢⑧，干嗌喉塞，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阳之病，且以知天下，何以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

【注释】

①受道：传授医道。受，同“授”。

②讽诵：背诵。用解：钻研，理解。

③三阳天为业：三阳之气，护卫人身之表，具有适应天气变化的作用。三阳，马元台：“三阳，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天，指表。业，事，即做事；或解为“作用”。

④漏病：大小便失禁。

⑤外无期，内无正：在外没有明确的征象可期，在内没有一定的准则可据。

⑥“不中”两句：王冰：“所至之时，皆不中经脉纲纪；所病之证，又复上下无常。”是说发生的疾病不合常规，诊察也上下难辨。

⑦磕砺：即霹雳。

⑧滂溢：水涌貌。

【译文】

雷公说：请把医学道理传给我，以便诵读和理解。

黄帝说：你听说过《阴阳传》这部书吗？

雷公说：不知道。

黄帝说：三阳之气护卫于人体之表，使人体能够适应天气变化，如果上下经脉之气运行失常，就会合而发病，伤害人体的阴阳。

雷公说：三阳莫当，是什么意思？请让我听听您的解释。

黄帝说：三阳独至，就是三阳之气合并而至，既然是合并而至，则其来时疾如风雨，逆上则形成头部疾病，陷下则为二便失禁。在外没有明显的征象可以预期，在内也没有确定的病机可据，不合乎诊断的纲领，无法确定其病在上在下，应根据《阴阳传》加以识别。

雷公说：我治疗这类病，很少能治愈的，对其道理也只是略知大意而已。

黄帝说：三阳是至盛之阳，三阳之气积聚在一起，就会发生惊骇，病起时快如疾风，病势猛烈如霹雳，九窍都闭塞不通，阳邪之气又盈溢泛滥，证见咽干喉塞，如果传入内脏，就会上下失常，下迫于肠，则生肠癖。这是所谓三阳之邪积并，直冲心膈，其病坐下不能起立，睡卧才觉得身体舒适。以上虽然说的是三阳之病，但从而可以了解天人相应的道理，以及如何来区别阴阳，顺应四时，符合五行的规律。

雷公曰：阳言不别[①]，阴言不理[②]。请起受解，以为至道。

帝曰：子若受传[③]，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④]，惋惋日暮[⑤]，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注释】

①阳言：明言。

②阴言：隐言。

③若：虽。

④肾且绝：肾脉将绝。且，将。

⑤惋惋日暮：吴崑："肾者，水脏，水畏土，日暮则阳明胃土用事，故惋惋不安。"惋惋，不安貌。

【译文】

雷公说：上述这些道理，直截了当地讲，我还不能分别；隐约委婉地讲，就更不能领会了。请让我站立聆听您的讲解，以便领会这至深的道理。

黄帝说：你虽然接受了老师的传授，但是，如果不知道把师说与至道结合起来，就会对老师所教的产生疑惑，告诉你至道的要领。若病邪伤及五脏，筋骨就会日渐消损。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能理解，不能辨别，这个世界上主治疾病的医学至道就要失传了。例如肾脉将绝，就会出现心中烦闷不安，日落时更严重，喜欢静处，不想出门，没精神应酬人事。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题解】

示，启示。从容，指诊病时应具备仔细认真，全面深入，从容不迫的态度，这是正确诊断的前提。篇题命意在于示人诊病时，当引物比类，从容分析，故曰《示从容》。本篇着重讨论了诊断病情的分析方法，并举脉象、症状之例来说明。指出临证诊断，应当从容分析，别异比类。具体说明了肾虚、肝虚、脾虚之脉的诊法，并分析了肾病的脉证。对于失血证病在脾在肺作了分析比较。

黄帝燕坐[①]，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②]，及于比类[③]，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五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④]，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注释】

①燕坐：安闲地坐着。燕，安闲。

②杂学：医学以外的各种学问。

③比类：排比分类。张介宾："比类者，比异别类以测病情也。"

④水所从行：指人体水液的运行。水，指汗、涕、泪、涎、唾五液。

【译文】

黄帝安闲地坐着，召来雷公，问他说：你接受医术，诵读医书，好像已能博览群书，懂得取象比类，把医学道理融汇贯通了，请给我讲讲你的专长。如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液的运行，这些都是人体之所赖以生存的。治疗时容易产生失误，你必须明白这些道理，才能有十全的疗效，如不能明白，就会为世人所抱怨。

雷公说：我读了《脉经》上、下篇很多内容，但对于区别异同，取象比类，掌握得还不十分透彻，又怎么能完全明白呢？

帝曰：子别试通五脏之过①，六腑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②，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

帝曰：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③。吾问子窈冥④，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肾，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容得之⑤。若夫三脏土木水参居，此童子之所知，问之何也？

【注释】

①别试：丹波元简："别试者，谓《脉经》上下篇之外，别有所通，试论

之也。”

②烦冤：郁闷烦乱。

③自谬：自己的错误。王冰：“言问之不相应也。以问不相应，故言余真发问以自招谬误之对也。”

④窈(yǎo)冥：《庄子·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吴崑：“窈冥者，义理玄妙，非书传之陈言也。”窈，《说文》“深远也”。

⑤从容得之：诊断时若能从容不迫，沉着仔细地观察病情，就能从纷繁复杂的疾病表象中，找到疾病的本质。从容，舒缓，不急迫。

【译文】

黄帝说：除《脉经》上下篇之外，根据你所通晓的，论述一下五脏的病变，六腑的不和，针石的主治，毒药的适宜，汤液的滋味，都详尽地叙述它们的情况，详尽地回答，对不知道的，请提出来。

雷公说：肝虚、肾虚、脾虚，都能使人身体沉重而郁闷烦乱，应该给予药物、刺灸、砭石、汤液，有的治好了，有的无效，希望听听这个问题的解释。

黄帝说：你这么大的年纪，怎么问如此幼稚的问题！也可能我提的问题不太适当。我问的是深奥的医理，而你只用“《脉经》上下篇”的话来回答，这是为什么？脾脉虚浮如肺脉，肾脉小浮像脾脉，肝脉急沉而散似肾脉，这些都是一般医工时常搞乱的，然而如能从容沉着，细致分析，还是可以辨别的。脾土肝木肾水三脏，部位相近，都在膈下，这些问题，小孩子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哕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脏者，以知其比类也。

帝曰：夫从容之谓也。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

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今子所言皆失。八风薀热,五脏消烁,传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肾气内著也。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一人之气,病在一脏也,若言三脏俱行,不在法也。

【译文】

雷公说:这里有位病人,证见头痛,筋脉拘挛,骨节沉重,怯弱少气,呃逆嗳气,腹部胀满,时常惊恐,不易入睡,这是什么脏的病变?其脉浮取则弦,重按则坚硬如石,我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因而再问三脏,借以知道应怎样比类。

黄帝说:比类就是说诊病时要从容不迫。年老的人,应从六腑探求;年轻的人,应从经络探求;年壮的人,应从五脏探求。现在你仅从三脏之脉来言,那就错了。八风蕴结化热、五脏就会消烁,外邪内传,脏腑相受。脉浮取而弦,是肾气不足。沉取而坚,是肾气内著不行。怯弱少气,是水液不能输布,以致形气消散。咳嗽、郁闷烦乱,是肾气上逆所致。这位病人的病状,其病变在于肾脏,如果认为肝脾肾三脏俱病,是不合医经法度的。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肢解㑊,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虚,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

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譬以鸿飞,亦冲于天[①]。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②],循上及下,何必守经[③]?今夫脉浮大虚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夫二火不胜三水[④],是以脉乱而无常也。

四肢解堕，此脾精之不行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也。

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⑤，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脏坏决，经脉傍绝，五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譬如天之无形，地之无理，白与黑相去远矣。是失，吾过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经，是谓至道也。

【注释】

①“譬以鸿飞”两句：王冰：“鸿飞冲天，偶然而得，岂其羽翮之所能哉，粗工下砭石，亦犹是矣。”喻指粗工治病成功是偶然所得。

②化之冥冥：高明的医生治病，能掌握变化于幽深莫测之中。冥冥，幽深。

③经：此指经脉。

④二火不胜三水：二火即二阳（胃），三水即三阴（脾）。

⑤由失以狂：此指错误的诊断，犹如狂言妄语。由，犹。狂，妄。

【译文】

雷公问：这里有一位病人，四肢懈怠无力，喘息咳嗽，便血，我去诊断，以为是伤肺。切其脉浮大而虚，我不敢治疗。有个粗率的医生用砭石治疗，病治好了，病人出了很多血，血止后全身轻快，这是什么病呢？

黄帝说：你所能治疗的和知道的病，已经很多了，但是就此病来说，你错了。譬如鸿雁，有时亦能飞上天空，那个粗率的医生不过是偶然幸中而已。圣人治病，要遵循法度，引物比类，并将规矩法度与变化多端的病情结合起来，察上可以及下，何必拘于经脉呢？病人脉浮大而虚，是脾气外绝，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致津液独归于阳明经。二火不能制

胜三水，所以脉乱无常。四肢懈惰无力，是脾精不能输布的缘故。喘息咳嗽，是水气并走阳明所致。便血，是经脉拘急，血不行于经的缘故。

如果认为是伤肺，失误在于太随意了，是错误的诊断。不引物比类，所以认识不明确。如果是伤肺，则脾气不能内守，胃气不清，肺经失去功能，肺脏虚损败坏，经脉不能布散精气，五脏精气漏泄，不是衄血，便是呕血，这是伤脾与伤肺两病不同之处。这就好比天是无形的，地是无际的，又好比白与黑，相差太大了。你在诊断上的错误，也是我的过错，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所以没有告诉你。以后要懂得引物比类、从容分析的法则，这是诊治的根据，是最高明的道理。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题解】

本篇内容主要讨论诊治上的五种过错，并且指出临证诊治，必须结合饮食、人事、脏象、色脉等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正确地诊断和治疗。疏，分条陈述；五过，五种过错。马莳说："疏，陈也。内有五过，故名篇。"本篇名言："治病之道，气内为宝。"

黄帝曰：呜呼远哉！闵闵乎若视深渊[①]，若迎浮云。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际。圣人之术，为万民式[②]，论裁志意[③]，必有法则。循经守数[④]，按循医事，为万民副[⑤]。故事有五过，汝知之乎？

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⑥]，不闻五过，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心无所对。

【注释】

①闵闵：深远貌。形容医道深奥无穷。

②"圣人"两句：圣人的医术，是众人的典范。

③论裁：讨论决定。

④循经守数：遵守常规和法则。

⑤为万民副：为众人谋福利。副，辅助。引申为谋福利。

⑥蒙愚以惑：愚笨而又不明事理。

【译文】

黄帝道：哎呀，真是太深远了！深远得好像探视深渊，又好像面对空中浮云。深渊还可以测量，而浮云就很难知道它的尽头了。圣人的医术，是众人的典范，他讨论决定医学上的认识，必然有一定的法则。遵守常规和法则，依循医学的原则治疗疾病，才能给众人谋福利。所以在医事上面有五过的说法，你知道吗？

雷公离开座位再拜说：我年岁幼小，愚笨而又糊涂，不曾听到五过的说法，只能在疾病的表象和名称上进行比类，空洞地引用经文，而心里却无法对答。

帝曰：凡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①]。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②]，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③]。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④]。

【注释】

①脱营：与下文的“失精”，皆病证名。皆为情志郁结所致。

②五气：即五脏之气，实指五脏所生之情志而言。

③洒洒(xiǎn)然：恶寒貌。

④“此亦”句：这在诊治上是第一种过失。亦，句中助词。过，过失。

【译文】

黄帝道：凡是在诊病的时候，必须询问病人是否以前高贵而后来卑

贱，那么虽然不中外邪，疾病也会从内而生，这种病叫“脱营”。如果是以前富裕而后来贫困而发病，这种病叫“失精”。这两种病都是由于情志不舒，五脏气血郁结，渐渐积累而成的。医生诊察时，疾病的部位不在脏腑，身躯也没有变化，所以诊断上发生疑惑，不知道是什么病。但病人身体却一天天消瘦，气虚精耗，等到病势加深，就会毫无气力，时时怕冷，时时惊恐。这种病会日渐加深，就是因为情志抑郁，在外耗损了卫气，在内劫夺了营血的关系。医生的失误，是不懂得病情，随便处理。这在诊治上是第一种过失。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①]。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②]。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③]。此治之二过也。

【注释】

①毁沮：毁坏。

②满脉：即张脉。经脉张满。去形：形体羸瘦。

③邪气乃并：邪气愈加盛实。

【译文】

凡是诊察病人，一定得问他饮食起居的情况。精神上有没有突然的欢乐，突然的痛苦，原生活安逸后来生活艰难，这些都能伤害精气，精气衰竭，形体毁坏。暴怒会损伤阴气，暴喜会损伤阳气。阴阳受伤，厥逆之气就会上行而经脉张满，形体羸瘦。愚笨的医生诊治时，不知道该补还是该泻，也不了解病情，以致病人脏腑精华一天天损耗，而邪气愈加盛实。这是诊治上的第二种过失。

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①]。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

【注释】

①比类：用取类相比，以求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奇：指异常的。恒：指正常的。

【译文】

善于诊脉的医生，必然能够别异比类，分析奇恒，从容细致地掌握疾病的变化规律。作为医生而不懂医道，那他的诊治就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了。这是诊治上的第三种过失。

诊有三常[①]，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②]。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③]，病不能移[④]，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注释】

①三常：这里指贵贱、贫富、苦乐三种情况。

②躄(bì)：足痿弱不能行走。

③乱至失常：诊治上失去常法。乱，反训为“治”。

④病不能移：病患不能除去。

【译文】

诊病时，对于病人的贵贱、贫富、苦乐三种情况，必须先问清楚。比如原来的封君公侯，丧失原来的封土，以及想封侯称王而未成功。过去高贵后来失势，虽然不中外邪，而精神上先已受伤，身体一定要败坏，甚至死亡。如先是富有的人，一旦贫穷，虽没有外邪的伤害，也会发生皮

毛枯焦，筋脉拘挛，成为痿躄的病。这种病人，医生如不能认真对待，去转变患者的精神状态，而仅是顺从病人之意，敷衍诊治，以致在治疗上丢掉法度，那么病患就不能去除，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疗效了。这是诊治上的第四种过失。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①]。切脉问名[②]，当合男女，离绝菀结[③]，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④]，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肢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⑤]，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注释】

①余绪：末端。既察其本，又知其末。

②问名：问症状。

③离绝：指生离死别。菀(yùn)结：情志郁结。菀，通“蕴”。

④令泽不息：使津液不能滋生。

⑤不问所发：不问发病的原因。

【译文】

凡是诊治疾病，必须了解疾病的全部过程，同时还要察本而能知末。在切脉问证的时候，应注意到男女性别的不同，以及生离死别，情怀郁结，忧愁恐惧喜怒等因素。这些都能使五脏空虚，血气难以持守。如果医生不知道这些，还谈什么治疗技术。比如有人曾经富有，一旦失去财势，身心备受打击，以致筋脉的营养断绝，虽然身体还能行动，但津液不能滋生，过去形体的旧伤疼被引发，血气内结，迫于阳分，日久成脓，发生寒热。粗率的医生治疗时，多次刺其阴阳经脉，使病人的身体

日见消瘦，难于行动，四肢拘挛转筋，死期已经不远了。而医生不能明辨，不问发病原因，只能说出哪一天会死，这也是粗率的医生。这是诊治上的第五种过失。

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①]，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②]，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注释】

①雌雄表里：此指经脉而言。如六阴为雌，六阳为雄，阳脉行表，阴脉行里。

②“贵贱”两句：指由于贵贱贫富的不同，其体质亦异。

【译文】

以上所说的五种过失，都是由于所学医术不精深，又不懂得贵贱、贫富、苦乐人事的缘故啊！所以说：高明的医生治病，必须知道天地阴阳，四时经络，五脏六腑的相互关系，经脉的阴阳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治疗的主要病证。联系人事的变迁，掌握诊治的常规。贵贱贫富及各自不同的体质，询问年龄的少长，分析个性的勇怯，再审察疾病的所属部分，就可以知道疾病的根本原因；然后参考八正的时节，九候的脉象，那么诊治就一定精确了。

治病之道，气内为宝[①]，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守数据治，无失俞理。能行此术，终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脏菀热[②]，痈发六腑。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

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3]，决以明堂[4]，审于终始[5]，可以横行[6]。

【注释】

①气内为宝：张介宾："气内，气之在内者，即元气也。"指察病人元气的强弱是治病的关键。

②菀热：郁热。

③五中：即五脏，因脏腑在体内故也称"五中"。这里指五脏的气色。

④明堂：明堂为古时朝廷议政的大堂，一般位居皇宫中央。因鼻位居面部中央，故以明堂喻鼻。这里泛指面部颜色。

⑤终始：始为初病，终是现病。

⑥横行：遍行，自由行走。

【译文】

治病的关键，在于深察病人元气的强弱，来寻求邪正变化的机理。假如不能切中，那么过失就在于对表里关系的认识了。治疗时，应该守数据治，不要搞错取穴的理法。能这样进行治疗，可以一生不发生医疗过错。若不知取穴的理法，妄施刺灸，就会使五脏郁热，六腑发生病疡。诊病不能审慎，叫做失去常规。谨守常规来治疗，自然就与经旨相合了。《上经》、《下经》二书，都是研究揆度阴阳奇恒之道的，五脏之病，表现于气色，取决于颜色，能从望诊上了解病的终始，可以无往而不胜。

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题解】

徵，通“惩”。“徵四失”是“惩戒四种过失”的意思。本篇是讨论医生临证中易犯的四种过失，所以提出来做惩戒，故篇名叫做《徵四失论》。

黄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试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雷公对曰：循经受业，皆言十全，其时有过失者，请闻其事解也。

【译文】

黄帝坐在明堂里，雷公在一旁侍坐。黄帝说：你研读医书接受医业已经很多了，试谈谈对治病成功失败的看法，治愈的原因，没有治愈的原因。

雷公回答说：我在研习医经接受医业当中，听说可以得到十全的疗效，但常常还是没有治好的，希望听听其中的说法。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译文】

黄帝道：你是因为年轻智力不够呢，还是由于杂合各家学说，缺乏一以贯之的独立见解呢？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脉，这是人人都明白了解的，也是医工们所遵循使用的。之所以不能得到十全的疗效，是由于精神不能集中，思想上不加分析，又不能把外在的症状和内在的病机结合起来，因此时常产生疑问和困难。在诊治上，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这是治疗工作中的第一个失败原因。

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译文】

从师学习尚未毕业，就胡乱地搞起庞杂的疗法，还荒谬地说是真理，或窃取别人成果而冠以己名，乱用砭石，结果给自己造成了罪过。这是治疗工作中第二个失败原因。

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①]，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注释】

①坐之薄厚：居处环境的好坏。坐，古人席地而坐。这里指居处。

【译文】

不理解贫富贵贱的状况，居处环境的好坏，形体的寒温，不理解适宜的饮食，不能区别性格的勇怯，不知道取象比类的分析方法。像这样，足以搞乱自己的头脑，而不能有清楚的认识。这是治疗工作中第三个失败原因。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译文】

诊断疾病，不问发病的原因，是由于精神刺激，饮食不节制，生活起居违背常规，还是由于中毒？不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贸然诊察病人的脉息，怎能诊断出什么病呢？信口胡说，编造病名，就会因技术低劣，而陷于困境。这是治疗工作中第四个失败原因。

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论，诊无人事。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呜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

【译文】

有些医生说起话来，夸大到千里之外，却不明白尺寸诊法，论治疾

病，也不考虑人事。诊病技术的原则，医生的从容和缓是最宝贵的，仅知诊察寸口，不能精确地诊察五脏之脉，就不知道百病发生的原因。医疗上出了问题，开始自怨所学不精，继则归罪于老师教得不好。所以治病如果不能遵循医学道理，就不会为人所信任，任意乱治，偶尔有治好的，就夸耀己功。唉！医学的道理是微妙高深的，有谁能够了解其中的道理？医学理论的远大，能和天地相比，能和四海相配，你不了解医理，即使名师传授明白的道理，也依然糊涂。

卷二十四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题解】

本篇主要论述了三阴三阳的含义、病脉、病证和死期等问题，并且都是以阴阳比类加以讨论的，所以篇名《阴阳类论》。篇中还论述了疾病的预后与四时阴阳的关系。

孟春始至[①]，黄帝燕坐，临观八极[②]，正八风之气[③]，而问雷公，曰：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④]，何脏最贵？

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最贵。

帝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⑤]，子所言贵，最其下也。

【注释】

①孟春始至：立春这天。孟春，农历正月。

②八极：八方极远之处。

③正八风之气：候察八方之风的方向。正，候察。

④五中所主：指五脏主时。五中，五脏。

⑤从容：详细分析。

【译文】

在立春这天，黄帝安闲地坐着，观看八方的远景，候察八风的方向，问雷公说：根据阴阳的分类方法和经脉理论，配合五脏主时，你认为哪一脏最贵？

雷公回答说：春季属甲乙木，其色青，五脏中主肝，肝旺于春季七十二日，也是肝脉主令之时，我认为肝脏为最贵。

黄帝说：我依据《上下经》、阴阳比类分析的理论、你认为最宝贵的，却是其中最贱下的。

雷公致斋七日，旦复侍坐。

帝曰：三阳为经①，二阳为维②，一阳为游部③，此知五脏终始。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④，却具合以正其理。

雷公曰：受业未能明。

【注释】

①三阳为经：足太阳脉直行于人身后背的部分，独统阳分，故称为“经”。

②二阳为维：足阳明脉行于人身胸腹部，维络于前，故称为“维”。

③一阳为游部：足少阳脉行于人身之侧，向前会于阳明，向后会于太阳，出入于太阳、阳明二脉之间，故称为“游部”。

④一阴至绝作朔晦：厥阴为阴之尽，故称“至绝”。朔，农历每月初一日。晦，农历每月最后一天。这里以朔晦来说明厥阴经的功能特点是阴尽阳生，阳生是朔，阴尽是晦，故曰“作朔晦”。

【译文】

雷公斋戒了七天，早晨又侍坐于黄帝旁边。

黄帝说：三阳为经纶，二阳为维系，一阳为游部，由此就可以知道五脏之气运行的终始。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为阴气的终结，又是阳气的开始，有如朔晦的交界，都符合于天地阴阳终始的道理。

雷公说：我接受了这一学说，但还不明白其道理。

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①，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专阴则死②。

三阴者，六经之所主也，交于太阴，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一阴独至，经绝，气浮不鼓，钩而滑。

此六脉者，乍阴乍阳，交属相并③，缪通五脏④，合于阴阳。先至为主，后至为客⑤。

【注释】

①手太阴：手太阴寸口脉。下同。

②专阴：独阴，有阴无阳。

③交属相并：六经之脉交连会聚于寸口。属，连。并，合，聚。

④缪(liáo)：通“缭”，缠绕。

⑤“先至”两句：张介宾：“六脉之交，至有先后，有以阴见阳者，有以阳见阴者。阳脉先至，阴脉后至，则阳为主而阴为客。阴脉先至，阳脉后至，则阴为主而阳为客。此先至为主，后至为客之谓也。”是说复杂的病证常现阴阳相反的脉象，先见者为主，后见者为客。

【译文】

黄帝说：所谓三阳是指太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浮不沉的脉象，应当根据常度来判断，用心体察，并参合阴阳理论，来确定预后。所谓二阳就是阳明，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而沉急，鼓指无力，身大热时而有此病脉，都是死证。一阳就是少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上连人迎，见弦急悬而不绝，这是少阳经的病脉，如见有阴而无阳的脉象，是死证。

三阴手太阴肺经为六经之主，其气交于太阴寸口，脉象沉伏鼓动不浮，为心志空虚之征。二阴是少阴，其脉至于肺，其气归于膀胱，外与脾胃相连。一阴是厥阴，其脉独至于太阴寸口，经气已绝，故脉气浮而不鼓，脉象如钩而滑。

以上六种脉象，忽阴忽阳，相互交错，会聚于寸口，都和五脏相通，与阴阳相合。这种脉象，先见于寸口的为主，后见于寸口的为客。

雷公曰：臣悉尽意，受传经脉，颂得《从容》之道，以合《从容》，不知阴阳，不知雌雄。

帝曰：三阳为父[①]，二阳为卫[②]，一阳为纪[③]；三阴为母[④]，二阴为雌[⑤]，一阴为独使[⑥]。

【注释】

①三阳为父：三阳，即太阳。太阳为三阳之“经”，故称“父”。

②卫：卫外。

③一阳为纪：少阳介于太阳、阳明之间，所谓一阳为纪意同“少阳为枢”。

④三阴为母：三阴，即太阴。太阴能滋养诸经，故称为“母”。

⑤雌：内守，与“卫”相对。

⑥独使：有交通阴阳之义。张介宾："阴尽阳生，惟厥阴主之，故为独使。"

【译文】

雷公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您的意思，把您传授的经脉理论，自己诵读的《从容》之道，合乎您的《从容》之论，但还不明白其中阴阳雌雄的意义。

黄帝说：三阳如高尊之父，二阳如外卫，一阳如枢纽；三阴如养育之母，二阴如雌性之内守，一阴如外交使者，能交通阴阳。

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不胜一阴，脉软而动，九窍皆沉。三阳一阴①，太阳脉胜，一阴不能止，内乱五脏，外为惊骇。二阴二阳②，病在肺，少阴脉沉，胜肺伤脾，外伤四肢。二阴二阳皆交至③，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④，四支别离。一阴一阳代绝⑤，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干燥，病在土脾。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肿。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⑥，下合冥冥⑦，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注释】

①三阳一阴：张介宾："三阳一阴，膀胱与肝合病也。肝木生火，而膀胱以寒水侮之，故太阳脉盛。一阴肝气虽强，不能禁止，由是而风寒相挟，内乱五脏，肝气受伤，故发为惊骇之病。"

②二阴二阳：新校正："二阳，乃手阳明大肠，肺之府也，少阴心火，胜金之府，故云病在肺。"少阳为二阴。

③二阴二阳皆交至：指肾与胃俱病。张介宾："二阴之至，邪在肾

也。二阳之至，邪在胃也。水土之邪交至，则土胜水亏。水亏则阴不胜阳，故病在肾。土胜则阳明邪实，故骂詈妄行，巅疾为狂。”

④“阴气”三句：王冰：“肾之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其支别者从肺中出络心，注胸中，故如是也。然空窍阴客上游，胃不能制，胃不能制是土气衰，故脘下空窍皆不通也。言堤者，谓如堤堰不容泄漏。”即下焦水气上逆，胃土虚衰，不能制水，见腹部胀满不通。

⑤一阴一阳：王冰：“一阴，厥阴脉，一阳，少阳脉，并木之气。代绝者，动而中止也。以其代绝，故为病也。木气生火，故病生而阴气至心也。夫肝胆之气，上至头首，下至腰足，中主腹胁，故病发上下无常处也。若受纳不知其味，窍泻不知其度，而喉咽干燥者，喉咙之后属咽，为胆之使，故病则咽喉干燥，虽病在脾土之中，盖由肝胆之所为尔。”

⑥昭昭：指天、指阳。

⑦冥冥：指地、指阴。

【译文】

二阳一阴是阳明主病，二阳不胜一阴，则阳明脉软而动，九窍之气都沉滞不利。三阳一阴为病，则太阳脉胜，一阴肝气不能制止太阳寒水之气，故内乱五脏，外发惊骇。二阴二阳则病在肺，少阴脉沉，少阴之气胜肺伤脾，在外伤及四肢。二阴与二阳交互为患，其病在肾，骂詈妄行，癫疾狂乱。二阴一阳，其病出于肾，阴气上逆于心胸胃脘，并使下部孔窍如被堤坝阻隔一样闭塞不通，四肢之间好像分离一样不能为用。一阴一阳为病，其脉代绝，这是厥阴之气上至于心，病所或在上或在下，而无定处，饮食无味，二便失司，咽喉干燥，病在脾土。二阳三阴为病，包括至阴脾土在内，阴气不能至于阳，阳气不能达于阴，阴阳隔绝，阳浮于外则内成血瘕，阴沉于里则外成脓肿。若阴阳之气都亢盛，则病变趋向于下，病在男女生殖器。上合天道，下合地理，决断病者死生日期，同时

还要结合参考一年之中何气为首。

雷公曰：请问短期[①]。

黄帝不应。

雷公复问。

黄帝曰：在经论中。

雷公曰：请闻短期。

黄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征，皆归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尽，草与柳叶皆杀，春阴阳皆绝，期在孟春。春三月之病，曰阳杀[②]，阴阳皆绝，期在草干。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③]。阴阳交[④]，期在溓水[⑤]。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已[⑥]。阴阳交合者[⑦]，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阳独至[⑧]，期在石水[⑨]。二阴独至，期在盛水[⑩]。

【注释】

①短期：死期。

②阳杀(shài)：张介宾："春月阳气方升，而病在阳者，故曰阳杀。杀者，衰也。"杀，衰退。

③至阴不过十日：高世栻："六月长夏，属于至阴。时当至阴，阳气尽浮于外，夏三月而病不愈，交于至阴，不过十日死。"至阴，长夏之时。

④阴阳交：阴脉见于阳位，阳脉见于阴位。

⑤溓(lián)水：丹波元简："溓，薄冰也。"指冬初水始凝结成薄冰之时。

⑥不治自已：不治自愈。张介宾："秋时阳气渐衰，阴气渐长，虽三

阳脉病俱起，而阳不胜阴，故自已也”。

⑦阴阳交合：吴崑：“谓阴阳之气交至，合而为病也。阴阳两伤，血气俱损，衰弱已甚，故令动止艰难，立则不能坐，坐则不能起也。”

⑧三阳独至：张介宾：“三阳独至，即三阳并至，阳亢阴竭之候也，阴竭在冬，本无生意，而孤阳遇水，终为扑灭，故期在冰坚如石之时也。”《著至教论》：“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是说三阳同时出现。

⑨石水：水冰如石之时，即冬季。

⑩盛水：指雨水节。张介宾：“盛水者，正月雨水之候，孤阴难以独立，故遇阳盛之时，则不能保其存也。”

【译文】

雷公说：请问如何判定疾病的死亡日期。

黄帝没有回答。

雷公又问。

黄帝说：在医经论中有说明。

雷公又说：请问如何判定疾病的死亡日期。

黄帝说：冬季三月的病，如病性属阳的，则春季正月见脉有死征，死期在春夏之交。冬季三月的病，根据天人之理本应痊愈了，可是草和柳叶都枯死了，到春天阴阳之气都竭绝了，那么其死期就在初春。春季三月的病，名为阳杀。阴阳之气都竭绝，死期在秋天草木枯干之时。夏季三月的病，若不痊愈，死期在至阴后不超过十日。若脉见阴阳交错，死期在初冬结薄冰之时。秋季三月的病，如三阳都有起色，不治也会自愈。如是阴阳交错合而为病，则立而不能坐，坐而不能起。如三阳脉独至，死期在冰结如石的严冬之时。二阴脉独至，则独阴无阳，死期在正月雨水节。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题解】

方，是比较的意思。本篇主要讨论阴阳之气的盛衰，而对阴阳盛衰的了解，都是从比较中来的，所以篇名《方盛衰论》。贯穿本篇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要求医者在临证诊察时必须全面了解病人各个方面的情况，才能够成为独立应诊的合格医生。如果拘执于一个方面，即“持雌失雄，弃阴附阳”，“是为妄行”；只有全面诊察，才是“诊道乃具”而能“万世不殆”。

雷公请问：气之多少[①]，何者为逆？何者为从。

黄帝答曰：阳从左，阴从右[②]，老从上，少从下[③]。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④]。反之，则归秋冬为生。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

问曰：有余者厥耶？

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⑤]。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⑥]，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

【注释】

①多少：指盛衰。

②阳从左，阴从右：张介宾："阳气主升，故从乎左；阴气主降，故从乎右。从者为顺，反者为逆。"

③老从上，少从下：张介宾。"老人之气，先衰于下，故从上者为顺；少壮之气，先盛于下，故从下者为顺。"

④"是以"两句：张介宾："春夏以阳盛之时，或证或脉，皆当阳为生，若得阴候如秋冬者，为逆为死。"这里"秋冬"与上文"阳"相对，指阴。

⑤"少者"两句：张介宾："老人阳气从上，膝寒犹可；少年阳气从下，膝寒为逆。少年之阳不当衰，故畏阴胜之时，老人阳气本衰，故于秋冬无虑。"

⑥"求阳"两句：张介宾："厥之在人也，谓其为阳，则本非阳盛；谓其为阴，则又非阴盛，故皆不可得。盖以五脏隔绝，无征可验。"

【译文】

雷公请问：气的盛衰，什么是逆？什么是顺？

黄帝回答说：阳气从左而右，阴气从右而左，老年之气从上而下，少年之气从下而上。因此春夏之病见阳证阳脉，归属于阳，为顺为生；若见阴证阴脉，归属秋冬之阴，为逆为死。反过来，秋冬之病见阴证阴脉，归属于阴，为顺为生。所以不论气盛或气衰，逆则都属厥。

雷公又问：气有余也能成厥吗？

黄帝回答说：阳气一上而不下，则足部厥冷之气至膝，少年在秋冬出现此证则死，而老年在秋冬见此证却可生。阳气上而不下，会发生头痛巅顶疾患，这种厥病，说它属阳，不见阳证，说它属阴，也不见阴证，五脏之气隔绝，没有显著征象可察，好像置身旷野，伏居空室，无所见闻，而病势绵绵一息，生命已不满一天了。

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①]；得其时[②]，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③]；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④]；得其时，则梦燔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⑤]，调之阴阳，以在经脉。

【注释】

①藉藉：狼籍，杂乱众多。

②得其时：得其所旺之时。

③菌：香木。

④“心气虚”两句：张志聪：“救火，心气虚也，阳物，龙也，乃龙雷之火游行也，得其时气之助，则君相二火并炎，故梦燔灼。”心属火，故梦救火。阳物也属于火之类。

⑤五诊：五脏见证。

【译文】

所以，气虚之厥，使人乱梦纷纭，厥逆至极，则梦多离奇迷乱。三阳之脉悬绝，三阴之脉细微，就是少气之候。所以肺气虚则梦见白色的东西，或梦见人被杀流血，尸体狼籍；当金旺之时，则梦见交兵作战。肾气虚则梦见舟船淹死人；当水旺之时，则梦见自己潜伏水中，好像有恐惧的事。肝气虚则梦见菌香草木；当木旺之时，则梦见自己潜伏树下不敢起来。心气虚则梦见救火和阳性事物；当火旺之时，则梦见大火燔烧。脾气虚则梦见饮食不足；在土旺之时，则梦见筑垣盖屋。这些都是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所致。参合五脏见证，调其阴阳，审察十二经脉。

诊有十度[①]，度人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阴阳气尽，人病自具。脉动无常，散阴颇阳[②]。脉脱不具[③]，诊无常行[④]。诊必上下[⑤]，度民君卿。受师不卒，使术不明。不察逆从，是为妄行。持雌失雄[⑥]，弃阴附阳[⑦]。不知并合，诊故不明。传之后世，反论自章。

【注释】

①十度：脉、脏、肉、筋、俞度，人体左右对称各有二，合为十度。

②散阴颇阳：阴阳散乱而有偏颇。颇，不平，偏颇。

③脉脱不具：脉象不明显。

④诊无常行：诊法上无固定的常规。

⑤诊必上下：诊病时必须兼取上部人迎脉和下部趺阳脉。

⑥持雌失雄：比喻偏于补阴而损阳。

⑦弃阴附阳：是说偏于补阳而耗阴。

【译文】

诊法有十度，可用来衡量病人。具体是脉度、脏度、肉度、筋度、腧度。诊察其阴阳虚实，对病情就可以有全面地了解。脉息之动失去常规，或偏阴，或偏阳，或搏动并不明显，所以诊法也没有固定的常规。诊时必须兼取上部的人迎和下部的趺阳，又必须考虑病人地位的高低，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如果从师不能毕业，不明了医术，临证不能辨别顺逆，不是补阴伐阳，就是补阳耗阴。不知道综合上下内外，诊断就不会明确。这样的诊断方法，传给后人，错误的论断就会暴露出来。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是以圣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

阴阳之变[①]，章五中之情[②]。其中之论，取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③]，知此乃足以诊。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④]，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万世不殆。

【注释】

①追阴阳之变：推究阴阳的变化。

②章五中之情：明辨五脏的病情。章，明。

③定五度之事：根据五度加以判断。

④守学不湛：学到的医疗技术不深，片面。

【译文】

至阴虚，则阳气绝而不降；至阳盛，则阴气微而不升。能使阴阳融合交通，这是有高明医生的本事。阴阳之气融合交通，是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所以高明医生治病，诊脉要掌握阴阳的先后，参考《奇恒之势》六十首，综合从各种细微诊察所得的情况，推究阴阳的变化，搞清楚五脏的病情，参合其中的原则和虚实的纲要，再用五度加以判断。知道了这些，才可以诊病。所以只诊察其阴分而不能了解其阳分，这没有达到诊察目的；只了解其阳分而不能了解其阴分，说明所学的医道还不精深。知其左而不知其右，知其右而不知其左，知其上而不知其下，知其先而不知其后，这种治疗就不能长久。既了解不好的，也要了解好的；既了解有病的，也要了解无病的；既了解高，也要了解下；既了解坐，也要了解起；既了解行，也要了解止。运用起来有纲纪，有条不紊，诊法才算全备，而永远不会有危险。

起所有余，知所不足[①]。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

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②，以转神明③。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④。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

【注释】

①“起所有余”两句：举出有余的一面，就得知其不足的一面。

②出入有行：举动有规律。

③以转神明：头脑灵活清楚。

④不失人情：不违背人情。“人情”指病人之情，傍人之情，医人之情。

【译文】

举其有余，就知道其不足。考虑到病人的上下各部，诊脉的原理就可因此而穷究。因此，形弱气虚的，主死；形气太盛，脉气不足的，也主死；脉气太盛，形气不足的，主生。所以诊病有一定的大法，医生应该坐起有准则，举动有规律，头脑灵活。而且一定要内心虚静地观察上下，分别四时八节，观察邪气中于五脏的何部；诊察脉象动静，循摸尺肤滑涩寒温的概况；视其大小便的变化，参合病态，从而知道是逆是顺，又知道了病名，这样诊察疾病，就可以十不失一，也不会违背人情。所以诊病的时候，察其呼吸、看其精神，都能不失去条理。医理极高明了，所以能长久取得疗效。不知道这些道理，违反医学原理，乱谈病情，乱下结论，这叫违反医道。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题解】

本篇主要是说明哭泣涕泪之机理。这些都关系到阴阳水火神志的变化，其理至精至微，所以命名为《解精微论》。本篇主要内容包括：指出医者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还要理论联系实际。讨论哭泣与涕泪的关系，并阐明涕泪产生的机理。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曰：臣受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药所滋。行治有贤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①]，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请问有鼪愚仆漏之问[②]，不在经者，欲闻其状。

帝曰：大矣。

【注释】

①群下：雷公所教的学生。通使：使之全面了解。

②鼪(chán)愚仆漏之问：自谦提一些愚昧简陋的问题。张介宾："鼪，妄也。漏，当作'陋'，问不在经，故鼪愚仆陋，自谦之辞。

仆，全元起本作‘朴’，于义为妥。”

【译文】

黄帝在明堂里，雷公请问说：我接受了您传授的医道，再教给我的学生，教授的内容是经典理论，包括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药所滋等内容。然而他们在临证时，因智有贤愚之别，所以未必能有十全之效。先告诉给他们，在临证时要注意病人的悲哀喜怒，气候的燥湿寒暑，以及阴阳妇女等方面的问题，等他们提问所以然的道理时，再给他们讲述卑贱富贵及人之形体的适从等，使他们通晓这些理论，把学到的道术运用到临证中，这些在过去我已经听您讲过了。现在我还有一些很浅陋的问题，在经典中没有答案，希望听您解释。

黄帝说：你谈的问题真是重要啊。

公请问：哭泣而涕泪皆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

帝曰：在经有也。

复问：不知水所从生[①]？涕所从出也？

帝曰：若问此者，无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②]，目者，其窍也[③]，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④]，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⑤]，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⑥]。至阴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⑦]，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

【注释】

①水：指眼泪。

②专精：张志聪：“五脏主藏精者也，心者五脏六腑之主，故为五脏之专精。”即五脏之精气由心来统辖。

③目者，其窍也：吴崑："精专于心，神发于目。"

④德：通"得"。

⑤水宗：水之源泉。宗，即源泉。

⑥至阴：高世栻："水积于下，其性阴柔，故曰积水者至阴也。肾精为水之本，故曰至阴者，肾之精也。"

⑦宗精：肾精。

【译文】

雷公请问说：有哭泣而泪涕皆出，或泪出而很少有鼻涕的，是什么道理？

黄帝说：在医经中有记载。

雷公又问：眼泪是怎样产生的？鼻涕是从哪里出来的？

黄帝说：你这些问题，对治疗没有什么意义，但也是医生应该知道的，因为它也是建立医学理论的基础。心为五脏之专精，两目是它的外窍，光华色泽是它的外荣。所以人有得意之事，则和悦之情显露于两目；而有所失意，则忧愁之情表现于面色。因此悲哀落泪，流下的泪是由水产生的。水的来源，是体内积聚的水液。积聚的水液，是至阴。所谓至阴，就是肾藏之精。来源于肾精的水液，平时所以不出，是由于肾精的持守。精能辅助、裹藏水，所以泪水不至外流。

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言曰：心悲名曰志悲[①]。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②]，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③]，其行类也。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

者，所属之类也。

雷公曰：大矣。

【注释】

①心悲名曰志悲：水火相感，心悲影响肾志，所以心悲名曰“志悲”。

②泣涕者，脑也：与下文的“脑渗为涕”，因涕出于鼻，而鼻通于脑，所以说“泣涕者，脑也”、“脑渗为涕”。

③水流：流泪。

【译文】

水的精气是志，火的精气是神，水火相互交感，神志都感到悲哀，因而泪水就出来了。所以谚语说：心悲叫做志悲。因为肾志与心精，同时上凑于目，所以心肾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而不传于肾志，肾志独悲，水失去了精的约制，故而泪水就出来了。泣涕源于出脑，脑属阴，髓充于骨孔并且藏于脑，所以脑髓渗漏而成涕。肾志是骨之主，所以泪水出而鼻涕也随之而出，是因为涕泪是同类的关系。涕之与泪，好比兄弟，危难则同死，安乐则共生，若肾志先悲，则涕泪同出而横流。涕泪所以俱出而相随，是由于涕泪同属水类的缘故。

雷公说：道理真是博大！

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

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①]。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夫志悲者，惋[②]，惋则冲阴[③]，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独不诵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④]；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⑤]，故目眦盲。

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⑥。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注释】

①慈：怜爱。这里引申为感动。

②惋：凄惨。

③冲阴：上冲扰动于脑。

④火独光：阳气独亢于上，如火光向上。

⑤一水：目之精。五火：五脏之亢阳。

⑥“是以”两句：迎风流泪不止。冲（chòng），对着。

【译文】

雷公请问：有人哭泣而没有眼泪流出，或虽出而少，而且涕不随之而出的，是什么道理？

黄帝说：哭而没有眼泪，是内心上并不悲伤。不出眼泪，是心神没有被感动，神不感动，则志亦不悲，心神与肾志相持守而不能相互交感，眼泪怎么会独自流出呢？志悲，都是由于内心凄惨，凄惨之意冲动于脑，则肾志去目，肾志去目，则神不能保守精，精和神都离开了眼目，眼泪和鼻涕就出来了。再说你没有读过或没有记住医经中的话吗？气厥则眼目一无所见。当人在气厥之时，阳气积并于上部，阴气积并于下部。阳气积并于上，则上部亢热；阴气积并于下，则足冷，足冷则发胀。因为一水不胜五火，所以眼目就看不见了。

所以迎风就会流泪不止。因为风邪中于目，阳气内守于精，也就是火气燔目，所以遇到风吹就会流泪了。打比方说：火热急甚而风生，风生而有雨，就是这一类。

附　录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题解】

本篇论述了运气失常而致疫疠流行的原理，并提出了许多防治方法，由于防治方法是以刺法为主，所以篇名《刺法论》。本篇内容主要包括：指出五运升降往来失常是疫疠产生的根源。说明了疫疠的流行可以预测和预防。预防的原则是：既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要注意“避其毒气”。论述了十二脏腑的功能及其发病的刺法。

黄帝问曰：升降不前[①]，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如何预救生灵，可得却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泻盛蠲余[②]，令除斯苦。

【注释】

①升降：六气上升下降之变化，司天之右间应降，在泉之右间应升。

②蠲(juān)：除去。

【译文】

黄帝问说：应升而不能升，应降而不能降，气之升降交通异常，就要成为暴烈的郁气，这我已经知道了。怎样能预先拯救百姓，能使郁气退

却呢？

岐伯行礼拜了两拜，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我听老师说过，既懂得天元之道，还要穷究刺法，就可以折服郁气，使气运升降正常，补助虚弱而保全真气，泻其盛气以祛除余邪，便能消除这疾病之苦。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①]，木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厥阴之井[②]。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发郁，亦须待时，君火相火同刺包络之荥。土欲升而天冲窒抑之，土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太阴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手太阴之经。水欲升而天芮窒抑之，水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少阴之合。

【注释】

①天柱：与下文的“天蓬”、“天冲”、“天英”、“天芮”，是金、水、木、火、土五星的别名。天柱，金正之宫。天蓬，水正之宫。天冲，木正之宫。天英，火正之宫。天芮，土神之应宫。

②井：与下文的“荥”、“俞”、“经”、“合”，足厥阴之井即大敦穴。包络之荥即劳宫穴。足太阴之俞（输）即太白穴。手太阴之经即经渠穴。足少阴之合即阴谷穴。五腧穴的五行属性为合穴属水，经穴属金，俞（输）穴属土，荥穴属火，井穴属木。

【译文】

黄帝说：希望详细听听升降的道理。

岐伯说：应该升而不能升，就会有巨大的凶险。厥阴风木，应该从在泉右间，上升为司天左间，而在天的金气过胜阻滞压抑它，木要疏发

被阻郁之气，但要等到它当位之时才能发病，可以刺足厥阴经的井穴大敦以疏泻木气之郁。少阴君火应该上升，而在天的水气过胜阻抑它，火要疏发被阻郁之气，也要等到它当位之时才能发病，君火相火都可以刺手厥阴心包络经的荥穴劳宫以疏泻火气之郁。太阴湿土应该上升，而在天的木气过胜阻抑它，土要疏发被阻郁之气，也要等到它当位之时才能发病，可以刺足太阴脾经的输穴太白以疏泻土气之郁。阳明燥金应该上升，而在天的火气过胜阻抑它，金要疏发被阻郁之气，也要等到它当位之时才能发病，可以刺手太阴经的经穴经渠以疏泻金气之郁。太阳寒水应该上升，而在天的土气过胜抑阻它，水要疏发被阻郁之气，也要等到它当位之时才能发病，可以刺足少阴经的合穴阴谷以疏泻水气之郁。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预备，愿闻其降，可以先防。

岐伯曰：既明其升，必达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窒抑之[①]，降而不入，抑之郁发，散而可得位，降而郁发，暴如天间之待时也。降而不下，郁可速矣，降可折其所胜也。当刺手太阴之所出[②]，刺手阳明之所入[③]。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所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少阴之所出，刺足太阳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苍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厥阴之所出，刺足少阳之所入。金欲降而地彤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心包络所出，刺手少阳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太阴之所出，刺足阳明之所入。

【注释】

①地皞(xiǎo):与下文的"地玄"、"地苍"、"地彤"、"地皇",也是金、水、木、火、土五星的别名。地皞,西方金司。地玄,北方水司。地苍,东方木司。地彤,南方火司。地皇,中央土司。

②太阴之所出:指井穴。手太阴的井穴是少商,足少阴的井穴是涌泉,足厥阴的井穴是大敦,心包络的井穴是中冲,足太阴的井穴是隐白。

③阳明之所入:指合穴。手阳明的合穴是曲池,足太阳的合穴是委中,足少阳的合穴是阳陵泉,手少阳的合穴是天井,足阳明的合穴是足三里。

【译文】

黄帝说:应升而不能升,既然可以预先防备,希望听听应降而不能降,事先防止的方法。

岐伯说:既然已经知道了升的道理,必然也可以通达其降的情况。升和降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预先防治。厥阴风木应该从司天之右间下降到在泉之左间,而在地之金气阻窒压抑它,使它欲降而不得入,木受阻抑,必使郁滞之气疏发消散,才得降入在泉之左间的位置,应降而不能降所产生的郁滞,为害也和司天之间气应升而不能升需要等到复位之时才能消除。应该降而不能降,郁滞将很快形成,要使它下降,可以折服胜它的金气。当刺手太阴经的所出少商穴,刺手阳明经之所入曲池穴。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应该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而在地的水气阻窒压抑它,使它欲降而不得入,火受阻抑,必使郁滞之气疏发消散,才得降入在泉之左间的位置,当折服胜它的水气,可以散火气之郁,当刺足少阴之所出涌泉穴,刺足太阳之所入委中穴。太阴湿土,应该从司天右间降入在泉左间,而在地的木气阻窒压抑,使它欲降而不得入,土受阻抑,必使郁滞之气疏发消散,才可降入在泉左间的位置,当折服胜它的木气,可散土气之郁,当刺足厥阴经之所出大敦穴,刺足少阳

经之所入阳陵泉穴。阳明燥金应该从司天右间降入在泉左间，而在地的火气阻窒压抑，使它欲降而不得入，金被阻抑，必使郁滞之气疏发消散，才可降入在泉左间的位置，应该折服胜它的火气，以散金气之郁，当刺心包络手厥阴经之所出中冲穴，刺手少阳经之所入天井穴。太阳寒水应该从司天右间降入在泉左间，而在地的土气阻窒压抑，使它欲降而不得入，水受阻抑，必使郁滞之气疏发消散，才可降入在泉左间的位置，应该折服土气，就可以散水气之郁，当刺足太阴经之所出隐白穴，刺足阳明经之所入三里穴。

帝曰：五运之至有前后，与升降往来，有所承抑之，可得闻乎刺法？

岐伯曰：当取其化源也。是故太过取之，不及资之。太过取之，次抑其郁，取其运之化源，令折郁气；不及资之，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资取之法，令出《密语》[①]。

【注释】

①“资取”两句：此句当是后人注语，误入正文。《密语》即《玄珠密语》，为唐代王冰所作。

【译文】

黄帝说：五运之气的到来，有先有后，它与天气的升降往来，必有承接或抑阻的关系，可以让我听听对此的刺法吗？

岐伯说：应当取治它气化的本源。所以气太过的要疏泻，气不及的要资补。太过用泻法，就是按照升降的次序，抑制其郁滞的发作，取法于五运气化的本源，来折服郁滞之气，不及的要资补，就是扶植运气，以避免虚邪。以上资补和疏泻的方法，出于《玄珠密语》一书。

黄帝问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愿闻司天未得迁正[①]，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万化之或其皆妄，然与民为病，可得先除，欲济群生，愿闻其说。

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言其至理，圣念慈悯，欲济群生，臣乃尽陈斯道，可申洞微。太阳复布，即厥阴不迁正，不迁正，气塞于上，当泻足厥阴之所流[②]。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塞于上，当刺心包络脉之所流。少阴复布，太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留于上，当刺足太阴之所流。太阴复布，少阳不迁正，不迁正，则气塞未通，当刺手少阳之所流。少阳复布，则阳明不迁正，不迁正，则气未通上，当刺太阴之所流。阳明复布，太阳不迁正，不迁正，则复塞其气，当刺足少阴之所流。

【注释】

①迁正：指上年的司天左间，今年迁为司天行令，或上年的在泉左间，今年迁为在泉行令。

②所流：荥穴。足厥阴之所流是行间穴，心包络之所流是劳宫穴，足太阴之所流为大都穴，手少阳之所流为液门穴，手太阴之所流为鱼际穴，足少阴之所流为然谷穴。流，通“留”，留滞。

【译文】

黄帝问说：升降的刺法，已经知其大要。希望再听听关于司天未能迁正，而使气化政令失常，万物的生化失去正常规律而妄行，这样人们就要发病，能否预先消除它，以帮助人们，希望听听这个问题。

岐伯行礼拜了两拜，回答说：问得真详尽啊！说得很有道理，足见圣君胸怀仁慈怜悯之心，要拯救人们，我一定详尽地陈述这些道理，申明其深奥微妙的意义。如果上年司天的太阳寒水之气继续布政司令，

厥阴风木就不能迁正，厥阴不能迁正，则木气郁塞于上部，应当泻足厥阴经的荥穴行间。上年厥阴风木继续布政司令，少阴君火就不能迁正，少阴不能迁正，则火气滞留于上部，应当刺手厥阴心包经的荥穴劳宫。上年少阴君火继续布政司令，太阴湿土就不能迁正，太阴不能迁正，则土气稽留于上部，应当刺足太阴脾经的荥穴大都。上年太阴湿土继续布政司令，少阳相火就不能迁正，少阳不能迁正，则火气阻塞不通，应当刺手少阳经的荥穴液门。上年少阳相火继续布政司令，阳明燥金就不能迁正，阳明不能迁正，则金气不能通于上部，应该刺手太阴经的荥穴鱼际。上年阳明燥金继续布政司令，太阳寒水就不能迁正，太阳不能迁正，则和上年主气的终气太阳寒水双重郁塞，应当刺足少阴经的荥穴然谷。

帝曰：迁正不前，以通其要。愿闻不退，欲折其余，无令过失，可得明乎？

岐伯曰：气过有余，复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①]。使地气不得后化。新司天未可迁正，故复布化令如故也。巳亥之岁，天数有余，故厥阴不退位也，风行于上，木化布天，当刺足厥阴之所入[②]。子午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阴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余化布天，当刺手厥阴之所入。丑未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阴不退位也，湿行于上，雨化布天，当刺足太阴之所入。寅申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阳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化布天，当刺手少阳之所入。卯酉之岁，天数有余，故阳明不退位也，金行于上，燥化布天，当刺手太阴之所入。辰戌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阳不退位也，寒行于上，凛水化布天，当刺足少阴之所入。故天地气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预

可平疴。

【注释】

①退位：指上年司天，退居今年司天右间，或上年在泉，退居今年在泉右间。

②所入：合穴。足厥阴之合穴为曲泉，手厥阴之合穴为曲泽，足太阴之合穴为阴陵泉，手少阳之合穴为天井，手太阴之合穴为尺泽，足少阴之合穴为阴谷。

【译文】

黄帝说：应该迁正而不能迁正，已经通晓它的要点了。希望再听听不退位的问题，要折服它的有余之气，不使它产生过失，能否说明呢？

岐伯说：上年司天之气太过有余，继续布政司令，这就叫不退位。使在泉的地气，也不能退居右间。新司天不能迁正，所以上年司天仍旧布政司令。如巳年亥年司天气数有余，所以到子年午年，厥阴风木不退位，风气仍行于上，木的生化之气仍然布散于天，应当刺足厥阴经的合穴曲泉。子年午年司天气数有余，所以到丑年未年，少阴君火不退位，热气仍行于上，火的余气仍然布散于天，应当刺手厥阴心包络经的合穴曲泽。丑年未年司天气数有余，所以到寅年申年，太阴湿土不退位，湿气仍行于上，雨湿之气仍然布散于天，应当刺足太阴脾经的合穴阴陵泉。寅年申年司天气数有余，所以到卯年酉年，少阳相火不退位，热气仍行于上，火热之气仍然布散于天，应当刺手少阳三焦经的合穴天井。卯年酉年司天气数有余，所以到辰年戌年，阳明燥金不退位，金气仍行于上，燥金之气仍然布散于天，应当刺手太阴肺经的合穴尺泽。辰年戌年司天气数有余，所以到巳年亥年，太阳寒水不退位，寒气仍行于上，凛冽的寒水之气仍然布散于天，应当刺足少阴肾经的合穴阴谷。所以司天在泉之气出现逆象，就会形成人们的疾病，按以上方法针刺，可以预先平定将发之病。

黄帝问曰：刚柔二干[①]，失守其位，使天运之气皆虚乎？与民为病，可得平乎？

岐伯曰：深乎哉问！明其奥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②]。

【注释】

①刚柔二干：刚干、柔干，即阳干、阴干。其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阳干气刚，阴干气柔，所以叫“刚柔二干”。干，天干。

②逃门：避免四时疫疠的法门。

【译文】

黄帝问：刚干和柔干失守，能使司天、在泉和中运之气都虚吗？给百姓造成的疾病，能否平定呢？

岐伯说：提的问题真深啊！必须明白它的奥妙含义，司天在泉之气逐年更迭迁移，三年左右可造成时疫流行，如果能够找到变化的根源，就必定有避免的方法门路。

假令甲子[①]，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详其微甚，察其浅深，欲至而可刺，刺之当先补肾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阴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疠[②]，其法补泻，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以毕，又不须夜行及远行，令七日洁，清净斋戒，所有自来。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注释】

①甲子：与下文的“己卯”，甲与己都属土运，子与午都属少阴司天。凡少阴司天，必阳明在泉。阳明属卯酉，而与土运相配，则己卯为甲子年的在泉之化，所以上甲则下己，上刚而下柔。

②土疠：土运之年，在泉不能迁正所造成的疫疠。

【译文】

假如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之气未能迁正，在泉之气就孤立而空虚，四时气候顺序不按节令到来，就像音律不能相应一样，这样三年之后，就要变成大疫。详尽审察其程度的微与甚、浅与深，在它将发之前，可以针刺预防，针刺时，应先补足太阳膀胱经的肾俞穴，过三天，再刺足太阴经之所注太白穴。又有在泉之气己卯不能迁正，而司天甲子孤立的，过三年之后，可发生土疠，补泻的方法，完全与甲子司天失守一样。针刺结束，不能夜行及远行，七日之内，命受针者洁净，精神清净，斋戒素食，使有所由来的疫邪不能乘虚袭人。肾有慢性久病的人，可以在寅时，面对南方，精神清静，排除乱念，以意念屏住气息，连续七次，伸颈用力咽气，使之顺下，像咽很硬的东西一样，这样七遍之后，再把舌下的津液咽下去，不拘其数。

假令丙寅①，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②，不可执法而定之。布天有余，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吕音异，如此即天运失序，后三年变疫。详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后三年，至甚即首三年，当先补心俞，次五日，可刺肾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③，辛巳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疠④，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毕，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令静七日，心欲实，令少思。

【注释】

①丙寅：与下文的“辛巳”，丙与辛都属水运，寅与申都为少阳司天。凡少阳司天，必厥阴在泉。厥阴属巳亥，而配于水运，则辛巳为丙寅年的在泉之化，所以上丙则下辛，上刚则下柔。所谓“刚柔失守”，就是上下（司天在泉）不相调协，不能呼应。以下庚辰与乙未、壬午与丁酉等，可以此类推。

②中水运非太过：丙为阳年，本是水运太过，但失守就不能以太过论。

③地甲子：代表在泉之气的干支符号。地，指在泉。甲子，指干支。

④水疠：水运之年，在泉不能迁正所造成的疫疠。

【译文】

假如丙寅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之气未能迁正，在泉之气也不能独主其令，丙年虽属水运太过，但上下失守，就不是太过了，不能拘执定法，以太过论治。阳年司天虽属有余，但刚柔失守而不能迁正，天地上下就不能相合，正如律吕不协调而发音各异，这样自然界气候就失去正常时序，三年之后，就会变为疫疠。详细审察它程度的微与甚及差异的大与小，徐缓到来的就在三年后发生疾疠，急骤到来的头三年就发生疫疠，应当先补足太阳膀胱经的心俞穴，过五天，再刺肾经之所入阴谷穴。又有在泉之气，辛巳不能随着司天而迁正，也叫失守，就使在泉之气与运气都虚，三年之后变成水疠，刺法也同丙寅失守一样。针刺结束，当避免内心过喜极欲，如果不注意，就会使气再被耗散，让受刺者静养七天，内心要充实，减少思虑。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当先补肝

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独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运孤主之，三年变疠，名曰金疠[①]，其至待时也。详其地数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迟速耳。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

【注释】

①金疠：金运之年，在泉不能迁正所造成的疫疠。

【译文】

假如庚辰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之气失守，在泉之气不能相合，乙庚是金运，刚柔失守，所以上下不相呼应，上年司天的阳明燥金未退，在泉之火胜今年中运之金，上下胜复相错，叫做失守，使太商阳律之姑洗与少商阴吕之林钟不能相应，这样天运变化异常，三年之后变为大疫。审察其天运的变化规律和相差的微与甚，凡相差轻微的疫情也轻微，三年之后发生，相差严重的疫情也严重，也是三年之后发生，应当先补足太阳膀胱经的肝俞穴，过三天，可刺肺经的所行经渠穴。针刺结束，要宁静精神七天，慎勿大怒，若发怒真气必然耗散。又或在泉之气，乙未不能迁正，就是说乙未失守，即下乙柔干不至，而上位庚辰独自司天，也叫失守，即司天与中运单独主治之年，三年之后，变生疫疠，叫做金疠，它的发生要等到一定时候。审察在泉之气变化的差等，也能推断病气的微与甚，可以知道发病的迟与速。凡是乙庚之年上下失守的，刺法都相同。肝喜欢平和，勿要发怒。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迁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当

刺脾之俞，次三曰：可刺肝之所出也。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疠。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译文】

假如壬午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属壬之司天不能迁正，属丁之在泉单独迁正，虽然是阳年，而阳年太过阴年不及的规律就不适用了，上位下位失守，总会有相应的时候，因为差异的微甚，各有一定之数，太角的阳律和少角的阴吕，相失而不和，待上下得位之时，则律吕之音相同有日，如见其微甚，三年之后，要有大疫流行，应当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脾俞穴补之，过三天，可再刺足厥阴肝经之所出大敦穴。针刺结束，宁静精神七天，不能大醉或歌舞取乐，否则正气又被耗散，又不能吃得太饱，不能吃生东西，要想使脾气充实，不致气机郁滞饱满，不能久坐，不要吃过酸之物，不要吃一切生东西，要吃甘淡的食物。又或在泉之气甲子，丁酉失守，未能迁正，就是运气不当位，在泉之气不能同司天之气相合，也叫做失守，不能称为合德，因柔不依附于刚，二者不相应，就是在泉之气与中运不合，三年之后，变为疫疠。刺法完全和壬午司天失守预防木疫一样。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主，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刺毕，静神七日，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

真气复散也。人欲实肺者，要在息气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刚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运与地虚，后三年变疠，即名火疠[①]。

【注释】

①火疠：火运之年，在泉不能迁正所造成的疫疠。

【译文】

假如戊申司天之年，刚柔失守，虽然戊癸年是火运阳年，如刚柔失守，那么阳年也不属太过了，司天刚干失守，在泉柔干独主，气候不正常，所以有邪气干扰，司天在泉之气位置更迭变移，相差的程度有浅与深，等到刚柔将合之时，阳律与阴吕必先应而同，如此天运失去正常时位，三年之内火疫就要发生，应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肺俞穴。针刺结束，宁静精神七天，不要太悲伤，悲伤肺气就会被扰动，而真气又被耗散。要想使肺充实，关键在于调息养气。又或在泉之气甲子，癸亥失守，就是柔干失守不能迁正，就是在泉之气不能上合司天之气。也就称为戊癸不相合德，使运气与在泉之气空虚，三年之后变为疫疠，就叫火疠。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译文】

因此运用五行来分立五年，以说明刚柔失守，以穷究针刺之法，于是可以知道疫和疠，就是从上下刚干柔干失守来定名的，疫与疠本性是一样的。就是针刺防疫法，只有五种方法，也就是汇总了诸刚柔之位失

守的治法，所以只把这些归入五行来统摄治疗。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①]，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注释】

①天牝：鼻。张介宾："鼻受天之气，故曰天牝。"

【译文】

黄帝问说：我听说五疫到来，都相互传染，不论大人小孩，病状都是一样的，未病之前给予治疗，有什么方法能使人不相传染呢？

岐伯说：要使人们不相传染，一方面要正气充实于内，邪气就不能侵犯；另一方面要避免疫毒，使它从鼻孔而来，仍从鼻孔而去，所以只要正气出于脑，外邪就不能侵犯了。所谓正气出于脑，就是在进入病室之前，先想象心像太阳一样。将要进入病室时，先想象有一股青气从肝脏发出，向左运行到东方，化作繁茂的树林；其次想象有一股白气从肺脏发出，向右运行到西方，化作兵戈金甲；其次想象有一股红气从心脏发出，向上运行到南方，化作火焰光明；其次想象有一股黑气从肾脏发出，向下运行到北方，化作寒冷之水；再其次想象有一股黄气从脾脏发出，存留于中央，化作生化万物之土。有了五脏护身之气想毕，再想象头上

如北斗星一样的煌煌之光，然后进入疫病之室。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①]。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②]，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③]，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注释】

①吐之：马元台："用远志去心，以水煎之，日未出，饮二盏而吐，吐之不疫。"

②地实：《素问注证发微》、《素问直解》均作"地宾"。高世栻："地宾，地穴也。"

③日华气：太阳初出时空气中之精气。

【译文】

又有一种方法，是在春分这一天，太阳未出之时，用吐法。又有一法，在雨水节后，用药汤沐浴三次，以药力出汗。又有一法，用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一同放在盒中，外面封固，在地上挖一尺深筑成地穴，不用炉子，也没有制法上的限定，只要燃料二十斤锻炼，到七天，等冷却，七天后拿出地穴，第二天从盒子中拿出来，把药埋在地中，再过七天拿出来，天天研，研三天，用熬过的白沙蜜做成梧桐子大的丸药。每天早晨面向东方，吸日华之气一口，再用冰水送服一丸，连气一同咽下去。服十粒，就没有疫邪侵袭了。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

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问！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只如厥阴失守，天以虚，人气肝虚，感天重虚[①]，即魂游于上，邪干，厥大气，身温犹可刺之，刺其足少阳之所过，次刺肝之俞。人病心虚，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②]，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③]，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阳之所过，复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阳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犯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阳明之所过，复刺肺俞。人肾病，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注释】

①重虚：人之脏气已虚，又感天之虚邪。

②三虚：马元台："此人气、天气同虚也，又遇惊而夺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虚。"三虚即人气、天气、心气三气之虚。

③黑尸鬼：即水疫之邪。以下青尸鬼、黄尸鬼等，仿此。尸鬼，指疫邪。因其使人发病死亡后，其邪能传染他人，所以叫"尸鬼"。

【译文】

黄帝问说：人体虚弱精神运行就失其本位，使邪气自外侵袭，这样致人夭亡，怎么能保全真气？希望听听救治的刺法。

岐伯行礼，拜了两拜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精神游离失守，虽然

身体上有所表现，然而不致于死亡，如果再有外邪侵袭，便能使它夭折寿命。例如厥阴风木司天失守，而天运空虚，若人的肝气也虚，人体之虚，再感受天之虚，就成重虚，使魂不藏而游于上，再有外邪侵犯，发生大气厥逆，身体温暖的，还可针刺救治，先刺足少阳经所过的原穴丘墟，再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肝俞穴。人平素心气虚弱，又遇到君火或相火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遇到火运不及的年份，水邪侵犯，使人猝死，先刺手少阳经所过的原穴阳池，再刺足太阳膀胱经的心俞穴。人平素脾气虚弱，又遇到太阴湿土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又遇土运不及的年份，风邪侵犯，使人猝死，先刺足阳明经所过的原穴冲阳，再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脾俞穴。人平素肺气虚弱，遇到阳明燥金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又遇金运不及的年份，火邪侵犯，使人猝死，先刺手阳明经所过的原穴合谷，再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肺俞穴。人平素肾气虚弱，又遇到太阳寒水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又遇水运不及的年份，有湿邪侵犯，损伤正气，吸食人的神魂，致使突然死亡，先刺足太阳经所过的原穴京骨，再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肾俞穴。

黄帝问曰：十二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圆[①]，恐邪干犯，治之可刺？愿闻其要。

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至理，道真宗，此非圣帝，焉究斯源！是谓气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可刺手太阴之源。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可刺足厥阴之源。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脾为谏议之官[②]，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小肠者，受盛

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肠之源。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肾之源。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是故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③，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④，神守天息⑤，复入本元，命曰归宗⑥。

【注释】

①圆：丰满。

②谏议之官：脾主思虑，有协助心君决定意志之功，相当于谏议之官。

③虽：通“唯”。

④天玄：即人身之精。张介宾：“玄者水之色，天一之义，以至真之要，重在精也。”

⑤天息：气功修炼达到可以长时间闭息的状态。马元台：“儿在母腹，息通天元，人能绝想念，亦如此，命曰返天息。”

⑥归宗：回归其本来之元气。

【译文】

黄帝问说：人体十二脏腑之间相互为用，任何一脏神气失位，则使神彩不能丰满，容易受外邪侵犯，可否用刺法调治呢？希望听听其要点。

岐伯行礼拜了两拜，回答说：真全面啊！求问至理，陈说真道，如果不是圣明君主，怎能深究这些根源！这是说精气神的活动，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心犹如君主一样的器官，精神活动从此发出，可刺手少阴经

的原穴神门。肺犹如宰相一样的器官，治理调节周身，可刺手太阴经的原穴太渊。肝犹如将军一样的器官，深谋远虑从此发出，可刺足厥阴经的原穴太冲。胆犹如中正之官，决定判断从此发出，可刺足少阳经的原穴丘墟。膻中犹如臣使之官，喜乐从此发出，可刺心包络经的荥穴劳宫。脾犹如谏议之官，智慧周密从此发出，可刺足太阴经的原穴太白。胃犹如仓库一样的器官，饮食五味从此发出，可刺胃经的原穴冲阳。大肠犹如传导之官，变化糟粕从此发出，可刺大肠经的原穴合谷。小肠犹如受盛之官，化生精微从此发出，可刺小肠经的原穴腕骨。肾犹如作用强力之官，技巧从此发出，可刺肾经的原穴太溪。三焦犹如疏通隧道之官，水道从此而出，可刺三焦经的原穴阳池。膀胱犹如州都之官，能够存储水液，气化则小便从此而出，可刺膀胱经的原穴京骨。以上十二个脏器，相互之间不能失调。所以刺法有保全精神、调养真气的作用，也就是有修养真气的道理，并不只是用来治病的。所以说要修养真气、调和精神，贵在持之以恒，才能补神固本，精气不耗散，神气内守而不分离，只有神守不离，也才能保全真气，若人的神气失守，就达不到至真之道了。至真之道的关键，在于保养人身之精，神气内守，天息常存，回复本元，就叫归宗。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

【题解】

本篇论述了五运六气上下升降、迁正退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疫病流行的关系。而疫疠流行的关键，又决定于人气、天气、神气等条件，这是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篇名就叫做《本病论》。本篇主要内容包括：一、指出五运六气的升降失常，对疾病的产生尤其是疫病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说明疫病的流行，不一定发生于当年，常常在天气反常以后的两年到三年才发生。三、强调了疫疠为病，必须要有三个条件：非时的天气，正气的虚弱，精神的失守。三虚相合，便能形成暴亡的疫病。而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精与神失守，它不但是疫邪发病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产生一切严重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黄帝问曰：天元九窒[①]，余已知之，愿闻气交，何名失守？

岐伯曰：谓其上下升降，迁正退位，各有经论[②]，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是故气交失易位，气交乃变，变易非常，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

帝曰：升降不前，愿闻其故，气交有变，何以明知？

岐伯曰：昭乎问哉！明乎道矣。互气交有变，是为天地

机，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室刑之。又有五运太过，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运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运抑之。于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别，即气交之变。变之有异，常各各不同，灾有微甚者也。

【注释】

①九室：指地之六气欲升天，天之六气欲降地，而适遇相胜，则为其所室抑，其数凡九。

②论：通“纶”。

【译文】

黄帝问：天元之气室抑，我已经知道了，希望听听天地的气交变化，什么叫失守？

岐伯说：凡是上下升降，迁正退位，各有固定规律，上下不得前进，升降失常，这就叫失守。所以天地之气的交替，失去正常的易位规律，气交就发生异常变化，气交有异常变化，就是四时失去正常秩序，万物的生化不能平安，人们就要生病了。

黄帝问：升和降不能前进，希望听听其中的缘故，天地气交发生变化，怎样能明白知道呢？

岐伯说：问得真高明啊！能够明白大道了。天地之气的交替有变化，这是天地运行的机理，只是要降而不得降的，是地室克伐。又有五运太过，而其气候先于天时而至的，气交就不能前进，要升的不能升，是因为中运抑制它，或者要降的不能降，也是因为中运抑制它。于是有的升之不前，有的降之不下，有的降之不下，升而至天的，有的升降都不前的，能作出这样的区别，就可以了解气交的变化。异常的变化，常各个不相同，灾害也就有轻有重了。

帝曰：愿闻气交遇会胜抑之由，变成民病，轻重何如？

岐伯曰：胜相会，抑伏使然。是故辰戌之岁，木气升之，主逢天柱[①]，胜而不前，又遇庚戌，金运先天，中运胜之，忽然不前。木运升天，金乃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风少，肃杀于春，露霜复降，草木乃萎。民病温疫早发，咽隘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

【注释】

①天柱：金星的别名。这里代表在天之金气。

【译文】

黄帝说：希望听听天地气交相遇相会相克相抑的原因，灾变导致人们疾病，病情轻重怎样？

岐伯说：气交遇到胜气相会时，就要折伏成郁了。所以辰戌之岁，厥阴木气当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如遇到在天的金气过胜，木气不能前进。又遇到庚戌之年，金运之气先于天时而至，金胜克木，木气忽然不能前进。木气本来是要上升的，却碰到在天的金气和中见金运的抑制，木气不能上升和前进，就发生清凉之气，风反而减小，春天出现秋令肃杀之气，又降下霜露，使草木枯萎。人们易患温疫早发，咽喉干燥，四肢胀满，肢节尽痛，但木郁既久，必定化郁为通，出现大风劲吹，拔倒树木，声音紊乱。人们多病猝中，半身麻痹，手足不仁。

是故巳亥之岁，君火升天，主室天蓬[①]，胜之不前。又厥阴未迁正，则少阴未得升天，水运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复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阳，而内生烦热，心神惊悸，寒热间作，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

赤风肿翳，化疫。温疠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皆烦而躁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

【注释】

①天蓬：水星的别名。这里代表在天之水气。

【译文】

所以巳亥之年，少阴君火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到在天的水气过胜，火气不能前进。又厥阴木气未得迁正中位，那么少阴更不能上升，再因水运在中，君火要升，受到在中水运的抑制，而升之不前，因此气候仍然清冷，早晚更甚。人们多病阳气遏伏，内热烦闷，心神惊悸，寒热交作，日久成郁，一旦开通，气候陡然变热，风火之气聚积覆盖于大地之上，容易化成疫疠。大凡温病疫疠，都是因暖而作，赤色之气显著，就化成火疫。病者都出现心烦，躁动口渴，渴得厉害，用清泄的方法治疗，诸证可止。

是故子午之岁，太阴升天，主窒天冲①，胜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运先天而至者，中木运抑之也。升天不前，即风埃四起，时举埃昏，雨湿不化。民病风厥涎潮②，偏痹不随，胀满。久而伏郁，即黄埃化疫也。民病夭亡，脸肢府黄疸满闭。湿令弗布，雨化乃微。

【注释】

①天冲：木星的别名。这里代表在天之木气。

②风厥：厥由风致者，叫“风厥”。涎潮：口涎上涌如潮水。

【译文】

所以子午之年，太阴湿土当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如

遇到在天木气过胜，土气不能前进；又遇到壬子木运太过，其气先于天时而至，则土被木克制，阻窒不前，就要风尘四起，天昏地暗，雨湿之气不能布散。人们要生风厥、涎潮、半身不遂、胀满等病。土气久郁，郁极则发，黄埃之气就要化成疫疠。人们多病夭折，头脸四肢发黄，成为黄疸，六腑胀满闭塞。湿令不能布化，雨水很少下降。

是故丑未之年，少阳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或遇太阴未迁正者，即少阳未升天也，水运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雰反布[①]，凛冽如冬，水复涸，冰再结，暄暖乍作，冷复布之，寒暄不时。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肿翳，化成疫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

【注释】

①寒雰(fēn)：寒冷的雾露。

【译文】

所以丑未之年，少阳相火当由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到在天水气过胜，火气不能前进；又若遇到去年未能退位的少阴，以致太阴不能迁正就位，少阳也就无从升天，若逢水运抑制，也不能升天而前进，这时反见寒霜冷雨，凛冽如冬，河水干涸，或再次结冰，有时忽然天暑地热，马上又寒冷布散，寒暖不时。人们多病伏火在内，心中烦热，惊骇不安，寒热交作。郁久必复，气候转为暴热，风火之气聚积覆盖于上，变生疫疠，于是变成伏热心中烦躁，四肢麻痹而厥冷，严重则出血。

是故寅申之年，阳明升天，主窒天英[①]，胜之不前；又或

遇戊申戊寅，火运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时雨不降，西风数举，咸卤燥生。民病上热，喘嗽，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鼽嚏，嗌干，手拆皮肤燥。

【注释】

①天英：火星的别名。这里代表在天之火气。

【译文】

所以寅申之年，阳明燥金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到在天火气过胜，金气不能前进；又若遇到戊申戊寅年，火运太过，其气先于天时而至。金被火克，虽欲上升，仍然不能前进，时雨就不能下降，西风时时到来，大地出现咸卤白霜，燥气也产生了。人们多病上焦有热，气喘咳嗽，甚至出血，当久郁忽然开通之时，白埃之气飞扬，如烟如雾，清凉肃杀之气产生。人们多病胸胁满闷，易于悲伤，鼻塞流涕，喷嚏，咽喉干燥，两手皴裂，皮肤干燥。

是故卯酉之年，太阳升天，主室天芮[①]，胜之不前；又遇阳明未迁正者，即太阳未升天也，土运以至，水欲升天，土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湿而热蒸，寒生两间。民病注下，食不及化。久而成郁，冷来客热，冰雹卒至。民病厥逆而哕，热生于内，气痹于外，足胫痠疼，反生心悸，懊热，暴烦而复厥。

【注释】

①天芮：土星的别名。这里代表在天之土气。

【译文】

所以卯酉之年，太阳寒水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

遇到在天土气过胜，水气不能前进；又若遇到阳明未得迁正主司中位，就使太阳无从上升，若土运已到，寒水要升，受了土运的抑制，也就不能前进，于是湿气与热气互相蒸郁，寒气生于左右间气之位。人们多病暴泄如注，饮食来不及消化。但久郁忽然开通之时，冷气胜过热气，冰雹突然下降。人们多生厥气上逆而呃逆，热气生于内，阳气痹于外，足胫酸疼，反见心悸懊热，暴烦而又厥逆。

黄帝曰：升之不前，余已尽知其旨，愿闻降之不下，可得明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之谓天地微旨，可以尽陈斯道。所谓升已必降也。至天三年，次岁必降，降而入地，始为左间也。如此升降往来，命之六纪也[①]。

【注释】

①六纪：六气在天三年而下降，在地三年而上升。这样，升降往来共六年，叫“六纪”。

【译文】

黄帝说：升之不前，我已经完全懂得它的道理了，希望听听降之不下，能明白地告诉我吗？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这是天地间极精微的道理，可以把这道理全部陈说。上升以后，必然要下降，到升天三年以后，下一年必定下降，下降入地，开始成为地之左间。又在地三年，这样升降往来，共为六年，所以就命名为“六气之纪”。

是故丑未之岁，厥阴降地，主窒地晶，胜而不前；又或遇少阴未退位，即厥阴未降下，金运以至中，金运承之，降之未

下，抑之变郁，木欲降下，金承之，降而不下，苍埃远见，白气承之，风举埃昏，清燥行杀，霜露复下，肃杀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郁，即作风燥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动，杀霜乃下，蛰虫未见，惧清伤脏。

【译文】

所以丑未之年，厥阴风木当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若遇到在地的金气，木气受制而不能前进；又或遇到少阴未退位，厥阴就无从下降，而在中的金运已至，因金运下承，导致降而不下，阻抑于中，久之变而成郁，由于木欲下降，金运相承，使它不能下降，远处见到青色的尘埃，白色之气相承接，风吹尘埃而天昏地暗，清凉秋燥行肃杀之令，霜和露又下降，肃杀气候行令。木气久而不降，郁抑日久，就要化成燥气，伏于风内，该温暖而反见清冷，草木该发芽，可是严霜又至，蛰虫也未见出现，人们也惧怕清冷之气伤害内脏。

是故寅申之岁，少阴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运太过，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①]，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凛冽复作，天云惨凄。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也。

【注释】

①黑气：水气。

【译文】

所以寅申之年，少阴君火当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若遇到在地的水气，使火受水制而不能前进；又或遇到丙申丙寅，水运之气太

过，先于天时而至，少阴君火要下降，遇水运相克，不能下降，火气刚刚出现，水气反而到来，本来气候温暖，可是却冷得时常下雪，凛冽寒风又起，天空阴云惨淡凄凉。少阴君火久伏而不降，则化为郁气，郁伏已久，一旦开通，寒极生热，风火化成疫疠。人们多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火气过分彰显，是温热病将发的征兆。

是故卯酉之岁，太阴降地，主窒地苍，胜之不入；又或少阳未退位者，即太阴未得降也，或木运以至，木运承之，降而不下，即黄云见而青霞彰，郁蒸作而大风，雾翳埃胜，折损乃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郁，天埃黄气，地布湿蒸。民病四肢不举，昏眩，肢节痛，腹满填臆。

【译文】

所以卯酉之年，太阴湿土当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若遇到在地的木气，使土受木制而不能前进；又或少阳相火未能退位，太阴不能下降，或者木运到来，抑制太阴湿土，欲降不下，于是黄云出现，青霞彰显，郁滞熏蒸而成大风，尘埃飞扬如雾，甚至折损草木。如果久不得入地，郁伏既久，则天上有黄色埃气，地下湿气熏蒸。人们多患四肢不能抬举，头目昏眩，肢节疼痛，胸腹胀满。

是故辰戌之岁，少阳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水运太过，先天而至也，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欲生，冷气卒至，甚即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冷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译文】

所以辰戌之年，少阳相火当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若遇到在地的水气，火受水制而不能前进；又或遇到水运太过，先于天时而至，水运相承，相火便不能入地，这样，彤云刚刚出现，水气反而到来，本来是要温暖的，可是冷气突然到来，甚至结成冰雹。久而不能下降，伏久必定化郁为通，冷气变为热气，火气化成疫疠。人们易患面赤、心烦、头痛、目眩等病。火气彰显，热病就要发生了。

是故巳亥之岁，阳明降地，主窒地彤，胜而不入，又或遇太阳未退位，即阳明未得降，即火运以至之，火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天清而肃，赤气乃彰，暄热反作。民皆昏倦，夜卧不安，咽干引饮，懊热内烦。大清朝暮，暄还复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天清薄寒，远生白气。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两胁作痛，满目眩眩。

【译文】

所以巳亥之年，阳明燥金当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若遇到在地的火气，金受火制而不能前进，又或遇到太阳未退位，就使阳明无从下降，或遇火运已至，因火运相乘，金气不能下降入地，这时本应天清气爽，可是反而火气昭彰，炎热异常。人们皆感到昏倦，夜卧不宁，咽喉干燥，口渴引饮，闷热内心烦躁。本来应朝暮清凉，却出现暄暖；如果久不得降，则伏久将要化郁为通，那时天气清凉，凉风阵阵，远处出现白气。人们多患掉眩，手足强直，麻木无知，两胁作痛，两眼视物不清。

是故子午之年，太阳降地，主窒地阜胜之，降而不入；又或遇土运太过，先天而至，土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天彰黑

气，暝暗凄惨，才施黄埃而布湿，寒化令气，蒸湿复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郁。民病大厥，四肢重怠，阴萎少力。天布沉阴，蒸湿间作。

【译文】

所以子午之年，太阳寒水应从司天右间，降为在泉左间，若遇到在地的土气，水受土制，太阳不能降而入地；又或遇到土运太过，先于天时而至，土运承制，太阳不能入地，天地之间布满寒水之气，昏暗惨淡，忽然黄埃飞扬，湿气弥漫，本来是寒化之气当令，现在却是蒸湿当令。久而不降，伏久郁化为通。人们多患大厥，四肢沉重倦怠，阴痿少力。天气阴沉，时常湿气蒸发。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愿闻迁正，可得明乎？

岐伯曰：正司中位，是谓迁正位，司天不得其迁正者，即前司天，以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过有余日也，即仍旧治天数，新司天未得迁正也。

【译文】

黄帝说：升与降不能前进，已经清楚地知道它的宗旨了，希望听听迁正的道理，可以明白告诉我吗？

岐伯说：正司天地的中位，叫做迁正位，司天不得迁于正位的，是因为前年的司天已过了新旧之交的大寒日，就是司天太过的余日，仍旧治理着天气，这样新司天就不能迁正了。

厥阴不迁正，即风暄不时，花卉萎瘁。民病淋溲，目系转，转筋，喜怒，小便赤。风欲令而寒由不去，温暄不正，春

正失时。

【译文】

厥阴不能迁居正位，就是风木温暖之气不能按时行令，花草枯槁。人们易患小便淋痛不利，目系转，转筋，易发怒，小便赤。风木要行令而寒气不去，所以气候温暖不正常，失去春天正常的时令。

少阴不迁正，即冷气不退，春冷后寒，暄暖不时。民病寒热，四肢烦痛，腰脊强直。木气虽有余，位不过于君火也。

【译文】

少阴君火不能迁居正位，则冷气不退，春天先冷后寒，温暖气候不能按时到来。人们易患发热恶寒，四肢烦痛，腰脊强直。厥阴风木之气虽然太过，留恋在位不退，但不会超过君火当令之时。

太阴不迁正，即云雨失令，万物枯焦，当生不发。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雨化欲令，热犹治之，温煦于气，亢而不泽。

【译文】

太阴不能迁入正位，云雨就不能及时布散，万物干枯憔悴，当生长却不能发育。人们易患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心胸膜胀，不欲饮食，泄泻，胁满，四肢不能抬举。本当太阴湿土行令，而少阴君火仍旧主司热令，所以气候温暖，干旱无雨。

少阳不迁正，即炎灼弗令，苗莠不荣，酷暑于秋，肃杀晚

至，霜露不时。民病痎疟，骨热，心悸，惊骇，甚时血溢。

【译文】

少阳不能迁入正位，则炎热的气候不能行令，苗莠出，却不能繁荣，秋天出现酷暑，肃杀之气晚至，霜露不能及时下降。人们易患疟疾，骨热，心悸，惊骇，甚则时见出血。

阳明不迁正，则暑化于前，肃杀于后，草木反荣。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热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劲未行，肺金复病。

【译文】

阳明不能迁入正位，炎热气候行于前，肃杀之气后至，草木反见繁荣。人们易患寒热往来，鼻流清涕，喷嚏，毫毛枯折，爪甲枯悴，甚则气喘咳嗽，呼吸抬肩，悲伤不乐。炎热气候仍旧布散，燥气未能行令，就是清肃的气候未来，肺金受病。

太阳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凛冽不作，雰云待时[①]。民病温病至，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寒化待燥，犹治天气，过失序，与民作灾。

【注释】

①雰云：白色如雾的云。

【译文】

太阳不能迁入正位，则冬时寒冷的气候反见于春天，肃杀的霜露下

降于前，坚冰凝结于后，如果阳气重新行令，则凛冽的寒气不会发生，雾云待时而出现。人们发生温病疫疠，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有音。太阳寒水之气，要等到燥金之气退去，才能司其气化之令，若燥气过期不去，则时序失常，就会带给人们灾害。

帝曰：迁正早晚，以命其旨，愿闻退位，可得明哉？

岐伯曰：所谓不退者，即天数未终，即天数有余，名曰复布政，故名曰再治天也，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

【译文】

黄帝说：迁正早晚的道理，我已明白，希望听听退位的问题，可以说明吗？

岐伯说：所谓不退位，就是司天之数未终，也就是天数有余，名叫复布政，也叫再司天，就是天令一如过去，而不退位。

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①]，风生，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注释】

①疵(cī)废：张介宾："疵，黑斑也。废，体偏废也。"

【译文】

厥阴不退位，就会大风早起，时雨不能下降，湿令不能施化发用。人们易患温疫，黑斑，肢体偏废，风病，都有肢节痛，头目痛，热伏于内烦躁，咽喉发干口渴引饮。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疹疮疡留毒。

【译文】

少阴不退位，则春冬气候温暖异常，蛰虫早出活动，草木提前发芽生长。人们易患胸膈郁热，咽干，出血，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疹疮疡瘤毒。

太阴不退位，而且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萎，闭塞，失溺，小便数。

【译文】

太阴不退位，寒冷与暑热不时发生，尘埃昏蒙弥漫天空，太阴湿土之令不退去。人们易患四肢少力，饮食不下，大便泄泻，小便淋沥，腹满，足胫寒冷，阴痿，大便不通，尿失禁，小便频数。

少阳不退位，即热生于春，暑乃后化，冬温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见。民病少气，寒热更作，便血，上热，小腹坚满，小便赤沃，甚则血溢。

【译文】

少阳不退位，春天出现炎热的天气，暑热滞留不去，冬天温暖不上冻，流水不能结冰，蛰虫出现。人们易患少气，寒热往来，便血，上部发热，小腹坚硬胀满，小便赤，甚则出血。

阳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荣，寒热间作。民病呕吐，暴注，食饮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译文】

阳明不退位，春天气候清凉，草木繁荣推后，气候寒热相间。人们易患呕吐，泄泻如注，或饮食不下，或大便干燥，四肢不能抬举，头目眩晕。

太阳不退位，即春寒复作，冷雹乃降，沉阴昏翳，二之气寒犹不去。民病痹厥，阴痿，失溺，腰膝皆痛，温疠晚发。

【译文】

太阳不退位，春季寒冷气候又至，冰雹降下，阴沉之气昏暗覆盖，至二之气时寒气仍未退去。人们易患痹证厥冷，阴痿，小便失禁，腰膝疼痛，温病疫疠晚发。

帝曰：天岁早晚[①]，余以知之，愿闻地数[②]，可得闻乎？

岐伯曰：地下迁正、升天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产化，万物失时之化也。

【注释】

①天岁：司天之意。

②地数：在泉之数。

【译文】

黄帝说：司天之气的早晚，我已经知道了，希望听听在泉之数，可以让我听听吗？

岐伯说：地下迁正、升天及退位不能如时前进，可应于大地上物产变化，使万物失去正常时令的生化。

帝曰：余闻天地二甲子[①]，十干十二支，上下经纬天地，数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

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注《玄珠密语》云：阳年三十年，除六年天刑，计有太过二十四年，除此六年，皆作太过之用。令不然之旨，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其不及也。

【注释】

①天地二甲子：张介宾："天地二甲子，言刚正于上，则柔合于下，柔正于上，则刚合于下，如上甲则下己，上己则下甲，故曰二甲子。"

【译文】

黄帝说：我听说天地二甲子，十干与十二支，上下相合，经纬天地之气，其数相互之间有更移的，有失守其位的，可以说明吗？

岐伯说：失去更移之正位，则虽得当岁之正位，而未能得其司正位之气，就使得四时节令变化失序，将发生大疫疠了。注《玄珠密语》上说过：阳年三十年，除去六年天刑，计有二十四个太过年，除此六年，皆是太过的。若不然的话，是因为刚柔迭失其位，虽是太过有余，亦当作为不及。

假令甲子阳年，土运太窒，如癸亥天数有余者，年虽交得甲子，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少阳以作右间，即厥阴之地阳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会，土运太过，虚反受木胜，故非太过也，何以言土运太过？况黄钟

不应太窒，木既胜而金还复，金既复而少阴如至，即木胜如火而金复微，如此则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详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应交司而治天，即下己卯未迁正，而戊寅少阳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土运非太过，而木乃乘虚而胜土也，金次又行复胜之，即反邪化也。阴阳天地殊异尔，故其大小善恶，一如天地之法旨也。

【译文】

假如甲子阳年，土运太过而抑制，如癸亥年司天之数有余，年虽已交得甲子，可是去年司天之厥阴尚未退位，今年在泉的阳明已经迁正，去年在泉之少阳已退作在泉右间，就是去年的厥阴仍在司天的位置，在泉之阳明已迁正，所以上下不能相合了。癸巳相会，虽是土运太过，但其气已虚，反受木克，所以就不是太过，怎么能说土运太过呢？况且六律之太宫的黄钟不应太窒，木既胜土，则土之子金必来报复，金既来报复而少阴司天忽至，则木反助火克金，故金的报复力必微，如此则甲己失守，其后三年化成土疫，最迟在丁卯年，最早在丙寅年，土疫就要发生。其大小轻重和预后善恶，就要察看当年司天在泉之气的盛衰和北极星所指的月令了。又如甲子年，在上的甲与子合，相应司天之位，在下的阳明己卯未能迁正在泉，去年戊寅的少阳未曾退位，也就形成甲己与在下之戊寅相合，土运就不是太过，而木乃乘虚克土，它所生的金又行复胜，即反化成病邪。在上的司天与在下的在泉，阴阳属性不同，所以产生疫疠的大小与善恶，和司天在泉的变化是一样的。

假令丙寅阳年太过，如乙丑天数有余者，虽交得丙寅，太阴尚治天也。地已迁正，厥阴司地，去岁太阳以作右间，

即天太阴而地厥阴，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①]，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及太乙游宫。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应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迁正，而庚辰太阳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运亦小虚而小胜，或有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水疠，其状如水疫。治法如前。

【注释】

①水疫：张介宾："即后世寒疫阴证之类。"

【译文】

假如丙寅阳年太过，如去年乙丑年司天之数有余，今年虽交得丙寅，而去年司天之太阴尚未退位。但今年在泉的厥阴已经迁正，就是去年在泉之太阳已经退位而作地之右间，形成司天太阴、司地厥阴的局面，所以地下不能承奉天令所化。如上乙下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克，故不能算阳土太过，即如太簇与太羽音律不能相应，土胜而雨化，木来相应则化为风，这是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最迟到己巳年，最早到戊辰年，甚者其至速，微者其至迟，水疫就要发生。其大小与善恶，要根据司天在泉的气数及北斗所指的月令来推算。又如丙寅年，丙与寅合，少阳应作司天，即辛巳厥阴未得迁正在泉，庚辰太阳未能退位，那上位司天之丙不能得下位在泉之辛，使水运小虚而有小胜小复，以后三年化为疫疠，名为水疠，病状如水疫。治法同前。

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地已迁正，太阴司地，去岁少阴以作右

间，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下乙未柔，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后三年化疠，名曰金疠，其状如金疫也。治法如前。

【译文】

假如庚辰年阳年太过，如去年己卯司天之数有余，今年虽交得庚辰，阳明还在司天，下面的太阴已经迁正在泉，去年在泉之己卯少阴退位，己作地之右间，就成为司天阳明而司地太阴，所以司地不能承奉天令所化。上乙下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克，故不能算阳土太过，即如姑洗与太商不能相应，火胜水复，气候当先热后寒，这是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当化成金疫，最快在壬午年，最慢在癸未年，金疫就要发生。其病的大小与善恶，要根据本年司天在泉的气数及北斗所指之月令而定。又如庚辰应时迁正司天，而下乙未未得迁正在泉，去年甲午少阴未得退位，那么上位司天便孤立，乙庚不能合德，即在下乙未柔干不能合刚，亦金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后三年化成疫疠，名为金疠，其症状与金疫相似。治法同前。

假令壬午阳年太过，如辛巳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壬午年也，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丙申少阳以作右间，即天厥阴而地阳明，故地不奉天者也。丁辛相合会，木运太虚，反受金胜，故非太过也，即蕤宾之管，太角不应，

金行燥胜，火化热复[①]，甚即速，微即徐。疫至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又只如壬午，如壬至午，且应交司而治之，即下丁酉未得迁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者，见丁壬不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刚，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也[②]。治法如前。

【注释】

①按：文例"火化热复"后似脱"此丁壬不合德也，其后三年化成木疫也"二句。译文补上。

②风疫：风温。张介宾："木疠风疫，即后世风温之类。"

【译文】

假如壬午年阳年太过，如去年辛巳司天之数有余，今天虽交得壬午，但厥阴尚在司天，下面的阳明已迁正在泉，去年在泉之丙申少阳已作地之右间，成为司天厥阴而司地阳明，所以地不能承奉天令所化。如上丁下辛相会合，木运太虚，反受金克，故不能算阳土太过，即如蔡宾与太角不能相应，金气行令而燥胜，火化热气之复，丁壬不能合德，其后三年化成木疫，严重的其至快，轻微的其至慢。疫至大小与善恶，当看疫至之年的天数与北斗所指的月令。又如壬午应时迁正司天，而下位丁酉未得迁正在泉，去年在泉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那么上位司天便孤立，上下不能合德，这就是丁柔干不能合刚，木运亦小虚，有小胜，也有小复，其后三年化成疫疠，名为木疠，病状如风疫。治法同前。

假令戊申阳年太过，如丁未天数太过者，虽交得戊申年也，太阴犹尚司天，地已迁正，厥阴在泉，去岁壬戌太阳以退位作右间，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丁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胜，故非太过也，即夷则之管，上太徵不

应，此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癸亥未得迁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阳未退位者，见戊癸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刚，见火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也，后三年化疠，名曰火疠也[①]。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泄之。

【注释】

①火疠：张介宾："即后世所谓温疫热病之类。"

【译文】

假如戊申年阳年太过，如去年丁未司天之数有余，今年虽交得戊申，太阴犹尚司天，下面的厥阴已迁正在泉，去年在泉之壬戌太阳，已退位作地之右间，就成为司天丁未，司地癸亥，所以地不能承奉天令所化。上丁下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克，故不能算作阳土太过，即如夷则与太徵不能相应，这时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将化疫疠，最快在庚戌年。其疫大小与善恶，要看疫至之年的天数和北斗所指的月令。又如戊申应时迁正司天，而下面癸亥未得迁正在泉，壬戌太阳未得退位，那么上位司天便孤立，不能与在泉合德，这是下癸柔干不能合刚，火运稍衰，或有小胜，或无复，其后三年化成疫疠，名为火疠。治法同前，治疗的方法可用寒法泄法。

黄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闻乎？

岐伯曰：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太阴作接间至，即谓天虚也，此即人气天气同虚也。又遇惊而夺精，

汗出于心，因而三虚，神明失守。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①]，在帝太一帝君泥丸宫下[②]。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岁，有黑尸鬼见之，令人暴亡。

【注释】

①上丹田：张介宾认为即髓海。

②帝太一帝君：即脑神。泥丸宫：即脑室，是脑神所居之地。

【译文】

黄帝说：人体正气不足，天气又虚，神气失守，神光不聚，病邪伤人，致有夭亡，可以听听吗？

岐伯说：人的五脏，如果有一脏不足，再遇到天虚，感受的邪气就会深入。人过度忧愁思虑，就会损伤心脏，又如遇到少阴司天而天数不足，太阴作为接替的主司，这样就叫天虚，也就是人气和天气都虚。如果再遇到惊吓而损伤心精，汗出伤其心液，便成为三虚，以致神明失守。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于此，神明失守其位，也就是神明游离于上丹田泥丸宫之下。神明既失其位，神光不能聚集，却遇到火运不及的年岁，则水疫之邪致病，使人猝然死亡。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令人卒亡。

【译文】

人饮食不节、劳倦过度则伤脾脏，又遇太阴司天，天数不足，少阳作司天的左间来代表，这就叫虚，就是人气虚天气也虚。又遇到饮食过饱，伤胃出汗，或者酒醉行房，出汗伤脾，因而形成三虚，以致脾神失守。脾是谏议之官，智慧周密由此而出。脾神既失其位，神光失位而不能聚集，又遇岁土不及之年，或遇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司天天数不足，便有木疫之邪为病，使人猝死。

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即伤肾。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虚，肾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会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阳司天虚，有黄尸鬼至，见之令人暴亡。

【译文】

人久居潮湿之地，或强力入水作业，就会伤肾。肾是作强之官，伎巧由此而出。今有三虚，肾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到水运不及之年，或者辛不会合，或者逢丙年失守，或者太阳司天不及，就有土疫之邪致病，使人猝死。

人或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也。又遇厥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阴作接间至，是谓天虚也，此谓天虚人虚也。又遇疾走恐惧，汗出于肝。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虚也，有白尸鬼见之，令人暴亡也。

【译文】

人如愤怒，气上逆而不能下降，就会损伤肝脏。又遇到厥阴司天，天数不足，即少阴作司天左间来代替，这叫天虚，成为天人两虚。又如奔跑恐惧，汗出伤肝。肝是将军之官，谋虑由此而出。精神失守，神明不聚，又遇到木运不及之年，或丁年不相会合，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不及，就有金疫之邪致病，使人猝死。

（按：原文脱“伤肺”一节。）

已上五失守者，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曰尸厥。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译文】

以上五种失守其位的，因为天虚和人虚，使精神游散，失于守藏，就有五种病邪侵袭，使人猝死，这叫尸厥。人或患了五脏之神失其常位，就会神光不圆满了。不止疫邪为患，就是一切邪气侵袭，都是由于精神不守的缘故。这就是所说的，精神能够守藏则生存，不能守藏则死亡。得神的就会昌盛，失神的就要死亡。

（按：以上《刺法论》与《本病论》两篇，在王冰注释之前就已亡佚，王冰次注本中只存篇目，所以称为“遗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黄帝内经（上）
作者=姚春鹏译注
页数=844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0
SS号=12785206
DX号=000006972061
url=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
000006972061&d=2907FA1842972C9E36EAAF3BDD9449A9&
fenlei=16050401